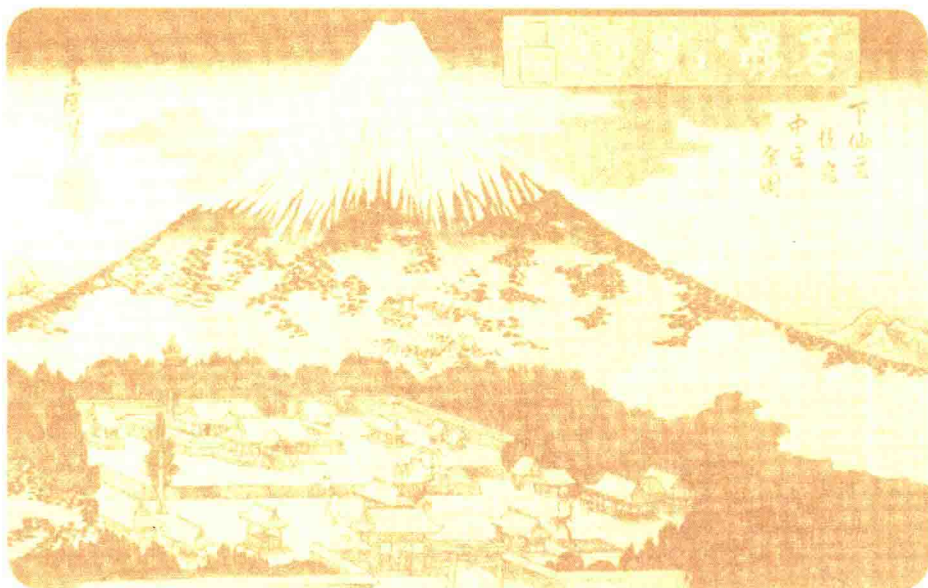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十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一歷史一史籍一叢刊②日本一歷史一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雜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錄（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錄（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外史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玉葉　卷第四十一

自元曆元年七月
至同　十二月

元曆元年秋冬

七月

一日、丁亥、晴、念誦如昨、先是神齋、卒皆心經如例、

二日、戊子、晴、法皇去夜幸鳥羽故院、御國忌以後還御八條殿、又有百日御讀經結願云々、御即位延否事、人々申狀尋攝政被送、三人申狀、(實房、忠親、長方等也、)左府幷余申狀、光雅朝臣注別紙令持云々、實房申可被行之由、大略不重勘申之趣也、神慮難測、可恐々々、忠親長方申可被待勘申歸來之由、其中長方申子細、大都同恐案、此事初被大嘗會事之次、余依申出被問人々之處、各申狀如此、(左大臣被申不可待勘申由)之、其上、院近臣如泰經之小人等、皆以存可有御即位之由云々、仍可被行之儀一定了、來五日可有還幸云々、

三日、己丑、晴、自今朝大將有病氣、仍來五日行幸不可參內之由、以昔札觸攝政、又以大將觸頭辨、又以國行令參院、便宜之時可披露之由示定長、初度行幸還御之禮也、左大將無障之間、尤可參仕、而所惱有限、仍不參入、尤有恐事歟、

四日、庚寅、晴、爲藏人少輔親經奉行、(件人爲行幸奉行職事云々、)大將相扶所勞可參行幸之由有其仰、然而申不堪參入之狀、

五日、辛卯、晴、昨今物忌也、大將所勞雖有少減、猶不及出仕、仍不參仕行幸、此日、當今遷幸大內、來廿八日、依可有即位所遷御也、無勘申行幸之例始于今度、可謂希代之珍事歟、其間儀式可尋記之、依物忌不參御堂歟、

七日、癸巳、晴、御幸法勝寺、御八講結願也、攝政被立行香云々、而之間、已忽紛失、綱所申云、かひ可作云云、滿座解頤云々、又堂童子之間、少將成定與定長口論云々、

八日、甲午晴、傳聞、伊賀伊勢國人等謀叛了云々、伊賀國者、大內冠者源氏。知行云々、仍下二遣郎從等一令レ居ヨ住國中一、而昨日辰刻、家繼法師平家郎從、號二平田入道一是也、爲二大將軍一、大內郎從等悉伐取了、又伊勢國信兼和泉守已下切ヨ塞鈴鹿山一、同謀叛了云々、因二此事一院中物忩、取レ喩無レ物、秦經作レ色、只今事可二出來一之趣也云々、凡不レ能レ左ヨ右世間一也、可二彈指一云々、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奉行右中辨行隆、泥々云々、又御幸忽停止之間、堂童子闕如、預法師取二花筥一云々、

九日、乙未晴、大外記賴業來語云、去月廿九日有二御卽位日時定一、今月廿六日爲二攝政忌日一、此條可レ憚哉否、以二頭辨光雅朝臣一被レ問二左大臣一、大臣被レ候二陣座一、大臣被レ申二不レ可レ有レ憚之由一、仍廿六日之由被二仰下一了、而去三日賴業參二殿下一、乍レ恐忌日御出仕尤可レ有二其憚一之由申入了、仍忽召二頭辨一被レ仰下可二改勘一之由上、然而事體不穩、仍內々可レ摺ヨ改本勘文一摺二六日一可レ仰二八字一云々、之由被二仰下一了云々、此事希代珍事也、忌日之條被レ問二左府一、是不當其一也、左府又申二不レ可レ憚之狀一、不當之其二也、所レ被レ下二官外記一之文書、有レ議改易者常慣也、竊摺改之條未二曾有一、是不當其三也、萬事以レ之可レ察、可二彈指一云々、此次賴業所二談說一甚多、故俊憲入道密語云、此君者指二之今法皇一也、偏晉惠帝也、八王之執權敢不レ可二相逆一云々、其語如レ指レ掌、誠是聖人格言也云々、

十三日、己亥此日有二除目一、被レ補二御卽位成功之輩一云云、先任之後可レ獻レ功云々、

十四日、庚子故女院御瓫供奉二拜送一、御堂故〔殿〕、幷母儀等瓫供不二持來一、直送了云々、尤不敵々々、今朝爲二物忌一之間、暗察下不レ可二取入一之由上持向了云々、後日召二親行一加二勘發一了、所レ陳如レ此、不レ足レ言々々々、

十八日、甲辰晴、多武峯怪異、御墓鳴動也、物忌也、泰山府君祭如レ例、

十九日、乙巳御卽位之間、右近府成功事、年預少將資明朝臣、雖レ示二頭辨返事一不レ足レ言云々、仍大將以二書札一遣二光雅朝臣許一了、

廿日、丙午晴、故御匣殿忌日也、爲レ修二少佛事一向レ堂、事了歸レ家、傳聞、昨日伊勢謀叛之輩、出ヨ逢近江國一、與二官兵一合戰、官軍得レ理、賊徒退散、爲レ宗者伐取了云云、天下大亂何事加レ之哉、頭辨返事到來、子細分明、仍大將仰二驅頭丸一了、

廿一日、丁未傳聞、謀叛大將軍平田入道家繼法師、被二梟首一

了、其外両三人爲二大將一軍者被レ伐了云々、忠淸法師、家資等籠レ山了云々、又官軍之內、大佐々木冠者不レ知レ名被レ伐了、凡官兵之死者及二數百一云々、

廿二日、戊申晴、炎旱之愁、都鄙充滿云々、一切無二御祈之沙汰一、無二用途一之上、無下歎二國之損亡一之人上之故云云、可レ悲々々、問二御卽位吉時於賴業一、申レ令二申二點一云々、今夜追二大將物氣一了、明曉依二欠日一也、

廿四日、庚戌晴、定能卿來、中將正下事申レ院、是不レ存下必可二成就一之由上、爲レ計二御氣色之體一所レ申也、而無益云々、不快之條炎而無レ疑歟、今夜、御卽位敍位也、此日、光明院領六條坊門東洞院地十五戸主進レ院、其狀仰二光長一、尋二先例一、令レ書レ之、家令加署狀也、此事起者故寺法印知ニ行彼堂一之時、其乳母子式部大夫致親宛二得件地一、造二作居住一、而余傳領之後、猶以無二相違一、令二居住一、而件男稱二私領一之由進レ院、院御二幸其地一、御歷覽之後、賜二女房丹後一、已以令二造作一云々、而文書聞二食在二攝政許一之由上、以二女房冷泉殿一件女房、法皇與二攝政一交讓之間爲レ媒云々、被二尋仰一、被レ申下件地爲二右大臣領一仍無二文書一之由上云々、此由密々件女房告レ余、非二院宣一也、仍余卽以二件女房一、彼地子細如レ此、致親稱二私領一不レ足レ言、若有二御要一者、可レ進也、於二文書一者、邦綱卿雖レ申下可二沙汰與一之由上、空過了、不レ知二在所一、然而不レ可レ依二文書有無一、傳領次第顯然也、申下無二異議一之由上、仰云、致親申狀不可說々々々、抑爲二室領一之由、雖二不便思食一、猶有二御要一、若令レ進者、返々可レ爲レ悅、□仍無二左右一所レ令レ進、

廿五日、辛亥天晴、昨今物忌也、披二見聞書一、實宗敍二從二位一、兼光超二隆房一敍二從三位一、過分之恩也、隆房者、法皇第一之近臣泰經之聟也、兼光者法皇無雙之寵女丹後之聟也、論二其權盛一、泰經猶不レ及二丹州一歟、忠良敍二正三位一、中將不レ被レ許二正下一、勿論歟、

廿六日、壬子晴、傳聞、隆房事、泰經泣愁申、仍敍二三位一、可レ在二兼光上一之由、更被二仰下一云々、朝務輕々以レ之可レ察、自レ元依二何過怠一、隆房可レ被レ超二越兼光一哉、若有二過失一可レ被レ超者、又不レ可レ及二追敍一、凡此事忽三品之條、驚二耳目一者歟、云二大事一云二少事一、可二彈指一之世也、可レ悲々々、入レ夜大風、有二雨氣一歟、聊有二他事一、

廿八日、甲寅、路忌日晴、此日有二卽位事一、依二治曆四年例一、於二太政官正廳一被レ行レ之、抑相二待劔璽歸來一、可レ被レ遂二行卽位一哉否、豫被レ問二人々一、依二攝政及左大臣

等申不備釼璽、踐天子之位、異域雖有例、我朝曾無蹤、然而依叡慮幷識者等、議奏、不知天意、不測神慮、所被行、只以目耳、

巳刻、大將着束帶（螺鈿釼、平胡籙、相具之、）參內、隨身裝束垂袴壺胡籙也、延久久壽保元、攝政關白等隨身皆如此、各被着螺鈿釼也、云攝政、云將軍、其儀可同、仍追彼例也、而或人云、久壽當時、入道關白爲中納言中將、供奉隨身狩胡籙云々、猶可依主人胡籙入、然者大將隨身猶可着狩胡籙云々、此條一旦雖可然、重廻思案、禁中警固、及宮中行幸之時、大將雖帶平胡籙、隨身壺是流例也、於此行幸、攝政及大將隨身着狩胡籙、例未見、又當時之見目、壺胡籙垂袴尤穩便也、仍不用狩胡籙也、亥刻、大將歸來語云、未一點、行幸官廳、公卿前行、（實房以下螺鈿釼着靴、定能平胡籙着靴、賴實以下狩胡籙、宗通壺胡籙云々、）攝政螺鈿釼、隨身如大將也、入自官東門、（於門內立代、如例、此事見治暦御暦記、）列立幄外、公卿立西上北面、右大將立幄門外西頭（東面、）寄御輿於後房東第五間、下御之時無警蹕、是又治暦例也、即位吉時申二點、須彼刻限以前、可辨備堂上堂下諸儀也、而吉時至之後、始着御禮服、（吉時以前可着御也、）其後渡御高御座、仍吉時頗相違、其後更內辨着幄、侍從等參上云々、因之萬事懈怠、大將依足所勞、不待還御、早出了云々、還御可仰御綱哉否不審、而治暦土記云、於東門內仰御綱云云、內之條不審、而兵衛陣在件門內云々、仍於內被仰之條尤可然、於兵衛陣前仰御綱、爲故實之故也、定能卿成不審問大將、々々答此由退出了之由所語也、內辨左大臣（仁安、治承、今度、幷三ヶ度勤仕之、未曾聞例也、）

外辨

大納言（定房、亘通、）　中納言（兼房、實宗宣命使、）　參議（通親、經房、兼光、）

堂上侍從

左　親王代（左宰相中將泰通、）

侍從代（前越前守宗雅朝臣）

少納言（盛綱、）

右　親王代（左兵衛督隆房朝臣、）

侍從代（閑如、家俊、盛宗等朝臣、共初領狀、後辭退、奇怪々々、）

少納言（有家）

典儀（少納言賴房）

大將代（左宰長朝臣、右馬佐朝臣、）

廿九日、乙卯、晝間天顏陰、微雨下卽止了、

八月

一日、丁巳、晴、未刻、頭中將通資朝臣、送二書於大將許一云、明日ニ可レ有二還幸一、里內可レ供奉一者、院御氣色云々、昨日御教書也、右足有レ恙不レ能二騎馬一云々、仍申二其由一了、抑、件人去年送二札上所一云々、謹上右大將殿云々、依レ忘二禮節一返遣了、而今書二進上字一了、已伏レ理歟、傳聞、御卽位右方、殿上侍從盛定朝臣、兼日進二領狀一、前日解退、遂以不參、法皇六借給、其罪何樣可レ被レ行哉之由被レ仰二攝政一云々、早可レ在二勅定一之由、而於レ院人非人等集居評定者、可レ及二贖銅一歟云々、盛定其身爲二雲客一、除籍之外不レ可レ及二他事一歟、君暗而迷二少事一、況重事哉、國家之敗亂宜哉々々、或人云、鎭西多與二平氏一了、於二安藝國一與二官軍一早川云々、六ケ度合戰、每度平氏得レ理云々、

三日、己未、晴、及レ晚雨下、大夫史隆職來語云、御卽位之間、雜事偏成功也、諸國之勤無二一塵一云々、又云、去一日被レ行二釋奠正廳高御座一、以レ西懸二廟像一、以二西廳一爲二都堂一如レ例、是師尙申狀云々、賴業傾云、裝二高御座之所一、懸レ廟〔像〕之條有二禁忌一、以二西廳一爲二廟堂一、打レ幄可レ用二都堂一云々、然而被レ用二師尙申狀一了云々、隆職云、幄條雖レ有レ例、近代幄柱甚短難レ立、高座不レ可レ叶、又高御座傍懸二廟像一有レ憚、猶以二都堂一爲二廟堂一、以二南門一用二都堂一可レ宜云々、如レ聞者、三人意趣過分、是非未レ辨、

六日、壬戌、晴、泰茂來問二天變事一、法皇御愼殊重、所レ謂白衣會必可レ有々々、金〇金一作レ金星與二歲星一相犯云々、又語二占之間事一、其才尤高、可レ貴々々、午刻、源中納言來、數刻言談、語云、去比賴朝可レ還二納言一之由、推擧付二泰經一申上云々、定有二不快事一歟、爲レ恐　、又云、明日可レ有二除書一、九郎可レ任二官一者、今夜依二方違一向二大將亭一、

八日、甲子、晴、及レ晚向レ堂、先レ是沐浴之後、請二佛嚴聖人一受戒、恒例事也、其後渡二居堂一也、自二今日一至二來十五日一、可レ修二一心不亂念佛一之故也、年來每年九月有二此事一、而今年九月上旬可レ服レ蒜、彼忌限內不レ能二念佛一、仍縮二行今月一、改レ月之條、可レ有下輕二佛事一之恐上哉否、問二聖人一、答云、不レ可レ然、故何有、八月者酉建也、卽當二西方彌陀緣月一也、何況非二延怠一、已早速也、何謂二如在一哉者、酉刻始二念佛一了、

十日、丙寅、晴、念佛如レ昨、大將頗得レ減云々、頭中將通資

朝臣、送書於大將之許、催可勤仕大嘗會撿校之由、申所勞了云々、

十一日、丁卯晴、念佛如例、院八條院渡御鳥羽、自今日恒例成菩提院御念佛也、

十二日、戊辰晴、念佛如例、通資重催大將云、其狀云、定房、實房有障猶可領狀、有所勞者、後日可解申、明日可有國郡卜定、事已闕如了云々、此事希有也異體也、猶不堪勤仕之由申了、

十三日、己巳晴、念佛如例、此夕、小童二人（兄八歲、弟六歲）、密々着袴、大將結腰前物、陪膳經家、基輔兩朝臣、（雖可著衣冠、猶中有公卿歟、束帶云々、）役供六人、藏人五位皆衣冠也、吉時戌剋云々、先着袴、次供前物、其後入內、出居着始指貫云々、兩人裝束例、薄物直衣、二重織物指貫蘇芳織羅衣、濃袴、余白地雖可出、猶依一心不亂念佛不出、依事不可闕也、

十五日、辛未晴、酉剋、念佛欲結願之處遲々、亥終結願了歸宅、無事遂了、爲悅々々、

十七日、癸酉晴、鳥羽御念佛結願了、兩院還御云々、八條院聊有御不豫事云々、傳聞、賴朝出鎌倉已上洛之間、逗留伊豆國、秋中不可入京云々、此事甚不甘心、天下匆滅亡歟、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可奉行御即位山陵使之由催大將、辭申了、

十八日、甲戌晴、大外記頼業來、召簾前談雜事、其次語云、院御領之中、京地等、被分獻太神宮以下宗廟靈社等云々、此事希異之中希異、凡非言語之所及、割華洛之中施入神社事、何聖代例哉、國之衰微、朝之陵夷、只起自如此之政、此事左府意見云々、彼大臣當時朝之宿老也、國之重臣也、而依此事顯其智慮之賤、可彈指々々々、又語云、爲定長奉行、一昨日內々被尋問云、於日吉社欲被行如法仁王會、而兒女子說云、先例被行如法仁王會之時、必爲君有不快之事云々、先々被行件會之後、兩三年之內、吉凶之事可勘申云々、此事又不足言歟、依如法仁王會、爲君可爲凶事之條、實不可爾耳々々々々、恐暗之世、吉還爲凶、善又似惡、可悲々々、又云、義朝首于今在囚閑、而可被免罪、其問事可勘申之由、爲泰經奉行被仰下了、橘逸勢等有此例云々、可復本位之由可被仰下歟、申其旨了云々、良久之後退下了、此三箇條依珍事所注置也、或人云、文覺聖人上洛、取在獄之義朝之

首ニ可レ向ニ鎌倉ニ云々、今日爲ニ頭中將奉行ニ、催ニ大將五
節領狀ニ了、
廿日、丙子晴、入レ夜參院、依ニ八條院御惱ニ、今日遷御、明後日可レ有ニ還御ニ云々、又參ニ女
院御方ニ、卽退出了、今日、陰陽師兩人來、泰茂、廣元、語ニ八條
院御惱御卜幷天變等之間事ニ、又召ニ施藥院使賴基ニ針ニ
齒下ニ、女院御惱六借御座云々、仍彼御所欲レ行ニ御祭ニ、
仍可レ仰ニ何陰陽師ニ哉之由令レ申ニ女院ニ、仰云、廣元可
レ宜者、仍召仰レ之、
廿一日、丁丑晴、自ニ今日ニ女院御所、以ニ天文博士安倍廣
元ニ、令レ修ニ天曹地府御祭ニ、三ヶ夜、其用途賜ニ地一戸主ニ、成ヲ給
政所申文也、此日、定能卿來、傳聞、賴朝出ニ鎌倉城ニ、來ヲ着木
瀨川伊豆與ニ駿河ニ之間云々、邊ニ暫逗留、進ニ飛脚ニ申云、已所ニ上洛
仕ニ也、但ひきはりても不ニ上洛ニ候也、先參河守範賴
蒲冠者是也、令レ相ヲ具數多之勢ニ、所レ令ニ參洛ニ也、雖ニ一日ニ不
レ可レ逗ヲ留京都ニ、直可レ向ニ四國ニ之由所ニ仰含ニ也云々、
又聞、以ニ荒聖人文覺ニ申云、當時攝政娶ヲ置平妻ニ留
レ洛、敢無ニ過怠ニ之上、君又如レ此思食、不レ可レ有ニ異
議ニ、兼又入道關白尤可レ備ニ顧問ニ之人也、莊園少可レ然
之國ニ尤可ニ宛賜ニ云々、或說云、文覺頗有ニ不請之氣ニ
云々、然而取ニ在獄中之義朝首ニ可レ來由之仰付云々、

傳聞、不思議人一定見存云々、見ニ其手跡ニ知ニ一定ニ不
可說々々々、
廿二日、戊寅晴、故季行卿忌日也、仍女房相ヲ具母堂ニ、密
密向ニ法性寺邊堂ニ、母堂領也、令レ修ニ忌日ニ、爲ニ布施ニ取ニ諸大
夫ニ、少々催遣如レ例、今日向ニ大將方ニ、
廿三日、己卯晴、入レ夜雨下、傳聞、攝政可レ爲ニ賴朝聟ニ云
云、是法皇仰云々、仍修ヲ理五條亭ニ欲ニ移住ニ、賴朝上洛
之時爲レ迎ニ新妻ニ云々、
廿四日、庚辰雨降、自ニ此日ニ仰ニ信助ニ、令レ修ニ不空羂索護
摩ニ、仍余爲ニ精進ニ、
廿六日、壬午晴、此日家所宛也、範季朝臣、能業等着行
之年預光長朝臣、御服所季長朝臣如ニ年來ニ、入レ夜觀性
來、
廿七日、癸未陰晴不レ定、大外記師尙來依レ召也、召ニ籬
前ニ仰ニ文書之間事ニ、今日始所レ呼出也、所ニ借召ニ之處文等申ニ可
レ進之由ニ、云ニ才漢ニ云ニ器量ニ、不レ及ニ賴業ニ歟、定能卿
來、上西門院御發心地、昨日御平癒、昌雲僧正奉ニ祈
落ニ、仍任ニ大僧正ニ了云々、
廿九日、乙酉晴、大將五節之間事、光長注進、大概就レ之
仰ニ子細ニ了、依ニ略定ニ余時不レ書ニ定文ニ、

九月

一日、丁亥、陰晴不定、朝間寫心經如例、入夜參八條院、（法皇同居、）爲訪御悩也、先院御方入見參、以資時朝臣仰云、依勞事不謁者、次參女院御方、謁女房、大外記師尚持參先日所尋召之書等、隨聞抄并雜例抄等也、（各副諸書也、）

二日、戊子、晴、入夜光長來、申五節之間事、召前仰他雜事等、五節事、光長爲大嘗會主基行事辨、頗依可指合、左京權大夫光綱、（光長弟、）可奉行之由召仰了、今度依下官長寛例、存寛略儀、又不書定文、今日八條院有御灸治、施藥院使賴基參勤之、

三日、己丑、晴、早旦範季朝臣來、示不思議事、參河國司範賴、（件男幼稚之時、範季爲子養育、仍相親云々、）上洛間、件事答不聞不知之由、頗有疑殆、然而事跡顯然、猶不可不信歟、余自今日欲服蒜、而口熱忽發、服藥停止了、

五日、辛卯、陰、巳刻以後雨下、依御月忌向堂如例、大將同之、入夜聊有病氣、（戌刻、）

六日、壬辰、晴、今日猶不快、然而依口熱更發、召施藥院使賴基、加針於齒下并舌等、入夜心地殊發動、終夜悩亂、病之體似當初之所勞、事體不輕歟、自今夜三ヶ夜修土公鬼氣之祭、陰陽師晴光、

七日、癸巳、晴、今日所勞殊增、大略如不辨前後、仍卜筮、（五日戌刻、）申本病之上邪氣之由、雖有可加持之議、依有溫氣、七ヶ日之中不能加持、

八日、甲午、晴、所勞同前、今日宰相中將爲訪來、以宿曜師晴仁、自今夜修鎮星供、自今日於春日社始大般若讀經、（覺乘法眼之沙汰、）又以大藏大輔泰茂、修如法泰山府君祭、但依除用代官、雖汗快出溫氣不散、

九日、乙未、雨下、自今日請醍醐宗嚴闍梨、（率弟子二口、）始尊勝念誦、（引二口、）二日九時之行、出自經文之上、前々施効驗之故也、今夜、以在宣修泰山府君祭、（範季之沙汰、）

十日、丙申、雨下、自去八日三ヶ日請佛嚴聖人受戒、（每日給布施、）法印於山被始不動供、

十一日、丁酉、大風大雨、自今日以宗嚴阿闍梨修愛染王供、（鳥羽尼上之沙汰、）今夜、以權曆博士憲定修泰山府君、（隆職之沙汰、）自今日於春日社轉讀大般若唯識論、（奈良僧正沙汰、）

十二日、戊戌、晴、早旦、請佛嚴房令見所勞之體、善依見死相也、雖病重無恐之由、花山大納言、一

位中納言、刑部卿等來、晩頭大夫史隆職來、自今日
尊勝念誦今三ヶ日延引、
十三日、己亥、陰、今日、宰相中將來、以觀性法橋修文
殊八字供、二七日以晴遷阿闍梨修佛眼供、三七日
於中堂以久住者三人藥師經讀經七ヶ日、於無動
寺以久住者一洛叉念誦二七日、於小比叡御社
仁王講三七日、已上法印之沙汰、依病可上表之由
內々申院、其次以右大將被任大臣なんや之由、
同以奏聞、不承分明之勅答、
十四日、庚子、晴、早旦、法印被下於山、雖被示可逗
留、百日入堂、依日數不滿、示可被歸山之由、
此間奉始如法不動尊加持衣木之後、申刻被登
山、自今夜以猷勝阿闍梨修不動供、卽居物付
渡邪氣、雖温氣不散、汗頻發之上、占去々所申偏
邪氣也、仍過七日所加加持也、自今夜以行珍已
講修尊星王供、(頼輔入道沙汰)今日、尊勝念誦結願、給布
施、定能卿來、語院御氣色之趣、定長說云々、如狀
似有天許、余內心不信之、知法皇御心之故也、
仰上表事於光長、
十五日、辛丑、晴、法皇自今日御參籠日吉社、供奉之殿
淨衣云々、可草進表之由、仰藏人權少輔親經、上
﨟之儒者雖多、有所思仰親經、淸書事仰伊經、光
長參上、申上表雜事等、於大原來迎院始藥師供、
(本成房勤之)於日野藥師堂始同供二壇、又供養尊勝陀羅
尼千反、(基輔沙汰)自今日以寶嚴阿闍梨始愛染王供、
於日吉社仁王講七ヶ日、今夜、大原聖人本成房來、
數剋談法文、
十六日、壬寅、晴、今日、右大辨兼光來、親經可草進表
之由領狀、伊經稱病重加催猶稱重疾、疑無衣裳
歟、依行成卿當座淸書之例、刑部卿賴輔卿可淸書
之由仰遣之、有可參之報、件卿手跡甚異樣、依無
他人之可仰憖用此人、且入道關白之時度々勤此役
云々、今日早旦受戒、(本成房給布施)又於如法佛前七ヶ日之
間、修不斷佛眼念誦、(觀性率弟子勤之)
十七日、癸卯、晴、今日修靈氣祭、(泰茂朝臣大道辻)大上公祭、(在宣參上勤之)
等、今日宗嚴阿闍利進祕藏之護、(稱密送梵之護)自今夜
郎介修件供、以病愈爲期云々、鳥羽尼上沙汰、此日、於
日吉社被修如法仁王會、致國家之費云々、導師
證憲法印說法、又如說云々、余及大將、甲袈裟各一帖
獻行導所、昨日所獻也、日吉(撿校座主)導師執當隆雲等祿

賞云々、

十八日、（甲辰）晴、是日、上辭大臣及兵仗之表、權右中辨光長朝臣行之、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草之、刑部卿賴輔卿淸書之、使右近權少將親能、（定能卿子、五位也、）大將及賴輔卿之外不招他卿、表函新造之、（無花足、）作者給祿、（白大掛一領、四位之時加濃袴、）淸書依公卿不給祿、先使圖書頭在宣交名、勘申日時、覽之見了返給、其後儀始、余依疾厚猶不能臨簾中、用以如在之禮、臨淸書欲終之期、大將入簾中、代余裹表函、招使給之云々、余依不臨、其席不能委記、可見大將記、後聞、擅（檀紙）紙并結緒之帖紙等、以職事經奏進之云々、或子息或親昵殿上人、若奉行家司所持參也、未聞以職事傳獻例、光長之所行忘故實、大將不咎之、又未練之所致也、客亭不置脇息硯筥、先例或置或不置、共無其難歟、今度件硯筥蓋盛筆硯料紙等、置淸書公卿前、（是行成例也、）仍彌衆撤之也、其外全不異尋常之儀、但毋屋際懸簾垂之、爲余表在簾中之由也、今日不頒勅答、又不返給表、依疾上表之時、先例如此、今夜須申吉書、余病間忘却、光長又不申沙汰、然而非後日可申之事、仍空以默止、又隨身等給腰差、可返遣本府、而左番長忠武之外一切無隨身、一人給之頗失禮儀之上、光長申云、依御惱上表、何必今夜給之、雖理不可當隨宜從此詞耳、

表草案、

臣某言、黃鵠之出春谷、誰責淩霄之翮、蔡母之祭秋婆、何求助月之光、非據之任取譬如斯、臣某誠惶誠恐、頓首々々、死罪々々、臣聞、大臣者、上應天心、下叶民望之官也、群職因茲理亂、庶政爲其弛張、是以漢朝升平之時、匡張仕兮致其治、唐室貞觀之昔、房杜登兮贊其業、誠可拔峻茂而授之、豈敢課駑怯而致之、臣忝冠朝廷之殊獎、忝履函相之高位、家有餘慶、叨雖荷天子之寵、身無遠慮、未能問漢丙之牛、加之、常嬰宿痾、匪追夙興、兢々無聊、踐氷而春幾廻、區々多恐、○（石上恐脫一字、）石而年漸積、就中散之七不堪焉、臣皆稟性、楊大尉之三不惑矣、臣皆謝嬰、休去之心於焉差催、然猶君恩其難報盡、何遂逃名、臣齡未及強仕、無由乞身、爲之密勿、淹引時月、於是、旬日以來、風霧殊劇、病源滋兮忽深、類于海湖之波

日、命葉薄兮彌悴、危於梧楸之待霜、況乎、粗聞雲物之妖變、正當星位之可愼、臣之罷退誠在此時、夫休明之代、先聘隱士、顯懲之朝蓋招退賢、洞底雲暗、綺里季之歸山、湘中水濁、丹崖翁之在宅、求而用之、庶績咸熙、伏冀、鴻慈曲下鳳銜、早弭大名於槐鼎之任、俾養餘生於藥爐之前、兼又器少覬戢之才、早賜羽衞之備、事惟殊常、彌爲非分、隨身兵仗宜令歸歟、然則、收王言之如綍、更賜續命之一縷、遂臣心之匪席、閑臥不死之床、不耐懇款憂懼之至、謹拜表陳請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々々、死罪々々、謹言、

元暦元年九月　日

從一位行右大臣藤原朝臣上表

今夜、以天文博士廣基、修塡星祭、先日以同人雖修同祭、頗依不法、所重修也、又以主税助晴光、修泰山府君祭、（光長沙汰、）今朝右大辨兼光來、今夜有大除目云々、爰知任大臣事決定、不可有其沙汰也

十九日、乙巳、晴、早旦見聞書、前中納言朝方、（朝家無其要人也、）參議左中將定能、參議左大辨經房等任權中納言、其闕元一、（實守辭退之所、）須被任其代一人、（雅頼當其仁、）之處、剩任二人、已十中納言歟、近代不吉例也、定能雖有道理、强不被忩任、有何愁、經房年齒未至、參議勞甚淺、早速恩爲朝家、何要哉、偏依定長一人之辨官御用、不顧任官失理之難、日月爲一物、不祕其明、天子爲一人、不枉其法、已背此大意歟、參議基家親宗、辨官轉任如次、定長任右少辨、（兼三事、）光房其身短命而雖不昇貫首八座、其子三人皆兼三事、就中、經房先長器量堪其用、子息繁昌勝一族歟、此外事等非理無道、雖不可勝計、不能具錄、此日、法印下京、入堂雖不滿百日、依所勞危急所招下也、以中道房晴遐爲手代、令滿護摩日數、於中堂供花三七ヶ日者、昨日滿了云々、自今夜所被住京也、入夜隆職來、余受病以來、每日隔日之參、敢無闕怠、無雙之者、可謂過分之忠節歟、天文博士廣基來云、月犯東井、大臣可愼云々、余上表已了、行懸其殃、自今日於日吉社始大般若（經）讀經、（賴輔入道沙汰、）自今日藥師供二七ヶ日、幷於根本中堂百座仁王講等、隆職宿禰悉沙汰云々、今日、春日社奉獻馬一疋、又進納手筥一合、

廿日、丙午、晴、權右中辨兼忠、爲父納言使爲訪來、彼

納言、日來叅籠鞍馬、明後日可出京云々、先日所
始不動明王、終造立之功、今日供養、法印爲導師、
自今日於余持佛堂法印被修法華經供養法、有
所思所示付也、
廿三日、己酉晴、二位中納言爲訪來、大將謁之、今夜
於山上、以中道房阿闍梨晴遥令修冥道供、法印
沙汰也、自今夜始修不動法、阿闍梨此法印也、伴僧六口、取
拂宿出居及客亭爲壇所、以其北庇爲承仕宿、於
事有便宜、余過初夜時、卽於其所加々持、過時
先例如此、於日吉十禪師法華八講、於八王子仁
王講、今日以寳殿阿闍梨爲使、令叅詣春日社、
進小物、仰可啓謝意趣之由、其趣者、余自幼年
之昔、奉係志於大明神、於其深淺者、神慮定有照
鑒、凡所志者、偏社稷之安全也、政道之反素也、或告
文、或願書錄事趣、致啓白及度々、爲世爲君敢
無非常之心、無奸濫之思、何因天責之受此重惱
哉、祈願之趣、若不叶時運者、可有靈告之由、兼
以祈請、縱雖無其告、何及冥罰哉、若又、天魔妬
其心之貞直、挾害心歟、然者、大明神何不致其助
哉、本性之所受雖不惜命、至今度者、若非定
業者、必蒙神德、欲全餘命、故何者、偏依有非常
曲折之心、當其身之由、遠近親疎謗家怨敵、必可名
稱普聞也、此條深可痛存也、暫休松柏之算、欲
顯淸潔之性、若又爲定業者、必可遂順次往生之
望也、立爲先二親、可離生死之願之者、只祕生
緣也、三寳其捨諸哉、雖無上菩提之願、非大明神、
和光同塵之利益者、難遂其願歟、見當二世之願、旨
趣如此、門葉照覽、速蒙冥德者、彼寳殿阿闍梨、多
年爲故殿御持僧之上、粗知余意趣、又爲東寺僧、
旁依得便宜所差進也、仰含子細之處、拭淚
隨喜、信心發顯、可憑々々、
廿四日、庚戌晴、大外記、大夫史等來、大將謁之云々、去
夜心神聊落居、佛神之驗歟、有憑可信々々、就中、
啓謝春日趣、若有納受歟、
廿五日、辛亥晴、大將聊不例云々、昨日所惱同前、
廿七日、癸丑晴、所惱又重、苦痛難忍、今曉追物氣了、
邪氣之體殊不見之故也、智詮阿闍梨自山家歸來、
仍令誦妙經一部、
廿八日、甲寅晴、今日又以智詮令誦經、心神頗動揺、
似可渡邪氣、仍自今夜又渡物氣、自今日爲

藤中納言沙汰、修不空羂索供、
廿九日、乙卯、晴、邪氣快渡、然而神心猶無減、日敵沒之故也、此日、以在宣令行大將軍祭、

十月

一日、丙辰、晴、自今日修法延行、辰刻、塊所、火出來、壇外無燒物、本尊免除烟、可謂驗佛、件佛、故殿年來御持佛也、又此家天井甚下、其所又狹小、而不及大事之條、實不思議也、抑、近衛院御惱之時、青蓮院座主勤仕藥師法之間、有如今日事、寸分無相違云々、彼度御藥早愈、人稱吉祥云々、今度阿闍梨彼孫弟也、符合吉例、可悅々々、
六日、辛酉、晴、今夜被行除目、權中納言賴實任左兵衛督、又受領少々被任、其外大嘗會御禊可獻成功之輩、衛府廿餘人所被先任也、朝家之政、其德甚微、以之可察、神鏡劔璽事曾無、其沙汰、强行即位大祀之禮、自本滅亡國土、人民彌致其費、是可叶天意哉否、如何、
七日、壬戌、晴、早旦、佛嚴聖人來、其後加少灸治、今日、花山院大納言來大將方、

八日、癸亥、晴、藤中納言定能、招内侍謁之、新中納言經房等、不謁之、以人謝遣、又明輔入道參會、謁之、爲訪來、今日之發宜於昨日、自今日又延引修法過初夜時、今日又加灸治三ヶ所、
今日、天文博士廣基、密々持來奏案、金水火之三星相互犯之、一所倚合、未曾有之變云々、其占文立王女主愼之外偏兵革也、
九日、甲子、陰晴不定、今日又加灸治、此日依吉日、初欲浴之處、無力依不可堪、只洗手足、不浴其身、
十三日、戊辰、傳聞、爲致盛卿等、在長門國之源氏莚敷、被追落了云々、又平氏五六百艘着淡路云々、
十四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例、依所勞不都狀加署、今夜逢初夜時、依明曉可結願也、信心頗發、傳聞、去比竊盜等亂入禁中、候朝餉之女房等衣裳悉以剝取了云々、未曾有々々々、
十五日、庚午、陰、日中晴、寅刻結願修法、余過其時、於同所有御加持、尋常之儀、後夜時御加持、雖無發願之詞、結願之時有之、又加五大願、御加持了被歸了、于時天曙、送布施於本房阿闍梨、綾被物一重、布施一裹、番僧、各一裹、以職事經泰爲使、其後以基

輔為使、送牛一頭、依有法驗、殊所加送也、以詞示其由、始此法之後、聊有苦痛之隙、修法三七ヶ日之中、大略悶滅氣了、豈非法驗哉、何況、今曉女房見靈夢、委細不遑筆端、事趣非啻此所惱一事、拂一切怨敵、可成就大願之由也、殊勝々々、其中有珍重事等某別紙、雖末代法驗尤新、可貴々々、今日依退身日、不加灸治、晚頭、招法印、語夢想、頗有悅氣、又自身及房中之輩、各有感應之夢想等、然而不及申出之處、有此御夢、於今者散鬱陶了云々、後聞、去夜、右少將伊輔來大將方、任例乞半臂下襲等云々、五節大嘗會御禊等指合之上、父所勞殊重之間、無他于看病、非一事二事、故障旁多、於今度者無計略之由辭退了、雖有限之事、故障之時辭退、又先例也、每度先々勤此事、今度與實依無計略、始出故障也、事非矯餝者也、今夜始浴、如形、其後無別事、

十六日、辛未晴、右近廳頭清景來云、御禊步陣裝束、近衞次將等皆悉辭退、各以先日仰、雖催申、猶被申力不及之由云々、（先日年預將觸此由、仍以大將命催所也、）先例將不勤之時、何樣被行哉之由、問清景、可申之由仰了、仁和寺宮、昨日被授灌頂於仁隆律師、（成隆于）公卿侍臣多以參入云々、自八條院被催遣云々、今日引布施云云、公卿已下皆束帶云々、今日又加少灸治、

十八日、癸酉晴、泰山府君祭如例、此日、請高野殺斷聖人、（行勝云々、）受戒、件上人、不動持者、效驗殊勝之人云云、且可結緣之由、雅賴卿所勸進也、即申仁和寺宮所請送也、見上人之為體、實以無相也、尤足歸敬、於病者、先是雖有減、為結緣令受戒也、野劍一腰入錦袋、為戒布施、法印被示河內國法性寺領事、仰光長內々仰遣賴盛卿許、有可致沙汰之報、

十九日、甲戌晴、入夜新藤中納言定能卿為拜賀來申、次職事兼親（衣冠）、示出行之由、納言欲退出、內々招入臥內（依病也）、謁之、前駈六人、（諸大夫云々、可彈指々々々、）其息少將親能為共人、無他共人云々、慶忠來夜居、

廿日、乙亥晴、廳頭申云、步陣裝束、近衞中少將所役也、不勤仕例、古來未曾聞、即注申其由、有次將散狀、即副別使者、遣御禊奉行職事親經之許、仰可奏聞之由、又本府幄成功之間事、同以申之、歸來云、早可奏聞者、

廿一日、丙子晴、家職事國行保行等、被相催女御代前駈云々、仍内々觸遣奉行經仲之許、(依可勸大將前駈也)、可沙汰免之由申之、法印被向座主許了、其次先被來、

廿二日、丁丑晴、法印來、被示座主所望之事等、辭法務可讓之由云々、其事不可叶、辭法務可擧僧正云々、法印云、所示爲本意、又雖大切又非懇望、世間(之)事不執思之故也、於法務者不可叶、又無益云々、(奈良僧正決定公請、又爲道理歟云々)、可被示可然々々、可供奉明日行幸之由催大將云々、申所勞之由了、又頭中將同觸示、申同旨了、明日可有除日之由有風聞、

廿三日、戊寅晴、但時々陰、本府事功事、示子細於奉行職事親經、次第不當事等出來之故也、近代職事勿論不足言々々々、返事有披陳旨等、全不當、

廿四日、己卯陰晴不定、時雨間灑、大將御禊供奉雜事等、終日致沙汰、大略沙汰調了、又以日記等致訓子細經房卿、明日、大將可騎馬供送之、

廿五日、庚辰陰晴不定、拂曉、大將渡藤中納言定能卿樋口大宮亭、女房相具、余依疾不相具故也、大將女房不向、無其所之故也、巳二點參內了云々、于時他人未參、攝政其後被參云々、子細在大將記、節下内大臣實定、御前次第司別當右衛門督家通、次官式部權少輔範光、御後次第司長官右兵衛督隆房卿、次官兵部權少輔平親資云々、裝束司長官新中納言經房卿、次官右中辨光長朝臣、左大將代源宰相中將通親云々、大將不着染裝束、余重惱不及他事之故、衆不致用意、減氣之後僅七八日、不可叶之上、世上之爲體、不及美服之輿者歟、及深更大將歸來、語今日之儀式、

廿六日、辛巳晴、大將猶來語昨日事、無殊違例云々、節下不待御輿、仰行鼓云々、(近例歟)、大將渡御棧敷之時、取弓如常云々、節下、頓宮幔門外座南面云々、大將已下於西幔門外立替、御輿經公卿幄南東御々膳幄、(通親卿先示合大將、々々答可經此道之由云々)、又頭中將通資朝臣、豫問大將云、(入御幔門之後云々)、先例時刻至之時、先御々禊幄者例也、而攝政遂供奉御後相待、彼御參可左右歟云々、大將答云、剋限至之時、先御々禊幄、雖爲先例、至于皇后同輿之時者無此例事、理又須御々膳幄、然者何必待彼參、早可御々膳幄歟者、仍渡御云々、御々禊幄之時、寄御輿於西面、異去々年

去々、長元以後多西面也、又北山抄所載如此、而承平天慶下御自東面、安和寄西面、小一條大臣難之、以之案之、上古寄東面、中古以來西面歟、而去々年復古儀歟、今度又逐近例、今日節下作法頗未練之氣云々、又公卿列在西樓門外、而實家卿入樓內、即退出、此作法不足言、賴實卿又同入樓門、渡御々禊幄之時、例立之後早出云々、後日定能卿語云、賴實示定能卿云、今日無樓內之列如何、定能(卿)答云、有外例之時無內列、有內列無外列、今日已有外列、何重有內列哉、賴實閉口云々、識者之子不知先例如何、

廿七日、壬午、晴、頭辨光雅來云、今年五節無勤仕御覽之人、右大將相構可勤仕者、申無計略之子細了、入夜以書狀重仰云、(遣基輔朝臣之許之狀也、)猶可廻秘計者、申猶無術之由了、此責甚無謂、如何々々、

廿八日、癸未、晴、入夜藤中納言定能卿來、御禊日事等、公卿列事在廿六日記、又語云、淸暑堂御神樂可候末拍子之由被仰下了、其子親能可築箏、父子勤仕一座之役、尤足自愛、加之、故季行卿其身爲散三位、勤此役、本拍子公能公也、(于時大納言右大將、)今又定能備納言勤仕同役、其役雖同、其官已高、又今度本拍子、內相府即公能息也、彼者大納言右大將也、是者內大臣左大將也、云本云末、其藝雖繼父、其職高於父、自愛之處有興有感、云々所云之旨、尤可然々々々、此日、橘以政、(橘氏長者、)來余問云、散位之人有勤仕帶是定之例哉、申云、宇治左大臣是也、此例甚不可、然又仰云、可舉誰人之由令存哉、申云、可隨仰、但大將殿令當仁給歟云々、此事無異議事也、然而此男爲尾籠之人、仍爲聞所申所問也、但隨重仰可上舉狀之由仰含了、

廿九日、甲申、陰晴不定、光雅朝臣送札云、御覽事猶可勤仕者、答以使者可申之狀了、此事尤有恐、仍內々可申入歟、疎遠之身愁在朝廷、於事損面目、以非預譴責、生涯彌可厭歟、雖存此理、不遂其事、可悲々々、今日子刻、余家女房生大將之子、女子、

卅日、乙酉、晴、早旦、招法皇近臣藏人右少辨定長、謝辭退御覽之恐、入夜與大將居改居所、本之大將之居所、丈六佛常晴御座、五節之神事雖不密、與佛同居、非無憚之上、女房之中聊有夢想云々、仍所居改也、此日、春日百日奉幣終日也、仍行水又修祓、依

灸治不遂拜、陰陽師天文博士廣元也、依先日之召持來乙巳占、依不審所召見也、如案相違先日之奏案、仍余竊問子細於廣元、々々申云、此事極失錯也、只任先達之奏案無載、密奏令獻、尤至恐也、依先日之仰、今披此書之處、已有相違難遁云々、失錯々々也、不可申盡云々、此事爲人甚不便、仍不口外、公家不被咎、如此之事、爲道之陵遲、此事竊加恩案、已相象天文人文之徵、可奇々々、

本書文云、

金水北出東、東方國勝、西方國大敗云々、

此文爲官兵、尤爲要須、他文等皆雖不吉、此文猶爲吉祥歟、

廣元奏案云、

金水共出東、東方國大敗云々、

此文爲官兵尤咎徵改本書之吉祥、載咎徵於密奏、偏非可謂人文徵、卽天文相象歟、廣元爲天文之正流、尤雖可貴頗無稽古之聞、今之越度卽不習學之所致也、

十一月

四十四

一日、丙戌晴、定長爲院御使來、猶被責御覽之事、勿論々々、然而不能申領狀、只奏恐歎之趣了、計略無其力之上、事又爲非據、何爲々々、

二日、丁亥晴、自女院被仰下云、院仰云、御覽日童女裝束事、右大臣所申之永久例、實難默止、但院中無物、又有指合事等、仍可調賜一具、早可注申色目之由、可仰遣彼大臣之許者云々、卽付御使注進色目、此事一昨日招定長令申子細之次、永久三年故殿（于時内大臣）被獻五節之時、自白川院（御出家之後、又無皇后、）被調獻、御覽日童女裝束、若難被許御覽者、任彼吉例自院可調賜之由、雖可致所望、事體似逆鱗、仍不能申出之由内々語定長、而伺招容奏聞云々、仍有此勅命歟、凡今度御覽諸責之次第、不當之上失面目、仍致固辭、而若頗有嚴怨沙汰、誇致其沙汰、存此旨申出彼例之處、不慮有此沙汰、仍愁可經營歟、但可調預〔一〕具之由、奇特之中奇特歟々々々、未曾有殊勝第一之事也、可彈指々々々、然而近代之事、不能是非、只奏恐悅之趣許也、今日、源中納言雅賴卿來、談世上事、其次

[云]、或小僧(近日逢二東國之者一云々、)語云、攝政之邊人、讒二余事於頼朝一、因レ之先日奏聞之大事、默止了云々、余聞レ如レ此事一、可レ悲々々、推擧尊非レ所レ好、讒言何可レ痛哉、只家之前途、國之重事、懸二田夫野叟之詞一之條、悲而有レ餘者歟、

三日、(戊子、)晴、自二女院一被レ仰云、自レ院乍二一具一可二調給一云々、尤畏申之由申了、攝政之許以二宗雅朝臣一觸レ可レ被二改參一、入レ夜、下仕裝束、(先日申請、有二承諾一、)於二御覧日一之由了、

四日、(己丑、)陰、及レ晩雨下、藤中納言定能來問二着陣事一、今日未刻、大將不豫、問二遣陰陽師等之許一了、宗雅來示二攝政返事一云、早可二調獻一者、注二奉色目一了、法印被レ向二白川一了、依レ逢二明日故座主遠忌一也、

五日、(庚寅、)陰、風吹、彌勒講如レ例、依二所勞餘氣不快一不レ參、大將又依二神事一不參、今日初雪紛々、

六日、(辛卯、)晴、傳聞、法皇御惱不快、是御不食增氣云々、

七日、(壬辰、)晴、此日、大嘗會三社奉幣、并國司除目等云云、

九日、(甲午、)晴、自二今夕一寄二宿大將亭一、(日來余居所也、)是當時居宅有二丈六堂一、而自二明日一三ヶ日神事之故也、

十日、(乙未、)晴、依二炎治亂一、自二河原一立レ幣、神齋如レ恒、

十一日、(丙申、)晴、此日、春日祭也、右少辨定長爲二行事一下向、相二具侍五十八人一、以二榮曜一爲レ事云々、近衞使右近少將伊輔也、先日乞二陪從半臂下襲於大將一、然而旁依レ有二故障等一所二辭退一也、晩頭、花山大納言被レ來、余謁レ之、

十二日、(丁酉、)晴、此日、梅宮、率川等祭也、梅宮奉幣又自二河原一立レ之、此日、臨時除目云々、

十三日、(戊戌、)晴、早旦歸二南宅一、此日召二集下仕所望之輩一、撰定之童女二同前、

十四日、(己亥、)陰晴不レ定、此日、大外記頼業相二具其息直講良業一來、今日同所レ令レ初二參大將殿一也云々、召レ前見レ之、

十五日、(庚子、)晴、拂曉向二北家一、依二今日大原野祭一也、(子細見二九日記一、)自二川原一立レ幣如二先々一、入レ夜女房來、自二今日一五節之間、[可]レ經二廻此宅一之故也、

十六日、(辛丑、)此日、五節參入也、公卿三人、(右大將、左兵衞督〔頼實〕、平宰相親宗云々、)受領二人、(但馬守範能、紀伊守範光、)右大將御覧、左兵衞督參入、自余三人參入、御覧、共不レ勤二仕之一、右大將雖レ無二參入之儀一、依二長寛(余獻二五節一之例、)例一、童女下仕等着二裝束一參

入、但舞姫不レ着二装束一、舞姫出車、左少将親能殿上人也、童女、盛房君達、院殿上人(也、)下仕、前馬助國行職事也、源仲盛、蔵人五位盛定子、奉仕童女下仕等装束雖レ為二密儀一、花山大納言、新藤中納言等来訪、各布衣也、戌剋、自二八條院一賜二童女装束一具、裏濃蘇芳、色目等在レ左、薫物、入二銀器一置二打乱筥一、置敷二薄様一、薄様廿帖、同置二打乱筥一、置敷二薄様一、今案、於二薄様一者内々可二下賜一歟、御使別當右馬權頭基輔朝臣、件男五節之間事、内々奉行、依レ無二其仁一、雖レ有レ憚、俄二御退一、而他院司等皆稱レ障不参、仍乍レ在二此家一出ヨ逢門邊一、相具所レ来也、是依レ有二先例一也、先二大将一出二客亭一、装束儀不レ具、尋常是大将亭儀也、仍自レ本不レ及レ置二臨時硯筥等一、大将直衣冠也、次奉行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綱、五位家司也、本奉行右中辨光長也、而依二大嘗會主基行事一、忩々無二他所一改仰一也、出ヨ逢中門邊一歸、昇申二女院御使参之由一、大将仰下可レ令レ敷レ座、并可レ取二装束一之由上、次職事二人、國行、盛時、各取二装束一具一入レ自二車寄戸一、置二大将前長押上一、次又職事一人、盛時、取二圓座一敷二前廣庇一、次大将召レ人、光綱参入、仰云、可レ召二御使一、光綱退下告二召之由一、次基輔朝臣進ヨ候二圓座邊一、次前皇后宮亮季經朝臣、殿上人(也、)取レ禄賜二御使一、女装束、裳唐衣、濃袴等也、基輔取レ禄降、自二中門内方一進、砌外二一拜退下、依二束帯一二拜也、衣冠之時一拜歟、次職事二人出來、初役人、取二童女装束一留二北面出居一、其後薫物薄様等内々所二持來一也、於二薫物一者具二装束一可レ置二大将前一也、兼不レ知ト有二薫物一之由上、仍不レ仰二其由一、奉行者可レ存二此旨一也、不レ足レ言歟、下仕装束二具、余調レ之、内々儀也、表濃紅梅色目在レ左、先レ是、舞姫装束忠親卿調ヨ送之一、使者蔵人五位、公時送二童女扇一、儀、御覧日之由今日送レ之、猶賢儀、参入之日之由未レ見、後聞、送二五節所一云々、着二装束一之間、大納言在二其所一、余在二簾内一、之十五字注二於頭一、定長送二下仕扇装束一、來集之後、童女下仕等着二装束一、依レ無二其所一、於二上達部座一令レ着二童女装束一、於二北面一令レ着二下仕装束一(了)、各着了参内、依二密儀一出車侍等着二布衣一相副之一、其後大納言被レ歸了、六人、四點、大将着二直衣一堅文織物、蒲色指貫、白衣二這打衣出レ之、参内、中宮御車、身下﨟、冠如レ恒、曉天歸來、語二今夜子細一、攝政被レ出二帳臺一、扈從公卿寶房與二大将一只二人云々、

今夜五節所着力○恐レ梅、先例云々、

童女二人、一人行頼女、(大将女房)一人正綱女、(余女房)舞姫、前寮頭(君達)忠盛女

下仕二人、不レ明二其父一、大将方女房所レ進也、

十七日、壬寅、晴、御前試、并皇后宮淵酔云々、大将先日有二淵酔之催一、親雅奉行、領状先了、而入内忽停止、於二本所一持明院邊云々、可レ有二淵酔一之由風聞、不レ可レ依二内裏本宮一、尤可レ参之處、遼遠之間、於レ事有レ煩之上聊有レ恙、為二明日出仕一今日蟄居、仍不二参入一、今旦以レ札觸二奉行親雅一了、自二今朝一五節所出二打出一、去夜不レ出、故實云云、裏増紅梅袿五領、濃紅梅單衣、他所皆白袿云々、

此日於二攝政○恐直脱、盧一被二○恐行脱、叙位儀一云々、

十八日、癸卯晴、此日、踐祚大嘗祭也、先有二童女御覽事一、(寛治江記云、大嘗會年無二御覽一云々、按二先例一、寛和長元承保久壽無レ之、長和永承治暦有レ之、寛和以後除二久壽一之外皆有レ之、但無二御覽一者、皆有二由緒一云々、長元先帝御事、承保上東門院御事、久壽近衞院御事、長元例云々、於二寛和一者無二指由緒一歟、余案レ之、幹讀殿賞在レ外公、豈非二御家之歎一哉、此先帝之心甚輕重不レ辨、況寛和例無レ殊、故又爲二吉例一、加レ之、天下衰弊之比、過差之遊興、太以無レ所レ據歟、御覽及二沙汰一者、非二神事一、非二儀式一、只爲レ備二興宴一也、勞案二道理一、今年御覽尤不レ可、然從レ盛有二御歟、爲二後代一聊注レ之、)巳刻、自レ院賜二童女裝束二具一、(面目可レ足歟、)永久以後家例也、御使別當宮內卿經家朝臣、(永久長實卿爲二御使一、經家爲二彼一族一、可レ爲二吉例一歟、)大將出二客亭一、光綱相三逢御使一、申二事由一、置二裝束一、召二御使一等之儀、同二八條院御使一、次光綱取レ祿(女裝束、袷、渡等也、)獻レ之、大將取三(読)之一、乍レ居目二御使一、經家朝臣參進、大將頗居寄被レ之、經家取レ之、降レ庭再拜退出、抑、自授レ祿是先例也、就レ中、知足院殿仰云、御使來二五節所一者、親昵公卿可レ取レ之、來二里亭一者自可レ取レ之、(見二合記一、)爲二先蹤一之上有二此仰一、仍手自所レ授也、凡先例、御覽裝束賜二五節所一之例也、而今度五節所事、參入以下併省略了、此一事不レ可レ調二威儀一、仍可レ賜二里亭一之由、內々觸二奉行定長一了、仍所レ賜也、先レ是、攝政以二家司信廣一被レ送二下仕裝束二具一、賜レ祿、(職事取レ之、一拜退出如レ恒、)次裝束等送二五節所一了、大中將刻着二直衣一(浮文織物、海色指貫、瑠朋木衣、三紅草、紅梅浮文織物、出衣、〔織物散花〕)參內、(隨身上﨟已下、騎二裝束一也、)相具裝束弓箭劔笏等、於二直廬一改着、

可レ供二奉廻立殿行幸一之故也、及二曉天一歸來、語二行幸事及御覽事等一、秉燭之後御覽始、少將公衡(禁色人也、)一人付二童女一、(當時近衞次將之中、公衡公守等爲二花族一、而公守未二昇殿一、仍內々相語公衡一人也、)皇太后宮亮行雅、侍從兼康等付二下仕一、是又內々相語也、然而當日、各以二攝政命一、奉行職事令二相催一云々、家習五位侍臣付二下仕一吉例也、永久雅兼卿爲二右中辨一付レ之、兼忠尤當二其仁一、而昨日依レ爲二國司一敍二四品一了、仍所レ語二兼康一也、件卿曾孫也、(右中辨雅綱孫、少將國雅子也、)強雖レ不レ可レ追二其例一、自然爲二便宜一之故也、事了退二直廬一、改二着束帶一參陣、依レ供二忌火御饌一了不二昇殿一、於二恭禮門邊一招二職事一、(五位藏人親經、當時祗候云々、)申二攝政一云、依レ不レ合レ卜可レ候二大忌一之由存レ之、於二大臣大將一者、不レ論二合否一着二小忌一、(長和植記、寛治(師)江記等所見也、然而不レ委二其由一云々、)於二納言大將一卜合之時着二小忌一、而或依二別御定一有二供奉之例一、(天仁保安康治云々、)隨レ仰欲二進止一、如何、攝政答云、就二近例一可レ被二供奉一者、仍於二南殿御後邊一着二小忌一着陣云々、先例被レ仰二留守一、而今夜不レ被レ仰云々、前行左大臣依三修廻立殿邊一云々、今夜依二保安例一無二同輿一、於二龍尾壇一還二御腰輿一云々、先幸二廻立殿一着二小忌座一、還二御悠紀大嘗宮一之後、小忌人々欲レ着二小忌幄一之處、不レ儲二其座一、只有二大忌

幄、敢無大忌之人云々、仍人々相議着件幄云々、
上首大將也、其外兼房、頼實、隆房等云々、撿校大納言
忠親卿雖合、不出仕、依中納言一人例、頼實着
小忌供奉、(但不合ト云々)、大將依有風氣早出了、不見
此後儀云々、兼房、隆房等撿校云々、今夕、五節所渡
官廳、猶有打出云々、
今日、大將御覽勤仕事、
去八月之比、蒙五節催三時、(頭中將奉行)、領狀已了、彼
時、付奉行人、及院近臣定長等奏聞云、家習於五
節者殊所刷也、而近年之爲體、毎事失計略、下
官爲大納言獻五節之時、(長寬元年)、依故禪閤命、參
入、御覽共無其儀、即爲恐父例、今度欲被免、彼
兩事、可獻五節之人五人、今四人之中何無勤一
事之人哉者、有可然之御氣色云々、仍不致
用意、其後依余重病、彌以無沙汰、而去朔比譴責
再三、事失理致、口又無面目、仍堅以辭退、而及逆
鱗之由有其告、仍招定長委子細、(不能具載)、此次申
云、五人之中招一人譴責、人之所思、依天氣不
快有此責云々、此條頗難堪也、永久三年禪閤獻(舞イ)
舞姫、白川院關賜御覽童女裝束、任彼例調預者、
且可施當時之面目歟、不然者眞實不可叶者、
翌日定長來仰之趣、雖無免除之仰、頗似和顏、然
間、內々自八條院被傳仰、可注進裝束色目
之由、注兩三進上、即可調預之由有院宣、仍忽
然而有此儀之間參入、已下五節所儀等、不能
卒爾之經營、只御覽之一事、依別院宣所勤仕
也、雖乖家隨時之宜有此營、不可爲例耳、
今夜、廻立殿御浴殿之間、幼主偏如成人、見者稱奇
異事云々、
十九日、(甲辰)晴、內辨左大臣云々、大將不出仕、此夕依
爲吉日、渡住法性寺邊女房宅、去秋比依犯大將
軍方、即欲埋其隍之處爲土用、其後又當王相方、
仍爲遁其方借他人之家、可滿十五日之由、陰陽
師在宣所申也、仍所移住也、此日、所々獻柵、目錄
在左、以隨身(番長已下)爲使也、
廿日、(乙巳)晴、早旦向九條、入夜歸法性寺、今日、內辨
實房卿有淸暑堂御神樂、子細追可尋記、
廿一日、(丙午)晴、早旦向九條、此日、大嘗會、豐明宴會
也、大將着束帶參內、其後歸法性寺、
廿二日、(丁未)晴、大將注送去夜儀內辨實房卿、外辨上首

大將云々、五節事了、舞姫已下今已夜退出、
大將五節裝束已下擬藏等注文、
舞姫裝束、
丑日
赤色織物唐衣、濃打袙、裏濃蘇芳袙一領、
青單衣、濃張袴、赤色扇、地摺裳、
已上堀川大納言、入二織物筥一、
寅日
裏濃蘇芳袙一領、青單衣、濃打袙、濃張袴、青色扇、
已上中御門大納言、入二假筥一、
青色唐衣、裙褶比體、蘇芳末濃裳、
已上借二花山大納言一、
午日 例年辰日也、大嘗會年以二午日一稱二豐明一也、
青摺唐衣、濃打袙、裏濃蘇芳袙一領、青單衣、濃袴、目染裳、裙褶比體、青摺裳、
已上前源中納言、入二假筥一、
日蔭〔糸〕蘰、古々呂葉、赤紐、
已上於二此殿一新調、
七尺鬘、兼日用二意之一、

童女裝束、
丑日二具 八條院各賜二衣筥蓋一、件筥後日盛二上之一、以二赤色織物一敷、
織物白菊汗衫、濃打衣、裏濃蘇芳袙三領、青單衣、
白表袴、織物、濃袴、扇、權實朝臣、
卯日二具 院各賜二赤色織物袴一、不レ賜二衣筥蓋一、
黃菊汗衫、而織物、紅打袙、紫匂袙四領、青單衣、開二之龍膽一、白菊表袴、紅三重打袴、扇、公時朝臣、下仕裝束、
丑日 余沙汰、維光宿爲二庄所一〔保〕調二進之一、
梅唐衣、立文、裏増紅梅袿三領、青單衣、濃打衣、
濃袴、村摺裳、釵子、在レ緒、扇、定具、
卯日 攝政、生絹假筥、不レ賜二衣筥蓋一、
萠黃唐衣、黃袿四領、皆同色、濃蘇芳打袿、紅單衣、
紅張袴、村摺裳、釵子、在レ緒、扇、兼定、
打出四具 保元八具、今度略定、
裏増紅梅袿五領、入二綿五百兩一、延高一尺六寸、濃打衣、濃紅梅單衣、
梅表着、葡萄染唐衣、不レ出レ袴、是故實也、
五節雜事、依二略儀一無二定文一、兵寬例也、此注文經泰注進之、
一調度
二階、泔坏、在レ臺、薫爐、在二龍七寶一、打亂筥、每夜入二紅薄樣一重一、脇息、

行事國行、所司重經、
一理髮具
末額、七尺鬘、齋櫛、彫櫛、上櫛、下櫛、釵子四、花釵子一、二在レ臺、本結、紫纈糸二兩許、日陰、在レ緒六筋、心葉二、蘿、
行事國行、所司重經、
一裝束、
屏風五帖、四尺一帖、五尺四帖、泥繪、壁代七帖、几帳八本、在レ帷、三尺一本、四尺七本、茵二枚、唐錦、東京錦、御簾十三間、母屋四間、庇九間、疊十五枚、繧繝二枚、高麗十一枚、紫二枚、弘筵五枚、差筵卅枚、鎮子十二、燈樓四、在レ綱、燈臺三本、在レ打敷、火桶二口、在レ鉢蓋、炭取八口、
行事、以政朝臣、光綱、賴高、以上象親、經泰、
所司、政職、侍仲政、下家司久行、
一盥具、
手洗二口、楾二口、
行事、
一舞姬裝束、色目在レ別、
行事經泰、所司政職、
一童女裝束四具、色目在レ別、
行事、象親、經泰、所司重經、
一下仕裝束四具、色目在レ別、
行事、保行、長俊、所司重經、
一打出四具、色目在レ別、
行事、賴高、象時、所司賴重、
一仕丁裝束八具、
退紅、襖袴、襖衣、帶、烏帽子、
一祿、
大師、
長絹六疋、綿三連、卅兩、凡絹百疋、代白布十反、白布七反、共女官七人料、長絹一疋、執行女官料、亂宮一口、在レ裝料美絹四丈、火桶一口、在レ鉢蓋、炭取一口、餅立菓子十合、雜菓子二百七十合、饗料、
理髮、
長絹三疋、綿二連、廿兩、褂一領、執行女官、凡絹卅疋、代白布三反、疊三枚、高麗、白布一反、執行女官、白布七反、共女官七人料、楾手洗一具、亂宮一口、在レ裝料、絹四丈、薫物一具、白物一帖紙、額粉一盤、細綿一壺、紙立菓子十合、雜菓子百七十合、七十合、共女官料、饗料米三石、
小師、
上絹三疋、綿二連、廿兩、褂一重、表濃蘇芳、青單衣、濃袴一腰、凡絹卅疋、代白布三反、細美布一疋、手巾料、美絹四丈、

五十

料、几帳一本、在二帳料、美絹四丈一、手筥一合、在二納物一、屏風一
帖、唐紙、火桶一口、在二鉢蓋一、炭取一口、
疊七枚、高麗二枚、紫五枚、燈臺一本、簾三間、圓座一枚、
貲布七反、共女官七人料、饗料米二石四斗、紙立菓子十
合、
雜菓子二百五十合、炭一籠、
琴師、
絹一疋、綿五屯、凡絹二疋、
闈司、
絹二疋、綿十屯、凡絹五疋、
小歌、
絹一疋、綿五屯、凡絹二疋、
拍子、
絹一疋、綿五屯、凡絹二疋、
今良三人、
各綿二屯、信乃布二反、
小舍人三人、今度不レ給レ之、不参之故也、
一人、六丈絹一疋、二人、凡絹各二疋、
仕人二人、
各布一反、

行事、光綱、經泰、侍貞光、
一甕、
朝餉、
寅日、二位中納言、卯日、棒小路中納言、午日、新宰相中將、
各白布五反、以レ絹裹レ之、
前物、
大師、右衛門督、理髮、右兵衛督、
小歌衝重、
右近府、饗頭済衆、
屯食十具、
六府各一具、北陣一具、藏人所小舍人二具、進物
所膳部一具、
大破子十一荷、
小哥二荷、脇陣二荷、掃部寮一荷、主殿寮一荷、
內膳司一荷、主水司一荷、朔平門一荷、和德門一
荷、玄輝門一荷、
雜菓子、
內侍所女官卅合、掃部女官廿五合、同男官十合、
御服所女官廿合、洗女官十合、東豎三十合、御手
水女官十合、御匣殿女官十五合、主殿女官廿合、

御薬女官十五合、御膳宿女官十五合、御湯殿刀自十五合、進物所女官廿五合、水司女官十合、御樋殿女官十合、小哥女官四十合、大盤所女官卅合、上御厨子所十合、上刀自廿五合、命婦十五合、薬殿十合、書女官十合、油守十合、主水十合、御門守十合、女史十合、内膳刀自十五合、釆女中廿合、同官人中十五合、縫殿女官十合、御井廿合、墨摺十合、闈司十合、縫所十五合、水取十合、女孺十合、當女十合、上御厨子所廿合、御厠人十合、長女十合、御服所命婦廿合、下御厨子所十合、御髪上女官廿合、主殿十合、女工所十合、孺十合、藏人所五十合、行事所小舎人卅合、仕人中廿合、内竪中五十合、官召使廿合、木工寮十合、和徳門十合、朔平門十合、脇陣廿合、左右各十合、縫殿陣十合、内膳十合、六府各十合、

一棚、

内十荷、院十二荷、上西門院八荷、八條院十荷、

皇后宮八荷、殿下八荷、已上御使御隨身、

三位殿五荷、右大臣殿五荷、權大納言五荷、源中納言三荷、藤中納言三荷、中御門大納言三荷、已上内々

事也、

行事経泰、所司重経、

一櫛、

内、唐船、院、和船、八條院、火爐、皇后宮、棚、殿、鏡臺、

此夜寅午兩夜、裝二櫛少々一被レ餝二五節所一、

行事、國行、發時、所司重経、

一雜事、

打覆七間、打出長櫃四合、例長櫃四合、疊臺四脚、覆筵卅枚、炭百籠、油一斗八升、雜器用途高足二脚、簾代、筒木、九本、針緑、

一賞所御使祿、

院、

宮内卿經家朝臣、

女裝束一襲、

隨官、

六丈絹一疋、

八條院、

右馬權頭基輔朝臣、

女裝束一襲、

隨官、

六丈絹一疋、

殿下、

兵部權少輔信廣、

白褂一領、

廿三日、戊申、自二昨日一有二五體不具穢氣一、仍吉田祭不レ奉レ幣、然而神齋如レ恒、又不レ由レ祓一、

廿一日、壬子、實厳阿闍梨來、密語云、少納言入道（相者、俗名宗綱、三條宮近臣、）去夜自二坂東一上洛、言語之次申云、賴朝云、問二右府殿御事於京下之輩一之處、人別稱二其美一、未レ聞二其惡一、爰知社稷之臣云々、見二其氣色一、深有二甘心之色一、且是殊不レ通二音信一之故云々、

廿八日、癸丑、陰晴不レ定、太外記賴業來、可レ供二奉春日詣〔御〕前一、而每事闕如之由歎申、頗加二裝束一、有二所望之氣一歟、

廿九日、甲寅、晴、早旦向二九條一、今日、大將參院、御逆修依二穢限過一也、午刻參院了、其後中御門大納言、藤中納言等被レ來、謁談移レ刻、大將自レ院歸來之後、大納言被レ授二催馬樂於大將一、（高砂一段、）秉燭之後余歸二法性寺一、今日定能卿語云、兼雅卿辭二大納言一了、傾奇無レ限云云、

卅日、乙卯、朝間雪下、不レ及レ積レ地一、法印大將中將等來、申刻相二伴此人々一、（兵部同レ之、）先詣二故殿御墓所一、（令レ乗二手輿一、他人々自二他道一步行、）念佛念誦等之後、參二女院御墓一、又所作少々了、秉燭之後歸二宿所一、年來雖レ有二參詣之志一、自然不レ遂レ之、今日參詣、其期至歟、

十二月

一日、丙辰、終日天陰、午上神齋、寫二心經一如レ例、藤中納言定能稱告送云、定房卿依二執柄推擧一、有レ可レ仕（任イ）二幕府一之儀上云々、事若實者不レ足レ言事歟、若不レ知レ人、可レ悲々々、實房、兼雅有二競望之聞一、雖レ非二專一一、其父各拜二此職一、被二抽任一有二何難一哉、兼房、隆忠苟爲二執政之後葉一、豈非二其器量一哉、乍置二此輩一、大飲大食之窮者、若拜二將軍之顯要一者、永不レ可レ有二官職之興一、或云、隆忠今度（大嘗會叙位、）加二給家經之引級一云々、其故者、彼納言可レ嫁二隆房女一、（隆房者、泰經卿聟也、）仍雖レ爲二賊首禪門之子息一、忽浴レ恩、又有レ可レ仕二將軍一之儀上云々、是又於二品秩一雖レ不レ賤、於レ君已爲二謀臣之子一、依二佞臣之强緣一、忽預二殊私之朝恩一者、朝野之士庶、彌爲レ事二奸謀一、敢不レ存二忠勤一歟、逆賊與二窮者一抽賞在レ誰哉、除書之

後朝可見左右歟、今日、仁和守宮被送札右大將、可爲知音之由也、

二日、（丁巳、）天陰、脩忠僧都持來日吉社御正體圖繪一鋪、被示可書銘之由、即馳筆了、今日、大將參御堂、御八講依爲五卷日也、深更歸來云々、

三日、（戊午、）自夜雪降、雖積地不及寸、早旦呈一首於內相府、

おもひやれ、このはをちすく、みやまきの、
ゆきにはなさく、ふゆのこすゑを、

暫而返歌到來云、

かせをいたみ、あさ戸あけては、なかめねと、
こゝろはゆきに、むもれやはする、

又云、

きみのみそ、いろをもかをも、しるらんと、
おもふにたくふ、けふのことのは、

此歌重可送返歌之處、有謁聖人事、仍今日不送之、遺恨々々、

申刻、高野穀斷聖人（行時房、）來、數刻談語、此聖人有奇異之靈驗等云々、余問之、粗語之實、仰而可信歟、天下可直之由、去冬有夢想云々、件僧自去春比示付祈者也、余及女房、大將姫君等皆受護身了、大將爲謁此上人所來也、參女院御墓所、入夜歸了、

四日、（己未、）陰、及晚歸九條亭、滿十五日了之故也、用人車、無前駈、男共少々騎馬在後、昨日返歌送之、

五日、（庚申、）晴、此日、故女院御忌日也、仍午刻許參御堂、小時始講演、導師伊擧阿闍梨、縱僧導師也、抑、僧宿裝束布施取衣冠也、而僧兩三人着鈍色裝束臨期依無計略、不改直之、其請師同鈍色裝束也、雖不可然、因茲不可改導師、仍乍着鈍色勤之、例時後引布施、大將（直衣、）在座取布施、事了歸宅、今日、仁和寺宮被注送百首詩、作者公卿、儒者非成業、相并十五人也、

六日、（辛酉、）自夜雪降、未明開戶見之、積地五六寸、此五六年未有如此之雪、雪者豐年之瑞也、明年天下可治之祥也、此日、院御逆修曼陀羅供日也、仍大將着束帶（蒔繪劔、不帶餝劔云々、）參院、入夜歸宅、導師東寺長者法務定遍（僧正）也、請衆八口云々、自一昨（日）所犯大將軍方之隍等悉埋了、以在宜令修大將軍祭、

七日、（壬戌、）晴、近日群盜之恐連夜不絕、去比院御所有

放火事ニ、卽打淪丁、又近邊ニ二町村之中、强盜入ニ害ニ數人ニ、
然而敢無ニ其沙汰ニ云々、仍付ニ泰經卿ニ捧ニ上疏ニ、疏遣
之身雖ㇾ不ㇾ能ㇾ獻ニ諫諍ニ、不納之條、全非ㇾ耻、仍徹忠之
至獻ニ欵狀ニ之許也、其書狀如ㇾ此、

可ㇾ被ㇾ禁ニ過放火群盜等ニ事、

右天下騷亂以後、海內不靜之間、五畿七道海陸路
塞、關膚租稅乃貢已空、適往反之境、災難猶不ㇾ免、
或依ニ炎旱之愁ニ、盜爲ニ亡損之地ニ、或恐ニ武士之妨ニ、敢
無ニ子來之民ニ、加ㇾ之、山門殿穴未ㇾ聞ニ安全之栖ニ、社
內寺邊併爲ニ合戰之場ニ、如ㇾ此之間、貴賤忽失ニ安堵
之計ニ、緇素各懷ニ危困之歎ニ、國土之凋弊、逐ㇾ年雖
ㇾ增、朝家之大營因ㇾ茲無ㇾ減、富者虛ニ倉廩ニ以僅存ニ
身命ニ、貧者無ニ衣食ニ以難ㇾ忍ニ飢寒ニ、何況近曾以來、
放火閒起、都人田夫イ盜賊頻聞、不ㇾ嫌ニ月卿雲客之居處ニ、不
ㇾ論ニ洛內城外之舍屋ニ、連夜之灾追ㇾ日無ㇾ絕、非ニ啻
奪ニ資財ニ、殆又及ニ死傷ニ、萬人之歎只在ニ此事ニ而已、
於ニ逆黨之征伐ニ、旁雖ㇾ運ニ籌策ニ、至ニ盜賊之嚴制ニ、速
可ㇾ行ニ刑法ニ、鎭亂之政自ㇾ邇及ㇾ遠之故也、早仰ニ有
司幷武士等ニ、慥可ㇾ被ニ禁遏ニ歟、其閒子細宜ニ有
司之寬ニ、可ㇾ被ㇾ廻ニ無爲之謀ニ也、此沙汰遲引者、人
家忽滅亡ニ、衆庶彌失ㇾ度者歟、夫君者、臣之元首也、
人臣之愁歎、叡襟豈不ㇾ傷哉、不ㇾ待ニ顧問ニ、進而上
奏之條、恐懼多端、戰慄難ㇾ謝、然而依ㇾ存ニ愚忠ニ、令
ㇾ達ニ聖聽ニ許也、可ㇾ被ㇾ計ニ披露ニ之狀如ㇾ件、

十二月七日　　　　在判

大藏卿殿

入ㇾ夜泰經返札到來、早可ㇾ奏云々、
九日、甲子、晴、此日、院御逆修結願也、大將着ニ直衣ニ中部
車、隨身上臈冠、參院、入ㇾ夜歸來云、定房卿已下公卿濟々云々、
結願導師辨曉律師引ニ布施ニ了、例時其後又有ニ布施ニ、
公卿等皆兩度取ニ布施ニ云々、定長催ニ大將ニ云、來十五
日可ㇾ有ニ荷前事ニ、可ニ奉行ニ云々、有ニ所勞ニ相扶可ニ奉
行ニ、但於ㇾ使者、不ㇾ可ニ勤仕ニ之由答了、
十日、乙丑、晴、藤中納言來、談ニ世間事ニ、院明後日可ㇾ參ニ
日吉ニ給上、依ニ輕服事ニ不ㇾ參云々、此次語云、春日詣扈
從公卿事、自ㇾ院御沙汰殊火急也、㤚奉京出不ㇾ參ニ社
頭ニ之輩、可ㇾ有ニ御沙汰ニ云々、仍皆悉可ㇾ參ニ社頭ニ
云々、
十一日、丙寅、晴、內々示ニ送定長許ニ云、荷前奉行、十五日荷前
當日可ㇾ有ㇾ定云々、大納言上卿之時、多ハ勤ニ仕使ニ、例

也、而大將殿使者雖勤仕之由申和猶不承、近衛殿可勤仕候、前使也、此中、近衛大將向後之儀可勤仕之由、而當時不可叶云々、作勤仕上卿、不勤使之條、雖有延遲之例、仍不穩事也、加之、十五日觸有故障、雖出仕、凡大納言已上、猶可勤荷前上卿者、是使定也、一上卿行事也、若有障者、次大臣行之、大臣皆有障者、大納言行之、無及中納言之例、但還有中納言定申之例、正曆二三年之例也、於當日事者、使之上臈使行之、不論大中納言也、是定例也、然則於當日事者、雖大納言不參、不可事闕、荷前擬侍從定者、十二月十三日或日也、今度延引何故哉、若無指由緒者、十三日可定申、於十五日者、旁雖參難者、答云、仰旨可然、可存此旨、於定長者、明曉、日吉御幸供奉雖障參、仍申遣頭辨之許也云々、

十三日、丁卯、晴、早旦、明日可有荷前定儀文書、及可令催參議之由、仰大外記頼業、又可催儲辨之由、仰大夫史隆職、各承了之由有返報、爲召中務省日時也、又仰頼業云、元日擬侍從事、荷前定之次、定申者例也、雖無職事之催、恒例爲同日事、仍可被致用意歟、抑、大極殿炎上之間、先例如何、頼業申云、天喜、康平之間、大極殿燒亡之後、未造之間也、無此定、而治暦四年依爲代始被定之、依件例、治承又有此定、但當今去年不遂其定之、今度可在時議云々、予案之、去年人依爲御即位以前無沙汰歟、理可然、於治承例者、専不可爲指南、治暦例尤可被據用歟、而檢經信卿記、依代始有此定之由不見、大極殿出來之故云々、以之思之、當時朝堂未及出來、朝拜豈及定侍從哉、此事又不可必依代始事歟、

今日院參日吉給云々、

此日、賀茂臨時祭也、使左中將公時朝臣、大將參入、爲上首有三獻云々、

十三日、戊辰、晴、此日、元日擬侍從、及荷前定也、右大將依勤定所定申也、早旦、大將以書札示送頭辨許曰、大極殿燒亡之間、天喜、康平之比、無擬侍從定、而治暦四年有此定、若是依代始歟、治承依治暦之例同被定云々、但依彼治暦例者、大極殿雖不遂造了、大路出來云々、今度未及出來、頗不相似歟、今日可定申哉否、從上仰可進止事也、且尋外記、且申事由、可被定下者、返事云、擬侍從定尤可被行候也云々、攝政命歟、私計歟、頗不審、然而職事許可申定之由示送、而可被行之由計也、非自由事歟、加之、外記執可有定之、

由云々、仍大將定申了云々、猶於愚意者、不可有此定歟、又擬待從定文（○マヽ）元日大極殿擬待從書也、而當時大極殿無實、仍件字可書哉否有疑、治曆例書之云々、依其例治承又書之、而余案之、治曆依大極殿出來書之歟、治承不及為例、於今度者、略大極殿三字、只元日擬待從可書也、仍此由含大將了、入夜歸來云、示合大外記幷執筆左大辨兼光等之處、尤可然之由各申、仍摺除大極殿三字了云々、大將退出之次、參攝政亭、為訪春日詣之經營也、

十六日、辛未、晴、此日、攝政被參詣春日社、自五條東洞院第被出立、著衣冠（有出衣）、乘唐車、々副布衣、（若可著蘇芳狩衣歟、天仁攝政之時、著現之由見為隆記、）隨身上臈下臈、皆騎移馬在車前、如例、檢非違使二人在車後、御前權右中辨兼忠、少納言賴房、（兄弟也、共雅賴服忌也、）大外記賴業、大夫史隆職（已上著束帶、先例多著布袴歟、）等也、屬從公卿十人、大納言定房、權大納言宗家、（已上有前駈各四人、）權中納言朝方、定能、經房、二位中將忠良、（隨身、朽葉狩衣、著布巾、）參議親宗、兼光、（左大辨、（井）氏院別當也、）從三位顯信、（治部卿、）季能（右京大夫、）等也、各著衣冠、貂毛車、中納言已上懸下簾、如例、供奉殿上人、院司相幷卌餘人云々、各著衣冠、（侍從兼讓一人、著紅梅出衣云々、）家司職事已下、諸大夫廿餘人各布袴如例、舞人十人、皆近衛舍人也、（先例或兵家子、衛府勤之云々、）將監中臣近武、（候院、）下毛野武成、（本府、）將曹下毛野厚助、（候院、）府生下毛野師武、（殿隨身、）同厚景、（候院、）同秦兼平、（候院、）同下毛野武盛、（殿隨身、）同忠武、（本府、）同中臣武友、（候院、）番長秦兼次（候院、）等也、公卿車後、有檢非違使二人、隨兵舞人馬舍人、（院御厩同舍人也、）裝束朽葉、（彩色紙押繧丸付之、）薄色衣、蘇芳單衣、移馬舍人裝束、（攝政殿厩同舍人等也、）虫襖、（付物同前、）欵冬衣、（其色異樣、）隨身裝束、褐衣染分狩袴、（左蘇芳、右朽葉、）付鵜丸、（彩色、）染巾、狩胡籙、車副裝束、白張上下（摺文、裳文、）瀧打出衣、牛童菊塵（綾、裳文、）紅打出衣、辛櫃覆赤色、（非二重、樹物、）其侍（五位已下各布衣、著毛沓、五位著綾若唐綾狩衣等也、）五六人許在檢非違使後、於五條亭舞人為先、上臈渡南庭、先例為先下臈云々、法皇於賴盛卿八條亭棧敷御見物、

十七日、壬申、陰、大風、後聞、鼎木屋儀如例云々、長者與長吏相並昇階、是猶崇長吏之儀也、

十八日、癸酉、晴、風吹、酉刻被入洛、後聞、今朝於佐保殿、院御隨身六人給纏頭、二位中將忠良、治部卿顯信兩卿傳給之云々、此日、源中納言雅賴卿來、談世間事等、今夜、自院以右少辨定長、被仰下云、梅宮社

務、以二權預卜部仲遠一可レ令レ執行一云々、是元忠有二不快事一云々、

十九日、甲戌此日、内御佛名云々、

廿日、乙亥陰、此日、京官除目也、執筆左大辨兼光、一夜儀、此夜八條院御佛名也、傳聞、平大納言頼盛辭二申大納言一、以二男光盛一申二任近衛司一云々、大將事散々風聞、不レ可二勝計一歟或人云、實房卿可レ任云々、法皇暗二文簿一、不レ知二先例一、仍若以二上﨟一被レ加レ左云、爲二大將一可レ爲レ愁、仍奏二聞子細一、無二分明之勅報一、今夜光長來、

廿一日、丙子陰晴不レ定、自レ夜雪降、頗積レ地、早旦、内大臣送二一首一、

ゆきふれは、にはのあとこそ、をしけれと、
　　きみかりつかひ、まつそやらるゝ、

返事、

しらしかし、きみかつかひを、まちかほに、
　　あとをしみつる、にはのしらゆき、

右近府生下毛野忠武持二參雉一、付レ枝、小忌狩衣毛沓等召レ前、先仰レ持跪、依レ命指二西方立蔀一、須レ指レ簷、而依レ無二便宜一也、其後、頗朔而渡二前庭一、此間、自二簾中一押二出衣一、基輔朝臣取傳給、忠武進寄二中門内方緣邊一取レ之、於二砌内一一拜退、件衣大將御節所出之濃打衣也、不二必指二其色一、只隨二見在一也、先々近衛舍人雪朝持二來山梁一之時給二御衣一、爲二故實一、入レ夜宗雅來、語二春日詣之間事一、今旦、見二聞書一之處、不レ被レ任二大將一、又内府示送云、返二給辭狀一了云々、爰知、大將忽不レ可レ被レ任二其替一歟、尤善政也、愚息良經叙二正四位下一、自レ院〔仲〕遠梅宮社務事、返二給是定一、被レ仰云、庄務事可二加載一者、仍書加進上了、

廿二日、丁丑陰、此日、院御佛名也、仍右大將參院、先參二八條院、謁二女房一云々、事了歸來、立行レ香取レ祿云々、

廿三日、戊寅平氏之動靜風聞非レ一、大略不レ可二事切一事歟、

廿四日、己卯雪降、卽時及二四五寸一、凡今年連日降雪、嚴寒超二例年一、街談巷說以レ之爲二吉瑞一云々、

廿五日、庚辰風雪殊甚、今日、萬機旬也、右大將爲二上首一、出居頭中將通資朝臣、行事職事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云々、未刻、大將着二束帶一、蒔繪劔、相二具隨身幷深沓等一、依二雪深一陣中爲レ令レ着、所レ具二深沓一也、參内、子刻、歸來語云、毎事懈怠之間、戌刻事始云々、凡次第違亂不レ可レ敢云々、大略行事職事如レ泥歟、所

司又不存歟、儲餅之饗偏同節會云々、子細見大將記歟、今日、大將爲上首之間、先可昇殿哉、將出居先可昇歟有疑、而天慶四年右大將實賴爲上首、大納言、康治元年左大將雅定爲上首、大納言、共先率諸卿昇殿、其後、出居昇之由見日記、仍追彼兩度例先所昇殿也、此外、大納言大將爲上首之例、未檢得之、新儀式、西宮、北山、九條〔殿〕年中行事等所注、大臣大將先昇、納言大將之時、出居先昇云々、如此文者、出居先可昇也、而重加案、大將先可昇歟、不可依本官之尊卑歟、彼抄等所載、指非上首之大將、稱納言大將也、謂須大臣必爲上首之故也、因茲檢先例之處、古今之先蹤如此、仍以道理與先例、大將所先昇也、今日率爲故殿於山齋寫一日經、仍今日、余齋之間、摘進念佛讀經、

廿六日、辛巳、此夜、爲逢春節向法性寺、翌日曉歸來、其所依無車輿之路、不具女房、

廿七日、壬午、自去廿日、率爲故殿於西山法印被始如法轉讀、其上每日有舍利講、今日其結願也、仍調百種供具所送遣也、今日、余念佛讀經致信心、率訪後世菩提、

廿八日、癸未、法印被示送云、舍利講結願之時、舍利有神變云々、率出了、欲率入之時、凡不入給、仍誦伽陀再三讚歎、其後入給了云々、可尊々々、天王寺舍利、以出須爲不吉、以入須爲吉祥、是卽善根成就之時如此云々、可喜悦々々々、法印去比仰小僧、密々所詠哥等、遣俊成入道之許、令付勝負、返事云、和歌判起請了、然而於仰者、不可准他、仍可付勝負、明日可返上云々、此日、於春日率供養自筆心經如例年、

廿九日、甲申、早旦、俊成入道昨日和歌等付勝負返送、其次詠一首副之、其詞云、

くれはつる、まつのとほそのゆきのうちを、
はるこそしらね、きみたにもとへ、

返歌云、

ゆきのうちは、いつこもおなしさひしさそ、
わかやとゝても、はるをしるかは、

右元暦元年秋冬此二一帙墨付七十五枚者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依爲于三男任懇望聴搆寫仍被染眞痕畢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其二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目錄號玉葉爲后昆之龜鑑自爾以來冥雲抄無讓他家吾後者守此旨代々祕握而可貯深奥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季夏虫拂之節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四十一終

玉葉　巻第四十二

文治元年
自元暦二年正月
至同　九月

元暦二年春夏　文治元年

正月

一日、乙酉、晴、早旦、四方拜（須以寅刻有此事、而自然及卯刻、）如例、但依辭大臣、不帶劒也、未刻、大將着束帶、（帶劒魚袋如例、）先來此亭、此間余手水、依家司不參、以右馬權頭基輔朝臣、（殿上人、）爲陪膳、次大將參院了、其後見鏡如例、子刻、大將歸來、語今日事、依攝政遲參、院拜禮遲引、攝政參入之間、諸卿降下立中門、忠親已下也、是正禮也、近代、攝政先以昇殿、不可然、又依庭短、參議立後云々、拜禮了、（中次成範卿、）攝政已下不昇殿、直退出云々、參内之後、小朝拜、節會等儀如例、内辨忠親卿、（初度）也、外辨上定能卿、但賴實卿爲謝酒蒔之上首云々、大將不着外辨、尤奇恠、但爲見忠親卿内辨作法云々、内辨作法無殊失、但舍人已下音聲太見苦云々、又餛飩下殿催之、飯汁、仰參議催之云々、是納言内辨之時、毎事下殿可催之云々、又國栖一節了之後可復座、而催了、不待一節、即復座、小失也、

二日、丙戌、晴、幽固手水、（陪膳高佐朝臣、）如恒、大將來此亭、（直衣、網代車、）今日藤中納言定能、（相具其子少將親能、）右大辨兼光、（相具其子家實、）等來、上官列參、大外記、大夫史等來、

三日、丁亥、晴、右中將公守來、大將在此第、（亭イ）仍即謁之、余又謁之、爲恐父亞相之所聞也、此外方將等多來云云、又辨官光雅、兼忠、定長來、又經房卿來、余謁之、抑今日付定長奏良經三品事、幷余辭表不可返預之狀、

四日、戊子、晴、明日、依故女院御月忌、可向（行イ）堂、年始初度出行頗有憚歟、仍今日先向大將第、今日、顯信卿來、不謁之、

五日、己丑、晴、向堂、彌勒講如例、大將相具、此間、天文博士廣元來、申云、去元日、巽方赤氣、其躰類彗、所謂蚩尤氣（○氣一作旗）也云々、其占尤重、除舊布新之象也云々、

六日、（庚寅）晴、此日叙位儀也、昨日依公家御衰日也、入夜攝政送札云、中將殿三品事可有沙汰之由所承也云々、夜半、定長告同旨、

七日、（辛卯）天陰、申刻以後雨降、右大將爲取白馬奏参内、先参院、良經三品事畏申之由、爲余使令申、攝政同被参院云々、其後参内、子刻歸來語云、内辨忠親卿、外辨上卿大將雨儀云々、有加叙、（頼公仲）叙正下、親宗卿書入之云々、白馬奏之間、瓦硯無筆、仍以官人尋取外記筆加署云々、此事先例未知、只以今案（旣カ）所爲云々、余案之、此外無他計歟、又左奏尤落失了云々、仍以帖紙代之、又右奏無禮紙、仍以懐紙一枚加右奏禮紙、以今一枚爲左奏云々、此所爲又以可然、頗可感歟、粉熟著下之後退出云々、

八日、（壬辰）天陰、此日、御齋會初日也、大將未刻参官廳、（八省無實之後、於此所有此儀、天喜例如此）於北廊座（天喜以後例、東座諸公卿座、近年如此、今案、北廊尤有便宜）先召外記、問上臈参否之處、申不参之由云、仍問諸司、又召辨問僧参否之處、忠親卿参入、外記有若亡也、其後〔之〕儀如恒云々、但行香之間不解剣、近代之例云々、是則有失錯之人等之故云々、此事甚不可然云々、

九日、（癸巳）今日臨職來、召前仰雜事、去夜、大内記光輔家、群盗亂入、父長光入道同居、同遭此殃、依所望綿衣一領、小袖一領遣之、今日依爲吉日、召智詮、余已下子息等、皆始護身、

十日、（甲午）

十一日、（乙未）此夜爲方違欲向法性寺、而依方塞假止、

十二日、（丙申）天晴、大外記頼業來、語云、只今自光雅之許示送云、彗星蚩尤旗等例可勘申云々、去正朔東方有赤氣、而司天之輩各有執論、泰親子息等、（季弘、業俊）泰茂、申彗星之由、廣元資元等申蚩尤旗之由、時晴晴光等、申客氣之由云々、此間、大藏大輔泰茂來、召前問天變事、彗星之條申無異議之由、余問云、本無星云々、然者彗之條如何、申云、去治承元二年所現之彗、又以無本星、然而泰親申彗之由、季弘稱蚩尤旗、相論之間、泰親弼臣仰天而請天判、若泰親申非彗、申彗者可蒙天罰、季弘乖父申非彗、若訛者又可蒙罰云々、而不經幾程、受重病及危命、于時泰親自書祭文、修祭祀、申請天、即病愈、然則、彼時事切了、全不可依星有無、加之、宋

書天文志、以雲氣稱力星、以氣稱星之證、以之為指南、何況彗體不似于客氣異雲等、更不可見誤事也云々、余問云、會釋可然、但以有星為彗、以無星為蚩尤之旗、而謂彗無星者、以何可分別彗與蚩尤哉、申云、只同體異名也云々、此條頗不分明歟、〔然而〕不及執論、余案之、當時天下之為體、彗孛之災猶以可為輕、而于今不見天星、成奇之處忽出現、誠可謂彗歟、但於無星者、猶難一定歟、天喜四年安章親與中師平有此論、章親依無星申客氣、師平依五星浸沒之次第申彗、各雖進勘文、不盡沙汰、不決雌雄、但其後災殃非一、即大極殿已下火災其明年也、凡司天之事、其道之輩猶難窮知、況於不習學人哉、隨此後之禍亂可定是非歟、泰茂又申云、公顯僧正病惱之間、修祭兩度（天官地府、泰山府君）、定每度有感夢、彼僧正自筆注送之云云、即以其正文令見事體、實嚴重殊勝、末世之珍重、一道之名譽也、泰茂依為信者、有如此之事、驗德歟、今夜欲違方之處、依在宣申狀不違、（法性寺北政所御墓所塔有修造事、而付寺家了、然而其沙汰、猶余不可避、仍可違歟、將依付寺家不可違歟、遣問之處、若有方違者、依恐被付寺家之條無憚、仍不可違之、）

十三日、丁酉、天陰、自今日七ケ日、使山法印修三三昧合行之法、（佛眼、愛染王、不動明王、）其旨趣不遑具注、余又七ケ日之間有少行法、入夜大外記師尚來、申靈夢之事、件事旨趣者、去年冬之比、依尋召借進秘藏抄物、（雜例抄、〔故〕師元自抄、）然間稱有夢告、第四以後不借進、仍雖不能重尋召、內心深蹐念、只於師尚之秘申者、不可及左右、若有慥之靈夢者、取諸身生涯之遺恨也、所以何者、下官於文書成尊重之思、又輙不外漏、何況、下官得此書、為朝不可有損、凡人心如面、雖有萬端之異、非搢者無知人之心底、至于靈魂者、以通力必知之、而不可許下官之披閱之由、有夢之條、一ハ可耻於身、一ハ可怨於靈歟、靈若靈者、悉心無隱歟、此條深以為遺恨、仍自聞此事之後、寤寐不忘、而今夜師尚申云、去年夢趣、師元之前師尚相對而居、即前披置此抄、然對居、于時自此御所（指余也、）有御教書、師元乞被見之後、殊有和顏之色、殆及悅歟、仍於今者、存不可奉秘之由、所持參也云々、（持來第四卷、）靈魂感恐臣

之忍操、忽許相見歟、可悦々々、可併々々、
此夜有僧事、後見聞書、僧綱及四十人、未曾有々々々、仁和寺宮弟子(院御子)、蒙親王宣旨、道法々親王云々、
十四日、戊戌、天晴、依御齋會竟、大將參官廳、深更歸來云、布施堂事了、不參內參院、供奉御幸云々、此事甚無謂、已爲日上而不知禁中事、他行可謂不忠、仰知其旨了、爲自今以後也、大將東廊申文之時向座上、布施堂之後、一拜之時置笏、又初三拜之時解劍、後一拜(了帶之)、〔是等〕皆勘先例所致論也、子細見大將記歟、
十五日、己亥、天晴、巳下、奈良僧正被來、依爲勤內論議之番事、去十三日所被上洛也、只今下向之便所被來也、余示付祈事、子細同法印、今日、女房姬御前共參吉田祇園等、忍而詣(イ)是年來之例事也、
十六日、庚子、天晴、
十七日、辛丑、
十八日、壬寅、自今日被始行除目云々、執筆左大辨兼光、
十九日、癸卯、天晴、自去十三日所始之念誦、今日結願了、光長來、爲取宮文、只今參內云々、申中將拜賀之申次散狀、法印祈同今日結願了、
廿日、甲辰、除目入眼也、
廿一日、乙巳、天陰、時々小雪、此日、三位中將拜賀也、(吉時中酉云々、)中將申刻着束帶、(蒔繪螺鈿劍、紫淡平緒、)先降立中門、申余及夫人、(申次右中辨光長朝臣、)次參院、(申次基輔朝臣、)次皇后宮、次上西門院、次八條院、(已上四所同居、)次詣攝政第、(申次家實、出行之由、)次參內、經床子前幷陣座前小庭等、進立中門、(准揚殿、)付少將範能朝臣奏事由、拜舞、依召參御前、(朝餉、)歸出居殿上退出、
前駈五位八人、居從基輔朝臣一員、二人、(府生、番長、)隨身四人、(白狩袴、垂之裾、)舍人二人、居飼二人、牛童等賜當色、
廿二日、丙午、天晴、實嚴律師來、示付祈事、於佛前仰今日意趣之間、賀茂幸平持來夢記、其趣、余可有慶之吉祥也、折節、悅思不少、仰而可仰々々、
廿三日、丁未、見下名聞書、(去夜被行云々、)更無事、只內舍人一人、又諸司三分一兩被改任、又史巡清業(與盛兼相從、)任大隅、倚被改對馬云々、
廿四日、戊申、大將方違、今日滿七日了、
廿五日、己酉、雨下、此日、奉幣賀茂春日兩社、陰陽師曆博士憲定、陪膳基輔朝臣、爲密議之上、近日家司等

有レ隙之故也、余着二束帶一、依レ辭二大臣一不二帶劔一、取レ幣拜レ之、先賀茂、獻事先拜レ上、拜レ下、各兩度、次春日、又有レ獻、今案、只可レ有二一度一歟、各雖レ可レ副二別使一、獻事等、依レ爲二密々事一、稱二私人幣一、送二社司許一也、近日如レ此之事有二其恐一之故也、

傳聞、平氏强々云々、今曉、三位中將見二未曾有之夢一、未刻許、余相共望二東方天一、黑雲自レ東走レ西、余云、天道之令レ伐二平氏一給也、因レ茲有二此雲一云々、其後、女宿與二熒惑一取合テ落レ自レ天、未レ墮レ地、歸昇取合之間、女宿在レ上、熒惑在レ下云々、

廿六日、庚戌、頭辨光雅以レ書問、今年可レ有二神社行幸一哉否、院宣也、申二不レ可レ有之由一了、有レ煩二無用一之故也、

廿七日、辛亥、天陰、刑部卿賴輔卿來、余謁レ之、此卿庶二幾治政之志一、勝二傍輩一之人也、可レ憐々々、

今日、大將密々有二作文事一、右中辨光長、權辨兼忠、肥後守敦綱、文章博士業實、前少納言有家、菅式部大夫長守等會レ之、題籬中春色滿、花中、今日、大將聊有二風氣一、申刻、

廿八日、天陰小雨、余試二讀心經千卷一、奉二樂春日御社一、又寫二心經一卷一、是正月分也、今曉、女房有二吉夢一、可レ信〔々々〕、

廿九日、癸丑、天晴、賴業眞人來、語二世間事一、自レ是向二大將亭一、授二尙書一云々、余又爲レ訪二大將一向二其亭一、入レ夜歸來、

卅日、甲寅、

二月

一日、乙卯、雨下、此日、大原野祭也、仍余奉幣、依レ辭レ職不レ帶レ劔、陪膳範季朝臣、奉行賴高、便取レ幣、陰陽師在宣、依二雨中一同儲二拜坐一、自二今日一大將方有二五體不具〔之〕穢氣一、仍余家不二混合一、

二日、丙辰、天晴、源中納言雅賴來、語二雜事一、其中、余有レ負二無實一事、彼納言以二或僧一爲レ使、示二遣雜事於賴朝許一、其次、賴朝示二彼僧一云、右大臣御事、京下人皆稱美、而以二土肥二郎實平一遣二折紙一、頗心劣者也云々、此事蒼穹在レ頂、定有二照覽一歟、可レ謂二不詳一、以二事次一可二陳披一歟、

三日、丁巳、實嚴來、令レ行二愛染王供養法一座一、給二少布施一、依レ有二所思一也、

四日、戊午、今曉、余見レ夢、其次第不可說也、可レ取レ信歟、昨日、源〔中〕納言云、兼房卿爲二拜賀一詣二攝政家一、須

レ被レ稱二退出之由一也、而只有二萬事不レ能二面謁一、此
方ニ可レ被二光臨一之由ヲ被二云出一、仍不二拜參一上被レ引
レ馬云々、奇異次第也、
五日、己未、此日、式部省官人持ヲ來二三位中將位記一、若可
レ給レ祿歟、先例忽不二覺悟一、仍仰下後日可二持來一之由上
歸遣了、恒例彌勒講如レ常、余依二神事一不參、大將又
依二所勞一不參云々、
此日、春日祭如レ例、陪膳範季遲參之間、以二基輔一用
レ之、（布衣、圍身也、）其後、範季參入、行事國行、陰陽師晴光、光
長來、召レ前仰二雜事一、又召二範季一仰二雜事一、有二申事等一、
此日、召二典藥頭定成、施藥院使賴基等一、問二大將不例一、
共申ト無二殊事一之由上、
六日、庚申、天陰雨下、春日使左少將親能朝臣、行事辨右
中辨光長朝臣、神事如レ例、
七日、辛酉、天陰、今日猶神事也、今日巳刻、余心地不快、
例所勞也、
八日、壬戌、天陰、觀性法橋爲二法印使一來、示二條々事等一、
九日、癸亥、天晴、時々小雨、此日、三位中將良經着陣也、
先陰陽師在宣參上、勘ヲ申日時一、家司皆故障、仍只職事
長俊（御出行事、）令レ勘ヲ申之一、不レ可レ爲レ例也、申刻參內、次第
如レ例云々、（奏申、中、）先於二陣腋一問レ時着二奧座一、（納言座下程着座也、）須
奧而起レ座退出、仰二檢非違使一、禁ヲ止路頭狼藉一、又以二如
レ例、
共殿上人基輔朝臣一人、
前駈三人、（前上野守賴高、皇后宮少進長俊、敍位叙時、天仁以後、只數如レ此、）隨身等多稱レ院、
裝束、白狩袴、壺胡籙、今夜、家賴入道（住二大原一、稱二觀蓮房一、）來、依二
三請一也、
十日、甲子、天晴、此日、先妣遠忌也、催二送佛經已下、布施
取等於光明院一如レ例、今旦、又謁二觀蓮房一、讀二止觀第
一卷四五帳許一、（類イ）今日、大外記賴業來二大將第一、授二尙書
十三卷一了、大將賜二衣一領一、擢レ之降レ庭再拜云々、
十一日、乙丑、天晴、藤中納言定能卿來、語云、白馬節會、
內辨忠親卿兩儀謝座無レ拜以前揖爲レ失云々、此事尤
不審云々、
十二日、丙寅、天晴、入レ夜、爲二方違一向二法性寺一、
十三日、丁卯、早旦歸來、入レ夜富小路方騷動出來、尋問
〔之〕處、川原有二引剝者一、即搦取之間、打殺了云々、入
レ夜有二他行事一、（密、）今日、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問ヲ送松
尾社穢氣之間事一、（社、折紙、送レ之、頃刻之間、自レ路歸宅〔云々〕、）
折紙狀云、

松尾社旅所寶殿下、去年死人出來、不取棄之間、卽令爛穢了、仍寶殿可被造替、又如此神社穢物令總取棄之後、被行淸祓者先例也、於今度者、於其所令爛穢、不似他時事、然者可被改其地歟之由、社司申之、被尋先例於官外記之處、於造替者、有先例之上、不可及異儀、改其地之條不分明、何樣可被行哉、

諸文狀云、

松尾社旅所、穢物出來之間事如此、神事偏守先例可被計行也、被改其地之條、社司存申之趣、子細未分明、定是爲古來不易之地歟、若然者、只依一旦之穢氣、難改萬代之基跡歟、但又有可准據之事哉、重可被問本社也、所申猶殘狐疑者、宜下宜決占卜歟、愚案如此、仍執達如件、

二月十三日　〔在　判〕

十五日、己巳、晴、早旦向堂、依俊經卿勸進、爲轉讀妙經也、入夜供燈明於佛、（三百燈、）是又依或人勸進也、密事也、（以智詮申上之、）此日、泰茂來云、一昨日有變、月犯大微屛星云々、此有去年正月、卽自攝政被取了云云、占文云、（乙巳占文也、）輔臣有殃、又被免罷云々、

十六日、庚午、傳聞、大藏卿泰經卿爲御使向渡邊、是爲制止義經發向云々、是京中依無武士爲御用心也云々、然而敢不承引云々、泰經已爲公卿、依如此小事、輙向義經之許、太見苦云々、

十七日、辛未、院主典代來、催中將尊勝陀羅尼、

十九日、癸酉、雨下、依故殿御忌日向堂、導師實顯法眼、題名僧九口、布施取、衣冠如例、今日、余轉讀妙經一部、他所作等了歸宅、

廿日、甲戌、雨下、入夜殊甚、範季朝臣示送云、自住吉社進奏狀云、去十六日自寶殿神鏑指西方飛去了、（神官聞之云々、）寶希有事也、昔被征討將門之時、住吉大明神合力之由、有證據等、今又如此、神明未棄國歟、但無德之世猶以難憑歟、爲之如何、今夜依夢想、俄修泰山府君祭、

廿二日、丙子、先年、余命期、聊有靈告、而女房參詣春日之時見直了、（此事日來忘却、今日、直所語也、仍爲備忽忘、故注置之、）入夜雨下、

廿四日、戊寅、小御堂修二月、行事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綱、職事右馬助國行、公卿左大辨兼光一人也、女房行向聽聞、大導師行琇、事了行布施、（公卿不取之、大導師被物、基輔取之、）

廿六日、（庚辰）此夜、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也、行事家司木工頭範季朝臣、職事中務權少輔兼親、公卿不參云々、今日始日野精進、仍洗髪、此日、上北對屋假棟、依為吉日也、大將居所四壁不全、世間狼藉之間有恐、仍欲同宿此宅之處、屋少程狹、不能同居、仍立加雜屋一兩、可居一所之故、尋日次之處、今日雖為天赦日、元慶被立大極殿、為最吉例、又此外有吉例等、仍不可憚之由、在宣所申也、仍今日上之、（道勘文吉時午時、）行事兼親也、如形行小祿云々、召大藏大輔泰茂、仰泰山府君祭可修、子細有三ケ條意趣、（天下靜謐、家門安穩、除病等也、）

廿七日、（辛巳）此兩三日、寒氣太於冬天、傳聞、九郎去十六日解纜、無為著阿波國了云々、件日、住吉神鏑鳴日也、可謂嚴重云々、

廿八日、（壬午）天晴、辰剋、參詣日野、（相伴三位中將、）所作了羞食、（資長入道所儲也、）未刻歸洛、院依御方違可渡御伏見、仍歸洛奉逢御幸歟、可用意之由、定能卿告送、仍為異其路、自交（坂イ）坊方歸洛、自蓮華王院南大路出河原、歸宅了、入夜加灸治、依吉日灸初項一所也、此夜、以大藏大輔泰茂、令修泰山府君祭、都狀之外注意趣遣之、

廿九日、（癸未）天晴、未刻、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為院御使來、仰云、東大寺大佛之後、被築山、而今度欲立堂之處、彼山為妨、仍可壞退之由、勸進上人所申也、更不可有傾危之恐云々、可計申者、申云、此大佛無煩奉成事、偏彼聖人之力也、至此事定無失歟、但猶被召上人、委細問答之後、所申協理者、早可被壞歟、傾危之條、猶非無不審之故也者、親經云、左大臣被申可被行御卜之由、（此事不甘心、）內大臣被申早可被壞退之由云々、今日、法橋觀性、阿闍梨隆遍（光房子、）等來、各謁之、隆遍初所謁也、覺成法印弟子、真言事有稽古之聞、仍為見法器所逢也、今日、灸治三ケ所、

三月

一日、（甲申）天晴、今日、灸治三ケ所早旦、神事並寫經如例、其後所加灸治也、

二日、（乙酉）天晴、灸治七ケ所、以使者示送切法性寺樹之間事於尋忠法印許（仕イ）、執行經尋（○尋一作會、下同、）所行寄惟之故也、日來以侍等令注之處、切杭四千九十餘本

也、凡非言語之所及、而彼法印、猶經尊不誤之由被答、不足言之人也、
今日、攝政依宇治一切經會、被入宇治、出車三兩、云々、是母堂女房等歟、
三日、丙戌、天晴、大夫史隆職來、
四日、丁亥、天晴、隆職注送追討之間事、自義經許申上狀云々、去月十六日解纜、十七日着阿波國、十八日寄屋島、追落凶黨了、然而未伐取平家云々、
五日、戊子、雨下、向堂、彌勒講如常、大將同參、尊忠法印被參、最勝金剛院執行經尊依切樹之罪科、欲改定所職、而今日、尊忠枉可免行之由、泣(雖イ)被乞請、勿論事也、仍不改定、事次第不足言歟、今日、花山大納言來大將亭(許イ)云々、
七日、庚寅、此日、立北對屋、大將同宿之料也、去月廿六日依為吉日上假棟了、依犯土事、相具女房姫君向堂、入夜犯土了、修土君(公カ)祭、歸來、
八日、辛卯、奉迎惠心僧都造立地藏、(三尺、奉籠種々物等、)奉禮之、
九日、壬辰、天陰、雨下、
十日、癸巳、微雨、此日、刑部卿已下、鞠足七八人會合、少將親能在此中、尤有興、
十一日、甲午、天晴、此日、造作終功、大將渡房、大將網代車、女房同車、大將降自門、常祗候男共乘松明在車前、(不騎馬、)出車一兩、傳去日、自左大臣家有追入事、犯人二人於彼家中自殺了、左大臣逃去之間、件犯人欲切其首、而礙脇戸不及其身云々、希有之中希有〔之〕事也、
十二日、乙未、陰晴不定、大夫史隆職宿禰來、去年以後追討間所被下之宣旨、注出持來之、
十三日、丙申、微雨、中御門大納言被來、大將習難波海、余依灸治隔障子謁之、
十四日、丁酉、雨下、右少將雅行來大將方、所望祭料陪從半臂下重、當時輕服之後未除服、仍答只今身有憚、雖領狀之由云々、及晩、余大將姫君等除服、陰陽師在宣、大將出川原、余依灸治於門外除之、姫君同出門外、家中無便宜之故也、今日、大將中將等注每日行事賜之、日々不可懈怠之由仰之、自今夜以觀性法橋令修月天供、
十五日、戊戌、甚雨、此日、月蝕也、宗嚴阿闍梨率弟子二口參入、修金輪念誦、月蝕祈也、又請尊忠法印弟子

三口、欲修大將方念誦之處、依河水溢入馬不通、
忽以不參、仍仰宗厳令修兩方祈、仍結願之後、給
兩方布施了、亥刻許初、子刻復末云々、然而依甚雨
不現、
十六日、己亥、天晴、傳聞、平家在讃岐國シハク庄、而九
郎襲攻之間、不及合戰引退、著安藝嚴島了云々、
其時僅百艘許云々、神鏡劒璽歸來事、公家無殊祈請、
微臣壹欲此事、仍近日殊修隨分之祈等、又中心察
此事、佛天定有照覽歟、
十七日、庚子、傳聞、平氏或在備前小島、或在伊豫五々
島云々、鎮西勢三百艘相加云々、但實否難知、近日
異說非一、此日、盲聖人法華房來、參籠大神宮之間、天
下可直之由有夢想旨所語也、
十九日、壬寅、天晴、東大寺勸進聖人重源相具指圖目錄
等來臨、大佛後山可壞退之間事也、先壞小分可
奉鑄御佛御背云々、此條尤可然歟、
廿一日、甲辰、天晴、院主典代來、催大將云、無緣聖人善
妙、於賀茂下社來廿六日可奉書供養一日大般
若、而書手不足、可召進五人廿五日夕可召進云々者、申承了
由、事體極以見苦沙汰歟、抄貞觀政要、並故殿御記
等、
廿三日、丙午、甚雨、此日、臨時祭也、大將參入、深更歸來
云、依每儀懈怠、秉燭以後遲而被始御禊云々、
廿四日、丁未、天晴、頭辨光雅爲院御使來、余依灸治
隔物謁之、光雅仰云、追討、及神鏡劒璽歸來之間事、
尤可被行御祈、其中可被立公卿勅使之由思
食、而神寶已下用途不可叶、辟家雜事又難叶、然而
於件條者、被廻計略者盍叶哉、神寶事尤有煩、
被減少々如何、兼又、此外何樣御祈可被行哉、可
令申所存者、申云、減神寶何事之有哉、公卿勅使
尤可被立、他御祈等事、承當時被行之趣、可申
子細如何、光雅云、諸社奉幣、御讀經、御神樂等也、此
外殊無聞事云々、余申云、先可被行秘法兩三壇、
又仰諸宗本寺僧徒等、限期日可轉讀經卷之由、
可被仰本寺長吏也、光雅云、如此事等、皆雖爲
思食事、依用途不叶無其沙汰歟云々、余答云、於
諸宗御讀經者、忽不可及用途之沙汰、只可被
仰本寺也、但御願成就之後、殊可恩給之由、豫可
被仰歟、於御修法者、誠無供料者不可叶、然
而殊被廻計略、何兩三壇之程事無沙汰哉、又

七十

申云、東大興福兩寺事、同可有沙汰、抑雖有御祈、不被行德化者、雖答天意、仍雖一事可被施德政者、光雅退下了、

廿五日、戊申、御祈之間事、注別紙送光雅之許、其趣太委、雖恐不叶時儀之事、依冥之照鑒所申子細也、其趣在別紙、

廿六日、己酉、天晴、此日、女房姬君等、依別心願、最密々參詣春日、共之人淨衣、侍三人、車只一兩也、不使人知之、以母堂尼上爲名云々、去夜有雨氣、而今日天晴、可悅々々、余今日轉讀心經千卷、定長承院宣、可爲賀茂詣扈從之由、催右大將、申所勞之由了、

廿七日、庚戌、天晴、一昨日、付光雅之注文之中、聊有云々可直事、仍遣尋、即送之、改直又遣之、已欲奏之、傳聞、院昨日參七觀音給云々、今日、頭辨送書於右大將、上所進之上右大將殿云々、〔仍〕直送札不可然、仍返了、傳聞、平氏於長門國被伐了、九郎之功云々、實否未聞、可尋之、又聞、臨時祭日、依及深更、使舞人翌日參社、自上被咎云々、彼日子刻事了云々、遲參之條不過事歟、

廿八日、辛亥、右少辨定長來、依招也、余表可返給之由、去冬除夜親經告送、仍退可有沙汰之由答之、其後付此定長、申暫不可返預之子細、而去比或人云、已返給表了之由、院知食云々、仍爲示其事所招也、定長云、件事奏聞了之樣思給候也、但猶可伺便宜云々、又云、賀茂詣扈從公卿皆悉被催、領狀九人、辭退人々又多、其中、實房、實家、隆忠等之事、殊被六借仰云々、又大將事同有種々仰等、尤不便候云々、余云、所勞之上、無可出立之力、一切不可叶之由答了、又云、平氏被伐了之由、此間風聞、是佐佐木三郎申武士說云々、然而義經未進飛脚、不審伺殘云々、小時退出了、

廿九日、壬子、天晴、定能卿來、語平氏之間事、如昨日定長語、

卅日、癸丑、天晴、今日、灸治三ヶ所、加之、玉堂胃也巨穴中骨等也、玉堂巨穴等、神在心之時可避之云々、但丹家申云、不可避玉堂、膻中可避之云々、和氏申云、紫宮玉堂等同可避云々、而卅七八三月神在心云云、仍日來不灸之、今日入四月節、依爲三月中、依用節分、今日灸之、抑、月神事、丹家申無月神之由、和家申有之由、不審之處、余先年見千金秘[illegible]

方有年月日神之由見之、仍所信和家說也、
今日、左中辨行隆來、依灸治不謁之、以人申云、東大寺之事、條々有可申上、今兩三日之間故可參云々、余云、造寺料材木之中、大物等可執大神宮御杣木之由、先日聖人所示也、(有豐占等云々、)而明年可爲正遷宮山口年云々、仍年內可取彼材木之由所存也、可被沙汰事歟者、行隆日來不存此事、尤可然之由歸伏云々、抑、余非執權之臣、又非指造寺上卿、然而中心思此事之條勝等、仍聖人及行隆等常來臨示合此事也、余外存奉公之由、內爲勝因所存等所示也、

四月

一日、(甲寅)陰、平座如例、右兵衞督賴實、源中納言通親、左大辨兼光參行云々、今日、朝間神齋、午後解之如常、早旦寫心經一卷、例事也、

二日、(乙卯)天晴、今日、依奉幣於春日神齋、此日、爲方違向法性寺、以定法寺爲本所、姑渡宿也、(雖塞方、於本宿之所者、無憚之由、在宣所申也、)

三日、(丙辰)天晴、大夫史隆職來、語世上事、伊勢杣材木等、役夫工之山口祭以前可取之事、余示隆職、有甘心之氣、此夜、祭除目云々、

四日、(丁巳)雨下、早旦人告云、於長門國誅伐平氏等了云々、未刻、爲大藏卿泰經奉行、義經伐平家了由言上、其間有可被仰合事、可參入之由、被仰下之、灸治無術之間、相勞今兩三日之間、可參之由申了、相次頭辨光雅朝臣來臨、余如例隔障子謁之、依灸治不能衣服之故也、光雅仰云、院宣云、追討大將軍義經、去夜進飛脚、(相副札、)申云、去三月廿四日午刻、於長門國團合戰、(於海上合戰云々、)自午正至晡時、云伐取之者、云生取之輩、不知其數、此中、前內大臣、右衞門督淸宗、(內府子也、)平大納言時忠、全眞僧都等爲生虜云々、又寶物等御座之由、同所申上也、但舊主御事不分明云々、次第如此、此上事何樣可被行哉、先生虜等事如何、次三種寶物歸來之間事又如何、此兩條殊可計申云々者、余申云、生虜等事短慮難及、只在叡慮、三種寶物歸來事、自戰場歸洛之間事、偏爲武士之沙汰、公家不可知食歟、只不事問、無左右率相具三神可歸洛也、其後始可遂天聽、其來着之所、鳥羽御所可宜歟、豫得其告、先法皇可

渡御也、其後奉迎取劔璽神鏡、更可被告申公家也、其時忽促車駕臨幸、奉爲先劔璽還幸内裏、次第尤穏便歟、故何者、先公卿次將等参戰場事、太不叶物儀、還可爲擁怠之基、仍武士等無左右奉相具、可参洛也、次入御内裏之次第、次將奉持之、公卿歩行供奉之條、偏可似讓位之儀頗有憚、此外又無他計、仍爲奉迎三神、有行幸之條、於儀可謂崇重靈器、於禮又穏便歟、次可来着鳥羽給之由令申故者、武士等奉具不備威儀令入洛中給之條、尤非穏便歟、仍可有行幸鳥羽之由所申也、愚案之所及大概如此者、光雅云、上皇之宮劔璽渡御如何、余云、此儀可然、但劔璽渡御之時、避正居可御他屋也、是恐思食之儀也、惣非院御所之條者、還又可無便、随宜之儀、何難之有哉、又云、歸京之間、海陸其路如何、余云、以無恐可爲先、可被尋知案内也、

光雅私示云、欲被十二社奉幣、而既成追討之功了、然者於今者暫被延引、可被申此慶由歟、是内々所申也、余云、努々不可然也、殆可被縮行也、其故追討之條雖無疑、三種寳物事猶以有不審、是脚力申状、不分明之由、光雅所申也、縦雖安穏御座、非無歸路之恐、然者彌依得此告、雖片時可被忩立也、不可及異議云々、光雅甘心退出了、今日、佛厳聖人來、聊有示付事也、爲鎮夢、植小〔禮〕於南築垣下、五本植之、書藤花字也、早旦見聞書、無殊事、季長朝臣任大宮亮以外之慶也、

五日、戊午、天晴、法性寺山立五輪卒都婆一本了、同依夢想也、今日、隆職宿禰來、談世上事、

八日、辛酉、天晴、梅宮祭也、然而依爲輕服日數内不奉幣、又無由祓、去四日、松殿女子逝去、年八歳云々、入夜、頭辨送札云、神鏡神璽歸御之間事、可注申子細、先日余令申趣、頗叶叡慮云々、

九日、壬戌、天晴、隆職來、語世上事等、此中、語昨十二社奉幣延引事、此事太不可然、先日余示光雅事也、

十一日、甲子、雨下、大外記頼業持來神鏡神璽歸御之間勘草、

十四日、丁卯、天晴、入夜除服、依灸治不出川原、於門邊除之、大將姫君同之、是依入道關白女子亡

沒也、圖書頭在宣來、口日時方角之間事、
十八日、辛未、花山院大納言來、明日賀茂詣、大將可參之間事等示合之、施藥院使賴基參來、令見女房顏腫、申雜熱之由、余又針、退下、
十九日、壬申、雨下、此日、攝政欲參賀茂、而依甚雨延引、來廿二日可參詣者也、今日覽神寶、賜舞人陪從裝束了云々、今日雨若有改事歟、可恐々々、賀茂社司等進葵大將方同前、今明日神齋如例、
廿日、癸酉、天猶陰、此日、賀茂祭也、近衞使右少將雅行朝臣、皇后宮使大進家實、院有御見物者、午刻、頭中將通資朝臣爲院御使來、問云、神鏡等已着御渡邊之由、雖經自路進飛脚、（去夜到來云々）、御入洛之日、可被擇日次、仍被問陰陽家之處、明日廿一日、幷廿五日等爲吉日之由所注申也、而明日事、卒爾而議之間、自有御後悔歟、仍被延行廿五日如何、兼又建禮門院、幷前內府同以所相具也、彼人々事何樣可有沙汰哉、可計申者、
余申云、先被忌日次之條、可依入御之儀也、若有行幸城南者、何强及日次之沙汰哉、於內裏被奉受取者、尤可被擇日次歟、但縱雖可被擇日時、於入御諸司者、全不可及異儀、徒御逗留城外之條、一切不可候事也、凡者今日評定了、明日入御何有煩哉、然而件條若難叶者、不論日之吉凶、早速可入御諸司也、其後擇日、可有次第之沙汰歟、兼又生虜等事、偏在叡念、左右不能計申者、頭中將退出了、
廿一日、甲戌、陰晴不定、申刻許、頭中將通資朝臣送札云、今日、於院神鏡入御事、可有議定、可豫參者、秉燭之後、着直衣冠參入、經家朝臣來門下云、人人皆束帶也云々、余以件朝臣示頭中將云、昨日可有仗議之由、有命之時、上表之後、未返給之上、依病加灸治、盛爛不能着朝服、乃雖參仗議、於院有內々議定（者）、非稠人之時、及夜漏可參候閑所之由申了、而不被仰裝束事、只被示送於院可有議定之由、仍存內議之由參入之處、人人皆束帶、仍不能候座、欲罷出者、歸來云、相觸左府之處、全不可有憚之由被申云々、余猶云、一切不能候座、旁無便歟者、追可被入見參、已罷出了者、即廻轅欲退出之間、經家又走來云、只候別座、可預其儀之由、有別御定者、仍銷燭（魂イ）竊以

參人、候殿上、即頭中將通資朝臣、下官外記勘文於左大臣、仰云、官外記勘申神鏡神璽歸座之間事、就勘文趣可定申者、左大臣見勘文了、更招頭中將被與余、々不能披見返了、其後次第見〔了〕、至左大辨兼光前披勘文、此間、左大臣仰可讀申之由、卽兼光卿讀申之、先官、大外記、官勘文皆悉讀之、於外記勘文者、取要略之、依大臣命也、於據勘所者皆讀之、皆悉讀申了取笏候、大臣仰可定申之由、兼光發語取條云、官外記勘申神鏡神璽還御間事云々、已上大略同前歟、倂不覺、皆悉定申了、至左大臣也、其後、頭中將定間居南簀子、聞人々定申旨也、來余前、余申所存了、人々定申之間、余於一間竊聞之也、參御所、又次通資朝臣歸來、仰左大臣云、猶一同可定申云云、人々議定太猥雜也、定了、余又申存旨如初、其後、頭中將仰內覽之後、可被仰左右、人々早可退出之由仰之、仍人々退出、依見證待人々退出、最末余退出了、人々定申趣、大概注之、定有誤事歟、取要注之也、

左大臣、實房卿、忠親卿等申云、爲武士之沙汰、可入御諸司、官朝所、自彼以吉日、嚴威儀、次將卿奉持神璽、可入御大內、諸衛司之外、上卿參議各一人可候、不可及皆參者、

內大臣、實家卿等申云、遣當時在內裏之內侍所御辛櫃於鳥羽、奉納神劔、璽以武士守護之、待吉日可入御閑院、大內不可然、又內侍所御神樂召人可被用御祈之時御神樂所作人云々、

雅賴、經房、通親等申云、臨幸城南可被受取、又可被報告山陵諸社云々、宜仰云、城南臨幸不可然、就入御之儀可申者、各申云、差遣諸司、諸衛、上卿參議等於鳥羽、可被奉迎云々、

兼光申云、諸司、諸衛、上卿參議等相具年料辛櫃、參鳥羽可奉迎云々、

宗家、雅長等申狀不聞及、仍不記之、

余申云、可臨幸鳥羽之由、先日定申了、是入御之儀、爲新儀之上、叡感之餘爲奉忩迎、臨幸便宜之離宮、被奉受之條、頗可然之由、存思給故也、而可被忌日次之由有其沙汰、然者、此儀頗可違歟、其後、吉日若在今明者無異儀、如承者、廿五日七日之間云々、仍其間御逗留城南之條、一切不可然、仍此儀不可叶、於今者雖一日早速先可有入御諸司也、其儀、參議次將已下、諸司諸衛御迎可參也、是天平勝寶元年被奉迎八幡之時、參議年足

以下參入之由見國史、今當近將之參議尤當其仁歟、爲武士之沙汰、入御諸司之條、凡以不可然、太可無便歟、其後、以吉日可被奉受取里內儀不可然歟、尤可被用大內也、件日、大臣以下諸卿可皆參也、於南殿受取之、可有宣命宣制之儀歟、(但寶劔不御、頗似遺恨、仍宣命之趣如何、可在時歟、)縱雖無宣制、猶於南殿可被受取也、其後有還幸、內侍所移御之後、可被行御神樂歟者、

以泰經卿密々被尋問事等、

一建禮門院御事如何、其御所京中歟、城外歟、將又不知食、只可爲武士之家歟、

申云、被付武士事、一切不可候、古來、女房之罪科不聞事也、可然片山里邊可被座歟、

一前內府事如何、義經申云、相具可入京歟、將又可留置河陽之邊歟、死生之間事、可被仰合賴朝歟、私申遣了、飛脚未到、進退惟谷者、此上如何可計申、

申云、此事更不可思食煩也、被仰追討之由、可梟首之由雖無疑、爲生虜參上、其上可賜死之由難被仰、我朝不行死罪之故也、保元有此例、時人不甘心、仍今度、無左右可被處遠流也、而其國可有用意、於南北西之三方者不可然、可被遣東海東山等之遠國也、沙汰之趣無難、而叶賴朝之雅意歟、被遣御使、徒經數日之條、太以見苦歟、又事似有私之故也、泰經大以甘心、

一賴朝賞事、可被仰依請之由、將暗可被行歟、

其賞如何、

申云、理須暗被仰也、而彼意趣難知歟、仍被仰依請之由如何、但其賞上階之上、都督若衞府督等之間歟、此賞等定無不快之思歟、仍被行之條宜歟、但可在叡念者、泰經奏事之由、賴朝賞事、猶暗被仰事、有猶豫可被仰合云々、他事等有御甘心云々、

退出之次、參八條院、深更退出了、

廿二日、乙亥、天晴、此日、攝政賀茂詣也、依別院宣大將相伴、不召具一員等、依事體無骨也、爲大將之人初參、必召具一員、後々不然也、上﨟隨身番長、萠木狩袴垂之騎移馬、下﨟五人、朽葉狩袴垂之、并壺胡籙也、是久安三年、雅定卿爲納言大將第二度供奉

例也、此外、先例不レ見之故也、前駈六人、雜色百卅人、聞ニ見在一也、口長或着レ沓垂レ袴云々、然而皆步、垂レ裾、平禮蘘沓等也、異樣雜色等不ニ平禮一、又挿レ尻也、牛童垂レ裾如ニ雜色一、車副挿レ之、又故實也、他人皆垂レ之、非也、舍人裝束、虫襖濃欵冬衣帷等也、不レ着ニ單衣一、牛童赤色欵冬衣、番長厚衣所レ騎之馬頗揚々、於ニ院御棧敷前一優美之由、後日見人示レ之、

抑、今日賀茂詣、萬人歎息、殆不レ異ニ禽獸一歟、可レ悲可レ々、一、天下飢饉、二、神鏡等歸來之沙汰、無ニ他事一之境節大營不レ可レ然事、三、天下穢氣充滿有ニ恐事一、四者爲主二品等事、心中無ニ哀傷之思一哉、不レ知レ恩者禽獸也、萬人彈指云々、

爲レ發ニ一日之榮華一、不レ顧ニ四ヶ之謗難一歟、叶ニ神慮一哉否、始終可レ見事歟、

自ニ去夕一有ニ五體不具之穢一、晚頭、大將歸來、自被ニ廊座一退出了云々、本所并神館、行雅取レ沓云々、

廿三日、丙子 天晴、申刻、頭中將通資朝臣來、依レ穢於レ緣謁レ之、傳ニ院宣ニ云、神鏡入御事、任ニ定申旨一、可レ被レ差ニ進諸司諸衛一也、而公卿可ニ相具一哉、上卿參議各一人歟、將公卿不レ可レ參歟、又職事一人可ニ參候一歟、五位藏人歟、又自ニ諸司一入ニ御大內一之間儀可ニ計申一、又祗ニ候前後一之內侍、前行內侍不レ可レ持レ物歟事、又入京之日供奉人、騎馬步行事、

申云、

可レ參ニ御迎一人事、

先日、子細議奏了、辨官職事各一人、諸衛諸司等無ニ異儀一、其上可レ被レ副ニ公卿一人一也、兼ニ近將一之參議宜歟、上卿之條不レ可ニ必然一歟、且如レ此事、可レ追ニ先例一、而彼天平勝寶元年例尤宜歟、但又雖レ被レ副ニ上卿一人一、全不レ可レ有レ難、

職事誰人可レ參哉事、

頭中將參可レ宜歟、

入ニ御內裏一儀事、

公卿可ニ皆參一也、又於ニ南殿一可レ令ニ受取一給上、須レ有ニ宣制之儀一之處、寶劒不レ御、頗以遺恨、宣命之趣如何、但不レ可レ依ニ寶劒之有無一歟、假令雖レ無ニ宣制之儀一、必於ニ南殿一可レ被ニ受取一也、行ニ返節刀一之時例、尤可ニ相准一歟、其後臨ニ幸內侍所一、奉レ遷ニ納本辛櫃一之後、可レ有ニ御拜一、其後供ニ神膳一、可レ被レ行ニ御神樂一歟、其召レ人被レ用ニ公卿一如何、似ニ淸暑堂之儀一可

レ憚哉否、宜レ在二勅定一者、抑自二諸司一入二御内裏一之間、神璽近將可レ率レ璽歟、可レ納二辛櫃一歟、可レ有レ儀歟、又忌部供二奉此事一如何、

內侍事、

前行內侍可二空手一歟、將可レ先レ璽歟、可レ被レ止二一人一事、尊不レ可レ然也、

入京日、供奉人、騎馬步行事、

洛外騎馬、京中步行、可レ宜歟、

廿五日、戊寅此日、神鏡神璽御入洛云々、兼忠爲二行事一、仍問二雅頼卿一、返札如レ此、

元曆二年四月廿三日頭中將通資朝臣、奉狀曰、

來廿五日神鏡可レ令レ入二御朝所一、其間事可下令二奉行一給上者、依二御氣色一執達如レ件、

四月廿三日　　左中將　在判

謹上　權辨殿

追申、　大藏省辛櫃二荷候、

神殿御裝束事、殊可下令二尋沙汰一給上、以二吉日一渡二御本殿一、彼御裝束、同任レ例可レ有二沙汰一候也、所二調置一御辛櫃、無二渡綱一、後イ早々可下令二尋沙汰一給上、入二御諸司一之時、以二大藏省辛櫃一可レ被レ渡候也、同可下令二下知一給上、內々且可レ申二遣卿許一也、定其沙汰候歟、

同廿四日、雅頼相二具行事辨一參二朝所一、雖レ非二奉行者一口入、雖レ有二其憚一、爲二教示一兼忠密參也、史生盛安、官掌爲久等、相具入二官東門一、令レ開二朝所之新造廊一、大嘗會時、主上御所料所二新造一也、點二定賢所御所一了、於二朝所本屋一者、寸法高廣、其隔等不レ可レ叶二於卒爾之造作一之上、新造廊尤有二便宜一之故也、以二西第三間母屋一間南庇一間、合二壺一、可レ爲二神殿一、北壁腋戶也、西東每レ間有二妻戶一、南有レ蔀、不レ及二新隔一、如二溫明殿西向戶一懸レ簾可レ開之由下知了、第二間南蔀、又可レ懸レ簾、又爲二女官祗候一、疊兩三帖可レ仰二掃部寮一、爲二安御一辛櫃床可レ令レ造之由等、行事辨下二知官掌一了、令レ成二宣旨一令レ付也、

退出後、頭中將奉狀又到來、

明後日廿五日可レ有二賢所御入洛一、可下令二參向一給上者、依二御氣色一執啓如レ件、

四月廿三日　　左中將　在判

謹上　權辨殿

追申

每事令二沙汰具一給、午着二御草津一也、未明、可二令

參給〔歟〕之由候、
行事辨奉了由、令返答了、
且又陸職宿禰參仕朝所、可沙汰其所御裝束事之由下知了、
廿五日、戊寅、天晴、雅頼密々相具行事辨、參向草津、船侍五人、辨侍一人在後、行事辨相具深沓并裛無等、是爲備步行也、史生盛安、官掌爲久等、今朝沙汰具幄幔等、參向草津了云々、酉初、參着高島橋下方、不幾付御船、（二瓦河市古弊船也、中程居隔簾、爲神殿之、女房一人在御船、稱典侍、不知誰人、）去御船岸上北方立幄、（東西行、）爲上卿參議辨等座、東方差退立幄、（南北行、）爲職事次將等座、上卿權中納言藤原經房、參議左中將藤原泰通等卿、權右中辨源兼忠朝臣、着北幄座、藏人頭左中將源通資朝臣、藏人左衛門權佐藤原親雅、左中將藤原公時、右少將藤原範能等朝臣、着東幄、官掌召使無指座歟、左右近將監已下參否、可尋之、
內侍所命婦、（讃岐采女也、稱云々一博士、）女官等參仕、秉燭之後、職事等入御船中、令博士奉令移入賢所於省辛櫃了、次泰通卿參入、取神璽奉入同辛櫃了、女官等奉昇出之了、駕輿丁奉荷賢所、衛士奉荷神璽了、
此間、頭中將乘車先行了、
次行事辨着深沓行前、
次參議、（布衣、）
次上卿、次將、（布衣、着胡簶、）
次御辛櫃、以兩面裹之、以綱奉結之、
次神璽御辛櫃、同上、
次藏人佐等供奉、
路間或騎馬各別路云々、行事辨兼忠、始終步行云々、
路自作路經羅城門、自朱雀大路北行、於六條朱雀有院御見物（御車、）云々、自六條東行、自宮城東大路北行、自待賢門官東門入御、奉安朝所、陸職宿禰經沙汰候也、祗候女官交名、（追可尋注之、）今夜、尤可有供神物歟、爲藏人方沙汰、行事辨不知之、其事不聞也、守護諸衛交名、同可尋注之、
廿六日、己卯、天晴、此日、前內府、并時忠卿以下入洛云云、各乘車、上車簾着淨衣云々、清宗卿同車前內府云々、盛隆、季貞以下生虜、并歸降之輩、騎馬在車後、武士等圍繞云々、兩人共安置義經家、如風聞者、來月四日相具義經可赴賴朝之許云々、（或聞、昨日實

家尉莫去云云、可惜也、今日、頭辨光雅朝臣來、依余下廣廂謁之、（光雅居尻於縁、）光雅仰云、頼朝賞事、於官者、指其官一兩、可依請之由、可被仰遣也、於位者、且可被受之、而先例於殊功者有越階之恩、仍可敍正三位之處、淸盛之例不快、於從三位者頗無念歟、賴政雖無指功敍之、不可必庶幾歟、仍被敍從二位如何、可有其難哉、可計奏者、余申云、正三位淸盛之例、從三位賴政之例、賴朝共以不可嫌申事歟、雖然若有其疑者、被敍二位有何難哉、勳功之超先代、和漢無比類之故也者、光雅退出了、

余竊案之、太爲過分、只被敍三位、可被相加官也、然而此儀出來之上、誰人申不可被許之由哉、勿論事歟、

又泰經卿以御敎書問云、明日、女院可有入洛、其儀如何、申云、更不可及威儀、仰付可然之人一人、內々可有其沙汰者、

廿七日、庚辰、天晴、此日、神鏡神璽自朝所入御大內、先有行幸云々、子細可尋記之、自今夜、即被行內侍所御神樂云々、東大寺勸進聖人來、余奉渡可奉籠大佛之舍利三粒、奉納五色五輪塔、相具願文、其上入錦袋、是又五色也、

廿八日、辛巳、天晴、傳聞、去夜入御諸司之時、供奉之輩參仕、無諸卿皆參之儀、先行幸、其後渡御云々、神鏡御溫明殿之後、奉移元御辛櫃云々、神璽同入御溫明殿、開辛櫃蓋、頭中將通資朝臣取之、持參御殿云々、

昨日被宣下賴朝賞、敍從二位云々、（上卿實房卿、依內記不參、仰外記賴業云々、）又聞、自草津入御之儀、泰通不帶弓箭云云、太不可然歟、

廿九日、壬午、天晴、大外記賴業來、授左傳第三於大將、又語世間雜事、不具記、以宇治左大臣、九條大相國、信西等之力、支外記之事之由所語也、

五月

一日、癸未、雨下、御幸法勝寺云々、卅講初也、

二日、甲申、藤中納言定能來、余通逐平氏之由、自攝政邊被云出云々、其事可申院之由所示也、先物語之體、可申之由相含了、

三日、乙酉、天晴、午後時々雨下、申刻、內大臣息侍從公繼

來、（着水干裝束、浮線綾白水干袴、紺葛袴、染衣、）生年十一歳、容顔美麗、進退叶度、先彈尋陽之曲、次有連句之興、云彼云是、得其骨足歎美、及晩歸了、余志與手本二号、（和字漢字各一号、行成中宮宣旨等筆也、）裂紅薄様、件人能書之由傳聞、仍尋取見之、實垂露之點、有其勢、仍感荷之餘與扇一本、（故殿御筆也、）爲謝彼悦、今日所來也云々、觀性法橋相具密々所來也、

今日午刻、頭辨光雅朝臣、爲院御使來、余着直衣謁之、問二ヶ條事、

一時忠卿申云、件賊赴西海之條、雖爲難遁之過怠、於神鏡之安全者、時忠之殊功也、縱有重科、依此功被免流刑、欲安堵京都、即剃首染衣、可隱居深山也者、申狀如此、可有寛宥哉否、宜計奏者、

申云、左右偏在勅定、不能計奏是非、

一前内大臣未被下除名宣旨、被勘罪名之時、被除名了、載配流官符之時、左遷之條如何、大臣之配流、被補太宰權帥定例也、而今度可被遣關東、仍東西參差、不能左遷、准納言以下例、左遷權守、又無其謂歟、左右之間可計奏者、

申云、於權帥者、一切不可然、權守之條又無謂、同爲新儀者、只無左遷之儀如何、不可似彼高明伊周等之例之故也者、

四日、（丙戌）天晴、藏人次官定經送書於大將許、（送人）曰、來六日廿二社奉幣事可奉行者、申承了之由、又立神事簡、

五日、（丁亥）早旦以御教書、奉幣行事辨、并大外記頼業、大夫史隆職等之許、仰可遣明日奉幣雜事可催具、并當日可有定之由、（定經可有當日定之由所申也、）又大内記之許、可早參之由殊仰遣之、皆大將之奉書也、今日依彌勒講參堂、先令讀儀法、一時講了歸來、

六日、（戊子）天晴、此日被發遣廿二社奉幣、（當日有定事、）先被報賽追討成功之由、兼又寶劔可出來之由、〔被〕同被謝申也、右大將勤上卿、辰刻參陣、（先有被奉、先是沿、但不洗殺、先例也、）申刻歸來、具在大將記歟、行事辨權右中辨兼忠云々、

自神祇官被發遣近年例、近日皇居大内也、仍引參彼官了、路不審、雖問人々不分明、仍以今案、經宣仁、布政、宣陽、春華等門、并壬生、大炊御門等、

八十二

入レ自二神祇官北門一云々、又爲レ給二伊勢宣命一、着二東屋一之時、用二南面東第一間一、是元永元年故殿令レ用給之路也、上卿座在第二間也、
七日、己丑天晴、入レ夜大將有二小文會一、資隆入道來、今曉、左馬頭能保、大夫尉義經等下二向東國一、前内大臣父子、并郎從十餘人相具云々、是非二配流之儀一云々、
九日、辛卯天陰、今日吉競馬五番云々、大將隨身番長敦次合二近衞助信一、敦助于、持云々、
大夫史隆職來、去月廿五日、神鏡神璽入洛之儀、行事史注文、并船津指圖等持二來之一、
十一日、癸巳天晴、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院供一、尤每年例事、
今日、佛嚴上人來、語二此文事一、隆職志與二馬一疋一云云、
十四日、丙申今日、轉二讀法花經一部一、依二或人勸進一也、
傳聞、六月法皇幸二日吉一、可レ有二競馬一云々、
十六日、戊戌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雨、大將可レ參二最勝講一之由來催、申二承了由一了、
十九日、辛丑雨下、早旦歸二九條一、午刻許大外記頼業來、追討以後可レ被レ行之事、頭辨光雅内々尋二問其勘草一、所二歸來一也、又云、明日可レ被レ行二流人之事一、其人未二承及一云々、
廿日、壬寅天晴、傳聞、頼朝所二申給一之國々、多以可二返上一云々、可レ被レ施二德化一之由、以二假名狀一付二定能卿一奏レ院、偏依レ思二天下一也、不レ顧二時議一、只存二忠志一耳、
廿一日、癸卯天晴、昨日被レ行二流罪一僧俗并九人云々、
上卿通親卿、請口參議兼光云々、
時忠卿、能登、　信基朝臣、備後、
時實朝臣、周防、　尹明、出雲、
良弘、前大僧都、阿波、　全眞、前僧都、安藝、
忠快、前律師、伊豆、　能圓、法眼、備中、
行命、熊野別當、
今日、定能卿來、依二院穢一不レ昇レ上也、
廿二日、甲辰此日、大夫史隆職來、入レ夜民部卿成範來、余謁レ之、件人觸二院穢一了云々、而無二左右一入來、不レ足レ言也、
此曉有二指期之吉夢一、六廿三、
廿三日、乙巳雨下、此日、最勝講初日也、
證義者、　山階寺別當僧正信圓、
講師、

範玄、　雅縁、
靜嚴、　覺辨、
辨曉、　信宗、
公胤、　行舜、
顯忠、　貞敏、
聡來、
隆延、　尋長、
增運、　勝信、
觀俊、　良雲、
範慶、　貞慶、
範圓、　顯圓、
依レ觸二院穢一、大將不レ參二最勝講一、
廿五日、丁未天晴、右近臨頭清景來、申云、來月廿日可レ有二日吉御幸競馬一、本府可レ用二意幄一、而件幄具等、爲二群盜一被レ取了、尤可レ有二御沙汰一云々、付二年預將一可二申上一之由仰了、此夕、佛嚴上人來、有二示付事等一、
廿七日、己酉甚雨、最勝講結願也、大將中將等參內、皇太后宮亮行雅在レ共、中將先歸來、大將依レ行二賑給一事遲上、不レ經二幾程一、又以歸來、
今日、大將爲二上首一參入、公卿七人云々、大將行香路、中將祿路、頗相二違人々所存一云々、是皆有二所存一也、行香路故殿御例、祿路知足院殿御例也、
今日、大將賑給定、以二外記一內覽云々、余所存以レ辨可二內覽一、而依二兼光申一、以二外記一覽レ之云々、若是近例歟、然而何乖二父祖之跡一哉、仍加二勘發一了、
今日、有二僧事、並小除目一云々、上卿賴實卿云々、
廿八日、庚戌自二去廿三日一、基輔有二所勞一、存二風病之由一、浴湯、其後增氣、若近日之病歟、世稱二入道病一云々、今日、汗出云云、

六月大

三日、甲寅天晴、自二今日一限二廿ヶ日一、令レ參二僧於春日御社一、令レ轉二讀金剛般若經一、爲レ祈二夢想一也、示二付僧正一了、又自二今日一法印被レ始二十一面供一了、同依レ夢也、又或僧一人令レ參二詣長谷寺一、
今日、午刻、右馬權頭基輔朝臣、忽然而逝去、余聞二此事一、悲泣無レ限、自二幼稚之昔一至二壯齡之今一、偏生二長自家中一、大小巨細、一事已上未三曾違二命、心操穩便、有レ志二奉公一、況又暮年之父母、眼前遭二此悲一、失二現當之羽翼一、推二其哀憐一、無レ物二於取一レ喩者歟、今夜、其父母先

以向二雲林院一、明曉、竊送二亡者於同所一云々、
今旦、大外記賴業參來、余傳ヨ受三路一、是又依二夢想一也、
四日、乙卯、基輔今日葬了云々、依二存日遺言一、不口日吉凶已下陰陽等云々、
八日、己未、入レ夜、定能卿傳二院宣一云、可レ給レ國也〔云々〕、而無二可レ然之闕國一、伊賀、甲斐、上野、此中如何、申云、皆不レ能二吏務一、朝恩以二此仰一可レ足、須レ期二後闕一歟云々、
九日、庚申、定能卿依二妻產一、退ヨ出自二今熊野一云々、仍泰經卿之許、申二彼三ケ國辭退之由一、若依レ恐下被二推任一之故上也、
十日、辛酉、此日、除目也、入道關白給二能登一、（本上西門院知行、而依二損亡一辭退、被レ給二備後一云々、）余和泉、（資賢卿辭退、兼置國一也、然而不レ能レ申二左右一、）二位大納言兼房給二出羽一、（遼遠之境、雖レ不レ備二器要一、拜ヨ領一州一之仁、足發經廻勤ヨ中法皇一云々、可レ謂二善政一云々、）此外事不レ記、抑、和泉國司申ヨ補基輔息小男一也、雖レ在二中陰中一、依レ有レ例也、依レ思二彼父之遺德一、強所二申補一也、人以爲レ可云々、
十一日、壬戌、天晴、靜賢法印來、語二世上事一、并基輔之間事一、深更雨下、見二聞書一、經家任二內藏頭一、季經始任二刑部卿一、賴輔卿子賴經任二宮內卿一敍二四品一、而賴輔卿依二辭申一、季經任二宮內卿一云々、輕々沙汰歟、
十四日、乙丑、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大將受二左傳第六卷一、此次申云、此間、有下被二尋問一事等上、可レ被レ求二寶劍一之間事、并先朝御後可レ被レ行之間事等也、
明後日、十六日、可レ有レ還ヨ幸閑院一、其後可レ有二仗議一云々、
今旦、光雅朝臣以レ書問云、寶劍歸來以前、行幸之儀如何、前行之內侍可レ持二神璽一歟、將存二如在之禮一、空手之內侍可二前行一歟、可二計申一者、請文狀云、

寶劍歸來以前行幸儀事、

右此事誠難二思得一候、但被レ祈ヨ申歸座一之間、雖レ須レ用二如在之禮一、空手之內侍前行、持レ璽之內侍扈從之條、偏重下未二歸來一之寶劍上、似レ輕二已歸座之神璽一、加レ之、云レ劍云レ璽、皆是守ヨ護君一之靈器也、當時現在之御護、尤可二前行一歟、寶劍歸御之時、被レ復二舊儀一有二何事一哉、君猶可レ被レ行二如在之儀一者、兩內侍共前行又如何、空手之內侍在レ左、（可レ准二寶劍一、）持レ璽內侍可レ在レ右、凡內侍奉レ從レ君之禮、尋常之儀雖レ在二前後一、威儀之時依レ候二左右一也、（朝拜之儀如レ此、）此事已爲二無レ例之新儀一、被レ准二有レ跡之大禮一、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歟、兩ケ之間、宜

任聖斷者、以此等之趣、可被議奏之狀如件、

六月十四日

十五日、丙寅天晴、召使來云、明日可有行幸、右大將可參云々、申承了之由、此日、長光入道來、

十六日、丁卯天晴、此日、自大內遷幸閑院第、大將欲參之處、有觸丙穢之事、仍不參、行幸之後有仗議云々、依丙穢難參社頭之由申院、被仰路頭可供奉之由、

十七日、戊辰天晴、昨日定事、大外記師尙示送之、

參入公卿、

左大臣、　內大臣、　皇后宮大夫實房、
中御門大納言宗家、　前源中納言雅賴、
左衞門督實家、　別當宗通、
梅小路中納言長方、　源中納言通親、
新藤中納言經房、　新宰相雅長、
左大辨兼光、

被定事、

神社報賽事、　神位事、
同封戸事、　兩社行幸事、
改元事、　山陵使事、
德政事、　為凶年修善事、

定文草藉遣兼光之許之處、人々未注送、申狀隨到來可付上卿、明日明後日之間可進云々、

廿日、辛未天晴、此日、法皇相率舞人、幷競馬乘尻等、參詣日吉社、但御出家之後、依無被召具一員之例、六府不供奉、且又保延三年八月、故院御幸日吉之例也、（但彼御出家以前也、）右大將供奉、依觸丙穢、不參社頭、自粟田口邊歸家了、供奉之儀、頗異他人云云、

保延例、上下蒔繪劔、隨身又垂袴之由見日記、（不注其色、然而記如常之由許也、）而天仁有日吉（八幡歟、）競馬御幸、（無其具、）于時、知足院殿帶螺鈿劔、御隨身着染分袴、左蘇芳、右朽葉、府生以下如此、但垂袴、壺胡籙之由、見御曆、今日、大將供奉、依彼例也、近代人謂以、着染袴之時、必絹葇巾、垂袴之時、必為襖袴云々、此事不知案內也、仍逐天仁例耳、攝政幷內大臣、只如常也、

舞人、

左中將公時朝臣、　左少將兼宗朝臣、

右少將伊輔朝臣、　　左少將親能朝臣、雜色八人、自院給、召
色依召賞也、右兵衛佐顯家、　　右兵衛佐仲經、
左兵衛佐範行、　　左少將宗長、
藏人右兵衛尉正光、院藏人、　　藏人右兵衛尉康宗、
乘尻、　近武已下廿人、交名在明日競馬記、
今夜子刻、大地震、不異治承之例、可恐々々、今夕、
隆職來、
廿一日、壬中、天晴、此日無片舞云々、舞人不着舞人
裝束云々、
競馬奏、次將取之、左公時朝臣、右實明朝臣、
一番左、右、左近將監中臣近武、敗、右近將曹下野厚助、
二番左、右、左近府生敦益、追勝、右近府生兼仲、
三番左、右、左近府生兼平、右近府生佐伯近文、持
過拵了、近文雖被引落、猶被定持、
四番左、右、左近府中臣武友、追勝、右近番長秦兼弘、
五番左、右、左近府生下毛野忠武、右近番長秦兼直、持
六番左、右、番長秦兼貞、近衛下毛野厚近、追勝、
兼貞嫌申馬、厚近申可乘替之由、勝了、
高名之由、人々令稱云々、
七番左、右、番長播磨貞弘、秦行弘、勝、
八番左、右、番長下毛野賴久、近衛下毛野助信、追勝、
九番左、右、番長下毛野助廣、
十番左、右、番長秦兼近、勝、下毛野厚近、右近府生佐伯國方、勝
廿二日、癸酉、天晴、大藏卿泰經傳院宣云、前内府、并其
息淸宗、三位中將重衡等、義經相具所參洛也、而乍
生入洛無骨、於近江邊可梟首其首、可渡使廳
哉、將可棄置哉、可隨院宣之由、賴朝卿令申旨、
義經所申也、可計申者、但重衡ハ遣南都了云々、余申云、此事左
右只可在勅定者、
廿三日、甲戌、天晴、入夜雨下、泰經卿又示送云、此事難
計申之由令申、太以無本意、自今以後如此事、不
可被仰合歟云々、此事勿論也、不足言云々、光
長朝臣來、只今於院定長語天氣之趣、卽如此云々、
不能左右、々々々々、古來備勅問之人、若有不思
得事之時、伏誦聖斷、已爲流例、然而未聞豪勘
賓之例、凡於事爲法皇不許之身、雖一日經廻
哉、可恐々々、就中於此事者、初爲生虜參洛之
時、所存計申了、事宜之由有天氣、又人々讚歎、而其
事不遂行、其後沙汰之趣一切不聞及、今又有此問、

八十六

誰人申ニ是非一哉、可レ謂嗚呼々々、
傳聞、重衡首於ニ泉木津邊一切レ之、令レ懸ニ奈良坂一云、於ニ前内府父子一者、及レ晩渡ニ使廳一了、院有ニ御見物一云々、是左大臣申行云々、
廿四日、乙亥、天晴、入レ夜、以ニ國行一爲レ使、訪ニ八條中納言長方所勞一、歸來云、其息甲斐守宗隆謁レ之、長方依ニ前後不覺一、不レ逢ニ御使一云々、大略必死云々、可レ惜可レ惜、院藏人來、催ニ八萬四千基塔事一、
廿五日、丙子、傳聞、長方今日出家入道云々、大震占文云、豪傑之士可レ愼レ之、長方雖レ不レ及ニ豪傑一、當世之名士也、朝廷之失臣、公之巨損、何事如レ之哉、今日賴業來、
廿六日、丁丑、近日、食乖レ例、有ニ風氣一、仍今日爲ニ灸治一、吉日之故、一所膸（臍イ）三草始灸レ之、就レ寢之後、丑刻許、眠忽覺、病侵レ身、溫氣如レ火、寸白攻レ心、悶絶僻レ地、辛苦惱亂、此後敢不レ寢、
廿七日、戊寅、天明彌增氣、大略雖ニ存命一、仍招ニ智詮一令レ滿ニ千手陀羅尼一、巳刻、依ニ辛苦難一レ忍、加ニ灸治一、（膸三所、）其後、聊以落居、然而溫氣猶不レ散、神心彌惱、及レ晩溫氣漸微、入レ夜如レ醒、問占之處、申下無ニ殊事一之由上、今日
又加ニ灸治三所一、
廿八日、己卯、雨降、興福寺所司持ニ來牒狀一云、東金堂爲ニ寺家之沙汰一、造營已了、於ニ造佛之條一、其力難レ及、仍勸ニ進氏公卿已下受領等一、可レ遂ニ其功一云々、牒狀之外副ニ廻文一、大臣一紙、大納言已下一紙、受領等一紙、余大將中將各奉加、廻文ニハ不レ書レ之、注ニ別紙一給レ之、一通余分、

前右大臣家、

可レ奉ニ加東金堂造佛用途一事、

能米五十石、

令ニ散位大江政職奉一、

大將中將如レ此、（但大將三十石、中將廿石、）
所勞雖レ減ニ於昨日一、猶不快、醫博士信康來、召レ前問ニ病之體一、今日猶加ニ灸治兩所一、大夫史隆職來、今日、有ニ祈雨奉幣一、上卿通親卿云々、今日、法印自ニ西山一被レ出、
廿九日、庚辰、大風、雨降、除目云々、
卅日、辛巳、雨下、及レ晩日景□□、見ニ聞書一、賴盛入道給ニ備前播磨一、爲ニ院分口一、九郎無レ賞如何、定有ニ深由緒一歟、凡夫不レ覺ニ得之一、

八十八

六月祓如レ例、但陪膳家司等、依二故障一不参、仍以二盛
房一爲二陪膳一、卒爾之間、布衣不レ可二例歟一、經泰可二衣
冠一而同布衣不レ可レ然、先余方、余女房、姫君居二三所一、
同時祓レ之、余依レ病不レ洗レ手、女房又有二月障一、然而解
レ之、親撫二大麻一無レ憚、於二菅貫一者、有二月障一之人不
レ爲レ之、以二衣裳一代レ之、次大將方、次中將方、各召二居
所一各別、陰陽師主税介晴光也、

右元暦二年春夏二帙疊付六拾六枚先年松殿右幕下
道照卿依爲予三男以陶化古筆少々被繕寫之畢不容
與他末苗之躍十襲而可秘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季夏仲旬　陶化翁〔花押〕誌焉

元暦二年　文治元年

七月

一日、壬午
二日、癸未、陰晴不レ定、頭辨光雅朝臣問二先朝御事一、副二兩
大外記勘文一、當時所勞無レ術、不レ辨二前後一、退可レ令二言
上一之由答了、光長朝臣來、爲レ違二秋節一宿レ堂、
三日、甲申、天晴、先帝御事、示下送頭辨之許一、
其狀云、
先帝御事、如二外記勘申一者、和漢之例、共以有二追尊
之儀一、殊無レ被レ行者、只淡路帝而已、然而彼尙追有二
改葬追善之事等一、何況、先帝伴二逆賊之黨類一、雖二遊
レ宮出レ城、察二幼稚之叡念一、不レ及二同心合謀一歟、優
恕之儀、尋無二異儀一歟、成人奸謀之敵君、猶爲レ謝二
怨靈一、有二尊崇之儀一、幼齡服親之先主、須下備二非命一、
施中慈仁之禮上歟、所レ謂追號修善是歟、如二師尙勸
申一、仰二長門國一被レ建二一堂一、尤爲二上計一歟、上奉
レ始二先帝一、凡爲二戰場終命之士卒等一、可レ被レ置二永代
之作善一也、且是叶二先朝追尊之趣一、抑又爲二罪障懺
悔之法一歟、但國土殊凋弊、營造若有レ煩者、强雖
レ非二火急一、漸可レ終二土木一歟、愚案之旨、大概勘[illegible]カ狀、

以二此等趣一可レ被二計奏一之狀如レ件、

七月三日、

頭辨殿
禮紙
追申、

崇道天皇已下之例、或爲二太子一、或爲二親王一、仍贈二帝王之號一、其理可レ然、不レ似二今度之儀一、院號之條、又不レ叶二物議一歟、何只以二謚號一可レ爲レ詮歟、如レ此之間事、委可レ有二沙汰一歟、廢朝錫紵事、專不レ可レ被レ行也、

五日、丙戌天晴、依二彌勒講一參レ堂、法性寺座主、幷尊忠法印、幷大將等參會、

七日、戊子天晴、此日、大將參二御八講御幸一、辰刻參二白川御所一、蒔繪釼、隨身胥狩、下﨟者二褐狩一、如レ例、相ヲ具馬幷舍人居飼等一、參ヲ會法勝寺門外一者、御幸殊被レ忩之故也、事訖供ヲ奉還御一云々、自二今日申刻一、大將有二病氣一、或者夢云、忽遇二大王饍一云々、此夢有二秘事一、

九日、庚寅天晴、早旦、予有二吉夢一、早旦、法印被レ歸二西山一了、

午刻、大地震、古來雖レ有二大地動事一、未レ聞下損二亡人家一之例上、仍暫不レ避之間、舍屋忽欲二壞崩一、仍余女房等ヲ令二乘車一、大將同レ之引ヲ立庭中一、余獨候二佛前一、舍屋等雖レ不レ伏レ地、悉傾危、或棟折、或壁壞、於二築垣一一本如レ不レ殘、如二傳聞一者、京中之人家、多以顚倒、又白川邊御領等、或有二顚倒之所一、或築垣許破壞、法勝寺九重塔、心柱雖レ不レ倒、瓦已下皆震剝、如レ無レ成云々、大地所々破裂、水出如レ涌云々、又聞、天台山中堂燈、承仕法師取レ之、不レ令レ消云々、但於二堂舍廻廊一者、多以破損、其外所々堂塔、悉破壞顚倒云々、余家前邊使馬助國行、於二院八條院等一申二事由一、依二所勞一不レ能二參入一也、法皇降二庭上一、御ヲ坐樹下一云々者、女院又乘レ車令レ立レ庭給云々、院御所破損殊甚、大略寢殿傾危、不レ足レ爲二御所一之間、御ヲ坐北對一云々、凡往古來今、異域他鄉惣以未レ有二如レ此之事一、末代之至、天地之惡、君弃レ國、愛而炳焉者歟、法皇御ヲ參詣今熊野一、而依レ恐二此事一忽被二出御一云々、今日、廣基天文博士、持ヲ來地震之奏案一、古文云、

大喪、　天子凶、
七日動、　百日内大兵起、
上旬動、　害二諸大臣一云々、

或又女主慎、旱魃等云々、
於二未來之徵一者次事也、見二當時一天下損亡了、凡不
レ能二左右一云々、主上渡二御池中島一云々、其後又南庭
打レ幄、爲二御在所一云々、内裏西透廊顚倒云々、
十一日、壬辰、及レ晩、頭辨光雅、送二札於季長朝臣一、問二地
震之間事一、院宣也、今日、書二寫外記勘文一之間及二深夜一、仍
明日申レ之、
十二日、癸巳、天晴、昨日光雅書札云、
地震事、
外記勘文如レ此、今度大動、先規少レ類、旁驚二叡
慮一者也、每事何樣可レ被二計行一候哉、委可レ被二注
申一候、
皇居事、
當時御所西廊已顚倒、四壁殆無レ實、須レ遷二御大
内一歟、而日華門、弓場殿同顚倒云々、彼此何樣可
レ被二進退一候乎、誠難レ治事候、同相計可レ被レ申候
也、
兩條事、内々、
院御氣色如レ此、仍言上如レ件、
光雅恐惶謹言、

七月十一日　右大辨光雅奉
進上　大宮亮殿
請文狀云、
地震事、
御祈事、具見二外記勘文一、其中抽二要須一、就二時議一
可レ有二其沙汰一、且又隨二御卜趣一、可レ被二計行一歟、
抑、追討之後、國土窮困、地震之間、舍屋顚倒、云
レ彼云レ是、人力旁疲、御祈用途、定多二煩費一歟、
須下廻二秘計一、被レ休中民肩上也、聖主先成レ民、而後
致二力於神一、民和而神降レ福之故也、代々例、有二改
元事一、尤可レ被二遂行一歟、兼又任二天平例一、差二遣官
使一、可レ被レ撿二知神社佛寺、及山陵等之破損顚壞
之事一歟、
皇居事、
當時御所於二外郭無レ跡者、雖二一日一爭爲二皇居一
哉、遷二幸大内一、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縱雖レ有二一兩顚
倒之門廊一、不レ可レ留二四壁無レ實之離宮一之故也、
大内閑院各有二修造一者、御忌方事、定有二尋沙汰一
歟、不レ限二大將軍、王相、公家一、被レ避、雖二御忌之
間一、禁忌之方非レ一、仍驚達者也、右兩條、短慮之

九十

趣、大概言上如此、抑於天地之災異者、以武略不可鎮之、以威勢不可服之、非佛神之利益者、豈人力之所覃哉、今度大震、即爲悟人心也、震動忽急、梁棟欲頽之時、萬端之計略忘胸間、三寶之冥助仰心底、不遑于廻智力、無由於假人功、誠知拂妖之源、所歸在冥衆、々々之加護、偏限德化、天道福善禍淫之故也、其德化之旨趣、可尋意見之最要者、開心腹、然則、宜使公卿已下諸道博士堪事之輩、獻封事之由、可被下宣旨也、上疏深秘、敢莫外聞、具陳所必不可諂諛之旨、殊可被仰下歟、就彼上奏之趣、可被議定政道之要也、此法若綴者、天變地妖、雖踵不絕、逆亂騷動、擧足可待歟、但德政之條、若不叶時議者、意見又無其益歟、微臣只思國家之亂亡、已忘微功之招恐者也、謹抽鄙懷、上聞如件、

七月十二日、　兼實

今日、法印被出自西山、無動寺三昧院等爲地震破損之故也、

十三日、甲午、天晴、自今日大將祈二壇始之、普賢延命、（智實）、不動（智詮）、等也、又修太白星祭、（天文博士廣基）、今日、泰茂來示地震事、咎徵不空乎、上皇攝政等愼云々、法勝寺阿彌陀堂顚倒、不可思議事歟、觀性法橋來、

十四日、乙未、天晴、觀性向或所歸來、今曉有吉夢事、拂怨家之徵也、猶可修六字法云々、示觀性了、拜盆送三堂如例、或人云、隆憲法印云、三條宮必定現存云々、

十五日、丙申、天陰、同暮日、談云、今日又可有大震云々、然而余不信受之、午刻向堂、爲念誦也、未刻、經房卿來、余歸家謁之、世間雜事多以談說、不能具記、地震之間事、所云叶恐案、今日爲故基輔修小佛事、又女房（母儀尼上）、聊有供養佛事、

十八日、己亥、大風、申刻、渡居堂廊、日來居所依地震損壞、仍有犯土造作事之間、暫所起避也、大將中將同以所渡也、自明日五ヶ日爲大將軍遊行之間、仍東方築垣爲修補也、大將軍方、四十五日方違忌去之故也、入夜殊風烈、

十九日、庚子、大風如昨、入夜又同、但此風不及損物、疑洪水之徵歟、東風頻故、黑雲走亂之故也、今日召占在宣、問最勝金剛院修理事、宗雅、幷資隆入道等

來、
廿日、辛丑、天晴、此日、御匣殿遠忌、於㆓此堂㆒修㆑之、
今日、藏人少輔親經傳㆓院宣㆒云、東大寺大佛開眼來月
廿八日也、而爲㆓下吉日㆒之由有㆓時難㆒云々、然而彼大
佛、天平勝寶初度開眼、卽下吉日也、仍不㆑可㆑有㆓其
憚㆒歟如何者、余請文云、
大佛開眼事、猶被㆑擇㆓用上吉㆒宜歟、來月廿八日戊
寅、若與㆓天平勝寶例㆒爲㆓同支干㆒者、雖㆑爲㆓下吉㆒、
偏就㆓相應例㆒、被㆓遵用㆒、其理可㆑然、於㆑爲㆓他支干㆒
者、只以謂㆓下吉例㆒、被㆑用㆓他下吉日㆒、尋無㆓其謂㆒歟、
凡如㆑此之日時、方角等之沙汰、上古强不㆓避忌㆒、然
而近代殊被㆑定㆓用捨㆒、然則偏難㆑被㆑准㆓古昔之風㆒
歟、我朝第一之大佛事、被㆑擇㆓用下吉㆒之條、猶可
㆑有㆓思慮㆒事歟、以㆓此趣㆒、宜㆑被㆓議奏㆒之狀如㆑件、
七月廿日
私申
大佛開眼、强被㆑忩之條、子細定候歟、今如㆑被㆓仰
下㆒者、委曲頗不㆑詳、見參之時、承披之後、且又可
㆑廻㆓思案㆒歟、
恐案、件大佛、僅雖㆑奉㆑鑄㆓御體㆒、未㆑及㆓治營㆒、又不
㆑押㆓滅金㆒云々、加㆑之、開眼之儀、頗爲㆓大事㆒歟、而强
被㆑忩㆓開眼㆒之條、未㆑得㆓其意㆒者歟、
廿三日、甲辰、入㆑夜宗雅來云、三條宮御現存、自㆑院被
㆑獻㆓御使㆒之由、猶以㆓政所㆒示送也云々、此風聞、同近
日所㆓謳歌㆒也、事若實者、天下之大幸、
廿四日、乙巳、典樂頭定成來、談㆓陰道事等㆒、早旦、花山大
納言被㆑來、又大外記賴業參來、授㆓左傳於大將㆒、
廿五日、丙午、天晴、歸㆓本宅㆒、日來修㆓造地震之破壞㆒、依
㆑修㆓其功㆒也、自㆓今夜㆒大將渡㆓物氣㆒、神心猶不快之故
也、
廿六日、丁未、天晴、觀性法橋來、雅賴、定能卿等來、各謁
㆑之、入㆑夜成範卿來、迅㆑物謁㆑之、大將重煩之、大略發
心地之體也、泰茂來、有㆓天變㆒、月犯㆓熒惑㆒云々、占云、
戰場之中、大將軍戰死也、
廿七日、戊申、天晴、神心快、佛嚴房來、談㆓夢想事㆒、依㆓天
下政違亂㆒、天神地祇成㆑怨有㆓此地震㆒之由也、入㆑夜
於㆓門外㆒除服、大夫史隆職來、又光長來謁、平大納言
入道歸來也、今日、地中雖㆑鳴不㆑及㆓震動㆒、至㆓昨日㆒連
日不㆑同、或兩三度、或四五度、又其大小不㆑同、連々不
㆑斷也

廿八日、己酉、天晴、今日又地震、定能卿來、

八月

一日、辛亥、天晴、早旦、大將祈始不空羂索觀音像、佛嚴聖人加持御依木、（東寺佛、佛嚴所曰、近々無其人之故也、此事俄思立之間、請此聖人、）智詮所付又給小祿、今日、大將如日來、今日、大將平愈了、仍給纏頭、單直物、今日、少將親能來、

此日、佛嚴聖人語曰、去頃有夢想事、著赤衣之人、來彼聖人房、（來之修法息御祈之壇所之傍、）謂聖人曰、今度大地震、依衆生罪業深重、天神地祇成瞋也、依源平之亂、死亡之人滿國、是則依各々業障、報其罪也、然而所踏猶在君、何況、其外非法濫行、不德無道、不可勝計、且又流人之間、有不誤之輩等、如此等事、頗不被施慈仁者、天下不可叶、汝等所修之御祈、凡衆僧之御祈等、効驗雖顯、可悲々々、然間、下官手取丈尺之杖、降立地上、糺定京都之狼藉、始自九條、漸入京中、欲及一條、或壞退人屋、或洒掃路頭、糺其非違、忽通正路、聖人中心悦此事、愛赤衣人語聖人云、爲彼御沙汰、（指下官也、）被行此法者、天下歸正、禍亂不起、祈禱可彰驗者也、不然者不可叶云々、

見此夢了、注進法皇、但依非法亂行、天下不治之事、幷余開正路等之事、秘而不奏、其故君臣共有隔心、以正夢雖奏聞、天下之人不可信用、恐處僞夢詐言歟、爲自爲他、有恐無益之故也云々、

其後、又經兩三日夢云、稱帝釋御使之者一人、出來（不見其體、）語云、依汝幷衆僧所修之御祈等之功力、於法皇御壽命者、此殺延了、但於天下之禍亂者、以此御祈之力不可叶、仍明日々中時、可結願御祈也者、

此夢、又禍亂不可止之由、不奏聞、是又不可叶時議之故也、即結願御祈了云々、

恐心案之、以前夢、以其事天下可治之由、指掌見之、而其事不遂天聽、又無施行之間、後夢依御祈、天下禍亂不可止之由見之、尤有其謂歟、下官雖至恐、思社稷之志、已勝人、仍自叶天意、有此靈告歟、依微運、其事不顯、只可悲宿運者也、

三日、癸丑、天晴、巳刻、光長申云、經房卿、幷定長等告送

云、寶劒自海底奉求出了云々、但未進飛脚、然而定說之由云々、余聞此事、不覺之淚數行、聖君在世之由風聞、當此時、又有靈劒出來之告、非直也事歟、入夜人傳云、三條宮御座之由謬說、子細可尋記之、今晚、大夫史隆職可有、(○可有一作渡々、)命危之由有夢想、而依爲明日管轄、仰僧徒修彼祈、又告隆職之所、有畏申報、

四日、(甲寅)陰晴不定、早旦、範季朝臣來語云、三條宮御事、以或寺僧說雅綠僧都聞之、雅綠又語證憲、々々以彼說不問證據、不尋子細、無左右達法皇之聞、(同泰經觸奏之、)仍法皇悅、而爲被奉音信被問由來之處、證憲問雅綠、々々更反舌改詞、稱不知之由、始憶申有證文之由云々、仍證憲尋件條之處、全無件證文云々者、次第勿論、仍搦取本體之寺僧了、問子細之處、偏爲渡世之方法、所搆詐僞也云々者、重尋證文之處、件札等所報也云々者、而件法師一文不通云々、今屆書他人歟、次第非言語之所及、於雅綠尾籠者、不能論是非、證憲者通憲法師子也、非啻顯辨辭、又熟政理之由云々、而於此條者、專可謂無思慮者歟、退避恐案之處、此事、不意披露之間、今一重有隱遁之意歟、眞僞難決、誠是天地之殃極、了及人倫、奇異者歟、大外記賴業來、授左傳第八号於大將、此次語三條宮御事、以成範卿、并光雅朝臣〔之〕說聞之云々、又虛誕之由、昨日風聞、入夜、大夫史隆職來臨、爲申昨日畏歟、其次有示旨等、

六日、(丙辰)傳聞、三條宮御事、覺親內供(成親息)、弟子小僧、(號上野君、又號心月房云々、)搆出事云々、子細可尋聞、此事猶有疑、

七日、(丁巳)三條宮事、如風聞者、雅綠、證憲、共以無思慮之所致也、雅綠須企參洛、披陳不過之子細也、而籠居南都、是又過之其一也、

八日、(戊午)或人云、雅綠參詣太神宮云々、此事甚以爲奇者也、

九日、(己未)範季來語云、竹園結搆上野房云、彼御手跡等之中、假名(眞イ)、左衞門權佐親雅筆也、於消息等者、在俊完僧正之許小僧所書也云々、

十日、(庚申)天晴、爲方違宿堂北對、此夕、或者來、談世上謳歌事、不能具記、眞僞之間、疑殆猶多、余所思、猶此事有深志、被隱忍歟、但是餘之推量也、

十二日、壬戌、雨下、申刻、大地震、雖レ不レ及二初度大動一、又驚二人意一、少々有二顛倒事等一、

十四日、甲子、陰晴不レ定、此日、改二元暦二年一爲二文治元年一、有二赦令事一、上卿堀川大納言忠親卿、左内兩府、稱レ病不參者、大納言上卿、其例甚多云々、依二地震一所レ被レ行也、

十五日、乙丑、雨下、昨日改元事、問二定能卿一之所、注送旨如レ此、

忠親、　實宗、　定能、已上、仁實、建久、

家通、　頼實、已上、文治、仁實、

雅長、文治、　萬安、

親宗、仁實、　貞和、

通資、文治、　建久、

申刻事始、戌終事訖、執政被レ執二文治一云々、實此事號不レ惡歟、仁實ハ、人の財とよまる、わろしと云々、親定難ニハ、文ノ字ハもとろせ〔し〕と云有レ讀可レ有レ忌云々、强レ之難歟、不可々々、今日可レ有二大動一之由、院中被レ騒云々、然而今日無レ動、

十六日、丙寅、天晴、今夜有二除目一、依二頼朝申一也、受領六ケ國、皆源氏也、道路以レ目、不レ能二左右一々々、此中、義經任二伊豫守一、兼帶二大夫尉一條、未曾有々々々々、

十七日、丁卯、此日、釋奠云々、上卿通親卿依レ穢上丁延引也、座外兼光、通親參入、題光輔出レ之、

廿日、庚午、雨降、大外記頼業來、授二左傳於大將一如レ例、未刻、內府息侍從公繼來、彈二琵琶一、大將中將、幷藤中納言定能卿等在レ座、資博孫同彈二比巴一、大將歌二催馬樂一、定能付レ之、終頭彈二揚眞操一、惣而非二幼稚之所爲一、感淚難レ抑、先レ是有二連句事一、資隆入道在レ座、其後與二扇一本一、令レ書レ詩、爲二手跡一也、是又得二其骨一、生年僅十一歲、藝能非レ一、余情感之餘、與二比巴一面一、其勢小而令二相應一之故也、入レ夜聊有二他行事一、

廿一日、辛未、內府送レ札被二悅示一、與二比巴於侍從一事、再三有二慇懃之詞等一、彼拾遺、鍾愛殊甚之故也、入レ夜隆職宿禰來、此日、五輪塔三百五十基、於二鳥羽勝光明院一、隨レ被二勸出一者、有二供養一云々、

廿二日、壬申、今日、山上如法經十種供養也、余調二送雜具金銅筒二、同軸二部料、表紙等、先日送レ之、被物一重、絹裹一、願文爲二結緣一、余染二筆之一、又余依二諷誦一、有二諷誦文一、中將書レ之、

廿三日、癸酉、天晴、無動寺法印相二具如法經一、被レ參二笠置寺一、爲二先師法親王一書二寫如法經一、爲レ奉レ擬二彼靈崛一

也、又書寫黄紙同濟淨經二部、（一部奉爲先妣、余還反古色紙送之、一部近年合戰之間、死亡僉輩、奉始先帝、至于大官、十爲出離也、）送東大寺、被奉籠大佛御身也、大將可參御方違行幸之由、親經催之、來廿五日云々、廿八日大佛供養、當大將軍遊行方、仍廿五日有此御方違、自廿二日（大將軍可遊布之故也、）有所勞快得者、可參之由令申了、

廿六日、丙子、秦茂來有身堅事、相次在宣來、余尋問事等、

一塞方不憚神社造作事、

申云、大神宮賀茂以下宗廟靈社等、於修造者不憚之、於所奉祝者可憚之、近則今熊野、今比叡等社、有御方違被作之、又崇德院廟、同有御方違被建之、定例也、是則在憲朝臣口傳也云々者、所申有謂、尤有興云々、

一木像佛不安置塞方、供養如何、

申云、安置供養、共以可有憚、來廿八日大佛開眼供養、依有大將軍遊行之忌、仍廿五日有御方違、自廿二日、大將軍可遊南之故也、行幸去夜所被行也、口（伏カ）奉季弘已下、於供養者、申不可憚之由、然而依無證據不被用云々、法印歸洛自笠置寺、被來余第、

廿七日、丁丑、天晴、依明日大佛開眼、法皇八條院已下洛中之緇素貴賤、併以下向南都、又余依先日之行隆催、送寶樹一本懸物於件辨之許、先例一本、別懸法服裝束六具大衣等云々、然而今度、行隆卒爾之沙汰不可叶、仍所々只不論其物、隨有可懸之云々、大略如市邊如屋云々、余有所思、送袈裟七帖、季長消息書副目錄、以侍貞光（民部大夫、五位、）爲使、內々所送也、依非上催、不書家令加判之送文也、件袈裟目錄、

白九重袈裟　一帖、在横被、
同七重袈裟　一帖、同、
同五頂袈裟　一帖、
衲袈裟　一帖、在錦横被、
香染袈裟　一帖、在横被、
紫甲袈裟　一帖同、
青甲袈裟　一帖、同、

今日午刻、小童（生年九歲、）始入法性寺座主法印慈圓室、彼粟田口房、地震之後破壞、未終修造、仍任故七宮被向青蓮院座主房之例、（借中京樋殿御所渡居之後、彼宮被渡也、）借渡堂、々於彼法印所向其所也、行口可謂六尺、於

レ事有レ便、大將相伴也、是又被法印、被レ向二故七宮許一之時、余大將相伴例也、網代車、車副遣レ之、隨身布衣、二人引レ移云々、前駈衣冠、法印例、前駈布衣、々々而今度衣冠、不レ覺二悟彼例一也、然而非レ失、追所レ聞布衣之由也、權右中辨兼忠朝臣連レ車、扈從人爲二辨官一、須レ着二直衣若束帶一也、而布衣頗不當、余兼不レ示二裝束一之間、存二密儀之由一、父納言被レ教二訓布衣之由一云々、行向着座之後、法印被二出座一、少時、前僧都玄理取二引出物一、裹レ錦、付二松枝一、於二大將前一付二氣色一、即過二其前一、授二共殿上人兼忠一、々々授二前駈一、次同人又取二小童引出物一、五鈷裹、薄樣、置二淺箱盖一、同氣色、小童過レ前授二兼忠一、々々又授二前駈一、其後、兩人共起レ座歸レ家、大將引出物尋禪僧正三鈷云々、小童引出物同人五鈷也、入レ夜法印被レ來二此亭一、小童讀二始倶舍論一、依レ爲二吉日一也、今月中、今日之後無二日次一、來月有レ忌、仍俄有レ心儀也、今日、或人產具等調送也、目錄在レ別、密々〔之〕事也、

廿八日、戊寅、此日、東大寺金銅盧舍那佛開眼供養也、自レ朝有二雨氣一、午之後大雨、若妨二法會之威儀一歟、尤遺恨、若レ是半作之供養、中間之開眼、不レ叶二大佛之照見一、本願之叡念一歟、但開眼儀了有二此雨一、還又可レ謂二効驗一歟、今日之雨、兩般之疑相兼者也、

廿九日、己卯、天晴、自レ旦至レ暮、上下緇素多以歸洛、未刻、八條院還御、日沒、法皇還御、昨日兩法會中間云々、子細可二尋記一レ之、且問二歸洛之輩一、各答云、法皇自取レ筆入二佛眼一、定遍僧正本寺別當、滿二神咒一云々、如二天平勝寶例一者、波羅門僧正自奉レ入二佛御眼一、又誦二異言一、今度左府所レ造式云、佛師入二御眼一云々、然則法皇爲二佛師一歟、是何例哉、可レ尋レ之、或人云、彼天平例、聖武天皇于レ時上皇、自取レ筆、奉レ入二御眼一給云々、此事未レ見二記文一、如二要錄一者、菩提僧正勤レ之也、今日、召二道志明基一、大將中將共傳二受名例律一、今日始受レ之也、

卅日、庚辰、一昨日、開眼供養儀、問二遣雅賴卿許一之所、返札如レ此、

去廿七日酉初、參二着東大寺一候、即奉レ禮二滿月御顏一候了、自レ昔御面相ハ、一定令レ劣給之樣見給候き、御面許金色候也、未レ及二他所之磨瑩一候、借屋以二錦繡類一裝二餝之一、葺以二松葉一、後山同以二松枝一餝レ之、壇上巽角造二立院御所一、假屋葺二松葉一、懸二翠簾一、高座等立二壇下一、左右立レ幢、高九丈、各懸二錦幡一流一、是上人結搆云々、廻廊跡立二數間借屋一片柱、爲二諸僧座一、其内東西又立二假屋一、東公卿以下座、西行事官座、中門東西假屋爲二樂屋一、中央有二舞臺一、

廿八日、卯時、以車輿参入、如此之輿、不知若干、男女數員、（雜イ）雜人如恒砂、左大臣已下、皆行事屋、其後數刻無音、及未時事始、樂音風聞候き、而雨脚已欲下之間、不知爲術歸京候了、不知後事也、普ノ綱トテ、糸數丈候き、諸人結付念珠、若懸神髮等、雜人以腰刀投入舞臺上、上人弟子等、出來取集之候き、凡事儀式非公事、又非無縁事、上下作法、只如交菓子候歟、

今日、小童着水干、参法印方、得引出物手本一号歸來、密々以輿所向也、依近々也、傳聞、舞臺左右、各立松樹三本、右方、第一、（院御分、）第二、（攝政分、已上各懸錦繍並一帖、）同第三、（舞裝物、）左第一、（八條院、女御分、）第二、（同餘分、并諸人結縁、）第三、（餘分、縠裝七帖、）（各有橫被、）見物輩云、余分尤優美云々、功德事、人不入心歟、或人産所、愛染王供、自今日始修、醍醐杲海僧都、

九月

一日、（辛巳、）陰晴不定、午後小雨、入夜大雨、法印被來、大將方密々有作文、毎月三ケ度例事也、本六ケ度也、而此兩三月減三ケ度也、今日、中將代人而書序云々、今日道志明基來、授名例律於大將中將等、

六日、（丙戌、）天晴、明甚参上、昨日被行赦、觸大神宮、並賀茂社訴之輩、並殺害寳宴法印之中人等不被免候云々、法條之間、不審事等問、今日、大將方又有密々詩、其後又有當座和歌、各序、題云、月照菊花云々、資隆入道在座、

八日、（戊子、）雨下、早旦洗頭、自今日、恒例七ケ日念佛也、未刻、渡居堂、請大原聖人（本成房、）受戒、其後酉刻、始念佛、今旦、大將女房夢云、余修此念佛、件女房見之、而余自口放金色光ト見了云々、隨分殷懃之志、自有三寳之感應歟、不覺之涙千行萬行、彌起信心所勤行也、

十日、（庚寅、）天晴、爲頭辨光雅奉行、有尋問事、申所存了、

御教書狀云、

大神宮禰宜成長、内々所進狀如此、兩條事、共雖無先規、寄事於神威、頻驚天聽、何樣可候哉、可令計申御上候者、依院御氣色、言上如件、光雅頓首謹言、

九月十日　　右大辨光雅上

進上大宮亮殿

請文案如此、

大神宮禰宜成長、兩條所望事、禁色之恩許、上階之宜下、共爲二新儀一、曾無二舊例一、彼祭主之敍二三品一、非三神宮之異二諸社一哉、其上剰以二禁色上階之殊賞一、被レ授二卑賤下劣之祠官一、宗廟之靈意享否、其奈何、但先年之功不レ可レ不レ賞、可レ申二請他事一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歟、抑、如レ此臨時之處分、偏起レ自二叡慮一、可レ有二左右一也、況於レ寄二事於神威一哉、愚暗短慮、迷二成敗一者也、以二此旨一可レ然之樣、可レ被二計披露一歟、

謹言、

九月十日

禮紙狀、

折紙返二上之一、

十五日、乙未、念佛如レ例、今日酉刻結願、日來念佛結願也、禮拜卅八度、今日依二月蝕一不二歸宅一、

十六日、丙申、念佛一萬遍之後、辰刻歸レ家、今夜蝕現否不レ見レ之、自二今日一不レ論二淨不淨一、可レ滿二念佛一萬遍一也、

十八日、戊戌、天陰、申刻以後雨下、巳刻、女房中將相伴、向二寂勝金剛院一、中將率二女房等一、入レ山採二(取)松茸一、又拾レ栗、余立レ堂又參二詣故女院御墓所一、申刻歸宅、路間余用レ輿、侍等步行、女房姫御前同車、其後出車二兩、中將騎馬、男共四五人、同騎馬、東國領等、可レ隨二領家進止一之由、自レ院遣二御敎書於賴朝之許一、泰經卿奉書所二下給一也、

十九日、己亥、今日加二灸治一、胸腹之間少々也、不レ招二醫人一、灸二舊跡一、東國領事、光長齎二副御敎書於院宣一、可レ遣二賴朝許一之由仰レ之、以二政所舍人一爲レ使、

廿日、庚子、今曉寅刻、或女房有下誕二生男子一事上、八條院女房、三位局、盛章朝臣娘、彼院無雙之寵臣也、落胤女子甚異樣事也、而生二男子一可レ悅々々、卽遣二護劍一腰一、入二青地錦袋一、以二國行一爲レ使、觀性法橋自二今日一永以籠居、始二淸淨潔白之念誦、大日五字眞言一也、年來、件咒每日滿二十萬遍一、自二今日一縮二反數一可レ致二誠心一也、仍件本數不レ足、仍請二境越一、同行弟子等之中、心操貞直之者、各配二分少分一、可レ滿二件闕分一也云々、余其中可レ滿二每日百遍一、仍今日精進潔齋奉レ滿了、法印又被レ滿二一千反一云々、

廿一日、辛丑、今日又加二灸治一、入レ夜食二始蒜一、今日、雖レ爲二月□日一、非二初度服藥一、仍强不レ憚レ之也、抑、灸治與レ蒜同時之條、俗人憚レ之、然而下官計二病之體一、內外之治尤要須也、仍以二今案一所レ爲也、又示二問定成朝臣一、

答可然之由、猶依有疑以卜決之、其趣吉兆也、仍旁服始之也、此日、隆職宿彌來、
廿四日、甲辰、傳聞、天王寺舍利作三粒紛失了、去四日事云々、可悲々々、去々年有此事、經兩三日、自長押上求出之、今度早々（〇早々一作于今）不出來給云々、佛法滅相也、
廿五日、乙巳、天晴、東國領等、如元可知行之由、賴朝成下文送之、所送光長朝臣許也、光長爲湯治在河湯邊、自件所所令進也、下文六枚、先日以院宣欲遣賴朝許、使者未進發、仍召留之、漏件注文之所々事、可仰遣之由仰光長、又賴朝令申云、伊豆國馬宮庄、亂初之比不知御領、寄進當國走湯山了、此條進退有恐、仍欲進其替、而八條院御領、肥後國豐田庄所給預也、件所領家、有御沙汰如何々々、此條子細有疑、件所自女院被給賴朝者、今馬宮庄代令進之條、理可然、若賴朝給預所職許者、下官爲女院御庄預所之條、太以可見苦、凡家之習、無如此事、保元之初、一所庄園等、故知足院入道殿、稱被寄進鳥羽院上、可爲公家御沙汰、執政人爲預所、可知行庄園之由、被仰下之時、故殿令申給云、只偏可爲公家之御沙汰、一切不可罷入、自累祖大職冠至微臣、數十代之間、苟爲朝之管轄、身居攝籙之任、且蒙君之恩容、且傳家之餘慶、所領掌漸以有數、然而未聞補領家之職知行田舍之事例、然則於有御用者、更以不可執申、於上下之沙汰者、已爲家之瑕瑾、敢不背受者、于時公家有恥色、不再仰耳、（彼時法皇御宇、信西所申行也、時人信西之謀、猶爲彼座之由雖）之、余且案此例又先規、仍以此子細可計答〔之〕由、同仰光長朝臣了、法印被來、今日定長爲院御使來、和泉國之訴事、先日仰付所、未示其御返事也、
廿六日、丙午、雨下、時々日景見、法印今日被登山了、蒲冠者範賴入洛云々、（參河守也、）
廿七日、丁未、花山大納言兼雅有腫物云々、以書問之、無殊事歟、堅根々々、
廿八日、戊申、天晴、男子誕生、卯剋歟、或女房先々所生之母也、
廿九日、己酉、天晴、大將方有九月盡會、題云、江山秋景盡、題中典樂頭定成來、問兼雅卿所惱事、申全不可有怖畏之由、

玉葉卷第四十二終

玉葉　卷第四十三

自文治元年十月
至同年十二月

十月〔大〕

一日、庚戌天晴、內府以二使者一示云、美作國可レ獻二五節一之由有二譴責一、每事無二計略一、童女下仕裝束之間、一具欲二調給一如何、報云、童女下仕等裝束、若可二調進一者、可レ調二進一雙一也、二具也、調二進一具一之條、太可二異樣一、二具者又不レ可レ叶、仍可レ調二送舞姬裝束一具一者、今日、大將方有二密作一、

二日、辛亥天晴、隆職注二進僧事聞書一、去夜被レ行云々、去〔々〕年、追レ山之書籍等、今日召二寄之一、參河國司範賴與二牛二頭一、

三日、壬子天晴、內府送レ札云、舞姬裝束御沙汰、尤悅思給、可レ進二色目一云々、又寬詮法印能讀人也、有二聽聞之志一之由先日示レ之、其返事被二示送一也、相二副彼法印返札一被レ送也、殊悅思之由云々、件法印內府弟也、或人云、昌雲法務奉レ怨二法皇一、可レ籠二大原一、上西門院同以可レ有二御籠居一云々、世人所二傾奇一也、季長去比參二高野、天王寺等一、今夕歸洛云、天王寺舍利三粒皆以紛失了、雖レ致二種々祈禱一、未二出來給一云々、可レ悲々々、未レ出二給堂中一給之由、有二夢想等一云々、定長示送云、右大將殿、兩社御幸可下令レ執二金銀幣、幷三衣筥一給上者、

四日、癸丑天陰、明基參上、兩息讀二名例律下卷一、又笛師守方來、大將習樂、

五日、甲寅天晴、余依二服藥一不レ參二御堂一、大將參入、講了歸來、今日、藏人宮內少輔親經來、仰二大將一云、法皇仰也、可レ掌二行太神宮事一者、申下年少之間、不レ堪二奉行一之由上了、此事不可說々々〔之〕事也、雖人申行哉、廿未滿之人、奉二行如レ此重事一之條、古來未曾有事也、宗賢今日又來、

六日、乙卯天晴、早旦、主稅助安倍晴光參來、申二天變事一、從二去月廿三日一、塡星守二犯太微東蕃上相星一、又從二同廿八日戊申一、歲星守二犯 同右執法星一、相去各八寸所、是大臣大

將等愼也、就中塡星變、大將愼尤重云々、又文云、天下有悅喜、人主改政云々、又云、有立王事云々、典藥頭定成來、

七日、丙辰、天晴、光長來申條々事、東國庄々子細仰遣賴朝之許之間事也、小兒（在能業之許、女子也、）病危急、仍召施藥院使賴基問之、又佛厳聖人來見之、誕生之小兒等剃髮事、禁忌月、陰陽等申狀非一、仍問遣在宣〔之〕許、（宗道被問之中、器量拔群之上、又在宣候在耳、仍余以之爲證、）申云、正三五七九十、（已上六ヶ月忌之、）二四六八十一十二、（已上六ヶ月爲吉、）仍來月可垂髮云々、他人（廣基、晴光等、）申云、十月不忌之、十一月忌之、（他月在宣同前、）但晴光云或說不忌霜月云々、因茲問在宣之處、申旨如此、仍可用此說、先年姫君誕生之時、在憲朝臣所申、同在宣說之故也、

八日、丁巳、天晴、和泉守行輔、進羊於大將、其毛白如葦毛、好食竹葉枇杷葉等云々、又食紙云々、其體太無興、

九日、戊午、天晴、早旦以季長示送定長許云、大將御幸之間所役等、（取衣筥、并可傳進金銀幣、申之由、先日定長所示送也、）爲院司所役、然者早可被仰下歟、凡家例、二條關白殿已下至宇治槐門、多以爲院司、而入道關白、下官等、及其子息等不被補、且是早昇丞相之間、殊無其沙汰、於愚息等者、尤可申補之處、自然懈怠、又自上無被仰下之故也、而今有其沙汰、尤畏申、早可被仰也、三位中將同可申補歟、但是非懇望、存愚忠許也、可計披露、抑、寬治之間、白川院有春日御幸、知足院殿爲納言院司、被取金銀幣、爲君爲家、已爲先例、此有同松容之次可令披露者、此外、又和泉國訴訟事等、季長私示付云々、又仰遣云、大將去比服蒜、來十五日相當四七日、勤仕神事之役有憚哉否、私難進止、但先問宮寺之處、殊無定證之例之由所申也、此上事可相計者、定長答云、院司事、可奏此旨、次第尤神妙、蒜忌事、不及奏事〔之〕由、過三七日了、定無其憚歟、如此事、頗無御成敗之間、付申出似有煩事、爲公事強不可有其恐憚事歟云々、午刻許、藏人次官定經來、示康季非藏人事、爲非重代之者之由有院宣幷攝政命云々、余答子細了、（以通定例所申也、）當時重代者、只二人云々、申刻、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來傳院宣云、宇佐宮黃金（或稱御躰、或稱神寶、）之間事、條々可計奏者、（副調度文書、外記勘文等數通、）此事爲經房卿奉行、所被仰下也云々、件狀如

此、

宇佐宮兩條事、

一外記勘申黃金事、

當宮之習、以鑄御驗幷黃金、奉稱御正體之由、上洛神官等所申也、然而寬治之比有沙汰、事不切之由、見外記勘文、雖縱為神寶、非可不崇重、安置所奉送之儀、幷被奉謝之間事、就外記申狀可被計申之由、向左右內三府許可被仰合、兼又可令申攝政者、

一可給官使勘錄、神殿舍屋破壞被造替、行濟秘、安置御體、被調進御裝束事、

今度不進太宰府解狀、(寺有僧綱不進云々)又所進彼宮解狀、只所付太宰府之牒案也、就其狀忽有沙汰之條、雖無其謂、旁思神慮、已欲聞何樣可有沙汰哉、內々先可被仰合三丞相、且又可被申攝政者、

右兩條存此旨、可令申沙汰給者、依院宣執達如件、

九月廿二日　　權中納言經房上

藏人左衛門權佐殿

兩大外記勘申之趣、付和氣使可被送本社之由也、但師尙申云、若又暫被奉安置神祇官若八幡宮、猶御體實否之條、糺決之後、可有沙汰歟者、余答云、具被見文書等、追可奏子細者、返給經房卿御教書了、他文書等暫留之、此日明基來、授名例於大將中將等、此夕、和泉守行輔初參院、先來、召前見之、著重喪之服、父慈德忽思出、悲淚難仰者也、

十日、己未、雨降、定能卿來、

十一日、庚申、此夜有小除目云々、

十二日、辛酉、見聞書、經房任帥、兼忠任近江守、(元經房知行國)也、

十三日、壬戌、天晴、早旦、季長朝臣來申云、義經、行家同心反鎌倉、日來有內議、昨今已露顯云々、雖為巷說非浮言、義經之過、郎從之說云々、相次說々甚多、賴朝失義經之勳功、還有遏絕之氣、義經中心結怨之間、又鎌倉之邊、郎從親族等、為賴朝失生涯、結宿意之輩、漸以數積、彼等內々令通義經行家等之許、加之、賴朝乖法皇叡慮之事太多云々、仍見事之形勢、義經稱奏事趣、頗有許容、仍忽及此

大事云々、或云、秀衡又與力云々、於子細者雖實說不定、於蜂起者已露顯也、入夜慶俊律師來云、法印被辭申法性寺座主之間事、付泰經奏法皇、日來無左右之仰、今日以書札示不許之由云々、其趣、本寺之修造、他人彌不可叶、猶可有計沙汰云々、件慶俊者行家子、今且向江州了、其勢非幾云々、仍自院賜甲冑云々、凡事之次第如夢如幻、亥刻許、小死人在南庭、大將自見付之、驚奇無限、巳卅日穢也、明後日八幡御幸、必可供奉、依有所役等、忽可被補院司、而忽此事出來、凡不能是非、自元院邊疎遠之者、適備職掌可叶御要之處、臨期觸此穢、勿論事歟、卽以使者觸遣定長之許、又觸兼雅定能等、兩納言有歎息之報、定長答可申入之由云々、供奉之雜事、皆悉沙汰具、而忽留了、且遺恨多端者歟、

十四日、癸亥、雨下、入夜定能卿示送云、申法皇之處、强無不快之氣云々、爲悅、世上騷動、昨今殊甚、京中諸人運雜物、必爲近年之流例、可悲云々、平氏誅伐之後、賴朝在世之間、忽可及大亂之由、萬人不存事歟、苛酷之法殆過秦皇帝歟、仍親疎含怨之所致也、世人之謂以、今度天下之結願歟云々、今日、院主典代來門外、仰大將中將等之補院司之由、依穢中不賜祿、仰穢限以後可來之由了、

百四

十五日、甲子、天晴、此日、法皇相具競馬參詣八幡、（無具、如日吉儀、）余不見物、大將中將竊以見之、大將番長厚次入乘尻、□左大將供奉云々、拂曉、定能卿問送云、可勤三衣宮、幷金銀幣等之役云々、（件等役、大將可勤其替也、先例撰英雄之人云々、今此卿當其仁、可謂幸人、依無他人也、）而取幣之時可解劍哉、又徒跣歟云々、於劍者不可解、著履哉否、未辨先例、可被隨便宜之由答了、

十六日、乙丑、天晴、法皇今朝遷御、依爲歸忌日、御八條院御所、明日可有還御六條殿云々、大外記賴業來、依穢緣端懸片尻、余謁之、問宇佐宮濫行之間事、又賴業談世上事、昨日競馬、厚次合賴武、（賴文子、）持云々、下官自昨日有病氣、今日頗增、入夜殊甚、

十七日、丙寅、天晴、早旦、大藏卿泰經爲院御使來門外云、（依穢不入門内、以季長傳申、）去十一日、義經奏聞云、行家已反賴朝了、雖加制止不叶、爲之如何者、仰云、相搆可加制止者、同十三日、又申云、行家謀

叛逆加制止、敢不承引、仍義經同意了、其故者、率身命於君、成大功及再三、皆是賴朝代官也、殊可賞翫之由令存之處、適所浴恩之伊豫國、皆補地頭、不能國務、又沒官所々廿餘ヶ所、先日賴朝分賜、而今度勳功之後、皆悉取返、宛給郎從等了、於今者、生涯全以不可執思、何況遣郎等、可誅義經之由、憐得其告、雖欲遁不可叶、仍向墨俣邊、射一箭、一決死生之由所存也云々、仰云、殊無思食、猶可制止行家者、其後無音、去夜重申云、猶同意行家了、子細先度言上、於今者、可追討賴朝之由、欲賜宣旨、若無勅許者、給身暇可向鎮西云々、見其氣色、主上法皇已下、臣下上官、皆悉相率可下向之趣也、已是殊勝大事也、此上事何樣可有沙汰乎、能思慮可計奏者、(義經內々曰、左內兩府被遣召了、內府申云只今可參之由、左府未承返事云々、)余申曰、被下追討宣旨事者、罪犯八虐、爲敵於國家之者、蒙此宣旨者也、賴朝若有重科者、可被下宣旨、何及異議、若又無指罪科者、可被追討之由、更以難計申、但平家及義仲等之時、雖不起自叡念、暗被下此宣旨了、天下亂逆、即在如此之漸、然而爲避當時之難、可被追彼等例哉否之條、宜在聖斷、敢非臣下之最歟者、泰經重示曰、此事猶能可有御思慮歟、賴朝過怠全不候、追討之條又不思食寄、然而義經等結構之趣、可謂勿論、仍只可給件宣旨之由、內々有天氣、爲御存知、猶所申也、而如今令申御者、已追討猶豫之趣也、外聞之處、似引級賴朝、且者、去年聊有申旨、爲報彼芳言、抑留此追討歟之由、若君有御疑殆者、尤無由事也、隨又彼兩度不意之宣旨、賴朝更不爲怨、今度又可同歟、仍宣下之條、旁何難之有哉、猶分明可令申切給歟者、余云、朝家大事、依私阿容(阿容一本作行客)之由、於及御疑殆者、更不及申左右、凡者被尋問事、恐慮之所及全不憚時議、是存忠之故也、而無罪之者、可被追討之由、爭令言上哉、爲遁當時之害、可被宣下哉否之條者、只可在勅定事也、若於有一決者、更非申止之議、抑、以前兩度宣旨、賴朝不結怨、今度可同之條、頗不可似彼例歟、凡此事恐意之所及、先被誘仰義經等、可被問子細於賴朝也、義經已有度々之勳功、且依爲汝代官偏憑思食之處、聞可

レ有二濫刑一之由上、恐申旨如レ此之條、罪科何事哉、若依二傍輩之讒口一、暗加二私刑一者、尤不便事歟、又其罪無レ疑、必可レ行二科斷一者、召二下其身一可レ致二其沙汰一也、作レ恣二京都一差二上武士一可レ誅之由風聞、狼藉之條已似レ忘二朝章一、若又義經等聞二讒說一令二驚申一歟、早聞二食子細一、可レ有二成敗一之由、可レ被二仰遣一也、而猶乖二勅命一企二濫吹一之時、處二違勅一可レ被レ下二追討宣旨一歟、不レ定二罪科一宜下之條、若奈二後悔一何、但此議於レ今者難レ叶歟、去十一日、始達二天聽一之剋、被レ仰二義經一、暫抑二狼藉一、可レ被レ遂二子細於關東一カリケル事歟、濫行風聞之後者、縱被二仰遣一、定無二承引一歟、誠是難レ治次第也、今私被レ示之旨、偏引二級賴朝一抑二留追討一之由也、此條返々有レ恐、於下不レ思二得事上者、小事猶難二申切一、況大事哉、是全非二申止一、只申二理之所一レ當許也者、泰經服膺退出了者、余聞二此事一神心惘然、天下之滅亡、結句在二此時一歟、賴朝失二義經之勳功一、殆及レ害レ命之條、事若實者、義經起二逆心一之條、一旦可レ然、賴朝之心操、以レ之可レ察事歟、但又義經於二賴朝一偏父子之義也、忽申二下追討宣旨一、欲レ誅二滅賴朝一之條、大逆罪也、自他共失二道理一、天魔豈不レ得レ便乎、不レ能二左右一云（々カ）々、及レ晚大夫史隆職來、談二世上事一、今日、宇佐宮追捕事文書、幷下官申狀等、以二淨所之人一、令レ書二送親雅之許一、（宇佐奉行）早可二奏聞一之由、有二返報一、余申狀、載二加之一、

宇佐宮條々事、

一以二黃金一可レ爲二御正體一哉否事、

自二寬治之初一、至二嘉保之末一、云二伎議一、云二問注沙汰一、雖レ及二數度一、御體歟神寶歟、左右猶不二一決一、但恐案之所レ覃、此條強無二疑慮一歟、所以何者、如二師尙勘申一、嘉保三年十一月卅日問注記者、放生會之儀、以二高御枕一奉レ乘二神輿一、以二香爐宮一（黃金在二此中一）令レ列二神寶一、迨二正之時、只以二件宮一奉レ移二彌勒寺一云々者、以レ之思レ之、神寶之條、雖レ無二異儀一、崇重之趣殆類二御體一歟、倩案、宗廟之用二靈寶一、譬猶二公家之重二劍璽一、推而准レ之、自叶二物議一歟、抑此事不レ召二官勘文一之條如何、

一付二和氣使一、可レ被レ奉レ進二件金一哉否事、

縱雖二靈物一、已爲二神寶一、被レ付二彼使一、其儀可レ然、但件黃金不レ可レ准二尋常之神寶一、何況如二本宮解狀一者、武士之狼藉甚無二比類一、神寶之紛失不レ殘二一物一、適所二出來一、只此黃金而已、靈寶獨殘、彌可二尊崇一歟、仍奉送

之間、聊可有議、須擬本納之宮、被設新造之器、也、當時參治之神官等、定存其損却歟、早被尋子細、可隨申狀歟、抑、付初度進發之使、被申當宮有事之趣、頗雖可思慮、如賴業勘申者、件靈寶久安從他所、專可有其恐、被准天慶等之例、何難之有乎云々、恐遲留之條、頗非無其理歟、但彼和氣使發向、若在今明歟、期日已迫、沙汰有煩者、暫延引勅使之進發、可催具奉送之雜事歟、將又以別御使、後日可被奉遣歟、依本宮之損亡、定有寶撿之勅使歟、付彼送之、又得事宜〔之〕故也、兩樣共無巨難、一決只在叡慮耳、

一同金安置所事、

徒於國司之里第、空經若干之旬月事、似疎簡、尤多恐懼、速奉納神祇官、暫可被待沙汰之趣歟、殊仰本司官人、可被奉守護也、宿納石淸水宮之條、雖似有由緒、假奉安置之儀、還以無便宜歟、

一發遣公卿勅使、可被謝申事趣事、

今度狼藉往代無跡、誠是廟庭無雙之濫行、朝家第一之重事也、尤差遣公卿勅使、可被告謝歟、抑、我朝鎭亂之根元、多在彼宮之神德、近年海陸路塞、祈請屢怠、雖然遂逆賊之誅伐、猶靈廟之玄應也、自今以後、偏以德化、彌期靜謐、心可垂哀德之由、殊可被祈申歟、逆亂猶不絕、非如此之咎徵哉、

一自本宮言上條々子細事、

雖無宰府之解狀、專非可默止、早以本宮之申旨、可有其沙汰也、但注進之趣、子細雖具、成敗之處不審猶殘、被仰彼勅使、可令勘注言上神殿破損、及宮中狼藉之事等、若猶於京都、有可被尋問之事者、召具大宮司已下神官等、可參洛歟、隨彼等之狀跡、可有次第之沙汰也、抑、本宮解狀已非正文、以牒案經言上、頗不似公事之法歟、召當時參洛之神官於官庭、早尋問子細、且可被散不審歟、

一濫行武士事、

張本之輩、召上其身、尋造意、勘罪名、任法可被糺斷歟、國家大事莫過宗廟、所行之旨殆超大逆、斷罪之法、暗難寬宥者歟、

一召諸道勘文、及可被行仗議事、

粗案寬治之例、依黃金一事之沙汰、猶有連日數度

之仗議、況於今度者、累代寶物、悉以紛失、神殿舍屋多以顚倒、事絶常篇、曾無蹤跡、早仰諸道之儒士、被勘和漢之證據、尋訪群卿之議奏、可有次第之成敗也、

一廢朝事、

如神宮申狀者、以鳧御枕爲正體云々、付之案之、諸社之火災、猶有此儀、況於宗廟之有事哉、論御體之紛失、（眞御躰、同紛失之由、載本宮解狀、）超神殿之回祿、校量之處、輕重不侔、然則、乍達此災於天聽、爭闕其禮於朝廷哉、濫行雖爲去年沙汰、已在近日遂期之條、不可有其難、但此條同可依諸道之勘奏也、

亥剋、人走來告云、北方有炸時之音、余聞之、事已實也、未知何事、然間人又告云、武士打圍法皇宮云々、神心失度、擧念三寶之外無他、堅閉門戸、待動靜之間、襲院御所之條已僻事也、賴朝郎從之中、小玉黨（武藏國住人、）卅騎許、以中人之告寄攻義經家、（院御所近邊也、）殆欲乘勝之間、行家聞此事馳向、追散件小玉黨了云々、如此之間、院御所殊警固、不知案内之疑、習先例院御所有恐之由、下人令稱云云、凡世上之爲體、不可安堵之世也、可悲可悲、

十八日、丁卯、天晴、傳聞、被下賴朝追討宣旨云々、

十九日、戊辰、天晴、早旦、隆職注送追討宣旨、其狀云、

文治元年十月十八日　宣旨、

從二位源賴朝卿、偏耀武威、已忽諸朝憲、宜前備前守源朝臣行家、左衞門少尉同朝臣義經等追討彼卿、

藏人頭右大辨兼皇后宮亮藤原光雅奉、

上卿左大臣者、

傳聞、一昨日左內兩府參院、內大臣先參上、被仰合追討事、內大臣申云、此事一身難定申、可被待左大臣參者、即左大臣參上被申云、凡不可及異議、早々可被下口宣旨也、其故、當時在京武士、只義經一人也、被乖彼申狀、若大事出來之時、誰人可敵對哉、然者、任申請可有沙汰也、更不可及議定云々、內府同之云々、經房卿參會、聞此事頗傾奇云々、

廿一日、庚午、天晴、傳聞、法皇臨幸鎭西之儀、都無許容云々、仍義經行家等、忽變件議云々、今夜向堂違方、

廿二日、辛未、傳聞、宣下之後狩武士、多以不承引云云、

廿三日、壬申、人云、近江武士等、不與義經等、引退奥方云々、

廿四日、癸酉、天晴、自今日始祈等、余祈二壇、（一壇不動供、法印被修之、一壇愛染王供、宗厳阿闍梨、）大將祈一壇、（靜遍阿闍梨、如意輪、）依恐世間之物忩也、

廿五日、甲戌、天晴、大藏卿泰經爲御使來、（雖爲禁中、院又爲肺腑云々、）（仍泰經昇殿、）余隔障子謁之、泰經傳院宣云、遣使於賴朝之許、可被披陳子細歟、而隱而遣之者、義經等之傳聞有恐、仍只仰聞件兩將、且暫被止當時之猥藉、被遣頭弁之御使、其次含密語、被加披陳之詞如何、可計奏者、（余案之、申下宣旨、狩催近國武士之處、敢不承知、仍支度相違之間、洛中上下失度云々、仍忽此儀出來歟、）余申云、事已發覺、被下追討宣旨畢、其上更被仰遣和平之儀、賴朝豈可受勅使哉、暗可有推察歟、但於其條者、縱不承引、推而可遣歟、賴朝之忿怒、雖遣使、雖不遣使、更不可有差別之故也、而在京之武士等被仰合之時、各辭申者如何、若可有此儀、不被下追討宣旨之以前者、頗叶物議歟、先日被尋問之時、内々存申之趣已是也、而不尋問、被下宣旨之後、更此儀出來、首尾似不相應歟、惣非愚意之所及者、泰經曰、左大臣申云、早可被遣、尤上計也云々、即泰經歸參了、余竊案之、此事可彈指、誰人所申行哉、今日、泰經密語云、法皇只不可知食天下也、我君治天下、保元以後、亂逆連々、自今以後又不可絶、仍只爲全玉體、枉可有此儀者、（云々イ）余、君不知食天下者、誰人可行哉、泰經云、只臣下可議奏也、余曰、此事都不可叶、只以法皇御力、可被直天下也、泰經云、極雖有其恐、於被直之條者、一切不可叶、（人此イ）可被直得者、はやく直て、天下安穏にてこそは心てましかと云々、

廿六日、乙亥、人告云、明曉、一定引退鎭西、法皇已下、直可奉引率云々、大將軍之邊輩各稱此由、余在其中云々、雖不信受此事、女房等同宿、猶非無怖畏、仍先今夜遣法性寺遊堂、（光明院也、）今明日經廻、（件）

廿七日、丙子、巷説等猶不止、萬人周章云々、或云、義經雖不甘心、郎從等猶可引率人々之由勸申云々、又不奉具院者、一切不可相具之由、各令申云

云、

廿八日、丁丑、早旦、相三伴大將一、密々向二光明院一、謁二女子一、卽歸來、今日、女房等密々遣二賀茂雲林院邊一、聞巷云云、遂レ日倍增、猶率レ具二法皇一可レ赴二西海一之由、皆以令二謳哥一、其故也、凡洛中諸人、於二女人之類一者、一人不二殘留一云々、一身于レ今雖レ不二驚思一、事已火急、仍竊所レ遣也、兼親盛房等、令レ相二具女房一、亥刻、兼親歸來、申二賀茂宿所相違之間事一、次第不可說候、賴輔入道兼日語二幸平一云々、而憖不二仰聞一歟、

廿九日、戊寅、未明、差三遣國行並牛等一、在二賀茂一女房迎三取雲林院一也、昨日違亂事、尋三遣賴輔入道之許一、大略無レ所二于披陳一歟、老耄之所レ致也、傳聞、義經猶可レ奉レ具二法皇一之由風聞、仍以二泰經一被レ尋レ之、仍以二誓狀一辭申云々、

卅日、己卯、天晴、義經等、明曉決定可二下向一云々、或云、攝州武士太田太郎已下、搆二城郭一、九郎十郎等、若赴二西海一者、可レ射之由結搆者、又九郎所從紀伊權守兼資、爲レ點二定船一、先以下三遣件男一、爲二太田等一被レ打了云々、依二如レ此事一、俄可レ引三退北陸一之由、又以風聞、凡近日、數々說、縱橫難レ定者歟、此日、余落胤女子四歲夭亡了、兵部少輔能業所レ養之女子也、日來病惱、或增或減、今日遂以如レ此、傳聞、去夜、法皇有下可レ臨三幸他所一之議上、聞二此事一、攝政無二左右一逐電晦レ跡、其間、二位中將被レ棄三置于道路一云々、然而聞二御幸不實之由一、今日歸住云々、

十一月

一日、庚辰、天晴、今曉、九郎等下向延引、或曰、發二西海之議一可レ趣二北陸一云々、依二路次狼藉一歟、此夜、定能卿告送云、以二得業圭秀一爲レ使、義經等奉レ相三具法皇一之儀、都不レ可レ候之由、再三言上、此上强無二疑殆一之處、猶可レ有二其儀一之由、今日謳三哥於院中一、或又可レ有二遷都一之由、有二申行之輩等一云々、

二日、辛巳、天晴、未刻許、右少辨定長布衣、爲二法皇御使一來、召二簾前一（依レ惱レ痢、緣端坐二片尻一）謁レ之、定長仰二院宣一曰、義經明曉可レ向二鎭西一、其間、聊有二申請旨一、其狀云、可レ奉レ勘レ君之由、達二天聽一、依レ有二其恐一、貪三進起請一先畢、其上不レ可レ有レ疑之由存之處、院中祗候之輩、猶致二發向之用意一云々、此事都不レ可レ候事也、郎從等難レ遂二先途一、猶臨幸可レ宜之由雖レ令レ申、於二義經內心一者、

更不可乖叡慮、敢以不可有御不審、抑、山陽西海等庄公、共爲義經之沙汰、闕屬租稅、年貢雜物等、慥可沙汰進上之由、欲被仰下、兼又、豐後武士等、被召院、義經行家等殊可扶持之由、欲被仰下者、件兩條可被仰下哉否、宜令計奏者、余申云、可追討賴朝之由、被下宣旨之上、如此細々事、更不可及議定、於今者、只任申請有其沙汰、早速可被出洛陽歟者、及晚、大夫史隆職來、聊有申旨、入夜賜院宣於義經等云々、

三日、壬午、天晴、自去夜、洛中貴賤多以逃隱、今曉、九郎等下向之間、爲疑狼藉也、余猶敢不動搖、只奉念太神宮、春日大明神之外、更以無他計、其上事可任宿業歟、忽逃隱之條、不似君子之翔、仍遂以不搖動者也、辰刻、前備前守源行家、伊與守兼左衞門尉大夫尉也、從五位下、同義經爲侍臣殿上等、各申身暇、赴西海訖、是則無指過怠、爲賴朝欲被誅伐、爲免彼害所下向也、始推雖申下可討賴朝之宣旨、事不起自叡慮之由、普以風聞之間、近國武士不從將帥之下知、還以義經等處謀反之者、加之、引率法皇已下可然之臣下等、可向鎭西之由、披露之間、彌乖人望、其勢逐日減少、敢無與力之者、仍於京都難支關東之武士、是以下向云々、院中已下諸家、京中悉以安穩、義經等之所行、實以可謂義士歟、洛中之貧卑無不隨喜、若如以前風聞者、王侯卿相一人而不可全身、然則人別爭有失生涯之果報哉、因茲無此濫吹歟、可悅々々、今日、女房等自雲林院邊歸宅、京中所殘留之武士等、少々爲追義經等下向云々、

四日、癸未、天晴、今日又、武士等追行義經云々、傳聞、昨日、於河尻邊與太田合戰、義經得利、打破通了云々、

去二日諸社祭、可用次支干之由被宣下了云々、今日、不立春日幣、不神祭、是等例也、

五日、甲申、天晴、依神事不向堂、春日 平川等祭、依穢延引、然而氏神祭猶可有神事之由有所見、仍終日神齋、但强不密也、九郎等於室乘船畢云々、

六日、乙酉、天晴、大外記賴業來、依穢不昇堂上、候緣邊、授左傳於大將、此次賴業云、去二日諸社祭可用次支干之由、被下宣旨了云々、若依穢氣歟、大將中將密々有和歌、中將書序、

七日、丙戌、天晴、入夜、人曰、九郎義經、十郎行家等、爲豐後國武士被誅伐了云々、或云、爲逆風入海云々、兩說雖不詳、解纜不安隱歟、事若實者、仁義之感報已空、雖似遺恨、爲天下大慶也、彼等若寵鎭西者、爲追討之武士等、逆路之國彌可滅亡、關東諸國又依此亂不可通其路、仍中夏之貴賤、可無活計之術、而不遂前途滅亡、豈非國家之至要哉、義經成大功、雖無其詮、於武勇與仁義者、貽後代之佳名者歟、可歎美々々々、但於賴朝起謀反之心、已是大逆罪也、因茲天與此災歟、〔凡〕五濁惡世、鬪諍堅固之世、如此之亂逆繼踵而不絕歟、可悲々々、傳聞、豐後武士等伐義經等事謬說云々、

八日、丁亥、天陰、午後雨降、傳聞、義經、行家等、去五日夜乘船、宿大物邊、追行之武士等、寄宿近邊在家、（手島冠者、并範季朝臣息範資等、爲大將軍云々、件範資雖生國家、其性受勇士、加之、蒲冠者範賴、親昵之間、從在京之範賴之郎從等行向云々、）未合戰之間、自夜半大風吹來、九郎等所乘之船、併損亡、一艘而無全、船過半入海、其中、義經行家等、乘小船一艘、指和泉浦逃去了云々、於家光者梟首了、豐後武士等之中、或爲降人來範資之許、又乍生被捕取了云々、鎭西武士等伐取義經等之由、風聞尤謬說、次第如此云々、件範資今日上洛、所談說云々、已是實說也、仍隨聞及記之、

九日、戊子、午後天晴、傳聞、義經等渡淡路國了云々、但未聞實說、今日物忌也、

自院賴朝之許可被遣御使之由、有其定、經房卿、光長朝臣、定長等廻其謀云々、又證憲法印同廻沙汰云々、而此議皆停止、若宮別當丸、（賴朝近臣、日來在京云々、）昨朝被遣了、其御定之趣、人不知、密々事云々、

十日、己丑、天陰、今日物忌也、入夜範季來、語日來成怖畏之間事、并其息範資、追戰九郎黨類之間事、恐父一切不知之由、立誓言爭申之、又云、被下賴朝追討宣旨之間、余申狀、存道理之由、世人謳歌云云、

十一日、庚寅、天晴、傳聞、經房卿感追討之間余定申詞云々、

晩頭、雅賴卿來、談世間事等、余示合三位中將改名之間事、中將名良經、九郎名義經也、良與義其訓惟同、義經須改名也、而敢以不改、然間忽類刑人滅亡、

於今者、中將之改名不可及異議歟、仍內々問其字於長光法師之處、擇申云、良輔經通云々、輔字九條殿御名、經通雖爲公卿之名、無彼子孫、當時非可憚、被用有何事哉云々者、以此趣問雅頼、々々曰、公卿名雖不打任、經通爲勝、被用宜歟云々、入夜爲方違向堂廊、

十二日、（辛卯）天晴、隆職宿禰來、談世上事、入夜光長參上、有申事等、

義經行家等可奉召之由、被下院宣云々、其狀云、

被院宣偁、源義經同行家、巧反逆、赴西海之間、去六日於大物濱忽逢逆風云々、漂沒之由、雖有風聞、亡命之條、非無狐疑、早仰有勢武勇之輩、尋捜山林川澤之間、不日可令召進其身、當國之中、至于國領者、任此狀令遵行、於庄園者、觸本所致沙汰事、是嚴密也、曾勿懈緩者、院宣如此、悉之、隨狀、

十一月十二日　　大宰權帥經房奉

和泉守殿

件札、遣和泉守行輔許狀也、被下諸國御教書皆如此云々、件兩將昨日入、蒙可討頼朝之宣旨、今日、又預此院宣、世間之轉變、朝務之輕忽、以之可察、可彈指々々々、

十三日、（壬辰）天晴、關東武士、多以入洛云々、參河守範頼爲大將軍可上洛云々、或云、爲奥之疑留逗坂東云々、實說未聞、

十四日、（癸巳）天晴、前源中納言示送曰、相摸國住人、（其名有久、）夜前入洛、入來申云、京事、十月廿三日聞候、範頼、幷公顯僧正、廿二日下著、然而範頼成憚直不申、粗披露傍輩云々、廿四日堂供養、卯時事始、申剋終、願主淨衣云々、布施物〔之〕長櫃（百八十合、）導師馬卅疋、（十疋置鞍、）讃衆廿口、各三疋、（一疋置鞍、）自廿四日有上洛沙汰、有久廿七日出國、次官親能、今四ヶ日之後可出國云々、頼朝一定可京上之由風聞、已超足柄關之由、於路頭所承也、非如先々決定可上洛之由、下知郎從等云々、若宮別當逢美乃國云々、去廿七日までは京都子細不委云々、

今旦、範季來語、入洛武士等之氣色大有恐云々、大略天下大可亂、法皇御邊事、極以不吉云々、梶原代官下向播磨國、追出小目代男、倉々付封了云々、件國、院分國也、佛厳聖人來、余問法文學等、今日、又有

安來語云、去三日、女房冷泉殿參院、法皇眼前被仰云、今日可參向攝政第、可申之樣者、世間事、於今者、雖帝王、雖執柄、更不可遁恥辱、今度之怖畏、倩案次第、偏朕之逆報之盡也、何況、頼朝忿怒之由有其聞、攝政之遁事不受之由、自元風聞、右府遁事、殊爲賢相之由令庶幾云々、去年比、再三有申旨、然而依朕之抑留、不遂其意、今度定（重）有申事歟、於今者、非朕之力所及、仍未聞其事以前、遮自避職、右府令沙汰天下事尤穩便歟、但自是（之）使トテハ不可申、只伺氣色可告也云々、即馳參攝政第、申勅語之趣之處、其氣色甚不請、殆被處御使之過怠、一切無御返報、只參上可承候許被示、事體依不足言、彼日不歸參、翌日（四日也、）參上、奏此旨、其後無沙汰云々者、（已上有安語、）此事若實者、法皇仰尤可謂有理致歟、凡如此事、只天運之令然也、但亂代執朝之柄事、太不甘心、法皇與當時攝政、尤相似君臣也、疎遠不得心之思爲、太以不足其器、又不叶時議歟、傳聞、三條宮息、年來被座北陸之宮、（生年十九、雖加元服、未有名字、）一昨日入洛、頼朝之沙汰云々、

百十四

十五日、（甲日曜　午鬼宿）天晴、今日、終日念佛、隨分致信心、是自去月思企、毎月十五日可修此行也、（招存公事者、雖他日、只月内一日可修念佛也、）亥刻終之、今日依寂上吉日始祈等、近日、閭巷嗷々說、付冥顯有其恐、仍只爲拂不祥厄會、幷怨家之呪咀也、

不動護摩、（法印、於無動寺修之、）

愛染王護摩、（宗嚴阿闍梨、於臨湖房修之、）

尊星王供、（行參律師、）

一字金輪供、（座主全玄、）

千手供、（智詮阿闍梨、）

尊勝並觀音等念誦、（行曉法印、）

藥師大威德等念誦、（靜遥阿闍梨、）

日吉仁王講、（經圓阿闍梨、）

佛眼供、（證性法橋、件所、日來所修也、然而自今日殊致精誠云々、）

此日、有齋宮卜定、（高倉院女王、生年六歳、母頼定卿女、（高倉院典侍、）御名豐子、光範擇申之、上卿忠親卿、）云々、

十六日、（乙未）天晴、巳刻、越後前司宗雅朝臣來語云、去比、余家招出納男、於攝政家搦釜殿之間、狼藉出來、件出納男、遁被召籠政所、而攝政聞此事大歎息、遂而被免、高佐朝臣承仰、召件男誘示云、此事

我不過之由、爭可達下官之聞哉之由、內々有攝政氣色之由、頭辨(宗雅忌也)所示也云々者、余驚而尋問之處、事實也、召問出納男、全無所于披陳、仍付件宗雅送攝政之許、被返送之時、可給檢非違使歟、宗雅內々云、今日、殿下御物忌、又私有隙、明日可參也云々、今日、定能卿來、雖爲服暇、除服了、仍所謁也、是先例也、但法家不甘心云々、今日、春日祭可立幣(之日)也、余家中聊有不審事、(天下穢(事)也、)仍自川原欲立、而陰陽師忽相違、及亥刻、在宣奏上、仍發遣也、定能卿云、法皇、明後日可參給八幡、又可有日吉御幸云々、被下賴朝追討宣旨之間事、余申狀、達關東、有歸伏之由、世間謳歌、此事還以有恐、無由事歟、傳聞、近日、白川邊顚倒之堂舍等、往還之輩偏用薪、此事猶以爲罪業之處、於今者破取佛像云々、云金色、云彩色、散々打破佛體、爲薪云々、聞此事、神心如屠、雖云末世、爭有如此之事哉、國土之亂逆、只如此之漸也、武士之郎從、幷京中雜人等所爲云々、可悲々々、或人云、賴朝決定可上洛云々、頭辨光雅送書狀於季長、大將中將等從可參五節之由、中將辭退、大將領狀了、

十七日、丙申、初雪積庭上、申刻、大外記賴業來、呼前示合中將名可改哉否之由、申云、雖不改何事哉、若改者、可用良輔、(良輔經通、共長光入道所擇申也、)於經通者公卿名、猶可被避云々、大將中將賦雪詩、(題云、雪中思故鄕、分三字、各有序幷歌等、)會者不及廣、此日、春日吉田等祭也、(春日上申、依穢延引、吉田式日也、)自河原立吉田幣、

十八日、丁酉、天晴、梅宮、幷率川祭也、自川原立梅宮幣如例、自一昨日至今日、神事如例、余聊內心有憚事、仍自川原所立也、入夜藤中納言定能來、又有安來云、舞人近久語云、(件近久、左內兩府近習者、凡日本第一京童、又能聞秘事云々、)大藏卿泰經語可然之人々、入道關白可執行天下之由結構云々、禪門相國、幷資賢入道同心云々、去七日以若宮別當玄雲、(賴朝之專一之者、所奉祝彼本國之八幡(今)宮別當也、仍有此號云々、)爲法皇御使、不可知食天下政之由被仰遣、彼次泰經遂件結構之趣云々、如此之事、偏春日大明神之御謀也、非人力之所及歟、如此之說、不可注付、就中、下劣之輩所言、甚不可聞入、然而後代爲思合、故所記置也、此事傳聞之次第、已爲實說云々、

傳聞、賴朝卿決定出國、當時就駿河國、自彼國先

立、上洛之武士說云々、其後、於參河遠江邊、一兩日可逗留云々、計入洛之行程、可及今月廿五六日云々、或說、又聞九郎十郎退散之由、自路可歸國云々、然而多分上洛之由、所謳歌也、猶不信受之、松出納丸昨日令相具宗雅所、攝政家付使被返送之、今日神事、仍明日、可給檢非違使、

十九日、戊戌、天晴、陰晴不定、凝寒殊甚、松出納丸賜檢非違使明基了、物忌也、大將方有詩、

廿日、己亥、自隆職之許進僧事聞書、去夜被行云、義經行家等、可奉取法皇之由風聞之間、寄事於追討、所被行之御祈等、有効驗之故被行賞也、（不奉勤君、無爲而退散、仍爲御祈之驗也、）

法印永弁、（座主全玄、四天王法賞讓、）權大僧都延杲、（同御祈五壇法賞、）權小僧都覺鏡、（同賞、）法眼宗遍、（同法僧正定遍賞讓、）權律師俊遍、（同法々印俊證賞讓、）寬經、（同法々印悉延賞讓、）園城寺大寶院、可置阿闍梨二口、（同御祈法印眞圓、金剛童子法賞、）

已上御祈賞、

宮崎宮檢校道淸、（太上法皇御幸八幡宮賞、慶淸讓、）

廿一日、庚子、天晴、大原野祭、自川原奉幣、神齋如例、大將有豐明節會習禮、又有詩、賴朝上洛決定留了云云、

廿二日、辛丑、天晴、此日、五節參入也、公卿二人、（權中納言經房、新宰相中將通資、）受領二人、（美作內大臣知行、越前泰經卿、）大將依催參內、直衣如例、出紅梅織物衣、（不入組、）隨身上臈冠如例、今日、頭辨光雅以札（送擧、且許、）問、祭主競望之輩、是非如何之由、其狀如此、

祭主闕以誰人可被補哉事、

右公宣、能隆等朝臣申狀如此、官位次第、重代差別登用之條、以何可爲先哉、可令計申御之由、內々御氣色候也、仍以言上如件光雅恐々謹言、

十一月廿二日　　右大辨光雅奉、

進上　大宮亮殿

申狀如此、

公宣、能隆、祭主競望事、款狀之趣各存理致、位次與重代、登用之差別、遮雖有勘申之旨、猶遍可被尋先例也、凡於祭主之職者、須爲先重代歟、宮中〔之〕繁務、有便於掌行之故也、但公宣之一門、未曾補此職者、頗難抽任之處、祭主公長者、雖非先祖、已彼一族也、中絕之條、用捨惟同、然則被優衰老之上臈、强不可爲後進之訴訟歟、左右之

間、宜在聖斷歟者、以此趣可被計奏之狀如件、

十一月廿二日、　花押

今夜、送舞姬裝束於內大臣、師納言等之亭、以爲助國行送內府之許、納衣筥蓋、(件筥、使相還、先例也、)裹打裹、以經泰送納言之許、〔也〕色目同前、內府自不出之、知行之美作國之勤也、然者雖不可必遣職事、其營已亞相之經營也、近代又如此之事、更無差別、仍隨宜差遣職事也、丑刻、大將歸來、攝政之外、隆忠、(出薄色衣、)賴實(不出衣、出女)云々、

廿三日、(壬寅、)天晴、傳聞、〔賴朝聞〕義經行家等退散之由、早以歸國云々、

又傳聞、泰經結構之趣、(以入道關白、可令執天下之由也、)達攝政之聞、大以歎息、即以女房奏院、院云、天下事不可知食之由、人々結構、敢不可有御承引候、只如本可有御沙汰也云々、院御返事云、可遁世事之條、更非依人之勸、朕自所案也、云世之運、云身之運、更以不可執著、於今者、一向思往生之大事、〔之〕不懸災殃之條、深〔々〕所庶幾也、朕雖不知天下、執柄之運、全不可依其事、(已上御返答趣、)內々勅定云、攝政不縡政事之由、人口雖塞歟、攝錄之初、殊親昵右府云々、彼間、殊違失事不聞歟、近年頗踈遠歟、尤不便、猶示合萬事、可有沙汰ものをと云々、先日可被避所職之趣、內々有其氣、而不申其左右、今有此奏請、受法皇依私之要、奉催君之萬機歟之由、思食之故、有此勅報歟、攝政之奏請、可謂不足言歟、抑、下官、院邊踈遠不請、遂日陪增、成恐之處、此次第頗存外也、或人云、今度義經反逆、及賴朝追討 之宣下之間事、思食合人々申狀之處、下官議奏之旨、始終符合之由、叡感顯然也云々、又此沙汰之間、攝政被申之旨、不足言、非管轄之器量之由、御覽取畢云々、萬事只可任運也、不趁不媚、存廉存忠、一生之昇沉、只奉任佛神者也、

廿四日、(癸卯、)天晴、童女御覽也、申刻、大將參內、直衣、(浮文織物、張、黃龜甲出衣、)半蔀車、隨身上﨟冠、各給裝束、秉燭之後歸來、御覽只內府許也、通資雖領狀、遲參之間不被待云々、若可被待具歟、參入公卿、大將、權中納言、隆忠、賴實等云々、(隆忠紅梅厚衣、賴實蘇芳厚衣、〔面〕唐物云々、)新嘗祭上卿、賴實卿云々、

此日、隆職來、賴朝宣下之間事、頗有忿怒之氣之由、上洛武士所申也云々、傳聞、賴朝妻父、北條四郎時

政、今日入洛、其勢千騎云々、近國等可レ爲二件武士之
進止一之由、閭巷謳歌、
廿五日、甲辰、雨下、豊明宴會也、大將欲レ參レ陣、昨日、頭辨於二內裏一云、大納言不參、必可二出仕一云々、之處、午刻、召使來觸云、大外記賴業申云、
今日、內辨堀川大納言所レ被レ參也云々、仍大將不レ參
レ陣、其由以二消息一觸二光雅朝臣一了、傳聞、御前試夜、
少將雅行與二侍從定家一、有二闘諍事一、雅行嘲二哢定家一之
間、頗及二濫吹一、仍定家不レ堪二忿怒一、以二脂燭一打二雅行一
了、或云、打レ面云々、依二此事一定家除籍畢云々、及二子夜一向
レ室、依二方違一也、
廿六日、乙巳、天晴、早旦歸レ自レ室、辰刻、大夫史隆職來
云、昨日、或武士語示云、賴朝追討之宣旨奉行之人々、
可二損亡一云々、此事還不レ被二信受一、讒奏之人猶以非二
重科一、況奉行之辨史哉、但近代之事、依二聊事一及二追
捕一、此條極以有二其恐一云々、又云、去夜自二鎌倉一泰經
卿許有二書札一、於二院御所一相尋之處、當時不二祗候一之
由、人々答レ之、于レ時大怒投二文書於中門廊一逐電了、
仍定長披二件文籍（書イ）一、奏二聞其趣一、人不レ知云々、此日、中
御門大納言息 左兵衛佐 宗國 始被レ來、余及大將謁
レ之、件武衛與二樋三一談於女房方一、午刻、右少辨定長爲二
法皇御使一來、余呼二簾前一逢レ之、定長與二書札一通一、仰
云、賴朝卿申狀如レ此、召二問子細於泰經一、取二陳狀一可
レ遣歟、將又無二左右一可レ被レ行二罪科一歟、可レ令二計申一
者、披二見賴朝書札一之處、先立文表書云、大藏卿殿御
返事、其下無二署名一、其內狀云、行家義經謀叛事、爲二天
魔之所爲一之由被二仰下一、甚無レ謂事候、天魔者、爲二
佛法一成レ妨、於二人倫一致レ煩者也、賴朝降二伏數多之朝
敵一、奉レ任二世務一、於二君之忠一、何忽變二反逆一、非二指叡慮一
之被レ下二院宣一哉、云二行家一云二義經一、〔不レ〕召取一之
間、諸國衰弊、人民滅亡歟、日本國第一之大天狗ハ、更
非二他者一候歟、仍言上如レ件云々、申云、以二披陳狀一
被二仰遣一、雖二背通之儀一、一切無二沙汰一、聊可レ有レ恐哉否
之條、又以難レ知、只在二勅定一、就レ中、於二此事一者、殊
以不レ可レ及二他人計一、偏可レ在二叡慮一者、
今日、內藏人來二大將方一、來卅日臨時祭、可レ進二狩立御
馬一也云々、可レ進二一疋一之由申了、
廿七日、丙午、天晴、藤中納言定能卿來、談二世間事一、又語二
節會之間事一、內辨堀川大納言忠親、外辨上卿權中納言
隆忠、內辨作法不審等、
一被日、終日雨下、入レ夜雖二雨脚休一、其地甚濕、而官

百十八

裝二御裝束於ロ晴、仍內辨招二頭辨一（裝束司不レ候云々、）問云、今日
雨日也、可レ奉ヨ仕雨儀御裝束一之處、設二晴儀一之條、別
御定歟、頭辨申云、非二御定一、只依二雨止一、官存二晴儀一
歟、但庭上水溢、晴儀不レ可レ叶云々、仍內辨召二大夫
史一、（依レ無レ辨也、）可レ奉ヨ仕雨儀一之由（不レ奏二事由一、）仰レ之、但於二外辨
座一者不レ可レ改レ之、大內之儀、晴雨儀無二差別一之故也
者、仍不レ改二外辨裝束一、猶以爲二晴儀一云々、
余案レ之、南庭裝束者、用二雨儀一、外辨裝束者、爲二晴
儀一之例、古今未レ聞、大內者、長樂門東腋、已屋內
也、何可レ有二晴雨之差一哉、仍全不レ足二准據一、改二御
裝束於雨儀一はかりにては、外辨獨爲二晴儀一之事、
太無レ謂、然之間、外辨公卿下襲裾泥レ〔之〕云々
者、
一參入之參議三人、所役四ヶ事、而今一事（召二大哥一〔無〕二別當使一、）
不足、召ヨ仕小忌一云々、此事不二甘心一、二人參入之時、
猶以各可レ勤二兩役一、況三人哉、召ヨ仕小忌一事ハ、參議
一人參入之時事歟、
一改二大哥座一之時、內辨自召二內竪一仰レ之云々、大臣
內辨之時、仰二參議一也、納言〔之〕時、可レ如レ此歟、先例
不審、可レ尋レ之、

一國栖二獻仰レ之、歸著之時不レ居レ座、奏二事由一召ヨ仰
御酒勅使一云々、此事家々故實也、他人強不レ可レ勤歟、
於二內辨官一奏二除目叙位等一者、推而非二可レ行之事一
歟、如レ此之秘事、受二誰人說一哉、
一中間入御之時、卽令レ撤二御膳一云々（此事分明不二覺悟一、可二撿見一也、）
外辨不審等、
一不レ問二式部彈正一云々、（故殿令レ問給也、兩闈不レ被レ尋歟如何、）
一列立之時忘ヨ却揖第二一、定能揖之時、其後更揖云
云、
一小忌上卿候二御前一、奉ヨ仕御裝束一、其間、參議一人祗
候、諸卿向二外辨一之時、只爲レ先參議可レ著之處、數待二
賴實卿一、甚無レ所レ據云々、如レ此之事、未練之令レ然也、
今夕、大將方密々有二詩歌一、
廿八日、（丁未、）陰晴不レ定、傳聞、賴朝代官北條丸、今夜可
レ謁二經房一云々、定示二重事等一歟、又聞、件北條丸以下
郞從等、相分賜二五幾山陰山陽南海西海諸國一、不レ論二
庄公一、可レ宛ヨ催兵粮一、（段別五升、）非二啻兵粮之催一、惣以可レ知ヨ
行田地一云々、凡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
廿九日、（戊申、）陰晴不レ定、傳聞、昨日、法皇先日被レ仰二遣
之趣、重被レ達二攝政一、今度ハ直以二勅定一被レ仰云〔々〕、

而猶以無二承引一云々、

卅日、己酉、陰晴不レ定、此日、賀茂臨時祭也、大將中將相伴參内、（大將前驅四人、中將前驅二人、）大將爲二上首一、奏二宣命一、（無二辭別一、）使季經朝臣云々、中將著二壁下座一、又執二插頭花一者、（云々イ）乘燭之後事了、相具參二法成寺御八講一、攝政被レ參、各立行レ香云々、亥刻歸來、今夜光長來、聊有二告示事一、關東所知仰付青侍（光景）云々、上洛、於二賴朝邊一有二聞及事一、（當時賴朝在二駿河國一云々、）泰經卿殊結二意趣一、又射山不レ可レ知二食天下一事之樣、（云々イ）令レ存云々、此事尤不便事歟、可レ顧二前車之覆誡一也、

今日有二地震一、戌刻、今日、天文博士廣基來、申二天變符合事一、（去廿三日、月犯二（鬼イ）悅者屋一、而參經有二此事一、尤可レ恐云々、）

十二月

一日、庚戌、陰晴不レ定、依二八條院御佛名一、大將參二鳥羽一、於二御堂一有二此事一、仍撤二砌笏一云々、子刻歸來、今夜、範季來、有二告示事一、

二日、辛亥、陰晴不レ定、覺乘法眼、（之イ）幷弟子僧等、爲レ余見二最上之吉夢一云々、各注進也、在二別紙一、可レ蒙二神德一之條炳焉、仰而可レ信、

三日、壬子、天晴、召二家實一示二春日神人事於攝政之許一、傳聞、泰經來七日可レ向二關東一、是非下被二擢召一之儀上、進而爲二陳謝一行向云々、但是聞二内儀一遮而所二首途一歟、遂不レ可二遁得一之故也、侍從能成、（九郎一腹弟、故長成子、）今旦、相二具保田子男一下向了云々、猶人々多可二損亡一之由風聞云云、

四日、癸丑、天晴、申刻、大外記賴業來、公朝持二參賴朝返札一之後、院中頗安堵、其狀有二和顏之趣一云々、賴業所レ語也、笛師宗方、來二大將方一授レ樂、（甘州、）又大內記長守已下儒士兩三不レ期而會、有二百韵連句一、幷當座詩等一、

五日、甲寅、天晴、故女院御忌日也、女房先參レ堂、相次大將參入、其後、余以レ輿自二閑路一參向、導師慶智僧都、題名僧本寵僧也、其中忠玄入滅之替召二經圓一、公卿只大將一人也、著二佛前座一、又取二布施一、（直衣也、）殿上人季經朝臣已下衣冠、（或布衣少々相交、）例時了引二布施一、其後有二恒例彌勒講一、此日、來九日可レ參二院御佛名一之由、催二大將中將等一、

六日、乙卯、朝間天晴、午後霰降、今日、終日精進、聊有二乞夢事一、

七日、丙辰、天晴、此日、書願書、遣覺乘法眼之許、依恐世間怖畏、爲啓白御社也、入夜光長來、談世間雜事、今晩、女房大將、又女房三位等、同時見吉夢、昨日乞夢之祈請、靈驗掲焉者歟、

八日、丁巳、天晴、明基來、授律於大將、宗賢同來授笛、或人云、泰經親宗等之所領、自賴朝之許可注送之由、仰遣北條之許云々、兩人損亡決定歟云々、所宛諸國之兵粮、皆可募官物內之由、下知之間、庄公之運上不通、人命殆不可待元正云々、非言語之所及、

九日、戊午、雪降、院主典代、佛名延引十五日之由、來告大將中將等、

十日、己未、陰晴不定、申刻、院主典代景信來、職事經泰著衣冠、先申事由於大將、歸出取祿授之、（被物一重也、須二重、祿單、而重生失也、）次又申三位中將方、歸出同授祿、共於中門外給之也、是先日穢中、兩人補院司之由來告、仍穢以後可來之由仰含、仍所來也、今日依日次宜也、中將昨今有風病氣、

十一日、庚申、天晴、自今日三ケ日、獻幣帛於春日御社、仍卯刻、先浴之後著衣冠、降庭修祓、（陰陽師時光、陪膳季兼、役信光、各布衣、陪膳師者衣冠也、）其後取笏、兩段再拜、幣物相副串、不論之、路間無骨之故也、送樞頭祐忠之許、（正預有政死去之後、祈事仰付件男也、）三ケ日料一度遣之、明日明後日各辰剋、可奉獻之由仰遣之、今日、終日神事、女房大將中將姬君皆有服暇事、（季行卿息入道、去六日逝去、）仍今旦、祓以前各向堂、女房中將姬君余祓之後、除服等了、大將者、依爲室寢日、今日不除之、明日可除服也、仍大將獨留堂、明日除服之後可歸來、殘三人今日歸來、今日、又獻金小笠（イチメカサ也、）於御社、一日比依夢告也、余聊書銘祈願之趣也、又御幣之串、以水同書所祈、是故女院御敎也、先蹤必成就所願事云々、

十二日、辛酉、朝雨、神齋、傳聞、去夜、自賴朝之許送使於經房卿許、（泰能、云々、）被下追討賴朝宣旨之間事、猶豫申云々、此一兩日公顯僧正入洛云々、

十三日、壬戌、天陰、朝間神齋如昨日、自一昨日至今日、春日御社所獻奉幣也、仍昨日早旦、先行水之後、著衣冠取笏、降庭遙拜、自今曉咳病不快、有小溫氣、然而凝信心中丹之底誓曰、所祈申若叶大明神之神慮者、雖浴此病勿增者、即帶病浴湯、其後無爲、及午後溫氣散、神心頗嘹、爰知有大

明神之加證一歟、於二後日之増一者、非二祈念之限一者也、〔今日大將方有二詩題一二云々、〕今日晩、又余見二吉夢一、今朝有安來、聊有二示事一、

十四日、癸亥、自レ夜雪降、但不レ及レ寸、今曉、或女房又有レ夢、自二當時攝政之家一所レ獻春日之神馬被二追歸一了、云々、去治承三年入道關白有レ事之時、有二此夢一、

或人云、賴朝貢二物於法皇一、其物甚輕微、殆似レ奉二輕慢一云々、國絹八十疋、白布十段、馬引物廿具云々、此次申、北面下﨟五人、可レ被二追却一之由云々、但如レ此事、多謬説、追可レ尋、一定後聞、供物無實云々、傳聞、經房卿正月七日首途、爲二御使一可レ趣二關東一云々、後聞、賴朝進物、秀平所レ進云々、而取二件書札一申云、日來風聞事、已有二其實一、仍爲二證文一留レ之云々、

十五日、甲子、今日、每月所作終日念佛也、頭イ定能卿來語云、下二北面競勘當一之事、依二土肥北條等申狀一更免除云々、勿論事歟、

此日、院御佛名也、大將參入、先申二院司慶一、右少辨定長爲二申次一、進二立中門一、申二事由一歸來、仰二聞食之由一、了、拜舞之後、昇二候殿上一、必候二殿上一例也、其後、人々參集、兼雅卿爲二上首者一、事訖行二香祿等一之後退出、兼雅、忠親、大將三人取レ祿云々、正月依二御忌月一、二月可レ有二朝覲行幸一、仍今夜不レ被レ定二行幸雜事一也、近例、正月有二行幸一之時、必御佛名次有二其定一者也、

十六日、乙丑、頭辨之許送二人々申文一、依二明日京官除目一也、返札云、除目延引、來廿四日可レ被レ行云々、今日、大將聊有二不豫事一、

十七日、丙寅、光長朝臣來語云、去夜謁二經房卿一談二語世上事等一云々、法皇不レ可レ知二食天下事一之樣、有二内々御氣色一云々、爲レ被レ仰二件事一、經房爲二御使一可レ下二向關東一之由有二勅定一、再三辭申猶無二許容一、仍此條可レ被レ仰二合人々一之由令レ申、然而他人一切無レ可レ當二其仁一之人一、不レ可レ及二議定一之由、重有レ仰、仍於レ今者、可二行向一之儀也、兼遣レ觸了、正月十六日可二首途一云々、此外、種々有下所二談説一等上、不レ能二具錄一、申刻、五位藏人定經來、仰云、宇佐宮黃金、暫可レ被レ奉二納石淸水宮外寶殿一之間事、兩大外記所二勘申一如レ此、何樣可レ被レ行、可下令二計申一給上者、被レ副二卜形二通、勘文二通等一、被レ納二神祇官與二石淸水外寶殿一、何吉哉之由、被レ行二軒廊御卜一、官寮共卜二申石淸水吉之由一也、見二披文書等一、退可レ令レ申之由答了、留二文書等一了、今日、在宣持二來新曆一、其次召レ前問二本道故實等一、在宣於二當道一背イ之末代之名

士也、可讃美、
今夜宿寂勝金剛院内定法寺、以彼所為本所之故也、卅五日余宿此宅、而東築垣可修理畢、而依当東方大将軍、為移忌所宿本所也、於本所者、一夜其忌付〔之〕故也、
十八日、丁卯、大外記頼業注送云、昨日被行解官、左大臣下知師尚云々、
大蔵卿兼備後権守高階朝臣泰経、
右馬頭高階朝臣経仲、
侍従藤原朝臣能成、
越前守高階朝臣隆経、
少内記中原信康、
左大臣宣、奉勅、件等人宜令解却見任者、
　文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大外記中原師尚奉
今朝早旦、自定法寺帰来、大将依猶不快、今夜以在宣令行土公鬼気祭、
十九日、戊辰、天陰、親雅、可定申荷前事之由、催右大将、依所労申其由了、内蔵頭経家朝臣、相具其息家平（生年七歳、去十一月加首服也、）来、召家平於前給作物、其父於余頗雖為不忠之者、其息為頼輔入道之孫、仍殊所召前也、入夜有他行事、定遍法務（東寺第一長者、）昨日入滅了云々、又忠雲（山忠雅公子、法印也、）去比入滅云々、
廿日、己巳、雨下、風吹、未刻大地震、雖不及去七月之震、普通無比類之動也、其後連々六ヶ度、相并七ヶ度震動、此震非他武士諸国押領之徴也、日本国之有無、只在今冬明春歟、已及獲麟歟、
先日、定経所来問之宇佐宮黄金事、随折紙旨（今日イ）送之、文書等返遣了、
件折紙状如此、
　宇佐宮黄金、可被奉納石清水外宝殿間事、
外記勘申旨、先規雖不詳、准拠粗有例、任件等之趣、可被計行歟、八幡宮御宮事、尤雖足准拠、彼者新造之器也、是者擬御体之神宝也、尊崇之儀、軽重不詳歟、神祇官供奉、并可被行大祓之條、頼業勘奏尤可被拠用歟、可被新造宮并辛櫃之趣、師尚申状、又以不可及異議歟、但件黄金本納香爐宮云々、其体暗難知、被尋本宮之條、忽不可叶、仍只追黄金之寸法、先新造其宮、可被納辛櫃也、退委尋宮体、臨奉送本宮之期、可被改造也、

抑八幡豐御宮破損之時、度々有奉幣、今度之事爲新儀、奉納之、奉幣以前、先可被告申歟、但彼例依公卿之議、設新造之宮、沙汰之趣、神慮難測、破損之條非無其恐、仍旁所被告謝也、於今度者、被行御卜了、官寮共申不吉之由、神告之條已無疑殆、加之、件黄金事、達天聴之後、依世上之騷亂、有沙汰之擬息、適事定議決者、雖一日早速可被奉遣也、於良平之住宅、送若干之日月、深以有其恐之故也、而有再三之奉幣者、定爲遲緩之因縁歟、仍雖無兼日之使、豫定其日、殊仰宮寺令致祈請、歳内忩奉納、自叶神慮者歟、奉送本宮之儀、退可有議定、凡彼宮之濫行、我朝之重事也、先日被尋問之時、粗言上旨趣了、勘諸道訪群議、殊可有其沙汰也、

廿一日、庚午、樂人宗賢來、申右近將監所望之由、

廿二日、辛未、愚息小兒、七歳、密々參詣春日、初度也、所付僧正之小童也、明曉、可參詣御社、仍今日所下向也、

廿三日、壬申、天晴、時々小雪、兼雅、雅頼等卿來、各以謁之、大外記頼業申送云、明日、左相府上表云々、年來全無避職之心人也、而忽此儀出來、其故如何、若依追討宣旨事、頼朝成怨之由風聞之間、恐而被辭歟、事甚似周章、猶過此時可被辭退歟、今日聊有聞及事、次第勿論々々、入夜光長來、今日修秡、降庭遙拜大神宮、依有所思也、

廿四日、癸酉、此日、京官除目也、執筆兼光卿云々、

廿五日、甲戌、見聞書、盛房任宮内大輔、以八條院未給、與親經相轉也、又明法博士明基、元道忠也、此兩事、下官所推擧也、又實家卿任皇后宮權大夫、此外無指事、此夜、自左大臣大炊御門亭、還幸閑院亭、有家賞、其息中納言頼實卿叙正二位、實宗、隆忠兩卿、爲不被超越臨時叙之、入夜雪降、及深更甚降、積地及五六寸、

廿六日、乙亥、夜雪、高積殆及尺、近年之間、希少之甚雪也、大將方企雪山、忠武持參雉、此日下名云々、

廿七日、丙子、天晴、午刻、右中辨光長朝臣持來頼朝卿書札并折紙等、如夢如幻、依爲珍事、爲後鑒錄加之、

頼朝書狀、

言上

事由、

右言上日來之次第候者、定子細事長候歟、但平家奉背君、旁奉結遺恨、偏企濫吹候、世以無隱候、今始不能言上候、而賴朝爲伊豆國流人、雖不蒙指御定、忽廻籌策、可追討御敵之由、令結搆候之間、御運令然之上、勳功不空、始終令討平候て、伏敵於誅、奉世於君、日來之本意相叶、公私依悅思給候、先不待平家追討之左右、爲停近國十一ヶ國武士之狼藉、差上二人使者久經國平候て、猶私下知依有恐、一々賜院宣、可成敗之由仰含候了、仍彼國狼藉、大略令沙汰鎭候之後、依別仰、重又件使者男、被下遣鎭西四國候、己賜院宣、令進發候了、如此之間、種直、隆直、種遠、秀遠之所領者、依爲沒官之所、任先例可置沙汰人職之由、雖令存候、且先乍申事由、尙輙于今不成敗候、何況自余之所、不及成敗候、如近國沙汰任

院宣可鎭旁狼藉之由、兼令存知候之處、不審之次第出來候て、以義經補九國之地頭、以行家被補四國之地頭候之條、前後之間、事與心相違、彼强各相憑其柄、巧非分之謀、令下向候之刻、雖無指寄攻之敵、天譴難遁、乘船解纜之時、入海浮浪、郎從眷屬、即時令滅亡候之條、誠非人力之所及、已是神明之御計也、而彼兩人、其身未出來、晦跡逐電、旁分手令尋求候之間、國々莊々、門々戶々、山々寺々、定狼藉之事等候歟、召取候之後、何不相鎭候哉、但於今者、諸國莊園平均可尋沙汰地頭職候也、其故者、是全非思身之利潤候、土民或含梟惡之意、値遇謀反之輩候、或就脇々之武士、寄事於左右、動現奇恠候、不致其用意候者、向後定無四度計候歟、然者雖伊豫國候、不論莊公、可成敗地頭之輩候也、但其後先例、有限正稅已下國役、本家雜事、若致對捍、若致懈怠候者、殊加誡、無其妨、任法可被致沙汰候也、兼可令御心得此旨給候、兼又當時可被仰下候事、愚意之所及、乍恐注折紙、謹以進上之、一通院奏料、令付帥中納言卿候了、今度天下之草創也、尤可被究行淵源候、殊可令申沙汰給也、天之所令奉與也、全不可及御案候、以此旨可令洩申右大臣殿給之狀、謹言上如件、

文治元年十二月六日　頼朝　在判

謹上　右中辨殿

禮紙狀云、

逐言上、

同意謀反人行家義經之輩、先可被解官追却交名注折紙、謹以進覧之、一通院奏料、一通付帥中納言卿候也、民部卿成範卿者、令同意彼輩候之由、雖承及候、依爲御縁人、輙不申左右候、定御計候歟、恐惶謹言、

折紙狀云、

可有御沙汰事、

一　議奏公卿、

右大臣、可被下内覧宣旨、　内大臣、

權大納言實房卿、　宗家卿、

忠親卿、

權中納言實家卿、　通親卿、

經房卿、

參議雅長卿、　兼光卿、

已上卿相、朝務之間、先始自神祇、次至于諸道、依彼議奏、可被計行之、

一　攝籙事、

可被下内覧宣旨於右大臣也、但於氏長者者、本人不可有相違也、

一　藏人頭、

光長朝臣、　兼忠朝臣、

二人相並可被補歟、光雅朝臣被下追討宣旨了、天下草創之時、不吉之職事也、早可被停廢之、

一　院御厩別當、

朝方卿、本奉行之職也、可被返補歟、

一　大藏卿、

宗頼朝臣、可被任之、

一　辨官事、

親經可被採用歟、

一　右馬頭、

待從公佐可任之、

一　左大史、

日向守廣房失任國、可被任之、隆職成追討宣旨、天下草創之時、禁忌可候者也、仍可被停廢、

一　國々事、
伊豫、　右大臣御沙汰、
越前、　內大臣御沙汰、
石見、　宗家卿可レ給レ之、[illegible]
越中、　光隆卿可レ給レ之、
美作、　實家卿可レ給レ之、
因幡、　通親卿可レ給レ之、
近江、　雅長卿可レ給レ之、
和泉、　光長朝臣可レ給レ之、
陸奥、　兼忠朝臣可レ給レ之、
豐後、
賴朝欲二申給一、其故者、云二國司一云二國人一、同二意行家義經謀反一、仍爲レ令レ尋二沙汰其黨類一、欲レ令レ知二行國務一也、
一　闕官事、
擇二定器量一可レ被レ採二用之一、[illegible]
十二月六日、　賴朝　在判
一　解官事、
參議親宗、　大藏卿泰經、
右大辨光雅、　刑部卿賴經、
右馬頭經仲、　左馬權頭業忠、
左大史隆職、
左衞門尉知康、　信盛、
信實、　時成、
兵庫頭章綱、
同二意行家義經一、欲レ亂二天下一之凶臣也、早解二官見任一、可レ被レ追二却之一、[illegible]兼又此外、行家義經家人、追從勸誘之客、相二尋淺深一、於二官位輩一者、一々可レ被レ解二官停一-廢之一、併、陰陽師之類、相交(由)有二其聞一、同可レ有レ追二却之一、
十二月六日　賴朝　在判
此事、旁以不レ可レ然、仍招二遣經房卿一、及レ晚來、付二件卿一追二消息折紙等於院一、其上申二固辭之子細一、其狀云、自二賴朝卿許一注進旨如レ此、須レ待二仰下一之處、近日武士奏請事、不レ論二是非一有二施行一、仍若無二左右一被二宣下一者、後悔無レ益、仍忌憚遮以所二言上一也、以二不肖之身一、當二重任之仁一、雖レ似レ可レ悅、不當非レ一、先此事、依二何事一其沙汰出來哉、由緒不審、如二申狀一者、天下之草創也、可レ究二盡政道之淵源一云々、已是可二鎭レ亂

致治歟、而內覽兩人之條、偏禍亂之源也、敢非辭讓之計、延喜仁平之例、古今稀少之非據也、醍醐帝者、雖我朝無双之聖代、以菅丞相事為失、是則其權分二之故也、鳥羽法皇者、末代之賢主也、而依寵賞凶惡之臣(宇治左大臣是也)、顯萬代之失、保元以後、天下亂逆、論其源非因仁平之兩權哉、上古中古、治政之代、其亂猶如此、末代末世、亂逆之今、其禍又不可疑、欲致治似求亂、譬猶加薪求熄消、提水期流淸、是帝王政者、兼鑒將來、塞其亂待其治者也、當時天下之緇素、以延喜仁平之例、偏處不吉、殆及忌諱、世忌其例、人斷其望之處、此時若貽其例者、後代為例、繼踵不絕歟、亡國之基、無過於斯、爭以人君之政、萠亂亡之源哉、是二、成人御時、以可覽天子之文書、先觸委任之臣、謂之內覽、幼主之儀、攝政就南面、代君攝天子之政、仍攝政之時、別置內覽之臣者、以可覽攝政之文書、先可觸內覽之人、以之謂之攝政、與內覽殆似、有君臣之禮、加之、叙位除目官奏等、於攝政之直廬所行也、其外有內覽臣者、相分又於彼直廬可行歟、旁以無其謂、仍古來未有此例、縱雖無例、有叶物

議事者、隨宜立法、是聖代之流例也、於此事者、依無理又無例、緣底忘當時後代之禍亂、可被行古今無例之新儀哉、是三、縱雖有三ヶ之非據、若致萬機之懇望者、以為一人枉法之謂、可有此議歟、而亂世之執權、恐心全不欲者也、然則、為世為君為身、此事惣無所據、固辭之趣如此之由、須被仰遣關東也者、經房卿云、賴朝卿所申抽賞刑罰、其事已多、必悉不可叶叡慮、然而偏任彼奏請、併可被行云々、而至于此大事、被仰返子細者、定乖彼意趣歟、此條何様可被仰遣乎、敕定之趣、定如此歟、仍作恐為存知所驚申也者、余云、此事牽為上、全以不可及御煩、其故者、宥刑抑賞者、可乖奏請之旨趣、尤可有御猶豫、至此事者、可蒙恩之者、自致辭遁、且逃子細、於被仰遣其趣者、敢不可為君御抑留、若有權臣之鬱者、其恐可在恐臣者也、只枉可被仰遣之由、可被奏聞者、經房伏理歸參、又以光長申攝政云、賴朝申送旨、經院奏了、若有被宣下事者、暫令待重院宣給哉、暗非可有御抑留、院宣之儀、只申遂子細之間、片時可被相待、於宣下之後

者、無由于奏聞之故也、(此事雖不可必然、經房猶云、此事、已以定長卑可被宣下之由、被申攝政了、然者先被申殿下、次第宜歟云々、仍所申也、)及亥刻光長歸來云、帥卿相共先參院、經房被仰付之趣、付定長具以奏聞、仰云、先例之有無不可及議、自關東恣行任官解官等、言上之條有先例事歟、此上事、爲事不可及沙汰、只任彼申旨可被宣下也者、(經房申云、須歸參之由、堅根所勞殊無術、夜已及三更、汝聞勅語之趣了、已爲同事、且可申此由之旨、所申付光長也云々、)於院雖承、不被許御辭退之由、依不可默止猶參殿下、而一有情不祗候、仰天之處、定長爲院御使參上、(先是、先以參上、是第二度御使也、)尋出近習者一人申入、付件傳奏之人申參入由、定長先參御前、歸、參院之後、依召光長又參御前、即申子細了、攝政返事云、此事已御定切了、此上於中、雖片時難抑、只可有遲迹也云々、今日次第如此云々、又云、定長密語云、攝政披見折紙狀云、此事如狀不限内覽一事歟、於氏長者、不可有相違之由已載之、爰知相違事決定在之歟、仍此事奉行宣下、猶以有恐、只自院直仰上卿、可被宣下歟云々、而院仰云、如狀云、二人内覽(トコソ見ヨレ)、不可及不審云云、

廿八日、(丁丑)天晴、卯刻、著烏帽直衣參院、定能卿可參會之由豫觸之、而遲參、親信卿自然參入、以件人欲入見參之處、隱而不出來、又可謁法皇愛妾(號丹後、近日朝務、偏在彼唇吻、)之由、以前駈兼親(件男有縁於彼女房、仍用使也、)雖相觸、稱無便宜不謁、疑有法皇之制止歟、彌以爲恐、經數刻定能卿參入、以件人申參入之由、無左右仰被問定長參否、申未參之由、有可遣召之仰、仍遣召了云々、此間陳所思、便宜之時可達叡聞之由、示定能卿、小時定長參入、即參御前、了、歸來傳勅語曰、近日上臈職事不出仕、(光雅解官、雅賢又成恐不出仕云々、)仍仰五位職事已宣下了、(其實未被宣下、召親經之處、只今參入云々、)自頼朝之許所申事、一事無違亂可令致沙汰者、余付此仰申所存畢、(其趣委細不能具錄、)昨日以經房所申之三ヶ條不能重奏、今日所申者、只自叡慮不起事、更非本意之由、幷密通關東之疑、恐申之趣等也、内求權臣之媚、外表謙退之詞歟之由、叡慮疑思食之條、深耻思之故也、歸來示無許容之旨、如此奏請往反及三四反、遂不承分明之勅答、只逆鱗之天氣也、此間、定能語云、定長謁余之間、得便宜欲奏余所示、而不可奏之由有仰、仍奉被追

立了云々、彌以怖畏不能左右、其後參八條院御方、謁女房退出了、

入夜、藏人少輔親經來、傳院宣云、任官解官等事、仰攝政之處、申不可下知之由、汝慥可奉行云云、余申云、微臣奉行之條、未得其心、若爲上卿可參陣歟、然者、上表之後、未返預其表、前官之者不能奉行公事、又依執政之儀可加下知歟、於件條者、今旦參入述所思、致固辭、不承分明之仰退出、未被下件宣旨以前、雜事奉行如何、縱雖被下宣旨、不見吉書以前、先例如此事不執行者也、今仰旁以無其理、若是傳言之誤歟、慥可返奏此趣者、親經歸參了、

抑、今日請謁法皇愛妾、誠可謂忘廉恥、但深有所思慮者也、其故何者、自去治承三年以來、武權偏奪君威、恣行朝務、因之天下之貴賤、只恐彼權不從君命、小臣獨不媚權臣、不蔑朝憲、以之爲德、仰佛神之感應、而依讒臣之一言、偏被頻奸邪讒侫之蠹之條、進而有恐、退而有耻、仍爲顯陰德之深、故貽陽狂之名者也、有情之人、定察此案歟、況天道哉、況佛神哉、當時一旦誹謗、更不爲苦耳、

廿九日、戊寅、午刻、親經來、傳院宣云、任官解官事等、猶可申子細、是非可執行之儀、所申尤有其謂、只依叡慮不決、所被仰合也云々、其子細等、

一　自關東皆悉注進任人、而置參議之闕、不任其人、雅賢朝臣不入解却之內、而又任其替、此間進退如何、欲任雅賢於參議、不載鎌倉之擧任、欲從其職、於解却已漏罪科之注文、左右之間、宜計奏者、

申云、已不載解任之折紙、爰知無罪科歟、仍空被奪其職之條、於理不可然、爲人爲疑歟、須被任參議之處、闕官等撰定器量、可被計任之由、載彼意見狀、雅賢已爲貫首、雖非可嫌八座、猶可有思慮歟、（一切不知漢家之人、雖居八座、然而此條不出詞、恐按之）所及、被敍三品爲上計歟、但此上、左右在叡定者、

一　辨官轉任事如何、

申云、只任次第可被轉任歟、不可及異議者、親經歸參了、又馳歸示云、雅賢事、所申可然、但可被問祖父入道、又猶可計申者、申云、子細先度申

了、而被問祖父者、可被用彼申狀之故歟、其上有恐于重奏、但若被尋下所申者、猶三品可宜之由、可被奏者、親經云、經房卿當時祗候御所、八座可宜之樣令申、若叙三品者、可有通資之恐云云、此申狀甚奇異也、只當此時、爲叶御意及資賢之等之心歟、又云、辨官轉任者、所被尋仰者、左少辨基親可任權右中辨歟、又親經可任權右少辨歟、此兩條也云々、余申云、左右只可在御定、全不可及煩事歟、但任普通之儀、基親轉權右中辨、何事之有哉、雖少事爲有人慶也者、今朝、史賴済、大外記賴業等、持來内覽宣旨、去夜深更被宣下、仍今旦所持參也云々、各不披見、後自是告仰之日、可持來之由示之、聊有所思之故也、且又康和保安之例、以件宣旨用外記方吉書、而年内不可見吉書、且爲承保之例之上、同又有所思之故也、仍明春擇日可見吉書、彼時爲用外記方吉書、今日所不召見也、

賴業、親經等各相語云、余去年上辭表了、其後可被返之由、有院宣、而余再三辭遁、不返給、空經兩年了、忽欲被下此宣旨、理須先被返件表、而夜及五更、不能催中使、又依此事難抑留宣旨之間、各相議、竊以本官載宣旨了、件表先以返給了之由、可披露也云々、近代之事、此程沙汰、全不可爲後難之由、上卿已下議定云々、余不知此事、暗被載本官了、更不能申是非、事頗雖不穩、又不及私之進退事歟、

今夜、被行任官解官等云々、

卅日、己卯披見聞書之處、雅賢被任參議、是祖父懸望之上、經房之居物云々、太異樣事也、經房者、當時卿相之中、頗爲下人之由、年來存之、依此事頗見其心操了、雖爲少事顯心底者也、其外事如關東折紙等、

今日、自關東飛脚到來、其狀云、大藏卿泰經、刑部卿賴經等、同意行家義經者也、早可被處遠流、一人伊豆、一人安房云々、可付經房之由、仰光長了、件狀送光長之許也、光長以背狀送帥卿、返札云、任申請早可有沙汰云々、以件狀可仰遣關東之由、仰光長了、

又去廿七日返事案、光長書進之、少々加取捨返給了、明曉可遣云々、

招定能卿、示合法皇逆鱗之間事、即以其息親能〔卿〕、可申入之由示付了、惟非思食義仲之時入道

關白執二朝務一之例上之條、無二極訴一也、蒼天在レ頂、更無二過怠一者也、

右元暦二年秋冬八月十四日改元爲文治元年也 此壘付百廿枚者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依爲予三男任懇望聽書寫仍彼卿揩寫之舉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課號玉葉是也累代爲後昆之儀範其末苗不讓他秘握而可貯深奥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季夏虫拂日 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四十三終

玉葉

卷第四十四

自文治二年正月
至同年三月

文治二年春

正月

一日、(庚辰)晴、昨日雪終夜不止、今朝望前庭、白雪滿尺、已是豐年之瑞也、萬福可悅之春也、卯時拜天地四方、(依寅刻拜、而遲曙自然及曙天、)帶劒拜之、去々年上表之後未返給、仍去年春不帶劒、而舊年被下内覽宣旨之時、暗被載本官、(子細見去年記、)仍帶劒而已、抑、年來當日浴、而舊年浴之後、身無不淨之時、當日不必浴之由、見故殿御記、仍今日不浴之、未剋、手水陪膳左京權大夫光綱遲參、仍遲怠、其後見鏡服藥、申剋、右大將三位中將相共先參院、(大將一員如例、前駈四人、中將前駈二人、)中將舊年補院司之後、連々相障、今未申慶、仍今日出仕之次、申件慶拜舞、其後相具參内、小朝拜、(大將上首、)節會(大將内辨、)等用雨儀、依庭雪不拂也、院拜禮、同依庭砂濕延引、明日欠日、明後日可被行云々、

此日、入道關白以少將忠季被賀内覽慶、(忠親同賀、)經房卿來、余謁之述鄙懷、(余慶事、其理不當之子細也、)彼卿有談說事、不能具錄、其中示雅賢補參議之間事、祖父入道懇望之上、經房申可然之由云々、余申三品可宜之由、不堪八座之器量之故也、而不被用其狀歟、經房所言甚無謂、當此時爲協叡慮、隨宜令計申歟、良久談話之後退出了、大將欲出之間、内大臣中將公守來、大將謁之、其外補任辨官等爲慶來、又他人々多以來、

亥刻、大將中將歸來、節會之間無殊事云々、深更頭辨光長來申慶、傳聞、今日、大外記賴業雖持參敘位勘文於攝政亭、不披覽被追歸云々、攝政雖被催出行之儀、忽以停止云々、子細不審、

今日、五位藏人定經來、問小朝拜之間事、兩貫首未從事之間、定經可勤仕申次歟、又出御之間事、攝政不被參者、何樣可存哉云々、余云、雖被下宣旨未受取、又不見吉書、仍如此事不能是非、

早經院奏、幷申攝政、可進止者、（内々粗示入、所存了、）夜節供、（政所勤之、陪膳季長朝臣、）余不着之、

二日、（辛巳、）天晴、時々風雪、手水（陪膳季長朝臣、）齒固如常、前源中納言雅賴來、呼入内出居、談雜事、今明之間可遣使者於鎌倉者、藤中納言定能相具其息少將親能來、余謁之、殿上人等少々來、今日依欠日無院拜禮云々、

三日、（壬午、）天晴、今日可有院拜禮之由、豫々風聞、猶有不定議之由、昨日定能卿密語、仍今朝問定否於兼雅卿、（大將同之、件人執事也、仍問之、）示大略不可有歟之由、仍大將中將不出行、且是大將番長俄稱病不來之故也、今日、上官列參、昨依欠日不來歟、五位外記兩人今日不來、（師業昨日來、師尚一昨日來、）大夫史廣房未申拜賀、仍不出仕云々、此日、雅長季能等卿、兼宗公衡等朝臣來、手水（陪膳左京權大夫光綱、）齒固如例、三ケ日之間、人々多不來、皆有由緒事歟、彌天下事怖畏甚多、所仰只佛神之加護而已、

四日、（癸未、）天晴、藏人勘解由次官定經來、傳院宣云、敍位事被仰攝政之處、只可有御定云々、但元日不被覽敍位勘文、又職事等雖申吉書、不被覽云々、左右可計奏者、申云、敍位議於攝政直廬被行更無異議、忽此沙汰如何、攝政不可行之由被申歟、然者不被行敍位之外無異議歟、古昔或兩三年一度被行此議、中古以來隔年有此事、中古以來每年被行之、除目之次被付行者、不吉例也、（元暦如此、）然者如此難治之時、遂古跡、今年不可被行敍位歟、將又以新儀可被計歟、將猶可被仰攝政歟、此等之間可在勅定者、晚頭又來云、雖往昔例有不被行敍位事者、今年不可被行、攝政有隙難出仕之由被申故也云々、此次可有節分御方違行幸事、内々仰合定經、大内當乾方、即公家鬼吏御方也、仍可有御方違之故也、今日、在宣來觸此事也、定經口今朝宣憲申此旨光長與泰親雅云々、彼若不申沙汰者、定經早可申沙汰者、余不見吉書、仍不可及如此沙汰、只内内驚示許也、

五日、（甲申、）天晴、未刻、藏人次官定經來云、去冬所被發遣之宇佐和氣使、於路頭狼藉事出來、雖遂前途之由依令申、内々仰北條時政、差遣武士、欲鎮件狼藉之間、重於播磨國爲武士等有濫吹

事、神馬神寶等棄路頭逃上了、此上何樣可被行哉、未奏事之由、於內覽者雖可期九日以後、事爲重事、內々所令申也云々、早可奏事之由之旨仰了、(件事且問先例於外記、又可被尋人々歟、先奏遣使者、件神馬神寶等安否早々可被尋歟、)又云、御方違行幸事、其所未定、八條院御所地震之後未及修復、雖片時不能爲皇居、其外賴盛入道宅、(件家、女院御所近邊、)若鳥羽之間、何樣□□□、又不被行叙位之時、節會同可承存云々、無叙位之年、節會全不可有別事、近則、久安五年(依攝政之還表無叙位、七日被行節會了、)有此例、官外記定存先規歟、行幸御所事、賴盛入道家爲洛中、尤有便宜歟、不然者、鳥羽之外無異議歟、同早可奏事之由者、定經退歸了、

此日、彌勒講如例、余及大將不參堂、件佛事擬月忌、仍內覽宣旨以後未見吉書之前、頗非無事憚、於大將者雖無此儀、七日以前强不可參上、於御忌日者、不可顧萬事、神事猶不便、(神今食齋中御當御八講也、)況他事哉、於此佛事者、非遠忌之日、只如月忌也、仍强忌等□□非可豫參、且是吉事、境節頗無便宜之故也、

此日不被行叙位、(子細見昨日記、)入夜長光入道來、非亮闇不被行叙位例、

延喜十六年、　延長八年、
承平五年、(吏部王記云、無叙位、上御南殿、奏御弓、引青馬云々、)
天慶五年、　天曆三年、(雨儀、)
天德三年、　天祿二年、　天元二年、
正曆五年、　久安五年、(內辨內大臣雅定、(大納言)依攝政還表無叙位、仍無叙列云々、)

今日、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以書狀(有所勞不出仕、)示送季長朝臣云、尊勝寺修正幷不參、可催少納言歟如何、(答、內覽以前不能成敗、如此事、任先例可沙汰之由上了、)

六日、(乙酉、)天晴、未剋、五位藏人定經來云、宇佐使事奏事之由之處、可計申之由有院宣者、申可被問人々之由申了、又云、賴盛入道稱穢之由、不借進其宅、仍可有臨幸鳥羽殿、大外記賴業來、(余不謁、大將謁之、)來九日吉書之間事、光長下知官外記藏人方等了、昨日以折帋注申先例、注付度可被行之子細給了、召使來催節會行幸事等於大將、各申可參之由了、

七日、(丙戌、)微雨間降、此日、白馬節會、幷御方違行幸也、未剋、大將中將(共餝劔、纓卷如例、隨身紅梅狩衣、上臈萌木如例、但平胡簶紋纈細紋、隨身狩胡簶等相具之、節會以後於便宜所爲改着也、保延三年正月七日、節會之後有行幸、人々改裝束之故也、馬々副等追遣之、)參內、依內侍遲參、戌剋節會始、子剋行幸鳥羽、鷄鳴還御、於八

條大宮邊、天曙、京中及辰剋、供奉之輩如晝狐、實不便云々、翌日已終、兩息歸來、各語云、節會內辨大將勤之、(親雅仰之、)隆忠卿爲外辨上卿、無叙位之間、下下名賜位記奏、叙位宣命幷叙列等之儀、皆以停止、只如元日節會、只其異白馬而已、內辨無失云々、大將猶已爲若少之齡、又大納言六人之內、爲官末、而元日今日共勤內辨、上臈之不仕以之可察歟、兩度共無失、實不慮事也、行幸之間中將落馬云々、然而不伏地、仍無別事云々、節會訖出御南殿之間、攝政參入、供奉行幸云々、鳥羽御所(南殿、)破壞頹危、凡非言語之所及、雖片時不足爲皇居云々、賴盛入道八條宅稱穢不借進、仍早參節會之輩供奉、遼遠城南之行幸、實是可謂奉公歟、大將已下參入公卿七八、(其外隆忠、雅長不供奉行幸、只參節會、賴實於路留云々、)就中、大將中將自九條參閑院、仍節會供奉(○恐脫)、行幸及還御更歸宅、勝傍輩者歟、兩人宿安樂壽院御所、申請八條院也、

八日、丁亥、天晴、行幸還御子細見昨日記、

此日、小兒爲戴餅來、誕生以後今日始來也、(車幷共侍等自是不遣、只母堂之沙汰也、密々儀也、但宮內大輔盛房迎、卽所扈從也、)大將勤戴役、三ヶ日料一日所爲也、是例也、申終來、入夜歸了、此日、諸寺修正始、幷御齋會初日也、家通卿爲上卿云々、今日招宗嚴阿闍梨、示付祈事、光長朝臣進人々請文、(相催吉書之職事辨官等請文也、)

九日、戊子、天晴、此日被下內覽宣旨之後、始所見吉書也、以承保二年(大殿、)康和元年(富家殿、)保安二年(故殿、)等例、彼是相准所行也、兼日事、頭左中辨光長奉行、而當日依持病更發不出仕、(年來宿病脚氣也、此五六日發動、雖加種々祈療、有增無減、仍不參、自他遺恨耳、)家司伊豫守源季長朝臣奉行、(光長雖出仕、於日時及申文役者、依爲實首不可勤仕、仍准康和泰仲例、被所然季長朝臣也、彼時泰仲爲伊豫守、吉例符合、自然吉祥也、)兼觸辨官職事外記等參集、其後季長朝臣告大外記賴業內覽宣旨持參之由、仰暫可候之由、(是例也、)次余(先是著束帶、蒔繪劍無文帶紺地平緒、件劍幷笏、累代傳家物等也、)出資莚、右大將良通中納言定能三位中將良經等同着座、(件座如尋常、不置爲品繧繝等、座上敷疊、又中門廊等疊如尋常、)次余召人、家司伊豫守季長朝臣參上、余仰日時可勘申之由、卽退下侍所、使圖書頭賀茂在宣朝臣(兼令召儲、)令成勘文、入覽筥持來進前庇、余目之、季長膝行昇長押上、置覽筥於余前、退候長押下、(不拔笏、不可拔歟、)余披禮紙於筥中見勘文、如本易之、置前押出筥、季長參上取筥退下、(保安二年故殿不返給日時勘文、留給彼例所留也、但彼度出御以前御覽日時、雖須遂其例、件日殿下上

（次内覧宣旨、即覧吉書、出仕除目、凡行事繁多之日也、仍且覧之歟、康和例、出御之後覧日時、彼日無他公事、今日又無指合事、仍追康和例耳、）次季長朝臣参上申云、基親候、余目之、季長退下、次権右中弁平基親（五位也、）覧官方吉書、其儀挿近江國年料米解文於杖、入自車寄戸、即跪候、（乾向、）深揖小起、押候気色、余目之、基親称唯（其音又微又短、）起進、来跪長押際、膝行昇長押、両三度膝行指寄杖、余置笏以左右手抜取文置前、基親取空杖口巡退候長押下、（不揖、失歟、）次余披礼紙（引展左右上下、如例、）見文如本巻之衒遣二三尺許、（取置衒遣、）基親置杖進来取文退、帰結申、（如例、）余目之、基親微唯、巻文取加書杖、（以書置杖上、）左廻経本路退去、次季長朝臣参上申云、兼忠朝臣候、（蔵人頭也、猶可申名歟、可尋、）余目之、季長退下、次蔵人頭右中弁源兼忠朝臣挿美乃國廣絹解文於杖持来覧之、其儀一如官方、但初跪候所北面也、又進文、退歸之時有揖、又右廻退下、件三ヶ事相違基親作法也、次季長又参上、申云、大外記頼業持参内覧宣旨候、余目之、季長退下、次大外記清原真人頼業入内覧宣旨於覧筥、入自車寄戸、経中門廊、西行降同間簀子、北面跪深揖候、余目之、更揖起北行、入自次間、（中門廊三間也、）跪長押下、膝行昇長押、置筥於余前、逡巡退、降長押、候南東柱下、余見宣旨、（披礼帋於筥中、如常、）如本巻之置前、押出筥、頼業取筥揖退降、左廻経本路退下、（如参進、更経西縁也、）次申政所吉書、其儀家司季長朝臣挿美作國御封解文於杖、（保安加賀御封也、而國司重取、仍用此國、康和例國也、）入車寄戸、即跪候、（無揖、）余目之、季長不称唯、（可称唯也、）進来奉文、（如常、）余取文披見（又如例、）衒遣、又季長進寄取之、（不結申、）退下長押下、取加杖、左廻経本路退下、（於侍所加下書、下々家司親行、云々、）次余帰入、（日時奏中之、）公卿等同起座、各指入内出居方、交語、此間右少弁親経以季長伝申伊豫國年料米解文、（保安例國也、）見之返給、但可奏之由、又頭弁覧吉書、内蔵寮臨時公用請奏同見之返給、仰可奏之、先兼忠基親等参内裏了、數剋之後、定能卿退出、子剋両人自内裏帰来、余出座、（兩人在座、返給之時為先蔵人方、康和例也、）先兼忠下文、（用杖如例、）余結申（此間兼忠退候長押上、仰々詞、）返下、同弁兼忠取之退降長押下、又結申、余目之、兼忠退下、次基親同挿杖参進下給、結申之儀一同兼忠、但基親余見文之間退候長押上、仰々詞之後、退候長押下、巻文衒遣之時、更参上取之退下結申、基親退下之後、余帰入、次親経以人（季長、）下給所申之文、即返下了、又頭弁覧美乃國廣絹解文、（是私吉書也、件弁本所存、廣絹解文只一通也、即内覧吉書、私吉書可混合之由令

〻存歟、而於二内覽吉書一者、康和保安例皆返給下レ與、〻下レ史也、於二私藏人方吉書一者下二出納一云々、仍不レ能二混合一歟云々、定能卿仰ニ含此由二之時、始覺悟、全內之時、更令一通書二讀紙解文一、今持來所二內覽一也、見了返給、次兼忠基經等於二侍所一各下レ史云々、次各退出、次余及兩息解脫就寢、今日吉書等奏幼主被二返下一也、攝政不レ見レ文之故也、

日時書様、

擇申可レ 御二覽吉書一日時、

今月九日戊子時戌、

文治二年正月九日圖書頭賀茂朝臣在宣

宣旨書様、

權中納言源朝臣通親宣奉レ 勅、官中雜事、先觸二右大臣一、可二奉行一者、

文治元年十二月廿八日 大外記清原眞人賴業奉

例、

御堂、

長德元年五月十一日丙辰、于レ時大納言、御年卅、

六月十九日任二右大臣一、

同 二年閏七月廿日任二左大臣一、

八月九日辭二大將一、

十月九日賜二兵仗一、府生已下、

京極殿、

承保二年九月廿六日乙酉、于レ時右大臣、御年卅四、上卿中納言經信卿、

十月二日庚寅、始覽二吉書一、官隆方、藏人頭中將、（雅實）外記師平、政所實綱、外記實二月癸二云々、

十二月三日受二長者印一、

同十五日關白詔、

富家殿、

康和元年八月廿八日戊戌、于レ時大納言左大將、御年廿二、上卿大納言師忠卿、

同日覽二吉書一、官權左中辨能俊、藏人頭右大辨宗忠、外記定俊、（覽二宣旨一也、）政所伊豫守泰仲、（中次井奉行同人、）

同十月六日受二長者印一、

同二年七月十七日任二右大臣一、

長治二年十二月廿五日關白詔、廿八、

法性寺殿、

保安二年正月廿二日戊午、于レ時内大臣、御年廿五、上卿中納言宗忠卿、

同日覽二吉書一、又有二出仕一、官左少辨實光、藏人頭中將宗輔、外記師遠、（覽二宣旨一）政所主殿頭雅信朝臣、

同三月五日關白詔受二長者印一、

此日、頭右中辨兼忠、大夫史廣房等申二拜賀一、又權辨基親初參、與二二字一、

十日、己丑、天晴、午剋、藏人右少辨親經（恐持來脫）內覽文書等、目錄在別、余着冠直衣謁之、先例吉書之後無際之由、申無忌諱之文、仍去夜職事等仰此旨、今日即吉日也、仍先申神宮文書、次申御齋會事等也、此間前源中納言來、謁之、又花山院大納言被來、余謁之、數剋言談、入夜被歸了、

自今日職事四人（家司也、光親、國行、兼時、經家、）結番、爲逢職事辨官等也、今兩三日可着衣冠之由仰之、

十一日、庚寅、雨下、申刻、藏人勘解由次官定經來申條々事、先以職事兼時（當番）衣冠、申子細、余着衣冠直衣出賓莚謁之、（故人云、執政臣必可謁職事辨官云々、今爲內覽宣下之最前、仍無殊障之外必可謁之、）定經先申吉書、（內藏寮臨時不用御贖奏也、用文杖加恒、）件吉書事兼不相存云、余內々疑此事、兼時密々觸此由之時、稱可申之由、忽奮請奏覽之云々、此事人々所爲歟、委可尋之、未辨是非、不見慥證文、不能制止者也、

令申事等、

宇佐宮黄金可被奉納八幡之間事、

同和氣使不遂使節、爲武士等有濫行、有路頭歸京間事、

頭辨光長申、依病不能行寂勝成勝兩寺修正、可依假辨歟事、

御齋會終日可有僧事歟、所望叢注折帋令申事、

件等事、子細在目錄、此日、入夜小兒有戴餅事、

自一昨日（九日）、三ヶ日、每朝行水解除、遙拜大神宮、幷春日御社、（衣冠取笏、降庭拜之、）即三ヶ日之間奉幣於春日、（依社司親忠也、）行、又仰中臣氏人基親、仰內外宮禰宜、同三ヶ日致祈念也、仍三ヶ日神齋、今日入夜解齋、始念誦、依吉日也、

十二日、辛卯、陰晴不定、念誦如恒、

十三日、壬辰、天晴、午時許、藏人右少辨親經來、以前職事兼親、申條々事、（子細在別目錄、）御齋會雜事也、其中東寺法務未補之間、以昌雲法務可令結番之由有院宣云々、又用途成功、大威儀師俊緣募法橋之功可口納之由所申也、可宣下之由有院宣云々、余云、大威儀師兼帶法橋、希代之珍事也、況以成功貽邂逅之例、後鑒如何、先日諸司三分功可被召之由令申、其事如何、親經申云、問例之處、覺昭珍賀兩人有其例、於諸司三分之功者、忽以變改了云々、仍

奏二事之由一、有レ例者、何事之有哉之由有二御定一者、余云、猶可レ然之由難二計申一、只依二勅定一可レ被二下知一者、入レ夜藤中納言來、余有二示合事等一、

十四日、（癸巳）天晴、此日、御齋會結願、諸寺修正竟、最勝光院高倉院御國忌也、

申剋、右大將參二八省一、（欲二早參一之處、昨日親經云、最勝光院御國忌同以奉行、其事了後可レ參二八省一、仍中剋可レ參之由示二大將一云々、）今朝自二藏人衆長許一示二送光長之許一云、奉行職事闕如了、頭右中辨兼忠先可レ奉二行神事一云云、右少辨親經八省事兼行、難二早參一不レ可レ叶云々、定經所勞、親雅同前、光長未レ從レ事、（已上款狀如レ此、）親經、定經等、光長可二遣催一之由仰了、晚頭兩人請文到來、定經近日奉行萬事奔營之間、所營更發、今日惣不レ能二出仕一云々、親經法勝寺已下諸寺修正兼行之間、一切不レ可レ叶云々、仍以二別御教書一遣二親雅定經等許一、又以二余書札一兼忠事示二父納言許一了、戌剋返事到來、兼忠只今可二參勤一云々、爲レ悅不レ少、親雅返事相續到來、痔所勞猶以不快、不レ堪二出仕一云々、定經又申二可レ參之由一云々、子剋、大將歸來、御齋會竟無二殊事一云云、東寺長者法印權大僧都俊證加持香水、山階寺權別當覺憲召二立大法師等一云々、大將着二御前座一、不レ待レ請參二法成寺一云々、事雖二不當一、年來必參二御堂修正一、而今年不參者、必似レ有二意趣一歟、所レ令レ參也、咒師一手了退出云々、

十五日、（甲午）雪積二庭上一三四寸、凡今年凝寒猶勝二於窮冬一、今日依レ例終日念佛、（八萬反、）入レ夜藏人次官定經來申二條々事一、（子細在二目錄一、）其中申、明後日八幡奉幣之間事、上卿大臣大納言等皆悉辭退云々、（仰下右大將可二參仕一之由上、）又云、宇佐黄金爲二御正躰一之由、大宮司言上、若然者、自二左衛門陣一被二發遣一如何、內侍所之外、神明神躰無下入二御宮中一之例上之故也云々、余云、此事全不レ可レ及レ議、就レ中、黃金爲二御正躰一之由、指而無二所見一、嘉保之比、沙汰出來、度々及二問注一、然而依レ無二憑證一、宣命猶載二神寶之由一、今緣レ底輙可レ定二御躰一哉、還神靈有レ恐、子細先日被二尋問一之時、令レ申了、兼又八幡璽御宮被レ進之時、其儀如レ此、旁以不レ可レ有二其憚一之由所存也、但猶可レ有レ難者、左內兩府及忠親卿可レ被二尋問一歟、可レ被レ奏二事之由一者、定經云、仰旨有二其理一、不レ可レ及二儀定一、准獻云々、又云、當日可レ有レ定、官方奉行權辨基親云々、余云、宣命趣被レ仰二內記一哉、子細尤可レ被二仰聞一事也、申云、下知先了、重可レ仰二此趣一者、今

日節供如恒、（陪膳季長、）此日、小兒戴餅大將爲之、入夜和泉守長房（光長長男、）爲拜賀來、呼前見之、已成人男也、（生年十七歲云々、）

十六日、（乙未、）天晴、年首政始以前奉幣之條、聊以不審、仍内々撿先例之處、承平二年正月三日、天慶三年正月十三日有此例、然而爲避彼難、（件等例頗迫近之上、又非近例之故也、）可被問例之由仰遣定經之許、但刑部卿頼輔卿所惱危急之由云々、件黄金在彼卿家云々、仍有不慮事者以外大事也、仍内々撿例粗以如此、殊非可有憚事者、猶被忩遂宜候之由同所加示也、入夜注送頼業勘奏例、（如余勘見、）又余内々問頼業、注送天慶例、（不載承平例、仍余仰遣件例了、）今日申剋許、大將頭病、（育、）辛苦太難堪、終日無平減、仍觸此由於定經之許、上卿可催他人、若無參入之人者、使兼行上卿、又非無其例、何事之有哉之由同仰遣了、終夜大將惱亂、臨曉天猶不減、仍所々修諷誦、

此日、俊成入道送一首、（アサヒサスカスヲノ峰ノヘツノウレチウレシサイカニ思トカシル、）余返歌、（シラサリツウレシカルヘキアサヒトモアトナキ峰ヲテラスト思ハ、）（幼主之時、内覽宣旨、古來之同、曾無證跡故也、）

十七日、（丙申、）天晴、今曉寅剋許、大將加灸治、依苦痛無減也、灸治之後即落居、爲悅不少、自昨日申剋終夜服種々藥、敢不怠、以智詮加護身、此日被發遣石淸水一社奉幣、權中納言源通親卿勤使、又兼上卿、右大將欲勤仕上卿之處、依頭病俄辭退、他人忽難出仕之間、依先規多存、使上卿所兼行也、須延日被奉遣之處、前刑部卿頼輔卿所惱危急之間、黄金奉迎自無便事出來者、尤可有其恐、仍不顧萬事所有忩沙汰也、件奉幣事、去年可有忩沙汰之處、院宣幷攝政命、彼是相違、不分明之間、于今遲留云々、彼黄金者、宇佐宮神寳也、昔聖武天皇被奉納黄金三廷於彼宮之其一也、去々年七月之比、豐後國武士等亂入宮中、始自寳御殿件黄金已下、累代靈寳不殘一物掠取了、其後自然件金一廷不慮之外出來、（于細次第文書不遑具錄、）而奉納本宮之間、可被奉納何處哉之由、（神祇官、及八幡外寳殿之間云々、）有軒廊御卜、官寮共被納石淸水外寳殿宜吉之由、所卜申也、仍任彼狀、今日付幣帛使所被奉遣也、未剋、權右中辨棐親（行事辨、）持來日時定文等、内覽之、（今朝余仰基親曰、先可有内覽文、日時定文、及宣命草等也、而於宣命者、必可内覽之文也、於日時定文者、可免内覽、其故者、開院與九條之遼遠之間、往反及兩度者、一日空可暮之故也者、初度事雖必可有内覽、依恐公事之擁怠、不顧私要、雖示此由、上卿及辨猶存正禮所持來歟、）次基親申云、（季長傳申之、）上卿被申云、奉遣之間、被

相具神祇官、其上可被差副史一人歟、依為重事也、余答云、件事召外記勘文被問人々、任狀有其沙汰歟、但被差副官史、又何難之有哉、且被尋先例、隨宜可有計沙汰者、又申云、黄金奉納辛櫃可付封歟如何、答云、思事理必可付之、于時頭中納言在座曰、行事辨可付封、稱勅封、即以辨官封也云々、又申云、件黄金二迸之由、豫奉行職事定經所申也、而所奉送只一迸、須問賴經之處、為流人已發向了、為之如何、余答曰、件黄金案所聞只一迸也、二迸之由誰人說哉、本數三迸之中、一迸出來、一迸同雖有持來之者、不知行方之由見所進注文、奉行職事若聞誤歟、於今者不可叶、只今之沙汰、退可被尋沙汰事也者、即披見日時定文等畢、日時有副紙、無奏紙、定文無禮紙懸紙等、共入硯筥、返給了、仰可奏之由、基親歸參了、申剋、大內記長守持來宣命草、以番職事兼親傳覽之、入筥蓋、不懸紙、余着冠直衣披見之處、遂可被奉納本宮、其間假奉納之由、不見、仍令書入其狀、若此趣不作者、明日奉納本宮之時、已假移彼社神寶於他社、仍此子細先可被注載也、(歟イ)　又彼時同紛失神寶之內、多有累代之靈物等、所謂劔御驗、件黄金殘二迸、及同香呂宮納物等也、件靈寶等、殊依冥助如舊可歸坐之由、可加載祈請之詞之由仰之、改直覽之、一兩度改直了、此子細可觸攝政及上卿之由相含了、別紙寫同草、以少內記□攝政家了、仍出子細更雖參啓云々、今日午刻、藏人頭右中辨兼忠朝臣為院御使來、仰云、前少將平時實、平家滅亡了之時為生虜、參洛、依所勞罪科被處配流了、而不赴配所、伴賊徒行家、義經、赴西海之間、彼等為逆風退散、時實又為生虜、不慮外下向關東了、而源二品卿所召進件時實也、即彼卿書札如此、其狀云、被定罪科、而不赴配所、下坂東、賴朝私難進止、左右可在勅定、仍所召進也云々、此上事何樣可被計行哉、且觸攝政定罪科可被計行、此上罪之輕重成敗一切不可知食者、余申云、理須重被勘罪名歟、但先可被問先例於官歟、雅賴卿在座云、政治如此沙汰有忌諱歟、被過彼日宜歟者、余同此議了、兼忠朝臣退歸、在前座此申之、余雖示可昇長押上之由、不承引、父卿又同有不可昇之氣色、此後雅賴暫交語、即相伴兼忠退出了、雅賴云、為定長奉行、被召兼忠、依不審、同車所院參也云云、

此日、余神齋、雖非攝關執政臣、諸社祭、及公家神事之日、同所神齋也、御堂知足院殿等御例如此、八幡神事、精進也、而忘却服魚類、依思出其後更精進、

入道相國以二寛親法師一爲レ使被レ示二內覽慶一、答二吉凶
不二存得一之由上了、
十八日、丁酉、天陰、申剋、藏人次官定經來、余依二風疾一不
レ謁レ之、以二番職事國行一、申二條々之事一、昨日黃金率レ遣
之間事、無爲被レ遂了、今日、通親卿使、安穩率納之由
所二示送一也云々、又和氣使來二歸洛事、且大外記師尚
進二勘文一、賴業未レ進云々、件勘文爲二書寫一留レ之、今
日、大外記師尚持二來父師遠所一抄出之雜例一卷上、依二
去年召一也、
十九日、戊戌、天陰、巳剋、大外記賴業持二來政始日時勘
文一、（入レ宮有二御覽一、）以二番職事兼時一傳二覽之一、見訖返給、仰二可
レ奏之由一、（可レ仰レ可レ覽二攝政一之由也、然而近日不レ被レ見二文書一云々、仍仰二此由一也、）此日、法皇渡二
御伏見御所一、暫可レ爲二御所一云々、（或人云、御窓疑之餘、令二隱居一給云々、）傳
聞、自二關東一窮冬所レ進之折紙狀、猶攝政外可レ有二
內覽一之由、賴朝令レ存云々、但實否難レ知、攝政之邊棟
範從女爲二賴朝之緣人一、仍所二告送一云々、其後攝政出
仕、又人氣色安堵云々、下官曾不レ媚、極暗有二此沙汰一、
始終事、只奉レ任二大明神一之外無二他事一、
廿日、己亥、天晴雪降、申剋、藏人辨親經來申二條々事一、（中次
番職事經來也、）

一大神宮御領攝津國薗免論事、
件薗被レ宛二四度御祭一、而爲二武士一被二滅亡一、難レ進二
濟祈年祭薗一了、
一內膳司申網曳御厨訴事、
同武士濫二行之一、
一後七日法用途、大阿闍梨俊證申二法橋功一事、
依二御齋會功一、大威儀師俊緣進二用途物一之由有レ地一
戶、仍以二件地一宛二行件法用途一之處、用二近代滅直一
之由、不二受取一、猶申二法橋之功一云々、
一大藏卿定輔申二昇殿一事、
在二消息一、
一右大辨行隆申、造東大寺長官重可レ被二宣下一事、
一撿挍左大臣新表之後、無二其人一、朝家大事不レ被レ置二
上卿一、尤不便事、
已上早可レ奏之由仰了、左大臣表尤可レ被レ返歟之
由申、奏下仰了、
廿一日、庚子、天晴、左大辨定長轉任之後、來申二吉書一、余
依二風病一不レ遇、仍以二番職事兼親一傳二申之一、（不レ入レ宮、讃岐國年料
米解文、）仰二可レ奏之由一、返給之後、召二簾前一問二天氣之趣一、
殊示レ無二逆鱗之儀一、內々令二歎息一、數日可レ有二御經

廻ニ之由風聞、仍問レ之、定長云、未ニ承定一云々、
此日、年始政、上卿左武衛頼實、都督納言經房等、
廿二日、辛丑、天晴、前源中納言雅頼卿送レ札曰、流人時實
罪狀事、昨日政始過了、仍可レ勘ニ罪名一之由下知已了、
件宣旨仰詞如レ此、兼忠依ニ所勞一、雅頼爲ニ代官一、昨
日參ニ攝政第一、今日猶不快、仍內々所ニ進上一也、勘文
雖ニ未到一、所詮不レ過ニ遠流一歟、仍尋レ官之處、廣房申
云、遠流國々皆悉被レ遣ニ流人一了、近代管國同遣ニ流
人一、對馬之外無ニ流人一、可レ被ニ計遣一歟云々者、官申狀
如レ此、々上何樣可レ候乎、明日々次宜、仍行ニ此事一了、
明後日參ニ伏見一、可ニ申行了一之由也、流國內々可ニ承
存一云々者、余答云、如ニ官申狀一者、管國之中可レ被
レ計歟、北陸者、父納言流國同方也、可レ有ニ思慮一、關東
又泰經賴經等被レ遣了之故也、本流之國周防也、仍長
門如何之由納言示レ之、余云、被レ改ニ本國一者、管國ハ
猶宜歟、周防長門大略如ニ同國一、依ニ罪科之重疊一、猶可
レ處ニ遠流一者、改ニ周防一遣ニ長門一之條、頗無レ改レ國之
詮一歟、但可レ被ニ相計一之由示レ之、又仰遣云、此事猶大
事也、罪名勘文進上之時、猶注ヨ立國々一可ニ奏聞一歟、
先日一切不レ可ニ申上一之由雖レ有レ仰、自由成敗猶有ニ
後日之恐一歟、今度猶不レ可ニ知食一之由、被レ仰之時可
レ有ニ私之計事一歟者、

遠流國々、近代例歟、載レ式國大少歟、此外上總下總等有ニ先例一云々、

伊豆、　阿房、　常陸已上東國、
越後、　佐渡、已上北陸、
隱岐、已上山陰、
周防、　長門、已上山陽、
土左、南海、

管國等、

日向、　大隅、　薩摩、　壹岐、　對馬、

宣旨仰詞、

文治二年正月廿二日　宣旨、

流人時實不レ赴ニ配所一、隨ニ逆黨義經行家等一逃去
之間、猶懸ニ殺網一、再來ニ雍州一、憲章所レ指科條非
一、宜令ニ明法博士等一勘ニ申所當罪名上、

藏人頭右中辨源兼忠

今夜戌刻地震、

廿三日、壬寅、天陰及レ晚雨下、早旦、頭右中辨兼忠朝臣持ニ
來明法博士明基（範眞依レ障不レ望）、勘申流人時實罪名勘文一、余謂
レ之、兼忠云、先問ニ例於官一申下不ニ分明一之由上、仍任ニ先

日仰、仰法家之處、勘申旨如此者、(黜文獻死罪由、)即以件朝臣奏院曰、法家勘文如此、減死一等、被處遠流之條、無異議歟、而其國若東西之間可隨勅定、(於北陸者父配能登、仍可無便、)兼又今日々次無隙云々、而上卿等各申障、可催誰人哉、(兼忠持狀折紙、)歟者、兼忠即馳參伏見、午剋、歸來傳院宣云、(余謂之、)東西國及其國事、只相計隨宜可被行者、又上卿事申未着陣之由、太以不可然、又申所勞之輩、相扶可參之由可被催仰、今日被立行宜歟云々、(以定長傳申云々、)兼忠云、奉其國可下知云々、余云、本配流周防國也、而不赴配所、空在京、件賊退散、因茲被勘罪名、死罪雖遁、然則可被處遠流也、而西國可有思慮、北陸又父時忠所在之方也、仍東國方宜歟、安房伊豆等雖載式之國、今度流人泰經賴經等之配國也、同罪之人被遣同國、無其謂歟、上總下總等雖不載式有先例、當時又無流人、可宜歟、若隱岐如何、同載式國也、所存如此、此上左右且又攝政又可被尋問官歟、其故件等國之中、若爲有其難等也者、兼忠申云、長門國如何、余云、件條不可然、本遣周防之人、依罪科重疊被改國者、尚可遣遠國也、周防長門無幾之差別、加之、西國之條、猶可有猶豫者也者、又申云、上卿可催誰人哉、余云、如散狀者、一昨日參政之輩、(家通、賴實、)今日申障、頗無謂、重可被催歟、又未着陣之人々事、任院宣可被催歟、但各所申頗有謂、不可叶今日之事歟、其中經房卿申服假之後、未着陣之由、不可以慶賀之後着陣歟者、兼忠退起了不退出、乍候遣御教書於上卿等之許了云々、

此間親經申條々事、申次番職事兼時、

一掌侍員數不足、仍去年爲光雅奉行、可被補者二人、被定仰、(一人少納言掌侍、一人越中、件少納言掌侍、爲先朝內侍、)而其後不被行女官除目之間、未補、來月春日大原野祭、內侍闕如、可被忩補之由、勾當併與掌侍所申也、仍今日流人之次、被行女官除目如何之由、內內問賴業、申有憚之由、爲之如何、兼又先朝內侍讓位之時被沙汰之外、後日令補之例不詳云云、此條又如何者、

余答云、賴業申旨有其謂、今日不可被補、春除目以前有被行女官除目例哉否、可問例、先朝內侍之條、去年沙汰之趣、可問光雅、不可憚之條、

御定切了者、雖先例可被行女官除目、其例不詳者、見任內侍可擬勤之由、尙可仰勾當內侍者、

一神祇官申、近江國甲賀郡內治國、爲伊與內侍以字定茂房被致妨事、

仰、奏事之由、可問勾當、

一左兵衞少尉藤原宗行、於三條中納言家有致害事、先解却見任、任罪狀可處科斷之由、可仰別當卿旨、有院宣事、

仰早可下知者、

及申剋、兼忠朝臣申云、上卿返事且到來、實宗未着陣之上、申所勞之由、賴實卿申及晚可參之由云云、此次猶申流國事、被遣東國之條、奉行之者相計歟之由、定有傍人之難歟、但可隨御定云々、余云、件條全不可及謗難、但又隱岐何事有哉、子細先度示了、早攝政可被隨處分也者、兼忠退下之後、持參經房宗通等返事之條、以辭退遣兼忠之許了、

入夜法性寺座主自山被下、昨日參社、又今日歸白川房云々、自今暫可被住此邊也、余忽依思出以書札示送雅賴卿云、上總者、時家（時實弟）配流國歟、若然者、兄弟同國、似無他國、猶被遣隱岐宜歟者、返札云、尤可然、可作改官符之由下知了云云、

廿四日、癸卯天晴、巳剋、雅賴卿送札曰、官符已請印了云々、更行請印、以外大事也、爲之如何、彼時家弟至無配流之儀、只故平禪門私所遣云々

余答云、請印了者、不及改國歟、隨弟無配流之儀者勿論歟者、後聞、件時家於今者不注彼國云云、又官所注進之流人所在之國々之中、不載件上總國云々、凡者爲如此之事可仰官之由、昨日所含頭辨也、而委不尋歟、未刻、泰茂來申、天變地震等、未奏、只內々所申也、

右近府頭消息申、春日使散狀、爲大將使各可相催之由仰了、

廿五日、甲辰今日、靜賢法印來、聊有示合事、

廿六日、乙巳天晴、大夫史廣房來、以番職事國行申云、近年月奏斷絕、又東寺國忌、偏以無沙汰、凡禁中狼藉、陣中破損、不可勝計、雖仰本寮本職、敢不承引、如此違例陵遲之事、一臨期申子細者、依其恐難遁、除所申也云々、仰云、所申尤可然、陵遲事爭

不與行哉、但申上及攝政、可有其沙汰、推而雖被下内覽宣旨、毎事有恐、等口入仍不被定仰旨趣耳、

此日、主税助安倍晴光持來天文密奏、國行傳進之、余着直衣見之、召晴光於前、問子細、申常途變之由、件密奏卷籠一通於一禮紙、（一通奏料、一通可留余許料、端書案字、是例也、）加封（件帋頰底封目ニ書ニ名國字、件名字不出封帋之外也、）如例、余留案、卷奏料於本懸帋、更切封紙、（用案端、可用同紙之故也、）右サマニ巻テ封之、（挟自本封帋、）書余名片字（兼字）、返給晴光畢、抑、内覽兩人之時、下臈内覽若有作法哉否、未知先例、其故若以奏料一通、覽兩内覽者、加封返給之條有疑故也、依勘得仁平之例、問晴光、（祖父晴道、仁平之間献密奏、仍存故實、）申云、奏料案文設二通、覽兩所、各加御封所返給也云々、然則同奏二通ヲ奏内也云々、

廿七日、（丙午、）天晴、藏人左兵衛尉橘業長持來月奏十三通、（左右近、左右衛門、左右兵衛、左右馬寮、藏人所、瀧口、御厨子所、殿上人、陪膳人々等也、各有禮帋、以口紙以續飯付裏、）惣卷籠一禮紙、以紙攙結中、并請奏三通、（春日、大原野等祭請奏、內藏寮請率分所納物之内云々、又七瀬御祓請奏等也、）卷籠一禮帋同結中、各見了返給、仰可奏之由、右近府頭濟景重申春日祭使散狀、（皆辭退云々、）年預少將實明有書札、（候伏見之間、不來云々、）大將以自消息可申沙汰之由、送頭右中辨兼忠之許、稱所勞不請取、仍又遣親經之許了、

入夜大藏卿宗頼初參、以國行先進二字、余呼前（麗前、）謁之、少時退出了、宗頼着衣冠也、先是、自女院殊可哀憐之由有仰、宗頼者、入道大納言光頼之鍾愛之小子也、而委附成頼卿、傳文書受口傳、繼彼家人也、才幹優長、心操穩便、而依射山之疎遠、漏度々顯官、仍叙四品、不帶一職、已如弃置人、以惜之、而頼朝推擧萬人之内、申任大藏卿了、彼養父成頼入道、年來於余有其忠之人也、雖遁世之後、芳志常不變、而去比可初參之由教訓宗頼、云々、宗頼又素有其志云々、自他相應、今日所遂初參也、凡勸修寺之躰、代々自執政之家出身、而顯隆、顯頼、光頼等、偏寫員仙洞、疎遠一所、光雅朝臣（宗頼兄、）依故平禪門之命、爲當時攝政之執行家司、（攝政始時也、）其後忽變君臣之儀、被改定執事了、（在子細云々、）光雅雖爲宗頼之兄、父之所用不及宗頼云々、今有志初參本懷云、是感悅不少者歟、又前近江守爲季同以初參、（不召前、）件人、故右中辨爲親之男、帥納言經房養子也、即經房卿之所進也、

此日、大膳權大夫安部季弘持二來密奏一、留レ案返二給奏料一、加レ封如レ例、
廿八日、丁未、陰晴不レ定、午刻、藏人右少辨親經來、申條條事、申次國行、今日親經奏宮番也、而有レ障相替云々、
一　春日祭、近衛使散狀事、右近府皆悉辭退、
仰、令二奏聞一、但指二其人一、以二別御定一可レ令レ催歟、
一　同祭參向內侍見任證、各申二難レ叶之由一、仍春除目以前被レ行二女官除目一之例、尋二外記一之處、賴業眞人注二申臨時除目例一、女官除目例不二分明一云云、但寬德二年有二此例一、依レ爲二不吉例一、故不二注申一云々事、闕二除目一如レ例、
仰、可レ奏二事之由一、雖レ有二臨時除目例一、女官例不レ告、可レ被レ憚哉否、可レ有二勅定一者、
一　新補內侍之中、先朝內侍可レ有レ憚哉否事、去年沙汰趣、問二光雅朝臣一之處、申下殊無下被二定下一事上之由一、忌否如何、
仰、強可レ有レ憚之由不二相存一、但同奏二事由一、可レ隨二勅定一者、
同剋、權右中辨基親來、申條々事、
一　祈年祭用途、諸國難レ濟、可レ召二付成功一否事、
一　伊勢別宮御裝束等可レ被二調進一、自二去年一雖レ有二其沙汰一、依レ無二用途一、于レ今無二沙汰一、加レ之、自二本宮一不レ進二御劒靭等一、本樣今度難レ叶事、
一　初齋宮入御諸司用途、并御月料等併闕如、可レ召二付成功一之由、本宮被レ申如何事、
已上、仰、可レ奏二事由一、
入レ夜、藏人次官定經申條々事、中次經泰、
一　和氣使自レ路歸洛事、可レ被レ尋二人々一之由先日令レ申、日來御二伏見一之間、不レ能二奏聞一、今日還御、即令二奏聞一之處、仰云、賴朝注進十人之中、相計可レ被二尋問一、於二其人一者難二定仰一、兼又左府不レ入二彼注進之內一、同可二相計一者、
申云、議奏人十人、皆悉可レ被レ問歟、將上臈少々可レ被レ尋歟、猶任二御定一可二相計一、私撰用尊有二其恐一、兼又左大臣漏二此列一之條、尤不レ可レ然歟、抑、如レ此大事、先例多賜二文書於可レ然上卿一、始終令二申沙汰一歟、且被レ行二仗議一尤宜歟、爲二重事一之故也、左右之間可レ在二御定一、大臣若未レ返二給表一之由、可レ被レ下二文書於內大臣一歟、
一　內藏寮申、內侍所供神物、來二月分丹波國月

宛也、而寄二事於造興福寺對捍一、已欲二謂如一事、
仰、令二奏聞一、
今日、花山院大納言被レ來、余謁レ之、
傳聞、去比自二鎌倉一飛脚到來、今朝被レ仰二遣御返事一
云々、
令レ申事等、
經房不レ可二下向一、先日爲二御使一可レ向之由示送云々、其返事歟、
甘苦六百帖所レ進事、
去冬奏聞條々、解官、任官、只雖レ奏二思案之趣一、所詮可レ在二
勅定一事、
義經謀反之間、追討宣旨事、不レ起レ自二叡慮一之由
閑披之由事、
今日、法皇自二伏見一還二御六條殿一、明日可レ有二嵯峨之
御幸一云々、
廿九日、戊申、晴、傳聞、先日賴朝所レ申之事、委被レ仰二遣
御返事一、其內奏經不レ過之由、殊被二仰遣一、又北面下﨟
等、糸惜思食之由有レ仰云々、

二月
一日、己酉、晴、早旦浴、依二每月常一神齋如レ例、又寫二心經
一卷一、如レ常、今日、法皇又臨二幸伏見一云々、召使可
レ參二祈年祭上卿一之由來催、申下大將當時有二所勞一、得
レ減者可レ參之由上、
二日、庚戌、晴、權右中辨基親來、申二條々事一、申次被時、
一祈年祭用途諸國難濟事、奏レ院之處、有レ可レ催之
仰一、仍兩度雖レ加レ催、敢不二承引一、於レ今者闕如了、
去年例幣裝神祇佐明茂知行之富永名牢籠事、被
レ仰二遣祭主親俊許一、即賜二件御教書一、令三搆二沙
汰彼用途一了、而今度申云、每祭主被二仰遣一、有二事
煩一、賜二宣旨一、欲レ沙二汰件用途一者、又初齋宮成
功之由、藤祐茂春兵衛尉功、當時申下可レ進二用途一
之由上、召二越彼用途一可レ宛二此幣料一歟如何、兩
條可レ隨二御定一者、
仰、明茂申宣旨事、頗不當歟、如二去年一賜二御教書一
令二搆沙汰一之條、以レ不レ似二公事法一、然而近例
已、仰二遣祭主能口許一、可レ令二搆沙汰一之由、可レ被レ
仰歟、將又可レ召二越祐用齋宮成功一歟、早經二奏聞一、
且申二攝政一、可レ致二沙汰一者、

基親云、先日八幡奉幣日時覧二攝政一之處、如レ此
事不レ可レ申之由、有二其仰一、如何者、
仰、早可二奏聞一者、
一 伊勢別宮御裝束事、齋宮入二諸司用途一事、可レ召二
付成功輩一之由、有二院宣一者、
仰、隨二院宣一早可二尋付一歟、
藏人右少辨親經申條々、中大同前、
一 神宮上卿事、雖下人當二其仁一哉、可下令二計申一給上之
由、有二院宣一者、
仰云、源大納言、中御門大納言、堀川大納言之間、可
レ在二勅定一者、
一 春日使闕如事、奏二事由一之處、少將成家憶可二勤
仕一、若猶辭退者、可レ辭二申所職一之由可レ有レ仰、
院宣者、
仰、早任二御定一可二遣仰遣（任カ）一者、
一 神祇官申、近江國保田□妨事、問二伊與內侍一之
處、不レ可レ致レ妨之由、令レ申二奏聞一之處、可レ有二
計沙汰一由、
仰、內侍避申了、不レ可レ停二止妨一之由可レ仰二本官一
者、

一 行隆申、東大寺別當、及造寺撿挍長官等事、院宣
云、別當未レ補之間、可レ被レ付二上人一之由、行隆令
レ申、不レ可レ然、撿挍事無二分明仰一、長官事如レ本可
レ仰二行隆一者、
仰、別當事、禎喜、定遍兩代、本寺造營一切不レ致二沙
汰一、雖二自今以後一被レ補二別當一者、以同前歟、若必可
レ被レ補者、此條彙能可レ被二仰含一歟、不レ然者、造寺
之間、被レ付二上人一之條、實不レ似二公事一、只可レ被
レ付二造寺所一歟、愚案如レ此、重可二奏聞一者、
撿挍事、便宜之時、覆奏、可二早左右一歟、
長官事、任二御定一可二下知一者、
一 大藏卿宗賴朝臣申昇殿事、院宣云、被レ聽之條、何
事之有哉、且相計可レ被二仰下一者、
仰、申二攝政一可レ被二仰下一歟、
一 春日祭 供神物、并大原野祭 幣料等、諸國難濟㪚
狀、經二奏聞一之處、各申旨無レ謂、重可レ催之由有二
院宣一者、
仰、早任二御定一可レ加レ催者、
一 大膳職申、諸社祭用途之間、馬部濫行事、申レ院之
處、無二左右仰一、

仰、馬部等不可致濫行之由、可有下知歟、

一 御齋會成功事、俊證法印申法橋之功、雖奏聞、無分明仰者、

仰、法橋許容者、尙可返給地歟、

一 春日祭內侍闕如之間、可被補內侍、而除目以前女官除目先例不吉之由、外記申、奏聞之處、不可被行之內有仰云、

仰、當時內侍猶可勤仕者、（申云、仰伊與內侍之處、申任內侍、不勤之由云々、）

一 左府袁事被收之條、何樣可候哉、且可令計申給者、

仰、被返下宜歟、

三日、（辛亥）天晴、權右中辨基親以書狀示送衆親許曰、祈年祭用途可召付祐用兵衛尉功之由有院宣、但今度除目必可任之由、可賜證文之旨所申也、件功內五百疋所召付也云々、（副定長奉行院宣狀云、祐用功事申右府、可令致沙汰給者、）仰云、院宣切了者、早可被召付、賜證文之條、何事之有哉者、今日、小童（敍親所養、生年八歲、）來、今年始所來也、

天文博士安陪廣元持來密奏、（奏料密文書一通、加封書各二字、如例、）余見了、留案書、籠奏料於本通紙、更切封紙封之、書名片字（敍字）、返給、

所注申之變異等、

一 去月廿日己亥曉寅時、太白犯建星、

外國使來見主云々、

一 同廿八日丁未寅時、歲星犯太微右執法星、

國有變、天下大亂、大臣有憂有殃、又天下有憂、

一 同廿九日戊申曉寅時、太白犯牽牛、

賢臣退逝、大水、貴人棄道路、

又云、軍破、大將令敗、期五十日、

又云、東夷起、不出九十日、

又云、牛車有急行、兵革期六十日、一月妖言無已、

此日、依祈年祭前齋神事、如例服者僧尼不入家中、月水女房在局、不念誦、今旦却有不淨事、仍行水、其後潔齋、

四日、（壬子）天晴、大藏大輔泰茂來、余修祓、降庭奉拜大神宮春日等、是不可必然、依有所思也、藏人次官定經來申條々事、（申次敍親、）

一 春日社司申、伊賀國社領武士妨事、去年歲暮經

奏聞一之處、早可レ問二武士一者、
仰、早可レ問レ之、
一 日吉社司申、但馬國木前庄馬足米、爲二國司一被レ妨事、同奏聞之處、可レ問二國司一者、
仰、早可レ問レ之、
一 大原野祭、幷分配親經也、而春日祭分配、定長依二服假一、親經可二下向一、仍兩社兼行難レ叶之由、親經令レ申如何、但可レ被レ隨二重御定一云々、
仰、可二奏聞一、但先催二他弁一、無二領状一者、可レ仰二親經一歟、
一 宇佐和氣使自レ路歸洛之間事、奏聞之處、被レ行二仗議一、尤可レ宜、可レ令二相計一云々者、
兼文先日參洛之播磨國在廳等、不レ申二身暇一逃下了、爲レ之如何、
仰、付二職事一、左府可レ被レ返二給表一云々、其事若爲二今明一者、其後可レ被レ下二文書於左大臣一歟、忽不レ被レ下者、内大臣可レ被二申行一歟、可レ隨二御定一、
一 内侍所供神物、丹波國依レ爲二月宛國一、雖レ致二對捍一、責二取領状請文一、給二内藏寮一、而乍レ進二請文一、闕二如口供一了、仍彼寮所二訴申一也、
仰、早可二奏聞一、
一 王氏等訴申、近江國王氏田、爲レ伯被二押領一事、可レ問レ伯之由有二勅定一、可レ下二問宣旨一歟、又以二消息一可二尋問一歟、
仰、兩方只相計可レ問レ之、
一 法勝寺修二月上卿事、本上卿重服、實房卿也、仍左衛門督奉行修正了、修二月同可レ然歟、同可レ催二他人一歟、
仰、奏二聞可レ隨二御定一者、
今日、祈年祭也、上卿權中納言隆忠卿、始從神事也、辨權右中辨基親、
余神齋如レ例、
此日、余少兒參二八條院一、爲二御養子一、今夜、大藏卿宗親妻帷方入道女、參上爲二乳母一、件兒、彼院女房三位殿腹、件參上儀、頗密儀、以二女院八葉御車一被二迎取一也云々、
五日、癸丑、雨下、依二祈年祭後齋一、不レ向レ堂、大將所レ參也、去夜戌刻、以二六口僧一修二不斷念佛一、今日戌刻結願了、聊依レ有二夢想一也、入レ夜外記來云、明後日大原野祭、分配上卿朝方卿申二御幸供奉一之由、其外人々雖二相催一、或所勞或故障、皆以辭退、仍觸二職事等一之處、皆不二受取一、爲レ之如何者、注二散狀於折帋一、令レ進二申狀一、不當叢加二合點一、定經可二奉行一之由召仰了、

今旦、藤中納言來、巳剋許、鎌倉飛脚到來、先日返報二、幼主時內覽無レ例之趣、具以注遣了、而無二其返事一、只攝政長者事、以二證文一於二御社一可レ決之由申レ院了云々、奇代之珍事、凡不レ能二是非一、

六日、甲寅天晴、定經爲二父卿使一參二伏見一、奏ニ聞鎌倉申狀一云々、仍明日大原野上卿事仰二親雅一了、辭退之輩雖レ加レ催、敢無二領狀之人一云々、院御二伏見一、如レ此事輕口之身、不レ能二沙汰一之上、近日之有樣、每事口入旁有レ恐、仍只觸二攝政一可二左右一之由仰了、入レ夜定經來二光長許一云、奏レ院之處、父卿參上之時、可レ被二仰合一云々、

七日、乙卯天晴、早旦、藏人左衞門權佐親雅來申云、大原野祭上卿事、泰通通資等卿猶以固辭、爲レ之如何、近例辨官勤レ代、若可レ然哉、余仰云、如レ此事下官之下知、雖二自今以後一不レ可レ叶、早申二攝政一可二左右一者、此日、大原野祭、余不レ獻二神馬一、只獻二幣帛一、且例年帶二長者一之人獻二神馬一之故也、陪膳季長朝臣、奉行經泰、陰陽師漏剋博士晴綱、

八日、丙辰天晴、辨實法印來、藏人次官定經來云、明日釋奠用途、大藏省納物之內、美作因幡等之勤也、而雖レ催レ省、雖レ催レ國、共對捍、爲レ之如何、余云〇（恐脫）早申レ院申二攝政一可二成敗一者、

九日、丁巳天晴、此日、釋奠也、上卿通親卿云々、文章博士業實本所レ出之題、論語文泰而不レ驕、（文云、君子泰而不レ驕、小人驕而不レ泰、）云々、而通親卿難云、下文不レ宜云々、仍止二件題一云々、此難返々奇恠々々、可レ謂レ不レ足レ言、近日才卿無レ朝、通親等稱口可二彈指一々々々々、今夜雷鳴甚雨、定經巽歟、入レ夜有二他行事一密々、今日、女房加二灸治一、今日、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大將習二催馬樂一、葛城、

十日、戊午天晴、今日遂忌也、沙二汰一送佛經布施一、々々取等如レ例、此日、小兒（八條院女房三位局所レ生、）於二八條院御所一叅日、（五十日百日一度食レ之、余并大將等例也、）依二密儀一無二陪膳人一、祗二候女院一（殿上人北面、）諸大夫等、着二布衣一、注ニ送之一、自二中居邊一女房傳取、持ニ參御前一、乳母宗賴朝臣妻勤二陪膳一、女院令レ食レ之給、余食二百日一之時、曾祖母一條殿（知足院殿御母、）令レ食給、于レ時爲居以後例不快也、戌剋儀了、折櫃物五十合自二女院一下給、以レ侍爲レ使、今夕遣二鎌倉返札一、頭辨光長奉書也、其趣君臣合體、天下可レ爲レ正者、雖レ無二內覽宣旨一何不レ竭二臣忠一哉、上下乖誤、理レ國雖レ叶者、無レ例之所職、公私無レ詮之由也、生涯遲報、只奉レ任二

春日大明神也、
十一日、己未、天晴、奉幣春日社、依明日祭也、陪膳季長朝臣、奉行兼時、陰陽師主税助安陪晴光、依非長者口獻神馬十烈也、仰、撿先例、爲攝政關白內覽臣之輩、十一月入月之後祭以前爲散齋、今度雖被下內覽宣旨、不帶氏長者、仍不獻神馬十烈等、故不用散齋、只如例年也、於諸社祭齋者、公家無此儀、爰知依長者有此齋也、不處長者之執柄古來無例、保安二年正月廿二日故殿蒙內覽宣旨給、同三月五日蒙關白詔、受長者印給、仍二月齋可叶今度例、而正月廿六日依內裏死穢、二月諸祭皆延引、仍無所見、又自仁平元年至久壽二年、宇治左大臣奪取長者、然而忽改年來之例解齋之條、定有其恐歟、但彼間齋否之條、又以無所見、仍今度爲新儀、問雅賴宗家等卿、光長朝臣等申下同恐案、仍不齋也、
入夜大將送陪從半臂下襲於春日使少將成家之許、（使取事就時）
圖書頭在宣持今年吉凶占、（白虎占、并太一利害占云々、）其占共以凶年也、可愼々々、

十二日、庚申、天晴、此日、春日祭也、依有所思、早旦浴、着衣冠、取笏降前庭、敷座、遙拜、昨日奉幣、今日遙拜、共以信心發起、有其感者歟、春日祭行事辨右少辨親經云々、傳聞、賴朝別進法皇、（上絹三百疋、國絹五百疋、砂卅帖云々、）以越前介兼能爲使、其次奏聞種々事等云々、召天文博士廣元問天變事等、歲星自去夜歟、月入大微中未出、尤可恐、又太白犯牽牛、重變也云々、
十三日、辛酉、陰晴不定、入夜雨下、祗候八條院之小兒來、及晚歸參了、花山院大納言被來、余謁之、被示云、今日、法皇還御自日吉、經房卿依所勞不能出仕、直廬まて相扶參入、以定長條々奏聞、賴朝書札有三通、攝政事每狀令申、皆可有證文之由也、但如狀者、其意趣顯然可被改之由令存歟、證文之條、只爲謝自由之恐令申之詞也、而法皇攝政不被覺悟此旨、尤不便云々、院仰云、證文之條不可然、其事不可有其益、無故不及改易、於今者如本內覽文書、敍位除目每事示合右大臣可被行之由、卽以定長朝臣仰攝政了、不承其左右、自院所參也云々、（已上大納言語、）此日、施藥院使賴基來、問

灸治服藥之間事、
十四日、壬戌、自夜雨下、物忌也、已剋、頭右中辨兼忠來、依物忌在門外、以職事經奏、（番職事然時不能物忌、仍閉餘令傳申也、）申
條々事、
一光長朝臣依所勞籠居、臨時祭事可申沙汰之由申送、仍欲奉行先使事、當今未役之上﨟經家朝臣、實教朝臣等也、先可催經家歟如何、
仰云、奏事之由、攝政可相催之、
一宣憲朝臣申、可有四十五日御方違之由、行幸奉行可與奪定經歟如何、
仰云、同申事之由、且又相計可被下知之、
一瀧口近日不祗候、禁中兩三夜之間、問籍闕如之由、藏人所申也、何樣可申沙汰哉、
仰云、早奏事之由、任法可有沙汰、
一近日主上有御手習事、依無御本、被尋攝政之處、被申無本之由、閣下若令持給者、可奏進給、可令書進給之由、女房所申也云々、
仰云、手本等依召皆悉進院了、其外一切不候、又書進之條不可叶、早可被尋召攝政、又可被申院歟、

入夜大膳權大夫季弘持來天文密奏、如例、（〇恐雷脫、）雨
密奏返給、奏料、（加解如例、）雖物忌強不堅固之由、陰陽師先例不憚、仍召前問變之間事、太白犯牛宿之變、尤邂逅也、但歲星變有告文、（天下有異、天子改政云々、）仍被施德者、何不消妖哉云々、
今日、姬御前漸々加灸治、余指驗也、女房灸治、又今日灸了、爲悅、
十五日、癸卯、天晴、頭左中辨光長、日來依所勞籠居、今日始出仕、申吉書、先來余亭、以職事兼時傳申之、兼日依膝灸治不愈、不可有出御之由所申請也、吉書二通、（奏乃國解絹解文、內涵案臨時公用二通也、是初任職事定例也、）見了返給、仰可奏之由、其後召光長於前、（簾前、）光長云、除目事、今來何樣可候哉、余云、今月可被行歟、正月延引之時、多二月被行、三月例頗邂逅之上、案事理無指故被過二月如何、光長云、今日參院幷攝政可申事由云々、又云、祈年穀奉幣事、內々問日次之處、廿二日廿四日吉之由所申也云々、同可奏事之由仰了、小時退出了、入夜向堂、女房同前、依法印行廿五三昧也、五更歸來、入夜雨下、
十六日、甲子、藏人左衞門權佐親雅來申條々事、（目錄在別、）此

中申二御方違行幸事一、去正月臨二幸鳥羽一、而件御所遼遠有レ煩之上、依二地震一御所併傾危、殆有二其恐一、仍八條院御所、左大臣亭等之間如何、八條御所、地震之後、破損之後、未レ及二修造一、左大臣亭又不便之由有二院宣一、爲レ之如何、余答云、早重經二奏聞一可レ隨二御定一、抑、左大臣亭自二大內一當二東方一、禁忌之條可レ被レ尋二陰陽一歟、又云、同與事、去正月幷去年行幸一兩度無二此儀一如何、余云、凡不レ知二子細一、早奏二事之由一、可レ隨二御定一也者、兼□□次之□此日、藤中納言來、今日、姬君灸二腹二ヶ所一、女房又灸レ頭、

十七日、乙丑、親雅來申、御方違之間事、以レ人令レ申之間、子細猶不審、仍召二簾前一尋レ之、申云、大內自二左大臣亭一當レ西、公家御絕命方也、然而節分夜御二宿鳥羽一、仍其忌付レ彼了、然者雖レ有レ行二幸左大臣亭一、不レ可レ有二其憚一之由、在宣所レ申也、仍申レ院之處、然者可レ召二左大臣亭一之由有レ仰、但又行二幸大內一、全不レ可レ有レ苦歟、其故ハ、東方ハ大將軍王相等方也、然而去年四十五日有レ御二宿大內一、仍今更不レ可レ及レ議、若可レ有二東方之修理一者、可レ待二遊行一之間、於二王相方一者、又殘春不レ幾、仍雖レ宿二御大內一、東方不レ可レ有二其苦一、鬼吏二一方猶可レ有レ憚・而乾方忽然二修造之要一者、大內可レ宜歟云々、可レ奏二事之由一旨仰了、

十八日、丙寅、天陰、此日、奉二爲故知足院殿一、於レ堂供二養佛經一、導師佛嚴聖人、無二請僧一、佛一鋪、阿彌陀、不空羂索、普賢、圖二三尊等於一鋪一也、件脇士二躰ハ、彼殿御平生之間、殊奉レ仰給、仍所レ圖也、件但普賢ハ強無二御歸敬一、愛染王爲二御本尊一、而爲二亡者之佛事一二、圖二件像一事無二便宜一、仍普賢與二愛染王一同躰之故所レ奉レ圖二普賢一也、經一部、布施絹一疋、紙三十帖也、

近日天下之亂、偏保元怨靈所爲之由、有二夢想等一、仍且爲レ鎭二天下一、且爲レ訪二冥途一、殊所レ修二此佛事一也、今日頭辨光長來申云、除目來廿八日之由所レ申也、御修法自二廿二日一可レ被レ始云々、又帥卿所レ示事等條々申レ之、天下大事也、親雅來申二條々事一、光長又申二條々事一、已上在レ別、中夾紙時、

十九日、丁卯、天晴、此日、故殿御遠忌也、仍未剋向レ堂、導師實顯法眼、題名僧九口、大將在レ座、事了、雅賴卿來、余謁レ之、

今日又於二御墓所一有二小佛事一、題名僧所レ用二三昧僧一也、導師公豪、

今日、五位藏人定經來申二條々事一、在レ別、入レ夜左少辨定長來、余仰二內覽辭退、及天氣不快有レ恐之子細可二奏

聞之狀了、

廿日、戊辰、天晴、未刻許、頭左中辨光長朝臣來、申條々事、中次被親、其後召簾前、光長云、定長云、去夜答仰事、今朝有事次、具以奏聞了、先奏國事、御□云、于今無御沙汰之條、尤以不便、早遣沙汰者可被廻□作了、謀農耕懈怠者、爲天下不便歟、其中於院中之御要事者、忽無御覺悟御沙汰之時、子細定國相存歟、又自祗候御邊之輩上有申(旨)歟、隨彼趣且可被注申子細、其時可及御成敗云々、天氣不惡之故、彼大事御辭遁之旨趣、具以奏聞、仰云、子細承了、但自彼令計申事、其上是非左右更以不及被仰遣、此旨、先日令申了、於今者、朕天下事不及口入、攝政相共可有御沙汰也、且者一日比攝政參入之時、此旨相含了、定自彼も有被申旨歟、又自其も每事無隔心之體可被示合也、此外凡不可有異議云々者、此條天氣之善惡不見得、大略猶以不快歟、是存內也、光長又云、除目御修法、自來廿三日可被始行、多是結願與入眼相當同日所被行也云々、余云、辛未者、不修佛事日也、然而非大佛事、強不可苦歟、況無他日哉、光長云、在宜所申此之由也云々、又云、新年穀奉幣、藏人方內々雖申沙汰、定日以後事、親經弁、未行、藏人方事可□行之由與奪了云々、件使等事相催之處、一切無領狀之人、又御修法用途不通了、如此事等雖奏聞、雖申攝政、一切無左右之仰、實天下難治之比也、偏可爲職事辨官之進止歟云々、又云、來廿五日爲灌頂加行可有臨幸天王寺、而俄延引、是布施料布絹等之類、召遣賴朝之許、隨到來可被遂云々、又爲經房卿沙汰、被尋召件用途於北條時政、而不進上云々、可彈指々々々、

廿一日、己巳、天晴、新年穀奉幣、上卿無參仕之由、先日光長令申、仍右大將可令勤仕旨仰了、而未相催、明日可有定、件間事、今日可召仰官外記、初度先例如此、仍以御教書可令催之由、內々仰光長、即遣御教書於大將許、其後立神事札、又召遣賴業廣房等了、賴業參致了云々、廣房參入、大將著冠直衣等出逢、余方、上進上座、大將居端座、奧座以爲余座之故也、大夫候廣庇、明日可有新年穀奉幣定、催陰陽寮、可令候陣、□□仰之云々、廣房高唯退下云々、余此間向堂謁法印、又密々謁或聖人、法花房、五位藏人定經參來之由、人來告、仍歸宅

謁レ之、申二條々事一、（在二別紙一、）其內和氣使歸洛事、可レ被レ行二仗議一也、上卿催二內大臣一之處、稱レ病辭退云々、早可レ奏二事由一之旨仰了、此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

廿二日、（庚午、）天晴、早旦大外記賴業參來、大將着二冠直衣等一出居、余公卿座召レ前仰二今日祈年穀奉幣定、催二具諸司一、可レ候レ陣之由云々、

酉剋、大將參內、（自身隨身皆行幸裝束也、但不レ卷レ纓、又不レ懸二老懸一、）先着二仗座一、有二祈年穀奉幣定一、依二參議及大內記等不參一、奉行辨親經書二定文一、承二宣命一云々、三事一身兼行、珍事歟、其後有二行幸召仰事一、（親雅仰レ之、）其後行二幸左大臣亭一、大將稱レ病不二退參一、御退出、余今日文書皆悉免二內覽一了、（日時定文、宣命等也、於二宣命一者必可レ從、然而今度無二辭別一之上、居所隔之間、計二時隨一所レ免也、但今日無二宣命草一、當日可レ奏之云々、）及二深更一大將歸來、語二今日次第一、

此日、奉幣定以前、親經申二條々事一、（子細在レ別、）

廿三日、（辛未、）晴、權右中辨基親來申二條々事一、多是初齋宮事也、（子細在レ別、）

廿四日、（壬申、）晴、申剋、頭左中辨光長來申二條々事一、（子細在二目錄一、）其中左馬頭能保可レ被レ任二衞府督一之由、自二關東一付二帥卿一奏レ院、而當時無レ闕、何樣可レ被レ行哉之由有二院宣一云々、余云、私不レ可レ申二左右一、只可レ有二御定一、又可レ申二攝政一、光長云、即申二攝政一了、被レ命旨同前云々、又對馬守親光可二還任一之由、同自二關東一令レ申云々、件事者、治承三年依二成功一任二當國守一、即赴二任國一之間、逢二平家之亂一、仍恐二彼亂行一、越二渡高麗國一、聞二平氏滅亡之由一、歸朝在國之間、史大夫滑業依二巡年一被レ拜二當國一了、而親光參二向關東一、觸二此子細一了、仍賴朝卿感下不レ從二平氏一之意趣上、奏二此旨一云々、而滑業又無二指過怠一、此上事如何、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歟云々、余云、是又可レ在二勅定一、有口口問之、仰早可レ問歟、凡近日事、每事不レ能二發言一者、口云、行家義經等猶可二尋搜一之由同奏聞、仍可二下知一之由有二院宣一、可レ賜二宣旨一歟、以二御教書一可二下知一歟云々、余云、大事也、可レ賜二宣旨一歟者、良久談二雜事一退出了、相續定經來申二條々事一、（在二目錄一、）其中、和氣使歸洛事、依二內大臣辭退一、中御門大納言可二奉行一之由被二仰下一、可レ加レ催歟云云、又云、諸社破損殊太、去年爲二親雅奉行一被レ取二損色一、（注進カ）其後無二沙汰一、而新任受領等募二成功一可二修造一之由、可二下知一旨有二院宣一云々、余云、早勘二功程一、隨二其多少一、可レ被二計宛一歟者、

此日、祈年穀奉幣也、上卿右大將、如レ法巳剋參內、(先有二被奏事一、)先奏二宣命草一、(覧二內覧一、子細在二定日記一、)其後參二神祇官一、依二內侍遲參一、經二二時許一之後、發二遣幣帛一之後、及レ晚退出、先レ是、奉行辨親經來申、今日奉幣子細、幣物等如レ法、近年無二此例一云々、(取明所レ進物等也、)余云、近代使不レ參二社頭一之由有二其聞一、能可レ致二沙汰一者、親經云、付レ使申於口口口追其所之由召仰了、又可レ被レ進二社司請文一之由同下知云々、今日、九條小堂修二二月也、大將不レ改二裝束一參入、三位中將着二直衣一參仕、大將早出、中將事終退出、又女房及大將女房同車參入、事了歸來、

廿五日、(癸酉、)自レ夜甚雨、午後天晴、此日、八條院於二常盤御堂二(仁和寺、)被レ供二養御筆大般若經一、院有二御幸一云々、大將如レ法巳剋着二直衣一(半蔀車、隨身上臈冠、)參入、及二夜漏一歸來語云、參入之後頃レ之事始、公卿宗家卿、兼雅卿、大將雅賴卿、定能卿、季能卿、通資卿云々、大藏卿宗賴行事、導師隆憲法印、請僧六口云々、件御經當時二百卷被レ終二寫功一云々、且所レ被レ遂二供養一也、

廿六日、(甲戌、)晴、申剋、藏人辨親經來申二條々事一、(申次兼時、在二目錄一、)以二內藏權頭高佐朝臣一有レ逐二攝政邊一事上、件事去比以二定長一余進退之間事、奏二法皇一、々々仰云、辭退之由、被レ仰二遣關東一事、一切不レ可レ有事也、朕不レ可レ知二天下一、於レ今者、攝政與レ汝示合、可レ執二行萬事一、此旨被レ仰二攝政一了、汝又可レ示二攝政一云々、仍今日召二高佐一所二相觸一也、此事雖レ不レ可二必然一、始終不レ過、愁所二綺違一也、其趣自二去冬一以來之次第、大概示レ之、凡此職無レ例、又無二其用一之故、再三雖レ致二辭退一、遂以不レ許、重奏聞之處、仰旨如レ此、日來閣下不レ覧二文書一、近日僅雖レ有レ御二覧文書一、又無二成敗一、其上微臣又不レ能二成敗一、法皇不レ可レ知二食天下一之由有レ仰、兩執政共相讓、無二成敗一之間、近日朝務偏如レ無、此條尋二其源一、只在二愚臣一之故、仍雖レ致二辭退一、無二勅許一、此上次第何樣可レ存哉、雖二自今以後一、萬事於レ無二御成敗一、在レ臣又不レ判二是非左右一之間、進退維谷、請二承分明之御答一、欲レ存二愚晴之進退一者、高佐參入了、酉剋、奈良別當僧正被レ來、今日上洛云々、良久談話、秉燭以後被レ歸了、小童令レ謁レ之、入レ夜源中納言來、只今參二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一云々、

今日、自二關東一書札到來、除目事偏可レ爲二下官之口(最力)一云々、此事又何事哉、凡下官之不肖只在二此事一、依二此

申狀、射山周公彌以不可被成敗、凡難堪第一之次第也、又自經房卿許密々注送賴朝申狀、其趣下官猶可爲攝政之趣云々、實不知洛中之有樣歟、所謂下官之不祥也、不能左右云々、

廿七日、乙亥、天晴、依明日除目、大夫史廣房持來新叙舊史成功張小草子、(名官小葉子是也、新叙舊史者、偏可任受領者也、成功單者、至于如內舍人皆悉注之、)戢件草子三帖、裹紙一枚押入上下也、又納覽筥、余留草子返給筥、午剋、藏人左衞門權佐親雅來申條々事、(在別紙、)日賀茂社四月御更衣之御服、先例爲社領庄園等之勤、而近年依武士之勤、遲上不遍之間、去年被付成功、今度同可然云々、余披見社解之處、件庄々非當時武士之妨、仍先可被尋件子細於社家、猶□不可叶者、重可奏事之由、旨仰了、申剋、頭左中辨光長來、召前謁之、今旦參院(仁和寺)、所歸來也、院仰云、除目事一向爲下官之沙汰、一切不可奏事由者、光長又云、一昨日夜竊盜入禁中云々、今日、高佐歸來傳攝政返事云、如此蒙仰尤畏申、如仰萬事可申合之由所存也、但今憲ハ不可及朝議成敗也、只依院宣時々出仕、幷文書許ハ雖令內覽、萬機ハ不可成敗云々、余申云、此條依自院被仰下所令申也、而如今仰者、相違院宣之趣、其條早可令申院給歟、法皇不可知食天下之由有仰、又不可有御沙汰云々、其上一身朝務奉行、更不可思寄事歟者、高佐服膺歸參了、

此日、陪從等引率來臨、依奉公勞、第一可任受領之由也、申文仰可付職事由返給了、又彈正官人同引來以嘉參、第一賴行可被任民部丞之由所申也、返答同前、

或人曰、能保女可嫁攝政之由風聞、而其事□□朝之制止停止了云々、實否難知、

廿八日、丙子、天陰、及晩降雨、入夜殊甚、此日除目初日也、執筆參議雅長卿、(依左大弁兼光所勞也、)兼忠朝臣來覽申文、余着冠直衣出客亭、以番職事兼親(衣冠、)召之、兼忠插申文於杖持來覽之、(其儀只如普通吉書、)余取之置前、解結緒引延、其上被禮紙一々見了、(文數僅七通也、申文數多之時、不解結拔取之、今依文數少解緒見之、)如本卷禮紙結其上、(片結、)二三尺許突遣之、(不取禮文、件申文等各有禮紙、其上卷一禮紙也、)兼忠取之結申、(於長押下)之、(結之)二通許結(片結)取加文杖退下、此間、定經參入、兼親申之、余仰可召之由、卽定經來覽之儀同前、但申文十餘通也、然而禮紙ニ被卷籠ル程也、仍猶解結

緒一見レ之、但見二三通許一、(恐不レ見也、)定經返給結申、也、三通退下、先レ是、頭左中辨光長雖二參入一、依二膝歷等灸治一不レ堪二膝行一、因レ之以二兼親一傳覽、(中文兩通許歟、猶[illegible]二讀[illegible]一、)見了返給、光長兼忠等有二申事等一、具在二目錄一、兼忠申、臨時祭成功之間事也、光長申云、明經道擧二大博士師直與二助教信頭一所二口申一也、大儒每年春擧、末々博士(作)候巡擧秋、但於二口年一者、不レ論二春秋一、寂前除目大儒所レ放也、仍去年秋師直放レ之、今春又依二恒例一巡二擧之一、而信頭申云、强無二定法一、只隨二便宜一也、仍去年秋大儒擧了、今春當仁信頭也云々、各申旨如レ此、爲レ之如何、余云、凡年來除目事、隨分雖レ尋二沙汰一、未レ聞二此事一、可レ謂二未曾有一、依レ不レ知二本體一、雖レ示二是非一、倩案レ之、全不レ及二上成敗一、只本道之進止也、自今以後、示二合一同一、可二推擧一也、連々相論不レ可レ絕、依二不便所一、仰二此由一也、五位藏人親雅親經等稱レ無二申文一不レ來、不レ內二覽申文等一也、各歸參了、爲レ換二申文一所レ忩歟、光長朝臣今日依二吉日一宿二仕內裏一云々、

廿九日、丁丑、晴、巳剋、頭右中辨兼忠來申、臨時祭舞人不足、幷內藏寮御服闕如之由、各仰二可レ奏由一了、又語云、去夜可レ有二臨時祭定一、而依下攝政不上レ被二出座一延引云々、申終、頭左中辨光長來、仰二院御返事一、(今旦遣二仁和寺一、院自二昨日一御二法金剛院一也、)以二定長一奏二余所レ申、其狀云、依二□日仰一相二觸攝政一之處、猶不レ能レ成二敗朝務一之由有二返事一、院不レ可レ知二食天下事一云々、攝政又無二成敗一、一身不レ能二奉行一、就レ中、自二關東一重有二申旨一云々、彌以爲レ恐、攝政縱雖レ不レ被レ致二沙汰一、君都不レ可レ知二食萬機一之條、何樣可レ候哉、除目之間事、若無二分明御定一者、一切不レ能二申沙汰一、若然者、四所籍、公卿給等之外不レ可レ任歟、此條關東之所思、爲レ君爲レ世似レ無レ所レ據歟、爲二後恐一所二申置一也者、勅報云、朕不レ可レ知二天下一、敍位除目事、又不レ能二成敗一條、今始非二申事一、此兩三年來頻雖レ仰二攝政一、一切不レ被二承引一之間、愁纏牽之間、不當非理事等定多歟、且天下之亂如レ此之故也、旁世間事媚思食之間、爲事令レ致二沙汰一尤神妙也、猶、公之執政、非レ被レ仰下不レ可レ知二天下一之由上、是多年之御素懷也、敢勿レ奉レ置二心於攝政一者、依二關東申狀一被二引入一之條、尤可レ然、但今度除目事、一向汝之沙汰也、其中も可レ被レ仰□事ハ、今被二仰出一□也、大事ハ又爭不二聞食一哉、細々事不レ可二奏聞一、併□沙汰者、此次余奏二家房(入道關白息、實行者外孫也、)兼良(二位大納言、)等侍從

事已有勅許、次第神妙々々、光長又云、東大寺別當事、可聞雅寶之由有仰、仍仰遣子細之處、本寺偏可勵沙汰之由令申、奏事由之處、隔下宣可仰下云々、先日令申云、可被付遣宮所、若猶可被任別當者、本寺事、能可致沙汰之由、可被召仰者、仍被仰歟、又雅寶元所擧元興寺別當、可被補範玄僧都、範玄元所帶大安寺別當、豈不可被補云々、院宣之趣、頗似和顏、此上猶一切不可知之由令申之條、又有恐、仍愍注付目錄於折紙、明旦可申之由仰之、光長於前注折紙、持參內裏了、明旦自內裏可參仁和寺、其後又可來此第之由所申也、今度又申云、日來殊成恐、今仰頗散鬱尤畏申、但除目者、朝家大事也、偏令計任事尤有恐、又一向遁申之條、還似無便、仍注目錄進上、於一決者、可在御定者、今日、除目中日也、執筆同前、公卿無人歟、無顯官事云々、

卅日、戊寅 晴、此日、除目入眼也、申刻、光長朝臣又來傳院宣云、所注申大概經御覽了、只無人愁之樣可計云々、神祇副幷主稅頭□□聖者多而無分明仰云々、仍不能計任、自餘注一定任人給光長、々々 清書持參了、先例執政臣所清書也、而攝政難行除目、不知任人事、余又作既攝政、自不能書之、仍仰奉行職事令書也、子刻、光長自內裏以書札示送云、任人折帋進院之處、定長返事如此云々、其狀云、仰合人々、可計沙汰云々、他事今旦申定了、藏人巡事、聊有不審、而仰不分明、仍今夜不可任之由仰了、

三月

一日、己卯 天晴、卯刻、大外記賴業注進聞書、申刻、光長來語去夜次第、宗家卿已下公卿四人、又任人注文、攝政直可與執筆之由有命、仍竊給雅長卿云々、又云、今日、九郎行家追討宣旨持向內大臣亭下知之、其次丞相被謁、除目殊感□□云々、又帥經房感悅之由示送云、如見聖代之□云々、

今度除書、愚案之所及、無私之所致也、藏人事重可申定之由仰了、下名來四月之由云々、

抑、今日不出御燈、又無由祓、是年來余無御燈事、而初度由秡無便宜之故也、今日恒例神事寢殿等如常、入夜念誦、信心發起、有冥感事歟、

二日、庚辰 陰及晚雨降、早旦大原聖人本成房來、數剋談議、實無止之聖人也、可貴々々、未剋、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來申條々事、申大季長、相次藏人辨親經又來申、其

後藏人次官定經申レ之、各目錄在二別紙一、已上兩人申事、定親申レ之、申二不レ可レ被レ問レ例之由一也、
剋、頭左中辨光長又來申二條々事一、今旦先參院、今日有二御熊野詣一、
書二所一歸來也、除目之時不レ被レ注之費事奏レ之、仰云、
藏人巡、并基親安藝事等、早可レ被レ注云々、公衡兼忠
等申加級事、無二分明仰一云々、此外申二條々事一、目錄在レ別、
今日以二兼親一遣二定長之許一、依レ今熊野一、申二伊與國院新御領
之間事一、今朝、大博士師直來云、經道非二滿堂舉一、以二自
解一任二書博士一之例古來無口、然而今度非二訴申一、今一
人書博士依レ不レ任、解口以二舉狀一欲レ任レ之云々、仰下
可レ付二職事一之由上了、
三日、辛巳、天晴、三月三日相二當上巳一、希代之嘉瑞也、仍
余已下子息等皆有二祓事一、但自不レ出二河原一、只遣二撫物
於陰陽師之許一也、入レ夜頭右中辨兼忠來、申二臨時祭
間事一、在二日錄一、
四日、壬午、天晴、巳刻、頭右中辨兼忠來、申二臨時祭事一、大
略去夜如二余申一、有二沙汰一云々、此次又仰云、仁和寺
法親王被レ申牛車宣旨、被レ仰レ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由上了、
且相計且又問レ例可レ致二沙汰一者、余申云、不レ及レ問
レ例、早可レ被二仰下一、無二左右一事也、申二攝政一可レ被二
下知一者、件親王、年齡未レ至、又非二指御持僧一、無二參內之要一歟、然而於レ被二所望一者、又非レ可レ被レ惜之上、已御定切了、仍

酉剋、光長朝臣來申二下名之間條々事一、其
外又繁多、在二目錄一、其中有二寶劍可レ被レ求之間事一、其使最
弘之狀、并官注申旨等所レ覽也、余云、早問奏二事由一、但
此事臨下奉二求授一之期上可三修法立二奉幣使一、此事兼可
レ奏者、仰、近年文口外國及五人之由外記注申云々、此
事未二曾聞一、獨三人定可レ存之由仰了、除目之時、被
レ任二二人一、仍今三人可レ被レ加之由、外記所レ申也、仍余
仰二今一人可レ加之由一了、光長參院了、
今日早旦、奉二幣春日御社一、仍修レ祓、先浴、陰陽師圖書
頭在宣、陪膳季長朝臣、余衣冠降レ庭遙拜、其後聊有二
所作等一、又今曉、智詮阿闍梨參二東大寺一、其次可レ參二春
日一云々、
入レ夜念誦如レ恒、彼岸之間所レ修之念誦今夜結願了、
亥刻許、光長自二院御所一示送云、定長依レ病不二出仕一
之間、萬事不二奏達一、以二女房一右衛門佐、如レ形申入、先日御
定切了事等聞食了、早可二仰下一云々、自餘事凡不
レ能二逵得一、仍參二攝政亭一了云々、此夜、下名也、兔二內
覽一了、今日被レ任二安藝基親行レ之、日向遠業人等一、其外無二別
事一、
五日、癸未、天晴、巳刻、頭辨兼忠來申、臨時祭間事、仁和

寺宮牛車宣旨事、今日可宣下云々、又父納言有示送事、此日依故女院御月忌向堂、其事了後、法印被行法恩講、此次密々被講詠歌、大將中將同詠之、深更歸來、

六日、（甲申）天晴、大外記賴業、（〇來脫歟）大將習左傳、頭忠兼來云、仁和寺宮牛車事、今日可宣下、東下右大將殿如何、余云、左右可在命、但如此事多於陣可被下歟、若於里亭被下者、猶大臣宜歟、可被向內府亭歟者、兼忠諾、又云、臨時祭事沙汰具了、舞人今四人不具、（五位三人、六位一人、）院宣云、申病之輩可遣實撿使者、靜賢法印來臨、法印今日被向白川、觀性法橋歸西山了、

七日、（乙酉）朝晴、及晚陰、入夜雨下、靜賢法印白川殿炎上云々、仍以使訪之、

九日、（丁亥）今晚女房夢云、十一二日之間可有吉慶云云、可信之、

十日、（戊子）天晴、藏人辨親經來申條々事、（在目錄、）辨光長同來申數ヶ條事、（同在目錄、）今日、藤中納言定能卿來、又大外記賴業授左傳於大將、傳聞、自關東攝錄事重奏院云々、又宗方來授樂於大將、今日、奈良僧正被送卷數、日來余祈於御神社轉讀金剛般若經也、

十一日、（己丑）天晴、早旦、定長告送光長之許曰、攝政氏長者等事、今日可被仰下云々、驚思無限、午刻、頭右中辨兼忠、（父納言相具來、）為院御使來、（依服產穢、來居籬邊、雖申穢之由、非神事不可憚之由有仰云々、）余於簾中謁之、兼忠仰云、攝政藤氏長者事、可被宣下之由可申案內旨有仰、於長者事者、重而所被辭申也云々、余申云、此事承驚不少、思儲何事哉、就中、本人上表事未聞、旁以為恐、忽宣下事、專不可口事也、且可被奏此之由者、父納言同指寄緣邊、（余在簾中、）談語、各歸去了、先是、招遣定長、及申刻來臨、余申條々子細、口念不快、并天下政猶不及口柔者、天下奉行口以不可叶、非此時者難申、披存旨、宣下之後令申者、可無其詮、仍就此仰所述思緒也、若悔非歸正、治政有御最負者、不顧身之不省、可披腹心歟、其事不可然者、此大事一切所不欽也、更以不可被宣下之由所奏也、子細雖多大概不過之、入夜定長歸來傳院宣、其趣太以神妙、敢無逆鱗、實以不可說也、其趣全不被置御心天下事、細々臣務一向

可申沙汰也、於大事者又爭不聞食哉、被直亂世之條尤神妙、賴朝之所申、頗不當事等雖相交、又於有理事者、何無御承引哉、凡遁萬機御事、非依此大事、年來之御素懷也、而前攝政一切無承諾之間、自然所行也、於今者、一向可申沙汰之由也、御定甚以委細、不遑記錄、定長云、此事偏爲春日大明神御計之由思食買所見給也云々、凡此事次第非直也事也、佛神冥助、紅淚滿眼、今日、山法印被來、此日人々以來、

十二日、庚寅天晴、定能、雅長兩卿來、其外辨官殿上人等甚多、又濟通卿來、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也、大將參入、事訖日沒之程歸來、早旦、頭右中辨兼忠來申今日攝政詔書宣下之間事、條々相含了、卽院參了、

自院示送云、

長者事、或下宣旨、或又不然、申合外記可沙汰云々、

一座事、早可宣下、

已上院宣如此云々、

上卿已闕如了、爲之如何々々、

返答云、雖誰人早々可被相催者、自是定能卿之許示送可被參之由之間、依參尊勝陀羅尼不見返事狀、口圓來臨、但通親可參入云々、入夜藏人行經來、臨時祭可遂馬之由仰大將、玄一點、大內記長守持來詔書草、披見之處、文體雖似寛仁詔書、遂彼舊儀之由不見、件寛仁之詔云、遂承平之舊儀、授攝錄之繁務云々、彼寛仁以往攝政、貞觀、忠仁公、元慶、昭宣公、承平貞信公、等也、彼皆當踐祚之初、載宣命之文、然而就近吉例、以承平比之、於今度者、臨時攝政詔、已稀代也、我朝例幷五ヶ度、所謂天祿元年、謙德公、永祚、道隆、長和六年、宇治殿、永萬二年、入道關白、壽永二年、十二攝政、等是也、此中、天祿永祚非規模、永萬壽永足忌、口可遂用者、只寛仁元年是也、長和六年也、仍今度詔文、尤可載追寛仁之由也、仍以此旨含長守了、又濟審內覽兔了之由仰之、長治例也、況居所遼遠哉、相次大夫史廣房持來氏長者宣旨、有二通、余問云、理之所至、此宣旨可留家也、而保元故殿、被返官之由、粗以聞及、信範入道說也、頗有不審、若被返下者、定而官底歟如何、申云、彼度所被留御所也、近年只被下口不被下官、今度被下兩方之由所承也云云、仍余留口旨返給宮了、凡古來於長者者、不及宣下、所讓來也、而保元依亂逆此事出來、以

レ彼爲レ例、非二讓之時一、毎度被二宣下一也、其中於二保元一
者、爲二最吉一、以後例皆不吉、仍今度所レ用二保元例一也
者、子剋行幸來、依レ及二深夜一不レ謁レ之、今日宣旨等
須三光長傳申二歟、而此日不レ見二吉書一、毎事無二沙汰一之
上、此宣旨非下可レ備二威儀一之事上、仍兼不レ仰二其旨一
之間、只以候逢三家司一令二傳進一也、口兵部少輔能業、（五位家司、衣冠、藤氏也、）
十三日、（辛卯）陰、午後甚雨、巳刻、大外記頼業持ヨ來氏長
者宣旨一云、去夜及二曉更一之間、所勞更發、今日所レ持
參一也、先例留二御所一云々、余案レ之、今日雖レ爲二衰日一、
昨日見二攝政詔一了、又受ヨ取官宣旨一了、毎度不レ可
レ忌レ日、仍隨レ宜密々受取了、家司兼親傳ヨ進之一也、（衣冠、）又
申云、去夜不レ被レ下二一座宣旨一、依三左大臣表未二返給一
也、然而、恐案之所レ及、件表未レ被二仰給一之由於諸司、
然者只被レ下二宣旨一、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是下官素所案也、
仍來十六日兵仗宣旨之次、可レ被二仰下一之由、示ヨ遣雅
頼許二了、（張忠朝臣未練之故也、）寛仁例、後日被レ仰ヨ下三ヶ事一、（一座、兵仗、牛車、）
今度自然符合、可レ然之吉瑞也、秦頼武來、自レ院
所二召賜一也、依二所望一也、
十四日、（壬辰）晴、人々多來、中御門大納言、前源中納言等

來、余着二冠直衣一謁レ之、（三ヶ日着レ冠可レ謁二人々一之由、見二殿暦一、壯年人可レ着二薄色一、老人不二必然一云々、仍余着二淺黄指貫一也、）前官人三ヶ日可レ有レ憚歟、然而已來臨之
上不レ及二追歸一、又雖不レ及レ憚事也、昨今祗候之家司職
事、皆衣冠也、三ヶ日可レ然云々、光長來申拜賀之間雜
事、所々申次、吉書役人等仰了、隨身事、兼次可レ來由
被二仰下一、而辭退云々、重雖レ被二仰下一、今日事不レ切云
々、此夜、月蝕也、余可レ有二吉慶事一之由勘レ之、可
レ悦、大内記長守來云、寛仁詔ニ、追二承平舊儀一ト書タ
ルハ、外戚之相似タル所ヲ書タリケル也、仍今度不
レ能レ書二寛仁跡一之由也者、
十五日、（癸巳）晴、隨身下﨟等少々有二初參之輩一、元府番長
等也、是已爲二近代之例一、申剋、左近番長秦兼次來、自
レ院所二下賜一也、（持ヨ來定長御教書一、生年廿七、）召レ前給二女房御衣一、（于時頭右中辨、張忠來會、仍以二彼人一給レ之、）退出了、件男於レ院殊爲二御糸惜之者一、又
舍人之中擧强也、仍殊所二饗應一也、容貌美麗、大藏
卿宗頼朝臣來、明日於二女院一可レ有二贈物一之間事、示二
合之一、大略可三示二合之由有レ仰歟、以二比巴一可レ爲二贈
物一、而不レ可レ入レ袋旨、人々計申云々、又件贈物、院司
公卿可レ取之由有二沙汰一云々、余云、此事共不レ可レ然、
先例筝比巴皆入レ袋者也、公卿院司取レ之事尤不當、只

皆六十六

女房沙汰也、被出自簾中之時、其人取之者也、行幸御幸等之時、公卿院司有取贈物之儀也、宗頼云、恐案如此、而被仰人々之間、如此事等出來、仍内々所申事由也云々、兼又御所無便宜間、不能入簾中云々、大夫史廣房來申云、明日吉書可有兩度、而保安之例、近江美作等年料也、今美口(作カ)國司爲重喪、今一ヶ國如何、余云、寛仁嘉保之例口讃岐、可用彼例者、

十六日、甲午、(夜行日)雨降、此日被下攝政詔、(去十二日被宣下之、氏長者宣旨、同被下、)兵仗勅、(今日臨時祭以前被下、宜、一座牛車同宣下、)己後申拜賀於所々、早旦修諷誦於十ヶ寺、(八幡、賀茂社、春日、大原野、吉田、稻荷、祇園、法成寺、六角堂、廣隆寺、)巳刻、右大將三位中將參臨時祭、戌剋退出、(使右少將顯家朝臣、于相可尋記、)以寢殿南庇三ヶ間爲客亭、(母屋三ヶ間、并西障子東面懸簾垂之、但不立屏風、康和元年知足院殿例也、南面庇三ヶ間、東面妻戸等簾垂之、同庇西第一間副奧敷高麗疊一枚、同第二三間副長押敷同疊二枚、不置脇息硯筥、座上下敷疊、中門廊敷紫端疊一枚、爲諸大夫座、副南壁敷疊、元公卿座垂簾、障子上侍所等如例也、)未剋、自院賜御牛、(黄牛、左近府生秦兼平相具之、先牽入中門、見了引出中門外、家主受取之、更召返兼平、於砌下賜御衣、(其色薄萌木、女房衣也、)頭辨光長傳取給之、兼平進出於庭中、再拜退出、)酉刻、中務少輔兼親來告兵仗勅書被下之由、兼嫡人々漸來集、戌刻、着東帶、(色目如常、有文帶、赤地錦組緒、紫裾平緒、大殿御爲、隨從人々、皆錦組緒、無文帶也、)此間、大將中將歸來、(各向直曹子着小鋼、但不解脱、)又公卿殿上人前駈等大略參集、(公卿若上達部座、殿上人在障子上、)中御門大納言遲々之間、暫相待之、彼卿來臨之後、召行事職事圖行、告出御、卽前駈殿上人諸大夫等降立、多以先騎馬、公卿等降立中門外、(西上南面、各擁笠、依降雨也、)次余出立二棟廊代、(元上達部座也、)簾中、(件所二間也、今立西間、撤屛也、)陰陽師圖書頭在宣朝臣來、入簾中奉仕反閇、退下之間於中門給祿白掛一領、(五位家司前兵部少輔能業取之、)次余出自同間簾降自中門内方、(三位中將良經取沓、前駈兼親傳取授中將、)出中門、(前駈圖行指笠、)至門外、(宗家已下皆悉居地、依雨不踞、笏、又不相揖列立公卿、)大將離列相從、余乘車(大將寄車簾了、更歸入待次乘車、)先參院御所、(六條北西洞院西、西洞院面東礑、)其路經富小路唐橋高倉八條東洞院六條西洞院等大路、到御所東門、垂車簾、税駕、前駈立搨於踏板前、待公卿等下車、大將中將等來車下、次余自卷簾下車、(中將獻沓、前駈圖行取笠、)前駈殿上人諸大夫等列居門内外、余入門進立中門、扈從公卿等列立中門外、(但甚雨之間、各密々向殿上方、了、兩息立中門下拜問居、)次使別當内藏頭經家朝臣、(余前駈也、)奏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卽拜舞了、又來告召之由、余不拜昇、自中門外方、不入車寄戸、(依實也、主事之時不入、)經同廊東緣、井上達部座、進候二棟廊南廣圓座邊、(御所寢殿東庇簾中也、簾前敷置、但其實不御歟如何、)卽自西方引出御馬一疋、(諸大夫二人引之、又二人秉燭前行、)未到東中門之

間、余揖起レ座、降二中門廊内方一、（徒跣也、）挿レ笏（大將共ヲ持之一、）取ヲ上手綱末一拜了、給二綱於大將一訖、着レ履、（中將授レ之、）立ヲ寄中門北腋方一、大將傳ヲ給綱於殿上人左少將親能朝臣一、親能給二前駆國行一、（下臈司二可レ仰之人也、且房上臈司二可レ仰、隨在二前駆一、中次受取也、然而歸宅之後可レ仰二件司等一、國行ハ本厩司也、仍國行受ヲ取之一也、）國行引ヲ出中門一、賜二隨身左近府生下野忠武一、々々賜二御厩舍人一也、次余歸ヲ立本所一、申二八條院御方一（中次別當丹後守長經朝臣、）舞踏了、又告二召之由一、卽昇レ自二中門外方一、入レ自二車寄戸一、進候二上達部座一、女房搴レ簾、仍余進候二簾中一、（被レ設レ茵、余候二件茵端一也、）卽女房持ヲ來琵琶一面一、（入二錦袋一、）余取レ之招二三位中將一（隆保、候二近邊一、）給レ之、中將取レ之給二親能一、々々賜二前駆兼親一、（馬、幷琵琶共遣二九條家一了、）卽余退起ヲ於自二中門廊車寄戸一退出、（公卿降ヲ立殿上前庭外一、余過間各居、々、）經二六條東洞院三條坊門等一參内、到二陣口一下レ車、經二左衛門陣代、幷床子座（依レ雨經レ砌、依二無人一不レ揖、）陣座前一（同經レ砌、已上隨身等相從、公卿殿上人前駆等直到二中門邊一、）進立二中門一（經二弓場殿一也、）使頭右中辨兼忠（兼保以二頭辨一被レ申レ之、）奏二事由一、歸來仰二聞食之由一、拜舞之後着二殿上一、（兼忠於二中門一欲二仰召一也、是非二攝籙之人拜賀之儀一也、於二攝政關白一者、先着二殿上一所レ被レ召也、）於二小板敷下一揖、昇天入レ自二第一間一、居二御倚子前頗下方一、次兼忠入レ自二明義門代一、於二小板敷下一告二出御之由一、（告二召由一之時、尙可レ入レ自二上戸一、然可レ尋、）余起座經二上戸一、幷年中行事障子北御殿南廣庇等一、（五位藏人親定經、

親臣、内藏頭經家等、取二脂燭一相從、）候二西面簀子敷圓座一揖、撩主上着二御直衣一出ヲ御晝御座一、小時揖起レ座、經二本路一降レ自二小板敷一（不レ坐二殿上一、）退出、（依二甚雨一存二略儀一、不レ經二陣前幷床子前一、）於二殿上邊一可レ被レ留之由示二中御門大納言一、且是先例也、況甚雨深更哉、歸宅於二門外一下レ車、直着二客亭座一、大將以下公卿等同着レ座、（右大將、藤中納言定能、左京大夫清通、三位中將兼經等也、宗家、雅長等卿不レ來、）次余召レ人、職事兼時來、（朱器御覽事奉行之職事也、）仰二光長可レ召之由一、卽藏人頭左中辨光長朝臣來居レ前、余仰二家司職事等一、（家司資業朝臣、宗頼朝臣、基親朝臣、頼業、長房、職事兼家、勾當宣房、）光長退歸仰レ之、（保安例、吉書之後被レ仰二家司職事等一、而今度宗頼朝臣補二年預一、可レ行二政所事一、仍同可レ申二吉書一之故、先所レ補二家司一也、加之、寛保九年被レ渡二朱器一之日、公卿來集之後、未二事始一以前、被レ補二家司職事等一、且返二彼例一耳、）次家司職事等列ヲ立中門一、（依レ雨也、）申二慶賀之由一、（中次家司伊頼、守季長朝臣、）再拜了歸昇、次有二吉書事一、先家司宗頼朝臣進申云、光長朝臣候二藏人方吉書一者、余目レ之、宗頼退下、次光長朝臣入レ自二中門廊車寄戸一、卽跪二候同間一（西面、）深揖起揚候二氣色一、余目レ之、光長稱唯、（不レ高不レ微、）起進來跪二余座當間簀子一、卽昇二長押一、（爲レ免二右膝一、依二狹一不レ能二膝行一、）一兩度如レ形膝行、（依二間狹一略レ之、）指ヲ寄杖一、余以二左右手一拔ヲ取文一置レ前、光長退居二長押下一、座定之後披ヲ見文一、如レ常、（内藏寮臨時公用炭進國解、結解文二通、卷ヲ籠一杖一、）如レ本卷レ之、二尺許突遣、以二文下一爲二押方一、（或不二取返一、）光長置レ杖兼進取レ文退下結申、（二通共結レ之、）每度目

之、光長又每度稱唯、卷文加杖退下、（已上無揖、）次官方權右中辨基親朝臣申之、（伊豫國年料米解文、宗□（頼カ）朝臣先參進申之如初、其作法又同光長、但昇長押之時、爲免左膝、又進文復座之時有揖、此事共不審、）次外記方大外記清原眞人賴業（宗頼先申事由、如前々、）捧覽筥（入月奏二通、）入自中門廊戶、跪候同廊內緣、擧目稱唯、參進跪長押下、膝行進筥、退歸居、余座東間簀子敷也、（歸居）余抛置筥中、一々見文、（余上日入廿五、攝政關白上日必入廿五、故實也、）如本卷之返入覽筥出宮、賴業參進取之、稱唯退下、次政所（無先申事由之儀、伊與國御封、）家司大藏卿宗頼朝臣取書杖進候中門廊、（先々所、但無揖、）目參進（不稱唯、）進文、（作法優美々々、）余取之置前、宗頼座定之後、余見文返給、宗頼取之不結申退出、次又官方（宗頼先申事由、）右少辨親經申之、其儀如前々、（讃岐國年料米解文、）次光長朝臣申云、範光參上、（前攝政家司、被渡朱器之使也、）余仰可問時之由、光長退下、更歸參申云、吉時子剋已至了、余仰早可覽目錄之由、光長退下揷渡目錄於杖參進（無先跪中門廊之儀、及稱唯之儀、）進文、余披見了返給、光長承之退下、更參上申云、於辛櫃者、松殿之時（今案十二攝政事歟、）紛失之由、御使所申也、仍只有印櫃一合、爲之如何、余曰、非力之所及、早可覽印櫃者、光長退去、次藤氏家司能業、五位、職事賴高、同、昇印櫃（件櫃甚小、然而依先例二人昇、）之、置余前簀子敷、（役人退下、）次光長朝臣參上解封開櫃蓋、（拔置傍、）取出印置蓋覽之、余曰、定有細金歟、不見如何、（此事見御記、）光長取出加置覽之、余引寄櫃蓋取上印見之、返置推遣蓋、光長取之如本納之、掩蓋（如本插入云々、）結之退下、次本役人參上、撤印櫃、次余召宗頼朝臣仰曰、左中辨光長朝臣爲氏院別當者、（此次竊仰云、有官無官別當、今夜共可補之也、仍辨別當事、唯可仰其人者、先例六位別當候之時仰彼云々、）宗頼便申下基親候吉書之由、退下、次官方吉書、（今度爲先官保安例也、）權右中辨基親朝臣申之如初、（伊與國年料米解文、）次藏人方光長朝臣申之、（吉田祭請奏、）其儀如初、次政所宗頼朝臣申之、（讃岐國御封、）次隨身等前庭立明、（此間雨止、）次下家司等着衣冠昇辛櫃蓋參進砌下、（納朱器等也、）持歸之後又昇出大盤覽之、又持歸訖、次年預下家司親行取蒭櫃衡進庭中持歸訖、（光長朝臣候中門廊邊、行此間事、）抑、嘉保、々安例、家司取朱器持參之、但嘉保記難此事、承保、康和無此儀、加之爲藏人頭之人、直取下家司之所持物之條、於禮無便、仍就承保等佳例、不持參朱器、余豫以此旨含光長朝臣、次余召光長朝臣仰庄司、幷厩隨身所別當、氏院有官無官等別當、（鹿田光長、方上宗頼、大厩長房、小厩國行、隨身所資泰長房、有官別當康衡、無官別當厚康、）光長退歸居中門廊疊、召

宗頼、資泰一仰レ之、次長房降ニ立中門廊外庭一、使預左衛門尉廣遠令レ受ニ取蒭權衛一、案主傳ニ取之一、其後着レ屐點ニ近邊人家一、令レ懸ニ始蒭一、案主勸ニ一獻一云々、次人々起座退出、余入ニ内簾一解脫、
今日扈從公卿、
權大納言宗家卿、　前駈四人、
右大將良通卿、　前駈四人、（維賴、定成、知家、邦輔、隨身在將曹胡籙、）
權中納言定能卿、　參議雅長卿、　左京大夫脩通卿、
三位中將良經卿、　前駈二人、（信光、眞清、）
已上無文帶、々劍之人蒔繪劍、主人雖レ用ニ螺鈿劍一、
扈從之人如レ此、是先例也、
前駈殿上人、
宮内卿季經朝臣、　内藏頭經家、、、
左近少將兼宗、、、　左少將親能、、、
頭右中辨兼忠、、、　藏人勘解由次官定經、
藏人右少辨親經、　左近少將家經、
侍從定家、　少納言賴房、
侍從兼保、　藏人給料藤原基定、
已上十二人、
諸大夫、

彈正大弼資泰朝臣、　伊豫守季長、、、
前攝津守以政、、、　前兵部少輔能業、
中務少輔兼親、　上野守賴高、
前馬助國行、　散位仲資、
皇后宮少進長俊、　散位兼時、
前安藝權守信泰、　日向守泰家、
民部少輔長房、　勾當藤原業清、
勾當藤原宣房、大膳亮、
已上家司職事、
前近江守爲季、　前下野權守親行、
前皇后少進仲盛、　散位信賢、
散位範賓、　散位光茂、
散位康宗、
已上非職、
幷廿二人、
隨身、
左府生下毛野忠武、　右府生秦兼次、兼賴子、本院三院左番長、
左番長秦賴武、賴文子、本候院、　右番長秦兼助、兼清子、本三位中將小隨身、
近衛、
中臣恒光、兼元子、本府番長、　下毛野友利、友武子、本府番長、

百九十

秦兼連、兼成子、近衞、(時下臈) 秦兼茂、同、同、
同行弘、保行子、 中臣近安、近正子、
府生束帶壺胡籙、番長以下垂袴胡籙同前、番長、左二耆、右藤木、
近衞狩袴如レ例、
一員四人、
左右將監將曹各一人、皆束帶如レ恒、雜色十餘人、
今夜補二家司職事一、
彈正大弼高階泰朝臣、 大藏卿藤原宗賴、、、
權右中辨平基親、、、 大外記清原眞人賴業、
民部少輔藤原長房、
已上家司、
日向守高階泰家、 大膳亮藤宣房、勾當、
已上職事、
所々司、
氏院別當頭左中辨光長朝臣、有官大學允廣尚、忠廣子、無官厚康、貞親子、
執事同人、
年預大藏卿宗賴朝臣、
厩司、上長房、下國行、 預左衞門尉大江廣遠、案主右兵衞志中原資濟、
隨身所別當、資泰朝臣、長房、
鹿田、 光長朝臣、

方上、 宗賴朝臣、
今日可レ補宣旨、保安如レ此、而讚岐遭二母喪一、爲二中陰之內一、仍不レ補レ之、頗遺恨、但追補レ之、何事之有哉、仰二宗賴一令レ注二進之一、政所始儀、御所中依レ無二便宜之所一、就點二近邊人屋一、假爲二其所一、朱器御覽、諸方吉書訖之後、先召二下家司民部錄安倍親行一、問二事之具否一、申二事具之由一、次家司等着レ之、下家司二人舉二松明一前行、
今夜其所爲二門外一、隔二大路一之上依二深泥一、密々相議乘レ車、仍其路無下下家司舉二松明一之儀上、但政所門內尙舉レ之、
大藏卿宗賴、 權右中辨基親朝臣、
散位能業、 家令散位政職、
已上相引次第着座、自餘家司等皆悉可レ令レ着之由、光長朝臣兼雖レ令レ觸二示之一、不レ見如何、於二長房一者爲レ行二御厩事一不レ着レ之云々、
二行對座、敷二高麗端疊四枚一、中有二數遊高麗一、若是先例歟如何、兼居二肴物一、机八前政所勤レ之、先例或有レ饗歟、座上下立二燈臺一擧レ燭、南面兩方引レ幔、四面閉二楊門一、但甚雨之間、撤中引レ之、次下家司宮內錄中原正元持二參盃一、相次又持二來瓶子一、用二提土瓶銚子等之間一、可レ宜哉、次第勸レ之、三獻訖、下家司親行持二參吉書返抄二枚一、入レ筥相二具硯一、伊與設被二御封解文、今夜吉書

也、仍所レ成進彼兩國返抄一也、宗頼實二政所吉書一之後、即加二下書於僧所一、被下給親行一了、次第見下之一、且
取上之一、即各加署、次召二親行一下給之一、次自二下臈一
起座、次第退出、
件返抄事、宗頼一人判所、仍家司等皆悉可二連署一歟之
由、相尋親行一之處、年預家司一人加署、他人不レ然
之由令レ申レ之、雖レ然、新任家司等、今夜着二政所一不二
連署一者、追且可レ申二吉書一歟、其條更無レ謂之上、先例
必連署歟、仍示合基親朝臣一之處、可二連署一之由同以
□□、仍且密々令レ改直之一了、但不二着座一之輩、判所
不レ書レ之、且是已及二曉更一之上、可レ經二時刻一之故歟、
抑、政所三ヶ日間不レ可レ改歟之由、亦尋問親行一之
處、不レ然、今夜可レ令レ擬レ之云々、宗頼重仰云、三ヶ日
不レ可レ改之由、見二于康和元年十月六日爲房卿記一、仍
殊仰含其旨一了、但申二光長朝臣一可レ令二一定一歟之
由下知了、且是總雖レ守二家記一、不レ知二近例一之上、諸事
不レ知二案內一之故也、今度於二政所一家令計朱器御厩別
當簡取草一之儀無レ之歟、件兩事、光長朝臣於二中門一
兼行此事一了、若是依レ爲二貫首一不レ着二政所一〔之〕故
歟、時又於二中門一有二此事一歟、先例可レ尋レ之、
吉書二通、

下二政所一、
可レ成二返抄一
別當大藏卿藤原宗頼
伊豫國司解　申進上　御封廨米事、
合佰斛、
右當年料進上如レ件以解、
文治二年三月十六日
正四位下行大皇大后宮亮兼守源朝臣季長、

下二政所一
可レ成二返抄一
別當大藏卿藤原宗頼
讃岐國司解　申進上　御封廨米事、
合佰斛、
右當年料進上如レ件以解、
文治二年三月十六日
從四位下行左馬頭兼守藤原朝臣能保、

返抄二通、
攝政右大臣家政所返抄　伊豫國、
檢納御封廨米佰斛事、
右當年料檢納如レ件、故返抄、

文治二年三月十六日　案主中原有判
令散位大江朝臣在判　大従民部録安倍有判
別當大藏卿藤原朝臣在判
權右中辨平朝臣在判
散位藤原朝臣在判
攝政右大臣家政所返抄　讃岐國、
檢納御封庸米佰斛事、
右當年料檢納如件故返抄、
文治二年三月十六日　案主中原有判
令散位大江朝臣有判　大従民部録安倍有判
別當大藏卿藤原朝臣有判
權右中辨平朝臣有判
散位藤原朝臣有判

十七日、乙未、雨下、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來申條々事、入夜皇后宮大進家實爲院御使來申、彼宮祭使之間事、依無可勤之人（或已役、或見病、）可被加任大進歟、將可被任亮歟、（亮有闕、）云々、去夜儀余不見及事可注進之由仰光長朝臣、又政所始之間事可注進之由仰宗頼、各申承了之由、亥剋、右大辨行隆來申東大寺之間事、又其息行長相共與二字也、二通、余以書賀中御門大納言去夜被來訪之慶、

十八日、丙申、天晴、自院以光長朝臣被仰云、泰經、頼經等可免配流之由、被仰遣關東、申可然之由、（被相副院宣二通、）就此状可被原免歟、且又可計奏者、余申云、自本無過怠云々、被從寛宥可然、但依爲被仰合申所申子細也、如頼朝申者、似有宿意深、只以此状無左右被原免、自有彼口歟、武士忿怒之上、自上以理被抑仰事、先々全以不見、然者重被仰遣子細之後、被優免、無後悔歟、是率爲君、又爲彼兩經也、此上事可在御定、（余内々自上被仰遣事、若有猶豫者、私以御定之趣申遣子細、如何、此條雖不及申出、叡念深爲思食事、仍試達旨趣云々、）郎歸參了、無勵寺法印被來、此日、恒例泰山府君祭日也、然而慶之後未始祈、仍延引、

廿一日、己亥、右府生兼次着布衣（白襖上下、濃色衣、黄單衣、）參上、召前見之、近代第一之若者也、光長、親經、親雅等來申條々事、宗頼朝臣來申云、氏院參賀日次、擇申來月十七日甲子廿三日等吉之由、但廿三日伐日、法興院殿攝政之後氏院參賀日也、用捨可在御定者、仰云可□之所（冷泉朝隆家破損殊甚、隆房卿所借與也、）修造可懈怠、仍十七日不□、法

興院例可レ謂二最吉一、可レ用二廿三日一者、即在宣朝臣召
候也、
廿二日、庚子、天陰雨下、早旦、辨別當光長朝臣覽下可レ遣二
興福寺一之長者宣上、寺家吉事可レ行之由也、是定例
也、
被二長者宣一偁、寺中恒例吉事、任二先規一可二勤行一之
由、宜二遣仰一者、
長者宣如レ此、悉レ之、謹狀、
三月廿二日　　左中辨在判
進上　興福寺別當權僧正御房
此日、始終祈招魂祭、（在宣朝臣勤レ之、使侍、）是保安例也、
廿三日、辛丑、入レ夜右大辨行隆來、覽二延曆寺戒牒狀一、（登龍）
（二通於二一紙一有レ印、）余見了返給、此文申、一上辨端書下知云々、
左大辨爲二別當辨一、而兼光依二所勞一行隆申レ之歟、行隆
又申云、以二周防國一被二口（ロカ）東大寺一、偏可レ爲二聖人之沙
汰一之由、被二仰下一條々、以二廳御下文一所レ被二下知一、
（即覽二件案一、）余云、猶可レ被レ下二宣旨一歟、行隆云、尤可レ然、可二
申沙汰一云々、大和國段米事、自二山階寺一所二沙汰渡一
僅百石也、（本數可レ及二萬石一云々、）此條可レ被レ問二彼寺一、聖人申狀如
レ此、（注二于狀一於書札一、）經二院奏一處、申二長者殿下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所
レ被二仰下一也、（執事被光奉、公令レ見レ之、）云々、余爲レ尋二沙汰一取二件聖人
札一了、即以二件狀一先問二興福寺長官兼光一、且又可レ尋二
寺家一之由、仰二光長一了、今日又補二家司職事等一、家司、
（親經、爲季、）職事、（光長、勾當某宗、）
廿四日、壬寅、天陰、此日依二吉日一始見二廐馬一、頭辨光長
相二具馬九疋一參上、（別當長房依二所勞一不レ參云々、）即進二解文一、（季長朝臣傳二申之一、）
依二隨身等遲參一暫相待、參集之後見レ之、光長朝臣在二
前緣下一、廐別當國行在二砌下一、行事其外職人五位等皆
候二中門邊一、定例也、先上臈三疋、（忠武、頼武、）牽二各一疋一、須
一度可レ引レ之、而庭狹之間、同時難二口置一、仍先見二三
疋一、各乘レ之三匝打廻之後、依二仰下一引出了、更下臈
三疋又引、三疋見了、（如レ初、）更又引二三疋一、（下臈再牽レ之、上臈候二中門南邊一、）各見了、此中有二揚馬一一疋一、下臈行廣騎レ之、其後
騎番長頼武、其非二不堪事一歟、其後忠武、兼次等渡二南
庭一見レ之、兼次誠優美也、忠武又隨分無二過失一歟、
（忠武、綠上下、款冬衣、兼次、白襖、薄色衣也、）事訖、右番長兼助參上、又渡レ庭見
レ之、（二藍上下、紅衣、）此夜、始終三尊護摩、（不空羂索、不動、愛染王、）令レ行、法印於二
御堂一修レ之、余逢時口、又兼雅卿來、余謁レ之、北條時
政（賴朝妻父、近日珍物歟、）來、明曉下二向關東一云々、以二季長朝臣一
仰二聞條々事一、件男又進レ馬與二季長朝臣一、其次第可レ咲

云々、田舍之者尤可然、物體太尋常也云々、又進馬二疋、能保又進一疋、光長、親雅、親經等申條々事、

廿五日、癸卯、天晴、入夜雨下、定經申條々事、諸社修造之間事在其中、余云、各仰社司、令注進神領田數、以後爲本、其上可被付受領功之故也、定經云、帥卿所勞自一時日殊增氣、殆及獲麟云々、藏人行淸持來諸社祭請奏等、（宮廟、平野、梅宮、宮宗等也、）見了返給、仰可奏之由、

廿六日、甲辰、雨降、申刻以後天晴、外記持來詔覆奏、余不加署返給、寬仁宇治殿攝政御時例也、大殿、知足院殿、故殿、三代關白詔初加署、更召返被摺除云々、愛知不可加歟、但以此例前攝政（近衞殿、）加署更被摺云々、其理不可然、是以不加、

廿七日、乙巳、天晴、中御門大納言被來、大將習催馬樂、余又謁之、又見馬二疋、此夜、左馬頭能保來、召簾前謁之、談關東子細等、不遑具記、

廿八日、丙午、天晴、此日、始奉幣春日社、幷着直衣、參所々、共是攝政詔之後初度也、奉幣、（無神馬十列等、祭之時可發遣、是先例也、）早旦浴、依使遲參、及巳刻發遣、余着束帶、（蒔繪劍、）着庭上座、（隨身下臈二人、着褐坐侯、）陰陽師着半帖、又供贖物、祓儀如常、使取幣立八足南面、（南、）祓了、持來幣、余揷笏取幣兩段再拜、（信心殊發、）返授幣、仰殊可祈申之由、使賜幣退下、相卒小使出門了、余還昇堂上了、使賜厩馬一疋、路頭爲騎用也、

使、上野守藤原親高、（保安例、氏職事的阿波守邦忠勤之、依彼例用氏職事也、）

陪膳、伊與守源季長朝臣、

奉行、散位藤原經泰、

陰陽師、圖書頭賀茂在宣、

今日奉幣撿先規所奉遣也、保安例正月蒙內覽宣旨、三月被下關白詔、其後四月梅宮祭奉幣、其以前無春日奉幣、雖須逐彼例、同四年正月補攝政、（傳國宣命、）之後、同四月梅宮祭、日記云、應德（大殿攝政初、）嘉承（知足院殿攝政初、）等例、奉幣春日社之後、被□（遣力）他社幣、仍今日不奉幣梅宮社、只修由祓、未奉幣春日之故也云々、（同月八日有奉幣春日、）以之思之、攝政之時三ヶ度其例已炳焉、加之、思事理不可依攝政關白、只受長者印之後、宜前可有奉幣也、況攝政之時指而有其例哉、仍兼日問日於在宣、今日宜吉之由擇之、强出仕以前可奉遣也、

直衣出仕事、依レ無ニ日次一自然遇引、

未刻、人々来集、申刻、着ニ直衣一、（綾薄色指貫、無ニ出衣一、又不レ宜下之後、直衣出仕之日、出衣帯剣、今度有ニ帯剣一、保安例也、但彼度内覧所思ニ逐ニ明白度例一也、且年齢漸闌之故也、）降レ自ニ中門廊外方一、（出レ自ニ車寄戸一、）頭辨兼忠朝臣献レ履、（右番長兼助授ニ前駈経泰一、々々傳ニ受兼忠一、依レ為ニ貫首一如レ此令レ仰之例、随身直授ニ殿上人一也、）先レ是、右大将良通、（少将伊輔献レ沓、）三位中将良経、（前駈献レ沓、）等降ヨ立侍前立蔀外一、余降レ庭之間居レ地、又前駈随身居ニ庭上一、余進行之間、前駈等前行、各騎馬、余門外乗レ車、（四位前駈季長朝臣立レ榻、大将取レ簾、）先参レ院、（六條殿、）路頭行列、

先居飼四人、（騎ニ雑色一、脱別當長房調進、）

次移馬舎人四人、（騎ニ雑色一、所課同前、摺晴木朽葉取方、）

次前駈十二人、（四位二人、五位八人、（已上布袴、）六位二人、各衣冠、六位不ニ布袴一、故實也、）

季長朝臣、　以政、

能業、　兼親、

國行、　仲資、

経泰、　長俊、

泰家、　康宗、

藤業清勾當、　同業家、同

次随身四人、（府生二人褐袴、番長二人狩袴、（左二藍、右萌黄、））

左近府生下毛野忠武、

右近府生秦兼次、

左近番長秦頼武、

右近番長秦兼助、

已上褐衣壺胡籙垂袴、

次余車、（毛車、々副六人白張平礼、）

次下﨟随身六人、

次雑色十餘人、

次大将居飼舎人各一人、舎人朽葉、

次前駈四人、（衣冠、）

次大将車、（随身雑色等在ニ車後一、毛車、）

次三位中将、（前駈二人、衣冠、毛車随身、二藍狩袴、）

次扈従殿上人三人、

頭辨兼忠朝臣、　右少将伊輔、

左兵衛權佐定國、

抑、大将中将等扈従事、同随身車事、兼日□□（三ケ）卿（忠親、経房、）其狀云、先例直衣出仕公卿不レ従、而嘉保度公卿済々扈従、（知足院殿為ニ中納言一、在ニ其中一、）今度不可伴他公卿恐息両人相具、叶ニ物儀一歟、而其車毛車歟、網代歟、其随身布衣歟、褐衣歟、相計可レ被レ示云、恐息両人相伴事、（三卿一同云可レ然、）車随身事、忠親経房等卿云、毛車随身褐等可レ宜、可レ准ニ春

百七十六

日記之儀、主人毛車、扈從綱代、尤無便歟云々、

此條似恐案、

雅賴云、綱代車布衣隨身可宜也、今日就兩卿說、

於門前稅怨、頭辨獻沓、昇中門、候上達部座、以定能卿入見參、良久不歸來、不堪不審、以伊輔（隨近臣也）聞之、以件人示云、御對面可候之樣承之、仍所相尋也云々、其後於依經親定能卿先可來之由、同人招遣之、歸來云、只今御雙陸之間也、然而一定可有御對面之由所承也、一昨（日）幸伏見、今日可有還御、而依可有御參、俄當日還御、又去夜令剃御髮、仍存其旨之由、女房語之、而只今中間之故暫所遲々也云々、余云、自本承御所中間之由者、早以可退出、必非見參、而承可有御前召之由、數刻祗候、還以爲恐、今日於內裏可有種々公事、若有尋者可申此旨者、定能卿走來云、只今重取御氣色之處了衆日せ口て被候歟云々、然而參入之後已經一時、又殆欲及夜漏、（于時日已欲沈西山之間）也、仍即以參內、昇自小板敷、經上戶參御所、暫候東面方、女房來告召之由、仍參朝餉方、主上着御御引直衣、小時余退下宿所、（四于午剋）改着束帶出上達部座、（敷二枚疊、硯宮等）見吉書、先藏人方、（頭右中辨兼忠朝臣、四時公用）、次官方、（權右中辨基親朝臣、讀岐國年料米）、共無家司申次之、是又例也、其後歸入解脫、大將中將依着直衣不候此座、各差膳、兩息歸九條亭了、余依吉日始宿仕直廬事、兼日仰家司右少辨親經、職事兼時等、令催口、指圖在別、鋪設自家渡之、修理事藏人方（親經同行之）、致沙汰、不足事自家又令沙汰、此日、初齋宮御禊前驅定、并女官除目也、上卿通親卿兼行之、定文除目等各內覽之、女官除目、典侍掌侍各一人任之、

廿九日、（丁未）天晴、巳刻、着直衣參御所、午刻退出、前駈八人、毛車如昨、但前駈衣冠也、共殿上人少納言賴房一人也、

右文治二年春一冊墨付百拾八枚者陶化家古筆之本被懇望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摸寫焉畢虫拂之節爲後證加老筆不可有外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季夏仲旬　　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四十四終

玉葉　卷第四十五

自文治二年四月
至同年六月

文治二年夏

四月

一日、戊申、〔天〕晴、此日、松尾平野等祭也、平野上卿源中納言通親卿、辨頭右中辨兼忠、使少納言頼房、御禊之間、余雖可參候、今日凶會日也、余未參、如此公事强雖不及憚、又依不可事闕、不參入、松尾行事辨親經申內侍不參之由、頭左中辨光長參內、可申沙汰之由召仰了、又平座上卿左衛門督實家卿、參議源宰相中將通資云々、此日、山階寺所司等、爲別當僧正使來、付辨別當光長、申條々事、依神事不參家中、候近邊、所申之事等、皆悉可仰遣頼朝卿許事也、仍仰可進解狀之由了、又御寺末寺大學寺（在嵯峨邊、）爲仁和寺宮被押領了、可被止彼濫妨云々、件事自是爲觸遣彼宮、召遣隆遍阿闍梨了、（件僧祗候彼宮、又光長朝臣兄弟來、余遣若也、）此事、仁和寺宮所行甚不當、若不被知子細歟、仍先所觸遣也、

二日、己酉、雨下、早旦隆遍參上、（在光長家云々、）仍遣解狀、仰含子細了、此日梅宮祭也、奉幣如恒、先浴、依雨於中門拜之、陪膳大弼資泰朝臣、奉行〔職事〕信光、（兼幣取、）陰陽師主稅助晴光、依爲春日祭以前、不立神馬十列、是先例也、今日召右府生秦兼次賜馬、召前先令騎之、自院被遣之者也、仍殊爲饗應、家前所賜也、此日召圖書頭在宣、問禁忌月修造築垣下小門并織戶等有憚哉否事、申云、本文分別門與戶、而於築垣下小門并織戶等者、非門即戶也、仍禁忌月新造修共無憚之由、先達所注置也云々、可進證文之由召仰了、藤中納言定能卿來、良久言談、密語一日出仕之間、於院無御前召之間事、藏人辨親經來申條々事等、賀茂祭女使（命婦、）事、陰陽頭宣憲女子、（內女房尾張、）日來辭退、今日頗有領狀之氣、尤神妙云々、去廿八日余祗候內裏之間、依所司卜定事傳宣憲、參候陣頭、以親經召仰子細之間、頗伏

㆑廻云々、又申㆓行幸之間事㆒、
三日、庚戌〔天〕晴、右中辨基親（初齋宮行事辨）來、申㆓行事所幷本宮用途不足之間事㆒、法印被㆑來、此日被㆑歸㆓白河㆒、暫可㆑被㆓經廻㆒云々、
四日、辛亥〔天〕晴、初齋宮行事辨經親來、申㆓雜事等㆒、大外記賴業參上、依㆓今朝召㆒也、余召㆓閑所㆒謁㆑之、來六日可㆑有㆓除目㆒、（光長朝臣讓仰㆓官外記㆒了、）而於㆓直廬㆒可㆑行之由存㆑之、攝政初度除目、撿㆓先例㆒之處、寛仁於㆓直廬㆒行㆑之、但依㆑任㆓大將㆒歟、保安又〔雅〕賞㆓坊官㆒於㆓直廬㆒行㆑之、凡於㆓踐祚同時之攝政者、冣前行㆓即位叙位㆒、仍於㆓除目㆒雖㆑不㆑可㆑行㆓直廬之儀㆒、保安例猶如㆑此、中間蒙㆓攝政詔㆒之例、寛仁又爲㆓直廬儀㆒、各雖㆑有㆓其故㆒、攝政冣初之除目、未㆑見㆓陣頭儀㆒、仍今度縦雖㆑無㆓勅任㆒、准㆓彼兩度例㆒、於㆓直廬㆒可㆑行之由所㆑存也、且又有㆓所見㆒哉否之由尋㆑之、賴業申云、非㆓初度㆒、又無㆓勅任㆒之除目、於㆓御直廬㆒被㆑行例、所㆓勘出㆒也、即注㆓進之㆒、其外又寛治元年雖㆑無㆓勅任㆒、於㆓直廬㆒被㆑行㆑之、旁以無㆓異議㆒事歟、仍毎事可㆓催具㆒之由仰了、其後大將受㆓左傳㆒、此日、隨身賴武兼助等參上、各召㆑前給㆑馬、
五日、壬子天晴、慶賀之後、不㆑參㆓御堂㆒、仍今日不㆑臨㆓講莚㆒、大將所㆓參入㆒也、光長依㆓脚病㆒明日難㆓出仕㆒之由申上、仍爲㆓用意㆒兼忠親經等可㆑參之由仰遣了、先是、以㆓親經㆒擧㆓昇殿人㆒、明日除目家司一人候㆓申文座㆒之故也、宗賴朝臣、基親朝臣、兩人之間可㆑在㆓勅定㆒者、（保安四年、故殿實光朝臣之間可㆑在㆓勅定㆒之由被㆑申㆑院、被㆑許㆓實光一人㆒了者、）此日、基親々經等申㆓條々事㆒、多是賀茂祭、幷初齋宮之事也、
六日、癸丑陰、此日於㆓內裏直廬㆒始行㆓臨時除目㆒、雖㆑無㆓勅任㆒、依㆑爲㆓初度㆒於㆓直廬㆒所㆑行也、蓋先例也、（子細見㆓〔去〕四日記㆒、）午刻、奉行職事頭左中辨光長朝臣持㆓來申文㆒、（稱㆓御風氣㆒以㆑人傳申、）須㆘於㆓內裏宿廬㆒覽㆖也、然而撰㆓申文㆒之間、自經㆓時刻㆒歟、（余難㆓早參㆒之故也、）仍於㆓里第㆒所㆑見也、基親親經等來、申㆓成功之間事㆒、不㆑能㆓具記㆒、未刻、著㆓直衣㆒、（毛車、前駈衣冠、隨身褐冠、初任之節、先例多如㆑此、就中未㆑乘㆓始網代車㆒之前、所㆑用㆓毛車㆒也、）相㆓伴右大將㆒（束帶、蒔繪飾、）參院、候㆓上達部座邊㆒、以㆓左少辨定長㆒入㆓見參㆒、歸來傳仰云、此一兩日有㆓咳病之氣㆒、仍不㆑能㆓面謁㆒云云、余以㆓件定長㆒、奏㆓今日除目任人之間事㆒、（光長朝臣共在㆓前廣庇㆒、付㆓目錄於定長㆒、）定長歸來、只仰㆘可㆓計沙汰㆒之由㆖、余披㆓目錄㆒加㆓懸點㆒、此定可㆑行歟之由重奏聞、（是雜任等也、偏讓㆓勅定㆒者、更不㆑可㆓承切㆒之故也、）其中神祇副半稅頭等事如何、若叡慮不㆑決者可㆑被㆑問㆓人々㆒歟者、歸來仰云、早任㆓合點㆒可㆓計行㆒、能可

止人愁、朕年來多行非據事、強所悔思也、凡今度除目可爲汝家、且可御覽其善惡也云々、（若御戲言歟、）兼又神祇副主税頭等事、早可問人々者、卽作候院、以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遣左內兩府亭、問件兩條、（子細注奧、）於內裏可申兩人報奏旨之由仰之、又定長示云、宗賴、基親之間可依計奏者、重申云、左右只在御定者、仰云、兩人共可有恩許之人也、早可仰下者、定長直仰親經了、親經觸余、仰可宣下之由了、其後余參內、（于時日沒、）入自右衛門陣也、（臨但）參御所方、主上出御、小時下直廬解脫、先是、光長、親經、幷家司基親（右中辨、保安初度除目、右中辨實光候此座、其官自然叶吉例、爲悅、）於直廬公卿休所擇申文、（多是敍位春秋除目有此儀、臨時除目不必然、但於直廬行之時、先例如此、抑所申兩人共被許之、然而奉臨期之故、偏就當時參候之人、仰基親、所令候此座也、）付短冊、盛硯筥蓋、（余公房座硯筥蓋也、）直置其身上、（藏人役之、）但不結之、又不副目錄也、此間、余於直廬着任人折紙、此間、親雅歸參申云、內大臣在仁和寺邊不能拳向、左大臣被申云、神祇副基親有理、主税頭追可有沙汰云々、（子細在奧、）及亥刻人々漸參集、中御門大納言已下在陣云々、（右大將同）着陣、次余著束帶、（蒔繪劔、）出客亭、著圓座、（副東敷之、西面着之、皆束在指圖、職事來時、遂存仕之、）次以五位藏人親雅招在陣之公卿等、（詞其云、上達部此方二、保安四年御記如此、）親雅向陣仰之、卽宗家卿已下先著休所、皆悉參集之後、余召光長朝臣、問兩條事於人人、（神祇副主税頭等事也、副下申文、）數刻之後歸來、申人々申旨等、依不一同、重問之、各重申之、其後以光長朝臣、召兩大納言及執筆等、（先例、公卿等雖參休所、召大納言已上例也、於春秋除目者、皆參著此座、臨時除目時先例如此、）卽大納言二人、（宗家卿、兼通卿、）左衛門督、（實家卿、）右兵衛督隆房、（執筆、）參上著座、（宗家著奧、兼通已下三人著端、抑所召大納言兩人也、而實家卿被引上臈推參、不足言歟、後日光長朝臣陳不過之由、）各座之後、余目隆房卿、（先問候座哉否之後召之也、）隆房徵音稱唯、（不聞之、）揖起座、經廣庇入自東第一間、（余座間也、）西頭、跪圓座北邊、（可跪西方也、）伺氣色、余目之、膝行正座、揖後引寄下襲尻、候氣色、余目之、執筆召人、（男共云々、）五位藏人親經（右少辨、）參上、跪候長押下、執筆仰云、硯紙、親經退下、卽持參硯續紙、（加置硯柳筥二、卷各續七八枚、）執筆置笏於左、（可置右歟、）引硯（置柳筥、）取續紙二卷、座前横置之、取一卷顚向座下、終置之、自奧更卷返之、〔直〕置座前、（二卷各見其端、用諸故實也、而不見合、卷返之如何、）不候氣色、直置座前、（今一卷置硯下方、縱、）此間、余置笏取可任之申文、加任人折紙、（取出自懷中、）置前、欲指遣之間、執筆押硯於左、（座下方、）膝行進來、余給申文折紙等、執筆挿笏取之、（入折紙懷中、）引廻申文等、（件申文各付短冊、不結中、別々十通許、此外又相傳申文一結、加之、（此中有可任之申文、）

之故也〕退復座、披笏置申文等座前、横置之、如本引寄硯、申文在硯與圓座間也、摺墨染筆、二卷共指笠、各披之染之、如本返置、置之、先披見申文等、有一通之文、可解狙最而引披見之如何、先可任之申文等七八通許、並置硯上南方也、不可任之申文等置硯北方外方也、又有分置座前之文、不知何文、若上追可任文歟、皆悉置了、後披置折紙、取裁紙、先書神祇官、不書太政官議奏字、是御室御流書、他人不書之、次書任人、如此次第任了、書年月日、兩三反覆勘之後放筆、更自與卷之置硯上之後、取笏候氣色、余目之、更摺墨、放除目與餘紙端取放置硯北方、餘紙也、書叙位〔總〕上二不叙之、只自上叙之、了、書年月日、卷加、置除目之後、更披申文等、一々懸勾置硯下方北也、及三通之時、取不可任之申文在袖書申文中、一通破其奥、卷申文加置他之不可任之申文等、件申文硯北引去置之、設紙捻結之、更披申文等、一々指加之、皆悉指成文了、作置硯北、結固其緒、與結結之、以刀切緒餘、結目引墨如例、成文可調首、而調下如何、可尋之、置硯北、不可任之申文、并今一卷續紙等在成文北、撤硯已下同置柳宮北、取除目叙位、盛件柳宮、挿笏押硯已下雜具并成文殘文等於北方、取柳宮伺氣色、進來與余、々置笏取叙位除目不取柳宮、置前、執筆取空宮復座拔笏、此間、余披見除目叙位、而文字一字有相違、仍返給、密々給之、揮笏之儀略之、令直了進之、余取之置前、次如本納硯已下成文成殘等、次第引寄了、揖退下著本座、次余召親經、仰清書上卿可召之由、親經退下、告實宗卿、在公卿休所、即件卿參上著端座了、余目之、實宗起座經廣庇來余座前、執筆圓座北方也、仍正ク不對之、余置笏叙位除目各少披見、一度給之、實宗又置笏取之、副笏揖退下、次公卿等退下、宗家卿中間退出了、於休所披除目、是定例也、此間、余起座歸入了、其後成文成殘等文等取入直廬了、又外記覧除目清書、見了返給、文武有二卷、其後及曉天、又持參除目草、執筆所持之大間并也、〔留之〕余歸入之後、撿非違使宣旨以親雅仰請書、上卿須下給除目之次仰之、而忘却、依親雅申驚仰之、尤至恐也、奉行光長依病退出、示付親雅云々、除目了、大外記師尚來悦主税頭事、又大夫史廣房來賀子息兩人慶事、

參入公卿、

中御門大納言、宗家、早出、　右大將、良通、
左衛門督、實家、　大宮中納言、實宗、早出、
源中納言、通親、　右兵衛督、隆房、執筆、
源宰相中將、通資、

通資卿參入不レ定、仍清書執筆可二相兼一歟、將又
就二近例一辨官可レ書歟之由、隆光長朝臣申二事由一、
余仰云、可レ問二例於外記一、々々勘申云、保安四年
例、執筆清書相兼、可レ謂二吉例一云々、仰レ可レ依二
彼例一之處、通資參上、仍不レ及二此議一耳、
奉行、頭左中辨光長朝臣、
持二參續紙一職事、五位藏人親經、
清書上卿、權中納言實宗卿、
參議、源宰相中將通資、
今日、公卿議定、
神祇少副事、定輔勘二准據例一申、自二四位一可レ任二少副一之由、基親爲二五位上臈一申レ任二少副一、理運之由、
左大臣申云、無下四位任二少副一例上者、基親拜任穩便
歟、親雅行向問レ之、
中御門大納言、左衛門督、大宮中納言、源中納言、源
宰相中將等申云、就二上臈一被レ任二定輔一、何事之有
哉、雖二五位相當官一、自二四位一任レ之、傍例已多、就
レ中有下〔自〕二五位一任二神祇大祐一之例上、尤可レ被二准
據一歟者、此通親申云、位高官下無二其妨一之由見二唐令一、彌無二其礙一歟云々、
右大將、右兵衛督等申云、自二四位一任二少副一、已無二
其例一、所二勘申一者皆准據例也、基親爲二五位上臈一被
レ任二少副一有二何妨一、强被レ求二非例一哉者、
恐案同二此議一、然而人々多擧二定輔一、仍輙難レ任二基
親一、仍退爲レ奏二事由一、今夜不レ任レ之、
主税頭事、陰陽頭宣憲、大外記師尚、大博士師直、醫博士信康、明敎信弘等申レ之、
左大臣申云、各所二立申一、其理可レ然、退秋除目之時
可レ被レ任歟、
中御門大納言、左衛門督、大宮中納言、右兵衛督、源
宰相中將等、擧二申師尚一、其上兼申下師尚有二糸惜一之
由上、
右大將申下師直信康之間可レ在二御定一之由上、源中納
言申下師直有二其理一之由上、
重仰下一同可二申切一之由上、
此度一同擧二申師尚一、右大將獨申狀同前、仍任二師尚一了、
今日執筆不審作法等、
一不レ知二申文一、就二折紙一皆悉任了之後、更勾二申文一
事、此事甚奇異作法歟、可レ謂二未曾有一、
一成文勾懸二小狀一不レ懸二其名一事、諸司奏諸道擧等之類、懸二小狀一者例也、至二自解一者懸二名上一也、而皆懸二小狀一、尤失二故實一歟、
今夜宿仕、依二明日行幸一也、大將同以宿仕、今日除目
裝束在二指圖一、

七日、甲寅、自夜有雨氣、午上間灑雨、及晩天晴、入夜月明、此日依御方違幸左大臣大炊御門富小路亭、余攝政之後、依爲初度行幸、騎馬供奉、此廿年來未曾騎馬、今日始騎之、中心不悦哉、午刻、先着直衣、參御前、主上出御、數刻遊戲給、右大將同祗候、及申刻退下直廬、此間、右中辨基親朝臣來申條々事、又以藏人左衞門權佐親雅申神祇副主税頭等、人々申旨於院、（午刻參、今熊野、申刻歸來、）聞食了之由有仰、又前源中納言雅賴爲仁和寺宮使來、高野山濫行之間事也、即以件卿問御寺作事之間事於前長者、及晩歸來示報旨、丹波國辭退了、於今御寺事不可知給云々、及晩親經來申行幸供奉人散狀、左大將依不參、重仰可加催之由、又申云、攝政詔書未覆奏、今日可申行其事之由、外記所申也如何、仰可申行之由、秉燭著束帶伴兩息、（大將自去夜宿侍、中將自九條參仕、）參御前方、予居殿上御倚子前、（其所無座、尤不敵、仍仰藏人令引上在下之座、）召親經仰詔書覆奏可早行之由、親經歸來申云、中御門大納言被申云、若此公事、外記兼日可相觸也、卒爾申上條尤奇恠、仍不能奉行者、予答曰、外記兼不催申、雖有懈怠之咎、事更無煩、强不可及兼日之御案歟、加之、微臣候內裏之時、可被行此事、爲御宜也、而明日退出以後暫有難出仕事、仍必今夜可被行也、猶有御躊、右大將所候也、以後欲勸仕如何、親經又歸來、卒爾之間召遣如次第者、定經時刻歟、大將殿御勸仕、又何樣可候哉云々、（大略不被存詔書覆奏儀、頗不足言、）予又答云、外記兼日催大將云々、而依有上﨟御參、一旦避申歟、於今大將早可勸仕也、更不及異儀者、（大納言不案覆奏之儀、尤不便、仍令稱大將被催之由、令謝彼違但也、）即大納言起仗座、徘徊中門廊邊、大將相替着陣、行詔書覆奏事、小時右大將進弓場付親經覽之、（插杖、）親經取書狀入無名門、昇小板敷、跪候長押下、予同之、親經膝行昇長押、（入自第一間束頭也、）指寄杖、予以左右手拔取文、置前、親經取空杖、逡巡候長押下、予披見文、（其儀如常、無禮紙、）了、召藏人、々々業長來仰可寄御座御硯可持來之由、藏人持來御硯宮、入自上戶置予前、（自元入硯水、）予磨墨染筆書御畫一（公卿連署之奧、年號之奧一字許ヲ指上書可字、）書了如本卷之、〔加〕禮紙二三尺許突遣、親經置杖進來取書、引廻テ退下、加杖揖退下、歸出無名門代返授上卿、々々懷中笏取書、先賜杖於外記、開見御畫有無之後、卷之賜外記、（外記如本插杖、）歸仗座了、次予召親經、

親經持參行幸日時勘文、候小板敷前地、予目之、親經昇小板敷并長押、獻日時、(不入筥、取手、)予披見返給、(親經不給中、)仰召仰及留守人、(頭中納言藤原朝臣、(定能卿、)左少辨定長、近代其人實不參內、只以藏人頭仰之、不可說々也、)親經向彼座、仰右大將、次又召親經、問行幸具否、申云、公卿以下皆參、但左將未參、定輔有頤狀、重催遣了者、予起座參朝餉、召經家朝臣、令奉仕御總角并御裝束、今一人女房奉仕之、(卽經家朝臣覺悟也、甚有便、)更召親經、仰無御綵鞋之由、親經云、近代不候者、仍御草鞋仰可令持候之由、其後暫相侍、內侍遲參、々入之後、予出鬼間、召親經、問定輔參否、申云、依頭病申不可參之由、甚勿論、然而忽依無他計、任例仰可令渡候右次將之由、(三十人、次將一人不參、多是寄直仙洞、不動仕禁中、公事任官授位訴訟觸斷、偏在注點、格勤不(依之)朝庭拜趨、是以不仕、宜哉、)卽歸參朝餉方、天皇出御南殿、內侍二人相從前後、前內侍取璽、後內侍空手、(寶劍歸坐以前、年來之例如此、)於御殿額間長押上、親經持來御草鞋、寸法依不叶空持歸了、仍主上御徒跣、(令著御襪許也、每事不足言、)右中將實教付前內侍、右少將成定付後內侍、予取主上御裾、親經又取予裾、(獻御草鞋、并取執政臣尻、事、皆藏人頭所役也、而光長兼忠加階之後、未拜賀、因頭依不出仕、親經勤此役、)出額間、經二棟廊前緣、及南殿北庇東面妻戶同庇等、當御帳後主上立留御、(御路數箇道、件箇道不敷兩面、太見苦、近代例云々、自今以後猶可敷之由仰之、)內侍等入自御帳後戶、立南庇御帳東西間、次主上入同戶、從御帳後、立御西間母屋、(南面、)余候御後方、(寄西、)此間、陰陽頭宣憲朝臣奉仕御反閇、退出賜祿如例、此間引陣、次主上令立御帳前給、(經御帳與母屋西柱間、令立庇給也、)余候御帳西間南庇邊、催將可渡之由、右將渡左、(經階、)前、次公卿列立、(暫遲々、予催之、)次閫司奏、次鈴奏、(少納言能房、)予鳴笏示勅答之由如常、次倚御輿、(鳳輦、)泰通良經等卿離列候之、御輿昇居階間簀子、宰相中將泰通卿昇自御輿西方、跪簀子置弓、經御輿與長押之間、先開簾戶、入自中間取御璽、(西內侍持之、尋常儀上藏內侍持寶劍在前、立御帳前之時、又在左、而寶劍未歸座、仍爲置前行、內侍雖持之分立之時、猶守舊規在右相待、寶作歸座之心也、依之上藏內侍在右、違例年之儀、)案、御輿退候西方簀子、次主上乘御、(警蹕如常、)余參進奉扶持之、璽入御下重尻於御輿中之後歸居本所、次泰通卿閉簾戶、(如元、)退降、(先是昇下大刀契、)經南庇出東面妻戶、於東階下著靴、宗雅并前駈一人令著之、他前駈在中門外、御輿過給了進行、其後大將於中門仰御綱如例、御輿出左衞門陣了、予於同門下騎馬、懸平緒於劔柄、插下重前於帶騎之、(隨身於馬副拔入鞘於右手、)供奉腰輿之後殿上人前、其路自洞院

西大路北行、自二條大路東行、自洞院東大路北行、自大炊御門〔大路〕東行、富小路ヲ北ニ折テ、至左大臣亭東面四足門、

余供奉儀、

陣中隨身爲先下﨟、取松明前行、(二行、)馬副十二人相隨馬後、(二行、皆取松明、)其上﨟二人張口舍人著褐冠結市比、副馬雜色一兩人在馬副後、爲持烏也、晴時不可具、於二條町辻上﨟四人騎移馬、二行在馬前、(左府生番長在左、右府生番長在右、皆番長在前、各取加松明於弓、)移馬居飼舍人在其前、下﨟隨身爲先上﨟、在馬後馬副前、布衣烏帽舍人二人副馬口、

予於門下々馬、下々襲前直緒、改著淺履入門、昇中門廊外、經透渡殿幷南殿南庇東面妻戶、候御帳東間邊、泰通卿參上、開妻戶取裾授兩內侍、次予參進御輿下、主上下御、(予奉扶持之、)令立御帳前給、(余取御裾、)予退候御帳西間庇邊、次泰通卿閉妻戶、退下、次昇退御輿、公卿將加列、次少納言鈴奏、次名謁、(或件名謁、還御時有之、於旅所無之、理之所至、已及夜漏、何無其儀哉、)次主上入御、內侍候前後、予取御裾、其儀如例、以寢殿北面爲御在所、南面不懸簾、擬南殿、北面立大床子、擬御殿、御乳母以下女房等祗候、予向直廬方、陳敷畢燭、(藏人方沙汰、)奉東面北門中寢殿艮方也、兩息同來、各不解裝束作居休息、一寢之間、人告鳴鐘、伴兩息參御所時也、主上猶御寢、女房奉驚之、尋經家朝臣之處、與女房卿局食合閑所頗移刻、被搜求之後、適以參上、男女同時自南北參上、尤以揭焉、其後御總角御裝束了、此間、親經參上申云、可有闈司奏哉否、予云、前蹤忽不覺悟、且可依近例、親經曰、可有之由、相催之處、闈司申云、行在所無此儀云々、余云、無儀例者可依彼申狀、又告出御之由、內侍遲參間、暫遲々參上之後、出御南面、內侍候前後、予取御裾如例、公卿列立之後、鈴奏、次寄御輿、泰通奉仕神璽役、乘御後、於中門內方著靴、徘徊同北腋邊、御輿過了後、(大將仰御綱如例、)於門外騎馬供奉、行列如初、御路又同、即至閑院、於左衞門陣下馬、經中門幷南殿東階參上、而內侍未進、仰職事催之、小時參入、候御帳左右、次下御、(泰通卿勤神璽之役如常、)次御輿退、鈴奏名謁又如前、次返御本殿、予取御裾、親經取予裾、如出御之儀、予伴兩息歸九條亭、於四五條程天明、其後就寢、

今日參入公卿、
大納言宗家、良通、
中納言實家、通親、
參議泰通、隆房、
三位良經、
宗家、通親不候還御、隆房卿終夜乍祗候不候還御、未得其心、

八日、乙卯、還宮以後卽歸九條、此日依當大神祭、無公家濫佛、先例件祭使立日爲神事、祭日非神事歟、而中古以來用神事云々、未見其證據、然而就近例爲神事、余同神齋、

九日、丙辰、親雅親經等來、申條々事、其中宗行等殺害罪名勘文親經持來、院御參能今熊野之間、有憚于奏達、十四日還御之後可奏之由仰之、又勘文之趣聊有不審、可尋問之由仰之、又宗頼朝臣來申參賀之間事、

法印所勞大事之由告送、仍遣人尋子細、付件使門跡事附屬狀等被送遣之、（附屬惣小堂也、）披見之處、落涙難抑、但遂不可及恐歟、聊有存旨也、今日法印新修泰山府君祭、陰陽師在宣、此夕、光長朝臣申御寺間條々事、依病不參、以兼時傳申、此夕、始乘網代車、（今朝車加修理也、）兼問日次於在宣、著直衣冠、於門外乘之、車副追之、自九條辻遣返、於門外下車歸入了、顯信卿來、又左大辨兼光來、

十日、丁巳、早旦、法印昨日所送遣之附屬狀、幷次第文書等返遣之、且副返札、又遣使者也、自今夕法印新始祈、又以季長朝臣爲使尋問安否、明基來授律於大將中將等、此日、右中辨基親來申初齋宮之間雜事、齋王祖母（春日局、）重服之間、內々事無人于沙汰、仍御禊可延引哉否之由、問本宮、全不可延引、不可依祖母之重服之由、被申云々、抑、件女房初爲致良子、而兵庫頭重俊爲養子、仍着養父服、不著致良服、然間〔不著〕刑部卿頼輔又爲我子、其後存頼輔子之由云々、然間、頼輔去比卒去了、爲重服、但不觸穢云々、然而內々事不可離彼口入、仍猶神事有恐、爲之如何、（已上基親申狀、）仰曰、若雖可延引、非一兩月事、可及明年夏、卜定之後、徒過一年之例、已以未曾有、所詮齋王御身非服、於祖母之服者、殊可被忌之、他女房等奉行雜事宜歟、且又可奏事由者、

十一日、戊午、自申刻許女房病惱、發心地體也、
十二日、己未、雨下、親經申祭出車之間事、其外有條々、
又親雅來申皇后宮使之間事、
十三日、庚申、〔天〕晴、今日物忌也、基親親雅等來門外申雜事、親雅爲院御使申除目之間事、丹波國給實敎之間事也、（元知行周防國、而被宛造東大寺、國司不可執行、仍其替給丹波、元前攝政國也、而辭退云云、）以元周防守公基可被任丹波守、周防國一向被付東大寺事、然而猶若可有國司號者、可被任公基兄公頼、（實敎男、侍從也、）又不可任國司者、非此限、可計申者、申云、被下濟物免除宣旨之時、以造寺長官行隆幷上人等進署解狀、被下宣旨了、然者國司專不可罷入歟、但爲後代尙被置假名之國司、又何難有哉、兩ヶ共在御定、若又可被尋（如）左大臣歟、此次能保朝臣以讚岐國可令任相親者旨、先日除目之時申之、而依事多不申沙汰、此（令イ）便仰付親雅、且問能保、且可奏事由旨示含了、親雅歸來云、丹波國司事、只以公頼可任丹波、周防事忽不可有沙汰、元國司不可改之故也、讚岐事任中改任無謂云々、此仰尤可然、元自所存也、然而依梔門申事、一旦令聞食許也、而此仰尤珍重也、他事有如此者、天下忽可直立歟、親雅云、任人只一人、何樣可候哉、仰云、先々必有加任事、諸司二分中不及沙汰、雖一人可計任者、此日、藏人基定來取第三車牛〔歟〕、（先日親經來觸也、）此日、遣陰陽師在宣幷職事一人於川原、無賀茂詣、有由秘事、年來不奉幣、仍今日又不改也、又降庭著衣冠遙拜、爲謝恐之由也、
十四日、辛酉、此日祭也、使左少將定輔朝臣、以職事兼時遣舞人半臂下重六具、（依使中將去夜遣（送イ）了、猶今日可遣也、）今日使無御前召、只給勅祿、近代例也、是又使所望云々、昨日親經所觸也、余雖可參依物忌不出仕也、
十五日、壬戌、早旦、（卯一點、）相具女房向堂、今日相當發日之故也、須加持也、然而依卜筮不快參此堂、先々不動尊施驗給、仍所參也、然而午刻發了、尤遺恨、今日雖可歸南家、依無術不歸、又明後日相當吉田祭、余家其程太狹、依神事難修佛事之故、自今日可候此堂也、仍不歸也、
十六日、癸亥、天陰、自昨日宿堂、巳刻、權右中辨基親來之由告之、仍歸本宅、（依神事於堂不可聞、是以歸本宅也、）基親以經奏申條々事、初齋宮之間諸國不濟事等也、仰可奏

聞之由、即參院、歸來云、猶可召成功者、任御定可沙汰由仰了、又頭右中辨兼忠參上申、藏人所衆不仕事、又申大和國依御幽與坂戸牧堺論事、各仰可奏之由了、又内藏頭經家朝臣申、一昨日祭、當粢官人依與侍出立、沙汰進代官、不渡大路、爲向後可有沙汰之由、憶可召出其身、又付職事可申上之由仰之、申刻歸堂、入夜爲方違向隆房卿冷泉家、依京中無居所、借請日來所加修理也、元件家無井、仍今欲堀、而自明日土公遊北、加之、十七日當太白方、堀井之吉日、明日之外無可然之日云々、仍今夜可違方、依無其所、且爲加撿知件家、乍乘車所立門邊也、依日次不宜、不宿家中、

十七日、甲子、鐘鳴之後歸宅、依吉田祭神事、不歸堂也、今日吉田祭、社頭事余家行之、氏家司光綱（左京權大夫）職事賴高等差進之盃盤菓等送之、又他雜事等家司催送之、又饗祿等自納殿遣之、此日依發日修百座仁王講、又語阿勝房令受戒、然而女房發了、辰刻、其氣出來、巳刻、如法發動、余依神事不向、依爲堂中也、不審無限、終日終夜不減以外大事也云々、返（々）歎思不少、入夜隆職密々稱謁之、有尋問事等、今日可有北政所始事、而撿先例、後二條殿（信長女乞食尼）、中攝政殿（白川）、等例爲四月、依不吉延引、

十八日、乙丑、巳刻許向堂見女房、自今曉雖温氣散、辛苦不止、食事不通、氣力殊憔悴、甚爲歎、仍明日可加持、又可令轉讀一日大般若、件用途光長朝臣向所申沙汰也、此夜宿堂、

十九日、丙寅、（天）晴、此日、女房瘧病平愈了、智詮阿闍梨自寅刻以千手陀羅尼祈之、又請卅口僧、一日之内轉讀大般若經（發願已講融覺、依僧都源實遲參也、其後源實參入、仍勤結願導師、領被物了）、又以六口僧令轉讀藥師經、依佛法之靈驗、時刻早過、瘧病即愈、悦思不少、各賜布施、結願了、驗者溥色生衣二領、重生單、又牛一頭牽之（左府生忠武牽之）、大般若各布施一裹、結願導師有被物、又中間給僧前藥師經各布施一裹也、僧徒各分散了、申刻、五位藏人定經來申條々事（子細在目録）、酉刻歸南宅、余先是（在堂之間）、有病氣、大略瘧病歟、女房平愈悦思之處、自身又以病惱、不能左右、境節人口不安歟、然而内心不過、始終之事不可依一旦之病歟、宗頼朝臣申參賀之問事、又後日可分侍藏人所之問事、同可奉行之由仰

宗頼朝臣一、此日、覺成法印始來、東寺眞言之名匠也、
廿日、丁卯天晴、今日雖レ無二發動之氣一、神心猶不快、持病之所レ致歟、今日親雅來申二條々事一、大藏卿宗頼參入、申二侍臧人所可レ被レ分之間事一、
廿一日、戊辰〔天〕晴、基親親雅親經等來、申二條々事一、此日、余病發動、殆知瘧病、苦痛無レ術、爲レ之如何、然問レ占、其趣強不レ重歟、典藥頭定成自二南都一歸來曰、別當僧正之腫物加二灸針一之後無二「異事一者、今日以二國行一遣訪了、
廿二日、己巳初齋宮御禊日次事、元所レ擇ヨ申十七日廿三日等一也、而十七日甲子、支干依レ叶二不吉例一、可レ被レ用二廿三日一之由議定了、而諸國難濟、成功不足、云二本宮雜事一、云二行事所事一、都以闕如、枉可二申延一之由、先日基親朝臣所二來觸一也、余答云、儲日有哉、申云、廿八日晦日等也、予曰、件兩日共有レ難、（廿八日重日、晦日雖二四ヶ輕凶相并一、）尋不レ可二延引一、於二事之闕如一者、更非二此限一、早奏二事之由一可レ隨二御定一者、基親經二奏聞一歸來曰、延引何事有哉、且可レ計二沙汰一云々、予可レ問二兩日之優劣於陰陽道一之由仰レ之、後日基親又來觸曰、宣憲勘二兩方例一、申下可レ隨二御定一之由上、季弘重日尋可レ忌避一、晦日申二何難之有哉之由一、余曰、季弘申狀有謂、但尚仰下可レ問二濟憲業俊在宣泰茂等一之由上、今日來ヨ觸件等勘之申旨一、雖其狀區二一決不レ詳、仍仰下可レ問二兩日及五月等例於外記一之由上、基親作レ候二于此亭一、以レ書遣二賴業師尚等之許一、待ヨ請文一祗候、晡時師尚返事到來云、雖二兩日共有一レ例、其難尚不レ輕、五月兩度之例、（昌泰最吉、嘉應不吉、）或吉或凶、雖ヨ一向難二擧用一、今所レ欲レ被レ行、四月吉凶相交事同二五月一、然而辨二近例之凶一、用二上古之吉一、以レ之思レ之、嘉應縱雖二不快一、昌泰已爲二佳猷一、被レ用二五月一、何難之有乎者、所二勘申一叶二愚心一、尚待二賴業請文一之間、戌刻到來、只勘二先例一、不レ述二子細一、余仰二基親一曰、以二陰陽道、及兩大外記之勘狀一、今月之兩日及五月等之間可レ用レ何哉之由、宜レ問二左大臣内大臣權大納言忠親卿等一者、基親退出了、
廿三日、庚午〔天〕晴、自二今曉一始二不空羂索供（季長之沙汰、信助阿闍梨、）不動供、（頼輔入道沙汰、智詮阿闍梨、）大威德供、（經房卿之沙汰、宗厳阿闍梨）等一、又慶智僧都率二五口之番侶一、轉二讀大般若經一、（件僧都之先師覺智僧正、故殿故女院餘三代之間勤二此役一、毎度有二効驗一、思二彼芳蹤一所二請定一也、）自二今夜一始二愛染王法（覺成法印、番僧四口、光長朝臣之沙汰、）千手法（智詮阿闍梨、番僧四口、宗頼朝臣之沙汰、）等一、余精進祗ヨ候持佛堂之佛前一、終日念誦、依二卜筮不快一、不レ召二驗者一、修

法供等皆在本房、眼前之祈大般若一事而已、而至時刻之間、雖有其氣、汗快出、病氣忽散、佛法之効驗可謂掲焉、就中於驗者之加持者新顯佛德、古今多案、偏依般若之一德、忽除恐老之衆苦、佛法之可信向、以之可爲證、不堪感悅、賜纏頭、（余衣一領、盛房取）之、又引牛一頭、（依物忌不龍、以兵衛尉重經引）之、自余僧五口各賜疋絹、入夜覺成法印參御加持、（宿房在仁和寺、老僧之遠行、々程依無心、發願之日許、仰之、）（除）及深更智詮御加持、

抑、今旦基親朝臣來申人々申狀、一同可被用五月之趣也、余曰、早可奏、兼又内々可問日次、（可撰申近日）也、基親又曰、元以今日爲點地之日、可延引哉、余曰、示合上卿、可進止者、宗頼參上申參賀之間事、來廿八日（上）重日之難與五月之忌輕重如何、又分侍藏人所事、同可忌重日哉之由、可問忠親雅頼等卿之由仰之、

廿四日、（辛未）晴、巳刻、藏人次官定經來、（依昨日召也）余仰云、（依物忌、候門外、以人仰之）和氣使歸洛事、給文書於上卿之後、仗議于今不行、太爲懈怠、早可催促、兼又宿納石淸水之黄金、付彼使可被送本宮哉之由、同可有議定、存此旨可申沙汰者、定經唯諾退出、未刻、頭右中辨兼忠朝臣持來平野祐異之文、依物忌不披見、仰可奏之由、兼忠退出、入夜宗頼朝臣來申忠親雅頼等申狀、忠親向其亭、雅頼以書札問之、忠親申云、重日依先年之吉凶避之也、而此兩三代皆爲不吉、仍尤可被忌避歟、被分侍藏人所事、雖不可似參賀、猶被忌避有何事哉、雅頼卿云、重日者不忌吉事、仍不可有憚云々、忠親卿申狀叶愚案、明後日中將家房（入道関白息）爲拜賀可來云云、其事可申沙汰之由、幷申次可勤之由、仰宗頼朝臣、

廿五日、（壬申）（天）晴、早旦、大原聖人（本成房）來、余大將中將女房姫御前皆受戒聽聞之間、信心發起、不覺之淚數行、受了給小布施、又靜賢法印來談世上事、今日、基親々經等來申條々事、義經行家徒黨在京中之由有風聞、但不爲信用者歟、中將家房拜賀明日延引、來廿八日云々、

廿六日、（癸酉）中御門大納言被來、余依所勞餘氣、不謁之、親經來申條々事、奈良僧正祈三ヶ日修秦山府君祭（陰陽師業俊）、了、今日送撫物於奈良、使侍兵衛尉重經也、

百九十

廿七日、甲戌、親雅申條々事、此次仰二位大納言息侍從拜賀之間事、（中次事、渴涙對揚事、件對揚事、一人于息、貫首五位藏人之間必候對座、雖非一人、京極殿幷宇治左大臣及余等于息如此、此外無例、仍不可必然事歟、亞相息取不可然、只依爲人申事、仰付職事許也、且非推擧之儀、只遣人申事之由與之、）

廿八日、乙亥、雨降、此日相具女房、始渡冷泉萬里小路家、（右兵衞督隆房卿宅也、而依爲內裏近邊、借用之、日來加修理、去年大地震之後破損殊甚、仍殆如新造、舍屋築垣門等皆悉仰家中男共造作之、）秉燭出行、寄車於寢殿南面、（大將中將寄之、）女房姫君余皆同車、（余乘後方也、抑、常途例不必同車、而故殿元永渡給宗通卿家之後始御行、與北政所御同車、此外新造移徙之時定例也、今度爲事之初度、仍准彼等例、所同車也、仍車尻不出衣、余外他女房不乘之故也、中都車々副六人如例、余烏帽直衣、）前駈地下君達諸大夫相交、皆布衣、（保安三年故殿相具女房始渡御東三條之日、前駈君達諸大夫皆布衣、所追彼例也、彼度保安二年三月被下關白詔、而年內依北政所重喪、無同人御行之儀、次年春始有此儀也、）相并十二人、（交名在奥、）隨身上﨟四人（布衣、狩胡籙、垂髮、是又保安三年例也、凡其外爲流例、）騎移馬、出車三兩、用殿上人車、（季經朝臣經家朝臣經房等也、每車共侍衞府二人、）各出衣如例、其後大將（直衣、）中將（布衣、）同車、用檳榔、不代取也、引移馬、前駈二人、殿上人前越後守宗雅朝臣一人布衣、扈從、（是大將中將等之共也、非余共之儀、）其後隔數町、大將女房同渡、前駈二人、（諸大夫、）大將番長厚次一人在車後、出車一兩、（家司車、）季經朝臣連車也、到冷泉追入車寄、寢殿階隱間（近此宅之間、大將等車自出車傍遁逃て早來、爲寄車也、）有屏風几帳打板等、（兩息寄之、）下車之後、同所寄大將女房車也、皆下了、先見廻家中、所課等無過失、其後侍從兼良爲拜賀來、申次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綱、余於上達部座謁之、（烏帽直衣也、）卽退出了、無引出物、其後及子刻、左中將家房（入道關白息、）爲慶賀來、申次家司大藏卿宗賴朝臣、余出上達部座謁之、有引出物一疋、（栗毛、敗白四方、差出之、隨身右府生秦兼次、左番長同親武、各着布衣、下﨟一人取松明前行、）於中門中將取綱一拜、殿上人右少將顯家受取之、殿上人之間雖不可必然、依存禪門之所思、有此饗應、加之、大將任侍從拜賀之時、參禪門之御許、（于時關白、）給疋馬、且爲報彼也、件中將付簡、渴涙對揚、頭右中辨兼忠云々、侍從對揚事、院仰云、可計沙汰云々、依無分明之仰、無對揚、又不可必然之故也、

今日中將共人、（右少將顯家、侍從公仲、）

騎馬御共、（長餘、惟賴、）〔衞府長中臣武友、〕

被具本府隨身四人、（其外小隨身一人著布衣、在共云々、所見于云々、）

侍從共殿上人、左少將隆保朝臣、（但不居不取沓、不捲車簾云々、）

諸大夫、（親行、忠光、）

無衞府長、（兼日被定余隨身、然而非衞府長、具共例不分明、仍不遣之、凡如此事可依人々者也、年來之間沙汰、依余沙汰任侍從、被聽禁色、須存于息之儀也、先例皆如此、而雖示身之要、不存人之所思、爲之如何、）

今日御渡、前駈十二人、

前少納言有家朝臣、四位、　宮内大輔盛房、
兵部大輔保能、　前安房守有經、
治部少輔朝輔、　散位忠行、盛季（子）息、
經重、經家朝臣息、　保季、季經朝臣息、
已上地下君達、但有家、經重、保季非二君
達一、然而先々如レ此役催二君達一所二奉仕一
也、
中務少輔兼親、　前馬助國行、
散位兼時、　前安藝權守經泰、
已上家司職事、
今日、余出行路之間雨止、其後又降、
廿九日、丙子〔天〕晴、親雅來申二條々事一、大將今日又心
地不快、若瘧病歟、不レ及二大事一也、
卅日、丁丑雨、頭來、光長申二條々事一、親雅依二服假一不二出
仕一、初齋宮上卿辨勅使宰相事申下不レ能二申沙汰一之由上、
仍可二申沙汰一之由仰二光長朝臣一了、又祈雨事可二申行一
之由同仰了、今日召二忠武賴武等一令レ乘レ馬、賴武優美
令レ乘、仍欲レ給二纏頭一、然間馬臥被レ斃レ足、殆絕入、然
而卽蘇生、懸二僕從等一向二隨身所一、召二醫師一令レ見、賴基門生、
晚頭前源中納言雅賴卿來、余謁レ之有二示事一、在二南都
邊一之靑女房有二神託事一、多演二說未來事一、粗有二符合之
證一、觸レ緣近日在二家中一、而一昨日地震之後、件女告云、
法皇重御惱也、六月十五六日之間有二云々之事一、八
月廿一二三日之間、決定可レ有二大事一、殆可レ及二御命
之危一云々、事雖レ難二信用一、後日爲二思合一所二申置一也、
件女常示云、依託之神明不レ限二一二社一、本體ト八天
魔所レ託也云々、凡時々所二託宣一之神明等、大有二歎息
事一、所レ謂法皇叡悟不定、隨レ事有二變易一、御心不レ靜、如
レ此之間、天下逆亂不レ絕、實悲事也ト、神明も有二御
歎一云々、事體雖レ不レ足二信伏一、依二奇異事一所二記置一
也、小時被レ參レ陣了、
此日、宇佐和氣使歸洛事有二仗議一、余攝政之後、初度仗
議也、而依レ非二吉事一、先有二條事定一、肥後守敦綱申、其後有二和
氣使定一、上卿中御門大納言、參入公卿八人、條事定通
資卿執筆、和氣使事同前、隆房讀二勘文一云々、

五月〔小〕

一日、戊寅朝間雨降、午後天晴、親經來申二最勝講事一、又
有二他雜事等一、大將去廿七日有二病氣一、又一昨日不快、
病惱雖レ不レ重、隔日發動、疑瘧病歟、仍自二今朝一以二智

詮令㆑祈㆑之、時過病愈了、仍給㆓小祿㆒、近日頻施㆓慶德㆒、可㆑貴々々、又權侍醫丹波經基令㆑服㆓桂心酒㆒、令㆑付㆓附子散㆒也、（付㆑背）余發心地之時、施㆓此療治㆒有㆑驗、今日又然、依㆓重疊㆒不㆑堪㆑感、給㆓小祿物㆒、

二日、己卯〔天〕晴、親經申㆓最勝講間事㆒、又申㆓他事等㆒、光長朝臣申㆓數ヶ條事㆒、又申刻、東札到來、有㆓條々事等㆒、入㆑夜宗家卿來、又隆職竊來、此日、玄壽僧都來相㆓具弟子二人㆒、余依㆓眼塞㆒不㆑謁㆑之、

三日、庚辰〔晴〕、定經來申㆓今日祈雨奉幣上卿不參之由㆒、可㆑令㆑參㆓右大將㆒之由仰了、大將催㆓供從㆒之間、遲々及㆑晚參內、秉燭之後發遣了、歸來先行事辨基親內㆓覽日時㆒、其後小內記內㆓覽宣命草㆒、仰下不㆑可㆑持㆓來清書㆒之由上了、此日、光長基親等來申㆓條々事㆒、今日可㆑被㆑行㆓初齋宮御禊日事定、幷點地㆒、而依㆓上卿不參㆒、延引、大將雖㆑勤㆓仕初齋宮㆒、上卿仍不㆓奉行㆒也、本上卿通親依㆓病惱㆒辭退之替、諸人厭却、于㆑今不㆓領狀㆒、一所々領等事、自㆓關東㆒有㆓申㆑院之趣㆒云々、高陽院、冷泉宮、堀川院、中宮等領、前攝政可㆓沙汰㆒、其殘餘可㆓沙汰㆒者、但此趣不㆓甘心㆒者、重可㆑示之由云送、然而於㆑中不㆑可㆑止之故、付㆓東札於帥卿㆒了、爲㆓無私㆒也、

四日、辛巳陰晴不㆑定、早旦召㆓藏人辨親經㆒、申㆓初齋宮上卿事㆒、光長朝臣昨日參院、不㆓申入㆒退出、而今日依㆓所勞㆒不㆓出仕㆒、返㆓上人々請文㆒、仍召㆓親經㆒所㆓仰付㆒也、卽參㆓今熊野㆒、歸來依㆓御所中間㆒、不㆑得㆑達㆓子細㆒、僅雖㆓申入㆒、無㆓御成敗㆒、只可㆓計沙汰㆒之由有㆑仰云々、勿論、仍申㆓所勞㆒之輩不㆑及㆓譴責㆒、左金吾來月營㆓亡室之法事㆒之由令㆑申、始終奉行辭退頗有㆑謂、仍先日時定、點地御禊等事許、可㆓奉行㆒之由仰㆓遣之㆒、只奉㆓點地㆒不㆑可㆑及㆓御禊㆒之由被㆑申、極以不當、仍重仰㆑之、（已上親經御教書也、）今夜返事不㆓到來㆒、余爲㆓用意㆒、隆忠卿參勤設之由、以㆓書札㆒示㆓入道關白㆒、有㆓可㆑令㆑參之報㆒、爲㆑悅爲㆑悅、

五日、壬午晴、巳刻、基親朝臣申云、點地七ヶ月之中例、永承之嘉猷也、仍先日申㆓其旨㆒、七日可㆑宜之由被㆓仰下㆒之處、委引㆓見之㆒、彼度兼七ヶ日先洒㆓掃其地㆒之後御禊、隔㆓中一日㆒有㆓點地㆒、此外無㆑例云々、仍今日可㆑被㆑行㆓點地㆒之由所存也云々、仍告㆓今日之由於禪門㆒、又以㆓定經㆒遣㆓隆忠亭㆒催㆑之、有㆓可㆑參之報㆒、藏人方事、親雅依㆓服假㆒不㆓出仕㆒之故、便仰㆓定經㆒了、今日定經持㆓來宇佐和氣使歸洛仗議定文㆒、先可

間左大臣內大臣等、相具彼申狀可奏之由仰之、基親定經等參內了、今日、大外記師尙參上、申云、五月五日當午日之時、必有御馬御覽、先例也云々、依此申狀、忽見廐馬、今日、余依可參內、隨身等來會、上臈布衣冠也、不改其裝束、引御馬、仍乘之時撤餉也、申刻、余着直衣、（牛飼車、前駈衣冠、隨身上臈冠、）參內、參朝餉、小時歸九條家、（于時日未沉西山、）秉燭之後、女房大將中將等自冷泉家歸來九條、暫可經廻冷泉之由兼存之、而近日世上訛言、人口不安、非無怖畏之故、忽以歸此第之間事、倉卒不及備威儀、以方違為名、各用人車出車家司職事車也、無前又侍在御供、其外武勇之輩少々令相具、依恐路頭狼藉也、今旦以經泰遣帥卿示合世間物騷事等者也、今日、女院御月忌如例云々、

六日、（癸未、）雨下、及晚止、光長朝臣申條々事、其中有離宮祭使沙汰祇園神人對捍、此事遂問注之處屈了、而猶所遁、仍重仰遣座主許了、遣問注記、慥可令勤仕之由仰了、此日以光長朝臣奏世上物騷事於院、歸來仰云、京中山々寺々、仰使廳可被尋搜、又可仰遣關東者、

七日、（甲申、）〔天〕晴、離宮祭使祇園神人可令勤仕之由所申也、以理責伏之間、領狀歟、此五六年依件神人辭退、使每年闕如云々、親經來申最勝講僧名之間事、月定仰講師等、奏院可廻請之由仰之、於聽衆者、延曆園城兩寺各問長吏、卽申子細、興福寺分問遣別當僧正許、隨彼返事可左右、凶徒事、今日為光長奉行、以檢非違使章廣、（道志、）為使仰遣大理卿許、又以御教書賦所々了、今日、大夫史廣房來、申圓宗寺御八講、幷初齋宮可闕如之間事、

八日、（乙酉、）〔天〕晴、此日離宮祭也、任例自政所送幣、又催送乘尻六人、（在移馬、）余隨身下臈二人、（不足四人召府例也、）勤之定例也、雖為氏社十烈以前、依自取幣、不拜立之、先例也、又非神齋云々、然而忌重服人、光雅朝臣隨職等可出仕之由仰下之、光長奉行也、（先日奏聞了、）大藏卿宗賴朝臣來、召簾前仰雜事、又自女院有被仰下事等云々、入夜範季朝臣參入、有申事等、所勞之後未出仕、竊所參入也、聊有聞及事、為告示所來也、此日、關東使首途了、親雅持來大宰府解、（宇佐宮狼藉事、）余返與文書、仰大辨可取之由了、

九日、（丙戌、）〔天〕晴、今日吉小五月、有競馬云々、余隨身

三人、右番長兼助、近衛友利、行弘、近大將隨身二人、番長厚文、近衛武宗、〔入二乘尻一〕友利行弘勝了、殘三人負了云々、兼助有二現尾籠事一云々、此日、基親申二初齋宮之間事一、光長朝臣來、余有二仰含事等一、親雅來申二大宰府解之間事一、官申狀頗不レ詳、仍重可レ問之由仰レ之、官申云、無二帥大貳一之時、直付二職事一、近代例也云々、隨可レ申二其年例一之由仰レ之、

十日、丁亥、天陰雨降、基親參上、余仰、先日廣房申云、初齋宮事可レ闕如一之由〔之間〕事、條々有二陳申旨等一、又召二廣房宿禰一、小時參入、各不レ可二事闕一之由召二仰子細一了、又親雅參上、府解事廣房申旨猶不二分明一、仍縱雖レ爲二近例一、用二官人解狀一、猶可レ付二官大辨一可レ申之由仰レ之、廣房申云、其狀載二府裁之由一、仍不レ能二取上一云々、余云、密々摺二京〇京一作レ直、官裁一之由可レ付レ官之由仰二親雅一、又余仰二親雅一云、近日天變頻呈、司天之所レ奏其徵惟重、加レ之、世上訛言、是又魔緣之所爲也、旁可レ有二御祈一、兼又炎旱渉レ旬、窮民愁深云々、云レ彼云レ是、尤可レ被レ修二祕法一也、而諸國對捍用途闕乏、爲レ之如何、近例萬事被レ用二成功一、至二此一事一、何限嫌二成功事一、爲二急用一不レ可二默止一、且被レ定二功國一歟、若又可レ被レ召二任官功一歟、此外資頷御祈三擬供自二去年一被二始行一、大略去冬以後一切無二其沙汰一云々、彼用途同可レ能レ入二件等用途一事、早可レ被レ定二仰下一者、此日、親經來、定仰聽衆等偏可レ計二沙汰一之由有二院宣一、先定二八人一、今二人難レ決、仍可レ在二聖斷一之由奏レ之、即歸來云、八人此定可レ宜、今二人猶可レ計二請一者、相計定仰了、法相四人、興福一人、延暦三人、〔三輪一人〕三井二人、此中古參五人、新參五人也、今日、定能爲二院御使一來、仰二條々事一、世上物騷事、故行々家等在二射山井前攝政家中一、仍可レ搜二求之由事、又余恐二夜打一、歸二九條亭一之間事、已上隨可二尋沙汰一云々、一所々領事、余有二押領之詰一僻歟、尤不當云々、各申二御返事一畢、此仰次第不レ能二是非左右一、藤中納言歸參了、以二書札一示云、前攝政の可二夜打一とて被レ騷とところは聞食しかと云々、凡如レ夢如レ幻、愁生閑二如レ此事一可レ悲々々、

十一日、戊子、雨降、此日欲レ行二祈雨奉幣一、而自レ朝甘雨下、仍今日不レ行レ之、入レ夜頗有二晴氣一、仍明日可レ被レ行之由仰二奉行職事定經一、巳刻、能保朝臣來、余召二簾前一仰二世間訛言等事一、能可レ致二沙汰一子細等上、此次能保語云、昨日自レ院有レ召馳參、以二丹後一被二仰下一云、前攝政ハ殊糸惜ク思食人也、萬人云付二虛言一云々、尤不便、耻かましき事なとなき樣ニ可レ致二沙汰一、每事不レ可二見放一云々、良久之後退出了、此日、權辨基親參上來、初齋宮之間條々事、勅別當于レ今無二其人一、早可二申

定一之由仰レ之、季經朝臣、成定朝臣、親實、資頼、已上有レ緣二于本宮一人々也、明旦參院可レ奏云々、入レ夜親雅申云、依二物忌一不二出仕一云々、仍以二書札一示二送此時許一、初齋宮上卿事、可レ催二源中納言一、御祈事、尤可レ然、阿闍梨可レ召二全玄一、用途幷其法等事、攝政可レ計二沙汰一之由有二仰旨一、定長所レ告也云々、上卿事任二御定一早可レ令レ催レ之、他事參入之時、可レ被レ仰之由仰了、內大臣息右中將公守今曉卒去、去二日向二宇治離宮馬場射笠懸一之間落馬、左足踝上二寸許打折了、雖レ加二種々療治一、敢不レ得レ減、遂歸二逝水一了、人々翔二不善一、遂以如レ斯、入レ夜隆職宿禰來、密々謁レ之、

十二日、己丑、天晴、親雅來申云、明日祈雨御讀經事、仰二長者俊證法印一之處、申下可二參勤一之由上、又云、可レ有二堂童子一哉否如何、余云、東寺作法不レ用二堂童子一之樣覺悟、如何、又申云、御祈事奏二事由一了、尤可レ被レ行之由有レ仰、成功之間事、幷可レ被レ修二何法一之由、可レ隨二殿下御氣色一者、余云、且爲レ鎭二上天之變異一、且爲レ鎭二天下之騷亂一、可レ被レ修二秘法一、行二(何)法一可レ退二彼殃一哉之由、宜レ問二大阿闍梨一、山座主全玄也、用途事可レ申二付功國一、其上今度御祈料任官功一可二申付一歟、爲成卒爾之要也、又云上卿事、通親卿未レ申二左右一云々、余此次示云、今日事等、奉幣幷御讀經定、共皆免二(內)覽一了、參內之次各可二相觸一者、即歸參了、申刻、基親來申云、勅別當事、自二本宮一暴二申彈正少弼長基一、仍昨日書未二奏聞一、又召物國々可レ付二使廳使一之由、依レ被レ催二十ヶ國許領狀一、猶對捍國々又十餘ヶ國也云々、余云、少弼赤衣不二甘心一、只昨日四人事可二奏聞一、難濟國々事可レ奏二事由一、晚頭、親經來申云、御讀經(之)事明日難レ叶、御屋難レ叶之由本寮申故也、仍十五日之由勘了云々、入レ夜基親申送云、季經朝臣有實等可レ催二勅別當一之由有二御定一、難濟國事不レ可二事闕一〔ハ〕、暫可レ閣二其責一云云、

百九十六

十三日、庚寅、雨降、此日列見、幷初齋宮御禊點地、及祈雨御讀經等欲レ被レ行、皆以延引、依二甚雨一廳屋漏濕、仍列見延引、依二上卿辨勅別當未定一、幷甚雨一點地延引、依二雨降幷御屋懈怠一祈雨御讀經延引、基親來申、季經朝臣有實等稱二服假一稱申二勅別當一之由、余仰云、可レ問二服假子細一、又申二成功之間事一、親經來申二最勝講僧名之間事一、講師有二辭退之聞一、又本請之內、三論宗人漏了、尤失也、仍闕請二可レ請二彼宗人一之由仰了、自二今夜一始二佛眼護摩一、仍精進、

十四日、辛卯、〔天〕晴、親雅來申祈雨御讀經、幷公家御祈之間事、

十五日、壬辰、〔天〕晴、辰刻、光長朝臣告送曰、於和泉國搦得備前々司行家了、北條時政代官平六傔仗時貞相親者國人相共捕之也、天下之逆報未盡、可悅可悅、自今日於神泉苑被行祈雨御讀經、（孔雀經、）限以五ヶ日、（每日口別三部轉讀之、東寺長者僧正已下廿口也、）今日終日念佛、恒例勤也、

十六日、癸巳、晴、申刻、著直衣（中御車、隨身上﨟冠、）參內、參朝餉、蹔而向直廬、於上達部座有最勝講定事、頭右中辨兼忠朝臣擇日時勘文於文杖持來、跪候前廣庇、余披目之、微唯更起、進來跪長押膝行、指寄杖、余披取文置前、兼忠退降長押候、次余披見日時、（如例、）如本寫之指置又如例、兼忠置杖進寄取文、退降結申、（宣家申云々、宣憲朝臣勘申卜可結歟、可尋之、）余目之、兼忠卷文副杖退下、次盛硯例文續紙等於柳筥持來、（挿笏、）候廣庇小程、（跪居、此事不可然、只直可參也、）余目之、更起進居長押下、置柳筥拔笏撤硯續紙等、置例文於柳筥、（以裏爲面、）膝行昇長押、進寄引廻進之、余取例文置前、返給柳筥、兼忠取之退居長押下、如本置硯筆、寫返續紙、（此間余披見例文、先可伺氣色、而無左右於之、未練歟、）染筆書之、書了如初盛柳筥持來、余取之置前、兼忠取柳筥退歸、余披見了、指出置之、兼忠進來取之加盛柳筥、挿笏取之、揖退下、次余歸參御前、小時退出、今日、不從事出仕以前光長朝臣親雅親經等來、示雜事、此日、脇息硯筥、定以前召兼忠朝臣仰六位幷瀧口等不仕事、行家首入洛、先是、能保朝臣送使申云、行家首渡大路、可給使廳歟如何、余云、申院可隨仰者、又云、駿河二郎（行家郎從、）同搦取了云々、今日自關東送書狀於光長朝臣云、世上事殊可被計申之由、所觸示議奏公卿之許也、其旨可有御存知、今夜召宗賴朝臣、聊有告仰事、

十七日、甲午、及晚雷雨、親雅來申雜事、宗賴又申雜事、行家首遣關東云々、今朝辰刻、奉幣春日社、陪膳資泰朝臣、奉行國行、使氏職事良清、陰陽師漏刻博士晴綱、依別願殊所奉遣也、自今日三ヶ日所奉也、（明日明後日打付幣料於神主、）自今日三ヶ日之間、讀心經千卷、（三ヶ日之間千卷、）此日進供御菓子、（使右府生豐次、白紙立十合也、）今日被行列見、上卿通親卿云々、又有初齋宮日時定、辨御祓點地、今日雷雨、御讀經之驗歟、可貴、但其雨即止、頗不足歟、光長進春日社解狀、去十五六七三ヶ日金色蛇

出來云々、仰下可レ行二御占一之由上、返ヲ給之一、
十八日、乙未、〔天〕晴、兼忠、親經、基親、親雅、宗頼等各來
示二條々事一、及レ晚兼光持ヲ來大宰府解一、先日余返給府解也、余著二
冠直衣一出逢、兼光進寄進レ之、余取レ之披見此間兼光在レ板、了
置レ前、此次談二雜事一、良久退出、
十九日、丙申、〔天〕晴、召二光長朝臣一賜二府解一、著二冠直衣一出逢給レ之一、先
例如レ此大事、多上臈職事奉行加レ之、和氣使事奉行、
已爲二一具之事一、仍旁所レ賜二光長一也、仰下可レ奏レ院之
由上、又可レ召ヲ問上洛神官一之條々仰レ之、此日有二春日
社怪異占一、光長朝臣奉ヲ行之一、在宣占レ之、長者愼、又氏
中辰戌人云々、親經、親雅、宗頼等又申二條々事一、神泉
御讀經今日結願、今夕定能卿來、
廿日、丁酉、〔天〕晴、辰刻、密々向二法印粟田口房一、見二所
惱體一、當時非レ重、然而病未レ捨ヲ離其身一之體也、歎思
不レ少、談二雜事等一之後、午刻歸來、被レ與二道風自筆
普賢經一、又被レ並二小膳一、及レ晚光長朝臣來云、府解事如
レ此事不レ知ヲ食案內一、能様可レ令二計沙汰一之由有二院
仰一云々、又先日仰下事等仰二左大臣一、向二其第一、此事等尤可
レ然、早可二下知一云々、
一上官不勤、本局結政陣等上日事、
一月奏久絕不レ奏事、
一諸社祭國忌等、諸司不參事、
一宮中公事守二式月一可レ被レ行事、
一上官俸祿事、

已上五ヶ條也、

此外近日可レ被レ行事等、代始年中又殊可レ被レ行事條
條、注二一紙一賜二光長一、次第仰下可二申沙汰一之由上、件注文、一昨日所レ給也、
此日、親雅來云、御方違行幸可レ被レ召二左大臣第一、
先日仰レ之、被レ申二可レ進之由一、而家主丞相日來煩二二禁一、昨日陪増、加二
灸治一、以レ遁冷レ之、如レ此之間不レ能二立避一云々、仍方
角無二禁忌一之所、問二宜憲朝臣一之處、鳥羽殿幷冷泉殿
等無二其忌一、自余皆有レ憚云々、而〔於〕鳥羽者、地震之
後傾危殊甚、雖二片時一有二事危一云々、余云、冷泉第築
垣破、未レ終二其功一、又門不レ葺二檜皮一、旁見苦歟、於二築
垣一者左大臣第同以假破也、卒爾夜陰事、須無二巨難一
歟、門不レ葺二檜皮一之條、無二先例一者、雖レ臨レ夜內々可
レ問二頼業一者、即以二親雅消息一、密々問レ之、頼業申云、
雖レ引ヲ勘先例一不レ詳、但夜陰事、須不レ可レ憚歟云々、
余云、左府申狀者可レ奏レ院、又冷泉家子細如レ此、非二
惱惜之儀一、無二左右一令レ進之條、且無レ便歟、爲二別御定一

者非此限、故邦綱卿正〔親〕町東洞院亭如何、同可奏
者、又冷泉亭自閑院當太白方哉否、可問宣憲
者、親雅參院了、及晩以書申云、院宣云、板棟門之
條、全不可有憚、左大臣亭不能重被仰者、申承
了由、入夜親雅又來云、方角事問陰陽師宣憲、在宜、等之
處、申可被打丈尺之由、若當正方者可延引、廿
二日之處、自廿三日大將軍遊西、仍還御有憚、其外
無幾日、爲之如何、猶可幸大內歟、自夜御殿
當乾方、今年一歲之間不可及犯土造作、依當鬼
吏方也、然而於無他所者、無他計之故也云々、
今夜打定丈尺、明旦可告左右之由仰了、
奈良僧正被召送南都寺僧、大進君、行家兄弟云々、若無指犯過
者、及恥辱之條、尤不便之由被示、件者非自公
家被召之儀、平六傔丈時貞以私使者召之云々、
仍余以使者仰遣能保朝臣許曰、御寺事、偏長者之
最也、若有犯人者、觸長者自氏院下知御寺、
可召進也、武士直以郎從譴責之條、太可謂狼
藉、如此之事尤可被禁遏也、衆又所被召之僧、
自長吏僧正之許所被召送也、若可獻歟、但爲
寺僧之者、無指過怠者及恥辱之條尤不便歟、委
被尋被召置之犯人等、指而有犯科者非此限、當
時在兄弟經光法師許、母同行家、父同經光、可被重仰申者、即
使者歸來云、〔先〕武士使直向寺家致狼藉詞之條
返々承驚不少、此事也不相觸能保之所不知給、
早可誡仰、又自今以後可停止、衆又件僧只暫可候
經光法師許也、委尋問、若有可召問事者、重可
言上事由者、

廿一日、戊戌、〔天〕晴、今明春日社佐異物忌也、仍閉門
戶愼之、以智詮阿闍梨修仁王講、未刻、右少辨親
經來申最勝講之間條々事、并賴朝卿申安樂寺別當之
間事、以安能陳狀可遣鎌倉之由、可仰經房卿
旨仰之、件事、院宣云、可問諸卿云々、而事已大事也、被尋淵源之後、可及一決之沙汰、只以一問答之解狀、無左右僉議之條、必入之愁殘歟、論人全珍在京者、可被尋彼是、而在鎌倉、仍只以此陳狀可遣賴朝許之由余奏之、法皇被仰可然之由也、又親雅以出納申云、其身依堅固物忌、今日不可出仕行幸事、相語衆忠之由、昨日所申請也、冷泉殿不當太白正方之由、陰陽道所申也、今朝打丈尺、問宣憲云々、此日依御方違行幸冷泉萬里小路亭、件家右兵衛督隆房宅也、而余僧之預之、依內裏近邊也、依物忌堅、余不供奉、幼主御
時、攝政不供奉、其例太多之故也、此旨昨日奏院了、
右大將供奉長番厚次重服、去比父厚具死去、仍召權番長、本府無可然之舍人、仍以余下臈秦兼遠紹補番長、所召假也、冷泉亭事依卒爾、每事不能營

之、只致掃除鋪設、(御座六帖新敷之、)掌燈等沙汰、又寢殿內中隔等(元母屋分立障子、仍撤之、)撤之、又母屋庇簾皆撤之擬南殿、可寄御輿之故也、又春盤所方立棚(白木棚也、)居檜折櫃菓子十合、其外置火櫃炭取等、他事不能左右、倉卒之上、先々又如此云々、御輿寄藏人方仰修理職、又例也、置路仰使廳令勤仕之云々、門前狼藉仍爲隱小屋、切竹差之、件雜事等、家司資泰朝臣、職事兼時等參上致沙汰、雜事等豫仰光長令用意、

廿二日、己亥、(天)晴、昨今物忌也、大將歸堂廊、此第物忌之故也、卯刻歸來云々、光長朝臣申云、春日神主以消息申云、(非社解、)去十八日子刻御山光云々、此事可被行御占歟、將內々可遣問歟、可隨仰云々、余云、進社解之恠異、猶內々被尋其例、已多、(見御記、)況神主狀內々書札也、加之、若爲恠異者、明日明後日可當物忌日、仍只今早々可遣問(在宣、泰茂、晴光、)者、入夜大將來此亭、亥刻雨下、天下之大慶也、入夜持來占形、可愼口舌火事、卅日內庚辛日物忌也、(在宣他行、泰茂、晴光占形到來也、)明日明後日物忌也、仍明日出仕停止之由下知了、

廿三日、庚子、天陰風吹、今日、初齋宮御禊牛前駈等御覽

之間、貫首候御前者例也、而(兩)貫首共申故障云云、仍昨日仰光長申可參之由、然間長方卿母亡沒、(隆忠女云々、)仍光長服假之由令申、奉行職事雖未來觸、且聞此之由、必可參之由、仰遣兼忠許、申可參之由、未刻、藏人辨親經來申條々事、依物忌在門外、(以國行傳申、)令申事等、

一段勝講御願趣、幼主之時不被仰歟如何、又可被仰者、貫首可仰也、而(兩)貫首出仕不、(文字脫カ)賑爲之如何、仰云、光長服假也、兼忠必可候之由、可召仰之、抑被仰御願趣事、全不可依幼主有故之時、被仰者例也、所謂凶年天變別御惱時等也、當時炎旱有愁、又天下不靜、亂逆連々、如此事等尤可被仰也、貫首常座仰之儀、難盡委曲、殊奉行職事殊可仰含僧徒也、其趣告被始置此講演、偏是爲鎭護國家也、天下之大事祈請不可外求、而近代人意輕古重今、弃舊好新、仍恒例御願如弃置、是愚之中至愚也、僧徒深存此旨、專神猛利之懇志、可祈天下之康寧也、王法之紹隆、宜任最勝王經之功力者也、依五日之丹祈、盡期四海之靜謐哉、以此等趣、殊可祈請之由、先可召仰參入僧徒者、

一禮盤半帖、多用二高麗端一、而近例用二繧繝一云々、是非未レ辨如何、
仰云、此事惱不二覺悟一、又舊記無二所見一、只守二先例一可レ致二沙汰一〔者〕、
一御在所置二香爐一、昔幼主御時如何、
仰云、六條院以後最勝講皆幼主也、何今始及二此不審一哉、尋二近例一可二進止一者、
一去廿一日行幸之日、先爲二公事奉行一歟、〔御卜〕實宗〔定イ〕卿參入之間、彼牛童與二衛士一鬪諍出來、相互取合、散々陵轢、但不レ及二刄傷一云々、而彼納言殊致二訴訟一、爲レ勤二公事一參入之卿相〔相〕預二如レ此之狼藉一、太難レ堪、若無二此誡一者、誰人勵二奉公一哉云々、衛士等又陵二轢公人一、難レ堪之由訴申、何樣可レ候哉者、
仰云、如レ聞者、理非難二分別一事歟、然而委尋二事之濫觴一、以二下手之重者一可レ處レ科歟、且又可レ奏二事由一之故也、
一覺辨律師申二服假之由一如何、
仰云、神事之時、輕服者有下從二神事一之例上、況佛事哉、就レ中雖レ有二重服之儀一、輕服之條不レ致二沙汰一云々、早猶可レ參之由可二仰遣一者、且又一旦可レ問二綱所一歟、但此條勿論事〔也〕、
申刻、親雅來申云、御牛前駈御覽之間、貫首可レ候、而光長雖レ申二可レ參之由一、忽成二服假一了、兼忠先々如レ此事、凡不レ叶二傍官一之望、兩頭不レ候者、五位藏人可レ候歟如何、仰云、於二不參一者非二此限一、但聞光長服假之由、職事雖レ未二申上一、自レ是仰遣了、定參仕歟者、余又返二給先日所レ進鴨社訴申文書一、此事重遂二問注一、可レ下二勘法家一之由仰レ之、後聞秉燭有二前駈御覽一、其後無爲被レ遂二御禊一了云々、度々延引雖二恐思一、遂被レ行了、尤爲レ悅、
廿四日、〔辛丑〕朝間天陰、細雨間灑、午後時々天晴、此日、最勝講初日也、余依二物忌一不參、兩息未一點參內、其後親雅來申二公家御修法之間事一、成功之望未二尋付一、已明日事也、定及二闕如一歟云々、仰云、來廿七日又最吉日也、延二今一兩日一、猶可レ尋二成功一者、又申云、去夜御禊前駈所乘等、其體異樣、實以見苦云々、〔又〕爲レ勤二堂童子一只今可二參內一云々、明日如法午刻可二參內一、其由可レ仰二親經一者、
廿五日、〔壬寅〕天晴、此日、最勝講第二日也、午終許、著二束帶一劍〔蒔繪〕伴二兩息一〔殿上人輕房、高通連車〕參內、〔初日依二物忌一不參、今日始所レ參也、〕入二左

衛門陣一、昇二小板敷一、有レ揖、入レ自二第一間御倚子前一、御下方也、先レ是忠親卿獨在二端座一、兩息各經二小庭一昇レ自二履脱一、有レ揖、着二端座一、召二頭辨衆忠一問二事具否一、證誠兩人未レ參云々、仰下可二遣召一之由上、此間、親經出二來小庭一申云、侍從高通乍レ參對二揖堂童子一、爲レ之如何、仰下慥可レ令二催勤一之由上、此間、余起座、兩息動座、參二御所方一、親經又申云、高通申云、今日無レ術事候、明日幷結願日必可レ參之由申、然間今日堂童子員數滿了云々、然者明日必可レ參之由可レ仰、男體頗未穩也、申狀難二信用一、慥可二催仰一旨仰レ之、重申二一定可レ參之由一、小時證誠參上之由告レ之、余歸著二殿上一、以二頭右中辨衆忠一奏二事由一、不レ經二上戶一、經二小庭一、並歸來、仰二可レ始之由一、便仰レ鐘、衆忠乍レ居二小板敷一召二藏人一仰レ之、次槌レ鐘、次出居、次將五人起二下侍一、經二殿上前小庭一、昇二靑瑣門代一、其前有二履脱一、或昇二件履脱上一脫レ之、或(脫)二沓於庭一、大內無二件沓脫一、今案於レ庭可レ脫歟、依レ無レ便也、著二御前座一、次余氣二色忠親卿一、起レ座經二上戶御殿南廣庇等一、著二西面簀子敷座一、大臣座可レ敷二西面一、而敷二緣端一、而依レ不二見苦一、後日思二出之一、尤不當也、親經所二失錯之由一、忠親已下兩息在二此中一、同著レ座、次僧昇、各入二南第一間一、次第分著、兩證誠經二佛前一著二夜御殿前座一、大內經二廣庇一、此度居依レ無二便宜一經二佛前一、年來例也、皆悉著座了、威儀師著二惣衆座上一、前在レ磬、次講讀師先著二禮盤一、三禮之後登二高座一、講師經二御前一、讀師經レ後、如二例年一、次威儀師打レ磬、公卿置レ笏、次唄師發レ音、此間、堂童子著座、即進分二花筥一、次散花行道、證誠同レ之、次散花師對揚、次打レ磬、堂童子收二花筥一、此間、威儀師分二御經一、朝夕兩座二分二卷、證誠講師座前一也、次講師勸請、初日ニハ先有二表白一也、次釋經、次論義、二帖、次打レ磬、次六種廻向、衆僧退下、次公卿退下、爲レ先二下臈一、余同歸著二殿上出居一、退出之後、以二衆忠一奏二事由一、又仰レ鐘如レ例、出居參上之後、余已下著二御前座一、次僧參上、次第同二朝座一、無レ分二御經一之儀上、事未レ終之間、余參二御前一候二二間一、夕座始之後、不レ經二幾程一、忠親卿著陣、有二賑給定幷內文一、余候二御前一之間、傳二女房一覽二賑給定文一、見了返給、講詑之間、覽二官符一見了返給、其後即退出、兩息相伴、于レ時日未レ沈二西山一、

證誠、

法印澄憲、覺イ　權大僧都覺憲、

今日講師問者、

朝座、權大僧都雅緣、　問者增運、東大寺、

夕座、權少僧都勝詮、　問者明智、園城寺、

堂童子、

左方、御所方也、

範光、　賴房、

右方、
仲經、　濟信、（○信一作レ實、）
出居、
成經朝臣、　定輔朝臣、　兼宗、、、　成定、、、　忠季
、、、範能、、、
參入公卿、
大納言、忠親、　良通、
中納言、定能、
參議、兼光、
三位、良經、
入レ夜光長來申二僧事之間事一、今朝參二伏見一、終日祗候、
有二僧事沙汰一、申定所二歸來一也、其中實慶可レ任二僧正一
云々、依二非據一作レ恐申二其子細一了、定有二逆鱗一歟、
然而依レ存レ忠也、
廿六日、癸卯天晴、巳刻、著二直衣一乘二網代車一、（大將同車、不レ具二中將一、）不
件車新調也、（依二今日々次不宜、去夜乘始也、）前駈衣冠四五人許、賴房一
人在レ共、入レ自二東面北門一參二御所一、小時下二宿所一休
息、僧侶參入之後、著二束帶一著二殿上一、今日、大將外上
﨟不參、雖レ不レ可二必著座一、爲二事之始一、猶爲レ專レ禮、今
日所二著座一也、故殿初一兩年雖二大臣不參一、常所二著座
給一也、依二貫首不一レ候、召二親經一問二事具否一、申二事之
由一、歸來仰二聞食之由一、便仰レ鐘、次第存レ例、朝座了參二
御前一、夕座事大將行レ之、事了下二宿所一、
今日參入卿相、
大納言、良通、
中納言、實宗、　通親、
參議、雅長、　通資、
堂童子、
左方師廣、　家實、
右方棟範、　藏人行經、檢非違使、
今日、堂童子高通進奉不參、仍奉行親經可レ勸レ仕
之一、而先例爲二職事一之者多勤二上﨟一、今日其座次
當二下﨟一、無二便宜一、雖レ不レ可二必苦一事上、六位勤仕
又例也、加レ之、職事立レ後之例未レ見、仍隨レ宜用二
六位一也、
講師問者、
朝座、覺辨律師、　問者尊長、
夕座、信宗律師、（○宗一作レ宣、）　問者眞雲、
出居、
公時朝臣、　定輔、、、　成定、、、　範能、、、

廿七日、甲辰、〔天〕晴、此日依レ有二旁事一、著二直衣一候二簾中一、早旦、覺憲來二宿所一、隔レ簾謁レ之、相續雅縁僧都來、同謁レ之、〔僧〕雖レ不レ可二必然一、爲二寺僧一之上、又爲二丞相子一、仍爲レ優レ之所レ謁也、午刻、著二直衣一參上、光長參上申云、寶慶事、定長以二予申狀一奏聞、敢無二逆鱗一、被レ仰二可レ然之由一、被レ止了云々、親雅基親等申二祈雨御祈廿二社奉幣之間事一、來月二日云々、明日最勝講了可レ有レ定之由仰レ之、有レ例之故也、又賴業勘申寛治二年例也、未刻、僧侶參上、余候二二間一、大將著二殿上一、付二光長一申二事之由一、光長來二二間於御前一申レ之、仰可レ始之由、槌レ鐘之後、出居公卿等參上、僧昇皆如レ例、高通〔今日〕參上、依二奇怪一經二院奏一、領二處勘事一、而親經申云、明日堂童子闕如、昨日不參之過怠、今明兩日令二勤仕一、誡二將來一被レ從二寛宥一宜哉、余從二此言一、即以二親經一加二勘責一了、且又昨日不參之失第、故障〔無レ疑〕云々、仍優免也、朝夕兩座了、大將著陣有下減二服御常膳一詔書事上、以二親經一先覽レ草、見了返給、小時進二清書於鬼間一、以二藏人一召二盛御座御硯一、入二御畫日一了、廿七日三ヶ字也、先例或書二日字一入二廿七兩字一云々、返給、次參二御所方一、此後又有二僧事一、明日可レ被レ行事繁多、仍今日行二僧事一也、上卿同右大將也、

今日參入卿〔相〕、

大納言、良通、

中納言、家通、通親、

參議、雅長、

三位、顯信、

出居、

實教朝臣、公時朝臣、雅行朝臣、成家朝臣〇家一作レ定、

堂童子、

左方、光綱、高通、

右方、定家、清實、

講師問者、

朝座、公胤律師、問者實敎、興福寺、

夕座、行舜律師、問者範慶、同、

入レ夜雨降、終夜不レ止、今度御八講殊被レ仰二祈雨事一、而修中降雨、可レ信可レ貴、

廿八日、乙巳、此日、最勝講結願也、朝間雨降、午後止、未刻、著二束帶一參二御所一、於二二間一改レ裝、此間、召二親經一仰二僧徒一云、今度御八講御願趣、殊被レ仰二祈雨之由一了、而昨日雨、誠感應之至也、祈願之効驗可レ謂二掲焉一、殊感思食之由、宜レ仰二僧徒一者、親經向二弓場殿邊一仰二澄憲法印一、證誠之上臈也、歸來申云、申二各畏承之由一云々、余

即著殿上、（御所于下方如此、）大將入自無名門代、著端座、中將在鬼間方、余招光長朝臣、問事具否、申具了之由、仰可申事之由之旨、經上戸、參御所方、歸來仰聞食之由、便仰鐘、光長於小板敷召藏人仰之、即槌鐘、次出居著座如先々、次余已下著御前座、次僧昇、次講讀師著禮盤三禮、次登高座、次第皆如先々、論義訖歸著殿上、以光長申夕座可始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便仰鐘、出居著座、余已下參上、僧參入、次講讀師先著禮盤、威儀師經緣云惣禮、衆僧從之三禮、次講讀師登講座、次唄散花之後、出居右近中將實教朝臣、就講師右邊、仰可賜度者之由、講師貞覺已講啓白說法了、論義如常訖、講師著下座、次經緣經長押與行香机之間、跪證誠座邊、告呪願之由、次澄憲法印著北禮盤、貞覺已講著南禮盤、此間、余已下解劔加笏、起座、威儀師就行香机邊、余已下進寄取傳輪如例、經同机西二棟廊南緣作輪、（東上南面、藏人行經取火地、）更入自北第一間南、行行香呪願三禮、證誠等自北第三間入母屋、行僧綱講師了、（依座短、僧綱等多居西面、）座、經御帳後并北等、自北第一間出簀子、經行香机西南、行南面廣庇作輪、（西上南面、）更經簀子歸居行香机邊、返置輪了、次第復座、余及兩息作座横劔、（余帶劔之間、大將扶持、宗家卿起座、仍其間無他人之故也、）余人皆起座、帶劔復座、次宗家卿已下取祿、（大內儀、取證誠祿之人、經行香机與長押之間、而此內裏簀子立件机、仍迫長押立之間、無其路、故經机西也、宗家、其通取證誠祿、）公卿九人取僧綱祿、頭辨兼忠取凡僧講師祿、經家朝臣以下殿上四位五位取聽衆祿也、（僧綱白掛一領、已講赤衾、聽衆白掛一領也、）次衆僧退下、（貞覺已講留居佛前受取澄憲祿、相從退出了、）次公卿自下臈退下、余參御所方、光長來申云、除目任人事申院、定長返事只今到來、聞食了之由有報狀云々、余即下宿廬解脫休息、大將同之、中將先以退出了、

今日被行事等、

祈雨廿二社奉幣定、（上卿宗家卿、）

龍穴濟流御讀經定、

臨時除目、

擬階奏、

已上上卿實宗卿、

余在宿廬之間、內覽奉幣日時定文等、改著直衣參御所之後、內覽御讀經定文、除目等、（叙位不見、仍奏之、只仰內記、是近代例也、）欲及深更、仍相具大將退出了、擬階奏直可奏之由仰親經了、又藏人不仕之事等誡仰了、

今日參入公卿、
大納言、(宗家、頼通、)
中納言、(實宗、隆忠、)
參議、(雅光、隆房、通資、)
三位、(顯信、頼經、)
講問、
朝座、成寶律師、　問者圓家、
夕座、貞覺已講、　問者範圓、
出居、
實教朝臣、　寶明、、、　基範、、、　成定、、、
雅行、、、　成家、、、
堂童子、
左方棟範、　高通、
右方定經、(五位藏人、)　顯衆、
今夜親經申云、宇佐宮事、於二官底一先可レ被レ問二參洛神官一、件條辨官可二著問一者、可レ被二宣下一如何、余云、先召二宮外記一例取二勘文一、被レ仰二下仗議事一之時宣下、問注事即可二著問一、不レ可レ經レ程歟者、
廿九日、(丙午、)雨降、及レ晚晴、早旦、山階寺權別當覺憲法印來、余謁レ之、今度慶殊悦畏之由示レ之、又三〔會〕巡不レ被レ任如何之由示レ之、余答二子細一了、且此旨可レ披二露寺中一、追可レ有二御沙汰一之由相含了、

六月

一日、(丁未、)晴、親雅來申、明日祈雨奉幣之間事、八幡使申下催二參議一之由上、余云、近例被レ用二納言一、敬神之禮有レ增無レ減、九人之中納言、一人盍二催出一哉、皆悉有二所勞故障一之時、有下被レ用二參議一之例上、更不レ可レ用下遁非常之例上、早可レ催二納言一者、又昨日雖二雨下一、猶不二遍滿一、率土、仍明日奉幣不レ可二延引一者、頭右中辨衆忠朝臣來、申下祇園御靈會之日、可レ有レ臨二幸他所一之間事上、(爲レ避二御靈會路一也、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昨日下二知之一、)申二圖書頭在宣朝臣同參會、申云、大内尤可レ宜、依二一夜之御宿一、更不レ可レ有二方角之禁忌一、(今年鬼吏在レ乾、仍廿五日有レ御二宿閑院一者、大内可レ當二鬼吏〔方〕一、仍自二今春一有二御方違一、然者雖レ有二大内之御宿一、不レ可レ憚二方忌一、)衆忠申云、行幸日次十二三日凶會、十日十一日宜之由、宣憲朝臣令レ申、又、還御十九日之由所レ申也、而大内之體、數日之御經廻不レ可レ叶、爲レ之如何、余云、二條院御宇當日曉有二行幸一、其夕有二還御一之由、側以所二覺悟一也、任二彼例一十四日平旦臨幸、同夕還御、尤叶二時儀一歟如何、(于レ時大外記師尚參會、仍問二二條院御時例一、申云、如二余言一、其例尤相叶云々、)十

四日 々次宜之故也者、兼忠又申云、賢所同可渡御哉、無夜宿者不可然哉、于時親經參會申云、不可依夜宿、爲避御靈會路行幸之時、賢所先々同所避給也者、親經所申可然、仍同可有渡御之由仰之、兼忠退出了、其後親經申數ヶ條雜事、（不能具錄、）其後典樂頭定成來、遣法印許、自彼房所來也、問病體、如余案、所申皆符合了、雖不及忽大事、病極重云々、宗頼朝臣來申條々事、及晩親雅歸來云、於內裏適親卿參會、申八幡使之間事、可勤仕之由所申也、凡件卿奉公之至、無比肩之人、卒爾之催又以領狀、旁可謂忠士、仍故差遣使者、仰感悅之由、返報之趣尤懇切、頗爲本意耳、

明日奉幣使闕如甚多、仍家職事六人催出、注交名遣奉行職事及大外記等之許了、近代放埒之輩勤此役、尋常藏人五位、更以不從世間役、太不當、仍常召仕男共云、又云、身未勤如此役之輩等、同以催遣之、爲糺傍輩也、各雖有辭遁氣色、余作色責之、依存奉公也、神明照鑑之、入夜光長朝臣來申條々事、或人云、九郎在鞍馬云々、先日所遣關東之書札返報到來、子細以使者追可申云云、去月廿日狀也、

二日、（戊申）天陰、申刻以後大雨下、神明之感應可謂嚴重、此日祈雨廿二社奉幣也、上卿中御門大納言宗家卿、辨權右中辨基親朝臣、職事左衛門權佐親雅、奉幣使不足、職事等巳刻催獻神祇官了、

申刻、藏人辨親經爲院御使來、依物忌堅不謁之、以人傳申云、（兼親申之、）九郎義行在鞍馬之由、能保朝臣所申也、彼山寺僧圓豪告送西塔院主法印實詮之許、（一昨日事云々、）實詮告能保、々々申院、而無左右遣武士者、一寺之魔滅也、仰彼寺別當（入道關白息禪師、）可令搦進歟、可仰合入道關白者、卽以親經遣菩提院、（中一手雖參前途之由、今朝依召參仁和寺、花園院依上西門院御惱、爲御訪自昨日所渡御也、自彼參此御所、更路路不可叶之、仍召光長牛給也、）申子細、又以使者遣能保許、密々此沙汰次第太不當、不遁避可搦取之子細仰遣之、雖和讒爲天下也、及深更親經以書狀申入道關白返事、別當之力不可叶、只可遣武士云々、早可院奏之由仰遣了、（明旦遣之、）又遣能保許之使者歸來、申旨大略無沙汰歟、奇異也々々々、爲奉幣使差獻之職事等歸來、上卿巳刻參入、使々早參、而依王太夫訴訟、并內記未練、申始發遣使等云々、

三日、己酉、天陰、微雨間降、入レ夜甚雨、召二大外記頼業一、依二物忌一在二門外一、仰二條々事一、

一昨日奉幣不參之使々、持テ入幣於其家一云々、慥付レ使申可二追下一事、

一自レ今以後、不二領狀一之人家打テ入幣一事可二停止一、兼日能催テ取二領狀一、可レ釣テ出其身一事、

一凡局中雜事、近代六位上官不レ足レ言、今暫如レ此公事、可レ被二興行一之間、大外記偏相代可二申沙汰一事、

一佐實城外之者云々、持テ入幣於其家一、太不便、取二件幣一可レ遣二兼時家一、件男依二家職事一令二催獻一、而遂以不二參會一、事訖參レ陣、太奇怪、慥可レ追テ下大和使一也、早可レ遣二件男家一事、

一宇佐宮勘文可二忩勘申一事、

條々申二承訖之由一、

右少辨親經兩度以二書札一申二義行之間事一、依二所勞一不レ參云々、院宣幷能保朝臣申旨等也、

四日、庚戌、雨下、午刻、右少辨親經爲二院御使一來二門外一、依二物忌一也、云、能保朝臣申云、鞍馬寺別當依レ告、官兵可レ入〔之由〕、於二本寺一、義行不レ可レ留レ跡、此上事於レ今者、可レ被レ下二宣旨於諸國一、兼又土左君云僧、彼寺住侶、義行知音也、付二本寺一可レ被レ召テ出彼僧一云々、此事相計可レ致二沙汰一者、余申云、宣旨事幷可レ被レ召二土左一事等、尤可レ然、被レ召二件僧一事、先可レ被レ召二本寺別當一歟、兼又義行必定避二彼山一哉否、密々可二尋聞一之由、可レ被レ仰二能保朝臣一歟、推察之所、及レ於レ今者定逃去歟、然而還又爲レ遮二諸人之案一、自有二隱居〔之〕疑一歟、仍始付二稱申之趣一、重尤可レ被レ尋二在無一歟者、良久歸來云、如レ此事一切不レ知テ食案內一、先々無二沙汰一之故、爲レ身招レ殃、今又可レ同、仍只是非左右、能樣可レ令二計沙汰一者、重奏云、如レ此之大事非二勅定一者、始終不レ可レ叶、存旨令二計申一之上、於二可否一者可レ從二詔旨一也、偏不レ可二知食一者、又爭令レ申二沙汰一哉、返々所二恐申一也〔者〕、親經又歸來云、叡所レ被レ仰、更非二心置思食之儀一、事爲二大事一、仍可レ然之樣、可レ有二計沙汰一之由、所レ被レ仰也、聊もはゝめやうにて、被レ仰ニハ非ス、此旨若披露ハ、定又招レ恐歟、努力々々、不レ可レ及二他聞一云云、仍即以二親經一、土在可レ被二召出一事、先内々示テ遣入道關白許一了、親經又云、奉行事親經不レ當二其仁一、如レ此之大事、猶執權職事可二奉行一歟之由内々申レ院、

尤可然、如光長朝臣モ、可被計仰之由、有院宣旨、定長所申也云々者、此事爲遁有煩之沙汰、自搆之詞、雖不足信用、於此事者、親經奉行實不相應歟、仍仰光長朝臣了、親經自院承仰、而忽改定雖無謂、隨御定可申沙汰云々、又頭右中辨兼忠朝臣來申來十四日行幸之間事、幷尊勝寺修造之間事、

五日、辛亥、雨下、未刻小晴、自去二日四ヶ日物忌也、仍余大將共不參堂、午刻許、大外記師尚參上、在門外、申云、宇佐宮勘文今日付奉行職事、而依他行持歸、重欲遣、先日可忩勘之由有仰、仍殊所忩勘也云云、又申云、今旦依召參左大臣亭、上官不仕事、幷不奏月奏事等被仰下了、先例如此之時、以口宣被仰下、而以職事折紙被下知、依不審雖尋申、何事之有哉、只可下知之由、有大臣命、仍從命欲下知者、(云々イ)

又申云、依奉幣感應、甘雨忽降、緇素莫不悅、凡一日奉幣、云幣物云使等、每事嚴重、當職以後廿ヶ年于茲、未見如是之嚴重之奉幣、凡每有祈請必垂感應、就中今度奉幣可謂珍重、以御信力有如此之沙汰者、政之反淳朴事、神助有憑者歟云々、

此次仰條々事、相續親經參上、今旦參上入道關白亭、院(普疑)、申昨日仰御返事云〔々〕、如此內々被觸仰、尤爲本意、隨心之及廻秘計可致沙汰、但是內々仰也、早直可被仰遣別當禪師許者、入道忠也、以此旨早可奏院之由仰親經了、又宣旨之間事、依院仰可下知光長之由同可奏者、親經歸參了、小時光長參入、義行可搦進之由諸國宣旨事、能保朝臣申殺馬住僧可召進之由可仰別當事、京中夜行以下事微々殊可糺行之由可仰使廳事、三會巡追可被任事、神今食以後、第一明遍辭職、第二(○恐別當二字脫)僧正不申、第三辨曉、去年任少僧都、今日任大僧都、可謂過分、四以下雖不少、任有例云云、勝詮任少僧都如何之由、可奏聞、已上參院可奏聞、義行之間事、本爲親經奉行、而如此大事、猶貫首可申沙汰、加之、去春件宣下之間事、光長奉行也、旁可被改仰之上、親經存不當奉行之仁之由、申入院之故、可改仰之由有院宣、仍改仰之由同仰之、光長參院、申刻歸來申云、法皇幸女房丹後宅、了、不能奏達、明日可參奏云々、又申云、宣旨事遲遲者、且以御教書仰國司如何、其國々可承存者、仰云、且仰國司尤可〔然〕也、其國々、近江、丹

波、伊賀、伊勢、若狹、越前、丹後、但馬、五畿內、紀伊、播磨、備前、美作、淡路、美乃、尾張〔等〕且可仰歟者、此次仰殿上番事、酉剋、親雅參入、外記役諸大夫事、可奏聞之由仰之、院北面、女院等殿上人、皇后宮亮、家職事、各定人數注立、其外可給外記歟、奉幣以下仕諸大夫之公事、併以擁怠、每事成催促之煩、尤不便、殊可有御沙汰之由、可奏聞之旨仰之、一日所仰賴業之在城外之者家之幣宣命等、今日遣兼時許、摺改宣命使交名、明日可發向云々、余仰光長云、拔近國雖遣御教書、於重宣旨者、只諸國一同可被下也者、申承之由、

六日、壬子〔天〕晴、未刻定經來申諸社諸寺修造之間事、又申他事等、相續光長參上、申數ヶ條事、其中可討義行之宣旨事、申院之處、早可宣下之由有仰云々、其宣旨狀令見之、

文治二年六月六日　宣旨、

謀反首前備前守源行家、前伊豫守同義行等、敗奔之後、不成歸降之思、殆有咽語之聞、廣仰都鄙尋搜之間、行家已伏誅、義行獨逃脫、雖獻致賞、猶欲擒充、重仰五畿七道國々司等、慥令搦進義行身、若有殊功、賞以不次、

藏人頭左中辨藤原光長奉、

又三會巡事、仰云、可問明遍、猶辭申者、辨曉、勝詮、等之間、可相計者、但辨曉爲巡之上﨟、不可、依去年任少僧都歟云々、先可問明遍之由仰了、又他雜事千萬不能具記、人傳云、爲搦義行武士、東西馳走云々、尋遣能保之處、申云、大內惟義申聞得在所之由、然而未知實說、承定之後可令申云々、傳聞、先搦取母幷妹等、問在所之處、稱在石藏之由、遣武士之處、義行逐電了、捕得房主僧了云々、其後事未聞、又親經申送云、入道關白被申云、昨日蒙仰鞍馬寺住僧事已召取了、可遣何處哉云々、可遣能保之許之由仰了、此日大夫史廣房來、仰一日幣物如法成悅之由、彼廣房息公尙奉行奉幣事之故也、兼忠朝臣來申尊勝寺修造之間事、又持來奏事目錄、依一日召仰也、

七日、癸丑大風甚雨、藏人辨親經持來宇佐宮濫行、官外記勘例三局、兩大外記官各一卷、依爲大事、召簾前謁之、勘文等略見了返給、今日早奏院可給上卿之由仰、左大臣依腫物不出仕、內大臣遭嫡男公守之喪之後、

未出仕、定房籠居日久、實房重喪未解、仍宗家、忠親
等之間、取御氣色可仰、但依爲上臈先可仰宗
家歟、仗議日豫披曆之處、來十日之外、近無可然
之日、而今中二ヶ日定難廻文書歟之由、親經令
申、仍來十六日可宜之由、仰之親經、申云、十四日
行幸大內、一日可有御經廻、件日可有便宜歟、
余云、於旅〔宿〕所被行仗議、先例如何、又頗不叶
物儀歟、十六日可宜者、此外申條々事等、又定經來
申諸社諸寺修造之間事、同召前仰子細、此事爲大
事、猶置上卿一人、可令申沙汰歟、往昔雖最少
事、上卿奉行、近古以來、無此儀、只非一社二社事、
已莫大也、上卿奉行尤可宜之由可奏院、其人經房
卿之外全不覺悟、且內々可觸殿親、又可奏聞之
由仰之、自今夜院被始今熊野御精進云々、
八日、甲寅、（文イ）陰晴不定、祗候八條院之小兒來、此日、光長
朝臣、宗頼朝臣、親經等來申條々雜事、不遑記錄、
其中三會巡事、光長申院可相計之由有仰云々、又
親經云、昨日雖參院不能申入、定長退出之故也、
仍今旦參上申宇佐宮事、只能様可有計御沙汰（文イ）之
由、有仰云々、自是可向上卿許云々、宗頼申平
等院佛聖之間事、仰子細了、又申參賀之間事、（來廿日）
又官奏來十九日由仰光長了、〔前飛彈守有安（時方）註獻夢
想、一昨日丑刻所見云々、依爲希代之事註載之、〕

夢記曰

文治二年丙午六月七日癸丑、去夜丑時、有安住宅
客人來會、一人ハ諸司長官、一人式部大夫、五位、共以五六年之前早世人也、相語曰、殿下御
攝錄、世人雖相悅、兩三之謗家、廻計略懇望之
間、射山邊御氣色不快、然而殿下ニハ全非自攝偏
佛神御進止也ト天、敢無御傾動云々、此後有安出
自住宅之門、南サマニ行天俳佪可然之所、イツクトモ不覺云々、
此處ニ有築垣、東西行也、其北有竹林、大和竹也、東西行七
八丈許也、敢無人屋、然間自東方副築垣天、如
蛇ナル物ハキ來、委見之即件大和竹一本、無枝葉、如
蛇ニハキアリクナリ、昇竹梢天更下天、西方ニハ
キ行畢、于時未時也、天晴日暖、心中成奇特思之處、當西南
方天京中ニ有騷動、即經築垣西妻、出大道天
聞之、其音只有喜音、敢無恐音、于時人三四人
許ノ、足ヲトハカリシ天自西行東、其スカタハ不
見、爰有安問曰、京中ノ騷動何事哉、對曰、ヨニユ、
シク、アサマシキ事候ハ、只今ノ事也、院〔ノ〕御所ニ

參天侍ツレハ、殿下〔ノ〕御事、自二方々一競申人有天、内々ニ不便議トモ聞侍リツ。殿下ハ御身上事ナレハ、不レ及二御沙汰一、然間今日只今佛神ノ御使也ト天、竹ノスカタシタル蛇、御所へ參て申云、此新殿下ハ、全非二御懸望一、非二御結搆一、我朝守護ノ佛神の成タ天マツラセ給ヲ侍ナリ、而依二不善之讒申狀一天、イカ、ト思食事有ハ、佛神ノ冥鑑 其恐可レ候、爲レ世爲レ君、尤不便ニ候ナム、只彼人ノ運ノ、御セム程ヲサテオハシマセ、佛神ノ御使ナレハ、事々御違背不レ可レ候ト、眼前ニ申侍ツレハ、上ヨリ下サマニ令レ聞給人人、畏承伏候ツ、タチナハ如レ此申託天、罷出テ又參二他所一了ト申天、去行スル足ヲトス、于レ時如レ本歸立二竹林北邊一、〔京〕中ノ音未レ止、謎詐可レ有トコソ、又不レ可レ然トコソ、ナト云音モ聞ユ、然間ハシメノ竹蛇經二本路一天、東方へ歸去了、依レ聞二神明御使之由一、伏レ地恐惶、蛇去了、更起揚天望二齊天一爾、朝日高懸天照二竹樹之根一、爰春日神人末包、年來見知之者也、垂氷牧供發人、率二他神人二人一、黃衣着レ冠天來臨、末包曰、殿下御事ヲサマ〱ニ、下﨟共ノ申候ヘハ、下部マテモ不二安堵一候ヘハ、爲レ承二慥事一二所二參來一也、有安申云、只今所レ承如レ此者、神人成レ悅歸去了、此後夢中ニ夢驚天、心中ニ思樣、世間ニさま〱に、いかにそや申つる事を、慥にかく夢に見了、返返珍重殊勝事也、早々ニ不レ忘之前ニ書注て、付二女房一天可二申入一、但夢ハ不レ語日有ト思て、取二寄曆一天欲二披見一、于レ時前ニ居タル人云、返々目出タキ事也、早速ニ可レ被二申入一、世人悅申事也云々、即取レ曆天欲二披見一之間、夢覺了、

六月八日注二進之一、

九日、乙卯、親經參上、申二神今食之間事一、定經又申二條々事一、諸社諸寺修造事、帥卿申云、神事無レ術、余云全不レ可レ有二神齋一、猶奉行可レ宜之由可レ仰者、定經云、有二重仰一者定奉行歟、但至二廿三日一爲二輕服日數内一、彼日以後可レ承之由、内々所レ申也云々、

十日、丙辰、雨下、光長朝臣來、條々事可レ奏レ院之由仰レ之、三會巡事、明遍可レ宜、不レ然ハ勝詮又如何、寶珠事有二靈夢一之由、寂弘注二進之一、可レ在二別御所一之由也、追討宣旨事、又有二他分等一、入レ夜歸來、雖レ參二今熊野一、依二御所中間一不レ能二申入一、追討宣旨事下二知左大臣一了、宗賴又申二條々事一、宣旨中云陵二九重之曉浪一、求二三尺之秋霜一云々、頗優歟、

十一日、丁巳〔天〕晴、此日、月次神今食也、月次祭上卿權中納言隆忠卿、神今食大宮中納言實宗卿、右兵衛督隆房也、辨親經兼行之、少納言師廣神馬六疋、左寮三疋領狀、右寮三疋對捍、仍繋飼之國々催之、伊豫一疋進之云々、入夜兼忠來申行幸之間事、此日召親雅云、召祭主能隆朝臣於陣頭、參熊本宮資劔事殊可祈申、有靈夢靈瑞等、殊可忩歸坐之由、致丹精可祈念之由、可仰含者、

十二日、戊午雨下、光長朝臣自院來云、三會遲事、明遍事爲第一而籠居不申之、余只可被押任三論定無人、相撲可從召請之由、可被仰之由申之、奏聞之處、無分明仰云々、季御讀經僧事、次重可然奏之、又云、義行在所聞得之由、自勇有其告、北條時政代官時貞稱平六傔仗云々、同聞之、稱欲搦進云々、在大和國宇多郡邊云々、親雅、定經等又申條々事、定經云、經房卿申社寺修造事可奉行之由、仰親雅云、資劔御祈、七社若九社歟、奉幣事、申事由可問日次者、

十三日、己未朝天晴、晚雨降、申刻、雨息同車、參內、明曉爲避御靈會路可經三條、遷幸大內、即夜可有還幸、爲供奉所令參兩人也、余雖可供奉、依物忌堅固加複推之處、重可愼云々、仍不參仕、恐思之由、以大將觸女房了、醫師賴基來、余問左大臣二禁事、大略付減氣了云々、今日時貞丸來光長許、義行事重有申事、在所一定字多郡云々入夜月明、此日、宗賴來申條々事、法成寺修造行事、泰覺、執行、聖顯、修理別當、相分可奉行旨仰下之、今日、觀性法橋來、

十四日、庚申天陰、及晚一時許大雨、其後又止、此日自閑院第行幸大內、爲避御靈會路也、賢所同渡御、雖白地事、雜人往反陣頭、依無便也、是先例也、親雅以消息、申奉幣之間條々事、及曉天雨息歸來、問遲怠之由、各陳云、近衛司只一人忠季、參入、被尋催之間遲々、行事頭辨兼忠、臨行幸之期逐電退出、雖搜求禁中敢不候、遂以退出云々、如此之間殆及鐘鳴、衆人稱奇異、凡此貫首未練之由、天下謳歌、父卿年來其志深、此人又見來、而爲人被輕賤、實以遺恨也、天性頗非其器量歟、實以不便々々、歎思不少者也、明日祇園臨時祭上卿已下事、尋遣光長朝臣、申云、上卿事、外記未申散狀云々、此事藏人方沙汰歟、申狀不審、仍尋遣大外記賴業之許、如案申、爲藏人方沙汰之由、

十五日、辛酉雨下、藏人辨親經參上、依物忌在門外、

申明日仗議公卿散狀、又有二他事一等上余仰云、今日祇園臨時祭事、定無二奉行人一歟、參內可二尋沙汰一、若有二奉行人一者神妙、不レ然者可二尋沙汰一歟者、即參內了、此事偏六位相存可二申沙汰一、而近代藏人等爲體不レ足レ言、仍上﨟職事等、雖レ可レ申二沙汰一、又以各懈怠之間、所二觸尋一也、御祓陪膳光長朝臣、爲二輕服日數內一有レ憚、仍可レ催二他人一之由仰レ之、又上卿事猶可レ催之由、同仰レ之、及二申刻一光長申云、上卿源中納言、使光綱、陪膳經家朝臣所二領狀一也云々、然間聞二綱如之由一、余直催二遣賴房一、又領狀、後聞賴房早參仍發遣、光綱其後參上云々、禁中事親經申二沙汰一云々、

十六日、壬戌、〔天〕晴、申刻參內、直衣、依二宇佐仗議一也、乘燭公卿等參集、仗議之間無二別儀一云々、子刻事訖、余退出、冷泉家女房先レ是渡居、大將綱代車、車副二人、前駈諸大夫六七人、布衣、余隨身右府生兼友在レ共、大將中將等乘レ車、同車也、相從、在二出車之前一、出車召二家司職事車二兩一也、侍等相具云々、大將乍イ召二人車一、經家朝臣、侍從高通扈從、今日出仕以前、光長宗賴、親經等、條々事來申、〔光長〕所レ進之文書之中、有二寶劒求使景弘注申靈夢靈端等之解狀一、可レ被レ行二孔雀經法一之由有二夢想一云々、

今日仗議、上卿宗家卿、執筆左大辨兼光、自餘公卿等、忠親卿、國イ宗家卿、實イ（雖二輕服日數之內一、先例神宮事強不レ憚レ之、仍所レ召也、但除服之後也、）家通卿、通親卿、雅長卿、隆房卿等也、〔已上八人也〕

十七日、癸亥、雨下、五位藏人親經親雅等、申二條々事一、神宮上卿事、以二親經一遣二宗家卿亭一、仰二神宮上卿事一、日來其人未レ定、被レ申可二奉行一之由上、又親經申云、去十五日祇園臨時祭奉行之間、爲二吉上等一散々被二放言一了、無レ術事也云々、仰二他職事一、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仰レ之、親雅申二寶劒御祈奉幣之間事一、大外記賴業參會、社數之間事有二沙汰一、大路十二社宜歟之由存レ之、但去年依二此御祈一、九社十六社等之奉〔行〕幣例、可二注進一之由仰二賴業一了、明後日可レ有二北政所始事一、吉例之事多辨官一人被レ補レ之、仍仰二遣甚親朝臣許一、殊畏申之由仰レ申、

十八日、甲子、〔天〕晴、頭右中辨兼忠來、申二初齋宮幷奉幣之間事一、又行幸供奉次將、不レ參二還御一事申レ院之處、可二計沙汰一之由有二院宣一、定長奉書如レ此云々、余云、如レ此事參上可レ被レ申也、爲二自今以後一、可レ有二御沙汰一之由所レ申也、於二其上成敗一者、可レ在二御定一、私不レ可レ申二是非一、此〔之〕由早參上可二奏聞一者、大藏卿宗賴參上、申二明日明後日條々事等一、密々仰二北政所家司侍

所別當等、各爲告示也、自光長許又申條々事、依所勞一兩日不出仕也、多武峯惡僧龍諦房召出之間、仰遣能保之許之處、不申左右云々、仍可相尋之由仰了、件法師隱置義行之由有指申者、仍日來被尋之處、此兩三日之間所召出也、

十九日、(乙丑)[天]晴、此日、女房政所始、幷分藏人所侍所等、先有北政所始事、未刻、宗頼朝臣參來申今日不審事等、晩頭家司等參集、先是圖書頭在宣朝臣參入、令勘可造藏人所簡之日時、入宮付近習者覧之、見了返給、其後陰陽師退出、無可入之事故也、北政所始者兼日問日、當日無成勘文之儀、先例也、次余召宗頼於前、仰北政所家司、(昨日密々仰了、)幷年預、(兩カ)(權辨基親朝臣、)及侍所別當等、(昨日密々仰了、)次宗頼入令旨二通於宮持來、(一通家司、一通下家司、)余取之披見了、令見女房之後、返授宗頼了、宗頼取之退下、次家司五人列中門外、(西上北面、)光綱申次之、先申余方、(於二棟廊南面申之、)次申女房方、(就寢殿南庇東面妻戸申之也、)共二拜、(隨宗頼朝臣申云、可爲先向御方哉、余仰曰北政所家司也、雖須爲先女房方、女者有三從之禮、可爲先夫之上、康和知足院殿內覽之時、家司等先申大殿、以之思之可爲先家之長、況余爲攝政之重位哉者、)次家司相引着政所、(以中門南廊假爲其所、)年預基親朝臣申吉書、(近江國御封米百石解文、)先以職事傳覧余、々見了返給、其後基親自取之、入筥、就寢殿南庇東面妻戸、傳女房覧之、(女房坐南面、帳臺前敷座、)見了返給、基親歸着政所、成返抄了、(注攝政右大臣家、北政所云々、)

令旨書樣、

正四位下行太皇大后宮亮兼伊豫守源朝臣季長、
大藏卿正四位下藏原朝臣宗頼、
從四位下行權右中辨平朝臣基親、
正五位下守左京權大夫藤原朝臣光綱、
民部少輔從五位下兼行和泉守藤原朝臣長房、

右被仰偁、件等人宜爲北政所別當者、

文治二年六月十九日、

別當大藏卿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宗頼奉、

正六位上行民部少錄安倍朝臣親行、

右可爲知家事、

右辨官史生從七位上口口季俊、

右可爲案主、

被仰偁、件等人宜行北政所事者、

年號月日署所　(同前)

次職事十人許着藏人所、蚕盤行事訖、上野守頼高申吉書、〈方上庄年貢米百石解文、〉見了返給、成定器儲給諸國、次侍所別當三人〈隆成・令宣・經通云々、〉列中門、以職事兼時申事由、再拜、相引着侍所、〈在北方、〉又行蚕盤、又成定器儲云々、

侍所別當、

彈正大弼高階資泰朝臣、

中務少輔源兼親、

散位藤原經泰、

藏人所々司三人、

散位家職、〈今補、〉少判事基貞、〈本所司、〉

文章生盛倚、〈今補、〉

侍所司二人、

散位時輔、前大膳進重俊、〈已上本所司、〉

廿日、〈丙寅〉陰不雨、此日、勸學院衆、參賀攝政之慶、寢殿南庇東第一間、敷高麗端疊一枚、〈南北妻、件間東面妻戸、南面格子等懸几帳、但重疊、〉為余座、妻戸以北東西三ヶ間、南面東第二間以西六ヶ間、垂簾出几帳帷、〈不出女房袖、〉凡寢殿東南兩面不懸燈爐、余座東面妻戸前、透渡殿西造合間、迫北欄擧燈、中門廊四ヶ間、敷滿弘筵、敷紫端疊六枚、〈座上下并奥座後有路、端座追柱(○追一作迫)敷之、〉座上下中央立燈臺擧燭、〈與疊平頭〉立之、〈依其路狹也、〉中門廊北三ヶ間、〈尋常公卿座也、不立燈臺、〉敷高麗端六枚、〈對座、〉為上達部座、障子上蚕盤不撤之、如例、藏人所又同、申刻、奉行家司大藏卿宗頼朝臣參上、行雜事、酉刻、奉行職事經泰、仰所司令辨備饗饌、〈机廿前、諸司官人着役之、〉衣冠、件饗(饌)政所勤之、〈兼日催沙汰、遂於庄々、〉秉燭、上達部、殿上人、役諸大夫等來集、未事始以前、中御門大納言、并權中納言等、招入出居謁之、〈先大納言、其後謁中納言、非同時謁、各為謝來臨之慶、殊所對面也、〉學生等遲參、相待之間聊移刻、戌終學生等參來、余在寢殿巽角間座、〈衣冠、宗承直衣、保安二同四年等衣冠、為近例之上又有其理、仍逐保安例也、〉次有官無官別當、文章生、學頭、〈氏秀才範時依所勞、城外當宗秀才為良、依無先例、不召之、〉學生等各廿人、列立東中門外、〈已上着束帶、西上北面、〉家司大藏卿宗頼朝臣、〈氏家司也、〉相逢取見參、揷文杖、入自車寄戸、經學生座末、〈依余前掌燈消、徹事擧燈之後參上、〉并中門廊西緣、透渡殿等、跪指寄文杖、余以左手褰簾、取見參、如本垂簾、宗頼取空杖經本路退下、余見文、〈有禮紙、無裹紙、續二枚、卷之、〉留置之、此間、余隨身府生以下着褐冠、立明前庭、次有官別當以下學生等、入自東中門、列立南庭、〈上首當階間、但依庭狹人多、漸西進、如院事等在後列、此事先例或留中門、今用保安例也、〉皆悉列了再拜、次自上臈經列前、昇自中門外方、次第着座、〈奥端相分、有官無官別當着奥座上、文章生學頭着端座上、抑先例多昇自中門內

方、而此宗中門此無腋間、仍不揮脅脫之間、無便于昇降之故、自外方昇也、次一獻、與座權大納言宗家卿、端座權大納言良通卿、右大將家保以後例、中納言勸一獻勸盃、而勸毎例之處、寬和、寬仁、治安、大納言勸之、就中寬仁例叶今度、仍從吉規、用大納言也、宗家爲親昵、且通爲子息、得境用例、賴以自説、各起座、經學生座上、出南第四間東面妻戸、於階子上取盃、與座勸盃人、居學生座上之後、端座勸盃人、更經座上、着端座學生座上也、更降昇長押、各瓶子取相從、與座瓶人右衛門權佐親雅、端座瓶人勸由次官定經、各轉盃於第二人之後、起座、復座、先與座勸盃人、經座上下長押之後、端座勸盃人起座也、二三獻勸盃儀准可知、次二獻、與座權中納言隆忠卿、瓶子紀伊守範光、雖儒士殿上〔人〕役勸之例也、端座權中納言定能卿、瓶子侍從定家、此間學生等欲發朗詠、宗賴加制止、先例三獻有此儀之故也、次三獻、與座參議雅長卿、瓶子侍從高通、端座三位中將良經卿、瓶子少納言賴房、次居汁、諸大夫役之、宗々司職事、及世間役權人五位等也、此間、學生發朗詠、宗長令月二反、初度加佳辰之兩字、第二反略之、已上用音、第三反用訓音、次四獻、與座式部大輔光範朝臣、瓶子職事仲盛、端座文章博士業實朝臣、瓶子職事信光、此兩人共故人也、但業實兼家司、四獻勸盃故人勤之　蓋先例也、但故人一人之時、或家司或殿上人相逢勤之、次五獻、與座左少將兼宗朝臣、瓶子職事長俊、端座右少將伊輔朝臣、瓶子職事兼時、次居復飯、其體非飯、只湯漬也、先例云々、可尋、次賜祿、各六丈美絹一疋々、別以紙卷其上、四位以下家司職事役之、次學生等退出、次撤饌、諸司官人作机取之賜學生、從先例下人兒童等、昇堂上投取之、今度仰隨身等禁止之、但於庭相互取之、甚以狼藉、次人々退出、宗家卿賜祿之時被退出、頗無便宜、今日來集公卿所役六人外無之、是又先例、、　抑、或祿以前撤饌、然而案事理、學生起座之後可撤饌也、加之保安四年如此、仍遂彼例也、委旨可見宗賴記、

廿一日、丁卯、雷雨、親經持來宇佐使議定文、呼前仰子細、先可持向左大臣許之由仰了、條々可被計申、兼又可召諸道勘文、而勘奏之後、有議被定者、定及懈怠歟、尤不便、且可被勘下假殿日時哉、被召勘文ばかりにては、其條又無謂、仍可忩勘申也、殊可被下知之由、可傳左大臣旨同含了、親經向彼大臣亭、今歸來云、諸道勘文尤可被召、何強及遲怠哉、召別勘文、人々可下知云々、予仰之、

紀傳、兼光卿、　光範朝臣、

明經、賴業、　師尚、

又左大臣云、明法今度可被下歟、其故ハ可有斷罪事之故也者、答可然由了、此外又條々親經有申事

等一、又宗頼朝臣申二法成寺修造之間事一、泰覺執行、聖顕
(修理別當)、等參、法成寺修理事、相分兩人可二奉行一之由仰
レ之、雖レ無二先例一、各爲レ勵二其心一也、加レ之、聖顕爲二修
理別當一、前長者之時一切不二口入一、尤不審、泰覺又前長
者之時、奉レ行二此事一、隨又頗知二故實一者也、仍一向難
レ弃之間、仰レ付二兩人一、金堂阿彌陀堂、先以可レ終二其功一、
仍金堂泰覺、無量壽院聖顕、所二仰付一也、
廿二日、戊戌、晴、小雨、定經條々事來申、此次諸社諸寺
修造事、上卿可レ被レ定ヲ仰二經房一之由可レ申旨仰了、又
時貞勸賞事、給二頼朝卿申狀一了、仰二可レ奏之由一、又親
經申二吉上放言事一、可レ奏之由同仰レ之、又貴布禰社傍
大樹、依二昨日風一顛倒、殆欲レ打二損神殿一之由、本社禰
宜來觸、仰下可レ付二職事一之由上了、及レ晩親雅來觸二此
由一、可レ奏之由仰レ之、且又仰レ可レ勘レ例、又遣レ官仰下可二
實撿一〔之〕由上了、又申二廿六日奉幣、殿上人使之散狀一、
又公卿之使之中、定能卿可レ勤ヨ仕八幡使一、而申二當月
姙者之由一云々、仰二可レ問レ例之由一、頼業勘二申之一、仍
可レ奏之由仰レ之、
廿三日、己巳、雷雨、定經、親雅來、申二條々事一、定經傳二院
宣一云、三ヶ條聞食了、時貞事尤可レ然、且尋問可レ令
レ申云々、仍能保朝臣許遣尋了、
廿四日、庚午、雨下、親經來申二條々事一、未刻、外記來云、今
日、東寺國忌、參議不參、本分配基家卿稱二所勞一、仍兼
催二通資卿一領狀、只今辭退、仍觸二職事等一之處、各不二
申達一云々、仍令レ召二御教書一、使下以二外記一遣中定經之
許上、各可レ催之由仰レ之、入レ夜申云、各不レ參、他諸司等
參上行レ之云々、凡此十餘年、一切諸司不レ參、仍去比
余奏二事由一被二仰下一、去廿一日隆房卿參入、今日顯如
云々、但辨已下諸司、參入行レ之云々、
廿五日、辛未、晴、昨今物忌也、召二寵少將成家朝臣一、服暇
也、其科又輕、仍今日可レ被レ免歟之由、可レ申之旨仰二
兼忠朝臣一了、此日親經來申二條々事一、又親雅申二奉幣
之劔事一、
廿六日、壬申、晴、此日被レ求二寶劔一十二社之奉幣也、上卿
忠親卿、
伊勢、石淸水、加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
原野、石上、住吉、廣田、日吉、
此外鹿島、香取、熱田等賜二官符一、
廿七日、癸酉、晴此日、右少辨親經召二具陰陽師大外記
大夫史等一來、爲二宇佐假殿造營之間日時沙汰一也、神

殿修造可避王相方哉否、陰陽道申旨不同、（季弘申可忌之由、在宮中不可忌之由、）子細雖多不具記、今日、山科寺所司為衆徒使來、三會巡問事也、以親經令尋問之、又仰含了細了、

廿八日、甲戌、晴、此日、造興福寺長官改任除目也、（件長官、先例必氏院別當所被宛也、仍兼日問例於外記、奏事之由改補、）次官以下不改之、此次成功之輩両三人補之、又有小僧事、東大寺明遍律師被任小僧都、三會第一也、宸勝講次僧事不被任、三會巡一明遍日來籠居、一別當僧正無所望云々、三辨曉去年臨時任少僧都、今年任大僧都過分、如此之問、追可有沙汰之由有許定、而大衆鬱訴、仍以明遍被推任也、以親經條々奏事由、蒙可許行之、上卿左兵衛督、此夜始文殿、以中門南廊為其所、立黒漆捲足大盤二脚、其左右敷紫端疊六枚、南庇敷同疊一枚、西面格子不懸垂布、南面懸之、置硯筆着到、（有殺、）先使陰陽師勘申日時、（兼仰可召諸道頭在宮之由、而親經忘却、仍仰主税助安倍晴光、令勘申之、當時依（他）參候之故也、）親經取行之、依為別當也、代々例也、入覽之、見了返給、次衆等皆下書下知之、

從四位下行掃部頭中原朝臣廣季、
正五位下行明經博士中原朝臣師直、（不參、）
正五位下行大炊頭兼助教中原朝臣師綱、
正五位下行算博士三善朝臣行衡、
散位從五位下中原朝臣俊光、（不參、）
正六位上行明法博士左衛門少尉中原章貞、
正六位上行明法博士右衛門少尉中原明基、

次別當藏人左少辨親經、率衆等着文殿、（居大庭一、例飯也、）獻之後張文着到、次退出、親經為五位藏人可着座哉否之由申之、仰云有何事哉、以首兼家司、奉行家中雜事之故也、

廿九日、乙亥、朝天晴、午後時々雨下、是日於殿上有宇佐宮定、余酉刻着直衣參內、暫候朝餉邊、此間親經持來師尚廣房等勘文、（頼業勘文未進、）即下南殿改着朝服、召親經返給勘文、小時親經來、告人々皆參之由、即參御所方、於鬼間邊親經持來頼業勘文、見了返給、次余入上戶着殿上、（奧座、御侍于下、）先是公卿六人在殿上、（宗家卿、忠親卿、通親卿、雅長卿、隆房卿、兼光卿、頭所脱、先日觸參仕之趣也、其中、宗家通兩卿、所綱不參、此外左兵衛督賴實、雖相催未練之由不參、）余召親經令進勘文、余如形見了授宗家卿、（件卿在端座第一、起座、來余前取之、復座、）仰可定申之由、宗家卿略見勘文授忠親卿、（已上兩卿如形見之、）通親卿以下、

且下勘文見之、（依余命也。）至兼光卿之許、宗家卿仰下可讀申之由、（以氣色余可仰歟、）兼光讀勘文等、（先官、）讀了後余仰曰、被問例事三ヶ條也、其外可被定申事二ヶ條、所謂假殿日時可被朴勅使哉、將且以官使可忩遣歟、幷今度假殿可用黒木否哉事等也、幷五ヶ條可被定申也、宗家卿以此由傳示左大辨、即兼光卿發語、次第定申（其趣注別、）訖、人々定不得開事等、重令申之、（此間召親經令問之、注記爲令奏院也、）其後重以談議、予問人々曰、治安以後代々、多以四位爲使、今度同可然歟、又可遣辨官歟、使議時人々定不同、今度勅使不可被付幣帛神寶者、強不可及官位高下之沙汰歟如何、人々曰、可被遣辨官也、今度必不可遣四位、兼光卿曰、可引率史以下也、保延石淸水燒失之時、左少辨雅綱率史以下々向之例也、人々同此議、此〔外〕細々事等不遑記錄、取上勘文、宗家卿示氣色、答可付職事之由、即招親經付之、次予起座向直廬、召親經〔卿〕仰曰、明旦召具兩明法博士、可來冷泉亭者、即改着直衣退出、于時亥四點也、人々定趣、

一假殿遷宮可被調獻神寶哉事、

宗家以下隆房以上、定申云、必不可被調獻、正遷宮之時、本宮宰府等、調進神寶、准彼例、若有可入之神寶者、相計可調進之由、可被仰宰府歟、兼光卿申云、就本宮注文、要須神寶少々、尤可被調獻、予云、和氣使以前、被獻神寶如何、兼光云、如此非常事、雖和氣使以前有何事哉、若猶可無便者、和氣使同時可下向歟、暫徘徊便宜所、遂御假殿之後、可獻〔幣〕帛歟、予曰、此議不甘心、唯任治安之例、載行事所始日時於官符、御輿神寶等、任例可奉調之由可被仰下、其上猶自公家可被調獻之由、令申之時、重可及議定歟、人々服膺、兼光卿又申云、奉結改蒸御驗間、所奉掩之錦綾之類、於京都織之由、有所見、又傳承之、召用途於都督及管國（在京人）吏、且可被調歟云々、

一濟被可仰犯人之緣座哉事

一同申云、可仰緣座之人、此中通親卿云、只仰宰府、仰豐後國可勤仕之由、可被仰、依爲犯人所在之國也、

忠親卿云、可レ仰二縁座一者、只可レ被レ宣二下其旨一也、可レ被レ仰二宰府一者、又不レ可レ指二一國一云々、其條尤可レ然、

一假殿可レ用二黒木一哉否事、

宗家忠親通親等卿申云、不レ可レ然、雅長隆房兼光等卿、可レ用二黒木一、但兼光申云、若有レ疑者、可レ被レ行二御占一歟、

一日時可レ被レ付二勅使一哉否事、

宗家忠親通親等申云、可レ被レ付レ之、此中忠親申云、若可二懈怠一者、勅使以二官使若私使一、稱先可二下遣一也、

雅長隆房兼光申云、早以二別使一先可二忩遣一也、

一廢朝自二何日一可レ被レ仰哉事、

一同申云、自下被レ勘二下假殿日時一之日上、可レ被二仰下之一、通親申云、發二遣勅使一之日、又有二何事一哉、

一勅使可レ用二誰人一哉事、

一同申云、辨官可レ宜、兼光申云、可レ率二史已下一歟、

一黄金事、

一同申云、可レ被レ付二和氣使一歟、

子細雖レ多大概不レ過レ之、

退出之後有二六月祓事一、余女房姬君在二一所一、陪膳伊豫守季長朝臣、役供職事男共等也、依レ雨陰陽師在二階隠間土一、事訖大將中將等方各別有二此事一、

右文治二年夏一帙疉付百拾三枚者以予家古本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畢秘握而不讓他號玉葉爲后昆之儀範末苗可貯深奧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季夏仲旬虫拂日陶化翁（花押）記焉

玉葉卷第四十五終

玉葉

卷第四十六

自文治二年七月
至同年九月

文治二年

七月(大)

一日、丙子、晴、以親經奏去夜定狀於院、每事不知食案內、只可計沙汰也云々、其內勅使事、基親朝臣可宜、明日假殿遷宮日時可被勘下之由聞食了者、去夜定內條々事等、可仰合左府事、仰親經了、此日兼光卿來、召簾前(縁、賜圓座)、談義宇佐宮之間事、假殿遷宮之間、神寶若可被調具之由、本宮申上者、定違亂出來歟、仍和氣使相具神寶、遷宮期以前下向、若必可有京下、神寶者可備彼威儀之由、兼光去夜定申之趣、今日猶陳其旨趣、此事猶短慮難量事歟、今日召大外記師尙、陰陽師二人(宣憲、季弘)、明法博士二人(章貞、明基)、等、〔以〕親經問條々事、

一淸祓事、

問云如格文者、大上中下祓、皆載其過之輕重、犯死罪之者不及科祓歟、而本宮仰罪科之蠧、可被行祓之由註申、諸卿定、又同法意之所指、如何、

兩儒申云、法家之所存、神官等有過怠之時、淸祓其身也、所載格即是也、於可淸本社之汚穢之祓者、召用途於諸司、以神祇官被祓者例也、以犯科之蠧、可令進祓用途之由、全所不存也云々、

一御方違行幸日事、

來八日滿廿五日、而彼日爲沒日、七日白川院御忌日、雖不忍國忌、若可有思慮哉、自明日五ヶ日宇佐廢朝也、仍六日以前不可叶、但若自五日被行廢朝者、四日行幸如何、而廢務龍田祭也、廢務日行幸、又以不穩者、七日與五日輕重如何之由、問師尙、師尙云、共有例、於七日者、非廢務、強不可憚歟、但有他日者何事之有哉、

一沒日除日數事、

凡人之習、計方違日數之時、除沒日不除滅日例也、公家同可然哉之由、問兩陰陽師、宣憲申云、除沒日者今案也、不可然云々、復問云、計土用之時土用存中者、以十九日滿之、除沒日事何謂今案哉、加之道之先達會釋如此、今所申太不當、若不辨前後歟、將又公家不用此法歟如何、宣憲卷舌閉口、勿論々々、

季弘申云、除沒日定例也、不論公家臣家、所用來如此云々、先日問之、不可除之由申之、與今申狀相違、祓不案歟、

此夜依方違向九條、依爲歸忌日、不向本家宿堂廊、今日以定經、宇佐之間條々事仰帥卿、此日、陰陽師季弘云、一日白鳥出來、頭信房遣內裏、吉祥也云々、

二日、丁丑晴、此日被勘下宇佐宮假殿日時、上卿中御門大納言宗家卿、本承此事之上卿也、今日彼大納言、送書札於奉行職事親經云、爲大神宮上卿之人、奉行他事不可然之由、有所見、被問例之後可參陣云々、被申旨太無謂、然而問外記以彼申狀可加催、仍仰其由、賴業勘申先例等、仍必可參之由仰遣了、余酉刻許着直衣參內、依未被仰廢朝、發前聲如恒、先是上卿以下皆參、親經先內々令見日時官符等草、見了返給、仰早可勘申之由、良久親經持來日時、加證紙、入筥、可始行事所、依治安例也、幷立柱上棟遷宮等日時也、勘文紙在、見了返給、此次親經申云、可作官符之事兩條、日時幷淸祓事、永承元年例載一紙、爲先日時、御殿少破修理事也、與載淸祓事可依彼例歟、官申云、同時遣一所事、多載一紙歟、隨其例如此者、師尙申云、彼永承例強不可被追用、無故損折損、頗爲推異歟、別紙宜歟云云、余云可被行事次第、先淸祓之後可始假殿事歟、然者須端可載淸祓事也、而假殿日時之前、被載淸祓事之條似有憚、任永承例、與載祓事、又乘道理、於先例條者、强雖不可憚事、已各別也、次第又可依違、仍別紙可造之者、又良久之後、親經來云、廢朝事請印之後可仰歟如何、余問云、官符造上之歟如何、申云官符覽上卿、左大辨幷少納言賴房等參結政了者、余云、於廢朝者諸司政不憚歟、廢務之時、殊禁之、覽官符了者、早可仰下者、件官符治安例、於結政請印已外文也云々、或記內文之由見云云、然而賴業申外文之由也、卽向陣頭、仰廢朝事、依宇佐宮事、自今日五ヶ日者、歸來可垂御簾、再可止音奏警蹕之由、仰藏人了、先是勘日時之後、爲勅使參向彼宮、可實撿之由、召仰權右中辨基親了、召內裏所仰也、事訖余退

出、下向之官使也(使部)兩人、能擇其人、慥差期日、其日以前可到着之由、殊可召仰、又巡路國々及太宰府、殊可召仰、兼又基親朝臣可相伴也、官史々生官掌等、能可撰其器量之由、可仰廣房之旨仰親經了、(於內裏仰、)消祓官符、可使犯人之緣坐輸用物之由、本宮言上、又諸卿定申、然而依保元例并法家申狀、可使宰府祓清之由行所賜官符也、日時官符同給宰府、然而於日時符者所渡本宮也、此日、密々女房參吉田祇園等、(是年來之例參也、北政所之使、雖可然、先例不詳之上、當時又無便宜、仍為密儀、)侍三四人在共、用人車、(定能卿)藤氏職事顯高著衣冠參會、吉田社司執幣、又賜祿大褂一領、雖密儀故行之(脫字カ)姬御前所相具也、兼日基親申云、北政所可有御行始歟如何、撿天仁(殿)保安(故殿御記)例之處、無所見、仍不可有其儀之由仰之、今日以吉曜始參詣氏社、為悅耳、女房云、白烏去廿八日出來、其色同白鷺、其足頗赤云々、此日、季弘進勘文、德至者白烏到、又敬宗廟者白烏到云々、今宇佐宮事有沙汰、仍有此瑞祥歟云々、

三日、(戊寅)晴、入夜雨下、親雅來申寳劔御祈之間事、入夜前大夫史隆職參上、或人告云、(女房冷泉局以有安申之、)今日於院有極々評定云々、去比撿非違使公朝、(院近臣候北面下、)為御使下向關東、此兩三日歸參、奏賴朝卿申狀云、萬事可為君御計之由云々、其次有攝籙事等、其狀云、此事全非被恐望、又非有引級之思、為身無其益、只衆口之所寄、其仁在彼人、(指余也、)前攝政一切、不被知萬機之由、世上謳哥、仍偏思天下事及君御事之故、所申出此事也、隨又有天許、而今被仰下旨、(其趣不知也、)不能左右、是非只在叡念云々、又私示公朝云、一所家領有數云々、雖不知案內事、當時殿下一切不被知家領、尤不便、前攝政又併被避所領、尤可有其恭惜、然者以高陽院方、為前攝政領、以京極殿方、為當時殿下領、尤可宜歟如何云々、以此狀同達叡聞云々、以此等之趣、終日評定、(女房丹後、并冷泉局、法皇三人同居、又以御書遣前攝政家、又來對、書往復及兩三反云々、)染宸筆書數枚、明曉可被遣飛脚、於其狀者人不知、然而大略所領事、一向可付前長者之由歟云々、愁緊不穩、只所仰春日大明神御計也、非人力之所草耳、中心之所思、上天定照鑒歟、

四日、(己卯)天陰雨下、又風烈、親經申宇佐宮使下向之間事、巡路國々供給事也、又定經申御方違行幸之間

事、又申他條々、各在目錄、
五日、（庚辰）晴、親經申宇佐宮條々事、大夫史廣房參入、所遣大宮司許之番札案經御覽、少々可直之由仰了、又勅使基親、驛家雜事之間事、幷官使下向事等申之、勅使自海路可下向、且是治安資業例也云云、又召陰陽師等、（季弘、濟憲、業俊等參上、）問御方違之間事、定經奉之、又親雅申資綱御所之間事、云々、（未奏持）又宗頼申條々事、又仰講堂行事之由、申承之由、及晩參九條堂、依故女院御月忌也、大將同車召入車、（經家朝臣、）季經朝臣以下、君達諸大夫等追車、侍兩三人在共、車懸下簾、密々儀也、入夜歸來、亥刻許藏人辨親經、又馳來云、肥前國司賜假殿成功、而可行三萬疋功之由、官令申、當時可造營殿舍四字、（御殿三字、前殿一字、）唯七千疋歟、所殘二萬餘疋、可割置正殿遷宮用途之由、有沙汰、而件四字之外、其力不可及之由、再三固辭、事已違亂、然而樣々仰含、所詮可進濟二萬疋之由、所申請也、如何云々者、余仰云、近代管國如無、隨又事急速也、賜二萬疋功、全非公損歟、但可奏院之由仰之、親經申云、件官使明曉可下向、雖片時［之］可急下向、期日迫之故也、今夜明旦輙難奏聞歟、爲之如何、仰云、此事一向可計沙汰之由有院宣、此條又不可有公損、若狹國給二萬疋成功者、以之思之、殆可謂過分、仍只仰此由召取證文、（國解也、）追可奏聞、於此條者、存神事早速之要、其過可歸身不爲苦、早可仰下者、親經退出了、此日祗候八條院之少兒來、此日、天文博士業俊申云、今日寅刻、洛中蝶降、怪異也云々、可問兩大外記之由、仰定經了、

六日、（辛巳）天晴、法印被來、

七日、（壬午）晴、定經持來胡蝶事、外記勘文二通、本朝延長之比、雖有可相類之例、吉凶不詳、漢家例可勘申之由、重仰了、又來九日可行軒廊御占之由、召仰了、大外記頼業持來今日政始日時、見了返給、廢朝之後今日政始也、此次外記不奏月奏之由、尋問之、（官去月奏五月々奏了、）申云、去月被仰下之間、去月々奏、今月可奏歟之由、恐存之、甚令仰、重可催促云々、申刻着直衣、（網代車、）相伴大將、（同車、）參院御所、（左大臣大炊御門富小路亭、）候上達部座、以定長入見參、仰云、依風氣不謁、若有可申事、載云々、申殊可奏事、依久不參、令參入之由申之、此次余問定長云、朝覲行

幸幷御賀事等、度々奏二事由一、于レ今不レ承二分明仰一、幸間有二沙汰一者不レ可レ叶、爲レ之如何、定長示下可レ取二御氣色一之由上參了、小時歸來云、共不レ可レ然之由思食、然而又必可レ有者、强不レ及二御固辭一云々、余申云、於二朝覲一者必〔々〕可レ候、幸ヨ爲法皇一者今始難レ有二御謙讓一、强不レ可レ爲二攘レ災之計一、幸ヨ爲主上一、惣無二此禮一之條、似レ忘二至孝之禮一、尤不便歟、御賀事期日漸迫、早速可レ承ヨ存之一、左右可レ在二叡念一、仰云、行幸事聞食了、必可レ有ハ、早可レ有也、御賀事天下衰弊、定有二人煩一歟、加レ之今年御愼年也、如レ此事强不レ可レ然之由思食、但又可レ問二人々一歟云々、申二承之由一退出、此事不レ及レ問二人々一、然而依レ仰可レ問レ之、參內乘燭歸レ宅、戌刻、女房始着二節供一、家司上臈季長朝臣勤仕、陪膳權右中辨平基親朝臣參勤、年預也、役送北政所家司光綱、長房、不足余方職事等補闕也、折敷高坏十二本、白鑞甲織物折敷、南面簀子立二燈臺二本一舉レ燈、無二立明一、女房着二二藍單重、女郎花二重織物表一、着二蘇芳二唐織物小袿、生紅袴一、陪膳女房、京極局、幷取入女房兩人、皆着二物具張袴等一、他女房少々又刷二衣裳一祗候、女房御座、帳臺前敷二高麗端疊一枚一、可レ敷二二枚一、而依二庭狹少一、敷二一枚一也、其上敷二龍鬢一枚一、其上敷二唐錦茵一

也、余節供不レ着レ之、陪膳實教朝臣、戌刻、親經持ヨ來藏人方吉書一、廢朝之後所レ奏也云々、以レ人傳ヨ覽之一、其後申二宇佐之間事一、今曉官使下向了、又成功國司重申文、可レ進ヨ濟二萬疋一之由也、仰二可レ奏之由一了、乞巧奠事、職事良清奉行、子刻灸二腹病一依二吉日一也、過二亥刻一之間及二深更一、

八日、癸未、天陰、藏人辨親經來、申二宇佐間事一、又召二藏人次官定經一、仰下御賀可レ被レ行否事可レ問二人々一之由上、左府、內府、忠親、經房、依二昨日院宣一也、定經申二帥卿申、諸社修造之間條々事一、

九日、甲申、陰晴不レ定、是日爲二御方違一行ヨ幸大內一、乘燭伴二良通良經一余別車、兩人同車、參內、余於二殿上一見二日時一、定經覽レ之、次有二召仰事一、上卿右大將留守、參議兼光卿、辨基親朝臣、次余參二御所一召二經家朝臣一、令レ奉ヨ仕御總角幷御裝束等一、定經申二事具之由一、次渡ヨ御南殿一、余拜レ笏取二御裾一、頭辨兼忠取二余裾一如レ恒、宣憲朝臣奉ヨ仕反閉一、右次將渡レ左、公卿列ヨ立南庭一、右大將經二階前一立二階坤一、闈司奏之後、少納言奉ヨ仕鈴奏一、次寄二御輿一、宰相中將泰通卿奉ヨ仕御璽役一、乘御儀如レ常、御輿出ヨ御東門一、仍余出レ自二右衛門陣一、於二冷泉油小路一乘レ車、馳參二大

内、於陽明門下車、経化徳宣仁等門、昇南殿東
階、俳佪御根西邊、相待臨幸、先是内侍二人儲候、
小時乗輿渡御、（経郁待賢陽明等門、公卿入東／間、右大将入西間、御輿入中門、）下御之後
（参通欲取璽御筥之間、主上御座、仍余参上奉寶退歸、通／参更参進、取件御筥授内侍之後、余又参進奉下之、）持退御
輿、少納言良久不参、仍召定経問之、答不可
有鈴奏之由、余仰可有之由、貫出少納言令奏
之、其後名謁、次渡御本殿、経長橋并清涼殿廣廂同
額間等、入御如恒、余向宿所、（蔵人所）待報鐘之間、召
季経々家等朝臣、侍従定家等、密々有連歌興、雨息乍
着束帯一寝、恐父雖解脱不寝、定経告刻限吉
成之由、則参御所、経家奉仕御装束等如恒、次出
御南殿、事々存例、但無反閇例也、鈴奏之後寄御
輿、乗御之後余降自東階、於陽明門乗車、又馳
参閑院、入自西陣、参南殿、即以還幸、下御之後、
鈴奏名謁又如例、其後還御本殿、余伴一息還出、
于時天漸明之間也、
今日参内公卿、
大納言、右大将良通、
中納言、実家、実宗、家通、
参議、雅長、泰通、隆房、通資、

散三位、中将良経、
家通、実宗、雅長、泰通等、（隆房イ）不参還御奇怪、
今日出仕以前、来申御賀之間人々申状、大略不可
有之趣也、内府申状未到、仰相待彼状可奏院
之由、
十一日、（丙戌）晴、早旦典薬頭定成参上、只今向奈良僧正
許、二禁有再発之気、（瘡イ）仍為令見云々、仍依此事、昨
日所召定成也、所差遣南都也、而適依本所召
参向云々、仍使（便イ）給書状了、及晩定経進御賀事内
府申状、取具人々申状可奏院（之）由仰之、又宗
頼申条々事、多是御寺造営之間事也、入夜蔵人行
経、来覧御筵諸奏、
十二日、（丁亥）午上天晴、未刻以後天陰、雨時々降、午刻、
蔵人辨親経、持来宇佐宮諸道勘文、（兼光所未付陰宮／之合九通也、）只今
左大臣所被送也云々、兼光勘文只今付上卿之由
令申云々、来十七日可有仗議、若所労有減者、可
被出仕歟之由、可仰左大臣旨仰之、若不被
出仕者、内大臣出仕可尋之由、同仰之、此外申初
斎宮之間條々事、即向左大臣亭了、此日、前因幡守
廣元、為頼朝卿使上洛、向経房卿亭示條々事云

云、藏人行經持ヲ來殿上見參ニ、留レ之、入レ夜、藏人基定持ヲ來犬頭糸解文ニ、此五六年來一切無レ所レ濟、而今年始有ニ此事ニ、天下屬ニ豐饒ニ之驗也、

十三日、戊子晴、藏人辨親經來、申ニ宇佐宮、并初夜宮之間事ニ、左大臣十七日難ニ出仕ニ之由被レ申、又仗議、大將殿尤可レ有ニ御參ニ之由被レ申云々、年齡未レ及、非ニ別御定ニ者、難レ參之由申了、甚親朝臣來申ニ下向之間雜事ニ、早旦經房卿見レ送ニ關東書札ニ、條々有ニ申旨ニ、皆是天下之至要也、可ニ隨喜ニ々々々、

十四日、己丑晴、晩頭持ヲ來瓮供等ニ、故女院、故殿、光明院等也、一具各四合也、然而各舁ヲ上一合於中門廊ニ、格勤者勤レ之、之後、申ニ案內ニ、仍着ニ冠直衣ニ、持ニ念珠ニ、臨ニ其所ニ、預敷ニ高麗緣疊一枚ニ、爲ニ余座ニ、其前敷ニ小筵三枚ニ、職事三人國行、信光、經業、着ニ衣冠ニ、先置ニ長櫃蓋於小莚上ニ、其上取ヲ置瓮供等ニ退下、次余拜レ之各三度、又籠滿ニ光明眞言等ニ了、職事等參上、如レ本納ニ長櫃ニ之後余歸入、此日光長朝臣來申ニ條々事ニ、今朝廣元來臨、示ニ條々事等ニ云々、其內去比公朝來ニ關東ニ、爲レ余吐ニ樣々惡言等ニ、偏蔑ヲ爾射山ニ振ニ己威ニ、停ヲ廢院御領ニ、解ヲ官院近習者ニ等、凡不レ能ニ左右ニ、因レ茲法皇不レ剃レ頭、不レ切ニ手足爪ニ、斷食不レ通、閉ヲ籠御持佛堂中ニ、以テ所ニ修行ニ素上、可レ廻ヲ向惡道ニ之由、攄ニ肝膽ニ、住ニ惡心ニ、偏忘ニ他事ニ、有ニ御念願ニ、所レ積爲ニ尊下ニ指ニ關東ニ也、太無レ要之由、樣ニ辨說ニ稱レ之、賴朝頗離ニ驚奇ニ、所レ示過レ法、仍還又有ニ不信用之氣色ニ、仍爲レ糺ニ此眞僞ニ、假所レ差ヲ上廣元ニ也云云、余案レ之、蒼穹在レ頂、全不レ爲レ苦、中心奉公之志、佛神定有ニ照鑒ニ歟、

十五日、庚寅晴、長者之後未レ參ニ御堂ニ、仍今日不レ參ニ法成寺ニ、保安例也、法成寺盂蘭瓮事、自ニ兼日ニ致ニ沙汰ニ、萬事催具、入レ夜宗賴朝臣、并奉行職事仲盛等參來、申下不レ似ニ近例ニ每事嚴重之由上、公卿二人、前源中納言雅賴、左大辨兼光、殿上人五六輩、諸大夫十餘人、自恣紙布等無レ不レ具、無ニ餘分ニ云々、撰料又支配御寺庄々、皆悉催出了、今日依レ例終日念佛、不レ聞ニ雜務ニ不レ謁レ人、此日、光長參上、申置退出了云々、親雅又同ニ淨妙寺瓮供、前攝政沙汰ニ云々、入レ夜經房卿以ニ經泰ニ有ニ告示事ニ、自ニ關東ニ申ニ家領可レ被レ分之子細ニ、依ニ此事ニ法皇逆鱗之趣也、

十七日、壬辰晴、此日被レ謝ヲ申宇佐宮猥藉事於石淸水ニ之奉幣也、仍午刻着ニ直衣ニ參內、上卿使未レ參、各遣レ人了、則參內、先定ニ日時使等ニ、參議左大辨勘レ之、親經持來覽レ之、見了、直不返給、次發遣、自レ陣立レ之、事訖余退出、依ニ神

必不快也、此日經房卿以有經示事、昨日召廣元於院、被仰條々御返事、家領之間事遊解之儀、忽難只叶令乞請給云々、朕今生思量事、只此一事也云々、或人云、昨朝先依召廣元參院、女房丹州謁之、傳種々勅語、其實法皇居丹後之傍令敎訓其詞給云々、其中、余不忠之由、粗有其趣等云々、及晩前源中納言來臨、余謁之、

十八日、癸巳、晴、此日、大將密々展詩筵、宗頼基親朝臣以下殿上人少々、業實朝臣已下儒士五六輩、都十余人會合、各辨官之外皆布衣、大將中將又同、題云秋生賢士家、題中、其後有連句幷當座詩等、業實出題云々、

十九日、甲午、晴、光長息小男補藏人(自余家勾召補之)之後、今日拜賀云々、相具來、召小男(名宣居)於前、先是傳奏吉書、今日從事云々、光綱、親經、定經等相從云々、此日中御門大納言被來、余大將共謁之、羞瓜氷等、大將習催馬樂、入夜兼雅卿來密々勤事、大將和笛、余竊調琵琶、老狂也、外聞有恥云々、此日光長、親雅、親經、定經來、申數ヶ條事、此夜有小除目、大宰小貳敦綱(元役國司)、爲參會宇佐遷宮也、左兵衞尉時貞依召進行家、有綱等之賞也、又補內侍一人(少納言惟方入道女、先朝內侍也、然而有沙汰、不被憚也)

廿日、乙未、定能卿來、基親朝臣參上、申御馬御裝束等事、入夜辨實法印來、

廿一日、丙申、雷鳴大雨、即晴了、此日有仗儀幷季御讀經定等、雨後着直衣參內、先是大將參陣、依季御讀經定也、余參內以前、大將着陣定御讀經事、兼光卿書之、小時兼忠朝臣來、覽日時定文、(行事辨也、)依私禱事、不見即返給了定云々、大將歸參御所方、即余大將共向直廬休息、大將退出了、依不可候定座事也、左大臣再三被示可參之由云々、然而幼年之者、不候大事定、故殿丞相之後猶無御參、身勤上卿者別事也、今一兩年不可預大事仗議歟、但於別御定者非此限、而無其仰、仍不參也、他人有若亡之輩、多參入或懇望云々、是見苦事也、抑宇佐定以前、被定佛事頗有疑、仍尋例之處不可勝計、仍先定之、戌刻、公卿參集、仍有陣定、先宇佐宮諸道勘文事、次條事定云々、光範朝臣勘文聊有不吉事之由、親經申出、仍尋問之間、親經時刻依有例不正勘文定了、子刻退出、其後經數刻有定云々、此日巳刻發遣三社奉幣、爲御寺造營無爲令遂也、先例棟

上之時、雖レ有二此事一、事始之間不二必然一、有二所思一、殊所レ表二謹愼一也、早旦（日出以前）、文章博士業實朝臣、持二來告文草一、有二改直事等一、相二續宗頼朝臣參來、先覽レ草、次令二淸書一、（文殿來大監物有頼、件男遇二參之故、今日初限遇役也、）依二日高一、今二一通、密々以二他人一令レ書レ之、（信定、經泰等書レ之、）書了宗頼又持來、見了留レ文返レ宮、次出二庭上座一、次供二御贖物一、陪膳資泰朝臣、役供奉行職事經泰、次陰陽師主税助安倍晴光參上、次三社幣列二立八足南一、西上南面、（以二春日一爲レ先歟、）

春日使、文章博士業實朝臣、
大原野〔使〕、文章博士光輔朝臣、
吉田使、左京權大夫光綱、
已上氏家司也、
各揷レ笏持二參幣一列立也、

次有二祓事一了、陪膳取二大麻一持來、撫了返給、撤二贖物一、陰陽師退出、次先取二春日幣一、向レ南兩段再拜、（今二社尙列立、）次大原野、（向レ西、）次吉田、（向二東歟艮一、）各兩段再拜、返二給幣一之次給二告文一、（先開見レ給之也、件告文在二幣中一也、）件幣皆悉出レ門了、歸昇解脫、參内退出之後、著二衣冠一又降レ庭、敷二疊一帖一、更遙拜、依レ有二所思一也、春日使借二賜馬一疋一、此日、法皇參二詣日吉社一、還可二御候給一云々、

廿二日、（丁酉）少雨、宗頼朝臣來申二條々事一、造講堂行事家司、今一人、可レ仰二資泰朝臣一之由仰了、親雅申二條々事一、

廿三日、（戊戌）晴、光長朝臣來申云、延勝寺御八講始、即近衞院御忌日也、辨不レ候、催二兼忠一之處、稱二所勞一不レ參、近代如レ然事、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歟如何、仰云、近代例不レ可二據用一、辨官皆有レ障、汝早可二參仕一也者、申二可レ參之由一、親經申二宇佐使條々事一、辟家雜事決定闕如歟、上西門院、一切不レ可レ叶之由、被二申返一、又院御領事、花山院大納言返報之旨、甚不當、各宜可二仰遣一之由、仰含了、前源中納言所二勸進一之經書之根本勸進、俊經入道也、我深敬二汝等一之一句、以二金泥一別所レ書也、

廿四日、（己亥）晴、午刻、光長朝臣、相二具南都興福寺所司三人一參上、（所司候二藏人所一、）余召二光長一問レ之、申二條々訴訟一、其中先日所二返給一之奏狀事、申二兩條子細一、（具二折紙一、）猶可レ被レ行二斷罪一之由也、返々奇恠無レ極、仍仰二其子細一、但先日副二起請一、載二奏狀一奏聞早訖之由令レ申、仍今度不レ能二返給一、只仰二無道子細一了、法皇御二參一詣日吉一、相二待還御一可二奏聞一也、今日午刻地震、入レ夜向二九條一、

密々、招廣元調之、粗陳鎌倉子細、又仰所思了、申刻、親雅來申條々事等、寳劔御祈之間事、參仁和寺宮令申了、先被修他法、遂若無法驗者、重可被行孔雀經法歟之由、被申云々、仰可奏聞之由了、定經又申條々事、造寺行事家司今一人、賚奏申難下向之由、仍仰範季申可下向之由了、

廿五日、庚子、晴、午刻自九條歸冷泉、定經申明日季御讀經之間事、能保示送云、九郎義行郎徒、伊勢三郎丸梟首了云々、造興福寺次官仲基、日來申可初參之由、仍殊無尋之者之間、不申(申)改、而明後日依事始、明日行事官家司等可下向、仲基同可下向之由風聞、而于今不見來、先例不來長者許之人、爲造寺官之例、未曾有、仍憖可止仲基下向之由、仰光長了、仲基高名白人也奇恠々々、自本于今不改補、余之失也、是光長推擧之故也、

廿六日、辛丑、晴、早旦召橘以政朝臣、補造寺次官、明曉可下向之由仰之、申承了之由、橘氏雖未有補次官之例、非源平兩氏之者、強不止也、所謂高家并海氏等補之故也、加之北圓堂行事家司、以政之曾祖父以綱被仰之、云造寺官、云奉行家司、撰其姓之條惟同、仍准以綱之例、補以政也、以政頒狀之後、以親經奏事之由、有勅許、仍今夜季御讀經之次、所申補也、此日、春季御讀經始也、仍著束帶、未刻參內、相伴右大將、衛卿上﨟也、先是公卿已下多以參集、相續內大臣參入云々、仍以奉行職事定經、可被定申御前僧之旨、仰內大臣、先例不依本奉行、上卿當座上﨟定申之故也、余進造馬於主上、叡感殊甚、頻以有御與、小時兼忠朝臣、持來御前僧定文、并闕請文等、各書一紙、無禮紙入筥、余于時在二間見了返給、兼忠申云、威儀師未參者、仰早可遣召之由、其後良久猶不參、及申終召兼忠問子細、申云、惣在廳經緣、先日申所勞之由、相扶可參之由仰之、其後病非詐僞、猶有資者、可辭所職之由令申、仍可召進他威儀師之由、加下知了、而于今不參、經緣之過怠也、余仰云、可差進他人之由、加下知有請文哉、兼忠云不然、余又云、尋問交名哉、兼忠云不然、重加勘責云、沙汰之緩怠不可過也、先爲惣在廳之者、強不可申虛病、譴責之法可依人、又可依事也、又許所請、被仰可進代官之由之時、可召其請文、其上可尋聞交名也、一々之事皆

以甚度、甚以不便、於今者無他計、早遣人可仰含者、申云、數度遣使者、一人未歸云々、匆諍々々、及日沒、申云、威儀師俊紹、只今參入之由所申也、且自仁和寺宮、所被申此由也云々、其後及昏黑、猶不參、仍以定經、問人々云、雖及遲々、參入者非此限、若遂不參者如何、定御前僧了、無延引之例、威儀師不候、無被行之例、爲之如何、若又從儀師有引御前僧例之說者、還歸來云、問官外記之處、其例不覺云々、人々申云、從儀師事無例、其外他計不覺、一定可參者、雖及深更可被待云々、秉燭之後象忠走來、告示俊紹參入之由、仰早可事始之由、次余着殿上御倚子下、此間內大臣以下參入着座、藤中納言定能、左大辨兼光等、着南殿座云々、次出居着御前座、經小庭青瑣門代等、如例、（依御遲々、余仰諸人催之、）次余以下着御前座、（御簾東妻南面、是例也、經中門廊并御殿南簀子、着廣庇座也、）（兩面端敷一枚、余着之、內大臣不着、仍着從座、）次僧遲參、仍仰出居催之、次從僧等昇自南階、置草座香爐筥等、（綱所引之、立階下、）次僧侶昇自中門廊南妻、經簀子、自正面昇廣庇、次第着座、（若經出居座前、并公卿座末、座邊可着歟、可尋之、）次威儀師俊紹、跪內大臣前、無申事、余問云何事哉、若申御導師事歟、俊紹云然也、余云、實二人參勤定例也、早可仰俊紹召、圓全權律師從僧如昔例者、覺憲勝詮等、在御前僧之中、而召圓全從僧如何、若件兩人之間有不參之人歟、暗夜之間、參入之僧不見其面、仍內府問之、申覺憲不參入之由、次圓全進着半帖、次咒願、次打磬、公卿置笏、次堂童子着座、次唄、次分花筥、次散花、（經行、）次導師啓白、此間出居上﨟右中將實教朝臣、經上達部坐前、就導師座右邊、仰御願趣、復座、次發願之後着下座、即又着半帖、結願文、着下座之後讀御經、（此次第如何、發願之後着下座、自昔讀兩一枚之間、更進結願、其後不可讀經、而今日大將可仰進訖、）即又止之、次三禮着半帖、（咒願在本座、威儀師期不仰之、若仰等師之次仰之歟、）次威儀師進就行香机下、此間余已下解劍加置笏、進着綱所東、（人々皆不降簀子、即經其坐進寄也、）分輸了、經机南御殿西面簀子列立、南上西面、依人數不足、出居二人（實教、雅行等朝臣召之、）參加、又藏人取火蛇、次更自廣庇東行、次第行香、（經机東、於押間、）經座末下長押、出居前作輪、更自簀子西進、列居机下、還登輪各復座、人々次第起座了、余持劍起坐、於渡殿邊橫劍歸着殿上、右大將着陣、行詔書覆奏事、（後聞、詔也、）即進弓場付親經覽之、（文杖、）余見了、以藏人召書御坐御硯、

公卿連署之奥、年號之奥ニ一字ヲ上テ、書ニ可字ニ返給、
歸參ニ御前ニ、即退出了、
今日參入公卿、
內大臣、
大納言、良通、
中納言、家通、隆忠、定能、布衣、
參議、雅長、兼光、布衣、通資、
此後有ニ小除目一、
造寺次官從四位下橘以政、
同主典、、、
右少史、、、
上卿定能卿、參議通資卿、
廿七日、壬寅、晴、申刻雷雨即晴、此日、初度上表也、午刻、
大藏卿宗賴朝臣、使ニ陰陽師圖書頭在宣朝臣勘ヨ申日
時ニ、在宣候ニ藏人所ニ、着ニ束帶ニ、入レ宮持來、余於ニ二棟廊南面ニ見レ之返
給、未刻、上達部並役人淸書等參入、作者未レ參、堀川
大納言忠親卿殊早參、仍使ニ大將隅ロ之、壓而親經參
上、其後余着ニ冠直衣ニ、出居ニ上達部座ニ、其座如レ常、但除ニ余座之外ニ、二行對座、
又懸ニ隔子ニ、置ニ硯筥ニ、次家司宗賴朝臣、來申ニ親經參入之由ニ、仰ニ可
レ召之由ニ、即藏人右少辨親經、取ニ副表草於笏ニ入レ自ニ
車寄戶ニ、經ニ中門廊西緣ニ、參上候ニ長押下ニ、隨レ目膝行
昇ニ長押ニ、置レ笏進ニ表草ニ、余取レ之置レ前、親經退候ニ長
押下ニ、次余見レ表了、如レ本卷レ之目ニ親經ニ、々々參進、余
給レ表仰ニ可レ讀之由ニ、親經作レ候ニ長押上ニ讀レ之、余示ニ
人々進寄同可レ見之由ニ、各頗居寄、親經讀了、返ヨ上之ニ、
即退下、余取レ之置レ前、次召レ人、宗賴朝臣參上、賜レ草
仰ヲ可ニ淸書ニ之由ニ、宗賴取レ之退下、於ニ北面邊ニ、使ヨ中
務權少輔伊經淸ヨ書之ニ、宗賴歸參申云、御名字或就ヨ書
之ニ、或註ヨ書之ニ、今度如何、余仰保安度々例皆就ニ書之ニ、
又案ニ事理ニ不レ可レ書レ註歟、忠親云、註ニ書例周有レ之、但先々每度申ニ事由ニ、聞レ仰歟、此
次余仰云、可レ持ヨ參表宮檀紙等ニ、宗賴退下、即檀紙上
置ニ表宮ニ、加ニ花足ニ、持ヨ來之ニ置ニ、余前ニ退下、余(退)仰ニ可
レ令レ昇レ案之由ニ了、次職事以行經泰等昇レ案、有レ覆、又机ニ加敷
筋加レ之、兩人昇ニ件机ニ、令レ舁レ之、立ニ余座當間簀子敷ニ、南北妻、淸書之間經ニ時
刻ニ、與ニ忠親卿ニ交語、多是宇佐(宮)之間事也、此間、
左大辨兼光卿來、同談ニ此事ニ、申刻暴雨、所ニ昇立ニ簀子
之案覆悉濕濕、仍召ニ本役人ニ令レ改ニ立透渡殿ニ、副ニ前隔ニ東西妻、
爲ニ風雨難ニ入ニ殿中ニ、仍除ニ不レ濕之所ニ立レ之、良久宗賴朝臣、取ヨ副淸書表於笏ニ
持來、余取レ之披見、此間宗賴退下、了與ニ忠親卿ニ、爲レ令レ見ニ兼光卿ニ也、件
卿見了與ニ右大辨ニ、余云、披ヨ置其前ニ、可レ令レ見ニ左大

辨者、如命披見、兼光〔卿〕進寄見之、余問難之有無、兼光示優美之由、各見了返上、余取之開硯蓋、摺墨染筆〔書〕名二字、如本覆蓋了、更自與細卷之、取檀紙、先以一枚、重端一枚裹表三枚也、卷之、次作重一枚、爲禮紙、卷之、次又以一枚、爲禮紙、并四枚也、本所持來之檀紙無餘分也、皆卷了置座前、取表宮蓋、置傍、取入宮、覆蓋、召宗頼朝臣給之、宗頼搢笏給之、逆退到表案下、横サマニ置之也、如本引覆之、以帶結之、宮ニ案下ニテ片餘ニ結之、竟表宮ニ結之也、拔笏退下、次家司已下四人、正五位下助教兼大炊頭中原師綱、正五位下式部少輔兼紀伊守藤原範光、從五位上前兵助國行、散位從五位下藤原經泰等也、（師綱範光家司、國行經泰職事、）參上昇案、經中門廊出自車寄戸、參中務省、路間表宮入〔案〕司範光車、次召宗頼、仰作者清書等可賜祿之由、次作者親經、參進中門廊簀子邊、次家司從五位上藤原爲季、故爲親子、取祿褂一領、不加袴、先例作者皆四位也、仍加袴、今依爲五位不加給袴也、給之、親經取之、降自中門内方、徒跣、於砌內、依雨不出庭也、再拜了退出、次清書伊經、同參中門廊西緣、自親經南方候也、職事散位源兼時取祿褂一領、賜之、伊經懷中笏、取之、於中門內、再拜不持笏失禮也、退出、次忠親卿退出、小時宗家卿來臨、暫謁之、余歸入、先是雅長兼光等退出、宗家卿參八條院了、

上表之間來臨公卿、

忠親卿、良通卿、

雅長卿、兼光卿、

宗家卿追來也、

次仰宗頼、設勅使座、其儀、透渡殿敷滿弘筵、東三條儀、東對南廣庇敷之、而康治近衞殿儀、透殿敷之、准彼例也、副南欄頗西方、敷高麗端疊一枚、其上敷龍鬢一枚、其上敷東京錦茵、爲勅使座、副北欄頗寄東方、敷高麗端疊一枚、爲取祿公卿座、彼近衞殿儀、南北妻對座ニ敷之、是則東三條儀也、件透廊同幅一丈二尺也、仍寄北敷兩座、南方有路、經東疊南、勅使着座有便、今此透渡殿幅八尺也、仍横敷座者可無其路、仍以今案、副南北欄、頗參差着天令敷之、於事有便、當勅使座前、副北欄寄西、立燈臺擧燭、尋常上達部座垂簾、是又東三條、對南面廣庇之故也、秉燭職事等歸來、申付省了之由、少納言伊經參入云々、其後省官等參內、其後、頭右中辨兼忠朝臣持參表於法皇御所、以判官代爲賴奏聞、返給歸參云々、此間經數剋、今日依季御讀〔經〕第二日、可有引茶、他四位等稱障不參、仍宗賴朝臣白地參內、引茶役了、依相隨參也、亥剋、勅使權中納言定能卿來臨、持表宮進立中門、家司宗頼朝臣相逢申事之由、余着直衣、在尋常上達部座簾中、宗頼進西簀子申之、卿三位中將良經着束帶、進出上達部座北方、經中門廊西緣、降自同南妻徒跣、相逢、揖笏取宮、更立右

廻踏昇、經本路、自上達部座北第一間(余雖宿同也、)膝下、指
筥拔笏歸入本方了、余取筥見之、加花足以
檀紙二枚裹之、(以所加表之禮紙二枚裹之、仍表禮紙只一枚也、)如舊記者、
不可加花足歟如何、次余召宗頼仰勅使可着
座之由、即定能卿着勅使座、次右大將良通卿出自
上達部座北方、經同簀子着北方座、次家司伊豫守
季長朝臣、取祿掛一重、(單二領也、)來大將座下獻之、大
將作居揖笏取祿、頗居寄授勅使、々々取之、大
將拔笏退座了、次勅使經中門廊西簀子、自同南
砌降出砌外、(依雨止庭乾也、)再拜退出了、〔此後有吉書事、
官方、藏人方、政所、略之、〕次余歸入、其後上上達部
座簾、又撤勅使座、已上役諸司官人、着衣冠所役
也、奉行職事長俊加撿知、敷之撤之同役人也、是
先例也、上達部座奧疊二帖撤之、又硯筥同撤之、次
余出居上達部座、良通良經等在座次、宗頼朝臣先
申官方吉書候之由、次左少辨定長、揖伊豫國年料米
解文於杖、入自車寄戶跪同間、(當向北、)深揖伺氣色、
余目之、定長稱唯、經簀子參進々文、余披見返給、
結申退出如例、(但有兩度揖、)次藏人方頭右中辨兼忠朝臣、
(臨時公用、)作法同前、(但無兩度揖、宗頼申事〔之〕由同前、)次政所宗頼朝臣、(加覽

國御封、)事訖歸入、今日依吉曜參內、即退出、(中御直、頃身上蘆冠、)今
度表追寬仁保安等例也、兼日作者親經申云、寬仁表
被載攝政大臣等、承保、寬治、長治、保安、皆被載
攝政隨身等、不載大臣、今度如何、余仰云、攝政大臣
隨身可載三ヶ事者、今日親經先申云、如仰載三
ヶ事、但傍例一兩度如此、若可被避哉、仍兩方設
草所持參也者、余示合忠親卿、只任近例不可
被載大臣、不可有其難云々、仰可載攝政隨
身許之由了、(余元可載大臣之由仰之、故ハ去々年〔依〕兩辭大臣、去年內覽之次返給共、仍尤可加辭也、然而傍例等、專以不快之由、忠親云、任大臣之後經廿餘年了、強不可被載、且承保以後、不被載即此故也、而依返給表、可被載之由、餘事也云云、仍不載之、)五位作初度表之例、昭宣公、(季家、)貞信
公、(朝綱、)此外無近例云々、四位儒士光範朝臣作十
二攝政表、業實作前攝政表、是皆初度也、共爲不
快、加之當時儒士之中、無出自親經之右者、仍
撿古跡所召仰親經也、光輔等嫉妬云々、

表、

臣兼實言、蒙去年十二月廿八日勅命、官中雜事先觸
臣可奉行、今年三月十二日詔書曰、依爲累代元功
之胤、新授萬機攝行之任、又同十六日、勅加賜左右
近衛府生各一人、以爲隨身兵仗者、前後之賞涯涘已

溢、爲龍爲光、歳去歳來、臣兼實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皇自貞觀之聖代、逮于我君之明時、攝斯萬機在臣一門、盛帝之外祖舅也、於天下不賤、成朝之元老賢才也、爲海内所歸、故能丹青神化、潤色鴻業者也、如臣者無材無藝、非老非親、只以先賢之胤、推當輔佐之任、負風扆於明堂之位、驚心惟短、扶龍圖天闕之居、猥旣無聊、帝嫡代堯而行政之齡、臣猶少十二年、姫公相周而當朝之德、臣猶遠百萬里、何無纖芥之所取、猥受負荷之重寄、頑森之甚偶疊而已、若夫慎小人而好近、貪大名而忘退、則維鵜在梁之誚焉、三百五篇之詩可聞、亢龍知晋之誠矣、六十四卦之義在眼、讓遜朝端、只守禮之節、罷執政柄、專保德之柄、伏

願

陛下早停攝籙、隨身兵仗合付本府、上無安授之謬、下無鋏居之咎、爲君爲臣、不亦可乎、不任懇款屏營之至、謹拜表陳乞以聞、臣兼實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文治二年七月廿七日　攝政從一位行右大臣(々々)藤原朝臣兼實上

此日、興福寺事始、長官左中辨光長朝臣、次官前攝津守以政朝臣已下々向、家司木工頭範季朝臣、爲講堂南圓堂行事、同以下向、宗賴朝臣雖爲惣行事、依上表事不參、長房又雖加行事、依所勞不下向、仍範季一人所下向也、後聞吉時午酉云々、以政依當日下向頗遲々、仍酉刻始行云々、別當僧正依所勞不出座、權別當法印覺憲已下僧綱少々、并所司等多參會云々、又今日午刻、法成寺事始也、行事職事兼時參入行之、有御祈等、惣社奉幣、金堂誦經、此外仁王講、觀音經、御讀經、御念誦等也、此日於淨土寺邊堂、法皇爲故業房、有御佛供養、女房丹後同之、有臨幸、公卿等數人爲布施取參入、定能卿依參其座、上表之間不來也、

廿八日、己卯、晴、此日、季御讀經第三日御論義日也、仍爲聽聞相伴大將、入夜參内、予大將共直衣也、舊記云、近習公卿著直衣、自閑暇參入云々、仍所相具也、參上之後相尋之處、奉行職事未參、仍仰頭辨兼忠、行事辨、先令行朝座、次於弓場殿座令行番事、權別當覺憲講所、并頭辨兼忠等在其座、是定例也、以中門南脇爲其所、頭南面、職事西面、番了、兼忠朝臣持來番文、今一通者、給番僧綱也、

余候廉中見之、小時覺憲參上、著第一座表白（其聲如論義之音、）之後、先召一番、（其詞、增覺大法師云、覺什大法師同、已下勅之可知、）次兩人久自第一間著圓座、（第一四置前敷圓座二枚、東西相對、東方講退、上臈在西、）各論義一帖、（問題及三重、其後返問、先問者同之、次講師返問也、第二番已下、問題之後、只一重論之、不及三重、若先例歟、）第五番上臈隨喜了起了、其後僧徒退下、次余相伴大將退出、今日參内以前、橘氏長者以政朝臣持來宣旨、（去四月宣下、而外記文不須、依傳宣、去廿二日、給將長者許、）家司宗賴朝臣參會、相逢受取之、以職事經泰傳奏、先覽余、次令見大將、返給即給長者、次進功過別當名籍、大將見了（今度余不見之、）返給、宗賴書下給、以政、次進社司見參二通、（留是定例、）次宗賴以政等退出云々、宗賴末補大將家司、仍去廿六日光長朝臣給令旨、（光長元大將家司也、仍書下之、爲貫首之上、下向南都、仍不能奉行、仰宗賴也、）今日宗賴拜賀之後、申吉書云々、

廿九日、（甲辰、）晴、親雅、親經、定經等來、○（來下恐申脫）條々事、此次仰定經云、季御讀經初日、威儀師遲參之間事、彼日問經緣可申之由仰、而于今無申之間、自仁和寺宮被觸示云、經緣初申所勞、象忠不許之、仍申可辭所職之由、而猶不許、其後無音、當日俄稱讀賦、仍令催進俊紹了、全非經緣之過怠云云者、如然者奉行辨過怠也、子細何樣事哉、早尋問可令申者、今日以親經爲使、問宇佐宮之間事於兩府、各行向了、入夜象忠來、陳威儀師遲參之間事、其旨甚無謂、仍仰含子細、粗加勘發、無所于披陳、太以不便云々、今日基親朝臣之許遣裝束、依申請也、（密々遣之、不副別使、是又所望也、）半臂下襲表袴等也、（裏白生衣裏也、）

此日御季讀經結願也、余依所勞不快不參內、右大將三位中將等令參、大將爲上首云々、定能卿隆房卿在南殿、大將已下入人候御殿、行香無不足云々、御殿御導師、證遍律師云々、晚頭三位中將先歸來、秉燭之後大將歸來、

卅日、（己巳、）晴、親經來示兩府申狀、又基親參會、余仰親經、於前令書條々篇目、給基親可存沙汰事等也、以其草令奏院、親經參院、伺花山院大納言兼雅卿令申入、（定長依服暇不出仕、仍余內々以被觸令傳奏也、）歸來云、諸卿定不一樣、而如此細々申沙汰、尤神妙也云々、今日基親給馬、參上之次密々給之、依彼申也、又女房竊給御扇、又以入內々仰基親云、此勅使尤大事也、顧傍人之口、能可用心、行家朝臣推問之時、頗乘入口歟、上代猶如此、末代哉、是殊爲奉懇之由

令申之故、所致訓仰也者、申殊畏申之由、（此人頗有非清廉之間、仍爲試其事、仰此由也、）明日日時、早旦可被勘之由仰親經了、辰刻可參內之由仰了、亥刻、法印以嚴俊律師、爲使被示云、今朝能保朝臣參彼法印許、義行在山惡僧〔僧〕許之由有風聞、其間事能可被致沙汰云々、仍思案之所、草評定、而能保不用其事、力不及云々、勿論事歟、廣元昨日下向了云々、法皇數十枚之御書、遲々之間懈怠云々、

閏七月

一日、（丙午）朝間天晴、午刻雷雨、其後雖微猶降、天又陰、此日被發遣宇佐寶撿使權右中辨基親朝臣、左大史國通、并史生二人也、仍辰刻着直衣參內、（共無殿上人、依遲參不相待也、）于時勅使大外記大夫史之外、不參內、仍親經之許遣人、又上卿許同遣人、此間於鬼間邊、召寄基親朝臣眼前、粗仰事子細、此間親經參入、（予基親召仰早參之由、親經實仰遲參之由、無陳方、）以件人日時事條々、仰官并陰陽寮、各申云、事始日十月一日之外、無可然之日、九月有憚、八月中假殿遷宮以後無日次云々、余仰云、必八月中可有正殿事始也、棟上縱雖及十月、早速被行事始、且可造畢也、而事始及十月者、年內遷宮不可叶、假殿遷宮者六日十四日也、然者木作始九日十四日可載兩日也、若六日遂假殿遷宮者、九日可有事始、十四日有遷宮者、即同日入夜被行事始、全不可有其難、縱雖無先例、何事之有哉、仍此定可載勘文者、官稱善、暫上卿參入、（中御門大納言宗家卿也、）相敍少納言師廣參入、次親經覽日時勘文、見了返給、次覽內文符、同見了返給、上卿申云、此官符召賦可給歟、將又以使部可給歟、恒例宇佐使、於陣給宣命、今度無可給之文、爲之如何者、余云、召賦賜官符事、先例不覺悟、雖非宇佐使事、有准據哉者、可被問例者、親經歸來云、官外記共申無例之由者、余仰云、然者何強以新儀召賦可給哉、只以被召仰可足、任例於陣腋邊、密々可渡勅使也者、余依所勞退出、基親又退出云々、內文請印以後、外文又可有云々、官符已下文書、可續加之、今日任例書心經、朝間神齋如例、召定成令見中將、申拖瘡之由也、

二日、（丁未）晴、早旦法印被來、義行在台山邊之由事、被語示、大略能保沙汰、不足言歟、光長朝臣參上、

申二條々事一、其內衆徒奏狀事、僧正伏レ理、大衆又後悔云々、光長密語云、今日參院、定長傳二密勅一云、汝兄光長朝臣者、有二學問之聞一、又頗得二人望一歟、而攝政之邊近習之間、朕事頻以蔑爾、就レ中太上天皇、不レ可レ知二食天下一之由、爲二攝政沙汰一示二遣關東一、其事光長奉行云々、件事深所二怨思食一也者、定長申云、此事若內々可レ尋二仰一歟、仰云、在レ意者仍所二告示一也云々、已上定長詞、此事不レ能二左右一、已被レ處二朝敵一歟、是存內事也、光長懇陳申了云々、中將祈二修土公鬼氣祭等一也、

三日、戊申、晴、親雅親經等申二條々事一、又定能卿來臨、入レ夜招二定長一、令レ奏二聞條々子細一、昨日光長所レ示之事、倩案レ之、以二此便一、專可レ述二思緒一也、仍所レ思之事等、具以達了、所詮此浮說、枉可レ被レ糺二眞僞一也、凡此程事、被二信思食一はかりにて、爭居二萬機之任一哉、天氣猶無二和顏一者、安穩休退、專所二庶幾一也、凡取二諸身一無二一塵之過怠一、而隱德已空、殆類二謀反之罪一、是又先世之宿業也、不レ能レ申二左右一、若此條有二天許一者、早速承二御氣色一、欲レ達二關東一、私不二申遣一者、又可二依違一之故也者、已上奏聞之詞、定長深有二信伏之色一、但件男前攝政之方人也、縱有二黑腹之思一、專任二白日之誠一者也、

四日、己酉、晴、宗賴朝臣來申二條々事一、法成寺修理支配事也、金堂事修行泰覺、阿彌陀堂事東北院修行聖顯、兼二法成寺修理別當二、前長者之時、一向泰覺奉行也、相分奉二行之一、堂々支配改二本沙汰一、且爲レ終二其功一也、賴業來授二左傳於大將一、入レ夜靜賢法印來、

五日、庚戌、天晴、親雅來申二新年穀奉幣之間事一、十一日定、十四日發遣之由可レ宜、十一日進發每事難二沙汰具一歟之由內々賴業所レ申也云々、仰レ可レ依レ請、親經來申二宇佐使雜事、及初齋宮之間事、又神殿支配事一、可二忩仰下一之旨、仰二帥卿一之由仰レ之、又斷罪之間事、只晴被レ勘二罪名一、即被レ配二流關東一之由、被レ仰二遣賴朝卿之許一可レ宜、早奏二事由一、可レ宣二下罪名一事之由仰レ之、申云、今日罷二向帥卿許一、一日仰旨申合之處、申狀如二今御定一、只今欲二申上一之間、遮蒙二此仰一、早奏聞可レ仰二下罪名事一者、及レ晚向二九條堂一、依二故女院御月忌一也、秉燭之後歸來、大將所二相具一也、

六日、辛亥、晴、觀性法橋日來加レ行、今日書二寫如法經一、仍余精進終日念誦轉經、此如法經事、自二殖紙麻之昔一、余幷法印共與二此善一、仍法印今旦被二行向一了、余同雖レ可レ臨二其砌一、職重官高、出行不二容易一、仍爲レ表二信力一致二

潔斎二而已、申刻、左少辨定長來、先日示付事、爲レ示二
勅報之趣一也、余召二簾前一謁レ之、定長云、昨朝得二便
宜一委細奏達了、無下指御返事上、只内々被レ仰云、此事ハ
内々ニ、光長事をこそ被レ仰しか、以外ノ大事こそ有も
のをあふなく被二仰出一にける、尤御後悔也、かくま
て被二驚申一以外大事也、何樣ニ可レ被レ仰二御返事一と
も、不二思食一云々、於二御氣色一者、强不レ惡歟、於レ不
レ快者、無二左右一有二逆鱗一、一切不二聞食一也、而閑ニ委ク
聞食了、大略至極之道理と思食歟云々、又女房丹後ニ
も、此事委語聞了、近日偏彼女房之最也、仍爲レ後且所ニ
令レ聞置一也者、今日向二經房卿第一令レ聞二此事一了、彼
卿も令レ申御之趣、道理極成了、其上にはいかにか、勅
答も可レ有哉、大略理ニつまらせ給歟之由、所レ申也云
云、今日法華經四卷讀了、
七日、壬子晴、親經來申二條々事一、南都訴詔事、書二御敎
書一、直可レ遣二光長朝臣許一之由仰了、又安樂寺別當事、
同遣二帥卿許一之御敎書案持來、所存仰聞了、其外事
條々事、親雅申二祈年穀奉幣之間事一、定經申二諸社修造
之間事一、早旦、内大臣送レ札人々御中云々、被レ示下依レ病云々二禁可
レ辭二左大將一之狀上、子剋、頭右中辨兼忠、持二來左大將
辭狀一、使右中將公時朝臣、見了、仰二可レ奏之由一返給了、以二檀紙四
枚一畏レ宮、如二泪佛布施一、以二帖紙一結レ中片端、書二檀紙一、端一枚
加二裹紙一、其上重二一枚一爲二禮紙一、其上又加二一枚一如
レ例、但件裹紙禮紙等、以二續飯一付レ之、若先例歟、又宮
體無二花足一、牙象ヲ彫付タル也、入レ夜宗頼朝臣來示二
條々事一、
九日、甲寅風吹天陰、早旦能保朝臣送二使者一申二發行之
間事一、次第尾籠無レ極、招二法印一示二子細一、又能保之許
示遣了、入レ夜爲二方違一向二九條一、今日職事等來、其中
兼忠朝臣、申二仁和寺宮被レ申高野惡僧事一、兼忠參二彼
宮一承二子細一、可二申沙汰一之由仰了、
十日、乙卯未刻雷雨、巳刻許歸二冷泉家一、親經、親雅、定
經等來申二條々事一、親雅祈年穀奉幣上卿事催二大將一、
事、今日參二被宮一可レ承二子細一也云々、及レ晩歸來云、
仁和寺宮注二折紙一被レ進也云々、早奏二事由一任レ被二
申請一、可二沙汰一之由仰了、傳聞大將隨身厚次頓滅了云
云、
十一日、丙辰晴、此日、祈年穀奉幣定也、未刻、大將參
レ陣、入レ夜歸來云、雅長卿勤二執筆一、奉行之辨親經承二

宣命事、大內記稱病不參之故也、藤中納言來、又親經、親雅來申條々事、此日有軒廊御占、上卿通親卿云々、能保朝臣以使者申云、山惡僧中殿等逃脫了、不能申左右云々、

十二日、丁巳、晴、法印示送云、無動寺惡僧財修、又以逃脫了云々、凡不能是非事歟、親雅、宗賴等來申條條事、又親經申初齋宮之間事、并明後日奉幣々物事等、

十三日、戊午、晴、雅賴定能兩卿來、各謁之、又親雅申奉幣春日使闕如之間事、親經申幣物僱具之由、

十四日、己未、午未兩刻雨下、申時以後止、是日、祈年穀奉幣也、異虫（如蝶）降事、被載廿二社之辭別、先日被行御占之由、辰巳未申方角神祟之由、占申之、然而御占之趣殊重、仍不限彼方角、凡所被辭別申也、北野社有蠶木顚倒事、仍辭別被副載也、上卿右大將、行事右少辨親經、大內記不參、少內記之中、無文章生之人、仍親經草宣命、又春日使、去元曆元年、自今以後可用四位之由、有勅願、被載宣命、而去年奉幣兩度、依闕如被用五位、非曾遂例、又似欺神、今度地下四位皆稱障、外記勘去年例、申可被用五位之由、然而余專敬神之志、召出文章博士光輔朝臣、令勤仕、彼使儒士之條、雖無近例、依無菅家氏人、儒者奉仕北野使、今又地下藤氏四位、其人已稀、仍准菅家例用儒者使、可無其難、加之粗案古跡例、云儒者云君達、皆勤仕此役、愚計之至、何背時議、（後日法皇感之、）但不可爲流例、是闕如之秘計耳、今日自院以頭右中辨兼忠被仰下曰、義行隱籠山門之間事、本寺不令滅亡、無爲召取惡徒等事、可令計沙汰者、一身雖計申、且可被問人々歟、又懸本寺可有沙汰歟之由令申了、入夜花山院大納言來、語世上事、

十五日、庚申、天陰雨降、巳刻、左少辨定長、爲院御使來仰曰、前攝政、日來閉門戶、止出仕、此事不可然之由、賴朝卿令申、雖然猶成恐蟄居、加之忽出仕者、人口定不安歟、仍雖猶豫、始終不可默止、於今者密々參仙洞、漸可開門戶之由、欲召仰如何、汝雖不可申是非、以他人之說聞此事者、可無本意、仍殊所被仰合也、余申云、自本閉門之條、恐心之所傾也、然而至于此事者、口入還有恐、仍懷奇送日、今仰尤可然、出仕事早可被仰下也、不

可及異議、殊被仰下候旨、恐悦相半者、定長又仰曰、先日奏聞之趣、具聞食了、令迷是非之間、卽所不被仰返事也、倩思食之處、被仰光長之趣、似無御思慮、然而只聞食及事、雖不存、必定自被仰出許也、依其事殊不可恐申、於攝籙事者、偏春日大明神之御裁也、各定有其運歟、非人力之所及、忽辭遁之條、更不可思寄、仰遣關東事、汝示遣事、共以不可有、此重彼輕之儀、更非叡慮之本意、前攝政度々表忠節、（平氏遁脫之時、不許彼留洛陽、并木曾亂逆之刻、聞法皇可御南都之由、遂以下京等是也、）思食知彼殊功之許也、家領事、不意避所職之上、剩不知行所領之條、不便思食之故、不知子細、不辨理非、兩三度雖仰遣關東、是又依各々運有落居之樣歟、自今以後、散恐懼之思、不可挿疑心、與前攝政不存異心、通音信之條、叡念之所慕也、汝可否隨人之所言存之、謗之時ハ奇之、感之時ハ悦之、今年之豐稔、萬機之叶天意之由、所謳哥世上也、善惡事更無深御意趣、早可存其旨者、余申云、奉勅命之處、神心失度、一悅一恐、喜懼無限、始聞光長語之後、若存若亡、偏忘寢食、今散愁歎之思、丹心猶披雲霧望青天、但彼訛言事、枉可被糺定也、生涯深恩只在此事、嘗時雖悅勅語之快、尙恐叡念之底者也、抑與前攝政不可有隔心事、自本存思給之上、重有此御定、更不可存異論者、此次以定長奏曰、山門事可有沙汰、召人々於院殿上、可被豫議者、此間、前源納言來、予謁之、相次兼忠朝臣來、以彼人重奏僉議事於院、隨御定可催人々之故也、卽參院了、而定長退出、御所中間、仍及晩陰傳勅報、僉議事聞食了、相計可催人々者、先仰兼忠、遣左內兩府亭問之、又仰可參入之人々、令催之、但今日及夜漏了、仍明旦可有議定之由、同仰含了、

今日定經來申條々事、

十六日、辛酉、晴、是日於院殿上、被定下義行逃隱山門之事、上臈不被參列座、無便宜、然而依爲重事、申刻着直衣參入、先是公卿四人也、（雅賴、實家、家通、通親等、雅長未參、忠可參入之人五人也、兩亞相并宗家、忠親、經房等、依病不參、兼光在日野、云々、）在殿上、余參入之間、雅賴卿降居庭上、余候上達部座、殿上之障子以西三ヶ間、爲尋常公卿座也、招定長入見參、（此間、雅長參入、）仰云、此間事可計沙汰者、卽以定長先問座主以下、（其趣、義行逃隱山門之由風聞、是惡僧兩三人同意之故云々、仍義行及件惡徒等、可搦進之由、以院宣被仰下了、而彼

惡僧等、見住山上、衆徒同心令逃去了、日來歷匠朝敵、臨期之時、早以逃脫、所司怠慢沙汰、懈怠何樣事哉、各申云、此次第無所遁申、凡惡僧之習、令不從貫首長吏之下知、但於此條者、雖衆徒爭不顧朝家之大事哉、逐電之條、偏所司等不覺之所致也、各居籠凶徒等欲捕取之間、方人少々出來、打破逃了云々、凡不能左右云々、以此狀又仰能保云、僧綱等申旨如此、此上事何樣可有沙汰哉、且隨計申又可有御斟酌、武士等可襲攻山門之由、有風聞、於此條者尊不可然事歟、且又義行所從白狀(之)趣如何、委可令言上者、能保申云、凡如此事全不能口入、雖不可知行、此事已爲大事之間、隨承及所申出也、而山門衆徒忘朝憲、容隱之條、甚不當、如土肥二郎實平之武士等、偏堅坂本、可搜山上之由、雖令申、廻樣々計略、所加制止也、座主已下付使廳、使被責者、盡出來哉云々者、余以頭右中辨兼忠朝臣、仰諸卿云、山門凶徒三人、相具義行、隱居台嶽之由、遍以風聞、仍下院宣、懸徒衆、被尋召之間、彼惡僧等逃脫了、所司等懈怠、責而有餘、武士等含忿怒、可寄攻之由令議云々、於此條者、爲一山滅亡之基、仍一切不可然、山門不滅亡、凶徒輙召出之計、何樣可被行哉、各廻秘計可被計奏者、兼忠朝臣向殿上、仰諸卿、々々定申之間、兼忠在殿上緣聞之、各定申了、兼忠寄雅長之座下、問聞之、他人定其詞分明、彼卿詞不詳聞、仍問之歟、歸來申諸卿定申趣、雖未練大略申之、頗存外也、余召定長奏諸卿所議定、僧綱及能保等申狀、幷三方申狀告奏之、左內兩府申狀、幷被問忠親卿之返札等、同奏之、宗家、經房等詞文未到、已上皆依病不參、然而依大事爲聞食所申、所被尋問也、良久歸來仰云、每事只能樣可計沙汰、於下襲寄山門之條上者、一切不可然、其間事殊可被召仰者、余仰座主已下云、一山大事不可過之、武士等之所爲至極之理也、所被召之輩、非例之惡僧、偏是朝敵也、依三人之凶徒、忘一山之滅亡之條、爲朝、爲宗、爲佛法、爲衆徒、貽萬代之恨、無一分之益歟、於武士之結構者、殊可被制止、慥限期日可召進彼惡徒、滿山同心者、何不成其功哉、座主早引率門徒僧綱等、不日企登山、具仰衆徒、殊可最負、若致怠慢、定有後悔歟、抑登雲增延中堂執行、殊致懈怠、須處嚴刑也、然而爲致當時之沙汰、暫以寬宥、若恐彼害者慥可勵勳功者、須以兼忠可仰也、然而未練之人雖盡旨趣、仍以定長所仰也、座主已下申云、所被仰下、一々不可遁申、如仰召具僧綱等、明曉可登

山、仰旨等可仰聞衆徒、日數之條、以廿ヶ日之內、所申請也、頗雖似延怠、如當時者、已晦跡遂電、廻種々秘計之間、自可經日數、沙汰殆可及諸國之末寺等之故也者、同以定長仰能保云、堅坂本責山上之條、一切不可然、武士等好申此儀、非他、爲叶賴朝卿之意趣也、而此條甚至愚之案也、彼卿更不可庶幾一宗之滅亡、若依此事、及台領之煙滅者、遐行其刑於武士等歟、彼卿志在四海、更不限一身之故也、何況義行及惡僧等、已遁山上了、彌何因可有此儀哉、都不可然事也、先懸僧綱衆徒等、暫可被試也、若滿山同心於朝敵者、不可及異論、只依沙汰之懈怠、爭及一寺之魔滅哉、慥以此趣可召仰武士者、能保申云、仰旨可然、可存此旨者、余以定長覆奏兩人所申、此次又奏云、先日座主幷無動寺法印、所召進之緣者等、能保不受取、可賜使廳歟如何、定長歸來仰云、計仰下之趣尤神妙、協叡慮畢、件犯人等事猶可仰能保者、仍仰之、能保申云、非本讎之犯人者、不可給者、仍又奏此由、仰云、早可賜使廳者、以衆忠朝臣仰此之由、又僧綱等可登山之由、以同人仰之、（雖無口狀、爲令見不行之驗仰之、）座主已下退出了歟、次諸卿仰可罷出、無可被定之事故也、但別當暫可候之由仰之、爲仰犯人事也、卽以衆忠朝臣、件緣者等、慥可渡使廳之由、仰座主、又可受取之由、仰能保了、人々退出之後、參八條院御方、小時退出、

諸卿定申狀、

雅賴、一實家、一家通、一通親、一雅長、等申云、武士寄攻山門事、一切不可候、一宗滅亡之基也、懸衆徒有沙汰盍出來哉、此中雅賴申云、座主已下門徒僧綱、皆悉可登山者、一實家申云、指期日可被仰、通親申云、可給宣旨於近江北陸道等者、

仁和寺宮被申、可遣武士於高野（不可登山上、於寺令驚恐僧等、付師主可被召之由、先日被申院、自院所被仰下也、）事、雅賴卿來示云、（候院之間也、）能保朝臣申云、惟義（自仁和寺宮被申請武士也、）在多田、被召遣了、今日參上云々、其由可申仁和寺宮之由答了、抑今日定、已是朝大事也、而上臈人々一切不參、尤不便、勅定又不分明、一向奉行旁多恐憚、然而且爲朝家、且爲台嶺、廻無爲之計略、所申沙汰也、

十七日、壬戌晴、山惡僧事、遣ニ御敎書於座主以下、西塔院主、横川無動寺長吏等許一、兼忠書レ之、父納言見レ送ニ案文一、少々事改直遣レ之、

十八日、癸亥、傳聞主上有ニ御不例事一云々、仍酉刻參內、自此十三日一御腹病氣御云々、然而祈年穀奉幣日、有ニ御拜御湯殿一、其後頗御溫氣出來、今日申刻殊令レ發給云々、依ニ日次不一レ宜、明日可レ召ニ陰陽師等一之由、仰ヲ遣定經許一、雖レ遣レ召稱レ病不レ參、他職事等居所遼遠之故也、

十九日、甲子晴、依ニ風氣一不ニ參內一、巳刻定經來、仰ニ御占御祈之間事一、先可レ有ニ土公鬼氣御祭一、自ニ今夜ニ三ヶ夜、又自ニ今日一、可レ被レ行ニ二間仁王講一、七ヶ日、又御惱之由、可レ奏レ院旨仰了、及レ晚定經歸來云、行ニ御占一了、陰陽師五人、宣憲、季弘、業俊、泰茂、晴光、即持ヲ來御占形一、其趣頗重、又昨日朝鼠喰ニ御衣一、同被レ行ニ御占一、病事大事云々、見了返給、今日大將參內、此次進ニ扇於內裏一、七十本入、繪宮立薄様、頗有ニ御興一云々、　今日延暦寺所司六人爲ニ大衆使一來、大藏卿宗賴申ヲ次之一、其趣、　三人惡僧可ニ搦進一事、爲ニ一山之大事一、所ニ尋沙汰一也、　且始ニ種々祈禱一、又廻ニ樣樣計略一者也、武士等巳欲レ寄ヲ攻山門一、而依ニ殿下御一言一、山上安穩坂下無爲、殊所ニ悅申一也云々、件事更非ニ私之詞一、傳ニ院宣一許也、兼又件惡徒事、殊致ニ沙汰一尤神妙、彌可ニ勵負一之由仰レ之、　子細委仰レ之、不ニ具記一レ之、

廿日、乙丑晴、未刻參內、申刻令レ發給、今夜令レ修ニ泰山府君御祭一、幷天曹地府御祭等一、在宣泰山府君、季弘天曹地府、　今日法皇渡ヲ御伏見御所一、暫可レ有ニ御經廻一云々、

廿一日、丙寅晴、申刻、座主送レ使云、中敎已搦取了、誠山上天下之大慶、何事如レ之哉、即可レ申レ院之由答了、又能保申云、中敎出來了云々、可ニ忩預一云々、　余定長許遣ニ御敎書一、兼親奉、惡僧中敎、　能保申下可ニ忩預一之由上、此犯人尤可レ爲ニ武士之沙汰一歟、加レ之先日搦ヲ進緣者一之時可レ賜ニ能保一之由有レ仰、仍不レ可レ有ニ異議一歟、早可レ給ニ能保一之由、可レ仰ニ座主一歟、且又早々可レ申ニ伏見御所一者、返札云、此事座主申ニ伏見殿一之處、早申ニ殿下一可レ有ニ沙汰一之由、有ニ院宣一云々、然者任ニ能保申狀一、可レ有ニ御沙汰一歟者、召ニ兼忠一、件惡僧可レ給ニ能保一之由、可レ仰ヲ遣座主許一、但早可レ奏レ院者、此日定經申ニ條々事一、

廿二日、丁卯晴、午刻、兼忠朝臣來申云、今朝參ニ伏見一、仰

云、有計御沙汰事、様コソハ有ヲメトハ、思食セトモ、公卿僉議なと有事也、猶可賜使廳歟者、余申云、尤可然、但先日搦進同類之時、有可給能保之仰、仍存其旨之上、近如強盜之犯人、猶爲武士之沙汰、何況於此惡僧者、朝敵之一黨、謀反之同類也、忝追討使之武士、尤可尋沙汰也、隨又近年之間如此之輩、未承爲使廳之沙汰事、就中此事已大事也、若給件犯人於使廳者、以何武士等可尋搜義行之在所哉、其罪在自身、而於可被處流罪徒罪等之輩者、尤可給使廳、於此犯人者、以其白狀猶可尋義行、仍尤可爲武士之沙汰也、加之可給能保之由、未下知之前、直觸座主乞取了云々、此旨彼忠所申也、勿論事歟、　此上猶可渡使廳之由、可被仰下歟、然者可給檢非違使哉者、早歸參可奏此趣、兼忠又馳參伏見了、入夜歸來云、猶早召取可給使廳者、仰早可下知能保并大理之由了、此仰未曾有也、傾奇不少、能保等定有所思歟、甚以不便事歟、此日申刻參内、戌刻退出、今日主上不發給、爲悦不少、然而猶可始修御修法、依無用途、法橋經弘進納七千疋、可爲法眼功之由、頻令申、余不甘

二百四十六

心、然而功踰一切不尋出之由、定經令申、仍明日可奏院之由仰之、隨御定可召付也、阿闍梨可召實慶之由仰之、千手法也、於内程親經申下法家勘申豐後武士罪名之間事、先日被召問明基申狀等、仰奏聞之後可問八々之由、歸家之後、右大辨行隆來、謁之間東大寺事、

廿三日、戊辰、晴、親經定經等申條々事、定經申云、今旦參院奏聞之處、法眼功早可召付也、尤可有御修法也云々、仍即自今日可始之由仰之、增所可給禁中者、早旦雅賴卿内々見送能保返札、不可渡使廳、尤爲訴詔之由也、今日早兼忠朝臣、可參奏伏見之由仰了、入夜兼忠朝臣、歸來自伏見云、能保執申者非此限、不可及沙汰者、其旨可仰能保之由仰了、自本御定之旨、不足言事歟、

廿四日、己巳、天陰、入夜微雨下、未刻、前源中納言來、謁之、小時向前攝政許了、大外記賴業來、問内舍人隨身之間事、宇治殿御例、攝政之間、不賜内舍人隨身歟、老後關白之時、治暦年中給之、偏可用彼例之由、所相議也、今日早旦、師經房示送云、宇佐大宮司公通申狀如此者、披見之處、宇佐宮假殿遷宮、如

被仰下、可致合期之勤、八月六日可有遷宮云云、悦思無彊、向後猶有其濫、正殿造營又以不違亂者也、可悦々々、親經云、今旦雖參伏見御所、中間無人于傳奏、萬事不能申達云々、不能左右、不能左右、今日又親雅來申條々事、

廿五日、庚午雨下、召明法博士範貞問云、父母在遠國之人、即不聞其死亡、經數月之後聞之、其着服日數如何、申云輕服半減、重服以聞爲始、全可滿十三ヶ月服限者、仰云、令文云、造送之間經周朞、而以聞爲初、著服給暇皆如法云々、此文意総周朞之後聞及之儀歟、若縮朞月、假令兩三月之間聞之者、只至于忌月可著之歟如何、申云、猶法家之所習只周朞之內雖聞、猶可滿十三月云々、昨日明日明基申狀又如此、入夜頭右中辨兼忠來云、大理所申之先日座主搦進中敎緣者等事奏之、仰云、中敎緣者等早可免、於賊主之從法師者、猶可搆問者、且聞能保、又可仰大理之由仰了、

廿六日、辛未雨下、親經來申云、先日宇佐假殿(殿イ)日時官符、所遣之使者歸來、公通申條々事、假宮造營所經營也云々、申狀之中有不審不當事等、仍條々可仰遣之由仰親經、又正宮造營可支配九國之事、都督于今未下知宰府云々、是職事親經幷宮等之懈怠也、仰其旨於親經、無所于披陳歟、又申範貞、明基等申明名之間事、明後日召具可參之仰了、定經又申條條事、

廿七日、壬申晴、宗頼來申造講堂之間、〇同下疑脫事歟 親雅又申條々事、酉刻參內、主上猶聊不快御、歎思不少、入夜退出、今日都督、宇佐營造支配事、懈怠之由令謝之、職事遲下知之故云々、去十一日仰之云々、其後又經數月、都督非無懈怠歟、行隆朝臣、注送大佛放光給之間事、實可謂奇異、仍續加之、

文治二年七月十六日參詣東大寺拜殿之者多、戌刻許、日暮天陰、山月未出、常閑房敍俊、北面禮膽之處、大佛眉間聊有光明、譬如星芒、若疑燈樓之高懸歟、將又眼精之眩轉歟、旁依不審不言之處、西院紀伊公、勝惠、同候拜殿、密語而曰、奉見彼光乎云々、其時成奇、少時之後葵然不見、餘人少少或以見之、或又不知、

閏七月八日、寅時許、同有光明、如星芒、至于燈樓下、有其筋而所照也、谷尼公禮之、

同十五日夜、伊賀國住人八郎房覺俊、歸㆓依大佛㆒信者也、通夜祈請之際、卯時許有㆓光明㆒、尊顔烏瑟、忽以皎然、又同夜八幡宮籠常住巫女、拜殿行道之間、夜漏過半之程、又有㆓光明㆒、其色更赤、依㆑成㆓不審㆒、參㆓進庭前㆒、猶有㆓其光㆒、漸及㆓數剋㆒、忽然而止、一兩人僧同以禮㆑之、巫女不㆑堪㆓悲感涕泣㆒云々、同廿一日夕、一乘房觀乘昇㆓大佛壇㆒之處、兩眼之下眉間之程、聊有㆓光明㆒、是似㆓螢飛番㆒、直童國頼同率㆑見㆑之、然而若是燈樓之火眩耀歟之由、疑殆之間、下㆑壇之後、以㆓堂童子㆒令㆑掩㆓燈樓㆒、猶見㆓其光粲爛㆒如㆑本、其體相㆓同敲㆑石之火㆒、少時之後漸以不㆑見、已上廿四日紀伊公勝惠、本覺房蓮覺、常開房叡俊、一乘房觀乘、常住巫女、堂童子國頼等、於㆓拜殿㆒以㆓令㆑申之詞㆒記㆑之、

廿八日、癸酉天陰、親經召㆓具明法博士等㆒來臨、宇佐宮濫行之武士罪名勘文條、有㆓不審等㆒、以㆓親經㆒尋㆑之、雖㆑有㆓陳申旨㆒、道理不㆑叶、仍以㆓證文㆒責㆑之、無㆓披陳之方㆒歟、仍即以㆓親經㆒遣㆓左大臣亭㆒、問㆓此事㆒、依㆑及㆑晩今日不㆓歸來㆒、入㆑夜大將相㆓具女房㆒渡㆓九條㆒、日來聊有㆓病氣㆒、來月十四日可㆑參㆓春日㆒、其以前爲㆑令㆓平愈㆒、欲㆑渡㆓邪氣㆒、而此家無㆓便宜㆒、仍所㆑渡㆓九條㆒也、大威德鑄佛率㆑相㆓具之㆒、驗佛之故也、觀性所㆓志與㆒也、亥剋法印被㆑來、及㆓深更㆒被㆑歸了、定經又來申㆓公家御修法延否事㆒、仰㆘可㆓延引㆒之由㆖、又申云、實慶依㆓公家御祈㆒、可㆑蒙㆑賞之由令㆑申云々、仰㆓可㆑奏之由㆒、

廿九日、甲戌天陰、微雨下、親經來申㆓左相府報旨㆒、斷罪事、法家勘狀尤有㆑失、仰趣專可㆑然、早可㆑被㆑改㆓勘文㆒、然者又法家博士等、可㆑有㆓罪科㆒云々、余案㆑之猶以㆓宣旨㆒可㆑被㆑問㆓勘文之失㆒、就㆓彼陳申狀㆒、被㆑行㆓仗議㆒之後可㆑有㆑議也、仍可㆑奏㆓此趣㆒之由、仰㆓親經㆒了、以㆓宮內卿季經朝臣㆒、問㆓仁和寺宮疾㆒、又自㆑彼送㆑使、被㆑稱㆓御修法辭退之由㆒、召㆓親雅㆒仰㆓此由㆒、改仰㆓俊證法印㆒、定經來云、院宣云、實慶申㆑賞事尤可㆑然、但又可㆑被㆓相計㆒云々、未曾有、々々々、

八月

一日、乙亥雨下、頭右中辨兼忠朝臣來、申㆓放生會上卿已下事㆒、仰㆓可㆑奏之由㆒了、又甲斐守宗隆、可㆓昇殿㆒之由、有㆓院宣㆒云々、可㆓仰下㆒之由仰了、

二日、丙子天陰、入㆑夜雨下、未剋參㆑院、八條院御所、去夜御㆓幸此亭㆒、定能

卿已下、參候人々降二居庭上一、以二定長一入二見參一、仰云、有二申事一歟如何、申云、全無三可レ奏事二、只所二參入一也、重仰云、先有二指合事等一之間、不二見參一、尤遺恨、今日須二見參一之處、むけにうちとけたれハ、不二見參一云云、此仰未レ得二其心一、余仰二定長一云、近日諸國濟物、隨二申請一有二免除一、況被レ宛二諸社修造一之國々、各定申請歟、縱雖レ拘二重色一、被レ免二諸司納物一之間、年中佛神事已下、諸公事等併欲二闕怠一、免除之間、能可レ有二斟酌一、凡年中恒例、臨時所レ入之用途、仰二諸司一令二注進一、於二彼用途之程一者、枉可レ被レ拘也、此事被レ仰二可レ然之上卿一人一、可レ被二注立一歟、其上重可二議定一也、此旨以二事次一可レ令二奏聞一也、如レ此之事、不レ起レ自二叡慮一之由、萬人知レ之、私之下知、敢不レ叶二事之用一歟、仍必自レ上進而可レ被二仰下一也、定長諾、即退出向二九條亭一、大將爲レ渡二物氣一、去廿八日所レ渡二此亭一也、爲レ問二其事一所レ來也、更以無二殊事一、物氣能渡云々、及レ晩參上、主上御惱又以無二別御事一云々、小時退出、歸二冷泉家一、余在二九條一之間、親雅來示二條々事一、又光長申二條々事一、三日、丁丑、雨下、親經來申云、今日釋奠、可レ有二宴座一哉否之由、上卿隆忠卿所レ被レ申也者、余勘レ例、或内裏火

災、或園城寺火事等之時、被レ止二宴座一、今度宇佐宮事、雖下經二三ケ年一沙汰上、在二近日一有二仗議一有二廢朝一、又勅使發向、然者准二彼等例一可レ被レ止二宴座一哉、廢朝不レ因違レ期、此條又可レ同歟、將又去年依二内々風聞一被レ問レ例被レ行二御占一、又有二黄金沙汰等一、而去二月有二宴座一、今又依二同事一更被レ止二此儀一、其理不レ可レ然歟、兩箇間叡慮難レ決、仍可レ問二左大臣一之由仰二親經一、即作二祗候一以二書札一、密々問二遣彼大臣許一、即返札到來、全不レ可レ被二停止一早可レ被レ行云々、仍仰下不レ可レ止二宴座一之由上了、此外初齋宮之間申二條々事一、又申刻、定經來申二條々事一、宗頼朝臣又申二造講堂之間事、上表之間事等一、又光長朝臣、以二造寺判官仲宗一、申二東金堂佛可レ被レ始之間事一、來六日九日云々、仰二九日可レ宜之由一、又佛所前長者之時、被レ用二法成寺之中藥師堂一云々、同可レ然哉、仰可レ依二彼例一、又申云、長官光長朝臣、依レ疾不レ能二參入一、爲レ之如何、仰云、次官以下可二參行一、此事不レ可二緩怠一之故也、又其間雜事、可レ召二諸國一歟、可レ召二功者一歟、仰二諸國一、不二事行一歟、用二成功用途一有二何難一哉、元被二召付一之功太多、而悉不二究濟一、所レ殘猶多云々、又御衣木加持阿闍梨、可レ召二法成寺供僧一歟、仰可レ然者、定經又來申二條々

事、此次連日降雨尤不便、明後日可有止雨奉幣之由仰之、

四日、(戊寅)晴、親雅來申條々事、又前源中納言來、余謁之、女房此日密々參廣隆寺、行願寺、六角堂等、侍兩三在共、借用人車、

五日、(己卯)朝間天氣晴、仍今日、奉幣可隨雨儀之由仰定經、而之間及晩天陰雨下、仍明日可遂行之由、仰遣之云、(明日吉日、明後日以後無日次也、)申承了之由、今日未刻參九條堂、用人車、女房相具、先向堂講演了、向兩家、入夜歸來、今日山階寺別當僧正被示送云、今年維摩會講師貞慶兄光範法師卒去了、仍服暇之者勤仕大會講師之例、忽不覺悟、可恐申沙汰云々、(付光長被申之、又以消息被示送也、)先可問例於綱所之由、仰光長了、今日不向九條之以前、親經來申初齋宮之間事、此次傳院宣云、法家勘文失錯事、任法可沙汰云々、余以親經重仰左大臣云、勘文大旨勘申大不敬之由、仍尋問之處、大略申旨無所據、仍先被仰合、尤可被改勘之由被申、而重披勘文之處、大逆之條、又勘其文申可在聖斷之由、然者强不可及重科哉、又乖寛弘寛治例、勘申可不敬之由條可被尋問哉、重可被計申者、親經行向了、

六日、(庚辰)午上雨下、及晡時天晴、此日、止雨奉幣也、上卿、權中納言實宗卿、行事辨右少辨親經、職事定經、未刻、親經爲内覽持來日時、見了返給、此次可被問明法博士之宣旨案、持來令覽之、先仰合左大臣、隨彼申狀、可下之由仰了、相次左内記長守、持來宣命草、(丹生、貴布禰許、是先例也、)見了返給、仰濟書不可持來之由、入夜親經又持來宇佐和氣使、可發遣之日時、(上卿中御門大納言、)見了返給、小時大納言被來、欲謁之間、稱明日可來之由、被出了云々、此夜、家政所、藏人所、侍所、并北政所等所充也、(初度、)年領大藏卿宗頼朝臣、奉行兩方政所事、(北政所年預基親朝臣、爲參向宇佐宮、仍宗頼所申沙汰也、)職事上﨟上野守藤原頼高、爲與奪職事、奉行藏人所事、先余政所、次北政所、此間、藏人所、次侍所、(別當資家朝臣已下三人就之、)今夜加補余家司十一人、(皇后宮大進家實、散位長親、已上共左大辨兼光觸息也、件觸於余頗疎遠之人也、然而先年兼光補余家司了、聊以謝其恐、其後屢申長親、要、弟、無所之故不聞入、而兩人共可被補之由、切々令申、仍宜補兩人了、)北政所家司五人、(資家朝臣、範季朝臣、範光、兼親、國行等也、)余職事一人(對馬守親光、)等者也、各其儀了、覽大間書等、新補人申慶及吉書等、資泰朝臣申云、一身兼兩所別當、(所謂身所、侍所、)所課之間如何、二事欲被免除者、余仰云、所申可

レ然、但保安例、盛家朝臣兼二兩方別當一、然而初度事不
レ略二一方一歟、無二所見一、於二今年一者、猶可二搆勤一、於二待
所一者輕役也、强不レ可レ及レ煩歟者、申二承之由一、又藏人
所々役之中、殿中御膳、職事二人所レ役也、而保安例、
第三第六勤レ之、以二彼例一、中殿御時如レ此、今度如何之
由、賴高申上、仰云、第三第六之條、專不レ可二守株一、彼
兩度可レ然之人相當歟、但如レ此事、全不レ可レ及二上御
定一、只各可二相計一也、自二上臈一勤仕、其理可レ然歟、但
與奪職事先例不レ充二御膳二云々、雖レ不レ知二本說一、各
所二傳知一如レ此云々、後聞第二三充レ之云々、今日定經
參レ院歸來云、朝覲行幸事、今年可レ指二合物詣一、可レ期二
明春一云々、又賓慶御祈賞事、忽被レ任二僧正一之條、頗
驚二耳目一歟、又無二其闕一、只追可二申請一之由、可レ被レ仰
云々、任二御定一可レ仰之由仰含了、
七日、辛巳、陰晴不レ定、親雅來申二公家御祈之間事一、宗賴
申二上表之間事一、法印被レ來、及二深更一被レ歸了、
八日、壬午、晴、及レ晚陰、自二關東一送二札於光長之許一云々、
無二殊事一、定經申二明日勅答之間事一、表使各稱レ障、仍右少將
忠季朝臣事觸二入道關白一、可二催送一之由、被レ示レ之、尤
爲二本意一、入レ夜定經來云、勅答使無二進寧之者一、明旦

參二鳥羽一可二奏聞一云々、及二深更一又申云、基宗朝臣領
狀了云々、
九日、癸未、晴、申刻以後天陰、此日、第二度之上表也、依二
先例一不レ勘二日時一、第二三度不レ勘二日時一例也、但承保三年、保安三年等、第二度尅、依二超年一被レ勘二日時一也、
作者濟書如二初度一、親經、伊經等也、使右少將忠季朝臣、勅答使
左少將基宗朝臣等也、申刻、人々來集、居レ文、公卿左大
辨兼光許也、而雖二相待一遲參、仍宗家卿來之後、余出二
賓筵一、于レ時宗家、實通、定能、實經等在レ座、各有二動座一、皆直衣也、次召レ人、大藏卿宗賴朝臣
參上、問二作者濟書等參否一、申二皆參之由一、仰二作者可レ參
之由一、卽藏人右少辨親經、取二副表於笏一參上、余見了
返給、令レ讀レ之、宗家、良通等卿、近寄見レ之、讀了返上、
余取レ之、親經退下、次余召二宗賴朝臣一、給レ表仰下可二濟
書一之由上、此間與二人々一雜談、又召二宗賴一仰下表筥檀紙
等可二持參一之由上、卽檀紙八枚四枚裹紙禮紙等料、四枚裹レ筥料、表筥等、
不レ加二花足一、只筥許也、件筥有二牙象一也、初度所レ用之筥也、余取レ之置レ前、檀紙上置レ筥持來、置レ前之時同前也、
余引二寄硯筥左一、本硯筥在レ前、但撤二脇息一、此間、左大辨兼光參上、
召二着座末一、束帶也、良久宗賴朝臣持二來濟書一、余取レ之披見
之間、宗賴退下了、次余與二表於宗家卿一、爲レ令レ見二兼
光一也、先例不レ令レ見二濟書於人々一、然而兼光適爲二儒
卿一、仍令レ見レ之也、披二置座前一、微々讀レ之、人々同見

之也、見了返上、余忘却不加署名、無左右巻之加裹紙一枚、（端一枚許加之、）其上巻禮紙二枚、（重之、）其上又巻一枚入宮、（余如此之忘却、爲身能不始于今、不可説々々々、）招寄大將、相共裹宮、以檀紙四枚裹之、二枚つゝ重て、（引ちかへて裹也、宮下以左方上かへとす、又紙端宮右宮上以右方爲上、又紙端宮宮中央、紙上下餘爲准各五寸許也、然天切調之、凡依先例也、）次以細ク帖ナル紙、天結中程、師鎰結之、（其鎰左右、宮ヨリハ餘あまりたり、）次取合宮上下、（漏佛布施ハ自下押入之、是ハ自上下押入、仍ひろこり〳〵するなり、）次以宗頼召使、即右近少將忠季朝臣參上、余押遣宮、忠季揷笏取宮（横持）之、逆退、出中門廊戸之間、余思出不加署之由、更召返之解緒開宮、取下在硯宮之筆加署名、如本巻之入宮、裹紙やをら押覆て、如本結之給忠季、（此間忠季候前縁、）忠季取之、（余竊示云、勅答事可忩行之由、可示定經者、）退出、次宗家卿退出、余歸入、定能兼光等退出、依先例不賜作者清書等祿也、余召宗頼、仰下勅使之所可裝束之由、（未歸參之前仰之也、）諸司官人（衣冠）等役之、兼時行之、余歸入、公卿等退出之故、諸司官人役也、此間、大將中將改着朝服、小時大内記長守、持來勅答草、（上表之後、未給勅答之間、不可有内覽、然而先例覽之定事也、）余見了返給、仰不可持來清書之由、上卿大宮中納言實宗卿云々、藍藤中納言定能卿改著束帶來臨、同時勅使左少將基宗朝臣、

來進立中門、家司宗頼朝臣相逢申事之由、（余在二棟廊庭中、前縁敷等疊、）即右大將良通降自中門内方、（徒跣、或着沓、然而故殿第二度表、不着給沓也、）相跪揷笏授（○授恐受）取勅答宮、歸昇、經中門廊西縁、透渡殿寢殿東縁等、持來二棟廊南面廂前、余取入披見之、大將退歸、着上達部座、次宗頼朝臣告可着座之由於勅使、（今度同承仰可召之、而直仰失也、但非巨難歟、）即勅使昇中門廊内方、經同縁并透廊寢殿南簀子等、着倚子、（其實不着之、只倚其邊、）次余隨身等府生以下、着褐冠、立明前庭、此間、右大將降自中門廊西面階、（侍從定家獻沓、前駈六人并隨身等、取松明進候、）頗進出庭中、（溜外二三許丈歟、）向北（頗向西、）拜舞、（舞踏先例也、拜問勅使歟、寢殿西面方云々、）右廻歸入、昇自本階、歸着公卿座、藤中納言三位中將等、同着此座、次余仰可改座之由、（召宗頼仰之、）即家職事等六七人參上、撤倚子地鋪等、敷平敷座各退下、次仰勅使可着座之由、（須先是勅使可向諸于上方、而經閑所、仍宗頼等出仰之、）勅使着西座、（東面、）次右大將起座、入自寢殿東面妻戸、着東座、（西面、）次家司彈正大弼高階賓泰朝臣持來祿、（大褂一領、）於大將座後與之、大將揷笏取之、更起至勅使前賜之、拔笏直歸着公卿座、爲不受勅使拜、故不着本座也、次勅使降南階、進出庭中、更向北再　退出了、次余出賓筵、

〔有㆓吉書事㆒〕初直衣〔也〕、開㆓勅使來臨㆒之時、即着㆑之也、　三卿動座、次宗頼朝臣申㆓官方吉書候之由㆒、次右少辨親經申㆓伊豫國年料米解文㆒、次藏人勘解由次官定經申㆓內藏寮臨時公用文㆒、次宗頼朝臣申㆓加賀國封戸解文㆒、政所、次余歸入、與㆓定能㆒交㆑語、此間有㆓宿申事㆒、隨身等改㆓裝束㆒參入、其後參內、隨身不㆑騎㆓移馬㆒、須㆑引㆓移馬㆒也、然而依㆑有㆓准據之例㆒不㆑引㆑之、又彼不㆓沙汰之㆒、宿仕、於㆓直廬㆒無㆓吉書之儀㆒、　勅使所裝束、

寢殿南庇五ケ間、加㆓東庇南一間㆒定、件間北柱打㆓簾代㆒、母屋之一巡㆓懸㆑簾、敷㆓滿弘簾㆒、不㆑敷着座、上㆓庇簾㆒、東面妻戸上㆑之、垂㆓母屋簾㆒、南階之西同之西障子、懸㆓掩簾㆒同懸㆑之、副㆓件簾㆒立㆓亘四尺屏風㆒、副㆓西簾㆒同立㆑之、當㆓南階間㆒敷龍鬢地鋪二枚㆒、引㆓重敷㆒之、其上立㆓倚子㆒、件倚子在㆓朱器御倉㆒、一條左大臣御倚子、一家秘藏物也、初度用㆑之例也、件倚子體有㆓後衣㆒如何、無㆓高欄㆒敷物用㆓高麗㆒、其裏紫絹也、無㆑緣、　同間東西柱下、立㆓燈臺㆒擧㆑燭、尋常上達部座如㆑常、上下擧㆑燭、　二棟廊南緣、余在㆓件簾中㆒、　幷中門廊等擧㆑燭、障子上藏人所又以同前、

勅使賜㆑祿儀、

勅使退出之後、諸大夫等、家司等也、六七人參上、撤㆓地鋪倚子等㆒、階西間東柱西邊、敷㆓高麗端疊一枚㆒、其上敷㆓龍鬢一枚㆒、其上敷㆓東京錦茵㆒、爲㆓勅使座㆒、以㆓同疊一枚㆒、敷㆓階東間西柱東邊㆒、爲㆓右大將座㆒、已上件座迫㆓南柱㆒敷㆑之、同間副㆓北屏風㆒、立㆓燈臺一本㆒擧㆑燭、御簾弘筵等皆如㆑本、

新參右番長淸景、今日始所㆓召具㆒也、又右大將番長秦兼景、兼任子、申㆑院有㆓許容㆒、即召了、　然而未㆓初參來㆒、十四日可㆑參之由、令㆑申云々、

十日、甲申、晴、大外記頼業、師尚等、參㆓內裏直廬㆒、候㆓諸人所㆒、昨日所㆓尋問㆒之放生會忌事、勘㆑例持參也、忌否之間、各無㆓分明之所見㆒、只彼會以前、八月中於㆓遠所㆒、夜宿之物詣者、其例多、其外無㆓所見㆒、但各申云、此條無㆓指本說㆒、只見女子之說也云々、師尚云、故師元申云、此事更不㆑知不㆑聞事也云々、且此上事用捨延否、可㆑在㆓御意㆒云々、是事來十四日、大將可㆑參㆓詣春日㆒、而不㆑遑㆓放生會之忌㆒入、七月晦日以宿㆓城外㆒、謂㆑違㆑忌、不㆑謂㆑節云々、　彼會以前及會日、不㆑可㆑在㆓他所㆒之由、有㆓閭巷說㆒、仍所㆓尋問㆒也、又問㆓入道關白㆒、答云、十五日夜不㆑候㆓他所㆒、件日內歸㆑洛者、更不㆑可㆑有㆑憚又問㆓雅頼經房等㆒、所㆑答皆同、又去治承二年法皇御㆓參天王寺㆒、同無㆓此沙汰㆒云々、又高松女院、八月十五日行㆓啓日吉㆒云々、凡此事案㆓道理㆒、專不㆑可㆑有㆓其憚㆒、大菩薩何有㆓嫉妬之御心㆒哉、就㆑中氏社事、又可㆑異㆑他、仍且以㆑之爲㆑例、不㆑可㆓忌憚㆒者、

及レ晩退出、今日親經、定經等申二條々事一、法皇明曉可レ有レ御三幸天王寺二、忌事無二沙汰一、但閏七月晦日、御三宿賀茂濃一、是又兒女之說也、仍職事等、每事爲二申定一所レ參也、今日權辨基親朝臣、自二宇佐一申二條々事一、

十一日、乙酉晴、親雅申二條々事一、余仰云、宿曜師珍賀性一等、勘三申來十六日月蝕時刻相違一、仍明旦召具可レ參者、平等院執印事、昨日申レ院、今日承二御返事一、左右可レ在二汝意一者、付二女院御方一申レ之、被レ仰二御報一也、今日召二仁隆律師一、申二大學寺事於仁和寺宮許一、一乘院領奈良僧正知行之所也、而可レ爲二仁和寺領一之由、有二其沙汰一、不當事也、法皇今曉參二天王寺一了、

十二日、丙戌天陰、巳刻、藏人左衞門權佐親雅、召三具陰陽道宣憲、濟憲等也、在宜依二所勞一不二參入一、宿曜師珍賀性一等也、等一參入、召問之處、宣憲、濟憲、同二珍賀申狀一、性一退出、申下可二勘申一之由上、此日密々渡二九條亭一、藏人所等在二此亭一、左番長秦賴武、損レ足籠居之後、今日始參上、召レ前見レ之、頗雖レ有二痛氣一、於レ今者爲二例人一、尤悅思不レ少、

十三日、丁亥晴、仁隆律師來、申二仁和寺宮返報一、大學寺事、於レ今者不レ可二口入一、逼申之由也、尤悅思不レ少、又法印被レ來、又親雅親經等來申二條々事一、八幡神人訴三申友弘罪科二事、來覺二官問注記一、其狀不二分明一、雖レ須二復問一、明後日放生會事、可二闕怠一之由、神人等訴申之上、此事已爲二及傷事一、仍可下賜二使廳一拷問上之由仰レ之了、神人等申下不レ可レ闕二神事一之由上云々、友弘雖レ不二承伏一、事體有二所犯之實一歟、仍可二拷決一之由所レ仰也、但退案レ之、猶宣旨可レ載二究問之由一、先內問之後可レ及二拷問一、無二左右一拷決之條無二其理一、仍以二此旨一仰三遣親經許二了、承由有二請文一、

十四日、戊子天陰、時々雨降、此日、大將密々參二詣春日御社一、辰刻進發、先有二祓事一、於二室上一有二此儀一、陰陽師在レ庭、大將着二衣冠一、陪膳役送布衣、前駈賴高布衣、取レ幣立又引二立神馬一疋一、白葦毛、舍人二人、着二褐冠一引レ之、無二他神寶一、祓了、大將改二着直衣一、乘二半蔀車一、下簾不レ懸二、前駈十人、殿上人二人、位八人、隨身五人、番長秦兼貞今日初參、下﨟四人、已上騎二褐色一、各水干狩袴也、番長烏帽、狩胡籙、毛沓、騎二移馬一、下﨟今一人有二騎一、侍五人、五位一人、有二官衞府四人一、在二下﨟隨身後一、不レ具二檢非違使一、又無二武士一、依レ無二可レ然之人一也、大將幼稚之昔、度々雖二參詣一、元服以後未レ參、自然之懈怠也、隨又有二宿願等一、殊所レ參也、先年雖レ勤二仕祭使一、依二日次不一レ宜、不二奉幣一云々、余竊注二意趣於一紙一、如二告文一、與二大將一、於二寶前一可二讀申一之由仰レ之、初雖レ有二可レ用レ船之儀一、猶自二陸地一

參詣、爲レ無二遲怠一也、余送(追イ)二出川原口一見レ之、此日放生
會、上卿、(藤中納言定能卿、相二具其息親能一、)參議、(源宰相雅賢、)行事辨、(右少辨親經、)等下
向云々、今日親雅、定經等、申二條々事一、
十五日、己丑、雨降、定經來申二帥卿申事一、自二關東一飛脚
到來事也、戊刻大將歸來、參レ社之間雨止、每事無爲、
今旦詣二東大寺一云々、宿所禪定別院僧正房也、去夜
對二面彼僧正一、被レ來二大將方一云々、此日補二平等院執
印(○印一作事下同)別當一、其儀、入レ夜之後、余着二冠直衣一出二客
亭一、召二家司大藏卿宗賴朝臣一仰云、以二法印慈圓一可
レ爲二平等院執印別當一者、宗賴退下、際子上書二令旨一、
賜二上座忠成法橋一、([illegible]所二召[illegible]也、)又可レ爲二執印一之由、書二御
教書一賜二忠成一、先例寺司ヘ雖レ書二下令旨一、於二執印執
行一者、以二御教書一仰二寺家一云々、須レ仰二執行一也、而
件執行偏爲二前執印法印之房人一、仍只賜二忠成一者也、
今夜依二吉日一忠成持二向法印之許一云々、法印出逢賜二
祿物一云々、被物一重、美絹三匹、色々布十段、綿百兩
云々、代々例不同事也、抑執印職者代々一家僧達之
中、有二智德(能)行年勞一長大之人、又親二昵長者一之
輩、所二補來一也、全非二師跡相承之職一、而覺尊法印以二
前大僧正覺忠讓一補二此職一了、前長者之時、爲二兄弟一
之間無二異議一、余受二取長者之印一、須レ改二補此法印一也、
然而彼覺尊又非二外人一、世間未二落居一之間、如レ然之沙
汰、尤可レ用レ意、仍于レ今不レ致二其沙汰一、而彼人於レ事
乖二本意一、付二冥顯一遺恨多端、然而於二其條一者全(命イ)不レ爲
レ苦、只理運之至在二此法印一、年臈德行親昵兼二備彼一
身一之故也、何況年來之志、報二謝何時一哉、當二此時一尤
可レ顯二其志一、雖レ然於二無道非據事一者、非二沙汰之限一、
於二此事一者、依レ爲二理運一、所レ致二沙汰一也、但末代之
法、向後有レ恐、仍去十日密々奏レ院、仰云、左右只可
レ在二汝意一者、蒙二天許一致二此沙汰一、何爲二非據一哉、於二
法成寺執印一者無二改易一、尙依二一族之睦一也、此等子細
又達二關東一了、
十六日、庚寅、雨降、定經來申二初齋宮寮人方雜事一、
十七日、辛卯、晴、入レ夜向レ堂謁二法印一、深更被レ歸了、今日
親經參上、申二犬死穢之由一、然而初齋宮事、無下可二奉
行一之辨上上可二違亂一、仍過レ穢猶可二沙汰一之由仰了、
十八日、壬辰、天晴、自二今日一七ヶ日、修二恒例念佛一、巳刻
請二佛嚴聖人一受レ戒、(昨日洗レ髮、此後不レ服二魚類一也、)自二午(刻)一終許始二
念佛一、今日三萬反、
十九日、癸巳、晴、念佛八萬反、(廿日九萬反、廿一日十一萬反、廿二日十二萬反、廿三日十二萬反、)

廿四日十五萬反、廿五日巳卅念佛了、今日一萬反、申刻、藏人次官定經爲院御使來、鎌倉畜札等所持來也、雖念誦中、依爲大事所謁也、申狀條々之中、諸國被付功之中、諸寺及大內等修造、可被充賴朝知行國事、可被置記錄所事、光雅朝臣昇進事等、所申上也、院宣云、件事等申攝政殿、可有忩計沙汰云々、仰遣經房卿許之狀也、余答云、先只條々如申狀、可有沙汰、又知行國々所課事、申旨殊神妙之由、可被仰遣歟、院還御之後申定、每事可有沙汰也、私不可進止者、又仰定經云、記錄所事、且問延久保元例、於官可令申者、

廿日、甲午、天晴、光長朝臣申云、經房卿示送曰、賴朝卿進濟兩社行幸召物、可撿納之由、可仰官、有御氣色者、余仰云、早可下知官者、親雅雖來、依非急事不聞之、念佛九萬反、

廿一日、乙未、晴、念佛十一萬反、大夫史廣房參入、申八幡宮訴申、犯人友弘之間事云々、念佛之間、卽不聞之、退出之後聞其返事、以御教書仰遣親經許了、相模守惟義悋惜太奇恠、

廿二日、丙申、天陰、入夜雨下、藏人辨親經來、依念誦之間、云置彙親退出云々、念佛了聞之、仰詞書御教書遣之、條々巨細、念誦之間雖不能成敗、爲公事爲神事、存忠勤仰子細了、今日念佛十二萬反、講堂之間事一昨日遣使侍貞光、問之、今夜歸來有申旨等、所詮无太爲大事、期日近々難叶歟云々、

廿三日、丁酉、雨降、早旦親經申友弘之間事、昨日示付經奏云々、今旦所來申也、申旨甚無謂、仍仰子細了、今日念佛十二萬反、

廿四日、戊戌、晴、申刻藏人次官定經來云、初齋宮藏人方事、用途闕乏、可召付任官功之由、雖被仰下、敢無進納之者、期日已近大事欲闕、自關東進兩社行幸召物云々、先欲借渡如何者、仰云、件所進物本數如何、委相尋可令申、隨其數可計仰也者、入夜藏人辨親經申云、父俊經入道、自今朝至只今、申刻、不寢懸、大略不辨前後、奉行事繁多、爲之如何、但隨今夕明旦有樣、重可申一定（事）者、早旦念誦已前、宗賴朝臣申講堂之間事、今日念佛十五萬反、今日定經申大夫史廣房注申、記錄所例、延久保元、

廿五日、己亥、晴、巳刻念佛結願了、今日一萬反、歸南家、今日卽欲歸上家、而大將所勞猶不快、仍延引了、忩之間念佛無爲遂了、爲悅不少、宿緣不淺、往生有憑者歟、

廿六日、庚子、天晴、早旦召大夫史廣房仰云、初齋宮行事辨親經、依父俊經入道所勞危急、籠居西郊云々、其間事且仰行事官、且尋親經殊可致其沙汰、期日近々、奉行違亂之間、神事定闕如歟、尤不便者、又賜宇佐宮注進、殿舍等注文、仰云、見合代々覆勘文可令申者、廣房申云、初齋宮事、只今向仁和寺、尋承子細於親經、且可申沙汰、又宇佐殿舍注文、委見合可言上者、凡近日出仕辨、只親經一人也、光長依所勞、籠居及數月、（就中於神事者、依爲興福寺長官、不可叶歟、）遁衆忠依病、爲湯治下向有間、基親在西海、定長候天王寺、（凡又依爲法皇之獨近習、一切不奉行公事云々、）仍一切無所受取初齋宮事之辨、仍親經父雖及危急、猶不能辭退者也、定經來申云、賴朝卿所進、兩社行幸召物、五千五百餘匹也、今所申請三千匹也云々、余云、本數非幾歟、申請三千匹宜歟者、又以定經遣宇佐殿舍々々注文、於經房卿許、仰合子細了、又宇佐宮事、就基親申狀、可被仰遣之趣注別紙、并可問兩大臣事等、注折紙、遣親經許、以使者遣之、明曉可向西郊云々、自今日女房所勞、此日請佛嚴聖人、大將令受戒、又請三口僧、（法城寺供僧、）限七ヶ日令修仁王講、

廿七日、辛丑、晴、此日、親雅來申條々事、遣親經許之使者歸參、申云、先向西郊訪俊經入道之處、所勞平減了云々、親經去夜出京了云々、仍卽行向親經之宅、申只今可參上之由云々、相續親經參入、申條條事等、又定經來申帥卿返事、返上殿舍注文、（返給親經、）了、此日初齋宮、西河御禊前駈定也、上卿實宗卿、依居所遼遠免內覽、此日請行勝聖人、大將令受戒、（女房大將同之、以單重爲布施、）泰茂內々來、申近日變異等事、以外重變等云々、

廿八日、壬寅、晴、入夜雨下、請本成房、大將女房共受戒、女房祈今曉修泰山府君祭、奈良僧正以覺乘法眼爲使、被示送條々事等、去夜上洛、明曉可歸云云、春日御社去廿三日大風、御山樹多以顚倒、又鹿一斃了云々、可愼可恐歟、

廿九日、癸卯、天陰、親經參入申云、基親朝臣進飛脚、書札二通到來、（一通去八月五日、一通同七日、）申云、去八月十四日假殿遷宮、如只今者不可叶、肥前國司對捍之故也、猶可被勘下日時云々、凡次第不足言、不能左右、先日一定可遂遷宮、更不可有不審之由言上、叓

如此、素不覺之人云々、果以如此、何為々々、肥前國司即親經相具參上、責仰子細、無所于披陳歟、每事院還御之時、可奏之由仰了、宗頼朝臣來、申造講堂之間雜事、幷唯識會之間事、來九月廿一日可始也、奉行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綱也、布施事為前攝政之沙汰、彼所役之庄々被知行之故也、入道關白長者之時、白川准后令致沙汰云々、日本國之奇異、只在此事、此日令補平等院執行、(教慶直令補權上座、凡三綱之中、權官可置一人之由、有本願御起請、仍停權都維那延秀、補之、)其儀無別作法、只以人傳仰宗頼朝臣、即宗頼書令旨覽之、其外又以御教書仰執行事、(令旨ニハ只載權上座許、是例也、)元修理別當觀明也、然而依避執行其避之、別雖不書下停任之由、平等院之習、非執行為修理別當之例無之、仍內々其旨示執筆了、又上座忠成尤當執行之仁、然而忠成辭而不補之、年老身貧、而寺家大事、不堪勤仕之故也云(々イ)、可謂賢、今日雖余衰日、先日以吉日補執印了、仍不避日次也、自明日為神事、仍今日仰之也、此日藏人持來月奏、

九月

一日、(甲辰、)晴、親經申送曰、基親先日御返事、且可仰遣之由承仰、(昨日仰此由也、)仍御教書案書也云々、余披見之處、有可改直事等、注付返給、又清祓事、行向帥卿亭、可仰合之由仰遣了、親經初齋宮事等注立、明日可持參之由仰之、仍為件沙汰、今日不參之由所申也、帥卿以有經申云、安樂寺別當事、猶以全珍可被補之由、頼朝卿所申也、仍即令申天王寺了、兼又自去夜入熊野精進屋了、來五日可進發也云々、大將數日不減、仍護身如何之由、令占之、(今日戌刻思立此事、仍以件時問之、)

二日、(乙巳、)晴、占形持來、護身不快云々、仍思止了、

三日、(丙午、)晴、定經來申云、頼朝卿申知行國々成功事、何樣可奏聞哉、仰云、恐意之所及、大內可宜歟、但帥卿可被仰尊勝寺事等云々、然者兩方可在御定之由、可奏聞者、又伊勢宮司事等、可奏之由仰了、親經又初齋宮之間條々事、並宇佐之間事、還御寶前、可奏聞之由仰、今日承帥卿參詣日吉之由、不罷向云々、又兩社行幸召物、借渡官藏人方事大略無其殘云々、仍猶可殘置之由、仰親經了、藏人方不幾云々、今日兩人論申、然而見色多為官

方用途一、仍裁ニ断其旨一了、入レ夜宗頼朝臣、又申ニ造講
堂雜事一、此日所勞殊無レ術、大路不レ辨ニ東西一、然而依ニ
無ニ止事一大事上、愁以示ニ子細一、定有ニ違失等一歟、此日入
レ夜法皇入洛、御ニ六條殿一云々、
四日、丁未晴、今曉汗出、今日心地頗宜、女房母儀鳥羽
尼公所勞危急、仍定能卿來、余謁レ之、召ニ陰陽師晴光一
主税助、占ニ春日恠異事一、鹿鳴事也、恠所口舌、及長者同可レ愼ニ
口舌一云々、壬癸日物忌日也、宗頼朝臣參上、行ニ御占事一、
五日、戊申雨降、余及大將、共依レ病不レ參ニ御堂一、定經、親
經等來示ニ條々事一、定經云、頼朝卿申成功事、東寺已
下可レ然寺々事可レ宜云々、親經云、初齋宮只可ニ計沙
汰一、御風氣之間、不レ能ニ御成敗一云々、重可レ奏之由仰
レ之、近日事余不レ及ニ自專一者歟、危踏ニ虎尾一之故也、
宇佐勅使基親申上云、依ニ靈夢一奉レ安ニ置鷹御驗於ニ御
炊殿一了、爲ニ本宮沙汰一、件所許行ニ清祓一了云々、此上
條々可レ有ニ議歟、已朝家之大事也、
六日、己酉陰晴不レ定、親經來申云、今旦重參レ院、雖ニ奏
聞一、一切無ニ御成敗一、只一向可レ有ニ計御沙汰一云々、余
召ニ親經於簾前一、明旦猶可三參ニ奏子細一仰了、例幣事上
卿、兩丞相辭退、又行事辨兼忠猶病辭申、仍仰ニ親經一
之處、指ニ合野宮事一、彼是皆闕如歟之由令レ申云々、親
雅所ニ申送一也、依ニ犬死穢一籠居了云々、仍猶可ニ奉行一
他辨、一切不レ候、雖ニ四五方公事一、相兼行者例也、慥可
レ奉之由、仰ニ親經一云々、領狀了、但宇佐事有ニ仗議一
歟、可レ被レ仰ニ他職事一之由令レ申、此條頗有レ謂歟、然
而追可レ仰之由仰レ之、入レ夜宗頼朝臣來、申ニ講堂之間
雜事條々一、委細不レ遑ニ記錄一、親經辭ニ申宇佐事、野宮并
例幣一、旁事繁之故也云々、然而未レ仰ニ左右一、大夫史廣
房來、辨未レ定之間、例幣々物催具之由申レ之、又宇佐
宮事内々尋ニ仰之一、申下可ニ勘申一之由上、
七日、庚戌天晴、未刻藏人辨親經來、申ニ初齋宮之間事院
御返事一、其狀御惱不レ快之由、具以被ニ仰下一、於ニ初齋
宮事一者、只不レ可ニ事闕一、可レ有ニ計沙汰一云、國々庄早
可レ被レ致ニ苛責一、只可レ被レ仰ニ院宣一之由也、細々事承
及、甚以無レ術云々、仍即以ニ親經一爲レ使、申ニ御惱事愁
承之子細一、即歸來又示ニ勅報一、其趣詳也爲レ悅、入レ夜
以ニ使者一示ニ女房許一、仰趣丁寧也、御祈事令レ申如レ此、
申條殊悅思食云々、御修法一壇可レ宜之由有レ仰、阿闍
梨及其法印之事、問ニ遣定長許一、奏定可レ申由有ニ返事一、
入レ夜天文博士業俊來、依レ召也、問ニ三ヶ日之内降雨

之變、猶進奏如何之由、陳申子細、昨日於院依此
事、與資元相論云々、
八日、（辛亥）晴、晴早旦召遣兩大外記了、師尚付使參入、
仰宇佐之間事、所申大略叶恐案、仰可進勘文
之由了、但是内々召仰、以職事追可仰之、賴業物
詣了云々、未刻定經來、余仰宇佐宮事可奉行之由、
申承了之由、又仰世間病事御祈事、自今夜院御祈
始不動法、（阿闍梨法印實慶云々、）送消息於女房許、問御所邊勤
節、季弘持來密奏、去月廿六日三星合變、同廿八日
雖雨降、依非大雨不消變、而資元等申變銷之
由、仍所進勘文也云々、（副進之、）留案、如元加封返
給了、入夜隆職來、
九日、（壬子）晴、巳刻親經來門外（依物忌也、春日怪異也、）申云、初齋
宮成功之輩、今夜欲申任、而件用途自關東進濟了、
其上何樣可候哉之由、今日於院定長所申也、然而
已進納私物了、遂不可默止、猶被任宜歟如何、仰
云、此事案御禊以後、可被任之由仰了、而依用途不
足、成傍張之勇、爲令進殘成功等、先以可被任
之由、依申請懇被許之歟、而彼用途已以進納了者
殘用途不可有不足、仍無成功之要歟、然御禊以
後、寮前被拜任尤可宜歟者、親經諾、同時大外記賴
業參入、仰宇佐之間事、申可進勘文之由、所申又
同恐案、入夜有節供事、余方式部少輔範光勸之、
陪膳文章博士業實朝臣、北政所方前馬助國行勸之、
陪膳大藏卿宗賴朝臣、役送北政所家司、（五位、）余職事等
也、女房就之、此日、以内藏頭經家朝臣問申法皇
御惱、歸來傳仰云、承了、昨今只同事也云々、以定能
卿申之、或人云、余御祈事、法皇頻有悅氣、尤可喜
歟、今日自典樂寮進栗、又自栗原御園獻栗、
十日、（癸丑）晴、定經、親雅等來申條々事、昨今物忌也、仍
各候門外、定能卿來、依物忌不謁之、入夜祭主
能隆來、有所思、竊以召前、仰可祈請太神宮之
趣、能隆有信仰之色、
十一日、（甲寅）晴、此日例幣也、余依咳病不參八省、又
不參内裏、上卿左衛門督實家、左大臣、内大臣、大納
言六人、皆以所勞、再三雖加催、一人無領状、仍勘
例所催中納言也、行事右少辨親經、奉行職事定經
等也、未刻、大内記持來宣命辭別、本宮怪異、幷天變
事等也、見了返給、（依居所遼遠、雖上卿參以前、竊可持來之由、豫所仰也、）親經、定經
等來申雜事、今日早旦修祓、依聊有不審也、近日

天文博士廣元、主計頭資元、（已上申依雨節之由、）大膳權大夫季弘、天文博士業俊、（已上依小雨不節之由、）等論申三星合變消否之由、各有申旨等、

十二日、乙卯、晴、依例幣後齋（宮）至今日神齋如常、明日明後日之間、可有仗議之由、先日仰定經、而至昨日無音、仍去夜尋遣之處、今朝返事到來、依母所勞入大原了之由所申也、承大事之職事、兼不觸案內遠行之條、太以不當、仍其旨加勘發遣御教書了、於今者明日仗議不可叶、仍可返上文書之由仰遣、又召親經、猶如本仰可奉行之由、申承了之由、入夜定經返上文書、申母所勞猶無術之由、

十三日、丙辰、晴、此日渡冷泉亭、余先參院、依無近習者不入見參退出、參內參朝餉、歸冷泉、女房大將等先是所渡也、自今曉東北院御念佛始也、

十四日、丁巳、晴、雅賴卿來、親經申明日仗儀、申公卿散狀、各仰重可催之由、上卿宗家卿云々、今日大外記賴業來、召前仰雜事、此日、講堂行事侍重永來、條々子細仰含了、於死者、大會以前不可叶、他事不可有懈怠云々、爲悅々々、

十五日、戊午、陰、此日、宇佐宮假殿事、并同濫行人罪名、法家博士失錯等事、有仗議、左內兩府共以所勞籠居、仍大納言宗家卿爲上卿、先奉行職事親經、申定之間事、召前仰含子細了、秉燭余參內、（先是宗家卿來、余謁之示可被定候子細等了、）朝餉邊、人々參集之後、仗議始云々、參入公卿、（大納言宗家、前源中納言雅賴、中納言家通、實宗、通親、參議兼光、賴實、泰通不參云々、大事定公卿僅七人、可謂希代、末世事如此也、）先定假殿事了、且上卿以職事申其趣、只以定文、明日可改申此事、院奏之後、可有左右之由仰之、其後有明法博士勘文定云々、余即退出了、

十六日、己未、晴、此日發遣春日若宮祭幣、明日祭也、此事雖先例不詳、依謹信所發遣也、陰陽師宣平、陪膳資泰朝臣、行事經泰、春日神主泰隆、去御八講（御社八講、）之間、依不過盃、衆勘云々、仍仰依如此少事輙衆徒行自由之科斷、頗不當、無殊事者可免赦之由、今日免除了之由、僧正所被申也、光長申之、仰可給泰隆之由了、今日奉幣、偏爲祈申興福寺諸堂造畢事、自奉拜之期日、有不可說之夢想云々、僧正所被告送也、可仰々々、

十七日、庚申、晴、此日有軒廊御占、依世間咳疾也、上

卿通親卿、親經、親雅、宗頼等、申條々事、入夜花山院大納言來、及深更被歸、此日於文殿有問注事、大外記師（院イ）尙、大夫史廣房等同着之、多武峯領川合寺事也、（峯十禪師高、山階寺僧侶後陽也、）

十八日、辛酉、晴、親雅持來昨日御占形、自然事之上、巽坤方神祟云々、余仰云、近日病患頗有其隙歟、然者先召件方角社司等、殊可祈念之由、可被仰歟、病猶不止者、可被行奉幣歟、占申理運之由、定不及殊事歟、且可奏事由者、親經來仰院宣云、宇佐假殿遷宮事、依左大臣幷下官申、撤却假殿、自御炊殿直可遷御正宮、勅使依夢想、不奏事由行之、是令然事歟、勅定已〔上〕分明、爲悅々々、入夜左少辨定長來、依召也、條々事奏院、其內可讓大臣於大將事奏之、歲內欲果遂也、

十九日、壬戌、晴、此日有軒廊御占、上卿中御門大納言、兩條事有御占、一者宇佐宮假殿材木、被渡用正宮神殿之外舍屋、叶神慮哉否、（官寮共申叶神慮之由、中心爲悅、）二者同宮若宮御體、可奉修復哉否、（官寮共申不可奉修復之由、）入夜親經持來件卜形、依物忌、明日披見之返遣了、僧正以御寺所司、被示庄々訴事、

廿日、癸亥、晴、昨今物忌也、親經來門外、持參遣基親朝臣之御敎書案、爲明日披閱留之、又野宮之間條々事仰了、入夜左大辨定長爲院御使來、雖物忌、依爲勅使謁之、傳院宣云、今度御惱殊恐思食、而偏依昌雲僧正之靈驗得平愈、尤可被優賞也、律師法眼之間、欲賜一人如何、申可有恩賞之由了、又示云、先日所申之丞相事、奏聞之處、仰云無左右事にこそ、さて大納言次第に、闕せんするかと有仰、於今者早可有內々御用意云々、爲悅爲悅、殊畏申之由、可奏之旨仰之、此日、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綱、（五位、）爲行唯識會事、可向南都、（自明日可始之、）近代件行事、偏爲儒者之役、尋常家司一切不勤之、仍爲勵傍輩、宗頼朝臣可下向、豫仰之、隨又領狀、然間此會延引、宗頼有服暇事、（姨、）仍差改光綱者也、傳聞九郞義行郞從二人（堀彌太郞景光、四郞兵衛尉忠信、）搦取了、忠信自殺、景光被捕得云々、藤內朝宗搦之云々、

廿一日、甲子、晴、自今日欲始行唯識會、式日三月十六日也、而彼月十二日、承攝政詔、仍式日不行之、（保安二年例、延引五月、）准故殿五月例、今日所欲行也、供米爲方上庄所役、余沙汰也、布施幷南都儲事、先例有

勤仕之庄々、入道關白之時、自白川准后許役勤送件雜事云々、仍今度觸近衛前攝政、有可致沙汰之報、此日被改勘初齋宮入野宮之御禊日時、(本今日也、而依用途不具延引、)又有點地事、上卿實宗卿、及晩藏人辨親經持來日時、依物忌不披見、此次申初齋宮間條條事、又返給、可遣基親朝臣許之書狀案、(少々有注加之事等、)仰可(爲)忩遣之由、又親雅定經等申條々事、親經云、今日欲行院御驗者賞、(昌雲大僧正弟子緣雲可任權律師者、)而被勘御禊日時、同日如何、余云、佛神事合行、其例太多、勘日時了、被行僧事、全不可有其憚歟、今日大將加灸、法印爲護身被來也、傳聞昨日比木藤內朝宗、(賴朝卿郎從、)搦取義行郎從等、(堀彌太郎、佐藤兵衛等云々、)法皇自今日欲被始熊野御精進、而依穢氣一日、(七ヶ日、)延引了云云、

廿二日、(乙丑)晴、巳刻光長申云、春日神主泰隆申、依武士追捕事、昨日唯識會延引者、午刻、唯識會行事家司光綱歸洛、持來僧正消息、被示同事、光綱申云、昨日卯刻、武士二三百騎、打圍觀修房得業聖弘房、(稱放光房、)云々、忽以追捕寺家、不知何事、仍僧正遣使者被尋之、申云、九郎判官義行在此家、仍爲捕取也云云、其上不能是非、然間散々追捕、聖弘逐電了、武士無成事、即歸洛、其後講師聽衆等、併以多以分散、不能求尋、仍今日會難被行之由、僧正有命、仍所歸洛也云々、御社近邊四五房、大略如無云々、恐曉之時、光信入寺中之外、未有如此事、可歎可愁、未刻定經來申雜事、五節公卿、(實家卿、越中、)各一人之外無領狀、雅長能保等固辭云々、仰可奏之由、又此次付定經奏南都狼藉子細、又尋遣能保朝臣許、即付使來臨、依物忌不謁之、能保使人傳云、義行郎從堀彌太郎景光、爲藤內朝宗被搦取了、即究問之處、白狀旨顯然、而所追捕也、而房主幷義行逐電了、其間捕取下僧一人問之、申云、義行隱居之條實說也、只今依京都告、遁以逃去了云々、然者彼是已符合、於今者可被懸寺家、此旨早速可被申僧正御房云々者、又只今自是參院可奏聞者、余云先々如此事、最前承之、而南京寺僧事、兼不承之、尤有恐、苟身爲長者、豈心不被觸示、事奉行太有怖畏、爲之如何、能保大略陳云、全不存秘藏之儀、朝宗兼不申可追捕寺中之由、只申下向南京之由之間、不申事由也、今仰尤可然

云々、余一旦答ヨ仰不當ニ許也、仍答下可レ示ニ僧正之許一
之由上、但早可レ被レ奏ニ事由一、以ニ勅定一成ニ長者宣一可レ遣
也者、能保奏レ院了、入レ夜定經歸來云、五節事猶可
レ催ニ兩人一者、南都事返々驚聞食、末代之事、觸レ事佛
法滅亡之沙汰、尤可レ悲云々、又親經申ニ野宮之間事一、
入レ夜亥刻許、定長送ニ御教書一云、義行隱ヨ籠南都一之
由、能保所レ申也、可レ被ニ召進一之由、可レ仰ニ別當僧正一
者、卽相ヨ副御教書一、遣ニ光長朝臣許一了、及ニ深更一返書
到來、早可ニ下知一者、今日多武峯御墓守二人、依レ有ニ
犯科一、賜ニ政所一了、
廿三日、丙寅晴、拂曉遣ニ有官別當康久於南都一、爲レ實ヨ撿
追捕房舍一、幷爲レ訪ニ僧正一也、今日依ニ物忌詑日一、職事
等、幷宗賴朝臣參上、終日各申ニ條々事一、寸分無ニ其暇一、
法皇今旦渡ヨ御大炊御門御所一、暫可レ有ニ御經廻一云々、
廿四日、丁卯傳聞平等院有ニ恠異一云々、明後日可レ有ニ御
占一之由、仰ニ宗賴朝臣一了、
廿五日、戊辰晴、又自ニ平等院一申云、今日午刻、阿彌陀堂
佛、幷鏡汗出、是先蹤不レ快云々、尤可レ愼々々、
廿六日、己巳晴、宗賴朝臣召ヨ具陰陽師等一參入、其身依ニ丙穢一不レ昇ニ
堂上一、有ニ平等院恠異占一、泰茂晴光等所ニ參入一也、一者去

十九日巳刻、烏咋ヨ損本堂明障子一、二者昨日午刻、御佛
汗出、此兩事也、烏恠無ニ咎祟一、御佛汗恠、火事驚事、病
事等云々、聖弘事、別當僧正返事到來、申云所レ及可
レ尋、但武士搦失了、其上定不レ輙歟云々者、
廿七日、庚午晴、親經定經等申ニ條々事一、入レ夜定經來仰
云、先日所レ奏之丞相事、〔聞〕レ奏了、〔〕聞食了、尤可レ然、
早可ニ讓與一云々、爲レ悅不レ少、殊畏申之由、可ニ披露一
〔之〕旨仰付了、其次示ニ條々事一、御熊野詣御下向以前、
可レ有ニ上表事一、兼宣旨事、若無ニ日次一者、同御入洛以
前にて〔も〕候なん、兼可ニ申置一也、今日以ニ定經一、奏下
六十御賀、公家可レ被レ修ニ諷誦一之事上、延長四年宇多法皇例也、又奏ニ
神祇副之間事一、
廿八日、辛未晴、宗賴朝臣參入、召ニ在宜一問下〔可レ〕奉レ渡ニ
御佛於講堂一之間事上、於下未ニ供養一佛上者、殊不レ忌ニ方
角一、何況假奉レ渡全以不レ憚云々、七日可レ奉レ渡之由仰
了、宗賴召ニ定經一、神祇副事問ニ左大臣一、被レ申下被レ補ニ兩
人一、定輔、基親、可レ宜之由上、此日初齋宮禊ニ西河一、入ニ野宮一之
日也、公家及余神齋、先日依ニ藏人來催一、獻ニ典侍車牛一、
東川御禊之時、進ニ齋王御車牛一、而於下入ヨ御野宮一御
禊上者、被レ用ニ御輿一也、仍被レ召ニ典侍牛一歟、定經云、

今日可レ御二覧前駈一哉所雜色等也、如何、仰云、寛治、天仁、天治、皆依二降雨一無二御覧一、嘉應依二御物忌一無二御覧一、今日不レ雨、又非二御物忌一、可二御覧一歟者、又云、牛車如何、余云、被レ用二御輿一之時、若不レ覧歟、先例未二撿見一者也、後聞不レ覧レ牛御二覧前駈一云々、依二兩頭不參一、定經候二御前一云々、能保朝臣重於二南都一可レ被二召取一之輩注二送交名一、明日可二仰下一也、此日、興福寺所司二人來申、衆徒申下依二聖弘追捕事一、不レ可レ被レ行二法花維摩兩會一之狀上、仰云、此事無レ謂、只爲二普通事一歟、尤可レ然、此事天下第一之大事也、而忽忿怒止二大會一、爲レ寺爲二長者一太難レ堪、武士又不レ可レ爲レ苦歟、殆可レ謂二嗚呼一歟、儻可二遂行一之由仰了、

廿九日、壬申晴、定經來云、定輔、基親之間事、猶可レ仰二合人々一歟、未刻、能保朝臣來、召二簾前一問二義行之間事一、申狀如二日來一、範季賴經等朝臣、頗有下知二案内一之聞上云々、尤不便々々、申刻、經房卿來、隔レ簾謁レ之、多談二世上事一、戌剋着二直衣一參レ院、以二定長一入二見參一、小時歸來告二召之由一、即參二御前一、法皇御二々持佛堂一、開二中妻戸一令レ〔謁〕給、壓預二勅語一、小時退下、招二定長一條條事可レ奏之由、示置退出、定長語云、任二大臣一事、御熊野詣之間、上表并兼宣旨事聞食了、十七日廿日之間、可レ被レ行之由、示二付定長一了、

卅日、癸酉晴、此日於二平等院阿彌陀堂一、請二十口僧一、始二大般若讀經於同本堂一、又請二十口僧一、行二百座仁王講一、今日可二結願一、仍催二送行事家司兼親、及布施取等一五六人許布施、入レ夜各歸來、抑件佛事、近例皆不レ快、然而知足院殿御時、此定被レ行二御祈一、無二其徵一之由所二傳聞一也、仍修二件祈等一、御讀經宗賴朝臣沙汰、仁王講季長朝臣沙汰、又自二今夕一於二無動寺不動堂一、法印被レ修二不動護摩一、光長朝臣沙汰也、天文博士廣元來告二夢想事一、仍仰二同人一自二今日一三ヶ日行二夢祭一、又使三法橋觀性修二愛染王供一、仍余今夜小念誦、信心發起深有二其憑一、今日靜賢并性觀等來、傳聞去比、法皇幸二近衛攝政亭一、有二種々密勅等一、今度御熊野詣、偏爲レ公祈之由有二其仰一云々、親經須三參二啓野宮之間事一、而昨日無レ音、仍遣レ召之處、依二所勞一昨今不二出仕一、申下相二扶明日一可レ參之由上、維摩會辨光長依レ病不レ可二下向一、仍可レ仰二親經一、無二他辨一之故也、宗賴朝臣申二條々事一、南京被レ渡二御佛一事七日也、而件日依二宇佐使發遣一、爲二神事一不レ能レ奉レ禮レ佛、仍五日於二九條一先可レ奉レ禮之由所レ仰也、入レ夜覺乘法眼來、義行并聖弘之間、

○本恐脱委爲レ示、僧正所二召寄一也、又南都佛開眼事、問ヨ送
僧正之許一之處、永承東 金堂佛、別當僧正 開眼之由、
見二日記一云々、仍其定可二沙汰一之由、仰二宗賴一了、

右文治二年秋一帙此墨付百拾八枚者先年松殿右幕
下道昭卿依爲予三男任懇望被聽繕寫彼卿被臨摸之
畢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其二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
而其弟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課號玉葉是也自
爾以來爲后昆之儀則累代不讓他家吾後者祕握而可
貯深奥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季夏虫拂日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四十六終

玉葉

巻第四十七

自文治二年十月
至同年十二月

文治二年十月冬上　歳次丙〔午〕

十月大

一日、甲戌、陰雲四掩、時雨間灑、此日平座也、晩頭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來二門外一、依二物忌一也、申二平座間事一、參入公卿、別當權中納言、左兵衛督、源中納言、源宰相中將等云云、近年之間、未レ有下及二此人數一之例上、辨右少辨親經、少納言重綱師廣等參上云々、藏人辨親經來申二條々事一、又仰レ事、入レ夜藏人勘解由次官定經參入、依レ召也、可レ奏レ院之條々仰含事、

今日祭主能隆朝臣參二神宮一、祈二申下宮祈請旨趣一、先日參洛之時、眼前召二仰子細一了、四季朔日、可二參詣一之由、所二仰含一也、仍沐浴解除、降二前庭一遙拜、著二宿衣一、陰陽師圖書頭在宣經臣、雖二物忌一外宿、陰陽師猶參入、依二解除有一レ限也、他外宿人不二參入一、恒例書二寫心經一、明日可レ奉二書寫一也、親雅申云、依レ無二用途一、來七日和氣使可二延引一云々、仰下可レ伺二日次一之由上、畢内々見レ曆、二十一日之外無二其日一歟、

二日、乙亥、天晴、未刻、圖書頭賀茂在宣參上、申二此宅修造之間事一、來七日依レ爲二吉日一、立レ門並可レ始二修理一也、而自二明日一至二七日一、大將軍遊レ南、自二五日一至二十日一、土公遊レ東、自二十五日一至二十九日一、天一在レ子、以二此等一可レ有二次第御方違一云々、余問云、去六月渡二此亭一、八月歸二九條一、仍卌五日余宿二此家一了、仍立二東門一事可レ有二其憚一、須レ宿二本所一、移二其忌一之處、以二最勝金剛院東山之堂一、爲二本所一、仍自二彼所一當二北方一、爲二王相方一、仍更可レ占二本所一歟、申云可レ用二坤艮方一、不レ然者可レ用二東方一、雖レ爲二大將軍方一、先經二一宿一之後、更用二本所一、無便之由、先達所二會釋一也云々、晩頭、親雅參上、申二兩社行幸之間事一、并和氣使延引事等一、可レ奏レ院條々仰含事、又申云、問二宇佐使日次一之處、如二先日御定一、來二十一日吉之由、所レ申也々々、

親經來二門外一、申二條々事一、初齋宮之間事一、親經頗有二逆

鱗之間事云々、其事無殊過怠、余先日仰開定長了、件事親經殊悦申、殆拭感涙云々、

三日、(丙子)親雅今旦參鳥羽歸來、仰云、行幸舞人等事、只相計可令沙汰者、又行事官事、任先例可被催上﨟、大納言定房卿、參議基家〔卿〕、左中辨光長朝臣、大外記頼業眞人、大夫史廣房宿禰等、可相催之由仰下了、又舞人等、注交名可申之由仰之、又傳院宣云、源中納言通親卿息侍從通宗申禁色、相計可有御沙汰〔云〕者、申云、件通宗內外共爲丞相之孫、父祖又浴禁色之恩、就中父卿、奉公勝等倫、其身爲才卿云々、彼云是尤足優賞、而中納言子息、聽禁色之例、頗以邂逅歟、但非無蹤跡、其例及兩三歟、用捨可有御定、兼又內大臣被擧乎云々、見任大臣子息、若可異他歟、被許兩人之條、又決時議、當時禁色數及四人云々、子細如此候上、左右只在聖斷者、定經申條々事、大內日花門弓場殿等顚倒、雖暫爲皇居之條有憚哉否事、被問人々、(實房有憚、忠親無憚云々、)又神祇副剩任之事、同被問之、皆悉可被補之由被申、本員三人、近年及六人、仍依齋宮院修造、被加今一人、更不可爲難、不及異議云々、又親雅申豐前功事、閑院修造(破損之上、五節之時不可叶、仍可〔及〕有其沙汰也、)爲莫大之事、豐前功僅可濟萬恐、以後不能支、件造作爲之如何云々、先爲院御沙汰、(公家〔依〕有方忌、不及御沙汰、)被取損色之後、可有左右之由仰了、又功程可進萬五千疋之由、先日令申了、更減〔之〕條、不當之由仰了、〔又今明拜任、可營成功云々、此等事可奏之由仰事(了カ)〕、

四日、(丁丑)天晴、入夜參內宿候、依有可方違事也、先是親經定經等來、明曉法皇令立精進屋給、仍今旦參上、奏萬事云々、條々事在目錄、

五日、(戊寅)天晴、早旦自內裏向九條堂、斯日可奉禮講堂一菩薩之故也、午剋、宗頼朝臣來臨、頻雖加催促、佛師懈怠、及晩頭奉渡、奉昇居堂中、(佛師等役之、)座光等未出來云々、次召宗頼朝臣、問天罰不審事於佛師、有申旨等、次賜佛師祿被物一重、國行取之、(衣冠佛師參堂南階下、國行取祿、降階下給之、)次引馬一疋、(國身番長濟下臈恒元引之、)一過之後、佛師院尊受取之來、佛師祿於西廊方賜之云々、先是行列講如常、亥剋歸冷泉家、女房大將等來臨、同心歸家、入夜親雅來申、昨日參院、令奏條々事、御返事等、通宗禁色事、內府息被仰

下之時、同時可有沙汰云々、行幸舞人、相計可被催云々、

六日、（己卯）天晴、親經來申宇佐清祓之間事、仰師卿申狀等、可仰遣賴朝卿許之間事也、又宗賴朝臣來、明曉相具佛、可下向南都、仰可示僧正之趣了、親經又〔申明日着陣之間事〕、

七日、（庚辰）天陰不雨、斯日奉渡講堂一菩薩（觀音、勢至也、）於南京、行事家司大藏卿宗賴朝臣、佛師法印院尊、御佛行事侍等、同參向、又差副兵士、（源義兼進代官並郎從等、）自去三日至今日、大將軍遊行、仍今日不奉居本堂、先奉安食堂、來十日可奉渡本堂也、爲未供養之上、假奉渡之條者、不避方忌云々、

今日攝政詔之後、始着陣也、早旦修諷誦於七ヶ寺、（八幡、賀茂、春日、大原野、吉田、法成寺、六角堂、）申刻、奉行家司藏人〔右少辨親經、圖書頭賀茂在宣等參上、於藏人〕所令勘申日時、傳覽之、（以近習者覽之入筥、）見了留文返給筥、其後公卿已下、漸々參集、酉刻着束帶、（蒔繪唐草劔、紺地平緒、京極殿御笏、劔者御堂御劔也、）兩息同着之、暫待事具、秉燭（酉初日入、仍猶爲酉刻之由、在宣朝臣所申也、）參陣、出自二棟廊南面西間、（三位中將褰簾、）經透渡降自公卿座西面階、（待從定家獻沓、別當少將兼宗遲參之故也、前駈隨身取松明進候、）先是中御門大納言已下、列立中門外前立部外、（西上南面、）大將中將降自中門廊南妻、來居階邊、余取裾至中門、垂之、正笏經上達部列立前、（北面中御門大納言相揖、公卿皆居地、）至門下、（過列之後、隨身懸下裾於弓、）兩息相從、前駈季長朝臣立榻、三位中將褰簾、予乘車了、（大將中將加立公卿列、待次第乘車也、）經萬里小路二條等大路至陣口、（二條町辻也、）豫立門代幔、稅駕、待公卿等下車、自卷簾（路間不上簾故實也、）降自車、（定家獻沓、）於轅中懸裾於劔、前駈兼親扶持之、入幔門、（南方、）經置（直カ）路入自左衞門陣、（路間前駈取松明二行前行、隨身同取松明相從予後、）垂裾經床子座前、（少納言重綱、師廣、右少辨親經、大外記賴業、師尚、大夫史廣房等在座、辨少納言起居座前、外記史平伏、）余對少納言重綱小揖、至宣仁門代邊、（陣座東馬道也、）以隨身番長賴武問時、歸來申至之由、即着陣奧座、（次第揖如常、）小時起座、經本路（上官等如初、）出敷政門代了、取裾於左衞門陣、（六位外記史左右前行、前駈等取松明在其前、）渡前橋折北一丈餘許、以笏鳴扇、外記史夾置（兩カ）路平伏、外記更立、頗進召々使、（二音、）召使稱唯、斯間余垂裾、（先是外記史平伏之間、暫留立云々、）經外記史之間、步進之後、取裾懸劔、（兼親扶持之、）召使六人前追前、又取松明、（須主殿寮松也、然而依無其寮賜余松、斯事可深之、）出陽明門代幔外、（依入夜無出立儀、）乘車、（三位中將褰簾、少將兼宗取沓、）歸家、於門外下車、（兼宗獻沓、）宗家卿於內裡留了、自余皆來、豫

仰二檢非違使一令レ掃二除路頭一、日時勘文書樣、
擇申　御着陣日時、
今月七日庚辰、　時酉、
文治二年十月七日　陰陽頭賀茂朝臣在宣
扈從公卿、
中御門大納言宗家、　右大將良通、
帥中納言經房、　左大辨兼光、
三位中將良經、
殿上人、
左少將兼宗、　侍從定家、
前驅、
季長朝臣、伊豫守、　〔以政朝臣前攝津守〕
兼親、中務少輔、　賴高、上野守、
國行、前馬助、　仲盛、散位、
長俊、皇后宮少進、　兼時、散位、
淸忠、散位、　康宗、散位、
經泰、安藝權守、　泰家、散位、
藤業淸、勾當、　高階泰俊、勾當、
已上十四人、
大將前驅四人、
惟賴、散位、　定成、散位、
光茂、散位、　淸實、但遲參、肥前守、
信光、散位、　憲實、散位、遲參、
三位中將前驅二人、
此日依二吉日一上二門棟一、但歸レ家之後、又本門後上二假棟一也、明日渡也、九條之後、即可レ營二土木一者、寢殿南庇已下、修造之所々甚多、來十七日以前、可レ畢二作事一、行事季長朝臣、
八日、辛巳、天陰雨下、巳刻渡二九條一、密儀也、大將同渡也、酉刻、藏人右少辨親經參上、左京權大夫光綱束帶、同來、余賜二宣旨聽衆交名一、余自筆書二一紙一、不レ書二年號月日一、加レ封、但不レ引レ墨也、八人傳賜、於二障子上一書レ之、相二副本一進上、余相二加維摩會文書等一、取レ之出二客亭一、冠直衣、以二家司光綱一、召二勅使辨親經一、賜二文書一、六通卷二籠一禮紙一結中、〔片起〕親經取レ之退出、明曉可二下向一也、
宣旨聽衆書樣、爲書二當年竪者一、是例也、
當年竪者、
勸榮、　敎信、
宣旨聽衆、
珍思、　〔範慶〕、

拵逝、

東大寺、

文治二年十月八日、

余注賜書樣、又同、但不書年月日也、

賜親經文等六通、

十聽衆文、　年分度者、

綱所先奏、　簡定文二通、

宣旨聽衆仰書、可載右之文者、

未出逢以前、親經返下不足米文、余又返下親經、各八人僻之了、兼大臣之長者、自下之先例也、攝政關白、皆同避大臣之後、他大臣若納言下之也、入夜定經來申云、今夜欲行小除目、而執筆參議不參、仍來十一日、軒廊御占之次、欲申行如何、親雅賜豐前之料除目也、

九日、壬午天晴、親雅申行幸之間事、日時定十七日、舞人定十九日云々、此外申條々事等、宗頼朝臣申云、御佛無爲無事奉渡舍堂了、於座光者、直渡講堂了、御堂又一事無懈怠云々、

十日、癸未天晴、晩頭、宗頼朝臣、自南都歸洛、召前問講堂之問事、申云、去七日奉渡御佛了、昨日一昨日兩日參御堂、一事無遊亂懈怠、每事美麗、寺僧等拭隨喜之淚、成風之功、莫不感歎者、先日示付之趣、遂僧正云々、被謁云々、寺中追捕之怨、依此講堂之事、頗休云々、昨日除中尊脇士等之外、皆悉奉渡講堂、今曉寅刻、奉渡中尊二井等、樂人打鼓、持香爐卅口、每事嚴重云々、卯刻開眼、杲海僧都下向、布施一裹、北圓堂例也、即宗頼取之、今日大夫史廣房申云、任大臣日、南殿可懸御簾、而破損、爲之如何、仰加撿知、殊無大破者、可計用歟、又仰云、今年可被行官中公事、可注進者、入夜注申之、

十一日、甲申天晴、親雅持來大外記頼業勘申可被付黃金於和氣使之間例、仰明日披見、可仰子細之由、又申行幸舞人散狀等、大略皆悉辭退、仰重可催之由、又申、圓宗寺最勝會、自來十八日可被始行之由、又法勝寺大乘會、講師覺親依入室師匠能慶入滅事有障、仍今度不可勤仕、何況雖御定切了、自然懈怠未宣下之間、此際出來、旁不可叶、但覺親申云、障以前被宣下之由にて、竊被仰下天被延引、大乘會者、可參勤云々、仰云、宣下之條、不打任事歟、還御之後、奏聞可左右、於式日者、可

延引者、入夜定經來申〔云〕、今夕除目事、親雅賜豐
前國、以其息親房申任之、（卽夜敍爵）斯外無任人、又右
兵衛督有範、可遷左之由仰之、依能保朝臣申也、
又可被下辭書一両云々、又申、五節散狀未役、三
人（泰通、隆房、兼光）皆〔已〕辭退、先上臈二人、重可令催、兼又（如之イ）
基家卿先日申服假之由、而服限僅両三日云々、昨
日行幸行事、追可進請文之由言上云々、早可催
彼卿之由同仰之、除目內覽既了、通親卿今夕可
來之由示之、答今朝物忌也、明後日可宜之由
了、
十二日、乙酉天晴、親雅參上、賜昨日所進之外記例、
仰可問兩府之趣（納物事、可奉出資金之間事、石淸水奉幣之間事）、卽向兩
府亭了、寶劍滯、兩府未被申三大納〔言〕、被進
請文申狀、皆同明日可持參云々、光長進鹿島神主（元イ）
任人占形、各申第二吉之由、（第一實景先神主也、而不吉之由、有其闕之上、先例長者之初、多被改補之由所申也、第二基員兄、第三範宗〔弟〕、件兩人共範員之息、吉例家云々、）仍以基良可
仰下之由仰遣了、宗賴朝臣參門外、申上表之間事、
使兼宗朝臣成家等領狀云々、〔昨今物忌也〕、
十三日、丙戌天晴、親雅申行幸舞人陪從散狀並寶劍黃
金等事、被問人々申狀等、今日光長朝臣、遣研學

竪義、長者宣於別當僧正許、（明年可勤者、今年賜請也、）辨別當在京之
時、成長者宣、遣御寺別當許、是例也、（所勞籠居之時猶書之、）辨別
當若爲勅使、下向南都之時、氏家司書件長者宣
先例也、故不御之時、行盛、唯信等書之、抑今度竪義
者、別當僧正內々有被示旨、仍任彼趣、所成長
者宣也、
〔書樣〕、
被長者宣偁、以法師盛息、隆慶等可令隨申、
明年維摩會研學竪義之由、宜遣仰者、
長者宣如斯、悉之、謹狀、
文治二年十月十三日　左中將在〔判〕
進上　興福寺〔別當權僧正御房〕
入夜源中納言通親來、余著烏帽直衣謁之、暫以交
語、其息通宗禁色之間事有示旨、先日自院被仰
下、余更無抑留之思、只申理之所致、而卽時不被
仰下、依余申狀、無宜旨之由、令傳聞云々、大略
爲示其事所來歟、然而謁談之次、不示其趣、只
陳其恩尤切之趣、余粗述子細了、
十四日、丁亥天晴、家實爲院司、奉行閑院修造事、爲
申其事參上、又入夜定經來申五節事、幷記錄所

事等一、入レ夜爲二方違一、（自二明日一土公遊二北一、）宿二冷泉家一、密々儀、召二
光長一畢、
十五日、（戊子、）天晴、日出之程歸二九條一、依レ例終日念佛、入
レ夜脅忠〔法印來〕、此日定經來申二閑院修造之間事一、又
申二五節事一、悲家卿内々奔走之由令レ申云々、
十六日、（己丑、）天晴、親雅申二八幡奉幣之間事一、先日人々申
狀、多被レ申下當日可レ有二奉幣一之由上、而倩案レ之、和氣
使賜二宣命幣帛等一、參二詣八幡一定例也、若然者同日兩
度奉二幣同社一、甚無二便宜一歟、依二兼日可一レ有二奉幣一歟、
將又彼恒例宣命、載二黄金奉一レ出之由一、可レ被二辭別申一
歟、斯條重可二亦問一三亞相一（定房、宗家、忠親、）之由仰了、（左大臣兄乘申下不レ可レ有二奉幣一之由上、）内大臣在二西郊一、忽不レ能レ見二返報一、仍所レ問
〔者〕此三人也、此日召二樂人利秋一、（篁師、）賜二鳳笙二管一、
令レ調レ之、法印被レ來、入レ夜被レ歸了、宗頼朝臣來申二
大嘗間雜事等一、
十七日、（庚寅、）天晴、此日、攝政第三度表也、巳刻與二大將一
同車、（直衣、網代車、布衣前駈兩三人、）渡二冷泉家一、（今日終二修造之功一、寢殿南面、四足棟門、渡廊等也、）
先レ是使兼宗朝臣參候、未刻、奉行家司宗頼朝臣來、其
後堀川大納言忠親卿來、依三人々未二來集一、招二入出居
簾中一謁レ之、小時歸出、在二上達部座一、此間帥中納言經
房來、在二同座一、余入二内出居一勸レ餞、（大將同レ之、）相續兼光卿
來、清書伊經、又以早參、而作者親經遲參、再三雖レ遣
レ使、猶以遲々、及二申終一參入、先召二出居前一、親經進二維
摩會後奏一、余取二入簾中一、々々披見了、得二略文一、綱所後
奏、氏人見參等一、（巳上卷二籠一禮紙一結レ中、（申イ））返二給親經一、仰下可二奏下一
之由上、此中於二氏人見參一者、給二外記一付二内侍所一可
レ奏之由、同仰レ之、（後於二内裡一親經申云、不レ被レ下二試文一、如何云云、件文先例、下二辨別當一之由、有二〔御覽〕二所見候二不審一暫留レ之、然而余辭二大臣一了□□□□□□下、他上卿可レ被レ度二下宣一、仍給二辨別當一儀、不レ可レ叶之故、返二給親經一、維此文等、可レ下二左大臣一云々、）親經不二結申一退下、次余出二上達部座一、（人々動座、）大
將先レ是着二其座一、次召レ人、宗頼朝臣參候、仰下親經可
レ召之由一、即退下仰レ之、親經取二副表於笏一參上、先去二
三四間一、居二中門廊西簀子一、伺二氣色一、余目レ之、親經更
起參上、膝行昇二長押一進レ文、余取レ之披見了返給、親經
令レ讀二申之一、（以二文下一爲二作者方一、）此間上達部等近々居寄、臥相共見
レ之、讀了返上、余取レ之置レ前、親經退出、次余召二宗頼
朝臣一賜レ表、仰下可二清書一之由上、此次仰下表筥檀紙等
可二持來一之由上、宗頼退下之後、更持二來表筥檀紙等一、
置二余前一、（本自硯筥在レ前、於二脇息一者撤了也、件硯筥ナ左方二置也、置二筥於檀紙上一、）待二清書一之
間移レ刻、余與二人々一雜談、聊依レ有二所思一、語及二世上
事一、經房兼光等、粗有レ所レ申、及レ晚宗家卿來、加二與

座忠親卿上（大將着座端也）、未及秉燭之程、宗頼朝臣持來清書、余取之一見之後、開硯筥蓋、摺墨染筆、書名字二字、（朝臣下、上表上、）置筆掩蓋之後、如元卷之加禮紙、（先端一枚二重卷、次八二枚爲禮紙、其上又卷之一枚也、幷裹紙一枚、懸紙三枚也、）入筥掩蓋、以檀紙四枚裹之、招寄大將、相共裹之、以細帖紙結中、（結出也、）裝様見第二度表記、次以宗頼召使、左少將兼宗朝臣賜表筥、兼宗挿笏取之退下、其後召清書可賜祿、然而保安二年第三度表、於便宜所賜祿之由見御記、仍仰其旨、人々退出、余歸入、大將相共羞食、此間裝束勅使所、其儀如第二度表、成終勅使來臨、大將出逢、（先是着束帶、余又着直衣、）降自中門內方、取宮歸入、置二棟簾中、（余居此所、）次勅使左少將成定朝臣、昇自中門內方〔着座〕、經透渡殿着座、此間大將降自公卿座前西面階、（侍從定家獻否、前駈隨身取松明進候、）頗進出砌外拜舞、先是勅使退下障子上方了、（拜間隱居片角、拜了退出歟、拜以前退下障子上方了也、）大將拜舞了歸昇、着公卿座、（拜間余隨身等立明、須着褐也、然而各着布衣、上臈着冠、今夜余可參內之故也、主人直衣之日、隨身着布衣非礙、仍不改着也、）次諸大夫改裝束、爲平敷、（勅使、大將、共座共疊也、但勅使座在地鋪茵等、如例、）次余召人仰、勅使仰可着座之由、即以着座、（勅使座在西、）次大將着東疊、入自東西妻戶、次家司彈正大弼資泰朝臣、取祿袴一重、經

南簀子、自大將左方獻之、大將乍居挿笏取祿、更立跪勅使座前賜之、拔笏不復座、直退歸入二棟方了、勅使取祿、經簀子降自中門廊內方、步出砌外、再拜退出、〔次吉書事〕、次余出寶筵、（脇息硯筥共撤之、）大將獨在座、次宗頼朝臣參進、官方吉書親經候之由、余目之、宗頼退下、次右少辨親經、取文杖候中門西緣、余目之、親經微唯進來覽之、其儀如常、余見了返給、親經置杖取之退歸、結申退下、次宗頼又申藏人方吉〔書〕候之由、次藏人左衞門權佐親雅取杖、跪候中門廊南第一間、（相逆親經候法、是非如何、）隨余目進來、覽文如例、結申退下、次政所吉書、大藏卿宗頼朝臣申之、不結申退下、次余歸入、欲參內之間、自光長朝臣許申云、山階寺別當僧正被召進先日所被召之聖弘得業、（義行緣者、）而大衆申不可被遣武士家之由、爲之如何云々、余即以使者、先觸聖弘參上之由於能保朝臣、明旦可遣之由、同仰之、事已重事也、輙於氏院不能決斷、仍無左右、可遣能保朝臣許也、〔衆徒申狀、一旦雖可然、其理不相叶、隨又僧正密々被示云〕、衆徒如此雖令申、所行大略無所遁歟、其上事可計沙汰云々、但無左右不

レ可レ及二恥辱一之由、所レ仰ヲ遣二能保朝臣許一也、此後參內、（牛車、大將同車、）隨身上﨟冠也、前駈四人、侍從定宗（家イ）一人連レ車、此夜欲レ被レ定二兩社行幸日時一、而奉行辨光長、依レ病不二出仕一、以二右少辨親經一、先可レ令レ勘二日時一許一之處、今夜即可レ下二請奏一也、然者又下二請奏一辨同可レ成二宣旨一、仍二親經已可レ爲二行事辨一、斯條御物詣之間私似二定仰一、行事辨可レ甚有二其恐一、仍還御之後申定、奉行辨可レ行二日時定一之由仰下了、即上卿已下退出、次余歸二九條一、其後聞二能保朝臣返事一、尤感悅之由也、

十八日、（辛卯）天晴、山階寺所司二人參來、聖弘召進使也、申二衆徒申狀一、并僧正被レ示旨等一、示二返事一了、（季長朝臣申二次之一）也、於二光長朝臣亭一、召ヲ問聖弘一、雖レ進二申狀一、其後相ヲ具信光一、遣二聖弘於能保朝臣許一、自二能保許一、遣二比木藤內朝宗許一云々、（件朝宗、搦ヲ捕潁太郎一者也、）此日親雅親經等申二條々事一、昨日親經可レ進之文書內、試經文、可レ下二官文一也、而日記之中、（光房朝臣記、）件文必給二別當辨一、他辨雖レ爲二勅使一、給二辨別當一之由有二所見一、然而事理不レ可レ然之上、余已避二大臣一、仍爲二上卿一、不レ可レ下二文書一、左大臣爲二上卿一、可レ被レ下也、旁不レ能レ下二辨別當一、加レ之他辨爲二勅使一之時、即下二件辨一之例、又有二所見一、仍下二親經一了、且又親經所レ申如レ斯、依二此事不審一、昨日不レ賜二親經一也、遣二厩馬一疋於親雅許一、爲レ給二和氣使一也、無二寮御馬一之故也、又唐錦五尺、封裏唐綾五尺遣二同人許一、神寶劒袋闕如之故也、

十九日、（壬辰）晴、宗賴朝臣參上申下明日大饗定事、可レ入二定文一之家司事上、大略仰了、其中兼親雖レ補二余家司一、猶二大將職事一也、仍入二侍所行事一、退案レ之、先例只以二殿下家司職事一入二定文一、全不レ沙二汰新大臣之家司職事一也、仍兼親入二侍所行事一不レ得レ心、加レ之又先日可レ爲二大將家司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了云々、

廿日、（癸巳）天晴、此日、右大將良通承下可レ任二大臣一之宣旨上、辰刻、余與二大將一同車、渡二冷泉亭一、（前駈隨身皆布衣、余烏帽直衣、大將又布衣、密儀也、）女房等召二人車一、密々所レ渡也、寢殿已下修造、大略所レ終レ功也、申刻、宗賴朝臣參上申二今夕事等一、又書ヲ進定文土代一、（兼親入二總行事一、今朝仰下可レ入二家司行事一之由上之故也、）見訖返給、又召二次第一見レ之、少々事仰二子細一了、酉刻、帥中納言經房、左大辨兼光等來、扈從殿上人、侍從定家、高通等參上、前駈等同參集云々、仍大將着二束帶一、（先例用二蒔手劔、平緒等一、然而件物具、在二前攝政家一、不レ能二借請一、仍用二唐草劔一、是又御堂御物也、劔用二大殿御物一、）召二陰陽師在宣一、在二身堅事一、（依二永久例一無二反閇一、）此間、大藏卿宗賴來申云、內豎參上、申下可

有御參內之由者、大將申承諾之由、(或於客亭申之、然而憶事理、內々可申歟、)次大將出二棟廊南面簾、降自上達部座西面階、(定家獻沓、前驅隨身進中門內、)出中門、垂裾向帥小路、(先是兩衛列立、)(〔中門外〕經房示說、破居、兼光居地上、)於門外乘車參內、經左衛門陣、着陣奧座、(不經床子座前、經化德門之由、見日記之故也、)他公卿可着陣、而不着云々、次藏人勘解由次官定經(御熊野詣以前、承院宣奉行任大臣事之職事也、)來奧座仰云、可成給大臣日時擇申セ、(今朝定經來問、余答子細、當時內大臣不闕、仍不仰其大臣、只大臣ト仰也、〔是永久例也、〕)其後右大將起座退出、先是改上達部座裝束、(副北妻戶横、敷高麗疊一枚、其南東西對座、敷同疊四枚、〔各二枚也、〕)(中門廊副東壁、敷紫端疊二枚、爲殿上人座、但依無可然之人、不着座、)大將未歸來以前、中御門大納言宗家被來、小時大將歸來、先入內出居、余相共議座席之間事、(永保無所見、康和主人着奧第一座、其座無對座、爲上臈之公卿等、着奧端座、卽着主人下也、是爲內覽〔之〕臣之故異他歟、永久三年、如今夜、敷横座、然而故殿不着其座、給着北座第一、上臈雅俊卿着南座也、守彼例、臨其座、又大將可着西座之由、兼所存也、而中御門大納言云、家記被着横切座之由、諸所見也云々、因此語忽不審出來、余所持之記諸注令着北座給之由、卽宗忠卿記也、大納言若被見誤歟、但永曆入道關白依大殿仰、被着横座云々、乃旁不審多、密々示合經房卿、雖可然之由、猶加思案、宗家卿雖爲彼子孫、只口狀也、如日記者、更無疑之上、永曆例強不可爲規模、又思事理、着横座之條不可然、仍猶着端第一也、)其後余在北妻戶簾中、大將着西座第一(卽端)座也、次宗家卿已下、次第着座、(宗家、雅長、兼光着奧、經房着端、雅長卿遲參、々內裏退出之時、令扈從云々、宗家卿依上臈、不連車來此第也、)次余召人、宗賴朝臣來、仰召具陰陽師可參之由、卽相具陰陽師二人、(圖書頭賀茂在宣朝臣、大藏大輔安陪泰茂朝臣等也、須召宣憲也、然而在宣爲召仕者之上、於道爲被群之士、仍召上臈召之而已、)參進西簀子、(北上東面、)大將仰日時、宗賴問之、申其日、(二十九日、)大將仰可成勘文之由、卽書一紙加禮紙、(下臈泰茂執筆、先是職事一人持參硯、又寄中門廊燈、)宗賴取之獻主人、々々欲與余、々稱爲同事之由不見之、仍大將置座前、次主人召宗賴朝臣、仰可持參硯之由、卽宗賴插笏取硯、(居折敷、五硯也、)參進西簀子、當北第一間東西居、秡笏候、次諸大夫持參切燈臺、立宗賴北方擧燭、此間余以永久定文、自簾中指出突遣之、大將取之披持、宗賴摺墨染筆、大將與奪之、(先度、大饗雜事、無定字、先例不同、今度就永久定文、無此〔字〕也、)宗賴書之、(置土代折紙於硯邊、)書訖撤硯、插笏置定文於折敷上、膝行昇長押、(北第一間也、)自大將座上方獻之、大將取文返給折敷、(宗賴取之退居拔笏、)披見〔之〕後、起座來膝下、(副笏也、)與余、々自簾下取之、大將復座、余見了自簾下突遣之、大將取之與宗家卿、々々見了與經房、次第見下、又取上、大將取之卷籠日時禮紙中、目宗賴、々々參進取之、插笏置硯傍、取折敷退下、次召宗賴朝臣、仰日次等、可問陰陽師之由、(余仰之也、)歸參以詞申之、(可造宿申廊、文杖、梓櫃等、亦今日、御祈二十一日、御裝束始二十五日者、)余問上客料理始日、申

同今日之由一、宗頼乍レ候申レ之、始忘却不レ申歟、余仰云、今夜之由令レ申
事等、早可レ始レ之者、宗頼退下、次召レ人仰二可レ居レ物
之由一、依二頗遅一々也、即左京権大夫光綱今夜補二大将家司一也、永保為房為二五位家司一、勤二主人陪
膳一、即殿上人也、仍點二此人一、參上、為二主人陪膳一、兼親、輔高、國行為二主人役送人一、次第居
レ膳、主人巳下、皆二本也、兼高坏、兼居レ飯也、居訖光綱更持二參
盃一、居二折敷一、大将與二宗家卿一互讓レ之、然而遂大将取レ之、
擬二宗家一、次第巡行了、次居レ汁、居了兼光申上歟、不二見及一、
次立レ箸更食レ之、次二獻、光綱持參如レ初、猶大将取レ盃、再三雖レ讓二宗
家一固辭也、次居二菓子一、次居二薯蕷粥一、已上主人手長皆光綱也、不レ待二居了一
食レ之、次各拔レ箸、自二上﨟一起座退下、次主人取二副畱
定文於笏一起座歸入、予又歸入了、其後役男共撤レ饗、
今夜補二大将家司二人一、
彈正大弼高階〔資泰朝臣〕、
左京權大夫〔藤〕光綱、
和泉守藤長房、
永久三人被レ補例也、
今夜始行事等、
文杖事、
宗頼朝臣召二内匠頭安倍業弘一仰レ之、
簡辛櫃事、

家司大博士中原師直、着二政所一行レ之、康和、通國
着二政所一行之例也、
上客料理事、
以二隨身所一為二其所一、要日可レ移二便宜所一、家司光綱行二其所一
事、其人兼親、家司、經泰、職事、等着レ之、有二三獻一、所司
者三人參入、始解レ魚、其後各〔々〕退出〔云々〕、
日時書様、
擇申可レ被レ行二〔大饗一日時〕、
今月廿九日、〔時〕午未、
文治二年十月廿日
大藏大輔安陪朝臣泰茂
圖書頭賀茂朝臣在宣
定文書様、
大饗雜事、
行事、
彈正大弼朝臣、高階資泰
伊豫守朝臣、源季長
宗頼、大藏卿
前攝津守朝臣、橘以政

文章博士朝臣、藤業實
掃部頭朝臣、中原廣季
光綱朝臣、左京權大夫
兼親朝臣、中務少輔
爲季朝臣、前近江守
家實朝臣、皇后宮大進
長房朝臣、和泉守兵部少輔
長親朝臣、散位
已上皆家司永久例也
殿上裝束所、
政所、
伊豫守朝臣　〔宗頼〕
文章博士朝臣　光綱朝臣、
爲季朝臣、　家實朝臣、
長房朝臣、
侍所、
頼高朝臣、上野守　國行朝臣、前馬助
仲資朝臣、散位　長俊朝臣、皇后宮少進

兼時朝臣、散位
上客料理所、
政所、
彈正大弼朝臣、　伊豫守朝臣、
前攝津守朝臣、　光綱朝臣、
兼親朝臣、　長親朝臣、
侍所、
國行朝臣、　兼時朝臣、
經泰朝臣、　泰家朝臣、〔同〕
盆送、
穩座、
中御門大納言、宗家
酒部所、
行事、
師直朝臣、大博士
史生裝、
頼高朝臣、上野守
史部裝、
渡殿裝、

藤中納言、定能、
諸大夫殘六十前、
檢非違使殘〔二十前〕、
召人衙重十前、
行事
宗頼、奉行家司、　〔光〕綱〔朝臣〕、
長俊朝臣、奉行職事、
掃除、
仲頼朝臣、大夫尉、　季國、尉、
章廣、志、
掌燈所、
國行朝臣、　經泰朝臣、
庭燎所、
掃部頭朝臣、廣季、
被物所、
彈正大弼朝臣、　伊豫守朝臣、
家賢朝臣、　兼時朝臣、
祿所、
師直朝臣、
文治〔二年十月二十日〕、

廿一日、甲午、〔天〕晴、此日被レ發ニ遣宇佐和氣使一、去年被レ差ニ遣和氣相家一與、依ニ路次狼藉一、兩度歸洛、空不レ遂ニ前途一、仍差ニ改其使一、所レ被ニ發遣一也、與藥頭定成朝臣息定康也、先例空歸洛之時、被レ差ニ替其使一、今日雖ニ堅固物忌一、依レ爲ニ有レ限事一、推以參內、直衣、綱代車、于レ時辰四點也、奉行職事親雅外、他人不レ候、萬事可ニ催具一之由仰レ之、余暫候ニ朝餉方一、親雅申云、神寶已持參、宮主又參入、上卿幷使內記等未レ參、各遣レ人了云々、余卽下ニ直廬一、改ニ着束帶一、隨身同着ニ褐冠等一參候、此間、親雅內々持ニ來宣命草案一申云、內記只今參入、雖ニ上卿未一レ參、先密々所ニ持參一也云々、辭別其狀多、仍爲レ余仰レ可ニ召見一之由也、余披見之處、可レ改ニ直事三ヶ條、仍具召仰了、其後余參ニ御所一、召ニ內藏頭經家朝臣一、令レ奉ニ仕御總角一、又召ニ御裝束一、經家信清等候レ之、余仰、親雅先令レ敷ニ御拜座於東對南廣庇一、御殿也、先撤ニ日記御厨子四季御屏風等一、上ニ南面御格子一、不レ卷レ簾、親雅只供ニ廣庇御座一、不レ存下可レ上ニ格子一之由上、不レ足レ言也、仍余仰レ之、又親雅之所レ案、供ニ御座於階間一、西第二間也、可レ立ニ神寶案於東一云々、是堀川院西禮之御殿、立ニ神寶案於御座西一、推レ之思レ之、尤可レ立レ東、又自ニ殿上方一持參得ニ便宜一、模ニ大內一、又以相叶云々、余云、宇佐宮者西也、御拜可レ奉レ向ニ其靈廟方一、神寶又可レ安ニ置同方一、而如レ申者、御拜之時、可レ乖ニ神寶一歟、申

狀似一隅、只執東西之准據、不辨神居之方角、頗有若亡歟、仍余仰此子細、親雅無所陳改直了、又御座可敷西第三間之由同仰之、又元南面供之、同心令改敷西面（筵ヲ南北行ニ敷テ、半帖ノ縁ヲ西東ニ當テ敷之也、）又庭中敷使宮主等座、余仰令撤之、御馬御覽之後、可敷之故也、未刻、上卿參上、勘日時、（殿上使之時、於藏人所勘之歟、和氣使之時、於陣勘之云云、）以親雅覽之於鬼間邊、見之返給了、次御覽神寶、其儀行事藏人、取小筵一枚敷御前、（西也、即御座西間）敷也、次五位藏人親雅、侍從定家等、各持參御劔、置件筵上、（南北妻、柄北刄西各置御劔筥蓋、又加置平緒、但不付劔也、抑殿上使之時、金銀幣鏡筥等、同御覽、和氣使之時、只御覽御劔一匣也、而今度爲恐動使之歸洛、被調加神寶、依先例也、件新加神寶之中、又有御劔、仍件御劔、同經御覽、是今案也、）次主上出自第三間（數御座之間也、）簾中、余先出廣庇褰御簾、（貫首候者或褰、今日不候、仍余褰也、）即着御座、（自北方使着御西面、）御覽神寶了、即入御、（余御覽之間候御後頗北方、是指非作法、只記當時作法也、入御之時又褰簾、）余自鬼間方參御在所、抑昔通例、先着御引直衣、於石灰壇先御覽神寶、令歸入之後、改着御束帶御也、而寬治元年御束帶之次、一度可御覽神寶之由、大殿令申行給、其定被行了、今度所用彼例也、主上西第二間簾中敷厚圓座着御之、余同西一間頗寄北、敷例圓座一枚爲余座、次余仰近衛司可參之由、左少將成定參上、候御前簀子、（北面、）次自東中門、引入御馬、（近衛官人二人引之、）三匝引廻之後、如元引出了、（是皆余下知也、）次少將起座、次入御、余同候御前邊、此間親雅內覽宣命草、（一字有可改事、仍仰其旨了、）見了返給、此間申使參入之由、仍又出御南面、先是南廣庇西第一間、立机一脚、置御劔二箱、（藏人二人、先立机、五位藏人親雅、侍從信清等、取御劔筥置之、始取置御劔、欲令昇立之、余〔則〕制止、令置之、昇出之時、取從昇出、故實也、）次主上出自西第三間御簾、余褰御簾、奉居御座、（御座猶西面也、）親雅進御笏、（入筥、自階間、自御座前進之、）主上取御笏給、（親雅取筥退下、）次供御贖物、陪膳內藏頭經家朝臣、役送五位藏人親雅、大高坏二本、經家取散米高坏、親雅取人形高坏、各經南簀子入階間、居御座西面也、（居了退下、）此間宮司入自東中門、就中門廊南妻獻御麻、經家朝臣於緣南妻取之、持參進自御前、乍令持經家、令懸意氣給、只如形也、經家持返於初所、返給宮主、々々進着南庭中座、（宮主幷使座據敷之、宮主座在西、頗倚北、使座在東、頗寄南、兩座之間、五六尺許去之、）次使散位從五位下和氣定康、（典藥頭定成息云々、）入自中門、着庭中座、宮主祈申了、（其聲不聞、又無其程、）退出、使又退出、次御拜兩段再拜、向西拜御之、（頗向坤、）訖入御、先召親雅返給御笏、余褰御簾如常、（抑宮主退出之後即入御、余忘却、希有恠事也、已昇出御劔机之間、忍出更召

返、出御御拜也、有次藏人取御衣、出自鬼間、降自中門廊西簀子南妻中門內賜使、(牛將下襲、表御袴也、)使進庭中拜舞、(其作法奇異、不可說、萬人咲之、)次入御、脫御裝束、余暫候御前、申刻、親雅申云、親經自路頭歸參、(親經者爲檢知黃金奉納之問事、相具史所下向也、)昨日內々、告遣八幡別當慶淸許之處、其返事於途中到來、申云、件黃金奉納當宮、是神慮之令然也、專不可返本宮者、爲申此事、所歸參也云々、此申狀自由也、又不當也、但可被仰合上卿、申云、被立宇佐使、摺改宣命、於黃金者、追有沙汰、可被付後使歟、將可被行御占歟、余云、此事不可然、初奉納之時、遂可被返納本宮、暫奉納之由、被載宣命了、如慶淸申狀者、永可被棄置宇佐(宮)歟、凡勿論之沙汰也、追經沙汰者、何樣可被議哉、但法皇幸南山、一身自由之沙汰、可招後謗、仍以親雅爲使、遣左大臣幷資房卿許、(依近々也、)此事存旨次第如此、然而事爲神事、又大事也、仍爲免自專之難所聞達也、又賢慮之趣如何、即歸來云、左大臣、皇后宮太夫等、被申旨、一同共以如被仰下、慶淸申狀太不當、奇怪之由也、但此上事、猶可在御定云々、左大臣被申云、若可被待院還御哉否、恐意難計云々、人々雖有猶豫之氣色、恐案之所及、太以不當也、仍猶早可發遣、若有後日之咎者、只微臣可罷蒙也、早速可進發之由、仰親經了、又親雅書御教書、遣慶淸之許也、事了秉燭退出、

此夜、大將任大臣祈始不動法、(法性寺座主慈圓、伴僧呂、(○南溟按呂若八口歟)康和仁源座主、于時爲法性寺座主、勤修此法、自他吉例符合可悅、)於御加持者、可過三箇日之由仰了、家中無可然之所、借近邊人家爲壇所、修法雜具、職事兼時相具所參向也、又自去十七日、以智詮阿闍利、所始修大威德供也、又諸社諸寺、宗賴朝臣、或遣御教書、或召其人、至于大嘗日、可祈請由仰之、

廿二日、(乙未)天晴、親經申送云、夜半許參着八幡、合(○南按含歟又或令申歟)子細於慶淸之處、只一旦令申許也、不及左右之由令申、無爲奉公黃金了云々、又親雅進慶淸請文、大略前同、

廿四日、(丁酉)天晴、此日入夜師經房來、余謁之談世上事、及夜半歸了、

廿五日、(戊戌)晴陰不定、此日大嘗御裝束始也、行事家司職事等着束帶參候、先敷始弘筵一枚、大略立机屏風等、見座體、南庇今一尺(一丈一尺也、仍不足也、)狹之間、(座後)

不可有其路、仍參議座机足懸、龍鬢緣可立之由仰了、

廿六日、己亥、陰晴不定、午刻參院、去夜自熊野、有御下向、即御宿八條院御所、今旦所〔御〕渡御大炊御門御所也、參院、以定長申入、只今欲下湯、仍不謁之由有仰、申無爲被遂御參詣、殊悅申之由、申入了、又仰云、明日、明後日之間可參、每事可被仰、又可聞食云々、條々內々示行定長退出、明後日可參之由、相含了、大饗掃除、御裝束無他事、入夜、自內裏女房示送云、女房陪膳闕如、今日終日、不供御膳、爲之如何、乍懸倒衣參內、女房云、只今大納言典侍參入、供御膳了、明日明後日可闕如云云、仍明日可進三位中將之由、申了退出、殿上人、并院北面藏人五位、可催給之由、付定長奏之、殿上人事、定經承之、北面事、定長奉行被催之云々、

廿七日、庚子、天晴、今日爲勤女房陪膳三位中將參內、即今夜可宿候也、季經朝臣、并男共兩三人、令相具也、此日定能卿來、

廿八日、辛丑、〔天〕晴、前源中納言來、酉刻欲參院之間、先左少辨定長爲御使來、木工頭範季朝臣罪科之間事也、自賴朝卿之許、件朝臣有同意義行之聞、奇恠之由、示送經房卿許、殊雖非奏聞之趣、事體難默止、仍被召問之處、於同意義行之條者、爲無實、於堀彌太郎景光者、一兩度謁了云々、實雖無其科、乍謁景光、不搦進之條、已爲過怠、仍聊可被行其罪哉、將又待關東申狀、暫不可有其沙汰歟如何、兼又義行依院宣、可企夜打之由承及、即申殿下了之由、範季所申也云々、如何云々者、余申云、依院宣義行可企夜打之由、範季申狀全不承及、若奏讒言歟、兼又罪科之條、乍謁賊徒之緣者、不搦進其身、又不經奏聞之條、其罪難遁、何況於賴朝之素意哉、仍聊被行其科、被仰遣關東、尤宜歟者、即余參院、以定長入見參、小時歸出、告召之由、參御前、任大臣之次、公卿昇進事被仰出、先納言所望輩之中、其理在誰哉云々、各奏申旨、大略兼光當仁之由思食歟、余奏云、先可被定公卿員數也、昔大納言二人、中納言三人也、而中古以來、大納言三人、中納言五人、自後冷泉院御時、三條院御時、雖有大納言五人中納言八人例、其後又中絕、以後大納言五人、中納言八人爲定歟、其後平家押領天下之間、大納言及七八人、中納言又

有二十人之例一、末代之政、被レ減二官員一之條、雖レ有二人
愁一、中納言之員數、過二參議一之條、猶不レ可レ然歟、但當
時職事、辨官尤爲二要須一、仍雖レ被レ任二大中納言一、以二其
數一不レ可レ爲二本數一、事依レ難二默止一、今度許被レ任二剩
闕一也、自レ今以後、不レ可レ爲レ例〔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
歟、若然者任大臣宣命、必不レ可レ被レ載二公卿昇進一、是非二
正闕一之故也、秋除目在レ近、彼時被レ行二公卿昇進一、若
爲二上計一哉、但公卿總口可レ被レ增二員數一者、此次必可
レ有二昇進一也、兩箇之間在二聖斷一、兼又今年可レ有二御書
始一之年也、一條院七歲有二此事一、又代々例、十二月有二此事一、帝王御書始、大略每度十二月被レ行也、而侍讀之仁、四位儒士之中、光範之外無二其
人一、件光範爲二西海王學士一、尤足二忌憚一、其外敦綱在二西
海一、業實已下、世之所レ推、奈二侍讀之仁一何、兼光卿逐二
寬和一條院、齋光于レ時大辨宰相、例一、尤當仁歟、其身又爲二高倉院御
侍讀一、旁以不レ可二外求一歟、若兼光可二昇進一ハ二、御書始
後、可レ被レ行二除目一歟、中納言侍讀無二其例一之故也、
他人昇進者、任大臣以後、不レ經二幾程一、被レ行二除目一、又
何事之有哉、此條又在二勅定一者、仰云、此等之間、猶
可二相計一云々、天氣頗有二可レ然之色一歟、然而未レ有二
一決一歟、退起之後、以二定長一重取二御氣色一、仰云、於二今
度一者、不レ可レ有二公卿昇進一、追可レ被レ仰、每事不二思食
得一之故也云々、即退出、定長注二送散狀一云、北面藏人
五位、只領狀一人也云々、勿論、定經申、殿上人散狀、
十餘人參入云々、公卿如法午刻可レ參之由、可二相催一
之旨仰了、廣房參入、仰二前行出立之間事一了、
廿九日、壬寅、天陰、時々小雨、入レ夜不レ降、此日有二任大臣
事一、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良通任二內大臣一、第六大納言超二上臈五人一、內辨權大納言宗家卿、
宣命使左大辨兼光卿、秉燭有二宣制一之後、於二冷泉萬
里小路亭一、束帶、行二庇饗一、申刻余參內、前駈兩三人、少納言賴房在レ共、束帶毛車、隨身褐垂袴、仰二奉行職事定經一、催二行懈怠事等一、
內府參內儀、
申刻着二束帶一、門イ蒔繪螺鈿劍、紺地平緒、於二門外一乘レ車參內、入レ自二西
洞院西一、北行經二南殿御後一、向二余直廬一、權中納言定能
卿、經房卿、參議左大辨兼光卿等扈從、殿上人左少將親能、侍從定家〔等〕也、同扈從、前駈廿人、隨身褐垂袴、壺胡簶如レ例、丙イ
余參內之後、即參內、入レ自二東面北門一、經二御所北面一、直
向二余直廬一、相二待節會畢一、是例也、扈從公卿等、自二北
陣門外一、直向二陣方一也、于レ時公卿一兩人之外未レ參、中御門大納言、源中納言許也、仰二定經一加二催促一、仰二召仰事一、又仰下可
レ被レ奏二宣命一之由於二上卿一、小時定經持二來宣命一、早見

丁返給、仰云、候御前之間、即奏聞了、早可被清書者、幼主之時、以覧摂政為奏聞、或又別奏之歟、今日依事可懈怠、直奏了之由、内々示上卿也、良久持来清書於鬼間、見了返給、即相具内侍向南殿、(無主上渡御之儀、近代省略儀也、南殿懸御簾、如例、)近将引陣(各[illegible]脱着靴如例、)相待内辨参進之間、頗経時刻、仍遣定経、相尋之處、帰来云、為奏宣命使事、被尋職事、々々在南殿方、不聞得之間、経程云々、余云、先例内辨相計、所被差定也、自上〔無〕被仰下、早可被計、仰云、無異儀、参議之内、可被點其人者、(此事奏聞、未知先例、仍答此旨了、如此事、偏経奏聞事成立ナハ、為自今以後、尤不便歟、仍仰此旨了、)頁之内辨入自東中門、被進立西軒廊、于時、内侍(闕腋内侍)出自東面御簾北端、副母屋障子東行、自東庇南行、出自東面戸、居東階上簀子、須臾帰入了、(職事定経扶持之、)次内辨昇殿、(傍北欄被昇、未知此説、被降之時、被傍南欄、又以不審、凡東階昇降、存両説、一ハ昇降、共用南欄、一ハ昇時副南欄、為先左足、降時傍北欄、為先右足、以是多為善、未聞昇之時副北欄、降之時副南欄之儀、不足為奇耳、)経南簀子、自入東第二間、着兀子、(本自在第二間西柱下、先例也、)催開門闈司之後、召舎人、(二音、頗短歟、)大舎人称唯、次少納言頼房進就版位、内辨宣刀禰召セ、少納言称唯退下、次公卿参列、(外辨上卿、別當家通卿、此間及昏黒、仍有立明、須先是立上燭也、而女嬬遅参之間、且来遅燎也、)

公卿参列了、内辨召宣命使、(以咳聲被驚之、然而暫依不聞得、近衛者告示参進、)即左大辨兼光参進、昇自東階、立南簀子東第二間東邉、(當内辨前、)内辨乍持笏給宣命、兼光如揷笏取之、副笏退下、立軒廊東間北邉、(南面、)次内辨下殿(列南欄、相見欄、)于左廻向階揖、右廻向宣命使、又揖出東間、経樹等東、練歩、経列後加列上、(北練歩之間、経敬刻、)次宣命使出軒廊東間、経列下北等、就宣命版位、宣制両段如常、此後余示付定経退出、(可渡南階事、蒙禄事等、大臣奏聞時奏事由、各可仰閣食由之旨、仰匠也、)先是(余参内、即也、)右大将参入、入自北門、籍経御所北方、向余直廬、(前駈七人、四位六位各二人、五位十六人也、)公卿定能、雅長、兼光等相従、殿上人親経朝臣、宗國、定家、高通等也、先例東三條儀、以西為禮、主人自東門出入尤有便、此家以東為禮、西方無門無路、仍〔只〕出入礎門、太無便宜歟、出家出門之間、公卿列立中門之外如常云々、宣制了之後、付定経奏可渡南階前之由、蒙可許之後、経階前、(殿上人十一人、乗松明前行、前駈随身等不相具、於随身者参内即改着烏帽狩襖、自餘如元、撤鞍交雑色也、番長前駈等、来會中門邊、下﨟随身雑色等、来合左衛門障外、)進弓場殿代也、(東中門)付左中将公時朝臣、奏事由、拜舞了定経又告〔召〕由、即昇自小板敷、先居殿上小盤下、即起〔座〕参朝餉方、少時退下、(須出御殿御)

座也、(而依無御直衣、不出御、勿論々々、)於小板敷邊付定經、上達部等、饗祿可給之由奏之、定經仰上卿實家卿、內府出自左衛門陣、(有留御前、)於三條町辻、(引門代幔、)乘車退出、依入夜無出立、豫依寬仁例、可有前行出立之由仰官、外記又觸人々、而各遲參之間、無此儀、尤遺恨々々、內府入自冷泉亭東四足幷中門、經南庭(共殿上人五人、取松明〔相〕從、前駈隨身不相從、)於寢殿西面妻戶前庭、付左少將親能朝臣、先申余再拜、次付同人申母儀又再拜、即昇自件妻戶前、沓脫暫入簾中、殿上人等渡南庭、出東中門了、(東三條儀、以西爲礼、主人出入東門、有便、此家一方有門、仍自礼門出入、甚無便宜、)少時公卿等來集、(內府未歸家之前、四五許輩來臨、待宗家卿來、人々降立、)列立中門外、宗賴朝臣告此由、即內府出自西面妻戶、經簀子東行、降自南階西邊、立西間柱、去溜一許丈南面而立、(家司中務少輔源兼親獻沓、於庭下一級着之、擇諸大夫之英華勤此役、先例也、兼親先祖未勤此役、然而歷代相傳召仕、未見他門、仍所召用也、)良久大納言實(宗イ)家卿進出、經東中門、幷幔門、列立南庭、(主人降立之由、若人不告歟、此事未練至也、)公卿一列、辨少納言一列、外記史一列、大臣列了、生客已下再拜了、內府目宗家、(三度、)歸行階前砌下、(此間宗家獨進出、)三尺立還、又目之二度、即進昇西階西邊、着親王座、次宗家卿已下、參議已上、昇自同階、自簀子東行、入自東第一間、着奧座、(〔端座〕參議一人着之、參過一人着奧座、)元所儲之座、大納言二人、中納言六人、參議五人也、而大納言一人、中納言七人來、仍實(宗イ)家卿着紫圓座也、宗家卿着中納言圓座末、余自簾中再三示之、仍被進着第一圓座也、次立公卿辨少納言等机、(上官座豫立之、須追立也、然而爲君煩先立之、大臣爲尊者之時、公卿已下机豫立之、尊者外新追立之、大納言爲上首之時、公卿已下机追進先例也、)次居肴物、(大納言手長……、中納言手長……、參議手長……、辨少納言手長……、)次主人起座、(先是卿依要用起座、向兼所方、即踏着座、)也、於一世源氏座跪插笏、向良方、取盃、(大藏卿宗賴朝臣傳獻、本行家司傳之例多、)其相具、瓶子取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入自南(西イ)東一間、經奧座後、居宗家卿上勸之、持盃有揖拔笏、宗家持盃之後揖起座、經本路、着南階南面菅圓座、(主人勸盃了起座、經奧座後末(座イ)等之程、家司和泉守長房、取件菅圓座、進西方、數南階間西柱西邊、豫儲候寢殿西南邊也、)

十一月

一日、(甲辰、)雨下、親雅來、(○中字脫歟)條々事、入夜、雅賴卿爲前攝政使來云、明日內大臣拜賀可被來之由承之、而尤可見參之處、其事不可叶、境節無便宜、枉不可有渡御、如此承了只同事也云々、今日撤大饗裝束、又饗膳等遣勸學院、(相具魚鳥等云々、)以兼親爲

レ使、返三遣殿等於仁和寺宮許一、早旦藏人辨親經申二五躰不具穢氣之由一、穢中諸社祭等、奏二事之由一、可レ催二他辨一之由、仰三付定經二了、有下可二申沙汰一之報上、

二日、乙巳天陰、時々小雨、此日内大臣拜賀也、先被レ下二大將還宣旨一、上卿藤中納言定能卿、酉刻、大外記賴業持三來宣旨一、家司大藏卿宗賴朝臣持三參之一、大將於二內出居一見レ之、留レ文返三給宮一、此間公卿已下來集、官人兼業本番長也、迎參之間及二秉燭一、適參入之後、大將出立、先レ是着二束帶一、蒔繪螺鈿劍、紺地平緒、有文帶如レ例、劍大殿御劍也、年來余毎二拜賀一用レ之、家々習有二慶賀劍一、余依レ不二傳持一、以二大殿御劍一慶賀之時所二用來一也、卽先參二皇后宮一、依二近隣一隨二便宜一也、內大臣降レ自二中門內方一、左少將伊輔朝臣持三來沓一、前駈國身等參二進中門一如レ例、出二中門一、先レ是公卿三人列三立中門外一、立二部前一、西上南面、內府相揖、於二門外一乘レ車、余稱二召季經朝臣車一、與二女房一同車、於二近邊一見物、過了歸入、亥刻、內府歸來、語云、參二皇后宮一、申次左中將公時朝臣、再拜踊レ答二母后一、乘レ有二拜敬一、仍二拜云々、之後、依レ召參二殿上一、引出物琵琶一面、入二錦袋一、公時朝臣取レ之持來、內府起座了、共殿上人宗國左兵衛權佐、受三取之一授二前駈一、件琵琶卽持三來此亭一、次參レ院、六條西洞院御所、申次內藏頭經家朝臣、舞踏之後、依レ召參二御前一、被レ召二御馬於中門一、取レ綱一拜、伊輔朝臣受三取之一賜二前駈兼親一、廐司、兼親給二隨身兼景一如レ例、次參二八條院一、申次宮內卿季經朝臣、依レ召參二簾中一、女房持三來和琴一、內府取レ之、召二伊輔朝臣於簾下一給レ之、伊輔取レ之給二前駈一、其後退出、

此日相伴輩、

扈從公卿三人、

藤中納言定能、　帥中納言經房、

三位中將良經、

定能經房於二八條院一留了云々、

前駈殿上人十一人、

宮內卿季經朝臣、　內藏頭經家朝臣、

右少將伊輔朝臣、　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

藏人勘解由次官定經、　藏人右少辨親經、

侍從定家、　侍從高通、

左兵衛權佐宗國、　少納言賴房、

藏人左衛門尉藤原行經、

同諸大夫廿人、四位四人、六位二人、　五位十四人、

彈正大弼資泰朝臣、　伊豫守季長朝臣、

文章博士業實朝臣、　前攝津守以政朝臣、

中務少輔兼親、　上野守賴高、

前馬助國行、　散位仲盛、

同散位兼時、　〔同光信〕、
同光茂、　〔同以輔〕、
皇后宮權少進長俊、　散位經泰、
同康宗、　陸奥守成實、
肥前守淸實、　散位兼資、
勾當藤業淸、　同高階泰俊、
隨身有二一員一、將監將曹各一人、皆束帶、
官人秦兼景、若二束帶一、
番長未レ召、仍召二本府領一、非二其家子一、假仍不レ賜二染狩袴一例也、
中將前駈四人、
散位宗成、　同惟頼、
同憲實、　同邦兼、
今日早旦結願、日來所レ修之不動法、於二大將前一御加持之次、賜二布施一、三位中將良經取二被物一、爲レ娶二歷阿闍梨一也、季經朝臣取二布施一、番僧八口、布施家司職事等取レ之、各一裹、康和、仁源所レ修之不動法、於二御前一有二結願一、追二彼例一也、定經來云、春日祭奉行、辨親經觸穢、替須二定長奉行一也、而院仰云、依レ爲二召仕之者奉行一、蓮花王院總社祭旁可二指合一、可レ催二大辨一、若少納言二者、仍催二氏少納言重綱一如何者、早仰二可レ催之由一了、

三日、丙午、天晴、親雅云、春日祭内侍闕如了、少納言内侍惟方入道女、爲二巡役一、而無レ故對捍、仰下憖可二催出一之由上〔了〕、若不二勤仕一者、可レ有二追放一之由仰レ之、猶レ所レ遁云々、仰下可二奏聞一之由上了、他内侍等之中、雖二已役一可レ勤之由、可二誘催一之旨仰了、

四日、丁未、陰晴不レ定、此日立二春日幣一如レ例、依二物忌一籠二御幣陪膳行事等一、不レ籠二陰陽師一、陪膳季長朝臣、行事兼時、陰陽師在宣也、抑近例自二春祭一、立二神馬乘尻一之由、入道關白被レ示、又見二保安御記一、京極大殿仰云、仍日來不レ致二其沙汰一、而御堂長德元年冬祭、被レ立二神馬十列一之上、康和爲房記云、兼日自二春祭一、可レ有二此儀一之由、有二其沙汰一、而俄大殿仰云、長德例已存、然而於レ今者、卒爾之間、不レ及二十列之沙汰一、只可レ立二幣使一者、仍以二肥前々司盛房一爲レ使云々、余今朝見二此例一、仍俄以二上野守頼高一、爲レ使所二發遣一也、件頼高、去春初奉二幣當社一之時爲レ使、同人兩度、如レ無二他人一、然而事出レ自二倉卒一、當時祗候仍所レ點也、抑長德例、元雖二見及一、故殿御記云、大殿乍レ見二長德例一、猶自二春祭一可レ被レ立之由有二其仰一、定有二由緒一歟云々、加レ之故宇治左大臣、自二冬祭一被レ立二神馬一、仍旁期二春祭一之處、如二康和

記者、大殿御案、無指由緒歟、隨又今度次第、似彼康和例、仍任其例、所立使許也、未刻發遣之、相續內府始奉幣、（役人等皆同、）永久例四月任大臣、其年冬始被立之、仍逐彼例也今日爲內府衰日、然而有所思令發遣之、余幣於南階前立之、內府幣於上達部座西面階前立之、家狹無便宜無別方、仍於同南庭所立也、使右少將範能朝臣、余送舞人半臂下襲、內府遣陪從裝束、以家職事爲使、

五日、（戊申、）天晴、春日、平野等祭也、平野祭上卿、源中納言、宣命上卿、左兵衞督、使侍從信清、余雖須參內、聊有所憚不參也、春日祭內侍殆及闕如、勾當內侍無沙汰之所致也、然而少納言內侍所責立也、又行事辨親經觸穢、須定長下向也、而法皇近臣、無其暇、仍被返遣少納言重綱也、平野祭、明日梅宮祭等、師廣賴房行之云々、

六日、（己酉、）天陰小雪降、此日梅宮祭也、余幷內府立幣如例、陪膳資泰朝臣、行事信光、陰陽師晴光、此日蓮華王院總社祭也、

七日、（庚戌、）天晴、此日、五節臨時祭等定、幷內大臣着陣也、未刻着直衣參內、於直廬定兩事、頭右中辨兼忠朝臣候之、先有五節定、（頭辨兼忠申云、兩事定同時可候歟、將又可前後歟、仰云、天治元年同日有此定、先被定五節事之後、有臨時祭定、可追彼例之由仰之、）其儀余先出居直廬公卿座、（垂毋屋簾、不立屛風、如尋常、不置脇息硯筥、）次兼忠朝臣盛硯筆幷例文續紙二卷等於柳筥持來、居前廣庇、卽撤硯續紙等、置例文一通於柳筥、膝行置余前、余取文置前、（兼忠、）取筥退降候、余披見例文、（去年定文歟、）此間、兼忠摺墨染筆、卷返續紙、（先可候紙色歟、）余讀云、可獻五節舞姬人々、卽書之、余次第仰之令書、（奉行職事定經未參、仍獻五節之人々、兼不存歟、）書了撤硯等、（先續紙奧方放取、）入定文於柳筥、又持來作柳筥置余前、退候長押下、余披見了、加置例文、押出柳筥、兼忠參取之退降、如元加入硯已下、起座退下、小時又持來硯筆例文續文等、先覽例文二通、（一通舞人歌人等、一通裝束等、）見了置前、次書定文、其儀同五節定、（但定文二通也、）書了持來、余見了相加例文返給、（使定文之中、登龍裝束定文、例文等如此、仍爲二通、）兼忠取之退下、次更召兼忠朝臣、仰令年公事等、問官外記、又問日次等、可申沙汰者、次余參御前、及晚退出、先是內府參陣云々、師中納言經房卿、左大辨兼光卿等扈從、殿上兩三人、（侍從定家、高通、少納言賴房、）也、同相從、前駈十人（五位八人、六位二人、）等也、有申文、吉書等、（左大辨兼光給申文、兼忠朝臣下吉書、（書カ））退出之間、有留御前、依入夜

無陽明門出立云々、內府歸來之後、謁帥卿、良久談語、及亥刻退出了、

定文書樣、

可獻五節舞姬人々、

殿上、能登守顯家朝臣、越中守家隆、

參議藤原朝臣、

參議藤原朝臣、

文治二年十一月七日

兼忠申云、顯家可書本官歟、將可書受領歟、余云、雖不知慥例、理之所致、可書受領官歟、仍截能登守了、藤宰相兩人、基家、雅長等也、

賀茂臨時祭、

使、

經家朝臣、

舞人、

歌人、

笛、

篳篥、

文治二年十一月七日

賀茂臨時祭裝束、

今旦卯刻、京極殿燒失、依為法成寺近隣、余倒衣參入、烏帽直衣、前駈三人、隨身兩三隨候也、季經朝臣追參、捐車於無量壽院南四足邊、此間、藏人次官定經參來、夏裝衣、指貫上括、此間火焰漸欲滅、御堂全無恙、然而樹等枝餘焰燃付、仍切落件枝等了、此間前攝政使等少々參上彼御堂邊云々、頗以懈怠歟、適所殘堂一宇幷廊等拂地燃失了、可悲々々、

八日、辛未、天晴、此日行幸大內閑院亭、為五節依可有修造也、依公家御忌方、件修理為院廳沙汰、院司判官代宗實奉行、豐前國功萬五千疋、並他任官功少々所被召也、戌刻著束帶、蒔繪螺鈿劍、相伴內府參內、內府任大臣之後為初度供奉、仍為副十人召具之、隨身不著染分只如例、先是公卿等少々參入、余於殿上見日時、不勘實所渡御日時、問定經之處、稱近例之由、雖不當、急不能勘合、又強不及違例也、定經覽之、即向陣有行幸、召仰內府行之、此間公卿已下供奉、諸司皆參、主上御總角、幷著御々裝束、左兵衛督賴實卿候之、次渡御南殿、余取御裾、頭辨兼忠取余裾如例、少納言師廣候鈴奏、每事如例、出御東門、仍余出自西四足、於冷泉油小路乘車、駈參大內、於陽明門下車、昇南殿東階、尋內侍、只今於南殿御後上髮之間也、甚以懈怠、兼忠朝

臣相副催レ之、即以二御輿一入レ自二承明門一、下御之後有二鈴奏一、宰相中將泰通候二御𨍭後一、出御之時同前、渡ヲ御清涼殿一之後、余內府相共退出、御經廻不レ可レ及二數日一、仍無レ去畢、

九日、壬子天晴、親經申二公卿勅使雜事一、又今日有二流人事一、豐後國凶徒三人被レ處二遠流一也、仰二道志經泰一、令レ召二罪名勘文一也、博士等依二失錯一、先日進二怠狀一了、今日被レ行二此罪科一了、即可レ返ヲ給彼怠狀一之由仰了、親雅申二法成寺御八講事一、又仰、來十三日吉書奏也、申下可二勤仕一之由上、定經申二條々事一、仰下記錄所事、可レ有二急沙汰一之由、可二奏聞一旨上了、

十日、癸丑天晴、天文博士業俊持ヲ來密奏一、召レ前問二子細一、其次申二三星合之間事一、親經來申二御書始之間事一、酉刻、左大辨兼光來、依レ召也、爲レ仰二官奏事一也、先以レ人仰二官奏事一、其後余謁レ之、先例召二大辨一、被二仰下一也、良久言談退出了、光長申送云、薗城寺長吏公顯僧正進二大衆奏狀一、平等院執行改定督結之子細也、氏寺事一向長者之寄也、不レ可レ及二本寺之訴一之由仰レ之、

十一日、甲寅陰晴不レ定、親經申二御書始之間事、幷豐後國武士配流之間事一、定經申二條々事一、親雅申二御堂御八講之間事一、又天文博士業俊持ヲ參密奏一、申二三星合之間事一、十六日可レ宜之由仰了、廣房申上、申二官奏日次第一有無事、依二寬仁例一不レ可レ有之由仰レ之、親雅又申二官奏日次〔第〕事一、

十二日、乙卯天晴、親經申二公卿勅使之間事一、上卿左兵衛督賴實辭退、可レ催二他人一之由有二院宣一、仍先被レ催二實房一、申レ稱レ病、定房、宗房、實宗等卿、可レ催之由仰レ之、隨二各申狀一、可二奏聞一之由仰了、定經來申二五節御覽、基家卿固辭之由一、仰二可レ奏レ院之由一、件樣申狀太以奇怪々々、

十三日、丙辰雨降、入レ夜子刻大風、定經、親經等來二門外一、依二物忌一也、申二條々事一、即參院、又歸來、仰二條々事等一、定經云、基家卿五節御覽事、若猶辭申者、可レ辭二所職一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云々、可レ仰二其旨一之由下知了、如レ此之仰尤神妙歟、又親經申云、公卿勅使、月事可二相計一之由、有二院宣一、十二月無二代始例一之由、人々傾旨、親經所レ申也、而余一切不レ可レ有二其憚一之由所レ仰也、只十二月可レ被レ行之由仰了、此夕、院渡二御押小路殿一、白川金剛勝院御所、去年地震以後、所レ被二修理一也、非二御移徙之儀一、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云々、余雖レ無レ催、欲二參入一、而爲二堅固物忌一、仍

加推之處、出行不快云々、仍不參、其由觸定長了、返事云、事次奏聞之處、如此令申尤御本意之由、有御氣色、凡不可破物忌、更不可參之由、有仰云々、

十四日、丁巳天晴、親雅來申臨時祭使、經家領狀之由、又申舞人散狀、又申御堂御八講幷官奏之間事、親雅又申公卿勅使事、源大納言、日延者可參之由被申云々、召陰陽師等、宣憲、季弘、在宣、問日次、召仰、十二月、日發遣、、日參著、、日、此定可仰實房之由、仰親經了、又仰同人、令占申春日社恠異事、蚯蚓出來、占申恠所口舌兵革之由、又問唯識會參賀辨可參法成寺、平等院等之日次、先日爲宗賴奉行問之、而猶依有可尋事、重所問也、余無可參法成寺之日、保安例、御八講初日、依吉日有御參、而今度依賀茂臨時祭、爲神事、於神今食齋者先之有沙汰、長者猶不忌御八講、於晦日神事者、猶不參御堂先例也、又衰日也、仍不可參、闕イ來月一二日不快之上、又於御八講者、依爲例事、參堂無憚、猶於初參令修諷誦者、齋月有其憚歟、仍猶月內可擇其日之處、廿五日復〔日〕、廿六日九坎、廿七日庚午、廿八日辛未、已上兩日、一家之習、不用佛事、廿九日申日、卅日神事、此中可用何哉之由、問陰陽師等、各申云、廿八日可宜、但又申日々例追可撿申云々、親經又云、御書始日次、重問之處、十二月一日甲戌、爲天曆幷延久〔白川〕聖主御書始之日之由、所申也云々、院宣之趣有可被忩行之由云々、仍件日可宜之由仰了、又可奏聞者、又云、定長申云、朝覲行幸、元三〔之〕日之間可被行歟、一三月之間、可有御物詣、雖御忌月、若有例哉、可被尋由、內々可申殿下之旨所語也、是非御定、只內々伺天氣所申也云々、明後日可參入言上之由、答了、御忌月行幸、是何故哉、無指大事、强有此沙汰、如何云々、此日遣職事兼時於大內直廬、飛香舍、加撿知、又官奏之間事、御裝束、辨可催雜役職事之由、可仰行事職事兼時之旨、仰親雅了、又日時於直廬可撿之由同仰了、官奏日政有無、尋先例之處、代始必在之、中間攝政近代之例多有之、寬仁例無政之由、有所見之間〔旨〕、廣房所申也、而寬治爲房記、寬仁例有政之由注之、依不審問大外記賴業、所注申、又不分明、猶可撿舊記等、

十五日、戊午天晴、政有無事、重勘見之處、長和〔例〕御堂

准攝政宣旨之後、初度官奏之日、有レ政云々、仍任二彼例一可レ有レ政之由、仰二外記一、又召二大外記師尚一問レ之、寛仁依二諸卿遲參一無レ政云々、但有二長和例一之上、理須レ被レ行也、彼寛仁例、自レ本非三彼レ止レ政之儀一、雨降公卿遲參、仍自然不レ被レ行歟、然者今度尤可レ被レ行云々、又御忌月朝覲行幸例勘二進之一、(天永御元服後也、)

十六日、(己未)雨降、此日於二直廬一、始可レ有二吉書奏一、而陰陽師圖書頭賀茂在宣、參上申云、自二明日一至二廿二日一、天一在レ巽、今夜無二御方違一者、於二閑院一不レ可レ被レ行二五節一、(自二大内一閑院當レ巽、又廿二日御(五カ)節參入之日也、仍申二此旨一也、)以外大事也、早今夜可レ有二御方違行幸一云々、于レ時大外記頼業、大夫史廣房等參候、仍今日政、幷官奏延引、仰下可レ有二御方違行幸一之由上、但他所行幸有二事煩一、左近府近爲二齋宮御在所一、定無二殊大破一歟、彼所如何之由問レ之、各稱レ善、在宣申云、閑院自二彼府一、不レ當二天一方一、尤上計也云々、仍仰二其旨一了、又召二遣親雅親經等一了、親雅先以參入、仍仰二行幸事一、忽遣二御敎書等一、催二公卿已下一、又申レ院了、先レ是左少辨定長、爲二院御使一來、余謁レ之、定長仰云、頼朝卿申旨如レ此、(被レ下二書札一也、)爲二朝之大事一、宜樣可二計沙汰一者、申云、明日召二諸卿於院殿上一、可レ被二

二百九十二

豫議一也、頼朝所レ申尤理也、力之所レ及、尤可レ有二御沙汰一、又御祈事、殊可レ有二沙汰一者、定長云、自レ是所レ參二仁和寺宮一也云々、頼朝申狀云、義行事、南北二京、在々所々、多與二力彼男一、尤不便、於レ今者(若)差二進二三萬騎武士一、山々寺々、(令)可二搜求一也、但事定及二大事一歟、仍先爲二公家沙汰一、可レ被二召取一也、隨二重仰一可レ差二上武士一也、兼又仁和寺宮、(後高野御室道法、)始終有二御芳心一之由所レ承也云々、依二此狀一定長參二彼宮一、即退出了、入レ夜余相二伴内府一欲二參内一之處、聊神心不快、仍余不レ參、内府參内了、曉天歸來、語云、依二甚雨一供二鳳輿一、(步(常カ)行幸多用二腰輿一也、然而依二甚雨一供レ之、爲二小雨一者、猶腰輿立二(三)蓋一、其上張二雨皮一云々、)出レ自二建禮門一、(日華門顚倒之後、爲二天一方一、)自二中御門一至二壬生一、北行自二土御門東一、入二御自二左近府北面門一、(須レ被レ用二南面八足一也、而其門内偏爲二作畠一、仍不レ足レ爲二幸路一、廻レ北入御、太有レ煩云々、)寄二御輿於長廊一、(件屋南北妻、寄レ北立レ之云々、)副レ東西面一、(構二御輿寄一、)云々、依二内侍遲參一、暫控二御輿一、參上之後下御云々、(於二内裏一有二鈴奏一、於二此府一無レ奏、)公卿前行、爲レ先二下臈一、各蒔繪劔、淺履、依二甚雨一内府路間著レ靴、准二他例一須レ著二深履一也、然而行幸之禮、若可レ用二深沓一者、必可レ著レ靴也、仍余所二敎訓一也、出御以前有二召仰一、(被レ勤二日時文一、仰二留守一、)渡二御南殿一之間、余及貫首不レ參、仍五位藏人取二御裾一云々、晚

頭、親經來申公卿勅使之間事、又義行之間事、參院、豫參公卿事可申定之由仰之、卽參入了、今日內府欲參內之間、親雅自內裏以書札示送云、季弘申云、延久五年九月廿日、（白川院代初、）自昭陽舍幸高倉亭、卽天一方也、今夜行有御方違哉如何者、今夜行〔幸〕何樣可候哉、余撿土御門右府記、高倉亭依不當正方、有行幸之由、有所見、仍猶可有行幸、又季弘以此事輙經奏聞、慥可被尋問之由仰〔了〕、

十七日、（庚申、）陰晴不定、拂曉親經來傳昨日院宣、公卿勅使事、四人之中、相計除一人、可被行御卜、僉議公卿、可被催議奏之輩者、任院宣可被催之由仰了、又兩丞相可催、若無左右、被行御卜之後、有固辭之人者、譴責有煩歟、仍先可催此兩人之由、所仰也、卽退出了、此日依吉田祭、奉幣如例、內府又同、陰陽師在宣朝臣、陪膳資奏朝臣、行事定成也、今日社頭行事、家司文章博士光輔朝臣、職事上野守賴高、

十八日、（辛酉、）〔天〕晴、此日於院殿上、有僉議、晚頭著直衣參院、光是公卿在殿上、余招左少辨定長入見參、歸來仰云、義行可被召出之間事、細々相計、可問人々者、余召奉行職事親經、仰諸卿云、義行西走之後、隱籠所々之由風聞、隨聞食及、雖有其沙汰、于今未被尋出、依一人之逃隱、爲萬人之愁歟、廻何奇謀、可被召出其身哉、且又賴朝卿、有申上旨、其狀云々、山門云、南都僧徒同心、吉野多武峰、又以同前、加之可然之人々、多以同心之由、有其聞、公家沙汰嚴肅者、盍被尋出哉、猶徒可經日月者、差進數萬之精兵、任法可搜求之由、可致其沙汰也、然者武士猥耤、彌無止事歟、仍先差遣御使於所々、殊可有御沙汰也、且隨重仰、爲差上武士、各所出立儲也者、（已上賴朝申狀、）此條所申至極之理也、又朝家之大事也、自本有御沙汰之上、彌依此申狀慈思食、各廻意慮、委可定申之、兼又縡已大事也、輙以人力難成其功、猶祈佛神、可顯効驗也、而國衰民疲、恒例事猶以闕如、臨時御祈等、無其力歟、雖然又不可默止、省人費可被始行、其中何樣御祈可被行哉、同可定申者、親經仰宗家卿了退去、余以定長奏仰諸卿之趣了、卽加著公卿座上、（開座上障子央枚著之、）家禮之輩、動座如常、宗家卿更以被仰下之趣、被仰聞最末人兼光卿、其後各

定申之、自下臈定申如例、取（條々訴不一同、或前伊與守源義行、或只稱姓名、余案之、已爲除名之者、不可加官號歟、）

一可被召取義行之間事、

一同定申云、重賜宣旨、其狀載就殊功、可有不次之恩賞之由、可被下知諸國七道諸社諸寺等歟、此中實家、實宗兩卿申、可被下院廳御下文之由、

通親卿申云、京中及所々、可被注在家人數、其中若有寄宿之旅客者、慥可注進姓名、可被仰歟、然者凶黨定失所居歟、又申云、猶還本名可被尋歟、改名之條、無其謂、晋范叔之例、不快云云、經房申云、宣旨狀雖爲彼義行親族郎從、有其功者、可抽賞之由、尤可被載之、又申云、固關々可被搜求京中、又分遣御使、（官史生院廳官等之間、）可被尋求云々、定能申云、雖緣者境界、隨尋出可搦進、隨其功之輕重、又可恩賞之由、可被仰下之、

一御祈事

一同申云、召神社佛寺司等、殊可被仰含、兼又被尋諸宗、隨申狀可被計行也、

實家申云、近年如此事連々、追討御祈等數度、其中被尋有効驗例、可被行之、通親申云、雖國家衰人疲、只任法被責諸國諸人、雖百千壇之法、可被始行、更不可被顧國土之費歟、經房申云、可被始五壇法、又崇德院御事、有沙汰無其實、殊可被尋行也、兼光申云、先朝御事、殊可沙汰、是第一之御祈也云々、

各定申了、余仰人々曰、此事人々委議定相遞問不審、盡道理、可究事之淵源之由、所被仰下也、抑可被召出義行之間事、給宣旨事、已及三四度、每度被載恩賞之趣、然而敢無顯其功、今所被尋問者、此上廻何籌策、可得彼凶賊哉之由也、各議定之中、可被注寄宿輩事、幷可被差遣御使事等、頗可爲事之詮歟、其中被注京畿之在家人數事、去夏比有其沙汰、且依此沙汰等、行家逃洛中之間、所搦取也、然者尤可有其沙汰、例不可求外、已在近曾、於可被差遣御使之條者、五畿七道、在々所々、倂可被遣歟、事甚廣博也、有取捨者、又除何處、可取何所哉、此條頗不審也、又御使如官史生、縱雖臨其所、定不足搜求之器歟、

此條重尤可有議定也者、經房卿云、於畿外之諸國者、自元可被遣之由不存知、只近邊山寺、若諸社等之類也、〔又〕其御使、手自不可必遂其節、只且爲撿知沙汰之勤否、且爲表綸旨之重也、即可被差遣御使之由、頼朝卿令申、且爲叶被意趣也云々、余云、然者先當時所召置武士許之犯人等、委究問、隨申狀、若有嫌疑之所者、就其趣可被搜求歟、暗難分別其所故也、人々稱善、余又云、被固關々事、尤可然、但此條爲人歎、可限期日歟、經房云、三ケ日若五ケ日歟、人々云、甚急速也、更不可叶、論其近不可減十ケ日歟云々、又余云、抑固關々被索京中事、粗有先〔蹤〕跡、然而是知其在所之時事也、於當時者、不知其隱居之所、暗被搜在家者、偏洛中皆可爲追捕歟、此條殆可謂凶瑞如何、人服臈、經房又伏理、只如去夏之沙汰、被仰使廳、各觸廻此子細、若忽諸朝章、於不存其功之輩者、仰武士可追捕之由、可告廻歟、不知在所、大索之條、專不可然之由、一同議定了、如此評定了召親經、（議定〔之〕間〔有仰〕候殿上前緣、聞之、今近所召）寄也、仰云、人々議定之趣、具以可奏聞、此上恐案旨、同可奏達、

義行可被召取之間事、

諸社諸寺、京中畿外、可給宣旨事、同可被載之趣等、如人々定申、殊以可被仰下、兼又猶被究問所召出之緣者等、若有稱申旨者、去隨其狀、云在所云境界、可被尋沙汰歟、兼又此事、若致怠慢、遂不存殊功者、忽可遣武士之由、各可被仰含、令慇恐、不可過此深歟、

御祈事、

先尤可被行五壇法也、就之可有二議、一者召諸宗知法之輩、於禁裏、若仙洞塗連壇、可被行歟、將又於如台嶺之結界之地、一向被仰其所、丁寧可被始修歟、兩條可在御定、兼又諸社可被立御願歟、凡召寄南北二京之僧綱已下、且尋搜義行及緣者、不日可言上之由可被仰下之、且仰諸寺僧徒、限期日可被祈請之由、普可被仰下歟、親經參御前奏聞、（使定長歟、）良久歸來、開座上障子仰云、各所申具以聞食了、且隨人々申可被行、

可賜宣旨事、（尤可然、院廳御下文條、尤可然、）

重被尋問後、就由緒可有沙汰事、（尤可然、）

指期日事、不可然、者過其期日、其後之沙汰如何、
居関大索事、（此事都不可然、）
崇徳院事、沙汰如在之儀、全不存、（今議定無術事也、）
五壇法事、（尤可被行、但於台山、座主修中壇可宜、）
他御祈可被問宗長吏事、（尤可然、）
召南北長吏已下僧綱等、被仰事、（尤可然、尤可宜、）
先帝事、（尤可有沙汰、但非義行可出来之計、）
御願事、（可被尋先例、随其趣可御計、）
大概仰聞人々了、各申云、指期日事、仰旨可然、
但不指期限者、人意緩怠歟、如通親卿定申、各可
注申子細之由、被仰之、件條可被指期日歟、
兼又五壇法事、新嘗祭已前、公家御沙汰條如何、可
為院御沙汰歟、且可仰問日次、（先是官外記、陰陽師等、所召儲也、）即
以親経問御祈日次、申云、来廿三日吉也、於神事
者、雖為寅日、為急事、又有先例、新嘗祭已後、廿
七日庚午宜歟云々、廿三日可宜之由、人々議定、此間
兼光申云、猶可有奉幣歟、一同称善、以此等旨、
重以奏聞、被仰下云、自明日、於院御所可被始
五壇法也、且為玉体、又為天下也、然者頗延引、何
事有哉、於山上五壇者、自廿七日可被始之、

（人々有奇色歟、院中可被行五壇法云々、何又於他所可被並行同法哉、勿論也、）指期日事、猶不
可然、奉幣事、尤可宜者、於今者、人々可退下
歟、可取御気色之由仰了、帰来云、早可退下、兼又
能保朝臣、明日可被召延暦、薗城、醍醐等僧、同明日
可被召、又親経可参仁和寺宮、又能保朝臣、先召
汝亭、仰同子細之後、可令参院、申云、雖明日
尽参哉、猶於御所可被仰也、仰云、猶可召汝
亭、連日不可然者、
余仰親経云、
重可成宣旨事、（可載子細、其趣如人々議定、京中寺在此中、）
可召興福、延暦寺以下、諸寺僧徒事、（明日早可被召仰、致祈請外、）
（可尋捜賊徒之由、具可被仰、）
御願事、（可問例於外記、）
重可究問犯人事、（任御定可召仰能保、又於院同可被仰下也、）
奉幣事、（廿七日、）
仏寺御祈事、（廿七八日之間歟、）
可被問御祈子細事、（明日召僧綱之次、可被問之、）
條々仰下了、人々示気色起座、暫候上達部座方、
招定長奏條々事、
御書始侍読尚復事、（奏各申旨、）

仰云、光範〔可レ宜〕、
朝覲行幸事、天永御元服之外、無二御忌月例一、
仰云、然者二月可レ被レ行勿論也、
今明可レ被レ行二小除目一之次、可レ被レ補二成功一事、
仰云、可レ然、
右府大將辭退事、
仰云、除目時可レ被レ仰、
禁中雜事可レ奉人事、
仰云、被レ仰二通親一、其上可レ被レ仰二長經朝臣一、
同殿上番事、
殊可レ有二沙汰一、
五節之間、嗷々事風聞、兼可レ被レ誡二侍臣一事、
尤可レ然、早可レ被レ仰、
秋除目事、
來月上中旬之間、可レ被レ行レ之、
公卿勅使奉行事、親經奉二追討事一、仍可レ被レ仰二他人一歟、
早可レ仰二親雅一、
人々退下之後、予退出、
十九日、壬戌〔天〕晴、堅固物忌也、然而依レ爲二大事一、召二
能保朝臣一、以レ人傳仰、去夜議定之間事、申下各可レ召コ

仰武士等一之由上、仰二可レ參レ院之由一、即參上、
及レ晚親經來申二去夜定之間事一、仰下可レ向二左右府、幷
仁和寺宮一之由上、親雅之許公卿勅使可二奉行一之由仰
遣、入レ夜參來、子細召仰了、兼忠申二五節之間事一、
廿日、癸亥〔天〕晴、今日同物忌也、此日、自二大內一遊コ幸
閑院亭一、余依二物忌一不レ參、內府參內、亥刻歸コ來於閑
院一、有二吉書一云々、
廿一日、甲子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雨、此日、大原野祭也、余
及內府奉幣如レ例、無二別使一、陪膳左京權大夫光綱、陰陽師天文博士廣元、行事定成、幣取業清、親經
書送申道云、今日內侍出車闕如之由所レ申也、只今參二
社頭一了云々、仍驚尋沙汰之處、親雅懈怠不覺也、仍召
寄仰二子細一、無レ所二幸披陳一、慥爲二親雅沙汰一、可レ送由仰
レ之、忽致二沙汰一、秉燭之後、內侍參向云々、未曾有事
也、近代職事爲レ體皆如レ此、何爲レ之、□兼忠來申二五
節之間事一、
廿二日、乙丑〔天〕晴、此日、五節參入也、參議基家雅長兩卿、能登顯家越中家隆、
巳刻、兼忠來云、保家基家卿子、望二申昇殿一、奏レ院之處、今度
五節次第太奇恠、仍不レ可レ被レ許歟〔云々〕、又云、源
中納言通親、望下申可レ候二帳臺幷御覽座一事上、此事少
レ例、申云、如レ此事、偏可レ依二御定一、但依レ所レ座被レ召

者、不可有劣人歟、頗似無全、然而於此卿者、可為寓直禁中之由、別蒙仰云々、先例或又近習之人應召歟、然者雖被召、強不可有難歟、両方可在御定、歸來云、然者可召者、仰可召之由了、秉燭内府先參院、今日任大臣後著直衣始出仕也、(毛車、前駈六人衣冠、左少將伊輔一人直衣、扈從隨身上﨟冠布衣蠻繪巾、隨身給裝束、内府出紅打衣、帶劔取笏、)自院參内、子刻余伴三位中將參内、(始乘庇車也、前駈六人、(中將二人)余出唐物序衣、裏青、似青色、)而入自左衞門陣、昇小板敷、欲著座之間無疊、仍仰藏人令敷之、先參御所方、告敷疊之由、仍著殿上、燭消委不見、已欲居之間、疊未敷、然而居廊上了、頭辨兼忠、在小板敷、余問云、五節所事具歟、申具了由、殿上人參上歟、參上了、於今者可向歟、可然云、仍余氣色、人々起座、出上戸見之、殿上一切不見、仍召兼忠問之、殿上人向北陣了、舞姬未參入云々、次第勿論有若亡也、余加勘發、無申方、仰可敷殿上疊之由、參御所方了、良久殿上人等參上、予還著殿上、(今度敷疊了、)兼忠告殿上人參上之由、仍余已下經上戸、清涼殿、南廣庇、透渡殿、假橋、南殿東簀子、并同北庇、向帳臺、入自南面妻戸著座、路間殿上人濟々、指脂燭立左右前後如例、余座與公卿座之間、懸簾垂之、未見之御裝束也、仍召藏人令上之、(此次南妻戸簾、)(公卿等仰藏人令垂之、元上之故也、)又公卿座無疊、仍余座疊一帖、令移敷之、先例敷二帖、其上加圓座、今夜敷二帖、加半帖如何、仍一枚給公卿座也、次舞姬等參上、四人參集、(各有從女一人、)皆參入之後、各翻袖(各可發音歟、)舞了退歸了、此間殿上人等亂舞、阿聲如例、亂舞了之後、舞姬退下也、是殿上人扶持之故也、次上達部等出妻戸、次余同出、(内府襲鞋、)經本路歸著殿上、即起座退出了、(兩息相從、)

廿三日、丙寅、〔天〕晴、此日御前試也、入夜參内、(直衣普通、淺黄指貫、不出衣、)半蔀車、隨身上﨟冠、不伴子息、於東對南庇有此事、々了有殿上人雜遊、

廿四日、丁卯、申刻著直衣參内、依御覽也、伴兩息、秉燭御覽、(基家卿一人也、)其後依皇后宮淵醉、内府參彼宮了、今日、奈良僧正申狀等仰親經了、又義行改名之間事、余所案之名義顯尤宜之由、兼光申〔也〕、

廿五日、戊辰、節會、内辨内府有出行、一獻之後入御、僧正以圓長為使、被示義行之間事、今日被下義顯追討事、上卿左大臣、

廿六日、己巳法印被ㇾ來、
廿七日、庚午此日、初度官奏也、兼忠候ㇾ之、有ㇾ政、上卿頼實卿、參議不ㇾ參云々、又有二臨時除目一、實房任二大將一、定能卿來、
廿八日、辛未親經病之後出仕、雅賴卿來、定經來申二奉幣事一、
廿九日、壬申物忌、義顯追討奉幣也、上卿宗家卿、親經持ヨ來日時一、依二物忌一不ㇾ見、大內記〔被〕持ヨ來宣命草一、同前、
卅日、癸酉天陰、此日、賀茂臨時祭也、細雨雖二間灑一不ㇾ及ㇾ濕ㇾ衣、臨ㇾ期不二雨下一、仍庭座用二晴儀一也、使內藏頭經家朝臣、高倉院御時、一度勤仕、當今未ㇾ役、奉行職事左衞門權佐親雅、藏人兵衞尉業長等也、即勤ヨ仕舞人一、巳刻、著二直衣一前駈衣冠、隨身布衣、參內、即親雅參入、申云、今日四位殿上人、一切不ㇾ參、就ㇾ中於二重盃一者、多所ㇾ用二近衞將一也、而隆保之外無二領狀一、各七八度雖ㇾ加ㇾ催、敢不二承引一、事已欲二闕如一、爲ㇾ之如何、余云早馳參ㇾ院可ㇾ奏、於ㇾ今者私下ヨ知職事一奉書、一切不ㇾ可ㇾ叶、以二別御定一、可ㇾ被二苛責一、爲二自今以後一、殊可ㇾ有二御沙汰一之由、可ㇾ奏之旨同相含了、親雅即參ㇾ院、六條殿、申刻歸參、院仰云、申二所勞一之輩早可ㇾ遣二實撿使一、遂不ㇾ參者、慥可ㇾ被二除籍一之由、可ㇾ仰云々、任二御定一可ㇾ被二沙汰一之由仰了、又行事〔藏人〕業長申云、舞人陪從裝束所課之典侍掌侍等、未二調進一者、早可ㇾ譴ヨ責之一由仰了、未刻賦ヨ遣裝束一了云々、申終人々參入、余著二束帶一、相ヨ伴內府三位中將等一、參二御所一、件兩人著二束帶一、自二冷泉亭一、追可二參入一也、左武衞參入之後、御總角、但髮、每度帝王御髮可ㇾ如ㇾ此、節會行幸皆同、垂ㇾ髮者御直衣之時用ㇾ之云々、輔實所ㇾ示也、次著ヨ御々裝束一、黃櫨御袍、于ㇾ時日已沉二西山一、親雅申云、所勞之輩、分ヨ遣瀧口一了、未二歸參一、送二領狀一隆保俄稱二五體不具穢一、季經朝臣之外、四位惣不ㇾ候、但成定朝臣只今所二領狀一也、此外少將成家五位、參候、雖ㇾ非二近衞將一季經可ㇾ奉ヨ仕重盃一歟、將雖二五位一依ㇾ爲二次將一、成家可二奉仕一歟、兩條欲ㇾ隨二御定一者、余云、非二次將一之四位勤仕之例、粗所二覺悟一也、于二五位勤仕之例一者、未ㇾ撿ヨ得之一、內々可ㇾ問二中御門大納言一、于ㇾ時祗ヨ候殿上一、親雅問ㇾ之、歸來云、五位勤仕之例、不二覺悟一云々、仍譴責之輩、遂不ㇾ參者、季經朝臣、成定朝臣、可ㇾ勤ヨ仕重盃一之由仰下了、又所作陪從未ㇾ參云々、懈怠之甚、責而有ㇾ餘、慥可二豹出一之由仰了、秉燭之程適參入、其後有二御禊事一、先ㇾ是奉ヨ仕御裝束一、其儀御殿對東、南面孫廂西第二間、

階間、敷御拜座、(席上供中帖、如例東面、)前庭寄東立案二脚、(南北妻、)倚立御幣二棒、(若可有三捧歟、可尋之、)其西敷宮主圓座、其坤敷使圓座、自南殿南階西柱、至于池汀、引所司幔、(有幔門、堀川院儀、自東方一間面柱、引此幔、今所引雖違彼例、依非強違、先不改直之、)抑、堀川院儀、賀茂臨時祭御禊座西面裝之、今爲東面、仍問親雅之處、近例如此、但准彼例、可改直歟、余案之彼社自華洛雖當北、計東西分限、上社小寄東歟、況於下社川合社者、當艮方、仍西面之儀不叶理、是以不改、事具了、出御自西第一間、自御座西著御、(東面、)次御禊如例、(委不記之、)了御拜、(兩段再拜、)次入御、次奏宣命、(内府於殿上奏之、)次改御袍御下襲等出御、頭辨兼忠告公卿、次内大臣已下、著壁下座、次兼忠召使已下、(渡前庭如例、)次使舞人著座、次一獻、(頭辨兼忠朝臣、)次二獻、内大臣著垣下座、次居衝重、次藏人置螺盃銅盞插頭花臺等、於長橋代南妻、此間陪從發歌笛聲、次三獻、大納言宗家卿勸盃、(不著垣下座也、)次右中將成經朝臣、右少將成定朝臣、勸舞人重盃、藏人辨親經、勸陪從重盃、了、使就長橋南頭、次内府跪、同所取插頭花插使冠、復殿上座、次第賜插頭花了、各就殿上座、次入御、撤庭幷御前饌、敷圓座、余著圓座、次内大臣著座、不被召、仍余問之、内府云、(兼忠來告召之由、仍所參也者、兼忠依余氣色可告也、而直召之如何、)他卿同著之、次兼忠朝臣、進年中行事障子下、依余目渡前庭、(今度著沓如例、)召使已下、次使已下參進、良久舞人出舞如例、此間内大臣觸可參法成寺之由、退出、事了舞人已下退下、御覽北陣、余退廐、及子刻親雅告舞人等歸參之由、仍著束帶參上、主上不出御簾中也、余已下著御前座、還立次第如例、(委可記而忩忙之間、節不記、忘却了、仍更不記之、尤遺恨也、)

十二月〔小〕

一日、(甲戌)〔天〕晴、賀茂臨時祭、還立御神樂、御書始、侍讀左大辨兼光卿、尙復文章博士光輔朝臣、今度依寛和例、被用公卿侍讀、四位尙復也、件事等忩々之間、余不委記、仰内府令記之、余此夜、初參法成寺御八講、竪義也、内府相共參也、具旨同在内府記、

二日、(乙亥)參御堂、五卷日也、内府同參、

三日、(丙子)參御堂、天台竪義也、隆憲法印爲探題、華實相兼、尤足感歎、五問十條併聽聞了、頗希代之事也、退出之時、遣職事一人於探題宿房、令示感歎之由、了、内府同參、一問以後退出了、

四日、丁丑、晴、参御堂、内府同之、此日結願也、此日御讃所始、別當兼光卿、女房為聴聞儀法向九條、密々事也、

五日、戊寅、晴、故皇嘉門院御忌日也、内府中將等参入、余依神事不参也、

七日、庚辰、内大臣著陣、拜任丞相之後、氏院参賀也、委旨在内府記、

〔八日、辛巳〕

〔已上只目六許也〕、

九日、壬午、此日、不堪荒奏也、去年依大臣不参、不被行不堪〔奏〕、（荒奏和奏申文定等、皆不行之、又被付行公事等、併不行云々、）仍先今夜行去季分也、於今年分者、明春可行之、寛仁例如此云々、早旦留大夫史廣房為使、示遣左大臣許云、不堪奏已下、官中公事、并殿上所宛（當今未被行、）等、必一上可被参行也、而依御所勞、歳内不可有出仕之由、先日兼忠朝臣所申也、右府又以所勞云云、仍内府可申行歟、若然者依一上讓、可奉行也、尤可被觸仰歟、兼又去年（中イ）不被行事等、同可被果遂歟、條々為存知、所觸遣也者、廣房即行向、即歸來傳左大臣報旨由、被仰下旨畏承了、所勞事返々恐歎不少、然而今年出仕、更不可叶、右府同所勞歟、仍内相府御参勤、尤可然者、早可有御奉行之由、即可申沙汰之由、所被命廣房也云々、豫兩度奏、可被付（行イ）職事等仰含了、注別紙給之、又召兼忠朝臣、同所仰下也、今日被行事等、所宛申文、加大粮式（去年分、）不堪申文荒奏、（副文二通、）荷前擬侍從等定也、（荷前定、式日十三日也、今年十九日立春、十六日公卿勅使可發遣、其前無日次、仍十三日可被立使之故、式日以前可被定也、其例又多者也、仍定之、）秉燭余著直衣参内、相觸内府著束帶参内、余下直廬改著束帶、（吉書荒奏著束帶、和奏著布袴之由、見保安御記、〔件御記〕云、見大殿寛治御記云々、而知足院殿荒奏日、著御布袴之由、被注之、然而任故殿御記、所著束帶也、）此間、藏人辨親經、持來荷前擬侍從定文、（件等文、日不入之、仍仰其由、）見了返給、（荷前日時相副之、中務省解也、是例也、）其後良久、奏者辨右中辨兼忠朝臣（藏人頭、）來直廬方、仍余出居賓亭、次奏申家司大藏卿宗頼朝臣（去二日自熊野所遁向也、）参進申云、兼忠朝臣奏候不、余仰可敷圓座之由、宗頼退下之後、職事前馬助國行持來圓座、敷前廣庇、（去長押四五尺、當余座敷之、）次他職事三人持参打敷、燈臺燭等〔立〕、奏者圓座巽方、（打敷帖也、）次宗頼朝臣参進、候氣色、余目之、宗頼退下之後、奏者辨取文杖、經西馬道参進下長押、即跪深揖、頗起揚合眼余、々目之、兼忠稱唯起、步進自余座西間

中半、俄屈行、當余座間西程、向巽方跪、膝行昇長押、寄西、又膝行指寄杖、余置笏於右、以左右手、披取文置前、兼忠取空杖退降、於長押下又逆退、頗向坤起、南行大輪右廻、著圓座、吉書之奏時、南行及三一間、今夜僅爾三歩也、是大納言教訓歟、余聊所示聞也、深揖候、辨座定之後、余解結緒、引延其上披禮紙、如常、押文於右端、先披取目錄、去年不堪文五通、目錄一通結加之、今不解件緒、披取目錄許也、不見口口不堪文等是例也、其結緒外、副文有二通、國々不堪文也、口口披見其奥、弓加共入勘文同披見之至奥、右手目錄並勘文等口綫持之、大略如減省歟、見了置所〔綫〕持於前、禮紙上也、卷之加目錄、如本指入結緒中、中カ郎可置禮紙左、而忘却、右端指入失也、次副文二通見之、各卷取開發解文定例也、共見之引披之見也、不堪解文切積紙押之、如本置之、同可置左端、而置本所失也、文書押遣、中程天卷禮紙、作置卷之〔也〕、以結緒纏之、片匙無下結、而之片結也、頗指出置之、以文下為辨方、吉書奏之時、以文上為辨方、今如此、是故殿御記故也、辨兼忠直參進、膝行長押上下同之、取文退降、南行大輪々廻、如初、著圓座、披文取目錄、結申之、余目之、次結申副文等、余每度目之、兼忠每度稱唯、卷文加禮紙結之、無下結、取加杖揖退下、次余歸入、兼忠於辨座下史歟、次余改著直衣參御前、先內府退下、次余退出、今日公事等被行次第、先所宛大粮申文、次不堪申文、次衙前擬侍從等定也、參議等皆悉不參、仍右少辨親經書之、兼忠依為初齋宮辨、不執筆也、退出之後、內府政所侍等、有所宛事、宗賴朝臣申沙汰之、年預和泉守長房、御服所中務少輔兼親、知家事刑部錄久行等也、參入家司、大藏卿宗賴朝臣、彈正大弼資泰朝臣、左京權大夫光綱、家令民部大夫貞光等也、職事五六人、著侍行之、各宛定之後覽之、余幷內府共覽之、此日、平等院執行法印慈圓、為拜堂參彼寺、前駈馬、幷牛、々飼等遣之、入夜小雪降、今日親雅、祭〔主能隆等參入、沙汰勅使之間事、〕

十日、癸未、天晴、召左少辨定長、有申入法皇事、天下政可反淳素之趣也、此事實嗚呼第一事〔也〕、然而雖身命、可代天下之由、祈申佛神先了、仍忘逆叡慮、悉達天聽、只奉任太神宮、春日大明神者也、親雅申公卿勅使之間事、來十六日發遣、大略不可叶歟、驛家事每事懈怠、祿物又以不足、仍今日雖可被定日時、召仰之後、延引專不可然、仍委可致沙汰之由、昨日召仰親雅、仍今朝注申子細、事體不可叶、儲日來廿日云々、歸洛廿七日、殘日僅二ヶ日、為勅使太為煩歟、仍以親雅為使遣右大將許、仰合此子細、被申云、早可被延引也、歸京

及月迴、全不可苦云々、仍以此等旨可奏院之由、仰親雅了、定長同相具參了、〔深〕夜親雅申云、院宣云、可延引者、來十四日六日之間、可有召仰歟之由仰遣了、入夜小雪降、

十一日、（甲申）天晴、白雪雖滿庭不及寸、此日、月次祭神今食等也、上卿源中納言通親卿兼行之、辨、月次兼忠、神今食親經云々、今日召兼忠、賴業等、仰除目之間事、親雅、親經、定經等來、申條々事等、親經申云、定經訴申藏人基定非科事、猶下官可計沙汰之由、有院宣云々、只申可在御定之由、定經申御誦經之間事、此日余仰云、記錄所被始置事、明春可宜歟、歲末上下忩忙、儲雖被始年首、不可有沙汰、必閑正月末、二月上旬之間被行、尤可宜、加之上卿右大將參伊勢畢、不可叶、旁可延引之由、可奏聞者、

十二日、（乙酉）雪降及六七寸、召隨身等、企雪山、至今日神齋、但今日散齋也、

十三日、（丙戌）陰晴不定、兼忠朝臣來申除目之間事、（公卿散狀、並人々所望事也、）親雅、定經等各申除目所望之輩事、（注折紙、）及晚園城寺僧綱已下諸司等列參、（居中門廊、）付宗賴朝臣進解狀、平等院執印事也、條々有申旨、一々示返答、子細不能悉記、入夜定長來、先日所申〔之〕可被施德化之間事、御返事也、其仰大慇懃、所申皆可然、攝籙之初、聊有思食置御心事、然而漸聞食、聞子細、誠無汝過失、又其後萬機之間無私、雖有思食、偏天之令然之由、思食者也、加之殊有奉公之志之由、令申云〔々〕、尤爲本意、自今以後、一向所相憑也、如申請召諸卿可被仰含、今年已無殘日、明春三ヶ日以後、可有此沙汰也、朕年來之間、不留心於政途、只委任於近臣、大略可謂有若亡、是世之所知也、今申行理國之政、尤所庶幾也、太神宮、熊野權現可有知見、更不置心、自今以後、一向所委任也云々者、奉勅命之處、不知措手足、已以仰天、初奏達此事之時、所期只逆鱗、殆亂刑也、而今仰非直也事歟、是更非他、只社稷之志、答天意神慮者歟、歡喜之涙數行、即以參院、以定長入見參、又申除目之間事、於大事者、條々被仰切（功イ）也、大都善政也、但藏人頭實教、可謂未曾有、如此事遂以不可被直立歟、可悲々々、除目以前、不可披露之由、有被誡仰旨、尤可然、

如此沙汰之間、數反往反、及子終退出、明日可候撰申文之座、兼又可覽殿方申文之由、仰宗賴朝臣了、

十四日、丁亥、天晴、此日、京官除目始也、本爲一夜儀、而撿先例、代始、幷攝政初度、多二ヶ夜也、近例兩三度爲一夜之儀、甚以不快、仍奏事由、改爲二夜之儀、而明日爲凶會日、此條重撿例之處、沒日、凶會、坎日皆有其例、（寛治四年、復辟初度入眼、凶會日也、永治代始入眼沒日也、加之御堂仰於入眼者、雖凶會、坎日、不可憚之由、有其仰云々、見小記、）仍期日入眼、不可有其憚、此旨奏聞了、昨今之間、申文多以出來、巳刻、奉行頭右中辨兼忠朝臣來、只今可參內於直廬、可覽申文之由仰了、午刻著直衣、相伴內府（同著直衣、）參內、于時兼忠之外、他職事未參、各可催促之由仰、又家司宗賴同遲參、然而、且欲覽申文之間、定經、親經等參入、余出居上達部座、（不改直衣、）其座如尋常、不立屏風、座前置硯筥、（不置脇息、）次頭辨兼忠朝臣、挿書於挾、經馬道降長押、即跪候、隨氣色進寄奉書、余以左右手拔取之、置前板敷、兼忠座定（廣庇不敷圓座、）之後、不解結緒、引拔申文一通見之、如本卷之挿緒、（不指出（之）、）如此三通見了、（必可見三通非、只隨便也、）頗指出之天置之、（以文下爲辨方、）兼忠置杖參進、取之退降、拔文結申、（二通也、）余目之、如本挿之取加杖退出、（余早仰可撰申文之由、）次親雅覽之、作法同前、次定經又同前、但兼忠無懸紙、親雅、定經等有表紙、仍各取拔之、申文等挿懸紙上（之）也、（但於余者、猶如本挿本跡也、）宗賴雖未參、親雅、親經等、（親經依無申文、不內覽、）爲家司、仍具且可撰申文之由仰之、即於公卿休所撰之、藏人給結料、基定取目錄云々、及申刻大藏卿宗陳朝臣參上、於上達部座、覽申文之儀同前也、但不結申之、（保安實光結之、依爲辨官歟、）件申文日來所出來之文等、取集下給也、即宗賴接其座云々、此間有大乘會、幷尊勝寺灌頂等定、又被定御誦經使、（法皇御料也、）職事等、各依爲奉行事臨陣頭、撰申文之座、常以無人云々、尤不便、如此之間、秉燭之後、撰了、僅書始目錄草案云々、此間人々少々參入、經數剋之後、淸書目錄、盛硯筥蓋、置余座前、（直置身上也、）先是外記持（來）闕官帳、（入筥、）作筥留之、置硯筥奥方、撰申文之間、行事職事兼時、奉仕直廬裝束、其儀、子午廊（南殿乾角也、）北庇三ヶ間、（北有廣庇、）四面懸簾、（東南西垂之、北方卷之、）副南西兩方簾立亘四尺屏風、東妻切簾前不立屏風、（依爲余座後也、上臈不參、若有故障之時、在簾中、仍不立屏風、）件簾前（東第一間也、）頗

寄端敷厚圓座一枚、（去東簾一尺餘許、）爲余座、同間西邊、對余座敷菅圓座一枚、（與余座相去四五尺許、）爲執筆座、東第一間副南簾、敷高麗畳一枚、爲大臣座、同第二三座敷高麗端畳四枚、爲公卿座、（二行對座、奥座與大臣座々絶席、）與公卿座下方立燈臺、（打敷不帖、）擧燭、（燈臺與西屏風之間、頗匪其所爲路、）上方同可擧燭、而東西僅三ヶ間、其座甚短、仍不能擧兩所、當執筆圓座右手右、（奥方大臣座前也、不論左右、當座奥擧燭例也、）立切燈臺、擧燭、（打敷帖之、）同廊西庇二ヶ間、敷高麗端畳四枚、紫端畳二枚、（二行北上對座、）爲公卿休所、（此座不懸簾也、）座上下擧燭如常、次余着束帶、出居圓座、召五位藏人、仰召仰事之間、（先是内府向仗座了、）頭辨兼忠仰親經畢云々、尤不足言也、召兼忠問之、無所于披陳、有若亡々々、攝政之時、必奉命所向也、小時親經歸參、余問不蒙〔公家〕命、直仰如何之由、依兼忠與奪所仰也、是又不足言也、兼忠雖仰、猶可待命也、即余仰親經云、人々此方に、（保安被仰詞如此也、）親經向仗座召之、頭之、内府已下經南庭、（理須廻二條大路也、然而任近例、隨宜、人々相議、經此路云々、）着座、（先不着休所、直着座、公卿少々候于休所相加着之、）内府着奥大臣座、中納言實宗、定能、經房、參議兼光等着端座、中納言頼實、通親、參議泰通等着奥座、次〔頭〕右中辨兼忠、左少辨定長、右少辨親經等置筥文、（經西馬道、并廊庇等、到東第一間、乍長押下跪、少膝行置之、兼忠昇〔長〕押上、膝行置之、定長只懸膝置、親經乍居長押下置之、以西爲上、兼忠乍長押上拔笏也、次第置之間、最末筥殆在長押端也、各拔笏退如例、〔兼忠乍長押上拔笏也、〕）次余問左大辨在座哉否於内府、申候之由、次余正笏目之、次左大辨兼光卿徹唯、（不聞、）揖經廣庇、昇自東第一間西邊、（懸膝昇之、）膝行自圓座北方着之、（須自西方也、然而端座與圓座無其程、仍臨當時便、自北方着也、）深揖引直下重裾、正笏候、余示氣色、次兼光覽闕官帳、其儀、隨余氣色徹唯置笏於左、移一筥文於二筥、留闕官帳二卷、以右手取上闕官筥、以左手引下硯筥、以闕官帳筥置前、披見闕官帳、只見一卷、不見今一卷、定有習歟、次以左手押硯巳下於北、（末筥與長押平頭ナル程ニ押ヨル、定、猶其路太狹、進退頗以有煩歟、）挿笏、（逃右足挿之、）以左右手取筥膝行、（依其程近、只如形有三度膝行之氣色也、）置筥於板敷引廻、（右サマニ引廻也、）指揖寄余座前、余置笏、右、引寄筥、此間兼光等退拔笏候、（不敬折、大辨不然云々、）余引寄筥了、即見文、（乍二卷見之、各兩三枚也、）見了如本卷之、返入筥小押出、（不引廻、）兼光挿笏進寄、乍置引廻筥、（進之右サマヘ引廻也、）取出之復座、置前拔笏、（置左、）

此後記不審訖、

此日仰ヲ下維摩講師ニ、又被レ始ヲ行法勝寺大乘會、尊勝寺灌頂等ニ〔今日退出〕、

十五日、戊子除目入眼、上卿經房卿、有ニ院御給之沙汰ニ、今夜宿候、今日内大臣不レ參、宗家卿爲ニ上首ニ、

初夜

召仰、上卿内大臣〔殿〕、召、定經、職事親經、

公卿、内大臣殿、參議兼光、中納言、實宗、通親、賴實、定能、經房等卿、○南按中納言當作注歟

筥文、兼忠朝臣、定長、親經、依レ少ニ間數ニ、出入用ニ二間ニ、執筆、兼光、着ニ圓座ニ如レ恒、次第

先任ニ式民兩省史生ニ、式部播磨目、民部若狹目、

次召ニ院宮御申文ニ、兼忠朝臣、

次任ニ兵部史生ニ、陸奥目、

次奏ニ御申文ニ、次下ヲ賜申文ニ、院宮公卿給、

各令ニ下勘ニ、于時二合、不レ下ヲ勘之ニ、

次下ヲ賜臨時内給二通ニ、大和介、攝津介、

大和介當麻宿禰也、下姓之條、聊有ニ其沙汰ニ、但依レ有ニ傍例ニ被レ任レ之、

申文等遲勘申之間、閣レ筆祇候、

數刻之後、外〔記令ニ勘申〕

諸國介〔以下、次第任レ之〕、

二分代内舍人、幷内官未給等、明夜可レ有ニ沙汰ニ之由被ニ仰下ニ、

其後封ニ大間成柄成殘等ニ、令ニ進上ニ、

今夜衛重御陪膳、宗賴朝臣、内大臣殿、諸大夫直進レ之、無ニ陪膳ニ之條、被ニ咎仰下ニ、又無ニ勸盃ニ、依ニ御轉〔盃〕盞事ニ歟、

竟夜、

召、親雅、公卿、大納言宗家卿、中納言通親、參議泰通、隆房、兼光、通資、

筥文、兼忠朝臣、定經、親經、執筆着座、

先下ヲ賜院宮御申文、任人折紙等ニ、

次任ニ文章生ニ、右京進、

次任ニ院宮御給ニ、

皇太后宮御申文、大夫加ヲ署姓ニ落ニ尸字ニ、仍執筆雖レ申ニ其由ニ、有ニ先例ニ之上、勅許之者不レ能ニ抑留ニ、仍被レ許ヲ任之ニ、

此間火桶、衛重、陪膳宗賴朝臣、勸盃、頭辨、

次又下ヲ賜〔申文五結〕

諸道擧、〔明法二通也〕、今夜被レ撰ヲ任一人〔〕

連奏、陰陽寮不仕者四人、可レ令ニ解任ニ之由、載ニ其狀ニ、仍追可レ有ニ沙汰ニ之由被ニ仰下ニ、

左右衛門醫師、

以ニ自解ニ申レ之、雖レ非ニ道擧ニ、博士貞繁息也、無ニ

左右可レ被レ任歟、但共以兄弟也、可レ抽二一人一者、
以レ何可レ爲レ先哉者、下名時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
顯官擧、中御門大納言、并泰通、隆房卿、撰二申之一、
事了書二叙位次第一如レ恒、
去夜所レ任之大和介、依二下姓一可レ止之由、被二仰下一、
仍止レ之、
兩日事、仰二兼光一、令レ注二進之一、
十六日、己丑公卿勅使日時、并諸社奉 幣使定也、上卿内
大臣、
又公卿勅使召二仰〔之一、實房卿、頭辨兼忠、於二殿上一仰レ之、入レ夜余退出〕、
十七日、庚寅降雪、此日發二遣荷前使一、中門内砌内儲レ座
云々、今日下名也、兼忠朝臣、兩度往二反院御所一、今日、
神馬一疋遣二行事辨許一了、此夜院佛名、
定長、公衡等卿拜賀、
十八日、辛卯雪下、此日、御方違行幸也、余内府三位中將
等供奉、先三位中將拜賀、
十九日、壬辰以二兼忠朝臣一、申二宸筆宣命事於院一、以二御
書一賜二御返事一、自二今日一殊潔齋、〔先洗レ髮〕、
廿日、癸巳公卿勅使進發、余參二神祇官一、上卿内大臣、勅
使〔定〕實房卿、内府依二女房陪膳一宿候、

廿一日、甲午此日欲レ行二官奏一、而兼忠朝臣、俄稱レ障不
レ參、仍延引、〔頭中將申二吉（言カ）畢一〕、
廿二日、乙未此日又欲レ行二官奏一、而依二經房卿稱レ病不レ
參又延引、内大臣雖レ參レ陣、只行二位祿定、去年分、所宛申
文、大粮今年分、等申文許一、左大辨候、同勤二執筆一、
廿四日、丁酉此日、公卿勅使參宮日也、仍余殊潔齋、沐浴
解除、又著二衣冠一降レ庭遙拜、此事雖レ非二先例一、依レ有二
所思一所レ爲也、
廿五日、戊戌内御佛名、有二宿申一、繼絕也、不堪定和奏一、圓宗寺
法花會始、觀音院灌頂等也、
廿六日、己亥新大納言實宗卿爲二拜賀一來、無二答拜引馬一、
兼光卿又來、光長又拜賀、宗隆申二吉書一、〔東寺灌頂
也〕、
廿七日、庚子公卿勅使歸參、泰通卿拜賀、定經又同、此日
法皇御賀、諸寺御誦經度緣使實敎朝臣、最勝寺灌頂、
依二大阿闍梨不一レ參延引、藏人爲時申二吉書一、私歲末修
法、覺成法印、爲二御加持一來、又三位入道釋阿來臨、
廿八日、辛丑院御懺法結願云々、
廿九日、壬寅追儺、此次内舍人數人被二解却一、是或死亡之
者、或又郞等 外材細工 等之類、凡言語不レ及之 罪等

〔類〕、數十人載ニ補任之面一、爲ㇾ朝有ㇾ恥無ㇾ益、依ニ大外記頼業殊傷申一行也、

右文治二年冬一帖墨付百拾枚者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聴繕寫彼卿被臨摹之畢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其二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目錄號玉海爲后昆之龜鑑其雲抄不讓他家吾後者秘握而可貯深奥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季夏虫拂之刻、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四十七終

玉葉

巻第四十八

自文治三年正月
至同年三月

文治三年　〔歳次丁未〕、

正月

一日、癸卯、朝間雪降、僅及寸、午後雪止、天猶陰、此日家拜禮、院拜禮、小朝拜、節會等、皆用晴儀式、如例、未明、拜天地四方、依飛雪、儲座於中門、（〔廊〕爲其東西行、四角擧燭、）余着束帶、（劔笏如例、）着其座、北面、唱屬星名七遍、（本命、當年、）再拜、其誦文讀一遍又再拜、次拜天、乾、次拜地、坤、次拜四方、（東南西北各再拜、）次大將軍、（東、至于今年在東也、）次王相、艮、次天一、（此問天一天上之間也、仍拜乾、）次太白、（東、定事也、）已上皆再拜也、次考妣陵、（共巽向也、）次太神宮〔也〕巽、次石淸水、坤、次賀茂、北、次春日、南、次大原野、（西、頗向坤、）次日吉、艮、次吉田、東、次梅宮、坤、次祇園、巽、次北野、乾、次惣社、南、已上陵已下兩段再拜〔也〕、次歸昇、次內府有四方拜事、（於同所有此事、）依便宜也、及午刻雪不晴、仍拜禮事、人々〔持〕疑之間、及晡時天晴、雖庭濕敷乾沙、院拜禮有無、問遣定長許、（宗頼、以御教書〔書〕遣之、）可被用晴儀之由、有返報、先是巳刻許、先手水、其座在客亭、余着直衣、居菅圓座、奧方、引寄南面居也、陪膳資泰○一作通資、朝臣、事訖歸入、有齒固事、（女房陪膳也、寢殿西面副奥敷繧繝端疊一枚、其上敷錦端龍鬢、其上施唐錦茵、爲姫君座、其北間敷高麗疊一枚、其上施東京錦茵、不敷地鋪、爲女房座、依所狹、余座在南庇打出簾、只敷高麗疊一枚也、對屋儲客亭之時、寢殿帳前、儲此座也、其儀、中央間儲姫君座、但繧繝敷二枚、其東西儲女房及余座、皆南面也、）豫侍男共取居齒堅之具、事訖又侍等撤之、先例也、見故殿御記、申刻着束帶、（餝劔、款桜平緒、織桐竹鳳凰、新平緒也、）內府、（孔雀紫緂平緒、）三位中將、（紺地平緒、）同着束帶、此間、藤中納言定能卿、帥中納言經房卿、新藤中納言泰通卿等、來臨、中御門大納言宗家、被示可來之由、仍雖相待、遲遲、日已及斜陽、仍余出居客亭、（菅圓座、如手水時、）經房、泰通等卿、本在殿上人座、見余來起座、余示可着公卿座之由、仍定能相共着奧錦端圓座、（各良久不着之、依再三命着之、故殿御覽叙位勘文之間、公卿在座之由、見御記、仍招着者也、）即家司大藏卿宗頼朝臣參進、申頼業持參敍位勘文之由、余仰可參之由、宗頼退下召之、頃之、大外記頼業、降自藏人所東妻、昇

レ自二中門廊南妻一、入二車寄戸一、自二同間一出二簀子一、揖跪二候第二間一、（北面、）依レ隱二梅樹一、進二第二間一歟、余目レ之、賴業稱唯、又揖起、經二透渡殿寢殿南簀子等一、跪二余座東間一、（階隱間也、）長押下膝行、昇二長押一又膝行、揖寄レ筥、退二候東間簀子一、余置レ笏引二寄筥一、披二禮紙於筥中一、披二勘文一見レ之、（堂輿、○堂一作至、）縿二持右手一見了置所縿取、於レ中卷レ之、加二禮紙一、置二筥右方一、（寄イ）取レ笏目二賴業一、賴業參進、指レ笏、（其實懷中、）取二空筥一退下、（經二本路一也、）次余召二宗賴一問二拜禮事具否一、（殿上人上官等參否也、）申二具畢之由一、但宗家卿未レ參云々、陽日已傾、拜禮欲レ暮、且可レ被二降立一之由、示二人々一、即三卿降レ自二中門外方一、此間、內府、三位中將、同以降立、（自二中門廊外方一降也、）各列二立中門外一、（西上北面、內府立二砌內一、）余在二寢殿簾中一、（打出間也、）內府依レ爲二上首一、縱大納言雖レ爲レ客、不レ可二答拜一也、爰家司大藏卿宗賴朝臣進二內府前一、蒙二氣色一、昇レ自二中門外方一、入レ自二車寄戸一、經二透渡殿寢殿南簀子等一、就二南面西第二間一、（余在二件間簾中一、東三條儀、在二對南東此南面妻戸簾中一、是於二對南庭一有二拜禮一時之例也、於二寢殿一有二拜禮一之時、在二簾中一、又例也、件間及西一間有二打出一、）申二事由一退歸、降レ自二中門廊內方簀子一、（南妻有レ沓、脫レ如レ例、）氣二色內府一、出二中門一了、次內大臣、權中納言定能卿、經房卿、泰通卿、參議隆房卿、從三位良經卿等、列二立南庭一、（上首當二南階東間柱一立也、內大臣不二練一、）

步一、（只徐步也、）殿上人頭中將實教朝臣以下、列二立公卿之後一、（家司之爲二殿上人一者、在二此列一、）次五位外記列二立殿上人後一、（六位外記、在二列末一、此列、家司職事可二列立一、而一人不レ立、尤違例也、但近例如レ此云々、如何如何、）〔皆〕悉立定了、內府已下再拜訖、殿上人之下﨟等、並上官、先出二中門一了、次內大臣已下、經二列前一、出二中門一、列二立藏人所立蔀前一、內府、三位中將等、留二中門邊一、次余出レ自二寢殿西面妻戸一、（隨二便宜一也、）降レ自二寢殿南階一、（頭辨兼忠獻レ履、）出レ自二中門一、小向二上首一示二氣色一、過二上達部前一、（定能已下、四﨟列立也、余過之間、皆居レ地、）於二門外一乘レ車、（三位中將裹レ簾、）內府已下、相引二公卿等一參院、（押小路殿也、）於二東面四足下一、人々下レ車之後、降レ自レ車、（左少將親能朝臣獻レ沓、）入レ門直進二立中門一、（北面、）此間、公卿降立、內府已下列二立余東一、（西上北面、）殿上人等、殿上屛前、向二公卿一南面立、仍余以二隨身一、仰下可レ列二公卿之末一之由上、即立直了、皆悉立了、余尋二申次人一、即院司右衞門督賴實卿、（大理也、）離レ列進二來余前一、蒙二余氣色一、昇レ自二中門外方一、（地上脫レ履、）經二透渡殿一、進二寢殿御在所東間（階東間）簾前一、奏二事由一退下、經二中門西緣一、降二同妻一、氣二色（于）余一、（余相揖、）出二中門北方一獨立、（南面、）余離レ列、（無レ揖氣二色次人一也、）去レ溜七尺許、立留練步、（隨身留二中門溜邊一、追レ〔前〕練進之後、發二前聲一、）當二南階東間柱一而立、次內府已下、次第列立、（內府不レ練、余東去一丈、南退四五尺而立也、）次殿上人、列二立公卿列後一、

三百十

頭任位次立也、皆悉列立畢、拜舞、如常、次上達部下臈、殿上人等、先出中門了、次余揖離列、自列前棘歸、於透渡殿前程棘留、余過列前之間、内府已下、家禮之人々、退列而居、出中門、昇中門外方、候殿上、近例、多昇自中門内、而故殿令昇自中門外給、仍今度爲初度之故存禮、止中門也、即余參内、内府、三位中將等相從、入自左衞門陣、昇自小板敷、有揖、着殿上御倚子下、故殿攝籙之初、元日參内之時、着陣給、余同可追彼例也、然而、彼者兼大臣給、余已避大臣、仍無可着陣之用、是以不着、即參御前、此間主上有御齒固事、着御御引直衣、内府、依勅定、勤仕陪膳、其後、主上着御々裝束〔了〕、御總角如常、次余着殿上、先是、内府已下、公卿多以在座、余示人々云、御裝束了、可有小朝拜、自下臈可被起座者、先々、自上臈起座之間、狼藉殊甚、仍仰此旨也、次人々各起座之後、余降自小板敷、着〔靴〕進立中門、先是人々列立、四上北面、小時、頭中將實教朝臣氣色余、參御所、良久參仕御裝束之間歟、歸出、仰聞食之由、次余已下、列立淸涼殿東對也、南庭、余如形棘步也、以東爲上、南階以東、甚狹少之故也、下臈等經上臈後也、職事等、自頭至六位、他殿上人不見、列公卿後、次拜〔舞〕訖、余揖右廻、棘歸、昇自小板敷、着殿上、以實教朝臣、仰内辨於内大臣、次余向南殿、竊々見節會儀、南殿懸御簾、依御忌月也、是定例也、事未訖之間、余退出、參八條院、謁女房、即歸宅、不脫裝束、着朱器節供、陪膳業實朝臣下箸、即歸入、上達部座、皆圓座前備之也、須南面可備也、而東面備之失也、今日、打出紅梅匂青單、濃打梅表着、薄菊染唐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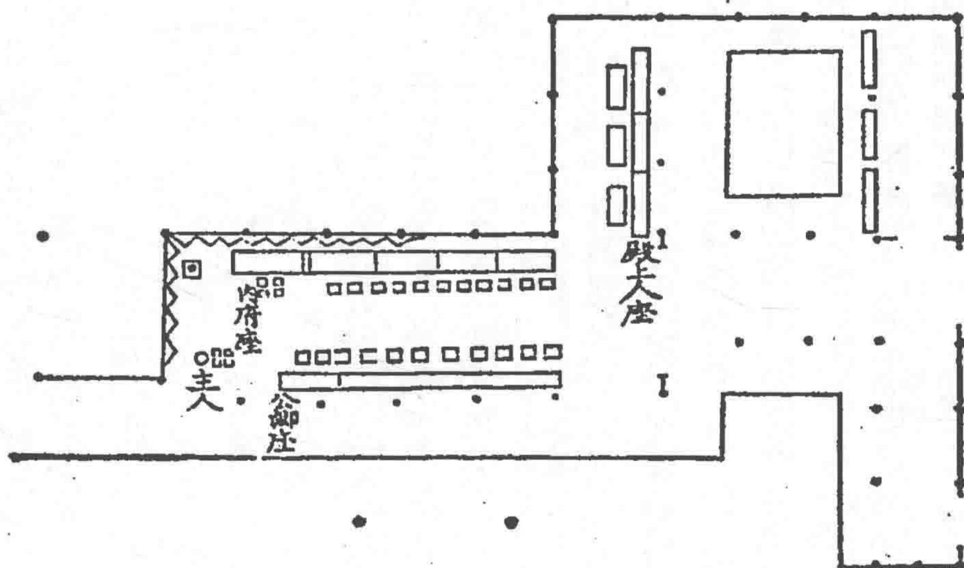
二日、甲辰、天晴、巳刻着直衣、有手水事、陪膳資泰朝臣、其儀如昨日、其後有齒堅事、親信、雅隆等卿來、余不謁之、此日、不出行、今日依日次不宜、無臨時客事、昨日余手水之後、内府有手水事、

三日、乙巳、天晴、是日、家臨時客也、早旦有手水事、陪膳以政朝臣、内府手水同之、陪膳同前也、未刻、余束帶、梅織物下襲、而白裏、蘇芳也、浮文表袴、紅打衵、紫檀地水精樋、金作飾、件餝底、以綠青透浪形上、以金作魚形付之、紺地平緒、橘鶯柳樹等、先是辨備襞僎、政所勤之、先例爲受領之家司、若諸國勤之、近代共以不合期、仍給料材於政所、令辨備也、行事職事兼時、加檢知、以待男共令取居之也、飯兼居之、此間、公卿漸以來集、或着殿上人座、或在尋常上達部座、簾中、件座、二行敷疊、垂簾也、奉行家司宗賴朝臣、告人々來集之由於右大將家、以私使告之、大臣爲客之時、以隨身告之例也、再三雖遣使、猶以遲々、及申終、右大將來臨、人々降立中門外、是大臣來臨之儀歟、余遣次第、賜經房卿、爲行當座事也、件次第、右大將來臨之後、公卿降立之由載之、而來臨之時、如大臣之儀、可降立歟、令了見云々、後日聞此由也、不可然事歟、右大將進立中門下、後聞、其作法、如大臣相揖第一之人、而進中門云々、此間、余出自二棟廊中間、内大臣揖讓、經寢殿東南簀子、降自南階西頭、三位中將良經、持來履、跪指笏、獻沓之後不拔笏、退歸寢殿西面邊、内府立隱東布障子内、是例也、溜外

去二一許丈一、當二西間柱一、南面而立、（隨身發二前聲一、左府生忠武副二下臈一、經殿坤角程列居、東上南面也、各着二褐蠻胡簶壷狩一、如レ例、）次右大將入レ自二中門一、練步西進、當二南階東間柱一而立、　次新大納言實家、　左衛門督家通、　權中納言實宗、別當賴實、　藤中納言定能、源中納言通親、帥中納言經房、新中納言泰通、同兼光、左兵衛督隆房、新三位雅隆等卿、宰相中將通資朝臣等、列ヲ立前庭一、次頭中將實教朝臣以下、殿上人廿餘人、列ヲ立公卿後一、（第一人當二第二人一立例也、）　皆悉立訖、　余、　右大將以下、一同再拜、次余目二右大將一、右大將辭レ之、余又目レ之、　大將辭レ之、余又目レ之、　大將進出一許丈、　余此間、左廻昇二階西頭一、（余第三目之時、大將猶可レ辭レ之、而進立、是大臣作法歟、）　良經卿進來、（乍レ揖レ笏來也、）取レ履退二西方一了、　余着二階西間端菅圓座一、（乍二北面一揖、良西居直、）　次右大將未レ進出了一、　前內大臣入レ自二中門廊東北妻戶一、經二透渡殿、並寢殿東面妻戶一（先跪二長押下一、隨二余目一入レ戶也、）奧座北邊等一、着二第一東京錦茵一、次右大將實房卿、揖離レ列、昇二南階東頭一、着二南階東間菅圓座一、（端座第一也、右少將成定取レ沓、）　次新大納言實家卿、同昇二南階一、（其沓左少將公國取レ沓、）　經二簀子一、入レ自二南面東第一間一、經二奧座後一着座、（紫縁圓座也、）　次家通卿以下、昇レ自二中門廊南妻一、經二西縁並透渡殿等一、與端相分着座、着二奧座一人、（內大臣、實家卿、實宗卿、定能卿、通親卿、經房卿、泰通卿、良經卿、）　着二端座一人、

（右大將實房、家通卿、賴實卿、雅長卿、隆房卿、通資卿等也、兼光卿稱二家礙人一、不二着座一、退出了、雅隆又退出、）　次殿上人實教朝臣、左中將公時朝臣、公衡朝臣、右少將忠季朝臣、藏人貞綱等、着二殿上人座一、（南上西面、）次居二手前物一、（折敷、高坏三本、陪膳彈正大弼資泰朝臣、役送右馬權頭兼親、上野守輔高、前馬助國行、）　次居二內府前物一、（折敷高坏三本、陪膳攝津守以政朝臣、役送皇后宮少進長俊、散位兼資、經泰、）　次一獻、　資泰朝臣持二參盃一、（居二折敷一也、）　余取レ盃、（資泰取二折敷一退下、）　藏人右少辨親經持ニ來瓶子一、（常例、諸大夫取レ杓獻二瓶子一、仍持二參盃一之四位、傳取入レ酒、盃除二納官之時、諸大夫返ニ取瓶子一也、而今度、依二承保三年例一、藏人辨取二瓶子一、仍親經、直持來也、）　余氣ニ色實房一、入レ酒飲レ之、　又入レ酒目二實房一、實房起座、（有レ揖、）自レ庇進來、（不レ降二簀子一、）懐レ笏取レ盃、　復座擬二內府一、（每獻如レ此、元永例、故殿爲二大臣一、保延宇治左大臣爲二內大臣一、共每度爲レ客之（大）納言受レ盃擬二主人之子息之丞相一也、元永家忠卿、保延實行卿也、賴長爲二故殿子一也、）　次第巡流如レ常、　通資卿、〔可〕レ傳二殿上人座一、而資通置レ盃不レ傳、仍余其盃可レ傳二殿上人座一之由仰レ之、仍通資目二實教一、　々々起座進來、取レ盃復座、巡流了、次二獻、頭中將實教朝臣勸盃、（瓶子藏人左兵衛尉定綱、）　余受レ盃、（實教取二折敷一、）　次第巡流如レ初、（今度、公時朝臣受レ盃、實教勸レ盃之故也、）　次居レ飯、先余、次內府、（陪膳役送同レ前、居二折敷、高坏一本居二加之一也、）　次大納言已下（居二折敷一持來、移居本折敷高坏一也、）　各手長、兼率行家司着二定之一云云、殿上人座、假兼居レ之、　次居レ汁、（陪膳役送等、皆同二殿上人座一、手長諸大夫役送、次五位、藏人、不除子等也、）　先人別居二加飯汁一居レ之、依二余命一居レ飯了之後、更居レ汁也、是正法也、然而、或又有二此例一、共

非二失錯一也、居訖、通資卿申三上之一、余以下先下レ箸、次漬レ汁食レ之、(如レ形食也、)食了、汁器置二折敷高坏下一也、次三獻、參議隆房卿勸レ之、(於二長押上一勸也、)瓶子少納言賴房、巡流如レ常、隆房卿、不レ待三盃之過二我座一、(衍イ)早速復座、頗失錯也、仍盃欲レ來二我座一之間、起座即退出了、次著二雉羹一、居了申上、下レ箸如レ常、次余仰下可レ有二催馬樂一之由上、於定能卿上、定能固辭、讓二內府一、內府又固辭、已經二時剋一、人々頻勸二內府一、仍余目二內府一、內府申下未レ勤二公庭役一有レ憚之由上、然而、人々稱三經レ程之由一、猶以責レ之、仍內府、慭打レ笏拍子出哥、(取二資家笏一用レ之、)梅枝也、家通、定能等卿助音、一反了、余示二猶可レ有之由一、次歌二席田一、一反、次眉止自女、二反、此間、通親卿起座、勸二四獻一、(瓶子侍從定家、)余示二可レ裼之由一、通親、放レ紐、裼レ右、余已下從レ之、(右大將放レ紐不レ裼、如何、)次通親差レ紐、復座之後、更裼レ之、巡流如レ例、次余催二律歌一、靑柳、一反、次更衣、二反、此間、居二菓子一、次朗詠、先余月句、(內府出レ之、人々助音、一反之後、定能卿出レ之、加二佳辰字一、依二余命一出也、)次定能卿詠二東岸西岸一、(不レ用二宗忠之說一、詠二資賢說一、如何、無二其謂一事歟、)內府、家通等助音、次家通卿、又詠二同句一、次定能卿出二新豐酒進句一、實家泰通等助音、次五獻、勸盃家通卿、(差レ紐勸レ之、)瓶(子少將成家、)今度、忠季朝臣受レ盃、(上﨟等早出歟、)次羞二署蕷粥一、〔了〕不レ待二居了一、食レ之、次公卿差レ紐取レ笏、自二下﨟一起座退下、大納言等皆自二中門一退出也、次余起座、經二資子一、入三二棟廊



簾中、（内府同之、）定能卿來、謁之、今日無牽出物馬、元永保安、右大將家忠卿爲客、然而、故殿爲大臣在座、仍無引出物也、上﨟大臣、尊者之時、雖爲子息、被引上﨟預引出物、寬治之比例也、今日左右兩府依所勞不來也、

來會公卿、

內大臣、

大納言、　實房、　實家、

中納言、　定通、　實宗、　賴實、　定能、

通親、　經房、　泰通、　兼光、

參議、　隆房、　通資、

散三位、　基經、　雅隆、

今日、右大將、着山吹唐綾下襲也、打出、紫匂紅單衣、紅打衣、裏欵冬表着、萠黃唐衣也、奉行家司宗賴朝臣、職事兼時、

四日、丙午、晴、此日、法成寺阿彌陀堂修正也、着直衣、（庇車、隨身上﨟冠、前驅衣冠、内府牛飼車、隨身前驅同前、）先參院、內府同之、余依召參御前、頃之退出、參法成寺、入自西面南門、（門内屏額倒、仍其代引幔、又御堂南廻廊、同無、只礎跡同引幔、）經屏代南、（公卿經屏南庭例也、）昇自南面階、經幔東也、（長者入廊テ、經東方、自餘公卿、經廊西方、定例也、）即着佛前座、

三百十四

內府同着座、（今日他卿不參、）次召宗賴朝臣、仰事可始之由、即初夜導師參上、（自北方參也、）法用如例、此間居湯漬、余陪膳宮內卿季經朝臣、（殿上人、）內府陪膳以政朝臣、（家司也、）次大導師參上、賜布施、次余退出、今日敍人事大路申定了、此日、藏人方、幷家政所申吉書、（藏人方、頭辨兼忠申之、政所、宗賴朝臣申之、共傳奏也、）今日、右少將兼良爲拜賀來、

五日、丁未、天晴、此日敍位也、早旦、余着直衣、伴內府參內、先參御前、次向直廬、次余出居上達部座、先頭辨兼忠朝臣內覽申文、其儀、兼忠插申文於杖、（件申文百餘通、加禮紙、）先候廣庇西方、隨余目進來、跪長押下、膝行指寄杖、余拔取置前、兼忠退候長押下、（無揖、不敷圓座也、）余一兩通引拔見之、如本指之、三尺許指出置之、兼忠置杖參進、取文退下、不解結緖、拔取結申之、（二通、）余目之、每度稱唯卷之、插懸紙上、取加杖退下、（余仰申文早可撰之由、）次他職事等覽之、（定經、宗賴等也、）次家司宗賴朝臣、又覽申文、（保安例也、）其儀、大路同前、但不結申也、退下之後、於公卿息所撰申文、職事皆悉着其座、家司同候其座也、余歸入之後、〔改〕直廬御裝束、（職事兼時奉行之、具在指圖、）如去年秋除目儀、秉燭以後、撰申文了、次內府着束帶向陣、余又着束帶、（蒔繪劒也、）

出居圓座、面西、以五位藏人定經、（右衛門權佐、）先仰召仰事、定經歸來之後、以同人召諸卿、（其詞云、雖可出座、右勞事一人々こなたに、）次內府、寶家卿、通親卿、經房卿、光長卿等着座、（內府、着奧座、光長着端座、）次辨官置宮文、權右中辨定長、左少辨親雅、藏人辨親經等置之、（以南爲上、）次余問右大辨在座哉否於內府、申候之由、次余取笏目之、光長微唯、揖起座、經北廣庇、入自東第一間、膝行着圓座、深揖候、余目之、次光長微唯置笏、（左方板敷也、）移入一宮文書於二宮、留十年勞、置替宮、推硯插笏、取宮進寄置板敷、引廻置余前、小退拔笏候、次余置笏、（右、）引寄宮、拔見十年勞、（端兩三枚也、）如本卷之返入、頗推出宮、（不取迴、）次光長指笏進寄、取宮引廻、退復座、置本所、取笏候氣色、余目之、光長召五位藏人、（其詞、定經二音召之、）定經參進、光長仰云、續紙、定經卽持參續紙、執筆取之、（不取柳筥、）置座前、取笏候、余又目之、執筆置笏、卷返續紙、間加級員於余、々示其數、光長卷返了、置座前、摺墨染筆、先敍式部、（其儀如常、省奏入第三宮、）次敍民部、（同前、）次召院宮御申文、（先申事由、如常、）以（爲イ）親經召之、次敍王氏、次敍藏人、（余以詞仰之、）此間、持參院宮御申文、執筆指笏覽之、余置笏、取之置前、一々解封、件符（一作使封）切、入硯筥〔蓋〕、或入十年勞筥也、披懸紙、次第見之置前、取懸紙、一卷に卷之、入硯筥下方、（是又或入十年勞筥〔也〕、）取申文、披一通、卷籠他申文、（各不引返裏紙、）給執筆、執筆執之復座、次敍氏爵、（源氏有申文、藤氏、（余以詞仰之、）無申文、橘氏有〔申文〕、）〔次敍外記史〔〕、（須先敍外記也、而忽失、先敍氏〔爵〕歟、光長頗有歎息之色、余云、全非失、其例甚多、更不可改直者、光長有悅色、）次敍院宮給、此間、余撰出可敍之申文、並敍勘文等給、（件勘文、元日所覽也、今日加申文直之、）次敍諸司勞、次敍外衞從下、終頭召親雅、召入內一加階勘文、（先申事由、如常、）卽持參一加階勘文、（入內不候云々、）次敍加階、皆悉敍了、書年號月日、卷敍位、放餘紙、入第三宮、卷敍位置前、移入十年勞於次宮、加外記勘文、一加階勘文、成發申文等、插笏推宮、取宮進來、置余前、余取出他具書等披見、敍位了、返給空宮、執筆取之復座、秘笏調雜具退下、（不復座、直退下也、）次余以加入文等、入十年勞宮、取笏目入眼上卿、卽上卿來座前、余取出敍位賜之、上卿取之退居、於休所披之、次余歸入、辨官撤宮文、（其資、藏人等取之歟、）十年勞宮、家職事取之、給外記了、硯筥蓋申文、同取入之、余卽改着直衣退出、內府同之、此日、參內以前、祗候八條院之小兒有頂戴事、內大臣參勤之、

〔六日、戊申、雨下、藏人辨親經、申條々事〕

七日、己酉、天晴、此日、白馬節會也、依御忌月、無出御、内辨内大臣、外辨上卿右大將、余午剋着束帶、欲參内之間、定長朝臣爲御使來、一兩度往返之間、及申斜參内、内辨着陣、已行加叙之間、右大將範能朝臣爲院御使、持來御書、披見之處、範能、親能可叙四位從上之由也、非據之至、不能左右、然而、御定趣懇切、不能申左右、仰下了、其旨書御返事、給範能了、其後節會儀始、參議一人之外、不參之間、所役繁多、仍有其沙汰、以親經問内辨、申有例之由、先是内府問外記、外記注進一紙、余云、於例者有之、勸仕所役之次第如何、一身可勤四ヶ役歟、將又訥言可勤叙位宣命使歟、(粗有其例之由、所覺悟也、無上階之時例也、)如何之由、重問内府、内府申云、長和五年、寛仁二年、共實成卿勤之、見小記、但只今頼實卿申云、左大臣、參議之時、一身勤四ヶ役了云々、頼業眞人、又同申此旨、兩方之間、可在御定者、余仰云、通資朝臣盍參哉、重遣人了、然者、先隆房卿、(當時一人參議也、)可勤叙位宣命使、通資參會者、指分可勤後々役、若不參會者、任左大臣例、可勤四ヶ役、爲近例之故也者、其後儀如常、通資卿參會之間、不闕今日事、又馬頭代官、元指忠季朝臣、而今日被超親能等了、事體不便、仍差改他人了、事訖余退出、

八日、庚戌、雪降、御齋會始也、内府着束帶、(所着臨時客之紅梅織物下襲也、所着元三之染裝束、着御齋會始、是故實也、)參官廳、自彼參院、可供奉修正御幸也、余戌剋着直衣、(無出衣、半蔀車、隨身上﨟冠、)參白川殿、即以出御、(被待余參云々、)余擡御車簾、乘車候御後、内府已下、騎馬供奉、於法勝寺西廻廊北面、寄御車、余又褰御簾、經南堦上、着堂庇座、(開座東間、降予着之、)予示内府、令參法成寺、今日依日次不宜、余不參、仍爲代官令參也、此日、觸仰定長朝臣了、咒師六手、了還御、余同供奉、入御之後退出、于時及鷄鳴、

九日、辛亥、晴、頭中將實教朝臣來云、院宣云、右京權大夫隆信朝臣、可被許昇殿者、仰可仰下之由了、(此事非據也、然而、爲院近臣、不能申是非、加之、祖父爲忠爲[illegible]客、又隆信、二條院、並先帝、爲三朝之侍臣、仍有此恩歟、猶不爲可、)又皇后宮六位進光輔補藏人、是又未曾有也、爲拜賀人々多來、

十日、壬子、晴、今日、賜咒師散樂等裝束、

十一日、癸丑、雨下、入夜雨止、奈良僧正被來、余對面、今夜依日次宜、余伴内府、三位中將等、參法成寺、

入レ自二正面障子一、着二東間座一、初夜導師參上之後、有二潟濟事一、余陪膳宗頼朝臣、内府陪膳以政朝臣、咒師五手、大導師、已講有辨、了余退出、
十二日、甲寅晴、内府、三位中將等、參二御堂一、此夜、禁裏女房等參二入御堂一、見二咒師一云々、頭中將相二具女房一參入、他殿上人等少々相具云々、
十三日、乙卯天晴、此日、余長者之後、氏寺參賀也、須三去年行二此禮一也、而依二僧正所勞一、延及二今日一也、其儀、寢殿南庇五箇間、加二東庇一間一定、敷二滿弘筵一、庇纔南面五ヶ間、東面一間、卷レ之、母屋纔、東庇南北頭、打二纔蓋一懸レ纔、母屋一廻也、南庇東第五間邊同懸レ之、並六ヶ間、南面五間、西面一間、垂レ之、副レ纔立二直四尺屛風一、副二北屛風一、敷二高麗端疊三枚、紫端疊一枚一、爲二僧綱已下座一、高麗疊上、西第一間僧正座、次敷二紫端疊座一枚一、爲二權別當法印覺憲座一、其次敷二東京錦茵一、爲二僧都座一、其次、敷二紫端疊西座一、爲二律師座一、紫端疊、不レ加二茵座一、爲二已講座一、南階西間、副二西屛風一、寄二長押方一、敷二菅圓座一枚一、爲二余座一、障子上二行敷二紫端座一、爲二五師得業座一、置撤二却大盤一、午刻、興福寺僧徒參集、別當已下廿一口、卽家司也、奉行大藏卿宗頼朝臣降二逢中門一、先レ是列二立中門外一、西上北面、歸昇來二寢殿西面妻戶方一、申二事由一、余出レ自二同妻戶一着二菅圓座一、着二束帶一、用二蒔繪劔一、次召二宗頼朝臣一、仰下僧徒可二着座一之由上、次別當僧正已下昇レ自二中門内方一、經二中門廊西簀子、幷透渡殿寢殿南簀子等一、入レ自二座當間一各着座、皆悉着了、權中納言兼光卿、取二織物被物一蘇芳、經二南簀子一、入レ自二階東間一、置二僧正前一退下、次季經朝臣已下殿上侍臣、賜二覺憲已下祿一、置二各前一、次自二西方一引二出馬一疋一、余隨身上臈二人引レ之、須三諸司勞五位、並衞府等引二之也、而五位退座、仍以二權儀一、以二隨身一令レ牽レ之、又非二巨難一也、於二中門下一、僧正從僧受二取之一、次僧綱等自二下臈一起座退出、取後、僧正同自取レ祿退歸、於二南簀子一、從僧受二取之一、次余歸入、頃之、法成寺僧徒來集、如レ初宗頼相逢、申二事由一、余出レ座召レ之、供僧上臈權僧都雅緣以下、參上着座、次季經朝臣以下給レ祿、次僧徒退下、執印別當法印覺尊、權別當尊忠等、各不レ來也、次余又歸入、
此夜、余家女房等、初參二法成寺一、皆出車也、殿上人車五兩也、女房、姬君、内府室等、密々乘二第一車一、是故法性寺殿御時例也、侍男共各二人、在二出車共一、内府、三位中將等相二具之一、兼宗朝臣、親能朝臣、定家、高通、忠行等車也、
今日、女叙位也、晩頭、着二束帶一參内、直廬裝束如二叙位除目儀一、先レ是、職事等於二公卿息所一撰二申文一、宗頼朝臣加二此座一、件申文不レ覽レ之、外記進二空解文一、入レ筥有二懸紙一、加レ封、留二勘文一、返二給筥一、次撰二申文等一了、〔盛二〕硯筥蓋一、進二置其旁一、又如レ例、空勘文開レ封撤二禮紙一、加二申文等一置

之、執筆左武衛隆房卿參入之後、余出居座、以五位藏人宗隆、仰可執筆之由上、（先是、隆房參候公卿息所、）次隆房卿參候公卿座末外、余目之、隆房經廣庇着執筆圓座、候氣色、余又目之、隆房召宗隆召紙筆、郎持參之、執筆隨余目卷返之間、余執空勘文申文等給執筆、執筆之分置申文等、摺墨染筆、敍藏人御匣殿藏人等、候氣色、召院宮御申文、〔以□□□〕□□石之也、隆房又敍他物、此間、持參御申文等、隆房取之、挿笏押宮、進寄進之、余取申文等置前、一一解封入硯宮蓋、隨見引懸紙置座前、（硯下方横置之、）申文同置前、（硯右縱、）皆見了、一通之中、卷加數通、頗指出置之、（不引懸紙、如例、）後取禮紙、一々細卷天、卷籠一紙之中、置硯宮右際、（宮外也、）隆房參進、挿笏取之復座、敍院宮當年給、次見合空勘文敍可敍之者等、從下終頭召輪轉勘文、次敍加階、此持參勘文、讀申敍之、皆悉敍了、卷敍位、（先書年號月日等、）覽之、（挿笏如常、）余取敍位、返給柳宮、執筆調雜具、返上空勘文、執筆退下、不被座（上書カ）、次余召五位藏人宗隆、仰入眼上卿可召之由、郎口仰先着公卿座、隨余目參上、居余前、余取敍位給之、上卿取之退下、次余皈入、入眼之間、內覽有度々仰詞、可同男敍位、而先例不分明也、事訖參法成寺、及曉天皈家、今日、執筆失禮甚多、又有未練之氣、是尤理也、

十四日、（丙辰）天晴、入夜着直衣、（無出衣、如八日、）伴內府（着紅打出衣、織物指貫等、）參院、於路次奉逢御幸、依隔一町扣車、內府騎馬供奉、余追自閑路參入、於西門外下車、御車過給之間居地、御車後參入寢殿、如八日、着佛前座、咒師一手之間、余參法成寺、內府留候、可參宸勝寺御幸之故也、今日、家女房出車三兩、又參御堂也、咒師終頭、內府自宸勝寺來此寺、事了皈宅、此日、御齋會竟、可有僧事之由有沙汰、然而、遂以不被行、此日、親經申秀才座次論事、定經申諸社修造事、

十五日、（丁巳）晴、此日、內府任大臣以後、氏寺參賀也、寢殿裝束、一如去十三日、奉行家司左少將親雅也、（余并內府家司也、）未刻、別當僧正已下、來集中門外、親雅謁之、申事由、（先是、內府出居圓座、永久故殿例也、）奉內府命、召僧徒、郎僧正已下參上、着座〔之〕僧正進昇之間、內府起座、降立階上、（上一兩級也、是知足院御時、大僧正覺信被參之時、〔有〕此禮、追彼跡也、）次賜祿、頭左中辨兼忠朝臣取僧正被物也、家司職事、取僧綱祿、僧正被

起座之間、已講圓長受取件祿、先是有引出物馬、（諸司勞五位、並衛府一人引之、）僧侶卽退下了、今日無法成寺參賀、任大臣之時例也、今日、三方節供、陪膳資泰朝臣、此日、余小兒等、有戴餅事、內府爲之、大外記賴業持來政始日時、（明日、）見了返給、

十六日、（戊午、）天晴、雅賴卿來、余謁之、（定房卿有示事、）依御忌月、無踏歌之宴、定例也、此日、法皇御參八幡、今日政始也、

十七日、（己未、）天晴、此日、小童、（九歲、）始渡山階寺別當僧正許、內府相具之、半蔀車、隨身上臈冠、前驅衣冠八人、少納言賴房連車、秉燭歸來、小童引出物、銀洲濱立同鶴、件鶴口手本一卷ヲ含咋、件手本、裹薄樣也、又內府被引馬云々、（從僧二人引之、）厩司兼親受取之也、（前驅、）云々、今日、小童裝束、萠木二重織物、狩襖、裏濃蘇芳衣、三青單衣、濃紫二重織物指貫、紅張下袴、此日、親經下宣旨於內府、去節會、公卿余有違列等、爲大膳職之懈怠、仍被下問子細之宣下也、今日欲行官奏、依大辨不參延引、

十八日、（庚申、）雨下、定長來、余示付條々事、今日、〔蓮花王院修正也、有御幸云々、余及內府、依勞事不參也、

十九日、（辛酉、）天晴、入夜雨下、此日、有點咒師、北面依無便宜、於南面有此事、殿上人等、在中門廊北緣、諸大夫男共、於閑所見之歟、內府、三位中將、在南簀子、秉燭之後、着直衣參內、於直廬改着束帶、有官奏事、奏申宗賴朝臣、奏者定長朝臣、左大辨行隆、每事如例、定長作法之中有不審事、進奏復座之後、可右廻也、（直廬便北面、以東爲上也、）而左廻、（內サマヘ廻也、）未見不知之說也、若不受口傳歟、將又有此說歟、可尋知之、事了、改着直衣退出、

廿日、（壬戌、）雨下、入夜參院、申除目任人〔之間〕事、又申東大寺院宣之趣、頗有不許之氣、仍乍恐破立奏子細、仍可有御沙汰之由有仰、爲悅不少、

廿一日、（癸亥、）天晴、是日、春除目始也、執筆左兵衛督隆房、巳刻許、余着直衣參內、（相伴內府、）先參御前、次向直廬、出上達部座、頭辨兼忠朝臣已下職事等內覽申文、其儀如例、直廬裝束、如去敍位儀、秉燭之後、內府着束帶、着陣、余同着束帶、出除目〔座〕、（皆西座、西面、）先是撰申文、置硯筥上、（兼盛、如例、）余召五位藏人宗隆、仰召仰事、良久不歸參、仍尋召之、仰諸卿可召之由、（其詞、此方ニ、）人々小時、內府並忠親卿已下來着直廬座、

隆房卿着端座、次辨官等置宮文、(四合、)次余召隆房卿、(先問在否於內府之後、目之也、)隆房卿經廣庇進着圓座、正笏候、余目之、隆房置笏移一宮文書於次宮、置替宮、押硯已下於北、(宮多所挾、仍成末宮、四方引違也、)挿笏取闕官宮、進寄置余前、小退候、余置笏、引寄宮、闕官帳二卷、各披見、端兩三枚如本卷之、入宮頗指出之、(不引違、)隆房挿笏進寄、取宮退復座、拔笏引直宮等候、余又目之、執筆大間取笏候、余又目之、任內竪兩人、申事由、召院宮御申文、(頭辨兼忠奉仰、)即兼忠持來、執筆取之授余、(挿笏推宮、如恒、)余取之置前、(竪、)一々解封、入硯宮蓋下方、披禮紙、(不引、裹紙、)置前、(横、)申文置硯右方、皆見了、卷籠申文數通於一通之中、頗指出シテ置之、參議取之、復座之後、一々卷禮紙、卷籠一紙之中、入闕官宮了、此次第、任可任者等、依委不覺悟、不具記、事了、卷大間封之、又封成柄、入一宮、(加成柄、)挿笏押宮參進、置余前、余引寄宮、執筆闕置殘文書等退出、次余歸入、藏人等撤宮文、(辨官可撤也、)

今日、書袖書事、任當年給以後歟、以前歟、不覺悟、以頭辨兼忠、令勘申也、今日、居火櫃衡重如例、與內府父子之間也、仍無勸盃事、今夜、令任者等、四所當年給等也、他者不覺悟之、

廿二日、(甲子、)天晴、雅□卿來、此日、除目中夜也、着直衣參內、執筆同人也、今日內府不參、新大納言已下也、子細悉忘却、仍不記之、

廿三日、(乙丑、)天晴、此日、除目入眼也、秉燭程、着直衣參內、於直廬改着束帶、內府同參內、即着陣、以五位藏人親經、召公卿、次第又忘却、仍不記之、今日、兼雅、定能卿等來、入夜定長來、任人沙汰也、(兩度往反、)

廿四日、(丙寅、)天晴、巳刻、除目訖、改着直衣、參御所、即退出、(相具內府、)今日、法皇參天王寺給、

廿五日、(丁卯、)天晴、左少辨親雅來、申御齋會之間事、

廿六日、(戊辰、)天晴、親經來申條々事、宗隆云、新年叙率爵上卿、右大臣申障云々、內府可勤仕、但仰臨期可催之由了、大佛聖人來、余謁之、今日又宗家卿來、

廿八日、(庚午、)雨下、此日、下名也、入夜、源中納言通親卿拜賀來、職事一人(衣冠、)出逢、稱他行之由、余不謁之、例事也、兼雅卿來、余謁之、

廿九日、（辛未）雨下、此日、二位中將良經、申拜賀、先拜余及女房、（申次宗頼、）次參所々了、前驅五位八人、共殿上人、侍從定家、少納言頼房、散位忠行、隨身着白狩袴也、

〔卅日（壬申）天晴〕、

二月〔大〕

一日、（癸酉）天晴、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供養也、早旦、余、及內府、二位中將等、獻院陀羅尼、（以隨身爲使、）未刻、着直衣、（綾淺黃指貫、）相伴內府、（余庇車、內府半蔀車、各隨身布衣上藺冠、如例、余前驅八人、內府前驅四人、）參院、（六條殿、）中納言定能、經房等卿已下、殿上人等、降居中門外北方、余及內府、昇自中門外方、不入車寄戶、（故殿御記曰、主人在寢殿之時、客不入此戶云々、況臣下哉、）自綠北行、經中門廊北二間、並二棟廊前廣庇、（于時、中納言已下候二東廊座、大納言已上候南簀子、）寢殿東南簀子、（經公卿前、）着正面以西母屋座、（經正面簀子也、內府着階以東座上、先是、兼雅、忠親、實家等卿、在此座北外、座上無所、仍余着西腋也、但內府、着兼雅卿上也、）于時、揚御經題名之終頭也、導師前權僧正公顯、請僧三十口、揚御經題畢、寂末請僧、持卷數、（預法師持折數硯、相從之、）取僧綱等署、（但散位僧綱不署之、故實云々、）了復座、次導師說法、（如形也、）次導師自出讃、々衆次第誦之、其事訖、供養法、次導師着下座、（禮盤前母屋、敷之也、）次內府已下取布施、（導師被物內府取之、布施雅陛卿取之、兼雅卿已下取請僧布施、）次從僧等、昇自南階、（其間太狼藉、）撤布施、（此間、公卿起座、余內府等留座、）次導師已下退下之後、余內府等起座直退出、殿上人等迎經如例、

二月、春日祭以前神事也、然而、拘例之處、天治元年二月二日、故殿參給院尊勝陀羅尼、仍今日一門豫參也、參入公卿濟々焉、惜不覺悟其人、仍不記、入夜權辨定長爲院御使來曰、義顯之間事、今一度可有議定、申云、於院殿上可候也、其趣又如何、定長云、院僉議不可〔叶〕、明日以後至十六日、次第指合、御所不定、一日無休閑之隙、仍於御直廬、可有議定之由、被仰下也云々、事爲重事、猶可有其恐歟、直可奏之由〔仰之〕、定長歸參了、

二日、（甲戌）陰晴不定、此日、院渡御鳥羽南殿、修造之後、始所渡御也、但御幸儀密々也、更非移徙禮、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日沒以後着直衣、相伴內府、（車、隨身、前驅等、皆如昨日、）參院、小時出御、余參御簾、如例、余供奉御後、（北面敗後也、）內府着半靴、帶劍取笏、但堂上不帶也、其路經六條大宮七條朱雀造路等、入御自南殿西門、余昇自中門外方、經透廊南簀子等、參御

簾、(経家朝臣懸打板如例、近代、付御車轅、院司伴朝臣一人也、)下御之後、又褰階間御簾、入御畢、退候上達部座邊、小時相具内府退出、今度同車、依夜中遼遠也、内府隨身在車傍、不進不退、是故實歟、件御所修造、被宛諸國、寢殿已下屋四字、伊豫國所課也、余密々有營々事、諸國閣神社佛寺修造、先營此事、天下之衰弊、只在如此之事歟、今日右少辨親經來云、自院可參之由有仰、是義顯之間事、可尋之、余曰、早參院、可承子細者、卽參六條殿〔了〕、而不歸來、如何、兼忠朝臣〔來〕申條々事等、

三日、(乙亥)雨降、兼雅卿示送内府許云、寢殿作事已下、御服御調度等事、花麗無雙之由、再三有歎感云々、季長朝臣來、語鳥羽之間事、此日有御方違行幸、(自閑院幸大炊御門御所、)明日祈年祭廢務也、還御可有其憚哉有疑殆、仍先問先例之處、諸社祭廢務、並國忌日等、有行幸例、又伊勢幣發遣之日有行幸例、可被准據之由、賴業、師尚等勘申、以件狀問左大臣、被申無憚之由、仍明曉可有還御之由、仰兼忠了、余相具内大臣、欲參内之處、少納言賴房、乍觸犬鹿穢、參入着座、今明、公家爲神齋、仍余俄留了、於内府者、依無人參内、不昇堂上、供奉路頭、是依有例也、大理之外、無他卿云々、尤不便不便、卒爾甚雨之間無參入之人歟、近代事如此、何爲哉、行幸之後、内府來此亭、(依爲陣中歩行也、)曉鐘之後參上供奉還御、賴房雖爲穢身、依庭上役、奉仕鈴奏云々、但還御之時、警蹕、鈴奏、御綱等、皆止之、依爲祈年祭當日也、

四日、(丙子)〔天〕晴、親經來傳院宣云、猶於汝直廬可定義顯事、可被問人々之趣、申旨可然、早以〔其趣、可尋問〕者、(一昨日、可被問人々之趣、可如此歟之由、付親經奏聞了、)〔又可〕應召之人々、可相計、但不可及廣者、余相計、仰親經、但重經奏聞、可隨御定之由仰之、定經來申條々事等、記錄所事等在此中、入夜定經來、傳院宣了、賴朝卿申旨如此、何樣可被仰御返事哉、可計奏者、其狀云、禁中事、云内裏之修造、云禁裏之雜事、無沙汰之由、返々不便候、可被計仰下候也云々、余申云、此申狀、頗有所存歟、能相計可被仰下也者、(聊申存旨了、)明旦可參奏云々、

五日、(丁丑)〔天〕晴、定經早旦來、只今參鳥羽云々、未刻歸來、傳院宣云、所申可然、以此趣可仰遣者、

定經〔又〕云、記錄所寄人事、可被召合點之輩者、今日又向上卿右大將亭、仰合之處、若依延久例者五人也、賴業、範定無左右、今三人可隨御定之由被申云々、余云、依保元例、被召十二人、何事之有哉、重合點此上、可相計之由、可仰上卿、一定之後、可奏聞之由仰了、又云、去敍位之時、入勘文敍爵者之中、兵衛尉俊基、成靭負尉功預惣返抄了、而未申下宣旨、經年月之間、官外記不知之、入勘文敍了、而下名以後、訴申此之由、彼時奉行職事兼光卿也、被尋問之處、事已實也云々、仍雖七日以後、猶可被止位記歟之由、先日有院宣、余申云、下名以後被止位記之事、未曾有事也、近年有此事、永可被停止歟、於俊基者、成功有實者、雖不可有哀憐、猶經數日被止位記事、不可然事歟、有恩者、讓子息、可申下宣旨歟、但可在御定之由奏了、而今日仰云、猶只可止位記者、勿論事歟、此日依女院御月忌、内府參九條堂、歸路之次參内、秉燭之後歸來、内藏頭經家朝臣來、申内侍所今月供神物闕如事、先日仰付親經了、而于今不致沙汰、仍尋遣了、

今日、賴業眞人參上(云イ)、下賜大原野(來七日)、春日祭(來十二日)等、會參氏人差文、今朝有官別當康久所持來也、

今日、釋奠、上卿通親卿、(參議不參)、辨親經云々、題、政如農功、(左傳)、伊豫國、鳥羽經營、莫大之由、頻有叡感之由、人々告示云々、

六日、(戊寅)〔天〕晴、藏人次官宗隆來曰、祈年穀奉幣、伊勢幣錦、闕如畢、爲之如何、可召付成功歟、仰曰、下名拜任衞府之中、多有成超越之功、彼中少々可用歟、近代又有自院被奉之例云々、且可尋近例歟、又云、定兼日歟、當日歟、仰云、當日定、專不可然、近代有此例、不可追用、早兼日可尋日次也者、又仰下使事能可沙汰之由上了、傳聞、一昨日、(四日、)薗城寺衆徒僧綱等會合、有樣々僉議、所詮不可勤仕殿下御祈云々、然而、僧綱等多猶不一同、未定而退散了云々、來十八九日之間、僧綱等可參院云々、此日、内府欲展詩莚、而人々多依不來、延引來九日了、宗賴朝臣來申條々事、平等院舞裝束内、甲蹈懸等、皆破損了云々、仰可宛祇候之輩之由上了、

七日、(己卯)〔天〕陰、入夜雨下、大原野祭也、余、内府、奉

幣如レ常、陪膳資泰朝臣、陰陽師天文博士廣基、行事良淸、幣取雅樂助平忠頼、內府皆同前、抑自二春日祭一依レ可レ立二十烈一、今日無二其事一、子細見二故殿保安三年御記一、此日、遣招二定長朝臣一、申二園城寺衆徒事於法皇一、又召二隆雲一、仰下延暦寺衆徒不レ可二蜂起一之由上、宗隆來、申二新年穀奉幣之間事一、定經來、申二記錄所之間事一、

八日、庚辰、〔天〕陰雨下、內府女房密々參二賀茂吉田祇園等一、侍臣〔在レ共〕、無二出車一、密々儀也、兼忠來申二行幸之間事一、此日、於二直廬一被レ議二義顯之間事一、申終着二直衣一參內、先參二御前一、聊有二御不豫事一、自二昨日酉刻許一小溫氣御云々、小時向二直廬一、秉燭程、人々皆參之由親經來告、仍余出二居上達部座一、（其座如レ例、不レ立二屛風一、但敷二加奥座於余座末一、仍南北對座也、又余座前、不レ置二脇息硯筥一、又座上下擧レ燭、）次以二親經一仰下人々可レ着二座一之由上、（或在二休所一、或徘二徊西廣庇邊一、）次人々着座、（右大將實房、堀川大納言忠親、新大納言實家、別當賴實、源中納言通親、帥中納言經房、新中納言兼光、新藤宰相雅長等也、已上皆束帶、是內々〔之〕議定也、直衣可レ宜歟、職事不レ仰二裝束一之間、人々若二束帶一歟、但初度定也、束帶又有二何事一哉、）次余召二藏人辨親經一、仰下院宣趣可レ示二聞人々一之由上、親經大概仰レ之、末々人悉不二聞及一、仍進二寄簾未參議座後一示聞了、次人々定申、雅長發語、次第定申如レ常、定至二右大將一、定申了之〔由〕後、余重出、條々問二付其趣一、人々評定、（更如レ初定申ニハあらす、只人々思々ニ交レ詞也、）大略了、召二親經一、令レ書二例記目錄一、大略一同也、少々相違又注付了、事訖、人々自二下﨟一起レ座、次余參二御所一、御寢已了、卽退出、仰二親經一、令レ書二進目錄一通一、今夜、依二法勝寺常行堂修二月一、上卿右大將、辨親經等、（假辨也、定長候二鳥羽一之間、以二親經一爲二代官一也、）參二法勝寺一了、定例記如レ此、

三百二十四

可レ被レ召二出義顯一間條々事、

一御祈事、

太神宮修理已下事、　造宇佐宮事、

諸社修造事、　恒例社事不法事、

奉幣事、

造東大寺事、　諸宗諸山可レ祈二念一事、

諸宗相續限二日數一、可レ被レ修二秘法一事、

如說仁王會事、　懺悔法事、

恒例佛事不法事、

一可レ被二搜求一事、

可レ被レ催二仰諸寺諸山諸國一事、

被二召出一之輩可レ被二究問一事、

宇多郡自敍者子細可レ被レ尋事、

可レ仰二合沙汰子細二位卿一事、（新大納言申レ之、）

武士沙汰子細可レ被レ仰二二位卿一事、

此條、先被仰合能保朝臣之後、可被左右之所、在方角、可被行御卜事、藤宰相申之、兼光卿、右大將等同之、他人不甘心之、子細雖太多、大概不過之也、今日、親經、向左大臣亭仰之、追可注申之由、被申也、明日重可尋取之由、仰了、（明後日之後、可向右府亭（仁和寺）之由仰之）、兩人申狀到來之後、可參奏院之由、同以召仰了、

自今日、公家天變御祈、被修北斗法、寶慶法印修之、於本房令修也、藏人持向御衣云々、御藥事、以親經御教書內々仰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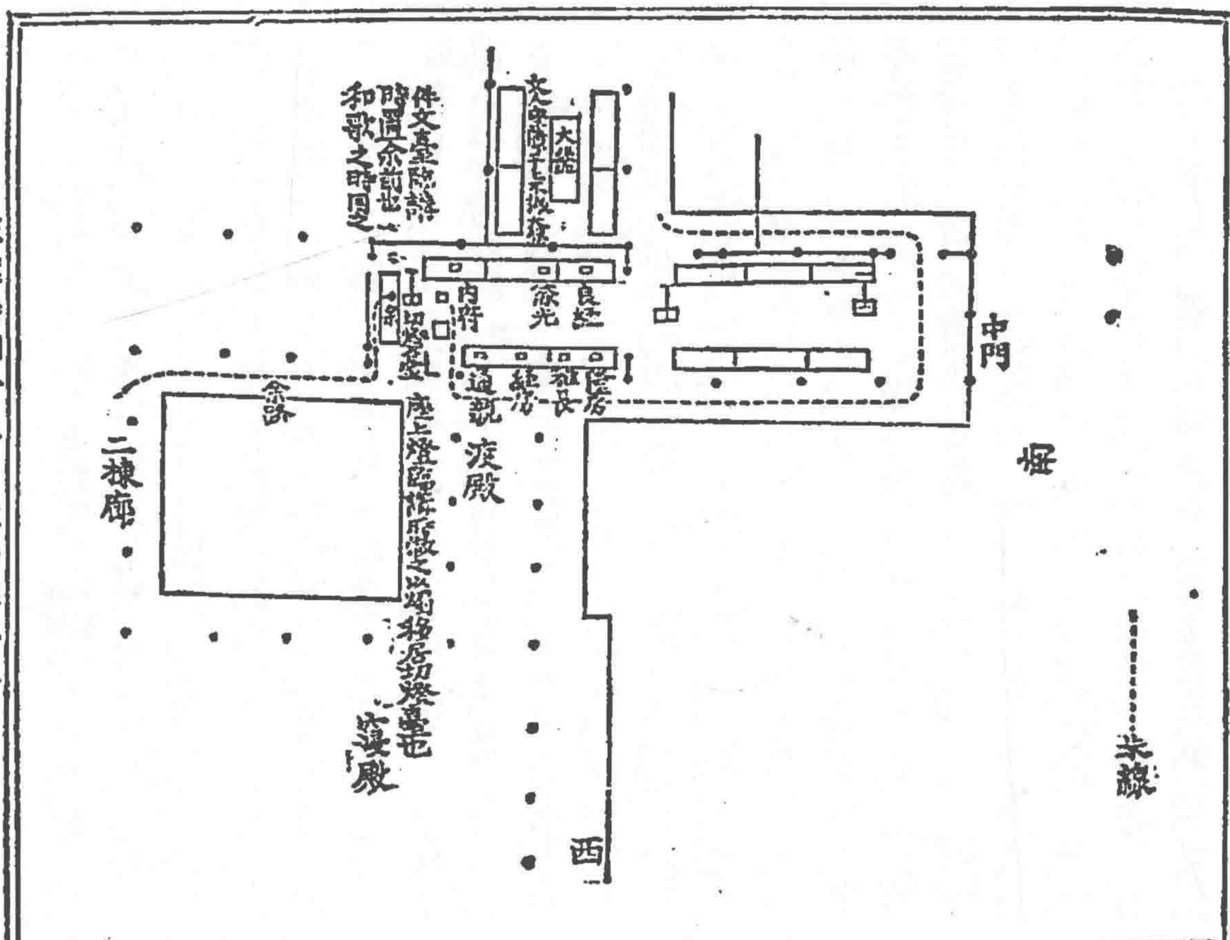
九日、（辛巳）朝陰、巳剋以後天晴、早旦、兼忠朝臣來申行幸之間事、又仰伊勢宮司之間事可問人々之由、

此日、內府始有作文事、依永久例行之、宗賴朝臣（余並內府家司也、）兼日承仰催文人等、秉燭人々來臨、通親卿來之後內府出座、於尋常上達部座有此事、副北妻戶敷高麗端一枚、爲余座、副東障子敷同疊一枚、爲內府座、次甫敷同疊四枚、（二行對座、依座短、頗引垂敷之、內府座無對座、）爲上達部座、妻戶南中門廊、（無長押上下、）二行對座、敷紫端疊四枚、爲殿上人座、公卿殿上人、豫着座也、次內府召宗賴朝臣、（元在障子上、依召參上、承仰退下之間、若殿上人座也、）仰文臺座圓

可置之由、次諸大夫持參切燈臺、立內府座上、（頗上奧方也、取本奉座上之燭、移居之、又打數帖而立燈臺也、）次又一人持參文臺、置內府座前、（仰而置之、）次又一人持參圓座、置文臺西、（去（晉）三許尺、當內府座置之、）次序者文章博士光輔朝臣（殿上人、永久、祖父敦光爲文章博士作序、追彼佳例也、若衣冠也、）持參序、置文臺、（以文下爲內府方、）退下、起文人座、入自東寄妻戶、經簀子參上也、（文人路皆如此、）次文人等、自下臈置詩、地下人置了之後、殿上人自六位逆上置之、次公卿隆房、雅長等卿、經座中置之、（如嘉保江記者、公卿不進文臺下、臨期授講師云々、仍二位中納言不進之、又如此、）已上、次余出自二棟廊簾中、着橫敷座、（內府已下、通親外皆動座、）次內府示詩置了之由、余答可召講師之由、內府傳人々召之、次講師皇后宮大進家實、（殿上人、）持笏參上、（衣冠也、）此間、依內府氣色、讀師帥中納言經房卿來、居文臺傍、（無座、）取詩、召藏人勘解由次官宗隆、令重之、（豫仰問之、）講師進着圓座之間、內府命而令移置文臺於余前、（經房卿取之俯置也、）講師北面居直、此間、殿上人儒者等、上臈少々、仰近可參之由、光範、敦經、業實、在茂、光輔等、參候西簀子、又頭辨兼忠朝臣同召之、（已上長押上也、）又殿上人上臈兩三人、進（候）讀師後、（下讀師宗隆、同候此所、）講師講之、（先出七言、如例、時同講之、）一篇讀畢、讀師讀上之、（初一兩句也、）其後光範進寄、（追又召親經、光範、敦經等、不見小字等之故也、）讀之、又一

反讀了、此間可レ然之句等詠レ之、經房、兼光等同詠レ之、　次詠レ詩、
依二人數多一、侍臣已下皆一反詠也、　次第讀取二詩一枚一、置二文臺一、下讀師少々亂二上下一、直
之、然而忽不二改直一、只講レ之、通親已下皆講了、公卿ハ、皆三反、詠レ之也、　內府授二詩於
經房卿一、卽取二詩等一置二座前一、披二置內府詩一枚於文臺
上一、講師更自レ初講レ之、令レ賦給ヘルト、講之人不レ讀二署所一也、　先三反詠、頌
聲之後、二反詠レ之、其後、講師退下、讀師押二卷詩一、
內府詩加レ之、置二文臺上一、退復座、次更置二和歌一、座中傳レ仰、　先序者
藏人右少辨親經、兼二束帶一、取二副序於笏一參上、置二文臺一退
下、文臺在二余前一也、次自二下臈一次第置レ之、皆如二詩儀一、皆悉置
了、隆房、雅長、進寄置レ之、如レ詩、　召二講師一、卽藏人右衛門權佐定經持
レ笏、束帶也、參上、先レ是、讀師兼光卿、　進寄二文臺傍一取二歌
等一、召二少納言賴房一、殿上人、令レ直レ之、但經二座中一、候二讀師後一、如二宗匠一、　先講
レ序、此間、召二季經、經家、隆信等一、依レ召參上、經二進講
師傍一講レ之、又殿上人、公時、公衡等、進二候讀師之後一、
是依レ召也、殿上人已下一詠、　公卿三度講レ之、如レ詩、
皆悉講了、置二內府歌一、講儀同レ詩、　詠字、讀給ヘルト讀レ之、ナカメタマヘルト可レ讀
云々、次講師退下、次讀師卷レ之、置二文臺傍一復座、次余
示二氣色一、內府仰二兼光卿一、令レ出二朗詠一、佳辰令月、句也、須レ出二令月一歟、
兩三反之後、余示二隆房卿一、令レ出二德是一、又兩三反、通
親助音、其後、通親卿起座退下、次余歸入、其後經房、

兼光等卿、暫留候二內府一言談之後、內府歸入、兩卿退
出、
詩歌文人、公卿直衣、殿上人已下衣冠、但公衡一人直衣、仁安實家卿例云々、
亭主、內大臣、
上達部、
源中納言通親、　帥中納言經房、詩讀師、
新中納言兼光、和歌讀師、詩題者、　二位中將良經、
新藤宰「雅長、　左兵衛督隆房、
殿上人、
和歌題者、
光範朝臣、今日被仰下之、　公時朝臣、
顯家朝臣、　宗賴朝臣、
公衡朝臣、　兼忠朝臣、
忠季朝臣、　光輔朝臣、序者、
定長朝臣、　親雅、
光綱、　定經、和歌講師、
親經、和歌序者、　宗隆、詩下讀師、
賴房、和歌下讀師、　家實、講師、
藤原賴定、藏人秀才、
儒者、



教經朝臣、　在茂朝臣、
業實朝臣、　維房、
能成、　長守、
光章、　季光、
通業、　盛經、
宗業、　菅原爲長、
文章生、
藤原孝範、上西門院判官代也、
學生、
藤原安成、給料、　同敦倫、御書所衆、
非成業、
有家朝臣、　有經、
爲季、　長房、
已上四十三首、
永久三十九首、　增ニ四首一也、
和歌、
内府已下、公卿皆詠レ之、
地下、
教經朝臣、　良清、
今日、披講以前、定長傳ニ院宣一、余謁レ之、有ニ條々事等一、蘭城

寺衆徒事、（不可詞食入云々、）備後少領事、（裁許、）伊豫國造興福寺雑事、（裁許、）支配庄々事、（裁許、）庶田庄九重塔役事、（止國催、於京可辨之、）又仰云、鳥羽事、志之至、尤悦思食云々、又以公友、賴朝卿所申之事等、折紙三枚令見之、無殊事歟、今夜、作文以後、有兩社行幸定、上卿源大納言、參議兼家、辨兼忠、大外記賴業、史右大史公倚、（雖有上﨟宗久、父廣房卿服日數適了、可奉此事、仍被仰公倚也、）八幡三月七日、賀茂廿二日云々、

十日、（壬午、）天晴、時々雨下、此日遠忌也、催送佛經布施等於光明院、女房姫君始參詣吉田祇園等、密々儀、重季朝臣乘車在共、又侍四人相具〔之〕、不及給社司祿、去年依初度給之也、

兼忠朝臣來仰條々事、今參朝仁和寺云々、傳聞、故三條宮子宮（名道性、）入滅、八條院爲子、生年十八、究竟法器人云々、自去年病惱、遂以如此、可惜々々、晩頭、少將公繼爲拜賀來、依遠忌不謁之、及深更三位中將家房來、同稱出行之由、不謁之、申次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綱、前驅五位八人、殿上人二人、（公時朝臣、顯家朝臣、）今朝以職事長俊（彼中將乳母子也、）爲使、送遣表衣一領、（如女房衣、置帖之、衣筥蓋、不發、）牛車、（加簾、綱、榻、不副下簾、）牛飼、（自是不給、裝束、）車副一人、（同前、）移馬二疋、（置移鞍、）同遣之、車被留之、牛馬返送、皆例也、（歟イ）

此日、祈念穀奉幣定、上卿內大臣、參議雅長執筆云云、召大內記、仰宣命趣、余免內覽、且是遠忌日、聊憚存故也、雖須延引、定又強非可憚事、依無日次、令遂行也、右大將、藤中納言等今日着陣云々、

十一日、（癸未、）〔天〕晴、此日、始立春日神馬十列、須去年冬立也、而近例多自春祭立之、仍今春立之、予細見去年記、依保安三年例行之、神馬使、多勸修寺猶勸仕之、而爲季、能賴等、稱障不勤仕之、長房依爲內府年預、如此散所役不催之、其弟宣房未補家司職事、然而可令勤之由（曾祖父爲隆卿、未補家司勤此役也、）仰父卿、稱公卿子息無勤神馬使之例、辭申之、雖不當、不譴責之、忽依闕如、令點職事光茂、（長光入道子、）行事上野守賴高、（去年初度奉幣使、並去冬祭日奉幣使等、勤仕之、仍今度不宛神馬使、爲行事也、）陪膳文章博士光輔朝臣、乘尻十人、（左衛門尉宗長、右衛門尉〔式國〕、滿季、左兵衛尉時宗、右兵衛尉泰基、左馬允重滿、季盛、重房、右馬允遠房、信遠、）此中、時宗、康基、季盛、重房、信遠、五人新乘尻也、一度四五人已上新乘尻被入事、希代事云々、河原幄行事、下﨟家司大炊頭中原以綱、（助教也、大外記師尚子也、）陰陽師頭宣憲朝臣、早旦浴、巳刻、乘尻等參集、此間、御厩司長房、持參毛付、見了、以行事賴高、賜乘尻、々々等、着政所饗、（以束随身所、爲其所、）余着

束帶、（蒔繪劔、）暫待饗座〔行〕事訖、午刻、出河原、降自中門內方、於門外乘車、路頭行列、

先御幣、（六位結合之、赤衣仕丁持之、其前有前掃小使、下家司騎馬相副之、）

次神馬一疋、（鴾毛、）（御厩舍人二人、着褐、裝〔脛巾〕引之、）

次乘尻十人、（爲先下臈二行、）

次使散位光茂、

次移馬舍人居飼、

次前駈十二人、（五位十人、六位二人、）

次隨身上臈三人、（右〔左イ〕番長頼武、依病不參、隨身裝束褐衣亞袴、）

次車、（車副六人、布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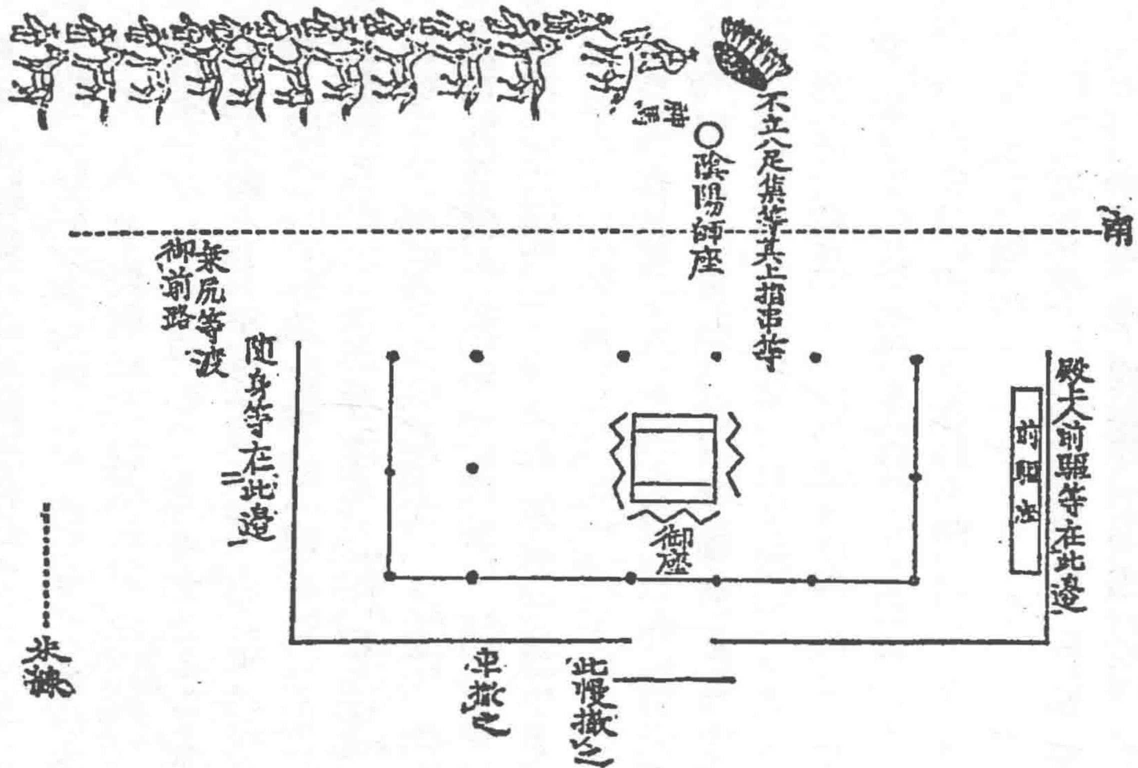
次下臈隨身、並檢非違使、（明法博士中原明基、）

次共殿上人、

到河原幄、（大炊御門末、）件幄五間、子午打之、諸司儲之、行事師綱豫參候、奉仕御裝束、其儀、南〔西〕北三面、引〔綱〕綱幔、（敷筵、）中央間、敷高麗端疊三枚、（南北妻、）其南西北、立廻四尺屏風三帖、幄外三方、引廻諸司幔、於西幔外税駕、引入轅於幔門內、（隨開幔門、）余下車、（侍從定家獻沓、）經幄後並南等、自幄前着座、（東面、須南面歟、然而、保安御記、被注東面之由、加之、河邊祓、爲向北流歟、又乘尻等、經幄前可渡南、仍東面之條、旁有其理歟、）次手水陪膳光輔朝臣、職事三人、持參樣手洗手拭、（紙夾）〔木〕、其儀了撤之、」次神馬引立陰陽師座北方、（隨立南、依保安例、余命而令立直也、）次乘尻等、引馬列立陰陽師座北邊、（神馬）北也、南上東面、（初欲立南、余仰令立北、是又保安例也、）次使藤光茂取幣立陰陽師座南方、（東面、頗向巽方、）次供御贖物、（陪膳光輔朝臣、役供行事頼高、先例、初度必用氏人、即行事役之例也、）次陰陽師宣憲朝臣着座、次奉仕中臣祓、讀了陪膳取大麻持來、余取志手撫之、（懸氣、）返給、即撤之、次使持來幣、余挿笏取幣、向〔南〕兩段再拜、（于時信心殊發、吉慶之祥浮心而明鏡也、子孫可繼家之由也、可悅云々、）舉召使賜幣、拔笏居、次御幣神馬、共出南方了、次乘尻等、頗進北方騎馬、一々渡御前南行、（先下臈也、）可許南去之後、余着沓、（定家持來、）經本路、於西幔外乘車歸家、於門外降自車、昇自中門內方、入簾中了、及晩參內、（改着直衣、前駈隨身等、同改裝束、）依此兩日聊御風氣御也、然而、更無別事、仍退出了、亥刻、藏人辨親經來云、昨日義顯事參奏院、仰旨條々所來申也、任御定可沙汰之由仰了、

此日、被行列見、式日被行之例、近年全不見、雅長卿知行國之間、有此勅定、可謂公人、可感可感、

今日、出行以前、以勾當業清、送舞人裝束於使公國朝臣許、（少將也、仍六具也、）大將又遣陪從裝束、（使付業清、雖非大將勾當



人不可知、辨左少辨親雅云々、隨但也、

十二日、甲申、〔天〕陰、頭辨兼忠來、申伊勢宮司之間事、院宣云、偏下官可計沙汰云々、又申云、昨列見、依史生遲參、秉燭以後儀始云々、早仰一上、件史生可處勘事之由仰之、此次、近江國司、依料米合期沙汰、式日被遂行、尤可被感仰下之由、可奏聞旨仰了、

此日春日祭也、女房始獻幣帛、依昨日衰日、今日所奉遣也、其儀、於寢殿南面有此事、陰陽師圖書頭在宣朝臣、陪膳大藏卿宗頼朝臣、女房家司也、行事上野守頼高、役送、初度必用藤氏也、陰陽師座、當階隱間南庭敷也、先幣取業清、藤氏、取御幣、立八足南、南面、次陰陽師着座、此間、供御贖物、女房於簾中取入之、次讀中臣祓了、宗頼朝臣降南階、跪陰陽師座東邊、插笏取大麻歸昇、進女房、余取之、令撫女房、撤之、此間、幣取退了、無別使、只小使下家司許也、是先例也、及晚雨下、春日使左少將公國朝臣、辨左少辨親雅云々、

十三日、乙酉、雨下、昨日、猶公家不快御云々、仍仰兼忠朝臣、令行御占、藏人所、明日可有御祭之由仰了、御祈奉行職事、親經沙汰也、先土公鬼氣御祭可被行之由

仰了、此日、有軒廊御占、神宮怪異云々、
十四日、丙戌、〔天〕晴、召宗頼朝臣、仰八幡行幸供奉之間事可申沙汰之由、即注進雜事注文、頭昨日仰遣也、今日持參也、兼忠朝臣來、申伊勢宮司事、並行幸之間事、又定經申條々事、宗隆申祈年穀奉幣使事、並行事辨親雅、依信範入道事、去十二日入滅、爲服假、可仰何辨哉事、仰可仰親經之由了、申刻着直衣、網代車、前驅衣冠、身布衣、殿出仕也、隨參仁和寺、依閑院參嵯峨給之由、先參八條院、且是爲弔故三條宮息仁和寺宮道性事、去十日入滅、也、今日、日次不宜、然而、去十日聞及、即以使者申了、仍更不忌日也、女院御南院、御堂別房、被獻進后宮之所也、謁女房申入子細、御悲歎無限云々、秉燭之後、院還御云々、即以參入、以定長申入、依召參御前、理趣三昧御聽聞、御壺禰中也、暫候松容、粗奏雜事、々未終退出、條々事仰付定長了、歸路之次參內、昨日無爲御云々、爲悅不少、依多武峯怪異、今日占之、陰陽師在宣參上、歸家見占形、其趣殊不快、內府其年當、十六七日物忌也、可愼云々、
十五日、丁亥、兼忠朝臣來、覽御占形等、仰可奏之由、又申條々事、即參院、及晚歸來、宮司事、盛家可有改任哉否、可被行御占云々、賴業參上、授左傳第廿三卷於內府、宗隆申云、春日使闕如了、辨又親經申故障云々、仰云、來廿一日可宜、內府十六七日堅固物忌也、仍旁明日不可叶、但當日可改勘日時也、於辨者、猶可催親經、申今日父入道佛事之由、延引者、盍奉行哉者、此日、理趣三昧結願、今夜幸最勝光院修二月、即可御六條殿、明日可有鳥羽殿御渡云々、
十六日、戊子、天陰、入夜雨下、多武峯物忌也、兼忠來門外云、今日、欲行宮司御卜、而相當子日如何、其後至廿日無日次、廿日當殿下御衰日、如何、余云、子日有憚雖有例、猶不打任事歟、廿日余衰日、全不可憚者、宗隆來申祈年穀奉幣、春日使事、猶可譴責之由仰之、親經來申御書所別當事、可相計之由有院宣云々、余申云、光範所申有其謂、光輔所申不當歟、上臈教經爲伺腹、下臈爭補別當哉者、又云、義顯〔之〕事問、官有申旨云々、又御祈事、於余家可召仰諸宗長史之由、有院宣云々、余云、猶於院可被仰下之由、可奏者、又持來御祈用途注文、依物忌、明日爲披見仰留之、又定經來申條

條事、此日、二位大納言少將、叙四品之後、爲拜賀來、依物忌、示其由、仍不入門内歸了、此日、院鳥羽北殿御渡也、余内府等、依多武峯物忌、不參仕也、

十七日、(己丑)天陰、朝間小雨、定經來云、記錄所辨事、延久、保元、共藏人辨爲執權、被仰親經可宜者、早可仰下之由仰之、昨今物忌也、

十八日、(庚寅)天晴、召典藥頭定成、示合療治之間事、藏人辨親經來申條々事、申刻許、經房卿來、(布衣、)余著烏帽直衣出資筵謁之、談雜事移刻、日沒之後退歸了、宗隆申祈年穀奉幣使事、重季傾狀春日使云々、此日、女房(内府女房相具、)密々參詣廣隆寺、侍等在共、

十九日、(辛卯)天晴、依遠忌、著烏帽直衣、(網代車、前驅衣冠、二位中將著冠直衣在車後、内府依神事不參、)向九條堂、導師慶智僧都先參淨光明院之間、暫以遲々、申刻、導師參入之後、始講筵、奉行家司右馬權頭兼親、無堂童子、(年來、故女院御時、被行儀如此、不改其例也、)阿彌陀三尊畫像、法華經十部、請僧十口、加導師定、說法、例時共了、引布施、(導師被物一重、二位中將取之、絹裹一、季經朝臣取之、自余僧各一裹、但僧綱絹裹如例、布施取各衣冠、而家司男共兩三、著布衣、不可然、)其後行舍利講、是自御故殿在世、每月不闕事也、故院相續而已行之給、而壽永以後、諸國路塞、庄薗不進年貢、仍此七八年來斷絕、故院殊欲行此事、然而、天下彌逆亂、遂不復舊規、而御遷化、其後至于去年、猶不能興行、今年猶雖不合期、枉以行之歟、每月所被修之佛事、四ヶ度也、於五日彌勒講者、依爲故院御月忌、自崩御之刻、每月行之、於自余三講、(十五日阿彌陀講、十九日舍利講、廿日同講、)無力于勤行、而今月皆所始修也、舍利講、有百種供養、是又故院御時例也、問答了、(講師慶智、問者靜嚴律師、惣僧五口、是又例也、)余飯冷泉、女房同密々所來也、同以飯亭、今日在堂之間、親經來傳院宣云、女房丹後(法皇愛妾、故業房妻也、卑賤者也、然而殊寵無双、不奈李夫人楊妃歟、)可叙三品之由、所思食也、早可被宣下、且〔又〕何樣可候哉者、(親經密語云、亟不及發、只早可宣下之由、定長所申也云云、)申云、早可被宣下、不能左右者、余案之先年、女房高倉(是又法皇愛物也、其品人不知、最下劣者歟、)叙三品、然者、丹後又以同前歟、但彼物、皇女齋宮卜定之時、令叙歟、今無所募、彌以爲勝事歟、莫言々々、

今日論義、

一帖、新成正覺佛、可有開跡顯本哉、

一帖、法華以前經、明二乘成佛哉、

余各口入之、頗有興、但依可及深夜略之、

今日欲出行之間、頭中將實教朝臣來、申臨時祭使舞人散狀、並用途之間事、

廿日、壬辰、天陰、時々小雨、親經來云、丹州三品事、昨日被宣下了、上卿兼光卿、（名字桒子云々、）又申神宮上卿之間事、（右大將領狀、欲遂文書之處、本上卿宗家〔卿〕參昨日、仍未遂云々、）又宗隆來申祈年穀奉幣之間事、使王依料田（近江國、）訴、申不可勤仕之由云々、奉幣每度有此訴、返々奇恠、有訴者兼日可申也、而寄事於此詔、每度欲闕公事、慥可釣出之由仰之、但於訴訟者、有理者、可有沙汰之由仰了、此次、仰下宗隆事三ヶ事、

一者、諸司之中、有納寶物之所々、就中、內藏寮有應神天皇御禮服云々、近代長官已下如此事、慥不尋行、或紛失、或朽損、甚不便云々、寮官、藏人、相共加撿知、注目錄、可分附歟、

二者、公家御物、在蘭林坊、桂芳坊等、而數代之間、不注目錄、云御書、云御物、併以紛失、太不便、早仰納殿藏人出納等、可令注進御物目錄、於御書者催御書所衆幷儒士等、可令取目錄、高倉院御時、兼光卿奉行、令注目錄云云、先尋取彼目錄、可勘合歟、

三者、御厨子所事、近年、如無云々、仰別當及預等、殊可申沙汰、供御所訴事、殊可有成敗、

件三ヶ條、早奏事由、早速可申沙汰、

入夜、頭辨兼忠朝臣、持來宮司卜形、而職事昔様有失、仍書改可覆推之由仰之、上卿右大將被申可然之由、即重卜之持來、不可改任云々、仍當時、官務權司（去年季蒙權司宣旨、）代官歟、將小司歟、重可有御卜歟、仰合上卿、可左右之由仰了、

廿一日、癸巳、自夜甚雨、午刻止、但天猶陰、北風頻扇、此日、祈年穀奉幣也、辰刻、行事辨親經申幣物事、伊勢幣催具了、諸社幣一百疋許不足、所召置藏人方之成功物、少々欲借渡云々、仰云、皆悉被渡行幸用途之由所聞也、但及闕如者、雖在官行事所、何不借渡哉、依爲最少事也者、巳一點、余及內府、共修祓、先是浴了、（余雖不可必修祓、昨日、不慮有憚人有來臨事、仍所修也、）陰陽師在宣、陪膳家司不候、仍共殿上人少納言賴房勤仕之、余先參內、（直衣、前駈衣冠、隨身布衣〔也〕、）相續內府（束帶、蒔繪釼、前駈八人、）參陣、依陰陽師遲參、暫而勘奏日時、（先所勘申十六日也、而彼日、依春日使不參、並內府物忌延引、今日所改勘也、）見了返給了、（行事辨親經所持來也、）覽之覽宣命草奏、依余候御前、直進弓場殿、內覽奏聞、所相

兼也、是雖略儀、有便宜之說也、幼主之時、雖不可有奏聞之儀、於宣命者、猶別可奏之由、有確執之人々歟、見了返給、（諸社群別載天變事、其外、伊勢有條條群別、又賀茂載去年來御上下相違事、）良久、奏消息、又見了返給、（草消息共宗隆所持來也、又不覽幼（幼力）主、只余獨所見也、抑春日使頭季、四位也、而書從五位上、仍仰可改之由、但頭不可奏之由（仰之）、伊勢宣命書綠紙上、横置之、石清水以下直置之、賀茂書紅梅紙、皆是例事也、）又申使王申御馬之由、仰聞食之由、即於弓場殿返給上卿、々々直召內記返給、仰重季位事可直之由歟、上卿昇自小板敷、經南殿御後、出自右衛門陣、參神祇官了、余覽可候、然而、聊依有可見沙汰事、退出了、今日、依御物忌、於御殿可有御拜、（上東對坤角間、南面格子一間、垂御簾、敷小筵、北上敷半帖一枚、其面也、件間東邊、立御屛風一帖、）仰資敎宗隆等可行御拜之間事之由上了、御總角御裝束等料、經家朝臣遣召了、今日於內裏、資敎朝臣申臨時舞人事、又以同朝臣、賀茂祭使已下事、可申沙汰之由、仰宗隆了、

廿二日、甲午、天晴、親經來申御書所作文事、文人合點給也、但代々文人可注進之由仰了、此日、二位中將着陣、宗頼朝臣覽日時、（在宣勘之、今日申刻、）先覽余、次覽中將、（名簿欤也、）刻限參陣、前駈六人、（五位殿上人二人、）無申文并吉書、着陣、即退出例也、大外記頼業、申行幸供奉之文官散狀、此日、三位中將家房、同以着陣者、此夜、儒士參御書所、出作文題、親經持來、見了返給、

廿三日、乙未、陰晴不定、親經持來代々作文、文人召前評定給、一々定之、合點了、殿上人十三人、（此中儒者二人、）儒士七人、文章生一人、衆三人也、又申條々事、宗隆來申條々事、

廿四日、丙申、天晴、九條堂修二月也、仍秉燭着直衣、先參院、依召參御前、聽聞長講、數刻、被仰雜事、其後、向九條、內府、二位中將等、先是參內、即豫參此堂、相待余也、行事家司文章博士光輔朝臣、職事信光、內府、中將、在座、余在簾中、深更事了歸冷泉、此日、親經來申條々事、

廿五日、丁酉、天晴、此日、家尊勝陀羅尼也、以寢殿南庇爲道場、垂母屋簾懸佛、（十一面觀音、）催家中男女令進陀羅尼、定例也、行事下野守季廣、（五位家司、代々奉行此事之人也、又爲上臈、仍點之、先例不論家司職事、隨便點行事也、）儲僧前講演以前（着）之、導師行曉法印、（園城寺、近代以來、彼寺衆徒、依平等院執印事、呪咀下官、又門徒僧等、不可勤仕殿下御祈之由、衆徒成起請、云々、然而、僧綱等不承引此事歟、余試請園城僧徒、皆領請皆來、行曉即其內也、此事、全非論寺門之前執印之方大衆等結構云々、）請僧十口、（此中、僧綱四口、）午刻事始、中納言定能、經房、兼光、二位中將良經等、着簀子座、（敷座、）定能、經房早參、未

事訖一早出、兼光頗遲參、始終祗候、申刻事訖、賜二布
施一、導師被物一重、絹裂一、請僧各裂物一、（僧綱絹裂如レ常、）此
外、紙裂各一二一、（導師已下皆同、藏人所已下、相二具陀羅尼一、遂二導師小施物一、所司取二集之一相分、裂レ之所レ引也、）導師
被物、季經朝臣取レ之、兼光卿可レ取也、而行事不覺也、
存二可レ取之由一云々、而物忩寄二季經一也、殿上人家司
職事等、取二布施一、宗隆來申二條々事一、侍從信清可レ任二
少將一事、泰通卿勅授事、（已上院仰、）申二所存一了、
廿六日、（戊戌、）天晴、物忌也、山法師被レ來、限二百日一參二
籠日吉社一、仍今日可レ被レ歸二山一也、又觀性法橋來、談二
如法經之間事一、今日、宗隆來仰二明日御書所作文々人
事一、（爲長、追召加之也、）親經送二孝文本紀一卷一、是自レ院被レ獻也、
而親經依レ穢不二出仕一、自二門外一所レ進也云々、仍召二宗
隆一賜レ之、明日、光範朝臣可レ候二御讀一之故也、
廿七日、（己亥、）天陰、入レ夜甚雨、此日、始有二御書所作文事一、
余及內府依二堅固物忌一不參、二位中將參入、密々伺二
詩席一云々、始以二南殿乾廊南面一、欲レ用二其所一、（去年用二賴登之所一也、）
而依二甚雨一、々脚不レ止之間、改二用南殿艮子午廊一、件
所、御所甚近々、雖レ不レ可レ然、高倉院御時、於二件所一被
レ行二此儀一云々、仍所レ用也、主上密々渡御、是先例也、
題云、□□□□□□□、光範朝臣出レ之、件人、依二先帝學
士一、漏二侍讀之選一、雖レ望二申侍複一、依二院宣一、被レ召二光輔
朝臣一了、仍頗可レ有二其哀憐一、因レ玆、兼光卿昇二納言一
之替、被レ補二御書所別當一、先例必以二侍讀一補レ之、仍先
被レ補二侍讀一、今日、卽率レ授二孝文本紀一也、

文人、

殿上人、

式部大輔光範朝臣、

左中將公時朝臣、（依二炎治一不參、）

大藏卿宗賴朝臣、

左中將公衡朝臣、

頭左中辨兼忠朝臣、

文章博士光輔朝臣、

權右中辨定長朝臣、（供二奉院日吉御幸一、仍不參、）

藏人右衞門權佐定經、

藏人右少辨親經、（觸二五體不具穢一、仍不參、）

藏人勘解由次官宗隆、

右少將公繼、

皇(太)后宮權大進家實、

藏人藤原基定、（秀才、）

已上十三人、檢二先例一、多七八九人、至而多十四

人、（大治例、）嘉應十三人、追彼例也、非成業殿上人、
雖清撰無私、依儒士侍臣繁多、（侍臣五人、未有此例、）人數
猶多、此中、定經雖無日新之聞、先例爲職事
之人、雖非拔群、必被召之、仍入之、兼宗、忠
季等朝臣、此兩三年、聊雖嗜風月之閑、習學日
淺、人不許之、仍不召之、

儒者、
散位敦經朝臣、
大學頭在茂朝臣、（不參稱病、其實皆（○南按恐歟）在高不與恩喚云々、）
文章博士業實朝臣、
（江家）散位維房、
大內記長守、
山城守通業、
散位宗業、
大舍人助菅爲長、
通業雖無才漢之聞、詩躰勝等倫、又高倉院
御時、數應侍公宴、頗有文章之名譽、仍爲
嘲傍輩召之、宗業、以才漢立身、當時
爲名譽之士、仍抽召之、維房頗辨黑白、又江
家之餘流只一人也、仍賞其家召之、在高、
（在茂子、）賴範、（光範子、）各雖致懇望、依年少才不聞、
不召之、
自余儒、不足論是非、

文章生、
藤原孝範、（名譽士也、）
學生、（御書所衆也、）
、、、
、、、
、、、
先例、連句不過五韻云々、而天永以往、多有廿
餘韻、余可追舊例之由、豫以仰宗隆、仍連句有
廿韻云々、今度、文人撰定無私、而世間人還誹謗
潔白之精選云々、勿論之世也、每事無益々々、事
訖、二位中將懷詩歸來、語云、講師維房、侍臣儒士、
相分着奧端、是近例云々、
被仰昇殿、左馬頭藤高能、（能保子、）兵部權大輔保能等
也、
廿八日、（庚子、）天晴、召定經、仰來月一日直物事可申沙
汰之由、本親經奉行也、而依穢氣改仰之、此日、始
被始記錄所、以閑院亭中門南內侍所南廊爲其

所執権弁定長也、親経依觸穢不出仕、寄人十二人
参入、奉行職事定経也、仰詞二通、先内覧之、
一通、諸司諸国并諸人訴訟、及庄園券契、於記録所、
宜令勘決理非、
一通、年中式日公事用途、宜令記録所勘申式数、
廿九日、（辛丑）天晴、此日、臨時祭定也、酉刻、先参院以定
長入見参、依召参御前、小時退出、参内、於直廬、
定臨時祭事、頭中将宝教朝臣執筆、件人、一切不知
漢字、而勤此役、如何、兼使人書定文、懐中之、臨
期只如書取替之、舞人摺袴各一通如常、以去年
例文副覧之、事訖退出、八幡行幸、猶御物詣之間、於
事無便宜、四月可宜之由奏之、（眼前所奏也、）猶三月可宜
之由有仰、
卅日、（壬寅）陰晴不定、早旦、招権弁定長朝臣、奏行幸猶
可被延引之状、此事、先去年行幸延引之時、依代
代吉例、（円融院始八幡行幸以後、就吉例、七代皆用三月、仍大略如式月、）今春三月、可被
遂行之由、被定仰了、其三月可有御熊野詣之由
風聞、彼時奏院云、御物詣之間、行幸頗無其謂、可
被縮二月歟、可延四月歟、可従御定者、
仰云、吉例有限、全不可依朕物詣、猶必可用
三月者、勅定及再三、仍被勘日時了、而云
供奉諸司云諸国召物、全以不叶、奉行人催促、大
略事欲闕如、但於此條者、多被召付成功了、又
供奉人之條、強不可及闕怠歟、然而、猶法皇御斗
藪之間、初度臨行幸、聊無其謂之上、法皇定有御見
物之御志歟、又世人、粗法皇依不思食禁中事、
有中間御物詣之由、傾奇云々、仍旁廻思慮、重所
奏請也、（天下之謳歌、去夜、定長於院所語也、）余奏院状云、依数代之佳
例、并再三之勅定、三月雖可被遂、猶適行幸被撰
用御物詣之間、世人定有所傾歟、随又以有御見
物、有人煩、毎事定冷然歟、加之、諸司、諸国、弥為対
捍之基、旁還御之後可宜、撿先例之処、四月初度八
幡行幸、即天仁、嘉応也、共可謂最吉例、不可及
異議歟者、（日次事、内々召在宜朝臣問之、十七日戊子、二十日辛卯、共吉云々、此旨同含定長、）又召大
外記頼業、師尚等、日次事有沙汰、申剋、定長帰来、仰
云、須被延縮御幸也、依朕物詣、行幸延怠之條、甚
無謂、然而、又所奏請非無理致、左右只可随計
申者、仍可問四月日次之由、仰奉行職事定経了、
兼又賀茂行幸事、天仁、嘉応共、四月八幡、八月賀茂
也、然而、他例多用四月、又為無人煩、猶四月可被

レ遂ニ兩社行幸一之由有レ議、仍問ニ日次一之處、十七日有ニ八幡行幸一者、廿日可レ有ニ賀茂行幸一、若廿日有ニ八幡一者、廿三日、廿五日、共雖レ爲ニ吉日一、廿三日入ニ五月節一、仍難レ被レ用之由、陰陽師等所レ申也、而朱雀院、始行ニ幸賀茂社一之例、卽四月廿九日、五月節也、彼已我朝神社行幸之最初也、又當社例也、加レ之、彼卽報ニ賽東西賊亂一也、今又平氏 并義仲等退散之後、初度行幸也、旁叶ニ彼吉例一、加レ之、於ニ社初度行幸一、用ニ五九月一之例其多、仍於ニ賀茂一者、八幡ハ爲ニ當今之初度一〔例〕仍不レ被レ用ニ五月節一也、不レ可レ憚ニ五月節一之由、有ニ議定一也、今日、未剋、經房卿爲ニ院御使一來、余謁レ之、經房云、依レ召參院、以ニ女房幷後局一今三位也、被レ仰云、前攝政依レ申下可ニ出仕一之由上、被レ觸ニ仰賴朝卿一、申ニ可レ然之由一、其後、自然于レ今未レ被ニ出仕一、而申下可レ賜ニ兵仗一之由上、所レ被レ申也、恩許之條如何、先可ニ計奏一者、經房申云、此事、私不レ能ニ是非一、可レ被レ仰ニ攝政一者、勅定云、〔不〕可レ然、汝早行向可ニ仰聞一者、仍所ニ參入一也云々、申云、先日出仕沙汰之時、以ニ定長一被ニ仰合一、尤可レ然之由言上了、又今同前也、於ニ兵仗〔之〕條一者、左右只任ニ御定一、全不レ可ニ辭申一、前攝籙大承例也、何事之有哉、早可レ被ニ仰下一云云、經房歸參畢、

三月

一日、癸卯、〔天〕陰、及レ晚雨下、入レ夜殊甚、此日、余及內府始出ニ御燈一、又有ニ直物事一、辰始出ニ河原一、先有ニ小浴事一、其後着ニ衣冠一、取レ笏入レ車、駕ニ毛車一、車副布衣六人也、又車不レ懸ニ下簾一、御灯御卜故實云々、隨身褐衣垂袴如レ恒、前驅十二人、五位十人布袴、六位二人衣冠、無ニ四位前駈一、檢非違使右尉中原明基、明法博士、着ニ布衣冠一在ニ車後一、無ニ扈從殿上人一、又故實也、於ニ大炊御門末一修レ禊、諸司大藏省也、儲ニ五間幄一、三方引ニ廻斑幔一、引ニ入車於幄中一、兼設ニ座、如レ常、幄短車引入、仍下 家司 出納 等參進、差ニ揚幄柱一、撤ニ中央柱一、依ニ問挾ニ車轅一入也、引ニ入車一訖、置ニ頸木於榻一、東面、幄東去五六丈儲ニ陰陽師座一、東面、其前去ニ七八丈許一、搆ニ石座一立ニ〔小幣〕一、不レ用ニ八足一也、先供ニ手水一、陪膳彈正大弼資泰朝臣、先盥ニ手洗於踏板一、先排ニ開戸一、次持ニ來楾一、資泰傳取、余盥漱、以レ手洗レ口、不レ用ニ土器一、訖拭レ手、細削木ニ夾ニ紙一枚一、諸大夫持來、陪膳傳、進ニ件紙一、入ニ手洗一、已上、前駈諸大夫等役レ之、又資泰乍レ立ニ轅外一役レ之、手水了撤ニ手洗一、次供ニ御贖物一、一前也、同置ニ前踏板一、次陰陽師闕當頭賀茂在宣朝臣着座、着ニ束帶一、東面、祓了、余解ニ々縄一、撫ニ人形一、作法如レ例、資泰朝臣 進ニ陰陽師座邊一、取ニ大麻一持來、余取ニ志手一撫了返給、取ニ其贖物一撤了、

(陰陽師又退下了、)先是、隨身番長淸武、乘馬渡河東岸、更下馬、禁制雜人、(是故實也、)事訖、乘馬歸來也、次登出車、(如元立轅門、)懸牛廻轅、直參院、以資敎朝臣入見參、以定長被仰云、依念誦之間不謁之、今夜、任人事等、大略申定畢、巳刻歸家、先是、內府出河原、依陪膳遲參懈怠、云々、(陪膳文章博士業資朝臣云々、)於二條末修禊、前近江入人、晚頭、余(直衣)、內府(束帶)、共以參內、(予先參也、)依執筆遲參、亥刻有直物事、先是、有勅書、前攝政賜兵仗事也、內府行之、先覽草、次覽淸書、欲書日之處、大內記元自書之、余以職事問大內記、申云、近例、勅書皆如此云々、此事如何、但延長、天曆之比、依公式令無御畫之由見舊記、據彼例者、强非巨難、仍隨宜不改直之、大內記若思涉攝政時勅書例歟、兵仗、左右近府生各一人、近衞各四人、(番長在此中、)抑避攝籙賜兵仗、何年例哉、元承、知足院殿更蒙內覽宣旨、被賜兵仗也、不似今例歟、定有深故歟、可恐々々、但後代之有職其思如何、是傾奇、莫言々々、執筆雅長卿參入之後、定經持來直物勘文、(直去年秋、今年春等也、)余見了返給、其後、竊以退出、依風氣不快也、但仰定經云、余如祗候可有也、除目內覽可用職事也、退出之由、不可披露者、(爲省事煩、仰此之由、依夜深風烈也、)於內裏宗隆云、東寺灌頂、阿闍梨兼信、辭退之所、仁和寺宮被擧申可宣下之由、先日被仰下、(自院被仰也、)今日、便欲宣下、御燈齋以前如何、余云、可問例於官、廣房申云、於陣宣下、先例不覺悟、只以口宣書、被下上卿許、不可有其難歟者、余云、御燈非重齋之由、今日宣下有何事哉、但於陣仰下無例者、如官申、致其沙汰可宜歟者、曉天、內府歸來、今日執筆先禮多端云々、今日、親經來、意見之間事、明日可參奏鳥羽之由、召仰子細了、

二日、(甲辰、)雨下、入夜宗隆來、申賀茂祭典侍事、又法(成イ)成寺御念佛事、中御門大納言領狀云々、(右大將爲彼寺上卿、而神事之代也、)亥刻、大原上人(本成房、)來、數刻談法文事、並後世勝因事、末代難有之上人也、可貴々々、

三日、(乙巳、)天晴、此日、平等院一切經會也、余未參詣彼寺、仍不向法會席、差遣開封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綱、並樂屋行事職事二人、(宗輔、仲盛、)任例令行也、巳刻、藏人辨親經來申條々事、又申云、意見之間事、昨日參鳥羽、條〔々〕奏聞云々、余召簾前問之、申云、先御敎

書狀尤神妙也、又可被召人々御覽了、公卿外、尤可被召官外記、於諸道者不可然云々、又佛法興隆事、被問諸宗之條尤可然、被仰御祈事之次可被仰下也云々、又遁世人々事、同可被問之、但其人事可相計云々、條々任院宣可致沙汰之由仰了、又今日殿務也、明日各可遣御教書、於大臣亭者、自可向之由仰了、申刻、前源中納言來、余謁之、

此日公家御燈也、余穢也、強不甚歟、又上巳之祓如恆、

四日、丙午、天晴、召宗隆仰祭之間事、又召定經、仰條々事、賴業參入、申臨時祭用途事、此日可進意見之由、親經所々遣御教書、其狀如此、此狀、一昨日仰草、持來、頗有不叶時議之詞等、又勿狀甚多、仍進仰旨趣、所令改直也、此狀尤神妙歟、

被院宣偁、早雖遁帝位、猶諮詢朝政、天下泰平、廉日不思、而七八年來、干戈屢起、人皆苦軍旅、民都忘農桑、因茲、諸國、諸司、泥課役、神事佛事多闕乏、誠知、諸神鎭國之誓雖不疎、諸佛利生之願雖無遺、祭禮疎而答貺暫遲、施供闕而効驗猶空、致亂之漸、職而斯由、何況、連々變異、天譴荐示、去々年秋、地大震動、毎顧段途之區分、彌思政道之克治、去今兩年、四海雖似無事、萬機未追修德、化俗之道、經國之術、不能獨治、宜憑衆知、堯鼓納諫、舜旌進善、豈其不仰慕哉、我朝、弘仁、貞觀之聖代、延喜、天曆之明時、又擬擧明久致雍熙、古何爲淳、今何爲澆、只依政敎之得失、實有國家之理亂者也、在官奉公之人、盍盡諫諍之情、宜廻嘉謀、且進讜言、兼又當時政務之中、若有不利於國者、同勒條貫、以備叡覽、縱雖可觸犯、勿有所隱、謀國之安、不在茲乎者、

院宣如此、仍言上如件

三月四日　　右少辨親經奉、

遣遁世人之許、又如此、

被院宣偁云々、國家之理亂已上無相違、夫遁世修道之人、雖不可預時議、佛法者依王法而紹隆、王法依佛法而長久、若歎王法之衰微者、即慕佛法之繁昌也、功德貞實不在茲乎、宜以念佛轉經之餘暇、且進有犯無(隱)之讜言、兼又當時政務之中、若有不利於國者、同勒條貫、以修叡覽者、

院宣如レ此、仍言上如レ件、
被レ召二意見一人々、
左大臣、　右大臣、
內大臣、辭而不レ申レ之、　右大將、實房、
中御門大納言、宗家、　堀川大納言、忠親、
新大納言、實家、　前源中納言、雅賴、
按察使、朝方、依二院宣一入レ之、旁異々々、　源中納言、通親、
帥中納言、經房、　新中納言、兼光、
新藤宰相、雅長、　右大辨、光長、
大外記淸原賴業、　中原師尚、
大夫史小槻隆職、已上三人、令レ勘二申聖代德政之例一、其次可レ載二今案旨趣一也、
前相國入道二人、忠雅・師長、
入道納言二人、資長・長方、
入道式部大輔、俊經、
此日、公家御祈、爲二神祇權少副大中臣基親沙汰一、於二
太神宮一被レ行二臨時祭一、先例無二神齋之儀一云々、余又
同修二臨時祭一、同人沙汰也、依レ爲二別願一、自二昨日一神
齋、昨今修レ祓、今日、降レ庭遙拜、着二衣冠一取レ笏、
五日、丁未、天晴、內府向二九條堂一、其歸路之便參內云々、
今日、親經向二左大臣、右大將、仁和寺宮、花山相國等
亭一、仰二意見之間事一云々、
六日、戊申、天晴、此日、於二內裏直廬一召二諸宗僧侶一、被
レ仰二祈之間事一、奉行職事親經也、僧侶在二公卿休所一、
以二親經一仰二子細一、其後、召二公顯澄憲於前一仰二子細一、
又法文雜談、先余參內以前、全玄澄賢兩僧正來二余亭一、
各以謁レ之、參入僧綱等、
天台座主全玄、　三井寺長吏公顯、
醍醐座主勝賢、　法印澄憲、山、別被二召加一也、
此外、東寺長者法務俊證、雖レ有レ召、稱レ病不
參、
被レ仰事等、
諸宗御祈事、
御修法事、
懺悔法事、
佛法興隆事、
各召仰了、余退出、
定經、宗隆等來、申二條々事一、又參レ院、歸來示二御返事
趣一、
七日、己酉、自レ夜雨降、靜賢來、今日念誦、內府自二今日一
又始二湯治一、五木、

八日、庚戌天晴、余自二今日一又始二湯治一、

九日、辛亥別當僧正被レ示云、東金堂衆等、不レ觸二衆徒僧綱等一、又不レ申二長吏一、自由奪二取山田寺（仁和寺宮領、在二大和國一、）金銅丈六藥師三尊像一、欲レ奉レ安二件東金堂一云々、只今承二及此由一、加二制止一之處、已奉レ引二出途中一云々、自由所行、無二申限一云々、件堂家直觸二申彼宮一之由云々者、可二停止一之由、早々重可レ被二下知一旨、返答了、又可レ尋二申宮一之由仰了、

十日、壬子天晴、以二右馬權頭兼親一爲レ使、弔二仁和寺法親王一、（其弟子、故三條宮子、去月逝去、其後違々無二日次一、今日依レ無レ障所レ弔也、）又申二山田寺佛事一、

此日、親經來、申二諸宗御所之間事一、賜二諸宗御教書案一、所二持來一也、大途神妙、少々可レ直之由仰了、

十一日、癸丑天晴、頭中將實教來、申二臨時祭舞人闕如、并人長之間事一、舞人定家領状、云々、

親經來申二御祈意見之間事一、又申二季御讀經上卿事一、宗隆申二祭之間事一、長經朝臣來申二與侍領状之由一、仁和寺宮、以二長遐一被レ示二山田寺佛事一、東金堂衆等所爲、不可説々々々事也、

十二日、甲寅天晴、定經來申二條々事一、余仰二賀劍之間事一、（返二給先日所レ進之人々申状一、又加二給泰弘申状一、昨日廣房所レ進也、）左少辨親雅來、申二季御讀經事等一、（日來依二輕服一不二出仕一、今日始參來也、）此日、能保朝臣申云、所二召取一之義顯縁者等、非レ可レ免、又武士等之許、無二其期一、非レ可二召置一、內舍人朝定來十四日下二向坂東一、付レ彼下遣宜歟如何者、返答云、此條、日來所レ申也、（度々、余示二能保一也、）尤可レ被レ遣二賴朝卿許一也、但當時、法皇不二御座一、雖レ非レ可レ有二御制止之事一、御幸之隙、下遣之條如何、若可レ待二還御一被レ申二事由一歟、且可レ被レ示二合帥卿一者、

十三日、乙卯天晴、召二右番長秦清景一仰下臨時祭人長之由（○南淵按之、由二字恐衍）可二勤仕一之由上了、又賜二紅打衣狩袴下袴等一了、依二申請一也、頭中將實教來、清景可レ參之由仰了、定經召二具陰陽師等一、（宣憲、在宣、泰茂等、）參來、內々問二賀劍在所占事一、先日忠親卿有二申旨一、仍所二尋問一也、各申下未二習傳一之由上、但以二今案一可二占申一者、盍二占申一哉之由所レ申也、

十四日、丙辰申刻、雷鳴雹降、定是變異歟、此日、依二御方違一、自二閑院一幸二大炊御門亭一、余及內府、依二湯治之間一不參、秉燭之後、頭辨兼忠朝臣來云、御參如何、事具了者、可レ申二行出御一歟如何、答二不レ可レ參之由一了、此

日、又被レ勘二稲荷社遷宮日時一、（自二事始一迄二遷宮一、）上卿帥中納言經房參二仗座一、令レ勘二申之一、左少辨親雅爲二內覽一持來、見了返給、又有二位記請印一、（上卿源中納言云々、）內記爲二內覽一來同見了返給、午刻、藏人辨親經來云、遣二諸寺一之御教書案如レ此、又今日依レ爲二吉吉一、始可レ著二記錄所一者、又向二仁和寺宮、幷右府許一、昨日令レ進二先日仰旨一了云云、（兩人各有レ被二申旨一、余示二其返事一也、）今日、雷電之間、以二季經朝臣一爲レ使、令レ參二禁中一、余依二湯治一不參、事々不審之由也、郎歸來、示二勅報一、

十五日、丁巳、天晴、頭中將實教來、申二臨時祭公卿殿上人散狀一、右大將已下、公卿七人云々、二位中將、可レ參之由仰了、又重盃、公時、公衡等朝臣、可二勤仕一云々、此次余仰云、二位大納言息少將兼良者、故大閤禪門之孫也、功臣之後胤、外家猶以有二優恕一、況正孫哉、雖レ爲二彼大納言息一、强不レ可レ混二凡俗一、然而、殊有二所思一爲二猶子一、爰近代之習、殿上人所役等、云二四位役一、云二五位役一、各稱二華族一、一切不レ勤二仕之一、太以奇恠、爲レ勵二後輩一、殿上人役等、不レ可レ嫌、片手可レ令二勤仕一之由、所二仰含一也、且明日重盃役、可レ勤之由雖レ存已有二領狀一者、又不レ能二懇望一、自今以後、可レ存二此旨一者、

定經召具神祇大輔卜部兼友一參來、奉レ求二寶劔一之問御卜事、爲二尋問一也、六月以前可二出來一之由、去年占申了、仍所レ持二參件卜形一也、凡此問事、欲レ仰合人々一、定經可二行向一之由、召仰之一、然而、重加二思慮一、院還御之時、奏二事由一可レ問也、自由事、猶有レ恐之故、可レ待二還御一之由、更召仰之一、

十六日、戊午、天晴、此日、石淸水臨時祭也、余及內府依二湯治一不參、二位中將所二參入一也、二位大納言少將今日可二出仕一、可レ被召入女房之中一之由、以二良經一示二女房一了、亥刻、二位中將歸來云、日沒、庭座始、依二使遲參一也、秉燭之後、庭座事了、舞幷渡二北陣一了、及二戌終一、所二退出一也云々、近代、每度晚頭事始、社頭事及二翌日一、尤不便事歟、今日未刻、實教朝臣來云、自二內藏寮一所二調進一御裝束、只靑色御袍、櫻御下重一具也、元御裝束、僅雖レ有二黃櫨御袍一領、踏踏 御下重二〔々々〕給レ使了、爲レ之如何、御禊之時、所レ著御例御裝束一也、何樣可レ有二進退一哉者、余答云、櫻御下襲、黃櫨御袍、全不レ可レ有レ苦、粗有二先蹤一歟、抑御裝束次第、尤無二四度解一、爲二自今以後一、可レ有二尋沙汰一也者、入レ夜、頭辨兼忠、持來行幸日時一、見了返給、上卿右大將也、

此日、參入公卿、(以二位中將說記之、)
右大將實房卿、
中納言實宗卿、　隆忠卿、　通親卿、
經房卿、　泰通卿、
二位中將良經卿、
參議通資卿、
左京大夫脩通卿、　三位中將家房卿、
已上十一人云々、
家房、不寄挿頭花、退出了云々、宗頼申云、別當僧正示云、權別當覺憲、依成範卿所勞、上洛了、唯識會證義者闕如了、爲之如何、若可被延引歟云々、直先可尋遣覺憲之許之由、仰宗頼了、親經來申御祈意見之間事、
十七日、己未、天晴、宗頼申云、覺憲下向南京了云々、十九日成範卿無事者、雖初日許可參勤也云々、余送書於僧正之許云、覺憲若隙出來者、必可被出法會也、此會被始行之後未有無證義者之例上云々、縱雖初日一日、必可被勤也、(初日許參入、後々日不參例、問存之云云、)者、又仰宗頼云、縱覺憲雖故隙出來、更不可延引、別當若被參者神妙、不然者、可被請他人哉、將又雖無證誠、可被行哉否之條、可申合僧正者、又山田寺佛之間事、慥可被沙汰返之由、委令傳達了、宗頼明曉可下向云々、今日、使舞人歸參之後、解齋、而及晩未參云々、實教朝臣來、陳昨日實明遲參之間事、可問山緒之由仰了、
十八日、庚申、天晴、早旦、家司大藏卿宗頼朝臣、爲行唯識會事、下向南都、先例、必執行家司不下向、又不撰英華人、然而、有所思、去年欲差遣件宗頼、而依輕服事出來、忽改定光綱、即下向之處(依)聖弘追捕、〔法會〕延引、及十二月被行之、長房領狀之間、依觸穢、卒尓以文章博士業實、令差下了、頗遺恨、仍今度仰宗頼、所令下向也、凡此役、先々、各以遁避、偏爲窮者之家司所役、仍爲誡向後、强所撰華族家司也、又式日十六日也、而聊依憚思事、延而及明日也、
僧正返札到來、雖所勞灸治無術、覺憲不參者、可出法會云々者、悅思不少、傳聞、成範入道昨日薨去了云々、
十九日、辛酉、天晴、此日、春日御社唯識會初日〔也〕、(子細、在昨日記、)仍早旦洗頭、自今日五ヶ日、仰賴眞〔阿〕闍梨、

實殷弟子、令レ修二不空羂索護摩一、是又例事也、其間、長者又有二所作等一、多所レ用二代官一也、（仰以二護摩阿闍梨一、用二所作之代官一、例也、）然而、殊有二所思一、余自扶レ病修レ之、但於二經卷一者、自不二轉讀一也、五ケ日之間神事、又精進也、但不レ忌二僧尼一也、親經來申下御祈之間事、又申二意見一人々散狀等上、依二宗隆輕服事一、（成範卒也、）辭二申祭奉行事一、仍仰二定經一、而申下依レ勸二皇后宮〔使〕一當日指合之由上、仰二親經一、領狀了、（昨日仰、聊有二申旨一、然而、今日領狀了、）

此日、季御讀經日時僧名定也、上卿忠親卿、行事左少辨親雅、爲二內覽一來、見了返給、

廿日、（壬戌、）親經、親雅等來、申二條々事一、又定經來申云、昨日、呆海僧都入滅事、行幸初齋宮事、共辭申之由、兼忠所レ申也云々、仰云、行幸事、遷御之時、可二奏聞一、初齋宮事、季御讀經以後、可レ被レ仰二親雅一歟、

廿一日、（癸亥、）陰晴不レ定、風吹、入レ夜小雨、此日、依レ適二夏節一、伴二女房內府等一向二九條一、（密々儀也、）親經追ヲ來九條一、申二明日季御讀經公卿已下散狀一、

此日、秦茂持ヲ來密奏一、去十六七日兩日、月色赤如二他時一、又去十□日雹降事定、其兵革云々、

廿二日、（甲子、）天晴、午後天陰、此日、春季御讀經始也、未刻、內府、二位中將、相伴參內、余依二湯治之後風病不快一不參、先レ是、親經（奉行職事、）親雅（行事辨、）等來、申二御讀經之間事一、余仰二御願趣可レ仰之由於親經一、（頭中將實教可レ仰レ之、天延幷大下狗事也、）親雅申云、番僧綱別當、依二所勞一辭退、覺憲、（依別當也、）依二服暇一不參、仍請二雅緣大僧都一之處、領狀了云々、（上﨟範玄、又依二重喪一不二出仕一也、）秉燭、內府、中將等歸來、依二毎事懈怠一、事遲始云々、定二御前僧一之次、先補二闕請一、下レ辨之後、定二御前僧一云々、

廿三日、（乙丑、）天晴、及レ晚雨下、亥刻、藏人辨親經來申云、今日、引茶役、隆信朝臣領狀、而于レ今不參、在二經房卿和歌會之所一云々、度々遣レ人、其使未レ歸（不イ）、爲レ之如何、仰云、猶早可レ遣二御教書一、雖レ及二曉天一、必可レ被レ行也、但遂不參者、明日可レ被レ行、第三日引茶、依レ有レ例也（天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季御讀經始、同二十七日引茶之後、有二御論議一之由、見二小記一、）者、親經遣二御教書於隆信之許一、即歸ヲ參內裏二了、無レ程以レ書申云、只今隆信朝臣參入遂ヲ行引茶二了云々、此日、家實陳ヲ申堂童子進恭不參之間事一、所レ申一々不當、仍仰二其由一了、親雅來申二季御讀經引物之間事一、山田寺佛事、仁和寺宮返事、長遐〔往〕送、光長所レ進也、可レ下二寺家一之由

仰了、

廿四日、丙寅、晴、今日、季御讀經御論義也、山階寺別當（所勞、）權別當（服暇、）共不參、仍雅縁僧都勤仕番、（上臈已之重服也、此役、必法相僧綱之所役也、）巳刻、雅縁僧都先來、余謁之、仰諸宗御祈事、爲傳別當權別當等也、（奉行職事親經、雖仰之、余内々所示聞也、）又山田寺佛之間事、雅縁所談語也、爲別當僧正使、昨日參仁和寺宮云々、余又示所思了、申刻、頭中將實教朝臣持來論義結番、（折帋注文、）見了返給、今日早旦、座主全玄來、延曆寺分御祈注文所持來也、三部長講百ヶ日云々、（法華、仁王、金光明經等云々、）又懺悔法千部經云々、

廿五日、丁卯、陰晴不定、及晚雨降、此日、季御讀經結願也、内府、二位中將等參内、入夜歸來、依無參入宰相、問例之處、南殿納言一人例、多以有之、仍且可初行之由、仰内府幷親經了、行香了、親宗參入、仍陣饗之時、參議祗候云々、今日始開法成寺寶藏、取出帶箱三合、使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綱、件帶箱、黑塗圓桶三合、（各五具、有上中下銘、又每懸子有一二三銘云々、）紙押簽上、上桶玉案馬腦、（此中巡方馬腦有一筋、世間所在馬腦皆丸柄也、此外無巡方云々、）中桶犀角巡方、（此中、烏犀丸柄一筋相交、）下桶犀角丸柄、幷帶員廿六筋也、此外、第一桶、被加納目六一卷、紅梅色紙書之、年號奥有宇治殿御判署、御名自筆被書之、（非御判、只名也、）八角軸、（不押具、不知何木、）不香表帋裝之、（無紐、有外題、）（御帶目錄云々、）以異樣紙裝之、仍返納之時、以厚檀紙二枚裝之、余披見畢之由、書付件紙、雖無例、依有所思也、皆悉見了、付家司光綱、封返納畢、亥時許、定八幡行幸雜事、執行家司宗頼朝臣執筆、以天治二年定文爲例文、内府、二位中將等在座、先例、公卿在座之由不見、然而、各在家中、仍所加座也、依參季御讀經、各着束帶、抑輕服輩、不載定文、除服之後、雖強不可憚、於有他人者、尚不可入歟、雖不知先例、付重所除也、子刻、左少辨親雅持來行幸奉幣、幷諸社御讀經等定文、行事上卿右大將所定申也、依參議不參、親雅卿執筆云々、（親宗雖參、依有服暇事、不執筆云々、）此日、祗候八條院之小兒來、

廿六日、戊辰、天陰、内府方密々有蹴鞠事、今日、二位大納言少將兼良來、余呼入簾中謁之、有猶子儀之故也、

廿七日、己巳、天晴、入夜、新中納言兼光卿來、内府謁之、評定百首詩題事云々、人告云、法皇自去廿二日有御不豫事、大略如瘧病云々、今旦入御洛、昨日、

大事令レ發給、今日無爲云々、依レ及二夜漏一余不參、獻二使者於鳥羽一、奉レ問二御惱之實否一、少納言相房、當時祗候述レ之、

廿八日、庚午、天晴、午刻、相二伴内府一、共直衣、同車、參二鳥羽北殿一、勝光明院　御所是也、入レ自二西面門一、候二上達部座一、先レ是、公卿等在レ座、各起座了、右大將一人留レ座、招二定長一入二見參一、以二頭中將實教一被レ仰云、只今已令レ發給間、無二御對面一云々、實教布衣上括、當時貫首頗輕々歟、相次、定長歸來、語二御惱次第一、瘧病之條、尙有二疑殆一、今日無二祈禱沙汰一云々、又定能卿來、所レ言同二定長一、令レ發給之時、御府頗かふれさせ給、施藥院使丹波賴基奉レ見レ之、申云、若御疱瘡歟云々、余云、疱瘡之習、不二出盡一以前、溫氣無レ散、又病體不レ似二瘧病一、將家所レ申頗有二疑殆一、召二定成一可レ被レ見歟、兩人稱レ善、則遣レ召了云々、雖二暫可一祗候、病風頻扇、神心殊惱、仍申刻退出、暫休二息九條亭一、日沒以後、歸二冷泉亭一、入レ夜、定長示送云、自二明日一可レ被レ始二御修法三壇一、其中一壇可レ令二沙汰進一者、申二承之由一了、

廿九日、辛未、天晴、親經來申二〔祭〕間事一、宗隆申二平座間事一、定經申二平野祭殿上使之間事一、宗賴申二條々雜事一、今日、右少將信淸參入、申二請賀茂祭舞人半臂、下襲一、是例事也、件人勤二仕使一、二位大納言、少將、幷慈德寺法印來、各面謁謝遣、

自二今夜一、院御祈、所イ可レ被レ始二御修法一云々、藥師法事、

余令二沙汰進一了、然而、今夜不レ始云々、

右文治三年春此一帙恩付百枚者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依爲予三男聽繼寫被染眞寂畢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目錄號玉葉爲后昆之儀範代之不容與他吾後者十襲而秘之秘握而可貯深奧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季夏端午之節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巻第四十八終

玉葉　巻第四十九

自文治三年四月
至同年六月

文治三年夏（四月丁未）

四月（大）

一日、壬中（天）晴、平座、平野、松尾等祭也、巳刻、着直衣、参鳥羽北殿、件御所爲勝光明院郷内、御所雖各別、西面門即打額、御堂門也、今日依平野祭、御禊、余神事也、仍扣忽於門外、招出定長示云、依神事不能入寺中、（是定例也、見年々記歟、）仍直退出、尤遺恨爲不例、北面門、其路甚無便宜云々如何、定長云、北門頗狼藉、然而拂退雜人、何事之有哉、可在御定者、仍廻轅参入自北面門、候上達部座、以定長申入、歸來傳仰云、只今まて（ハ）無其氣者、（于時午正中也、）其後數刻祗候、（本宗家實房通親經房等在座、余參入之間、宗家經房等、降、（居）公子、余着座之後、宗家復座、通親經房等、向殿上方了、其後忽而、經房宗家等退出了、仍一身祗候也、）此間、經房卿進來、告御惱子細、又示意見之間事、未刻兼雅卿來云、已令發給了、昌雲自今朝渡御物氣、然而無驗、只今下宿所了云、又定長來示同趣、定能卿密語云、御邪氣無疑、今日甚於一昨日云々、又卿御目チあしく御覧スル事出來、女房殊恐申云々、先是兼雅卿參御所方、更歸來仰云、只今御馬チ日吉社令獻むと思食如何、若人聞なと無骨也、可有可令計申給者、申云全不可有憚、如此事思食立之時、即可被獻也、早々可被進者、兼雅卿歸參畢、此後招定長申入、退出了、即參内、平野使闕如之間、忽點定在余共之定宗了、每事解怠、余改着束帶、（如例不着白襲、天治元年故殿例也、）參上御所、此間公卿參集、先始行平座事、小納言通親、泰通、參議雅長、經房等參入云々、此間經家朝臣、奉仕御總角御裝束等、定經申事具了之由、仍出御御拜座、（西面、件御座儲對南弘庇階間、其南敷宮主使等座、若西面、宮主座西立案二脚、各立幣各一捧、）余候御座後方、次召御笏、（定經不存歟、抽加能、）定經入笥筥持參之、入自御座西間獻之、主上（令）取御笏、定經持返筥了、次供御贖物、内藏頭經家朝臣勤陪膳、即持參御祓物一本、定經陪膳取今一本相從、入自御座間、居御

座西頭了、退出、次宮主持參大麻、於南緣妻、經家朝臣傳取之持參、主上令撫給了、返給宮主、宮主着座、使又着座、（笏叙、取笏）次御祓、（其詞一切不聞）畢宮主退出了、次經家朝臣參上、撤御贖物了、次使進寄案下、跪揖笏取幣二本、（取南北案〔各〕一本）西面立、次主上御拜、（頭向乾）兩段再拜也、次定經持參宮盞、賜御笏退下、次入御、次余歸鬼間方、此間定隆持來平座見參、（揮杖）見了返給、次定經持來宣命入宮、（三通參紙一續紙也）余見了返給、上卿泰通卿奏之、於殿上召使、給宣命了云々、次余退直廬、改着直衣退出、

今日院御祈等、

一日等身不動尊、（余沙汰、以家司光綱為使、今曉令沙汰進也）

一日大般若轉讀、（經房卿沙汰）

孔雀經御讀經、（仁和寺沙汰）

藥師經御讀經、千手經御讀經、（主上御沙汰、作已上院沙汰）○一御修法等、昨日日次不宜、須自今曉被始也、而依仰不被始之、自今夕可被始云々、此事忠意不甘心、依如此之違亂、令發給歟、

二日、（癸酉）雨下、午後天晴、此日梅宮祭、始立神馬十列也、南階前儲拜座如例、其南去二丈許、立八足敷陰陽師座、（半帖）未刻、乘尻參集、（群居中門廊邊也）已後着御殿發、（以御身所為北所）此間着束帶、（諸紛如例）良久之後、行事職事仲盛申發了之由、次余出居拜座、（降自南階）即引立神馬於八足南、（向南庭、舍人二人着褐冠、菜脛巾、從之、八足南去三許引立之）次乘尻等引御馬（今片口舍人引之、不着褐衣）經八足與神馬之間、神馬西ヨ東上南面引立之、又使藏人所雜色源清房、取幣立八足東南方、次天文博士安陪廣基着半帖、次供御贖物、（陪膳資朝臣、役供仲盛）次陰陽師讀中臣祓、至于高天原解々縄如例、祓了資泰持來大麻、撫了返給、取具御贖物、傳給行事、退下、〔次使持來幣、余作居揖笏、取幣向坤、（社方也）〕兩段再拜了、召使賜幣、幣幷神馬、先出中門外、稱警蹕、次余歸昇入離中門、（階間）次乘尻等於西廊垣邊騎馬、一々經南庭出東〔中〕門、〔了〕、（乘尻中有落馬者一人、又未乘之前有被引馬之者）先是使慥可參社頭之由、召仰了、次內府立幣如例、此日以經家朝臣許、申法皇今日御勤行、又召親經、明日院御發日也、尤可被行赦令、可問先例之由、仰之、（先是兩大外記、內々〔自之〕問之、勘申先例了）

三日、（甲戌）天晴、欲參（給イ）鳥羽之間、俄有胸所勞幷痢病之氣、仍以侍從定家、為使申此由、早旦親經來申仍以赦令例、即以親經可行非常赦之由奏聞、

又可レ被レ物之雜事同奏レ之、觸二神社訴一之狼、幷強盗、及義顯黨類等也、親經馳二參鳥羽一了、其後追仰下遣以二御教書折紙一遣レ之、注二平氏縁座、同可レ被レ物歟、又海賊事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由、被二宣下一了、同可レ載二詔書一可レ被レ物之由也、歟之由上了、未刻、親經歸來仰云、赦令尤可レ被レ行、可レ被レ物之雜事、同聞食了云々、早參レ陣可二宣下一之由仰了、上卿賴實卿別當也、只今可レ參レ陣之由所レ申也云々、相續頭辨兼忠朝臣來仰云、御發心地令レ落・賜了、御驗者大僧正昌雲、可レ被レ懸二牛車一者、早可レ被二仰下一者、仰下可二仰下一之由上了、余案レ之只今未刻也、自二鳥羽一參來、推二其時刻一殆午終出二鳥羽一歟、早速之條足レ爲レ奇、果以有二後悔一歟、一昨日令レ發給時刻、卽午終也、須レ被レ過二未之一時一也、小時定家歸來云、無爲平愈、尤爲レ悅、汝所勞尤不便思食、能可二相勞一者、酉刻親經來云、上卿未レ參、兼又海賊事、籠二強盗之中一了、隨又囚人之中無二強盗一、仍不レ可レ被レ載二詔書一歟之由、內記所レ申也、兼又御平減之由、已以披露、若可レ被レ止二赦令一歟之由、外記申レ之、又縱雖レ被レ行、依二此事一御平愈之由、若可レ被レ載二詔書一歟如何、余仰云、強盗事、囚人之【中】、雖レ無二其犯人一、已被レ下二宣旨一了、皆漏二已發覺、未發覺之中一哉、仍不レ被レ載二強盗事一者、恐似レ被レ止二被沙汰一、仍所レ仰也、隨又強盗之外、別被レ載二詔書一歟、有二其例一、但如レ此事、不レ知二案內一、內記定存二故實一歟、又一可レ被レ仰二上卿一者、依二御平愈一被レ止二赦令一之條、實雖レ可レ然、不二覆奏一者難レ止レ之、又欲二覆奏一者、遼遠之間、於レ今者不レ可レ叶、恐二事理一、御平愈以前、被レ仰二下此事一了、其後已得二其驗一、更停二止之一條、非レ無二事之憚一、加レ之推二叡慮一、定在レ被二果遂一歟、其程遼遠、幷上卿遲參之間、自然懈怠之條、全不レ可レ知事也、只早可レ被二遂行一、兼又御平愈之由、被レ載二詔書一之條、尤不レ可レ然、若然者、已御平減之後、似レ被レ行二赦令一歟、後鑒如何、又無二先蹤一、於二此條一者勿論也者、親經歸參了、依レ聞二及御減之由一、以二國行一候二院北面一之人也、內々遣二定長許一、賀二申之一、入レ夜歸來云、申刻又御更發之由、定長所二密語一也、但仰ニハ御平愈之由、有二御返事一、尤爲二奇疑一、被レ秘二御更發之由一歟、親經、親經又來云、強盗事仰二合上卿一之處、猶不レ可レ被レ載二以前宣旨一、依此赦令不レ可レ被レ破之由所レ申也云々、此事未レ得二其心一、然而大理內記定有二所存一歟、仍可レ從二上卿命一之由仰了、又云、御齋事何樣可レ候哉、外記內々申云、故

法性寺殿御時、一兩度於里亭有被加御潔之例、可隨彼例歟者、仰云此條極以有恐、然而所勞無術、不能出仕、此外無異議歟者、即歸參了、良久大內記持來詔書草、見了返給了、余倩案之、故殿經二代攝政、其身宿老、仍人以許之、又無天譴、愚臣齡猶不及老、萬機之任(又)日淺、於里亭加御畫日之條、深以恐思者也、隨又所勞聊落居、仍忽召集僕從等、欲企參內、仍(只今)扶病詣闕之由、可觸職事之由、仰大內記了、即相續參內、於鬼間加御畫日、(用御座御硯、如例、)畢歸家、雖所勞無術、爲致謹信、爲專臣職、強所參內也、末代之人、不存此儀歟如何、此日爲余沙汰、百座仁王講、家司宗賴朝臣爲使、所副進也、

四日、乙亥天晴、以兼親爲使進鳥羽、入夜向九條亭、爲方違也、先是職事等來示條々事、兼親歸來傳仰旨、昨日令發給禮更非輕云々、尤可恐可恐、

五日、丙子天晴、相伴內府、(同車、經遂之間、先例式如此、)參鳥羽、(未刻也、)[先是大外記賴業來申云、今日自辰刻許、御氣色不快、已令發給之由、人々云了、]余促忽參入、今日入自西面門、依其齋輕也、故殿御記云、雖無灌佛、(今年依大神祭無灌佛、)八日以前非神事云々、然而近代神事也、仍存此儀、爲從近例也、而御所各別、用其門許之條、非深憚神事條、雖從近代之儀、猶不知其由緒、仍隨宜用此門而已、候上達部座、先是上卿濟々候此座、余參着之後、人々起座了、右大將許所殘候也、內府同候此座、定能卿來自御所方語云、今日御振甚於去朔日云々、即定長來示同旨、仰可入見參之由了、良久歸來云、女房幷兼雅卿內々申、又粗有勅定、御所御驗者之間事、可令計申御上、其趣何者、此御所有魔所之說、可渡御他處歟、又御惱之樣、於熊野令付給、仍以今熊野夏衆數人可被加持歟、將又可被(○南按召說歟)賢詮歟如何、余云、可被行御占歟、即歸參了、余此後廻思案、御參蓮華王院宜歟、於彼御堂以今熊野夏衆等有加持、旁有其恐歟、然者、只不及卜筮、明後日早旦、可有御參詣、(明日依御衰日也、)此儀如何之由、示合右大將、甚以稱善、仍更招定長、示此旨、即參上、歸來云、欲被奏之處、只不能開食如此事、但早被行御占了、而京御所等甚不快、此(御)所無咎之由、占申了云

云、然者遜花王院事、又可レ無レ便、然而明旦奏聞、可レ隨二御定一之由、女房所レ示也云々、依二窮屈無一レ術、退却了、于レ時申刻、親經來申二祭除目之間事一、

六日、丁丑、雨降、以二親經一申二祭除目事一、歸來云、早可レ被レ行云々、然而今一兩日可レ延之由仰了、親雅申二行幸之間事一、明日參入之時隨二御減否一、可レ申二定一由仰了、定經來問二同事一、返答同前、又定經、資敎之間事、申二入人申狀一、密宗俗一人、幷神祇官、卜部、陰陽寮各一人、下遣事尤可レ然之由、各被レ申云〔々〕、左大臣宗家、忠親等也、明日可レ向二右大臣亭、幷右大將許一云〔々〕、明日可レ行二天地災變御祭一之由、昨日申レ院、可レ然〔之〕由有レ仰、而御傍御撫物等、不二參籠一云々、仍不レ可レ叶之由、在宣令レ申、仍可レ行二他御祈一、可レ隨二御定一之由、仰二遣定長許一、而雖レ及二明後日一、猶可レ行二天地災變御祭一之由有レ仰、乃其旨仰二在宣一了、

七日、戊寅、天晴、巳刻伴二內府一各別車、參二鳥羽一、實家卿已下候二上達部座一、余着座後、人々多起座、雅賴通親等卿留候、今日御驗者實詮法印云々、先々未始令レ發給、其時已過了、去三日申刻、令レ發給、又以過了、人々存二御平愈之由一之處、申終又令レ發給了、然而不レ及二大事一、自令レ轉二讀妙經一給云々、仍余退出、今日兼雅卿、定能卿、資敎朝臣、定長等、各度々來告二御有樣一、又申二子細一、

八日、己卯、天陰、申刻以後雨降、早旦定長朝臣告送云、昨日日入以後、又令二更發一給、只如二先々一云々、仍以二兼親一奉レ問レ之、歸來云、至二巳刻一不二令レ醒給一、人々興違云々、及レ晩宗賴朝臣來云、鳥羽殿有二恠異等一、蟻集又釜吠云々、仍被レ行二御占一之處、申下可二令レ避給一之由上、猶可レ渡二御八條院一云々、此日被レ任二內藏助、山城介等一、其次被レ任二成功之輩十餘人一、凡近年作法、每二公事一被レ召二成功一、朝家之耻辱、當時後鑒、只在二此事一、亂代之證、以レ之爲レ驗、可レ悲々々、

九日、庚辰、午上天晴、申刻以後雨下、依二院御發日一、相二伴內府一參院、大炊御門殿、今旦自二鳥羽一渡二御彼殿一也、昨日一昨日、鳥羽有二恠異一、被レ行二御卜一之處、可下令二立避一給上之由、令二占申一云々、大炊殿同有二恠異一、然而節氣相替之上、事又非レ重、隨二又御占之趣頗宜一、仍俄有レ議、今旦還御云々、以二定能卿一申入、又以二定長一申下行幸可二延引一之狀上、被レ仰下可二相計一之由上、及二未初一又令レ發給、兼雅卿所二來告一也、昌雲奉レ祈云々、實詮雖二參入一、數刻不レ應レ召、適有レ召心經四五反轉讀之間、即發給云々、今朝有二御變

陸一、是物狂事歟、又近日有二往生要集談議一、澄憲法印已下五人學生預二其事一云々、法皇年來、曾不レ知二法文之行方一、況於二義理論議一哉、而臨二此御惱時一、忽然而有二此議一足レ爲レ奇、是又物恠（旣イ）歟、自二今夜一被レ始二五壇法一、前攝政沙汰云々、余申可レ始二修大法一壇一之由、（尊星王法可レ被レ行之由有レ議云々、）而仰無二可レ候之阿闍梨一、公顯僧正病惱、眞圓又有二他御修法一云々、（一字金輪、）此外無二可レ然之僧一云々、仍覺可二相待一之由有レ仰、未刻、余退出、定經來申二實劒之間事、人々申狀一、又親雅問二行幸有無一、仰下可二延引一之狀上、申刻以二經家朝臣一、奉レ問二院御有樣一、歸來云、今日御發、起二過先々一、御振殊甚、其間殆有二物狂事等一云云、萬人興違了云々、余重申云、於二明後日一者、可レ被レ召二熊野驗者一、又崇德院廟殊可レ被二祈申一者、又歸來云、只今不レ能二奏達一、御減之時可二申入一之由、女房三品所レ申也、此事等尤可レ然云々、此日出仕以前、宗頼朝臣參上、使二陰陽師一占二申春日恠異一、（去六日御山鳴動、）

十日、辛巳天晴、藏人辨親經持二來流人注文一、雖レ會二赦賜一官符一召二其身一者、又別恩也、仍殊奏二事由一、可レ隨二御定一、雖二一人成二歸都之悅一、豈非レ攘レ災哉、申刻權辨定長朝臣爲二院御使一來仰云、御惱逐日有レ增、玉躰又危弱、偏案二由緒一、諸社修造事、似レ無二御沙汰一、如レ此之漸若爲二身徵一歟、仍此事殊可二申沙汰一者、奏二承了由一、此次具陳二所思一、直難二奏達一者、可レ達二仁和寺法親王一之由含レ之了、此次維摩講師事示付了、入レ夜定長以レ書告送云、奏二聞御返事一之次仰云、又申事やありつる云云、次此便宜具以奏聞了、事外有二御甘心之氣一云々、是更非レ他、忠言無私之所レ致也、今日又昨日御山鳴動之由、自二春日社一令レ申、仍內々可レ問二遣陰陽師許一旨仰二遣宗頼朝臣許一了、連日召二陰陽一事頗有レ憚、仍遣問、是又例也、召二定經一爲レ使、諸社修造事仰二師卿一、

十一日、壬午天晴、早旦召二親經一、（仰）下宇佐造營事可二忩沙汰一之由上、午刻以二季經朝臣一、奉レ問二法皇御惱一、未刻歸來云、已令レ發給云々、定能卿告二同旨一、但頗宜御云云、今日、春日恠異物忌也、仍不二出仕一、召二大外記頼業眞人一、賜二吉田祭氏人差文一、是恒例也、今日、被レ召二返流人一、依二法皇御惱一也、今朝以二親經一奏聞、昨日大略示二定長一了、觸二神社訴一之輩、并平氏義顯等緣者之外、合八人也、上卿源中納言、外記持二來官符一、依二物忌一不レ見レ之、

十二日、癸未天晴、昨今物忌也、檢非違使明基許遣二裝束

一具、依渡祭所申請也、內々事也、左少辨親雅來申、行幸神寶大略餝立了、延引之間、可宿納何所哉、可申定之由、廣房所申也者、仰云、雖何所司可計申、守護武士、不合期者、中重內何事之有哉、大內守護武士、殊可被召仰者、

十三日、甲申、天晴、午刻參院、先是右大將中御門大納言等在座、納言卽起向殿上、他卿多在殿上歟、及未終祗候、依不發給退出、於鑾間者、無不審、及夕御發難祗候之故也、(時刻不定、早日ハ未始、遲日ハ日沒秉燭云々、)酉終人告云、大略御平復歟、頻有御尋云々、仍宮參、(秉燭之程也、)以兼雅卿被仰下云、如只今已平復也、欲行驗者賞如何、又可引馬可行祿、又人々可相送云々、申云、勸賞尤可然、但法橋可宜候也、於律師不可然候歟、纏頭御馬何事候哉、於人々相送事者、不可然、又申云、今日有饗應、於賞者被追御物氣之日、可被行也(當時被渡邪氣云々、猶恩心不審殘之故也、)者、兼雅卿又來仰云、可補律師之由、所思食也、又賞事只今日所仰也、余示大納言云、今明日殊神事日也、猶過今明、被追御物氣之時、可被仰歟、今日ハ只過神事、可被仰賞と被仰て、其事ハ今日不可被仰歟、於律師之條者、可在御意、一旦申所存許也者、兼雅卿歸參了、其後右大將實房應召參御所方、小時歸來示云、自宮御方(大夫)也、有纏頭、卽實房卿取之云々、其後被引御馬、(南庭近武敦助引之、武安隨身今一人秉燭前行、)此間兼雅卿候淺殿簀子、(寢殿五間法性所也、御西妻邊歟、)雜々人々出現西廊緣、太見苦、右大將已下、候西中門廊、余如本居隙子上也、其後余退出、今日御減、偏熊野權現與行宗之恩(驗イ)行歟、可貴々々、此日賀茂社司持來葵、行腰指如此、今日神事殊密、依國祭也、今夜賜兼次申請風流蝶舞具也、

十四日、乙酉、天晴、此日巳刻、藏人辨親經來觸云、今日使參內之儀如何、(一昨日申此事、余仰云、先例不必召御前事也、今度仙院御惱之間、如然之儀無其宜、不召宜者、而昨日御平愈、仍更申此由也、)卽可參內也者、於今者任近例、可有御前召、又賜賴武(使引馬歟)、裝束幷風流、日來雖申請、院御惱之間、事々無便宜、隨又先例不必賜之、仍仰此旨之處、昨夕來申事如法闕怠之由、仍假調賜之、申初參內、卽出御南面、(無別御裝束、御直衣未進云々、勿論歟、)余候御傍、(數陪膳四座、)召親經仰可召使之由、卽藏人敷圓座於中門內於緣中程、(大內儀敷長押(蓮)、唯彼者可敷南簀、而依北程遠、圓宜敷中央程歟、)次使右少將藤原信清、入自中門、昇自長橋代南

妻、若圍座北面、次六位藏人二人居肴物、次五位藏人家隆勸盃、(六位取瓶子、各出上戶、經年中行事障子北也、可尋)次五位藏人親經取紅御袙、出自上戶、經年中行事障子北、進使前行也、(舞人進舞之後可賜也、而先賜、仍余雖仰其由、不聞及、置了、雖爲失儀、又非無此例、即保安四年如此、仍強不制也)次使取祿降庭上、頗進砌外、向北拜舞、(其作法頗奇恠如何)訖左廻退下、次舞人相進舞、(陪從發音如例)舞訖歸入、次御覽使餝馬、々副手振等依遲參殆及一時、且以引馬饂兼仲也、(官人)欲令引、(餝馬饂厚助武友也、而武友(官)遲參)然間武友參入、仍自西方引入餝馬、々副手振(在取物)相從、先引向御前、即引廻退本方了、(馬副已下相從、但雜色不參)次御覽引馬又餝馬、饂二人牽之、須引馬饂一人、(官人)餝馬饂一人可引也、其故者番長依爲烏帽之者、不能參御前、因之今片口餝馬饂引之、定流例也、仍豫仰此旨、厚助稱無例不承引、再三召仰子細、殆欲加刑罰、仍愁傾狀之間、今又不令取兼仲、如初與武友取之、是又違例也、仍雖仰其由、猶不承引之間、憶可引歸之由、揚聲仰之、仍更引歸、於今者厚助與兼仲憶可引之由、下知之處厚助逐電退出(云云)、次第不能左右、仍以親經奏院、(依近々也)歸來仰云、返々奇恠、憶可參之由可召仰、若遲々者且可免歟云々、然而日已欲沈西山、待彼者殆及夜漏歟、(加之)御覽引馬、不必然事也、仍不御覽引馬、且以他人令牽、可見苦之故也、即召典侍了、(近衞使向列見了、近例御覽車雜色云々、然而日暮之上、先例不見、仍無此儀)引立車於右衞門陣前、是近例云々、先規不必然事歟、召禊子等御覽之後賜祿、行事藏人基定取掛賜之、懸典侍車轅也、主上密々於西子午廊、(近日爲余直廬、公卿休所)有御見物、余女房候御傍、內府同交居女房、女房依密々儀也、即典侍向列見了、其後余參院、(內府同車)以定長入見參、且是爲賀昨日御平愈、重所參入也、此次示聞厚助之間事了、今日厚助次第、未得其心、太以奇恠、如此事無嚴刑者、天下事不可落居、此事雖少事、況大事哉、但全無其沙汰歟、爲之如何、

十五日、(丙戌)天晴、午刻、頭中將實教朝臣來門外、(依物忌也)傳院宣云、厚助事返々奇恠思食、永不可召仕之由、被仰天被追却了者、此事全爲身不申、依思公事之陵夷所申也、畏承了之由申之、須賜檢非違使也、沙汰甚輕々、此次仰實教云、御驗者賞事、過神事可宣下之由承之、早可仰下者、(行宗任律師)也、又仰御方違行幸事、此日解陣之次、宣下僧事

云々、上(卿波光洞、職事親經、實教與奪了、)親經申明日可奏院事等、

十六日、丁亥、天晴、昨日物忌也、親經條々事奏院了、來仰御返事之趣等、其中維摩講師事、猶可問寺家、珍恩年來所聞食也云々、又申住吉社申天王寺濫行事、自彼寺所置住吉社邊之死人、早可取棄境外之由仰寺家了、又穢條依爲路頭、不及社壇之穢之由、明法所勘申也、其旨仰神主長盛了、依訴此事、日來所在京也、社頭雖非穢、掃棄穢物之後、更被清可行神事也云々、申旨有其謂、仰下知天王寺之由了、

十七日、戊子、天晴、親經來申條々事、其中雅縁僧都可補藥師寺撿挍之由、有院宣旨所申也、早任院宣可下知、又先可告長者之由仰之、又宗頼朝臣來申條々事、此日立吉田神馬、雖乘尻參入、依御厩遲々、先有女房奉幣、陪膳彈正大弼資泰朝臣、役送國行、(可着束帶也、而衣冠也、然而朝不改也、諸仰自今以後了、)雅樂助忠頼取幣、(布衣、依候也、)次内府立幣、陪膳幣取同前、及申斜余立神馬、先降自南階、着拜坐、(座雖儲南面、傾向東居之、)次引立神馬、次使經殿檻助橘以忠取幣、立八足東方、(傾向東、)次乘尻等、經八足與神馬之間東上南面引立之、(但各傾向東也、)次供祓物、(陪膳資泰朝臣、役供行事經(泰朝臣)等也、八足幷陰陽師座東而儲也、)次陰陽師大藏大輔安倍泰茂着座、次御禊了、陪膳獻大麻、撫了返給、即撤贖物、次使持來幣、余向艮方、兩段再拜、(先揷笏、)了返給使、(拔笏、)神馬使等先以出中門、警蹕下門了、余歸昇入簾中、次乘尻等引(馬)、於西唐垣邊各乘之、爲先下臈、渡東出中門了、此夜左少將親能娶故邦綱卿女、(女房冷泉局腹也云々、)此女房遣濃袴、依申請也、故内々遣之、無別使、是又依彼申也、此日法皇御惱之後、始有御湯云々、外記持來吉田祭見參、見了可返給、而忘却留之、(依)外記申返給、尤恐也、付内侍邊奏聞、先例也、

十八日、己丑、陰晴不定、此日依吉日灸腹病、先一兩所也、不醫師灸舊跡也、

十九日、庚寅、天晴、親經持來右大將堀川大納言等意見、(各加封、書名二字、)余留之、皆悉進上之後、可奏聞之故也、開封見之、各法之所指歟、右大將申狀頗尫弱歟、忠親(卿)聊有申旨等、又類業眞人、先密々持來意見、覽内府、内々請蒙處分云々、余見之、和漢之才、實可謂博覽者歟、酉刻參院、以定能卿入見參、即退出歸家、乘内府於車後、向九條堂、依舍利講也、

又依二方違一今夜可レ宿二九條一、女房等入レ夜追來、
廿日、辛卯甚雨、此日欲レ被レ行二祈雨奉幣一、而依二雨降一停ヲ止之一、其旨仰二衆忠一了、然間宗隆來申二延否事一、仰下可二延引一之由上了、又宗頼朝臣來申二條々事一、及レ晩歸二冷泉亭一、今日又可レ被レ行二軒廊御卜一、而依二寮不參一延引云々、甚奇恠々々、今日雨、民煙之悅、何事如レ之哉、今夜親經進二大夫史廣房意見一、加レ封書二名兩字一、（此日）仰ヲ（下家）宣旨一、讃岐依二重喪過一也、宗頼參上、仰ヲ下之二下一家司一、向二壺禰一仰レ之、給二被物一云々、是例也、
廿一日、壬辰天陰時々雨下、親經持ヲ來前中納言雅頼幷大外記頼業意見等一、依二物忌一卽不レ見レ之、又申二條々事一、住吉穢物事、天王寺沙汰甚緩怠云々者、仰下可レ奏之由上了、又祭日內藏寮使、助濟、𤠣主番頭濟直男、留家人也、爲二寮下部一於二路頭一及二陵礫一之由、先日訴申、召二寮下部一可レ問之由仰了、而寮頭經家朝臣參上、申二下部不レ過之狀一、不レ召ヲ進下部一、此子細太奇恠、早可二召進一之由仰レ之、此日物忌也、入レ夜灸二胸兩三所一、
廿二日、癸巳陰晴不レ定、物忌也、頭中將實教朝臣來、申二瀧口所望者事一、又定經申二條々事一、御方違行幸事一、其御所白川押小路殿一云々、行隆朝臣於二近隣一已沒、然而件事僻說云々、仍被レ發ヲ遣祭幣一了云々、又仰二諸社修造、幷寶劔（之）間事一、今日見二去夜親經所レ進之兩人意見一、頼業書二名片字一、猶可レ書二兩字一歟、此日院御祈所修之藥師法結願、依レ仰也、沙ヲ汰ー遣被物布施等一云々、
廿三日、甲午天晴、親經持ヲ來右大臣幷師尙等意見一、又先日軒廊御卜不レ參之陰陽師等事、奏レ院之處、返々奇恠、可二計沙汰一之由有レ仰云々、宣憲、濟憲、宣平等、可レ進二怠狀一之由仰了、又去祈年穀奉幣、住吉使倫仲不レ參二社頭一、仍社司等進二御幣一之由令二言上一、於倫仲者、有二沙汰一已可レ被二召籠一、早可レ申レ祝之由、可二仰遣一旨下知了、又所レ獻二住吉社遊一之死人、早可二取棄一之由、天王寺承伏申云々、於二淸祓一者、公家行二料物一、可レ被レ行之由、官外記勘申、仍奏二事（之）由一、任二勘申一可レ行之由仰了、此日被二勘下一伊勢齋宮三ヶ院造營日時、行事辨親雅爲二內覽一持來、見了返給、又被レ下二先朝謚號勅一、延曆例也、上卿新大納言實家卿、內記爲二內覽一持來、見了返給、仰兒二淸書內覽一之由仰了、抑近例勅書無二御畫一、然而於二大事一者、若可レ有二御畫一歟、大唐六典文如レ此云々、仍欲二參內一之處、猶依二不豫一、勘例無二

所見、随又依公式令説、延長天暦等例、無御沙汰之由有所見、仍不参内、今日法印出自御社被来、又智詮母遭喪、過了後始所来也、宗隆申取蘭林房御書目録之間、御書所衆不参之由、慥可鈎出、又可尋衆所望者之由了、（〇了之上仰脱歟）

廿四日、乙未、陰晴不定、左少辨親雅申齋宮群行之間事、勢多橋於今者不可叶、先例自前年有沙汰猶難叶、況國土凋弊之時、更不可叶、天治例以御船有渡御、今度如何、可渡浮橋歟、仰云、天治例於此條者、强不可被退避歟、但浮橋事無煩、無危者又何事之有哉、又申離宮成功之間事、仰可尋遣祭主能隆朝臣許之由了、親經來仰院宣云、近日天下有病患、又兒女有謠言、尤可有御祈事云々、申云、尤可然候〔由〕、於謠言者未承及候、病患粗有其聞、御祈尤可候、但用途事難叶、先日可被付功國之由奏聞、此事未無御沙汰、依御定五六箇國、相計雖催仰、敢無領状之國、以別勅定可被仰下歟、抑近日可被召意見施徳化之由、有其聞、其事無私被行之、祈禱讓災、不可過之者、晩頭權辨定長來、余謁之、有仰聞事等、此次語曰、頼朝卿上洛料申請地、以親能所申也、指申山科澤殿邊云々、而不許、事次第、凡不能左右云云、具旨難記盡也、今日前中納言雅頼卿來、今夕左大臣意見到來、武士濫行事、委注申之、萬人憚而不申之、元老之臣、猶可謂直者歟、

廿五日、丙申、天晴、以假名書、申宗頼辨官所望事、於院卽以御筆、有被仰下旨、仍以兼親爲使、進御返事、親宗可任大辨、雅賢可兼中將事等也、親宗事何事有哉、（雖光雅有哀憐、可被叙三品〔位〕云々、）雅賢羽林、〔尊不可候事歟、不被止如此之非據、難期天下之安全之由申止了、雖憚忤天氣、依存忠也、此日堅固物忌也、然而依爲御沙汰不禁之、

廿六日、丁酉、自今日、仰觀性法橋、令修佛眼供、祈德政事也、此夜依御方違、幸白川押小路殿、余及内府依物忌不参、右大將已下公卿十八供奉、近衛司濟々云々、但還御供奉人僅兩三人云々、右大將始供奉歟、而不参還御、可謂不忠、還御路頭天曙云々、今日權辨定長爲院御使來、拾遺抄一部、相具折紙草子也、下給之、可書進者、本自不堪之道、遂日荒蕪、旁雖不可叶、返上有恐、仍愁留了、然而於子細

者言上了、退可返上歟、此日藏人次官宗隆來、最勝講僧名、注大概進覽、今日不歸來如何、親經來、藏人叙爵、擧新補者事、可仰下之由、被仰云々、（藏人爲叙說時、非藏人親資補之云々、）又進兼光卿意見、

廿七日、戊戌、陰晴不定、巳刻宗隆來、傳昨日院仰云、講師如注申可被請也、聽衆、山三人、寺一人可召新聽衆云々、仍申云、南都一人、尤可被召歟、仰云、尋可然之僧、可被召云々、雖定以前、且先可告講師等之由仰也、

以御教書去夜行幸供奉人、濟々感思食之由、仰定經、

廿八日、己亥、天晴、法印被來、宗隆來申最勝講僧等、定以後可催之由、是正法也、然而定若及遲々之時、兼催之爲定例、加之講師、〔兼〕以對揚爲先、仍內內先告催、且是爲無懈怠之計、然而執申之上、不能〔强〕仰、可依先例之由仰了、頗未練之人歟、父卿又强〔々〕力不及、自去廿五日至今日四ヶ日、物忌也、法成寺供僧三口、每日參上、行仁王講、今日左少辨親雅來、申初齊宮之間事、

廿九日、庚子、天晴、午刻、親經來申條々事、多是記錄所申事也、進軒廊御卜不參陰陽師等怠狀、（上卿通親所取進也、）其狀載不過之由、凡怠狀之習、依過怠難遁、申其怠之儀也、已顯無過失之狀、全非過狀之本意、已是陳狀也、仍仰書改可奏之由返給了、又申復任除目日次、（今日廿八日云々、復任〔之〕習、外記定日次、所申行也、職事非問陰陽師也、）仰云、兩日之間何日可被行哉、又可有加任哉否、早可奏院者、申承了之由、退出了、其後定經來申祇園御殿修造之間、可有假屋遷宮間事、依申狀猶不審、可召具別當玄理之由、先日仰之、而登山未下京、仍不能召具、且所申也云々、猶仰下京之時、召具可參由了、

未刻、自院賜御書、被仰辨官事、可被任大辨親宗、兼光之間、可計奏云々、叙慮者可任親宗歟、申左右可在御定、被任光雅爲善政、又親宗事殊有御糸惜、不可爲巨難之由申了、爲叶御意也、雖似媚諂、又不可及殊大事之故也、又仰云雅賢中將兼任事、先日余申非據子細、仍不可有勅許云々、此條被容恐諫、恐申之由令申了、（御使兼親、〔以〕同人進了、）其後復任除目事無音、仍尋遣親經許之處、依頓病直退出、不參院云々、申狀勿論尤奇恠、仍重遣勘發狀了、其後入夜外記持來復任勘文、甚奇

不少、問子細之處、奉行職事不參、只依兼日催上卿通親〔卿〕參陣所行也者、須今日延引也、然而已及內覽勘文、忽停止、於事無便、宜加任〔之〕條、不可必限此次、加之、復任事再行之、非無事之憚、仍愁仰可下之由了、依參議不參、不行外國、依可書除目也、於重官者、只下勘文、不載新除目、故實云々、今日親經次第不當之由、以使者仰遣定長許、不奏事由、行復任有其恐之故也、及深更親經參上、仰條々不當子細、定不能被(於カ)陳、卷舌閉口、實不足言也、凡近代職事辨官、皆狎蔑公事之所致也、返々奇恠、重加勘發、成恐退出云々、

卅日、辛丑、天晴、巳刻、定長爲院御使來、仰云、修理大夫親信、申可讓男定輔之由、(可愁辭少將之由云々、)辨通親卿息侍從通宗、可被聽禁色之旨、兩條如何、申云、修理大夫〔事〕、何事之有哉、(其子雖壯年、或申可被任中納言之由、或又申可被任少將之由、是各爲未曾有例、仍至此條者、非巨難也、)通宗禁色、又雖淺位、非無例、左右可在御定、但望五位藏人、(親經辭申之替也、)兩條、可有御計歟者、又仰云、除目事近日相尋日次可被行者、卽定長歸參了、召遣定經、仰可問日次之由、卽注申來月四日乙巳、仰可奏之由了、今日親經參上、依奇恠粗仰其旨、仍遂籠退出云々、親雅參上、申齋宮勅別當事、大夫史廣房、重春見參、又六位史、并藏人持來月奏、

五月

一日、壬寅、〔天〕晴、及晚陰、午上神事如例、早旦着衣冠、遙拜太神宮及春日、依有所思也、又書寫心經、補月々闕分、內府聊有病氣、親雅申齋宮勅別當、無還補例之由、(官外記勘申之、)又申所望之輩本官權擧之人三人云々、宗隆來申最勝講用途闕乏、諸國雖濟成功未尋付之由、此次付別當僧正、被申維摩會講師事、被問僧綱之請文等、多申彌恩有理之由歟、此事親經奉行也、然而件人依復任除目事、頗加勘發、加之宗隆奉行最勝講事、依有便宜所付也、宗隆又申云、證義者事、澄憲固辭、非啻限今年一度、愁可隱遁也、於今者永可被免公請云々、澄憲當時北京之法澄也、自由籠居全無謂、尋常各僧、各皆任此、恩顯眞、道顯等、各以如此、極不便事也、佛法之滅相、偏如此之事也、枉不可被免籠居之

由、可奏聞之旨仰之、自今夜始修愛染王護〔摩〕、山法印於白川房、所始行也、聊依靈告始之、奉渡余本尊幷衣等、以國行爲使、余今夜同念誦、此日物忌也、

二日、癸卯、終日天陰、雖有雨氣不降、親雅宗隆等來申云、各雖參院、定長不候、又田樂御覽之間、御所中間毎事不能奏達云々、明日早旦可參之由仰了、晩頭定經參入申云、今日向仁和寺宮、申寶劍御祈僧事、被申相計可申之由、仰可奏之由了、昨今物忌也、

三日、甲辰、天晴、巳刻、權辨定長爲院御使來云、天下魔緣競起之由、顯然之上、又有夢告、有世之謳歌、何様可有沙汰、可令計申、毎家可奉安置不動尊之由、有申人、如何云々者、申云、當時被仰諸宗有御祈、卽爲拂如此〔等〕之事也、其上諸卿被召意見、隨彼趣被施德化者、善神可擁護之、不空者、又魔緣不可競、然則禦邪鬼之計、不可過德政、抑毎家安置不動事、見安鎭法儀軌中之由、側所承置也、被下宣旨、尤可宜歟、但先可被問子細於申上人歟、就其趣可被宣下也者、此次明日除目任人、兼可申定之由仰之、卽歸參了、頭藏人次官宗隆來、申最勝講僧名之間事、卽參院、歸來仰云、毎人家可安置不動事云々年有沙汰云々、可相尋、又爲防魔界、可被行四角四堺祭歟云々、申下可尋沙汰之由了、卽不動尊事可尋申以前沙汰趣、召仰宗隆了、藏人辨親經依復任除目事、余加勘責、仍此兩三日籠居、然而明後日圓宗寺御八講御念佛等始也、親經爲彼寺辨、兼日尤可申沙汰也、仍今朝遣召之處、付使參上、申條々事等、又召仰了、

此日、左近府騎射荒手結也、少將知光一人差行也云云、今朝鞍膝胡籙等、損亡之分、五六具許調具、召本府廳頭久直下給之、初任之時皆悉調之、召射手等給之、初任右大將之時如此、今轉任之最初、先例不必之由、久直所申也、又舊記〔之〕中無所見、仍召府沙汰者所賜也、今日不遣大將家司職事於馬場、與手結日所遣也、騎射雜具事、大將年預長房已來奉行、依所勞今日不參、與奪職事經泰云々、入夜本府持來手結、先大將見之、次令覽余、見了返給、大將加封返給之如例云々、

四日、乙巳、雨降、此日最勝講定幷臨時小除目等也、申刻、

定長朝臣持來院御書、余謁之、即披見御書之處、大辨猶可任親宗之由、所思食也、光雅可叙三品、如何者、尤可然之由申之、(理之所推光雅可任大辨也、然而親宗有殊思食云々、仍爲媚諂、申可然之由、尤不忠也、但雅賢中將兼帶事、同被仰下、彼是彼非、非同日之論、仍親宗大辨非巨難歟、雅賢兼帶一切不可候之由、先日令申了、)小時定長又來云、(今度無御書、)於雜任者可有御計、大辨三位事、如先度御書者、奏承了之由、即付定長、雜任少々注折紙獻之、即相具奉行職事定經參了、余即着直衣(如例、)(前駈衣冠)參內、先參御前、次向直廬、兼忠朝臣遲參之間、暫待之、參入之後、定申僧名、先覽日時、(插杖、件杖在冷泉、云々、仍遣召之間、經時刻、)次定申僧名、如例、依不具例文、問之、兼忠申云、〔公〕家所記如此云々、是若僻事歟、然而臨期難叶、仍只所定申也、事了定經自院歸參、授任人折紙給、〔返給〕定經、仰下可仰上卿(源中納言)之由、并昇殿禁色通宗卿(通親卿子也、)〔并〕檢非違使宣旨(爲長、)等事、退出向九條、依方違也、內府依所勞、卜筮之處、出行不快之由占申、仍不相具之、傳聞、義顯於美作國山寺被斬畢、其次第、逃去南都、移住美州山寺、而近邊寺僧、告達關東、(頼朝卿一之郎從加藤太光員、弟加藤次光口、與件山寺僧爲知音、仍遣告云々、)件加藤次丸猶成疑殆、自身不上落、差遣郎從五人、(其中一人有見知義顯之者也、)以件案內者、爲示承入件山寺、即梟義顯頭了、于時出家入道、偏纏病痾、集(錯イ)臥爐邊云々、此事去月晦日云々、即四ケ日上洛、昨日(三日)入京、今日馳下向關東了云云、事若實者、天下之悅也、諸宗被仰御祈、又仰密宗有秘法、當時醍醐座主勝賢僧正、修佛眼法之修中也、余又仰觀性法橋、修佛眼法之間也、余深信此尊、奉圖如法之繪像、祈天下之安全、政道之反素、而始仰觀性祈念之間、行家伏誅、今又〔此〕修中、義顯被梟了、佛法之靈効可仰可信、天下之靜謐、彌以有憑、只恨君臣共非聖哲之器、可悲々々、

五日、(丙午)雨下、依故女院御月忌、向堂佛事了、伴中將歸冷泉亭、(女房等拂曉歸了、)三方節供如例、余方(家實)、女房(光親)、內府(長房)、資泰朝臣兼行、三方陪膳、女房節供、自南面供之、兼親已下、役供如例、此日左近騎射員手結也、大將職事四人、向馬場、饗祿等送遣之如例、次將二人、(兼宗、親能、)着行之、余及大將隨身本府者相幷十餘人上之云々、此日圓宗寺御八講初日也、本上卿家通卿依病、源中納言〔通親〕參勤云々、辨親經也、

六日、(丁未)雨下、親經持父入道意見、又申昨日圓宗寺御八講事、又申他雜事、藤中納言來、又辨實來、又宗

頼朝臣來申成頼入道返事、先日件朝臣、參天王寺之次、向高野謁彼入道也、付件便、余所音信也、子細不具記、

七日、戊申、天陰細雨下、此日物忌也、親經來云、天王寺與住吉社、論申安倍野領事、天王寺溢申對問、是殺害無疑(之)故也云々、可計沙汰之由、有院仰、申可在御定之由了、此事尤不便、縱雖所犯顯然、本社爭申、一旦經沙汰之後、可有科斷歟、此日物忌也、宗隆來申、最勝講僧名散狀、并今日依天下病事、可滿尊勝陀羅尼之由、可被宣下之由、有院宣旨、日數遍數事可申定之由仰了、

八日、己酉、雨下、宗隆來申云、今朝參仁和寺、宮申尊勝陀羅尼事、被申可隨御定之由云々、勿論不足言也、此事近日仁和寺病患發起、而滿寺滿此咒文之間、病事忽止之由風聞、仍此沙汰出來、件宣下之間事、云日數、又可被仰下之趣、委可被計申、兼又此外、鎮魔緣止病患計略、付佛教可被計申之由、所被仰合也、而今被申旨問答、御使職事、尤申被勅定旨、可奏聞被申之旨也、有若亡有若亡、召仰此旨之處、卷舌不答、余仰可重問申之由了、此日法印被來、宗隆昨日所進之賀茂社鳴動占形返給、仰可有奉幣之由了、

九日、庚戌、午上天晴、入夜雨下、此日、今日吉競馬也、有御幸云々、余隨身三人、被入乘尻、(左府生忠武、合兼隆、負了、右番長濟員合兼直、負了、近衞秦行廣合國方、勝了、)忠武被入乘尻、頗不甘心、仍內々避示遣定能卿許(之處)不沙汰歟、及晚行廣來、以季經給纏頭、(早衣、)頭辨兼忠朝臣來云、二間退犬矢、可卜筮哉否事、問女房之處、近年之例、雖有如此之事、不及沙汰、舊御座有此事之時、有御卜云々、仰云、然者不可及卜筮歟、依小恠小異、不可召神祇、陰陽之由、(見)寬平遺誡之故也(者)、全玄僧正弟子什玄爲夜居來、

十日、辛亥、朝間天晴、午後雨降、入夜月明、親經來申天王寺申、住吉社司殺害彼寺領住人之間事、仰奏之由了、宗隆來申、最勝講僧名、并用途之間事、證義者并講師、可請覺憲之由仰之、公雅顯忠等(三井寺講師、)辭退之替可請隆延、(三井寺已講、)若辭申者可請貞敏(東(大)寺律師、)之由仰之、又申外記勘申尊勝陀羅尼、并不動尊安置之間事、余具奏子細了、晚頭々辨兼忠、自內女房使來云、藏人親資放言、女房等并通親卿等各所訴申也

云々、事躰不穩便、早可奏聞之由仰之、今日定能卿來、自今日院供花也、

十一日、壬子、頭辨兼忠來仰院宣云、親資事尤奇恠、可有尋沙汰者、仰先可問親資之由了、即參內、歸來云、問親資之處、大略無遁申歟、雖稱不過之由、醫師、陰陽師共娘等放言、藏人大見苦事也ト八、逢女房申了云々、大略承伏歟云々、仍奏云、事次第可謂未曾有、召問之處、申狀如此、科斷何樣可候哉、若除籍歟如何、即奏院、歸來云聞食了、實除籍こそは候はめ云々、仰云、今一度奏一定可除籍歟之由、早參內可削籍者、又歸參了、及晚歸來申除籍之由、持來內御書、（始有此事）可有御手習、可進本之由也、書請文、（假名也、然而奧書月日列署等）招寄兼忠於簾前、自賜之、雖物忌已及度々、強不察（敷カ）之上、初度之手詔也、爲致敬信、破物忌自謁付請文也、君雖幼稚、爭踈人臣之禮哉、宗隆來申云、澄憲弟子與雲夭亡了、仍懇誠闕如、依先日仰、請覺憲了、聽衆又闕如、（聖覺彼良弟〔子〕也、仍不可參、）其替事奏聞之處、可召雅圓之由、有院宣云々者、雖不可然、御定有限故仰可請之由了、又申云、講師隆延領狀云々、

十二日、癸丑、巳刻、樞辨定長爲院御使來云、（余破物忌謁之、）事次第未曾有濫行也、早可尋沙汰、即被副下日吉禰宜成仲書札（件書々告座主狀也、）幷折紙等、定長云、中堂執行增運弟子所爲之由座主所申也云々、余申云、早仰職事、可召進張本之由、可被仰座主、如承者且可召進增運之由、可被仰座主御返事也〔云々〕者、定長又仰云、昨日有大事變之由、司天等所申也、可有御祈等歟云々、即定長歸參了、小時資元來云、昨日月犯心大星、尤重變也、過三ヶ日、雖可奏聞、依爲大事、且內々言上、是例也云々、爲仰日吉社訴事、召定經兼忠等之處、各稱病不參、

十三日、甲寅、早旦廣基來、申一昨日變事、未刻許大雨、暫而晴了、宗隆云、延曆寺講師今一口、各辭退云々、可請圓輔源賢等之由仰之、必雖不限人數、山講師只淨嚴一人也、仍今一口闕如之所、猶可請延曆寺之由所仰也、此夜內府渡居西方、移邪氣（尤イ）又始祈、（不動供阿闍梨快成、成輔入道子也、）余又居東面、廣元資基等來云、昨日雨降、變消了云々、件變天子御愼、又院御愼也、而此變忽消、可悅々々、依重召、入夜兼忠來、給昨日

自院所給之成仲狀等、仰可仰座主之趣、仰含子細、令書御敎書案、余乞見之、少々改直了、明旦參院奏聞如此可仰歟之由、其後早々可下知之由仰了、此夜、權中納言隆忠卿以宗雅為使、被示藏人親資事、（副入道關白消息也、）答子細了、

十四日、（乙卯）天晴、花山院大納言來、余謁之、又二位大納言少將兼良來、去十一日來、依物忌不謁也、今日謁之、大夫史廣房來、申條々事、此次仰記錄所之間事、又賴業眞人來、內府召前、談史書事者、內府造漢家帝王系圖、令見賴業、々々感嘆云々、天王寺宮僧正送使云、天王寺衆徒猶對捍問注、只兩方共可書起請也、社可被仰此旨、社若書者、以之可為勝乎、可見其失云々、又問注（進）をも可遂云々、

十五日、（丙辰）天晴、晚頭小雨、親經來申住吉天王寺之間事、余仰云昨日天王寺宮被申旨如此、但定有訛言歟、直召兼覺法橋、（彼宮後見、昨日使也、）尋聞子細、以彼申狀可奏聞者、齋宮群行之間事條々、親雅來申之、用途事可仰遣關東之由、先日有院宣也、又勅別當事、猶以未定、重可奏之由仰之、甲斐守長兼來、余始召前、且為見其器量也、（長方入道二男、去春殊所令初參內府方也、）此父入道不進意見、頗爵念之趣示了、

十六日、（丁巳）天晴、親經來申云、天王寺申旨、奏院之處、仰云、祭文起請、公家雖不被用事、此條無為之沙汰也、以此旨可仰住吉社者、早任御定、召神主可下知之由仰之、定長依所勞、以兼雅卿奏之云々、此日法印被來、季長來申吉夢事、（伊豫目代法印見之、）親經又申云、祈年穀奉幣（事）、住吉使友仲依不參社頭、自去比被召籠陣、依日數多積、可被免歟、仰早可免之由、

十七日、（戊午）陰晴不定、物忌也、召在宣內々問三昧供養日次、六月十二日、廿日、七月三日云々、又冬之間春日詣、幷山階寺金堂、南圓堂棟上等事、密々問日次、十月五日春日詣、六日棟上、（但非八神日有例云、○八神日一本作社日）十一月二日春日詣、三日棟上、（最上吉日云々、）為用意所問也、宗隆持來不動尊勝陀羅尼等宣旨案、依不違理仰子細了、（又）冣勝講々師（一口）之闕、圓輔半領狀云云、重可問之由仰了、親雅來、群行用途、可被仰關東之間事、又申勅別當事、依定長所勞、不能奏聞之由、仰云付兼雅、定能卿、及實敎朝臣等可奏者、此日物忌也、

十八日、己未、天晴、物忌也、右大將實房以使者（皇后宮少進長俊、）觸內府云、番長兼澄遭母喪、仍欲尋當府假番長之處、一切不候、若左近可然之者候ハ、被召渡哉、中臣武恒、（右大臣爲大將之時番長、）無指障云々者、答下尋聽頭可申左右之由上了云々、

十九日、庚申、天晴、親經來申宇佐香椎宮崎等造宮事、又親雅來云、初齋宮事等、欲奏院、無奏者之間、不能遂云々、宗隆申云、寂勝講圓輔領狀了云々、又云成功事、寂玄進納五千疋、申增分不力及之由、然者仰今度僧事不可被任之由了、午刻法印被來、法成寺庄々之間事、修造事等、致沙汰、申刻、舍利講、日來於九條堂行之、爲論義聽聞、自今以後、付在所可勤行也、今日講、有辨已講、問者範源已講、共山僧也、二重之評定之時、淨嚴律師吐才學、又義理明々、可貴者歟、中間定能卿來、前緣敷壘着之、但不取布施、依內々事也、今日頭辨兼忠來云、山惡僧濫行事、座主申云、付中堂執行增暹、幷彼岸所別當慶算等令尋之處、注申張本等了、而其身各逐電了云々、仰可奏之由、此次憶指期日可召出之由、殊可被仰、若過其日者、可被召件兩人之由可奏者、歸來云不能奏達云々、

廿日、辛酉、天晴、親雅、親經、宗隆等來、申條々事、各雖參院、依定長未出仕、雖尋定能、兼雅等卿、各不參云々、今日復任除目事、不可期後日、仍余書消息、遣兼雅卿之許、返事云、條々奏聞了、職事等歸參之時、可仰下者、宗隆可參之由仰了、卽歸來云、（親雅、親經等先是退出、又非參事之故也、）復任除目、早可被行、無可加任之者、又長門雖未被下重任宣旨、猶可復任者、仰任御定可行之由了、上卿泰通卿、辨親經云云、申刻、經房來云、隔簾謁之、依所勞不快也、談世上事等、多意見事也、又定能卿來、入夜外記持來復任勘文三通、（一通文官、一通武官、一通外國、）見了返給、仰云、〔猶外國者〕、定有除目歟、早可免內覽者、

廿一日、壬戌、天晴、酉刻小雨、親經參上申云、初齋宮、上卿新大納言領狀之由、奏聞了、又四角四堺祭用途闕如了、平等院執行嚴〔敎〕、慮申、可進納五千疋之由、奏聞之處、可召付之由有仰云々、余云、法成寺三綱寂玄、當時進納寂勝講用途云々、兩寺所司同時浴恩者、定有朝野之謗歟、尋付他功宜歟、又申云、野宮蚰恠異事、問例於官之處、群行以後者、每度有

軒廊御卜、於諸司野宮等怖畏者、一向本宮之沙汰也云々者、仰云此事不審、雖諸司野宮、於大事者、爭無軒廊御卜哉、雖齋宮、於少事者不可必然歟、但此事非大事者、强不可有軒廊御卜歟者、又申云、今日記錄所評定也、只今所參也云々、

廿二日、癸亥天晴、昨今物忌也、然而强不堅、親雅來、先日兼雅卿所仰之事等仰之、又兼忠來、余奏山惡僧事、又仰可有祈雨奉幣之由、歸來云、山惡僧事、如令申可致沙汰者、未刻、右大辨光長參來、去春以後依病不出仕、〔今日〕始所出仕也、依物忌不謁、召前庇簾、仰雜事、入夜親經來申御祈功之間事、此日宗隆來申㝡勝講公卿已下散狀、今日定經來申寶劒之間事、每事懈怠尤不便歟、

廿三日、甲子天晴、頭中將實教來申云、泰通卿申可被免勅授之由如何、仰可奏之由、先例殊被惜事也、此一兩年、大略翌日被免、折中可有沙汰歟、此旨可加奏之由仰之、又仰殿上人不仕之間事、頭辨兼忠朝臣申山惡僧之間事、仰可奏之由、猶可召增遏慶算等之由有仰、仰其旨可下知旨了、又申明日祈雨奉幣事、宗隆來申㝡勝講之間事、以件人奏可有僧事哉否事、可被行之由有仰、撰調申文等、相副目錄、可奏之由仰了、今日以藏人辨親經奏意見十七通、一結公卿十四通、光長卿之外皆書禮紙、仍以同紙爲禮紙、結中片端也、一結兩大外記、幷大夫史幷三通也、以例紙爲禮紙、結中同前、奏云、古昔被召封事、於仗座有定、中古永延以後、天仁以往、有意見封事、天永元年白川院被召堀川左大臣幷匡房卿等、即就狀有沙汰、其後永久之比以後、意見頗有强行事等歟、其後保延以後至永萬、兩三度意見、一切無其沙汰、於今度者、爲被興行天下事、豫有議所被召也、然者殊可有其沙汰、其議定之趣如何、依院宣被召之、仍不可及仗議及殿上定、須於仙洞有評定也、將又職事丞相已下、上﨟上達部等之許可持向歟、可隨御定者、良久歸來傳仰云、此意見等凡不能見披、又不及子細取目錄、其中可（分イ）有沙汰事、又暫不可被行之事等、委細注文可奏覽、少々事ハ可申也、朕身雖無才、故法性寺入道被示事、幷通憲法師申事等、粗留耳底、盡補萬一哉云々者、御定之趣事、似染叡慮、爲悅不少々々〔也〕、又被仰下云、東大寺事、行事官可被補、又苧綱事、殊申請云々、早可致沙汰者、申云件兩條欲

奏之間也、今仰爲恐、先行事官事、定長當其仁、苧綱事、去年行隆奉行之時、下宣旨於諸國、被召之由所承也、親經早尋問官、可注申散狀、隨其趣可被催促也者、意見持歸暫留之、明日可給親經、爲令取目錄也、此日、山階寺三綱東三堂衆、盜取山田寺佛之張本二人、相具將參之、返給氏院了、罪科未定之間也、

廿四日、乙丑、終日天陰不雨下、此日、寂勝講初日也、講演以前、被行祈雨奉幣、上卿新大納言、辨親經、巳刻、權辨定長來、依遣召也、仰法成寺執印（○印一作行下同）事、可取御氣色之由上、覺尊固辭之間、可補慈圓之間事也、〔又〕平等院執印事、薗城寺奏狀下給、仰云、此事先日委聞食了、然而若就此狀、可仰之趣などやあるとて被仰也、非可有御沙汰云々、申云、先度委細言上了、縱雖有可申旨、被仰子細、還有後煩歟、只上一切不可知食事也、百千度も可示長者之由、可被仰下也、猶定奏聞及再三歟、遂以不及上之御成敗、可爲悅也者、即參上了、此外有示事等、未刻着束帶先參院、右少將兼良（被服暇忌、）相伴、件人余殊爲子、仍如此之時、可相具之由、父亞相所被示也、（藏人五位二人在車後、）余前駈八人、殿上人兩三人在共、於院以定長入見參、仰云、所勞除氣、猶不快之間不見參、過今兩三日可參、面有可被仰事等云々、又仰云、法成寺事、左右只在意、至是等非可聞事云々、則參內入自左衞門陣、昇自小板敷、（右揖、）着御倚子下、（下方也、）先是隆忠、基家、雅長等卿在座、雅長家禮之人也、而不降座、動座、可謂不足言、召宗隆（行事職事也、）問僧參否、申不知之由、仰可尋之由、奉行職事兼可尋知也、可謂未練歟、歸來證（此イ）議之外、申皆參之由、仰並可催之由、（居長押上、申之、仍仰可居小板敷之由、即降居小板敷、）又實家卿可參云々、而未見此座、仍尋、申未參之由、仰可遣人之由、又仰兼忠云、殿上人車、多在陣中、慥仰其人、又差遣如吉上、可立陣外者、余即參御所、實教朝臣云、泰通卿帶劍事、可然之由、有御氣色云々、余云御定分明者、無左右所存、昨日申了者、余又仰御願趣可仰之子細、（天下太平五穀豐饒之由也、）召兼忠問祈雨奉幣發遣了否、申只今發遣了之由、又宗隆申事具之由、仍余舨着殿上、而實家卿不見座、仍仰實教尋之、依公事在陣、先可參歟云々、余仰云、奉幣發遣了、詔

書覆奏可被行者、講演了可被行也、日脚已斜、先可被参之由可仰者、卽實家卿参着、余召實教問事具否、歸來申具了之由、仰可奏之由、歸仰聞食之由、便仰可召辨之由、頭辨來候小板敷、仰鐘、乍居小板敷召藏人仰之、藏人出無名門外、仰圖書寮、卽槌鐘、三度、　次出居次將五人公時朝臣已下、經小庭靑璅門等着座、次余已下着御前座、第一敷兩面無、次催僧、卽從僧等、置草座香爐宮、皆悉置了、證義者從僧五人、又持参之、次僧参上、次威儀師惣在廳經緣着座、次講讀師着禮盤、威儀師稱惣禮、卽三禮、次登高座、其後次第如例、表白之間、實教朝臣出自殿上〔々〕戶、着講師高座西邊、仰御願趣說法論義、問者園城新題余千慶、但問題許也、〔覺憲乍居西高座、仰鐘也〕了經緣着定、覺憲乍在高座仰鐘也、咒願三禮、於南殿庇西第一柱下、召覺憲從僧、二音、其詞云覺憲法印相大僧都從僧〔了〕、　次從僧参上、敷禮盤上、次咒願三禮着禮盤、次經緣進就行香机下、次余已下、進寄其前、先是解劔、行香如例、經御帳後如例、次歸着行香机下、返置輪復座、如本帶劔、賴實、通親如此、他人持劔起座了、次僧徒退下、次公卿起座、余歸着殿上、召兼忠奏事由、歸來仰可始之由、便仰鐘、次出居着、次参上着座、次僧昇、

次說法論義了、有證誠也、僧退下、次公卿退下、次有詔書覆奏、於鬼間加可字、宗隆傳覺之、上卿實家卿也、上用晝御座硯如例、卽返給、次余退下、今日参入公卿、

大納言實家、

中納言隆忠、賴實、通賴、經房、

参議基家、雅長、

堂童子、

左方、御所方也、　定經、定忠、

右方、　信清、起出居座動之、公賴、

此日出仕以前、宗賴朝臣召具陰陽師業俊、宣平等参上、問春日恠異恠所、其長者病事口舌之由、丙丁日可愼之云々、退出之後、親經來申條々事、

廿五日、丙寅、天陰、及晚雨下、終夜不止、但其雨微而猶乏之、農業之要、余依物忌不参內、

今日朝座覺智僧都、問者東大寺增運、夕座辨曉僧都、問者興福寺實叡、

堂童子、

左方、爲賴、能季、

右方、忠行、基定、

公卿、

中納言定能、兼光、

參議隆房、親宗、
散三位雅隆、家房、
入レ夜親經來、申下住吉天王寺論申殺害之間事、幷四角四堺祭用途之間事上、亥刻、北方有レ火、法成寺近邊雖レ有レ疑、遣二男共一令レ見、隔二五六町一、北方也、又火勢已滅了、仍不レ參、此夜法印被レ來、此日、春日佐異物忌也、
廿六日、〔丁卯、〕申刻天晴、宗隆來申二僧事所望申文等一、〔在二目錄一、注二折紙一、〕仰二可レ奏之由一、又內裏修理掃除、超二例年一尋常之由、感二仰之一、
今日朝座講師嚴律師、〔問者興福寺範玄、〕
夕座信宣律師、〔問者延曆寺仁快、〕
堂童子、
左方、親經、高通、
右方、顯兼、公頼、
公卿、
頼實、通親、泰通、〔已上中納言、〕
隆房、通資、〔已上參議、〕
顯信、家房、〔散三位、〕
入レ夜右中辨基親朝臣來、只今所二入洛一也云々、依二深更一不レ及二子細一、
廿七日、〔戊辰、〕天晴、此日、最勝講第四日也、昨日一昨日、依二堅固物忌一不レ參也、午刻着二束帶一、先欲二參院一之問、定長爲二御使一來、僧事之間事也、任人卅人、非據非レ一、所存條々申了、定長〔卿〕歸參、余相續參院、僧事之間事、一兩度有二御問答一、雖レ被レ停二少々任人一、猶以添二耳目一歟、未刻參內、少時右大辨實房參入、余於二殿上一、付二頭中將實教朝臣一奏二事由一、召二右少辨親經一、〔假〕仰二實〔藤〕敢令レ召レ之一、仰レ鐘、次々如レ例、朝座中間、實房卿依二賑給定事一着レ陣、〔親宗同着レ陣、〕余相續起レ座參二御所一、依二大納言已上不レ候レ座、頗輕々之故也、朝座了親經覽二賑給定文一、見了返給、次夕座被レ始、泰通卿已下着二御前座一、余猶在二簾中一、事訖下二直廬一、
朝座講師圓輔法眼、〔問者興福寺範圓、〕
夕座講師成寶律師、〔問者園城寺圓家、〕
參入公卿、
右大將、實房、
中納言、泰通、兼光、
參議、雅長、親宗、
散三位、顯信、雅隆、

堂童子、
左方、親國、家實、
右方、髙通、忠行、
此日依レ行二僧事一、上卿泰通卿、辨親經被レ行事等、一々非據、就レ中實慶任二僧正一、未曾有之非據也、去年兩度有二此沙汰一、余乍レ恐申二子細一、仍無二其沙汰一、而遂以如レ此、天下之政、聖化可レ期二來世一歟、可レ悲々々、三會一、山階寺別當僧正無二被レ申事一、第二辨曉此兩三年以前任二律師一、(熊野御經供養賞、)去々年任二僧都一、(大佛開眼賞、)齡未レ及二宿老一、連年昇進、頗爲二過分一之上、今日轉二大僧都一云云、雅縁明日可レ被二居下一、依二﨟次下﨟一也、件人身爲二丞相子一、才又超二等倫一、謂二公請一無二比肩之人一、當時爲二〔公〕平講師之第一、隨又所レ望二法印一、而其事無二許容一、忽被レ與二當座之耻一之條、尤可レ謂二不便一、仍勝詮雖レ爲二第三一、齡餘二七旬一、才又爲二法相之棟梁一、仍被レ抽三任權少僧都一也、上﨟可レ超二可レ然之人一之時、以三下﨟之無二超越之愁一、被二登用一、定例也、仍所レ被レ行歟、但被レ許二雅縁法印一、以二辨曉一被レ轉二大僧都一、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歟、世之所レ推、猶以二辨曉之大僧都一、謂二過分一歟云云、今夜宿二候内裏一、親經申二條々事一、(兼見給二親經一了、)

廿八日、己巳、天晴、此日最勝講之結願也、未刻着二束帶一參二御所一、今日大納言不レ參、仍余不レ着二殿上幷御前座一、權中納言隆忠卿已下着レ之、毎事如レ例、及レ昏事訖、隆忠已下取レ祿、此間余退出、雖レ參レ院、依レ無二近習者一、空退出、
朝座已講隆延、(問者興福寺円綱、)
夕座已講信憲、(問者延暦寺公円、)
公卿、
中納言、隆忠、親實、定能、通親、
(實國カ)□□、經房、泰通、兼光、
散三位、家房、
堂童子、
左方、棟範、定家、
右方、宗隆、(五位藏人、)顯兼、
廿九日、庚午、天晴、此日被レ行二造東大寺司除目一、長官權右中辨定長朝臣也、行隆代也、外記爲二内覽一持來、見了返給、宮城使、防河使等同欲レ任、而院御二幸嵯峨一、仍不レ能二奏達一之間、今日不レ行也、此日被レ行二四角四堺御祭一、先兼光卿參レ陣、勘二申日時一云々、

六月[小]

一日、辛未小雨、申時許參內、自二今日一至二來四日一可レ祗二候禁裏一也、內府渡二邪氣一之間、神今食齋有レ憚[之]故也、參內以前、藤中納言定能、前源中納言雅賴等卿來、各謁レ之、於二內裏一定經來申二條々事一、多是賞劔之間事也、

二日、壬申天陰、酉刻大雨即止、入レ夜又下、終夜滂沱、近日頗愁二旱魃一之處、今雨、實是善龍之所レ化也、萬民散レ愁、一天愷樂[者]歟、親雅來申二初齋宮之間事一、

三日、癸酉天晴、依二去夜雨一、鴨河雖レ增二水勢一、田畝不レ及二流損一、自二今朝一主上聊有二御不豫事一、欲レ行二御占一之處、依二日次不一レ宜延引、御惱之躰、偏御腹病之所レ爲也、召二典藥頭定成一、問二御病治事一、又以二職事御教書一、可レ奉二祈念一之由、仰二御持僧等一、召二宗隆一、仰下御厨子所レ訴、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上、又親經申二右中辨基親朝臣、歸洛條々申狀等一、仰下可レ奏二聞之由上、其後條々有下可レ被二召問一事等上、就下先日被二仰下一之旨上、注二篇目一可二申上一之由仰レ之、

四日、甲戌天陰、親經申二行幸之間事一、來十二日滿卅五日[三十イ]、可レ有二御方違一、又十四日、[依二御燈會一可レ有レ行二幸他所一、仍自二十三日一至二于十四日一]可レ御二押小路殿一、而賢所不レ出二御京外一、事已難治、爲レ之如何、仰二可レ奏之由一、院宣云、自二七日一可レ御二參籠今熊野一、仍件間、大炊御門御所不レ可二指合一、早可レ有レ臨二幸彼御所一者、尤神妙、親雅申二群行之間事一、其中有二前使判官事一、中臣氏之中、撰レ堪レ事之輩、或二人或三人一、所レ被二仰下一也、今度可三仰二下三人一之由下知了、此日有二請印政幷軒廊御卜一、上卿共兼光卿云々、酉刻自二內裏一參レ院、以二定長一入二見參一、依レ召參二御前一、奏下意見之間事、幷諸國可レ被二流立一之子細等上、暫而退下、殿上邊以二定長一條々有二申入事一、其中閑院修造事、可レ有二忩沙汰一、可レ被レ尋二功國一之由奏レ之、仰云有レ賜二下野國一、可レ勸二仕彼修理一之由、申レ人哉否、早可二相尋一、又自二御所一も可レ被レ尋云々、即退二出冷泉家一、今日、余退出以前、兼雅卿來二臨內府方一云々、今曉[內府]追二邪氣一驗者給二單重幷牛等一、

五日、乙亥雨下、寢殿北面造營作レ泉、今日終二作事一了、宮內大輔盛房密語云、相少納言入道宗綱內々申云、殿下明年爲二御重厄一、殆及二命之危一、又內大臣殿、今年可レ有二御慶賀一云々、各不レ見二其容貌一、暗有二此申狀一、雖

取信事歟、然而為後注置之、又云、法皇不可過給今明年云々、故女院御月忌、於九條行之如例、

六日、丙午、天晴、午刻定經來、申賞罰之間事、幷新三位光雅昇殿事等、近代公卿昇殿、無異議歟、早可仰下之由仰之、宗隆以消息申云、父入道去夜絶入、適雖蘇生、更無其憑、仍所承之事等、忽不能申沙汰云々、尤聞歎之由仰遣了、親經注申可被問宇佐使基親之間條々事、依先日召仰也、兼忠申祇園御靈會馬長散狀、仰可奏之由了、(此日物忌也)、

七日、丁未、天晴、頭辨兼忠來、傳院宣云、馬長領狀、其數非幾、事已神事也、憖可令騎進之由、殊可被譴責、若猶致對捍者、可被除殿上籍者、早任院宣可加催之由仰下了、及晩定經來、仰院宣云、來廿四日、皇后宮職、可有院號、職人方奉行、即定經也、本宮事親雅奉行云々、申尤可然之由、又仰可宣下之由了、又云、賞罰御祈僧事、可仰維律師覺辨者、仰可申仁和寺宮之由了、入夜、新三位光雅來、申拜賀、余依申請(由イ)給車具幷牛飼下襲等、雖申請帶、有所思不賜之、拜賀申次職事經泰、

八日、戊申、天晴、申刻、小雨小雷、親經召具右中辨基親朝臣參上、宇佐宮之間條々事尋問之、申注子細退可言上之由、大夫史廣房申官申文書之間事、又大外記賴業申穀倉院之間事、此日澄雲法印來、申山惡僧之間事、及三昧院供養事等、

九日、己酉、天晴、及晩小雨、親經申神祇官申依諸國(紀伊、阿波、土佐三ヶ國所分也、)不進龜甲、不能行御體御卜之由事、仰可奏(之)由了、(有國々散狀、)召頭兼忠朝臣、仰山惡僧之間事可奏院之由、以定經奏兩社行幸事、

十日、庚戌、天晴、親經申月次、神今食、諸國難濟子細、幷依諸國不濟龜甲、今日御體御卜奏可延引事、仰可奏之由、即歸來仰云、月次祭用途事、猶可責國國、御卜延引事、聞食了云々、諸國申狀、奇恠多端、然而一言無被答仰下之旨、自今以後、公事之陵遲只在如此事歟、賞罰之二柄者、理政之大綱也、御體御卜、無故延引、元曆之外無例云々、早問日次、可申上之由仰了、入夜廣房參上申云、明日神今食辨闕如了、仰云可責基親者、此夜隆職來、申官申文書之間事、

十一日、辛亥、天晴、申刻、大雨雷鳴即止了、早旦、天文博士廣基來申云、去夜太白犯東井、大將慎也云々、而今

日依大雨消了、去〔夜〕比月犯心大星、為重發、翌
日雨降銷了、今又如此可悦々々、此日、月次神今食祭
也、上卿新中納言云々、兼忠申山悪僧之間事、〈座主申状有條々、〉
仰可仰座主使廳之旨、幷可奏聞之子細等了、
親經申明日行幸〔之〕事、定經來傳院宣云、行幸行
事辨、相計可仰者、又云資頼求御祈僧事、仁和寺宮、
直可被請定之由、被申之、余仰云、以院宣猶彼
宮可被請定歟、職事奉行、不可事行之故也、又
行幸行事辨、〔事〕兼忠〔本〕奉行也、而依服假辭退、
今彼日數過了者、可被仰兼忠歟者、亥刻、自内
裏女房送札云、聊有御不豫事者、仰頭辨兼忠
云、早参内尋聞御有樣、御卜以下事、可申沙汰者、
夜半兼忠來、示殊事不御之由、
十二日、〈壬午、〉天晴、此日、御方違行幸也、法皇御参籠今
熊野之間、大炊御門亭、無指合事、仍有行幸〔于〕
彼亭、明後日〈十四日、〉依御靈會、可避閑院給、賢所同可
有渡御、仍白川押小路殿、為京外之間、〈内侍所不御京外例也、〉
無臨幸者也、秉燭之後参内、先是公卿次將少々参
入、奉行五位藏人親經覽日時、〈行幸幷内侍所、〉見了、〈於御所見了、〉返
給、出御殿東陣、自夜御殿、當太白方哉否、可尋
之由仰之、親經申云、宣憲申云、不當正方、當乙
方也云々、余計合東行南行之處、南行十四五丈、東
行僅楹九丈余也、仍可謂丙方、不可謂乙方、宣憲
自本尾籠〔之〕人也、但雖有陰陽師之言失、〔於〕不
當正方之條者惟同、仍所被用東門之由仰
之、小時右大將参入之後、出御如例、余自閑路参
會、入自大炊殿東面北門、暫而臨幸下御之後、鈴奏
名謁了入御、其後賢所入御、次余出自南面西門退
出、依為陣中、不用車歩行也、

此日、供奉公卿、
右大將、實房、　泰通、
中納言、通親、經房、兼光、
参議、通資、
散三位、雅隆、光雅、

今日行幸以前、兼忠來申山悪僧之間事、座主使廳等
申狀、仰可奏〔之〕由了、又頼業來申三昧院供養
堂、童子諸大夫、幷執蓋等役人事、又親經申條々事、
今日内侍所供奉、〈少將信清、五位藏人宗隆、〉依内侍所渡御、今日無
留守、但女房少々留候、仍仰藏人瀧口幷大番武士等、
令守護之、

十三日、癸未、天晴、山法印被レ來、今日依二神事隙一也、親經來申二參河國申兩條宣旨事一、（一出擧利加增事、一今錢停止事、）仰云、先可レ宣二下出擧利事一、於二錢事一者、猶仰二外記一、召二勘文一經二沙汰一、可レ有二停否之左右一、於二今錢一者、不レ可レ及二議定一、早可二停止一、但宣下仰詞、分別可レ截也者、又申二高原宮造營事一、勘二先例一之處、三ケ度不レ同、或本宮國司、（筑前國云々、）相共修造、或社司修造云々、余云、天下豐饒之昔、猶有二本社修造之例一、況天下已弊哉、況宇佐造營指合哉、早任二本營宮修造例一、可二宣下一者、又基親朝臣參上、宇佐清祓之間事條々問レ之、大略無二道申方一歟、及レ晚參內、依レ非二旅所之儀一、無二警固一、被レ渡二賢所、殿上陣座、晝御座等一之故也、小時依レ召參二宮御方一、女房謁レ之、次參二八條院一、深夜歸レ家、

十四日、甲申、此日祇薗御靈會也、仍爲二神齋一、入レ夜還二幸於閑院一、戌刻參內、（步行、）小時出御、御反閇如レ例、今日右大將不レ參、新任之人、路二還御之供奉一、可レ謂二不忠一、自二閑路一參會如レ例、下御之後、鈴奏名謁、其後還二御本殿一、余取二御裾一、貫首五位藏人等、不レ候之間、無下取二余裾一之人上、仍只引レ之也、實敎、重綱、兼忠不レ參、（奇恠、）親經供二奉賢所一、宗隆父入道、萬死一生、定經先度行幸之時、與二大理一有レ事、其後怨二彼事一、不レ供二奉行幸一云々、一昨日同不二供奉一、次第太不當、返々奇恠、末代事觸レ類如レ此、上無二糺斷一之所レ致也、卽以退出、

參入公卿、

中納言、通親、泰通、兼光、

參議、通資、隆房、

三位、光雅、

內侍所、（少將成家、五位藏人親經、）

十五日、乙酉、天晴、此日、祇薗臨時祭也、余不二參內一、宣命上卿、□□□□□使、□□□□□□□又立二祇薗神馬十烈一如レ常、但今度當社初度也、幣帛一串也、陪膳彈正大弼資泰朝臣、奉行仲盛、使散位藤〔原〕基淸、（非二職事一也、藏人五位、）陰陽師天文博士廣基、其儀如二他社例一、使必可レ參二社頭一之由、以二行事一仰レ之、兩三町騎馬相從、其後以レ車參二社頭一云々、（經二他小路一、）今日親經、申二宇佐之問事一、仰下可レ問二基親一之由上、親雅申二初齋宮之間事一、定經來、余仰二賢劒之間事一、凡每事如レ泥、力不レ及、今日雅賴卿來、奉幣之後謁レ之、

十六日、丙戌、天晴、今日遣二宗賴朝臣、兼時等一、於二法成

寺、令沙汰修理之間事、即歸來申子細、大畧金堂廻廊、可宛長吏分之由也、召大夫史廣房、仰條々事、（官奏今月可被行事、行幸事、濟稅事、）兼忠朝臣申（山）惡僧事、（座主有申旨、）依所勞不出仕云々、事大事也、早相扶所勞（身）今夕明旦之間、可奏聞之由仰之、

十七日、丁亥天晴、以親經奏、裝束使御祈願（奏、）（已上兼忠朝臣、）率分勾當辨、（定長朝臣、先例多爲正左中辨之職、仍兼忠猶仁欤否之由奏、院、不可然之由有仰、仍奏此由也、右中辨基親下向宇佐、不成一事、於事無沙汰之由、世上謳歌、忽難濟欤、）□□事等、又奏他事等、歸來云、裝束司御祈願事聞食了、早可仰兼忠朝臣、率分事定長辭申、此上可相計云々、（以盛隆被同定長、々々申、乍置上臈座、此猶有恐之由云々、）又尊勝寺辨之間、依親經尾籠、頗有逆鱗之事云々、即以親經申仔細、聞食披云々、凡雅賴、兼忠父子共、殊天氣不快云々、雅經來云、院號事、如余申廿八日可宜之由有仰者、以定經奏寶劔之間事條々事、此事不入法皇御心、又天下之人嘲哢云々、一身辨營、甚異様也、又不可叶事也、仍若不可有此沙汰欤之由奏之、兼忠來仰院宣、（山惡僧事也、）以御定可仰座主之由仰之、此次仰職事番、并藏人方公事見參事、此日以廣房遣左府亭、仰云、去去年不被行不堪奏、依寬仁例、去年行去々年分、今年又可行去今兩年分、而今年分、多及歲暮、不可然、任例九月中可行之由存思給、去年分可在彼以前、仍今月可被行、且又施米事、弍月被行、爲上計欤、兼又七月依吉例、可被行殿上所宛也、兩條共、一上必可被參事也、出仕之有無如何、又官奏事一上之最也、且任彼命、可用意文書之由仰之、即歸來云、畏承了、雖所勞無術、殿上所宛必可參也、官奏今月中、猶難出仕、可被仰他上卿欤、若又延引者可參云々、仰云一上可有出仕者、可待彼也、官奏不可指月之故也者、廣房申神祇官注申濟稅之間事、

十九日、己丑天晴、依主上御髮令鍛給、內府參內、日來所勞、近日聊有少減也、先參院、以定長申入云々、入夜歸來、此日、每月恒例舍利講也、講師公雅已講、問者仁快、山法印來被聽聞、入夜定能卿來、

廿日、庚寅未申刻許雨下、即止了、酉刻參院、依召參御前、良久候招容、參內、亥刻退出、

廿一日、辛卯天晴、昨日內府所勞又增、爲歎不少、請佛嚴聖人令見之、

廿二日、壬辰召定長、奏條々事、三昧院阿闍梨事、并寶

劔事等也、歸來云、件阿闍梨事尤可レ然、但五口過分也、先可レ被レ宣二下三口一者、余自レ本五口之由、雖レ令レ申、三口又可レ定、但五口又不レ可レ及レ難、卽惠心院、幷青蓮院等例也、何況今所二申請一、又有二由緒一、以二三口一永可レ付二三塔常行堂一云々、旁不レ可レ及レ難之由奏レ之、然而不レ許、又不レ能二強申一、此旨示二法印之許一了、入レ夜內府所勞殊更發、

廿三日、癸巳天晴、召二親經一〔賜〕二意見目錄一、先日賜二意見等一、仰下可レ取二目錄一之由上、而忩忙之間、其功難レ終云云、仍取二目錄一給レ之、仰下可二部類一〔之〕由上也、招二定長一奏下三昧院阿闍梨、今一口被レ加哉之由上、猶以不レ許、仍三口可レ宣二下之由、仰二定經一了、明日始行レ法、又可レ有二佛開眼一云々、座主登山勤レ之、仁和寺宮以レ使被レ示云、寶劔御祈僧辨雅領狀了云々、以二人數任文一、可レ被レ付二奉行職事一之由答了、花山院大納言爲レ訪二內府病一來臨、余謁レ之、

廿四日、甲午內府自二今夜一又渡二邪氣一、智詮祈レ之、雖二重服一、古昔不二相憚一之上、佛法之習、全不レ可レ憚、仍召レ之、僧家々暫令レ除二凶服一云々、雖レ不レ然全不レ可レ憚之事也、

廿五日、乙未入レ夜、藤中納言定能來、內府訪也、此日祈雨奉幣也、上卿兼光卿、職事定經、辨基親也、

廿六日、丙申法皇詣二日吉一給、明後日可レ有二御下向一云云、入レ夜、式部丞光資藏人、持二來省試詩判一、見了返給、仰下可レ付二職事一之由上、先例少輔持二來之一、而範光籠居之間丞持來也、省官先內覽、其後付二職事一、々々又內覽、是先例也、定經申云、親雅依二所勞一、辭二申初齋宮一事如何、仰云可レ仰二基親一、尊勝寺等事、仰二親經一者、

廿七日、丁酉天晴、式部大輔光範來申云、詩判內覽事、近例省官內覽之後、無二職事內覽之儀一、而光資、少輔重可二內覽一之由稱二有レ仰返給一、爲レ之如何、仰云光資謬言也、省官先內覽返給、付二職事一、々々又內覽、其後奏聞下レ省、是定例也、而近代無二職事內覽一〔之〕條、尤違例也、但光輔爲二藏人一之間、若便奏聞了者、於二今度一者、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若未二奏聞一返下者、早可レ付二職事一也者、光範云奏聞了返給云々、仰云然者於二今度一者、不レ可二沙汰一、於二自今以後一者、可レ存二此旨一者、

廿八日、戊戌天晴、此日有二院號事一、停二皇后宮職一、法皇第一女、有二宮今國母之儀一、御名亮子、爲二殷富門院一、申刻着二束帶一參內、先レ是公

卿等多參入云々、仍以定經、仰可定申之旨、（其闕皇后宮職）可有院號事、何樣可申號哉、可令定申者〔了〕、此間余候朝餉方、良久定經來、申人々定趣、多是宣陽門云々、又殷富門、宜秋門、東二條院等、相加云々、其人申其號ト云事、職事不分明之間、憖不聞及、大略只如此也、余重仰云、宣陽門者、內裏之中門也、無例如何、又二條者、彼宮御領歟如何、歸來云宣陽門事、人々多定申、且又陽明門院、陽文字吉例也云々、（中門之條、定經不問歟、不足言、）二條非御領、只當時御所頗寄東、仍隨宜所申出也、大途只宣陽門也云々、即以定經奏法皇、（御大炊御門殿、）其狀云、人々申旨如此、愚案宣陽門不甘心、先院號者用御所號也、待賢門之時、始被用無故之門號、然而猶是被准上東門陽明門等之儀也、建春門、建禮門、被用內裏、是偏新儀也、建春門院雖吉例、建禮門不吉也、何況於中門者已無例、仍被用殷富門、何難有哉、西面已有上西門例、其字文無難、若猶可被用內裏門者、宜秋門宜歟、秋字頗雖非吉、於后宮者、得長秋之號、仍女院之號、強不可憚歟、但猶是不甘心事也、可被用門者、宮城門可然也、二條若又爲御領者、東二條尤可然、非御領者、〔頗〕以無所據歟、所存如此、此上可在勅定者、暫而歸來云、如此事一切不知案內、只左右相計可被仰云云、雖須重取御氣色、已及夜漏、又猶不可分明之成敗、仍任愚案、仰云停皇后宮職、可爲殷富門院、停進屬、可爲判官代、主典代、年爵、年官、御季御服、御封雜物、如舊奉宛、於內膳御飯者、宜從停止者、（是每度例狀也、）定經向陣仰右大臣、余即參大炊御門亭、（法皇新女院同居、）着女院御方殿上、（以二棟廊南面爲其所、）右大將已下公卿等着之、（對座余在奥、）暫而右大臣參着端座、可補院司〔之〕人々之外、他公卿等皆悉退出了、其後經數刻、余持病更發動、雖不可堪忍、寬治天治例、執政臣仰下院司、今度被逐天治例云々、仍強以祗候、良久之後、左中將公衡朝臣（權亮、）參候寢殿巽簀子敷、賜院司交名折紙、來受余、（須依召參進中央間可給也、而御所在東第一間歟、可尋之、）余一見了返給、仰可仰下之由、即起座退出、依神心不快也、

今日參定公卿、

右大臣、

大納言、實房、　　實家、（已上三人宣陽門院、）

中納言、隆忠、（殷富、宣陽、）賴實、（宣陽、）定能、（殷富、宣陽、）

通親、殷宮、脩明、經房、殷宮、宣陽、兼光、同、
參議、雅長、安嘉、二條、親宗、東、宣陽、宣秋、小六條、
通資、宣陽、殷宮、
此外奏遲卿、雖ニ參入一依ニ遲參一、不ニ定申ニ云々、
院司、
公卿、
右大將實房、新大納言實家、從三位光雅、
四位別當、
公衡朝臣、定長朝臣、
判官代、
定經、家實、光重、
主典代、
景宗、
今日、業俊持ニ〔來〕天文密奏一、又史持ニ來月奏一、此日被レ勸ニ濟瀧龍穴等御讀經日時一、上卿兼光卿、
廿九日、乙文陰晴不レ定、親經定經等來、申ニ條々事一、六月祓如レ例、陪膳家司、文章博士光輔朝臣、余女房姫君在ニ一所一如レ常、内府又此後修レ之、陰陽師、兩方共天文博士廣元也、

右文治三年夏此一峡墨付八拾六枚者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依爲予三男任懇望聽之仍彼卿被繕寫之畢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其二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錄號玉葉爲后昆之龜鑑自爾以來雲抄無讓他家吾後者守此旨秘握而可貯深奧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季夏虫拂之節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四十九終

玉葉　巻第五十

自文治三年七月
至同年九月

文治三年秋〔丁未〕

七月

一日、（庚子）天晴、入夜大風、毎四季之朔、有所請神宮事、是例事也、仍解除遙拜、（着衣冠降庭、）巳刻〔許〕着直衣参内、内府渡邪氣、仍参内、終日祗候、入夜退出、於内裏基親申初齋宮事等、（伊勢國司申状、并前使判官等事也、）定經申寶劔事等、親經來云、鴨川合社祝可補賴明之由、有院宣、早可下知之由仰下了、又云、明日鳥羽院御忌日、仍可有免物、（近年定例也、）須明日奏聞、而今夕有御幸鳥羽、仍只今参院奏之、御點廿人云々、先々於院被合爪點、而今度被合墨點了云々、大外記賴業持來餞勘文、先内々所持参云々、

二日、（辛丑）自夜甚雨、巳刻以後天晴、此日、最勝寺御八講結願也、法皇、八條院、去夜渡御鳥羽安樂壽院、今日又祈雨幣也以藏人爲使、（及晩内實日時宣命等、）　宗隆來申條々事、日來痣病、不出仕云々、親經來申龍穴御讀經之間事、先例與福寺別當必勤之、（有障之時權別當又勤之、）自餘僧綱以下勤仕之例、問官之處、治暦寛治兩度有此例云々、仍何人當其仁哉之由、内々遣問別當之許了、

三日、（壬寅）天晴、此〔日〕、法勝寺御八講始也、去年於常行堂行之、無御幸、今年有議、於講堂被修之、依可有御幸、巳刻着束帶参院、（白川押小路殿、）前駈十二人、（移馬舎人居飼等仰於御厩令調之、於居飼者給装束了云々、）伴二位中將、内府依所勞不参也、相綺右大將参入、以定能卿入見参、暫與右大將交語、小時定長爲御使來云、聞食所勞之由、強以参入尤不便思食者、申畏承了之由、頃之定能卿來、告御装束了之由、即以出御、余以下劔以起座、人々降立庭上之間、法皇暫佇立中門、給、（余候御前、）人々下立之後、申事由、即遣御車於中門北廊車寄妻戸、余褰御簾、即乘車給、余着沓降庭上、立中門邊、人々騎馬之後、遣出御車了、余乘車供奉御後、

北面男共之後也、御幸入二法勝寺西門一給、余參レ自二北門一、件門未レ立、只基跡也、御車寄二御堂東面一、經二堂北一了、余褰二御簾一、下御之後、經二北西壇上一、廻レ西着二南面廣庇座一、作レ着レ答過二南壇上一、自二我座間一着レ之、先レ是解レ劔也、右大將以下、經二南壇下一廻レ西、同以着座、朝夕兩座如レ常、朝座講師、法印覺憲、證義者兼二行之一、仍無二重難一、定例也、夕座[illegible]僧都第三人、第二雅緣可レ勤二結願一也、朝座有二行香一、右大將云、大乘會有二御幸一之時、北方壇上作レ輪云々、余案レ之不レ可レ然、只不レ作レ輪直廻、何難之有哉、壇上徒跣〔之〕列立、頗無二便宜一之故也、凡行香之習、兩所作レ輪是例也、而法成寺御八講、有二先輪一、無二後輪一、是隨レ所レ便、今畧二先輪一有二後輪一、是又隨二便宜一也、但下﨟人々爲二上首一之時、壇上輪又何事之有哉、如レ此事依レ人依レ事、隨レ時隨レ躰、何必守株而已、事訖還御之時、余褰二御簾一、自二南壇上一直參、引二出御車一之後、余帶レ劔於二北門一乘車、欲レ參二押小路殿一之處、心神不快、直退出、還御之次、御二覽九重塔一云々、件塔地震之時、殊以傾危、其後于レ今無二沙汰一、今曉爲二寺家之沙汰一、以二奈良工一令レ直、無爲令レ終二其功一了云云、

四日、癸卯、天晴、圓長已講、爲二奈良僧正使一來、山田寺佛之間事也、余召二簾前一聞レ之、又示二仔細一了、

五日、甲辰、晴、早旦雅緣僧都來、不レ謁レ之、申刻、權別當覺憲來、以レ人仰云、龍穴御讀經、別當僧正被二辭申一、他僧綱等依二御八講一在レ京、仍明日延引了、來八日可レ被レ行也、先例別當有レ障之時、權別當勤レ之、又必淨行之人勤二此御願一、下向之時、早可レ被二勤仕一歟者、覺憲申云、去年勤二此御願一、有二効驗一無二勸賞一、而於二其事一者不レ可レ申、卒爾之間、每事無二計畧一、又以下僧綱之中、勝詮在二其仁一、而可レ勤二最勝光院御八講一、仍在京及二數日一歟、別當有レ障之時、以二代官一勤仕、先規已多、不レ可レ及二闕如一歟者、入レ夜親經參上、別當僧正被レ申云、勝詮當二其仁一、其外濫行、僧綱弱年已講、共不レ堪二勤仕一、擬講以下雖レ有二其器量一、先規不二分明一、若令二信圓代官勤仕一如何、可レ隨二重御定一者、代官之條、覺憲申狀、已以符合、仍可レ用二其儀一之由、可レ仰二遣別當僧正許一之旨、仰二親經一了、

六日、乙巳、天晴、基親來申二初齋宮之間事一、宗頼申二南大門棟上之間事一、親經來八日申二神泉御讀經之間事一、又俊經入道所勞、萬死一生、仍明曉可二馳向一、西郊僧徒之間事、明日不レ能二奏達一云々、仍明旦可二馳參一之由、仰二遣宗隆許一了、

七日、丙午、天晴、未刻、宗隆來、（還參奇恠、如泥未練之人歟、）余奏曰、祈雨御祈、雖片時可被忩之處、依僧徒對捍、于今不被遂行、（去二日以後、有沙汰、兩長者、對捍自然懈怠、希有事也、）於俊證法務者、勤修護摩、祗候院中、可催除之由、有御定、不能左右、仁證法印雖數度相催、尚以固辭、以別御定、可被譴責歟、於今者、私力難及者、宗隆則參押小路殿、（今朝御幸法勝寺、還御之後奏聞云々、）還歸來曰、可催仁證、依有御定、則遣御教書之處、尚以辭退者、余仰云、身爲宗長者、當時祗候院中、炎旱天下之愁也、緇素爭不歎哉、而強所遁之條、爲法爲世可謂不忠、尚懃可參勤者、則返事到來、對捍如前、仍重奏云、此上雖可催俊證、依御定免除、仍不能私進止、抑勝賢僧正（、、）尤可補長者之人也、而俊證位在法印、爲一長者之間、次第違亂、不能補勝賢、俊證已任僧正、勝賢尤可補第二長者也、此時尤被仰下、可勤御願歟者、宗隆重參院了、今日不歸來、此日、三方節供如恒、左京權大夫光綱（五位上﨟、四位皆故障之故也、）兼行三方陪膳、余節供、（攝津守以政、）女房、（右中辨基親、）內府、（季長朝臣、）

八日、丁未、〔天〕晴、宗隆來曰、依院宣催俊證之處、又以辭退、仍覆奏、院宣曰、被加上﨟長者如何之由、可問仁證者、則仰遣之處、初以領狀、奏聞之後、可告親經之由仰了、余竊案之、被問仁證之條、専不可然、勝賢於今者、可斷長者之思歟如何、入夜、親經參上申云、自余僧等、各以對捍、一口無領狀之人云々、仁證可率弟子、其外可申仁和寺宮之由仰了、法印被來、

九日、戊申、天晴、巳刻、大夫史廣房參上、依昨日召也、余仰云、今月可被行殿上所宛、左府可參之由、先日被申、出仕之期何比哉、官奏參否又如何、內々相覲可申、又記錄所事、每事懈怠、尤不便、又寶劒事、職事沙汰泥々、自去春至今秋、一事無成、未來又同前歟、汝偏相替、可申沙汰者、則馳向左府亭、歸參云、今月下旬可出仕、於官奏者無治術、可申次上云々、可觸右府之由仰了、基親參上、申群行之〔事〕間條々事、宗頼參上、令陰陽頭宣憲勘申興福寺南大門棟上日時、今月十三日壬子時午、依爲太白方、十二日夜可違方、鳥羽邊可宜云々、宣憲、在憲等所申也、兼又十三日若延引者、十六日爲吉日、雖不入立門日、依爲立屋日、古來所用來也、法勝寺、最勝寺、宮城諸門等皆立之、其例不可勝計云々、

夜入親經來申云、明日欲行神泉御讀經之處、坎日之條如何、仰云至祈雨止雨、雖不忌日次、明後日無難者、今一日延引、何難之有哉、且又可問例、

十日、己酉〔天〕晴、基親來申群行之間雜事、昨日雖參院、新近習盛隆、爲賴等遁傳奏之間、空以退出、今日以定長奏聞云々、條々仰等、不遑具錄、定經來申資劔之間事、僧徒官寮等來十七日可進發、奉幣同十七日之由仰了、又申山惡僧之間事、親經來申神宮上卿、右大將辭退事、仰可奏聞之由了、

十一日、庚戌〔天〕晴、定經來申資劔事、親經持來神泉御讀經日時僧名、自今日所被始行也、第二長者仁證法印所勤修也、伴侶廿口、又申他事等、

十二日、辛亥〔天〕晴、宗隆來申盂蘭瓮諸寺上卿散狀、今夜爲方違向鳥羽、依無可然之所、內々以宗賴朝臣、申請八條院、被取開安樂壽院御所云々、明日興福寺南大門棟上、當太白方、今日違方忌也、康和二年、爲陰陽頭道言奉行、被打丈尺之處、自鳥羽南樓至于興福寺、南行二百八十六町、廿五丈四尺八寸、東行六十四町九丈、仍不當太白正方、於王相太將軍者、尙爲忌限內也、依件棟上事、造興福寺次官以政朝臣以下、(長官光長、依所勞不下向、)弁家司宗賴朝臣等、(長房依所勞不下向、承鎮爲房一人所下向也、)今朝下向南都了、

十三日、壬子風雨甚烈、此日、興福寺南大門棟上也、造寺長官光長、仍病不下向、次官以政朝臣、弁家司宗賴朝臣等、昨日所下向也、寺家構假屋云々、余以御教書、仰遣親經許云、今日雨、御讀經驗也、先々一旦雖顯法驗、或普難濟國土、今殊凝信力、彌可致祈念之由、可仰仁證者、入夜親經來申云、仁證雖申可結願之由、仰可延引之由了云々、又申八幡神人訴事、可仰關東之由有仰云々、余云、宗長事、能保殊有申旨、先被仰彼朝臣〔々々〕可有左右歟之由可奏者、仰管國訴訟之間、親經遁不當御教書於宰吏等之間事、大略無遁申方歟、不足言々々々、

十四日、癸丑今日猶雨下、入夜殊甚、余拜三所瓮、且送法性寺〔了〕、其議如去年、今夜次官親能來申、明日下向關東之由、余仰條々事了、(以國行仰之、)去夜廣元入洛云々、親經申云、自去夜赤痢更發、殆難存命、仍明日諸堂盂蘭瓮、不能奉行云々、仰宗隆奏事由、仰定長、

十五日、甲寅〔天〕陰不雨、諸寺盂蘭瓮如例、申刻上（須午行出講也、然而僧徒先參法勝寺已下御願之後、參御堂、仍懈怠也〔了〕）、着直衣參法成寺、（車、廂、前駈衣冠、隨身布衣、上臈冠如恒）二位中將所相伴也（直衣遣車）、先是經房、兼光、雅長等卿參入、降居庭中、余着佛前座之後、召行事家司光綱、問事具否、申具之由、仰可始之由、其後講讀師、（各鈍色裝束、着甲袈裟、或又着白平袈裟也）登高座、（講師雅緣大僧都）其後依唄師相論、數刻遲々、遂凡僧（除已講之外也）上﨟勤之、先例可（等也）散花、無（其子）行道之後、說法如常、其後例講始、講師（慶智僧都）、其後例時、此間兼智法印着禮盤、供養法與例時同時終之、其後引紙帷（懸白木）等、四位家司已下役之、次僧等退下、次余退出、

十六日、乙卯今曉內府追邪氣、定經來申云、明日寶劔御祈、僧徒官寮等下向、幷同御祈奉幣等、爲閣下御寢日、如何之由、外記所傾申也、儲日廿日也、彼日可被行歟如何、余仰云、私寢日何強憚之、但儲日已近、延引何事之有哉、路次雜事、（順路國々、每國廿石云々）海人粮米等、各已催調了云々、

十七日、丙辰〔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內府方授左傳第廿九号云々、

十八日、丁巳晴、定經來申云、右府辭退明後日奉幣上卿、是彼日左大臣始可來之故云々、右大將同可被相伴、仍不可被催云々、被延引奉幣者、可參云云者、不足言申狀歟、余仰云、嚴重御祈也、丞相尤可勤仕上卿、仍內府雖所勞不快、相扶可參上也者、

定經又云、院仰曰、來廿八日可詣天王寺、八月廿二日可受灌頂、其間巨細事、一事已上可計沙汰者、參上奏可承之由了、此外申他事等、

十九日、戊午陰晴不定、舍利講於九條堂行之、明日依奉幣前齋也、大夫史廣房持來八月所宛例、依先日召仰也、本儀今月可被行殿上所宛、延喜等例也、而例文頭辨必入之、而兼忠朝臣遭母喪、未過穢限之間、忽不能復任、不復仕者、又不可入定文、彼穢可及來月上旬、中陰以後、（穢必以後、中陰之內、雖有例、尚不打任之由、賴業所申也）行復任除目之後、可被行所宛、仍可注申八月例之由、先日所仰廣房也、今所注申、一條院、白河院、高倉院等例也、皆是吉例也、仍來月可被行、於定日者、隨復任遲速、追可仰之由下知了、此次仰云、寶劔御祈、爲希代之重事、去年奉幣之時、依病不參神祇官、中心愁之、今度遣僧徒官寮等、其沙汰已嚴重、仍扶重病可參、神祇官可致用意、

者、廏房退出了、又仰ヲ遣職事定經、大外記賴業等許一
了、以二宗隆二被二仰下二云、御讀經賞、以二仁證二可レ任二
僧正一者、甚奇不レ少、但粗奏二仔細一了、
廿日、己未、時々雨降、是日、寶劔御祈、七社奉幣也、（伊勢、石淸水、賀茂、松尾、平野、春日、石上、）巳一點、相ヲ具內府一參內、（先有二沐浴解除一、陰陽師泰茂、）奉
行職事未レ參、然而且可レ始二陣事一之由、仰二內府一、仍則
以着レ陣、相次定經參入、先レ是奉行辨基親朝臣、幷官
外記參候、又左大辨親宗、同以參入、小時定經持ヲ來日
時定文一、（當日定也、）見訖返給、良久持ヲ來宣命草狀二云、遣二宗
宗僧都一祈ヲ請佛法二云々、余問二大內記二云、先例神宮
宣命、不レ載二佛法之文字一之由、粗有二其沙汰一歟、今載
レ之若有レ例哉、申下不レ覺悟一之由上、仍問二兩大外記、幷
兼光卿等一、各申云、於二遞例一者不二覺申一、但不レ如レ不
レ載二其字一、只可レ被レ載下致二內外之祈請一之由上歟、是雖
レ不レ載二彼字等一、更不レ可レ爲二事之妨一之故也云々、余
案同レ之、仍仰下可二改直一之由上、但今度內覽草之、彌可
レ給二時刻一、仍直可レ奏二請書一之由仰レ之、暫而持ヲ來淸
書一、見了返給、卽經二右衛門陣一、參二神祇官一、內大臣、權
中納言定能卿、兼光卿等相伴、（兼光爲二奉幣使一、領所レ從也、）入レ自二都
芳門一、經二神祇官北門一、入レ自二正廳北戶一着座、內侍同
時參入、其後發二伊勢幣一之間、頗經二時刻一、余問二事具
否於辨一、申二具了之由一、次手水陪膳宗雅朝臣、役定經定
家等也、五位藏人役レ之先例也、（先レ是解レ劔、）次着二拜座一、兩段
再拜、隨分凝二信心一、次中臣以下參列、（依二王氏訴訟一、數刻不レ參、頻催レ之後參入、甚奇怪也、）次忌部等捧二御幣一退レ列如レ常、次召二中臣一、（其詞中臣マウコ、）
中臣參上、余仰云、寶劔可二出來給一之由、殊可二祈
申一者、次中臣等退出、次伊勢幣出二東門一之後復座、次
尋二諸社幣立了哉否一、皆悉立了之後、余退出、北門外、
基親朝臣以下、大外記大夫史等列居、余垂レ裾過レ之、
內府、定能卿等相從、余直歸レ家、
神祇官使、　大祐卜部兼衡、
陰陽師、　大藏少輔安倍泰茂、（成イ）
僧、　阿闍梨棟性、（仁和寺、）
勅使、　景弘先日下向了、
今朝以二書狀一、定長之許奏二仁證 僧正不當之子細一、可二
申達一之由有二返札一、
廿一日、庚申、晴、仁和寺宮、以二覺朝律師一被レ示云、棟性
有二愁申事一、仁證雨賞以二末弟祐尊一擧ヲ申律師一、棟性
爲二上足一、師弟之間、已以違背了、依二此怨一、難レ勤二御
願一、此時以二師讓一（惣仁僧都、）辭レ之、同可レ補云々、申狀頗不當歟、

依ニ師匠之遺恨一、闕ヲ如御願一、於レ理不レ可レ然、早可レ被レ召ヲ仰其旨一、但奏聞之後、可レ申ニ左右一者、即召ヲ遣定經一、仰下可ニ奏聞一之由上了、

廿二日、辛酉雨下、定經來仰云、棟性申狀太無レ謂、惜可ニ下向一之由可レ仰者、重可レ申ニ仁和寺宮一之由、仰ニ定經一了、定長示送云、所レ申可レ然、不レ可レ被レ任ニ僧正一、隨擧申可レ被レ許ニ律師一者、以ニ宗隆一被レ仰云、俊證以ニ去年御讀經賞一、擧ヲ申律師一、同可レ被ニ許容一哉如何、余申云、去年雨僅雖レ有ニ法驗一、更不レ及レ潤ニ國土一、仍無レ賞、今依ニ仁證之効驗一、被レ賞ニ去年之微雨一如何、左右可レ在ニ勅定一者、

廿三日、壬戌雨降、宗隆早旦申送云、長方入道所勞、忽以獲麟、仍不レ能ニ出仕一、抑俊證雨賞、猶可レ被レ行之由、有ニ院宣一者、余案レ之可レ謂ニ未曾有一、自レ今以後、祈雨之法、誰人有ニ其勇一哉、召ニ在宣一問ニ御方違行幸之間事一、定經申ニ條々事一、親經病後始出仕、宇佐事意見等、懈怠之由、頗加ニ勘發一了、無ニ逝申方一歟、

廿四日、癸亥雨降、今日可レ有ニ御方違行幸一、而依ニ甚雨一延引、親經來申ニ條々事一、宗隆依ニ父入道病危急一、辭ヲ申行幸奉行一、仍仰ニ定經一之間、宗隆參入、申ニ父病聊落居之由一、花山院大納言來、余謁レ之、高佐加級之時、避ニ所帶一哉否事、問ニ宗隆、幷賴業等一、各申下去ニ所職一之由上、宗隆云、惜以ニ定長一、所レ被ニ仰下一也云々、高佐余惡レ之取レ官之由、天下風聞云々、仍所レ問也、

廿五日、甲子〔天〕晴、此日、小童渡ヲ住山法印房一、去々年始行向、其後連々指合、今日永所ニ入室一也、二位中將車牛童遣レ之、布衣前駈六人、衞府長忠武在レ共、殿上人三四人許、同着ニ布衣一連レ車、小童裝束蘇芳三重、綫重狩衣、（地濃物、ミエタスキ、文杏葉脊滿浪、）二藍二重織物指貫、（地濃甲、文丸文、）女郎花綾單衣等也、不レ結レ髮、辛櫃二合、（在レ覆、新調、）納ニ宿衣水干裝束等類一、又長櫃一合、納ニ手箱硯筥他物等一遣レ之、今日內大臣參ヲ籠日野藥師堂一、先年下官參籠依レ有ニ効驗一、所レ追ニ彼吉例一也、渡ニ物氣一之後、雖ニ當時無爲一、連々之病惱、始終不便、仍以ニ公事之隙一、所ニ參籠一也、用ニ人車一、共人六七人許共、又五六人女房、車相具、（其室最密々令レ參云々、）最密之儀也、供ニ一壇御讀經、（十二口、）念誦、（三口、）又有ニ加持等一、皆余參籠之例也、

入レ夜有ニ御方違行幸一、（大炊殿、）秉燭之後、着ニ束帶一參內、於ニ殿上一見ニ日時一、（宗隆覽、）召ヲ仰上卿通親卿、留守兼光卿、辨親經一、余歸ヲ參御前一、經家朝臣候ニ御忩角御裝束等一

如例、次出御、余候御裾、余下襲、五位藏人宗隆取之、依藏人頭不候也、依少納
言不參、少將信清候鈴奏、兩大將不參、左大將參、日野右大將無
故不參、出御東門、余參會、自閑路下御之後、有鈴奏
名謁、入御之後、余歸家、依爲陣中也、報鐘之後
參御所、依經家遲參、密々女房奉結御忩角、通親
卿奉仕御裝束、還御之後歸冷泉、
今日行幸以前、有小佛事、俊證、去年小雨、仁證今年大雨、等雨
賓、幷律師一人也、俊證雨賓緇素傾之、
廿六日、乙丑〔天〕晴、此日、殷富門院々號之後、始有御
入内事、日來依無催、不出立之間、可參入之由、
有御氣色之由、内々有聞及旨、仍奉行家實之許問
遣之、參入可宜之由有返札、仍忽出立、先參院、六條殿、
召御前、參今日御幸之由、頗有叡感、暫而退下殿
上邊、以定長奏條々事、御灌頂之間、可參天王
寺之由、同奏之、勅答之趣、又叶御意歟、即參女
院、先是大將已下公卿濟々焉、小時着御車、公卿
列居庭中、余候御車寄、召院司令懸打板也、乘
御之後、余降中門、余自閑路參會御所邊、兩三町
ハ、供奉出車之後、然而依御車寄可遲參、自閑
路忩參也、御車入自右衛門陣、着西廊、余直廬公卿休所也、西

面妻戸、余候之、下御之後、參内御方、他公卿等候
女院御方、殿上西子午廊北三ヶ間爲其座、南北行對座、頃
之還御、候兩所御車寄如初、其後余退出、供奉上
下皆束帶、余同之、今日有院司賞、天治又如此、今
日供奉公卿、右大將以下十餘人、殿上人廿人許歟、院
唐御車、々副布衣八人、白張、濃引陪支
抑、今日參、不知案内之人、定致疑難歟、待賢門
院、美福門院、建春門院等、疎遠之上、其品皆卑、仍一
族之蔑、殊不供奉也、二條大宮堀河院御女、鳥羽院養母、行啓之
時、知足院殿常以御供奉、彼者白川院御孫、是ハ法皇
之御嫡女、貴重殊甚、彼も國母也、是も國母也、仍最
時儀、參入、隨又有叡感、故殿仰云、姫宮ニハ啓時な
と必可參云々、今八條院也、是故院殊奉貴重之故
也、不可比近代卑賤幸女之例者也耳、
廿七日、丙寅〔天〕晴、自女院以家實爲御使、被悦
仰去夜參、申畏承了之由、以右馬權頭兼親申院
云、今日參上、猶可承天王寺之間事之處、昨日御幸
供奉之後、所勞更發、不參入、爲恐者、
此日定經來申、長奉送使泰通卿猶固辭、可辭申所
帶之由、猶可奏聞之由仰之、今夜奏事、於今者不

レ可レ叶、只以二消息一可レ付二定長一之由仰レ之、
廿八日、丁卯天晴、此日、法皇御三參四天王寺一、自二明日一可レ有二灌頂御加行一之故也、公卿侍臣從二行粧一之者、不レ及レ廣云々、職事等來申二條々事一、其中親經申下八幡神人訴三申宗長罪科一之間、能保朝臣申狀等上、
此日、女房密々參二日野一、依二内府參籠一也、男共四五人在レ共、盛房從レ車相從、一宿也、
廿九日、戊辰雨下、親經申二宗長罪名之間事一、以二欄度文書一、可レ下三勘法家一之由仰レ之、依二院宣一、先日問二左右兩府一、爲レ避二一身之過一也、各申可レ被レ問二法家一之由也、能保朝臣雖レ拘三申神社之訴一、不レ可二默止一、仍仰三開子細一、所二下勘一也、及レ晚女房歸來、今日典藥頭定成來、見二二位中將腫物一、申二頗增氣之由一、明日日蝕、陰陽道申云、虧初酉一刻、日入同三刻、仍可二正現一、筭官宿曜道等申云、虧初酉三刻、或戌一刻、仍不レ可二正現一云々、然而爲二用意一、公家可レ被レ行二御讀經一之由仰レ之、

八月

一日、己巳陰晴不レ定、午後雨降、藏人辨親經來申二條々事一、宗長罪名、昨日下二法家一了、而只今能保朝臣重進二宗長申狀一、申下可レ被レ副二下法家一之由上、件文全無レ詮、隨又下二宣旨一之後、更追可レ被レ下二文書一之例、頗不審、仍可レ問二官外記一之由仰レ之、宗賴申二宇治、幷天王寺詣之間事一、今日親經持二來意見目錄一、可レ被レ問二人人一之目錄也、爲レ加二一見一所レ召也、今日朝間神齋、又寫二心經一如レ例、此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
二日、庚午自二曉天一大雨、及二申刻一天晴、又入レ夜雨、今日召二定經、宗隆等一、仰二條々事一、目錄在レ別、齋宮寮官除目、幷同御禊、前駈、日時等定、今月上旬、可レ被レ行二其事一、職事未レ存歟、仍粗仰レ之、凡近代如レ此事、下一切不二存知一、每度自レ上仰三下之一、前例全不レ然者也、末代每人如レ泥可レ悲々々、
三日、辛未雨下、二位中將腫物、今日加レ針、侍醫和氣時成定成息、候レ之、賜二牛一頭一、入レ夜參内、主上自二昨〔日〕一、聊有二御不豫事一云々、能保朝臣祗候、余謁レ之、頃之參二八條院一、亥刻歸レ家、親經申云、頂上有二二禁一、加レ灸了、暫不レ可二出仕一云々、大夫史廣房參上、左大臣被レ申下五日官奏難二參入一之由上云々、仍十七日可レ被レ行之由仰了、又止雨奉幣可二申沙汰一之由、仰二宗隆一了、

四日、壬申（天）晴、此日、北野奉幣十列如レ常、陪膳資泰朝臣、陰陽師縫殿頭賀茂宣平、行事職事信光、使雅樂助忠頼、但件男有二輕服事一、雖二除服一猶爲二暇日數之内一、而北野社、服假之人、不レ憚二參入一云々、仍使闕如之間、釣二出件男一之處、服假有二實證一、猶依二不審一問二遣在茂一賀家長者、之處、申云、假日數過了者除服了、輕服之人、供二奉神事一、當社例也、仍以二奉行職事一令レ取レ幣、使只相二具乘尻一令二行列一許也、社頭又有レ憚、大略無二其用一之使也、然而都闕如不便之間、依レ無二他人一、隨二宜所一行耳、又北野（社）當二西北方一、然而神馬十烈行列、猶以レ東爲レ上、但頗向レ西、陰陽師座又如レ此、拜時余向二本社方一、乾、自餘事如レ例、晩頭宗隆參上、申二條條事一、祈年穀奉幣十七日之由仰了、御書所（ノ）作文、可レ待二院還御一、當時主上聊有二御不豫之聞一、仍暫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之由仰了、季御讀經事、今月不レ可レ被レ行之由、同仰了、天治群行年、八月被レ行、季御讀經、寛治十一月被レ行、仍就二吉例一、今月不レ行也、十一月可レ有二兩社行幸一、仍十月可レ宜之由所レ仰也、

七日、乙亥天晴、入レ夜參内、卽向二九條一、自二明日一可レ修二恒例念佛一之故也、女房同レ之、今日法印相二具小童一被レ來、

八日、丙子天晴、午刻向レ堂、請二佛嚴聖人一受レ戒、未刻始二念佛一、

十一日、己卯（天）晴、今夜爲二御方違一行二幸大内一、實所留二御閑院一、明夕可レ渡二御大炊殿一也、行幸之還御、明曉可レ御二大炊殿一之故也、此日、内府自二日野一退出、

十二日、庚辰天晴、今曉遷二幸大炊殿一、依下閑院亭可上レ有二修造一也、仍暫可レ爲二皇居一云々、仍有二吉書一、上卿通親卿云々、此日、齋宮群行日時定也、依二居所遼遠一、免二内覽一、上卿實家卿、辨親雅、

十三日、辛巳天晴、宗隆申二八幡神人訴之間事一、親雅申二初齋宮之間事一、

十四日、壬午（天）晴、宗隆申二廣淸申神人之間事一、余相計仰二宗隆一、書二遣御教書一、其趣、宗長任二法家勘狀一、可レ被レ行二罪科一之由也、定經來申二長季送使之間事一、入レ夜結二願念佛一、卽歸二冷泉亭一、女房同レ之、恒例十五日結願、今度依二神事一、今日所二結願一也、

十五日、癸未（天）晴、此日、放生會也、上卿賴實卿、辨基親、出居左少將公國、右少將信淸、右衛門權佐定經、右兵衛佐顯兼、左衛門、左兵衛、左右馬等代官也、依二神

人訴訟一、刻限雖レ遂レ期、無爲被ニ遂行一云々、依ニ昨日御教書一、不レ關ニ神事一云々、未刻發ヲ遣神馬十列疋イ、依ニ陣中一、於ニ門外一乘尻等騎馬、是先例也、陪膳業實朝臣、使邦兼、藏人五位非職也、行事兼時、

十六日、甲申〔天〕晴、雖レ當ニ月蝕一、不レ被レ停ヲ止駒牽事一、上卿通親、牽分次將顯家、成家等朝臣云々、深更顯家、將ヲ來引分馬一、職事國行着ニ衣冠一、給ニ祿物一、今夜、月蝕御祈、藥師經御讀經、上卿通親卿、奉行定經日來依ニ犬產穢一籠居、其後下ヲ向放生會一、仍兼日事、宗隆奉行、而依ニ大神寶行事爲ニ神事一、仍當時事定經奉ヲ行之一、其間定經宗隆聊口論云々、御讀經行事辨、駒牽辨基親朝臣兼ヲ行〔之ニ云々、〕

十七日、乙酉〔天〕晴、此日有ニ官奏一、以ニ東子午廊一爲ニ直廬一、甚無ニ便宜一、仍後日可レ改ニ卯酉廊南面一也、去年分不堪荒奏也、先有ニ不堪申文一、內大臣參陣、左右府申レ障之故也、左大辨親宗、右中辨基親朝臣等候レ之、官所宛位錄定、已上今年也、公卿分配等、同付ヲ行之一、〔其後〕基親作法無ニ殊失一、但越中國用ニ訓詞一如何、可レ尋レ之、

此日、天文博士業俊持ヲ來密奏一、

十八日、丙戌天晴、地震、

十九日、丁亥天晴、此日、群行前駈、幷次第司定、上卿實家卿、辨親雅、執筆參議雅長卿、泰茂持ヲ來密奏一、

廿日、戊子雨降、此日、殿上所宛也、乘燭相ヲ伴內府一參內、一上必可レ候也、仍兼日以ニ大夫史廣房一、相ヲ觸之一、被レ申下可ニ參入一之由上、而昨日依ニ脚氣不快一、不レ參ニ天王寺一、仍不レ能ニ參陣一之由、被レ申、右大臣又稱レ障障イ、擬レ例之處、長曆、天仁已次大臣候レ之、仍內府所レ催也、直廬裝束、如ニ敍位除目議一、但副ニ母屋簾一、可レ立ニ四尺屏風一、而依ニ院御灌頂一、被ニ借召一了、仍只垂レ簾不レ立ニ屏風一、不レ可レ爲レ例、余幷執筆共圓座也、余座前置ニ硯筥一、如レ例、不レ置ニ脇息一、先余着ニ圓座一、先レ是內府向レ陣、召ニ定經一仰云、內ノ大ト、此方ニ、定經向レ陣召レ之、次內大臣着ニ奧座一、次左大辨親宗卿、參ヲ着端座末一、余目レ之、親宗經ニ簀子一着ニ圓座一、深揖候、余仰ニ文書可レ召之由一、親宗召ニ定經一、召ニ其名一二字、仰云、所宛ノ文書、定經退下、即持ヲ參之一、親宗登ヲ龍例文、並闕否勘文、於ニ一禮紙一置ニ柳筥一、例文紙屏紙也、或說入ニ硯筥一云々、此次定經自ニ御中一取ニ出今度宛文一、授レ筆了、搢レ笏持ヲ參之一、余取レ之置レ前、親宗復座、次余披ヲ見之一、各端顯見レ之、如レ本卷レ之、返ヲ置柳筥一、揖出〔之云云〕、親宗搢レ笏取レ之、復レ座拔レ笏候、余仰ニ硯紙可レ召之由一、親宗又召ニ定經一仰レ之、即持ヲ參之一、硯筆並續紙二一筥、加ヲ盛柳筥一、親宗乍ニ柳筥一取レ之置レ前、本柳筥返給、例文勘文置ニ硯筥下方一、須レ候ニ氣色一

三百九十

也、而不レ候〔懸レ〕之、即摺レ墨弓ヲ返二綸紙一、余乞ヲ取二宛
文一讀レ之、令レ書二兩三行一、書之後稱返ヲ給宛文一、是爲二
早速一也、而書二一行一、更見之間、彌爲二遲々之基一、仍余
密々取ヲ出所持懐中之宛文一、始終讀揚令レ書レ之、須臾
書了、書二年號月日一、卷レ之撤二雜具一、盛二定文一弓於柳
筥一、挿レ笏膝行覽レ之、余取レ之〈返ヲ給柳筥一、〉披見〈宝奥、〉了置レ前、〈此間
親宗調ヲ置雜具一、退下、還ヲ着本座一、〉取レ笏目二內府一、々々起レ座進來、余置
レ笏授二定文一、內府取レ之、復レ座一見〈略許、〉了、取レ笏目二親
宗一、々々經二座前一、進ヲ來內府前一、賜レ文、結申退下、〈不二復座一、直
退〉也、次余召二定經一仰云、左〔官〕大臣可レ補二殿上別當一
者、定經退下、以二出納一告レ之、〈天仁左大臣不參、以二出納一告之由、見二爲隆記一、逐二彼例一也、〉
次內府起座、次余起座、即退出、改二裝束一向二九條亭一、
〈宝郎〉也、女房內府同レ之、明日可レ向二宇縣一之故也、
今日書二所宛定文一之間、御書所レ載、文章博士光輔、仍
以二定經一問二廣房一、申二失錯之由一、仍令レ書二式部大輔光
範一了、〈本被レ仰二光範一了、而載二光輔一、仍所レ問也、〉又諸寺之所、除二興福寺一、仍問
レ之、申云、雖レ入二辨官之所一除、公卿之所、是先例也云
云、大辨召二文書一、事多用二殿上辨一、而召二定經一如何、職
事若不レ召二儲辨一歟、違例也、
親宗早速書二定文一、頗足二感歎一、仍粗仰二其旨一、有二悅喜
之色一、此夜、宗賴來二九條一、申二明日事等一、
廿一日、己丑、〔天〕晴、依二昨日雨一、仰二法印覺成、阿闍梨宗
嚴等一、令レ祈ヲ申之一、而今日得レ晴、可レ謂二法驗掲焉一者
歟、此日長者以後、始〔可レ〕參二平等院一、先例多雖二當
日歸洛一、明日依レ可レ參二天王寺一、所二一宿一也、且又保
元故殿有二御宿一之故也、未明前駈等來、辰刻集、即着二
冠直衣一、〈白平絹、生衣風帷、淺黃綾指貫也、保元故殿着二衣冠一、乘二唐車一給、康和御直衣云々、余思二事理一、可レ着二直衣一、保元事若
及二兩度一之間、被レ用二〔思〕異儀一歟、仍遂二康和例一、〉相ヲ伴內府一、〈同冠直衣、淺黃綾指貫、薄青生衣、〉降レ自二
堂西廊西妻一、於二門外一乘レ車、〈此不レ懸二下簾一、遠境定例也、布衣車副六人、〉內府
車、〈中御門不レ懸二下簾一、車副四人、〉余前駈廿餘人、〈殿上人、地下君達、諸大夫、四五六位、皆着二布衣一、〉
隨身上臈四人、〈布衣狩胡䉛、指二トカリ矢一、股貫烏帽、騎二移馬一、各不レ給二當色一、私結構也、〉下臈五人、
〈一人閑二布衣一、布衣上結二帘飾一、着二菡萏一、〉檢非違使一人、〈明法博士右尉中原明基、染立烏帽子、〉內府前
駈八人、〈五位六人、六位二人、〉隨身二人、〈裝束同レ余、〉下臈六人、〈裝束同レ余、〉侍十
人、〈七人余共、相具中將、三人內府共、相具中將、(○兩接二中將當作中持歟)〉
路頭行列、
先余方居飼舍人、
次前駈、爲レ先二下臈一、
次隨身、
次車、
次下﨟隨身步行、〈但於二河原口一騎馬、在二檢非違使之後一、〉

次檢非違使騎馬、
次內大臣居飼舍人、
次同前駈、
次御車、
次下臈隨身、
次侍等、
先余中持侍七人、
次內府中持侍三人、
巳四點、到宇治川東岸、税駕、暫立榻、待內府來、下車乘船、（內府同之、）近習人々少々可候御船、而衆人乘之、少々追下了、然而早出船之間、多在御船、尤不可然、奉行人不覺也、寄船於釣殿下、自船經釣殿、幷經本堂東廣庇北緣、幷東念佛堂東緣等、入自北廊西面遣戸、（內府相具之、）小時着饌、（內府目之、）余陪膳季經朝臣、內府陪膳宗雅朝臣、事了殿上人、諸大夫各着饗、御膳已下、皆寺家儲之、次參本堂、（經念佛堂東緣、並經本堂西庇等、着正面西間座、）內府同着西第一間疊、（與余座隔一間也、件疊本敷東、召男共、令改敷之、）正面東間敷疊一枚、（件疊本敷、召男共、令改敷之、）爲長吏座、然而不被參着歟、近習殿上人等、候西念佛堂南廣庇邊、次供僧上臈着法服、着佛前禮盤、表白散花、（迦瓢諦鐘三度如何、）事了給布施被物一重、（季長朝臣取之、）布施一裹、（國行取之、）作禮盤給之、自身取被物、從取布施退下、次余進佛前禮佛之後、參阿彌陀堂、（余降自本堂南面東階、內府降自南廊東面階、）入自北面妻戸、（經廻廊東砌也、柱（ロ）內無其路之故也、）候正面、數疊、內府在其北、禮佛之後、出自南妻戸、參五大堂、昇自正面階、候同間、次參經藏中門內、他人不入、（季經宗雅等朝臣、爲取余及內府沓、參入、即退候中門邊、）於壇下脫沓、壇上徒跣也、是故實也、寺家豫敷莚道、依無先例撤之、開封、家司宗賴朝臣着衣冠勤仕之、長吏法印慈圓、豫被候經藏、余候正面南間疊、內府在其南、長吏被坐正面北間、開正面間犬禦、藏司二人、（山、寺各一人、）幷供僧增覺等、各着法服平袈裟、候犬禦內、（知故實、供僧召加之、先例也、）次先召鎰筥、件筥、目錄等被納之由、見舊記之故也、而更以不見、仍尋目錄在所之處、在艮角黑漆厨子中之由、藏司申之、仍返給鎰、令取出之、即取出持來件筥、先見御起請文、（土御門右大臣筆、白色紙、折堺有印、）奧在御判、（本願御判也、）次見目錄四卷、（一切經目錄二局、有銘、上下、寶物目錄二局、無銘、）次披樓御厨子、余內府共入犬禦內、進厨子下、奉禮之、即歸出、今度候正面間、先奉出佛舍利、法印被披之、被納金小筥四口、假立經机、（件机犬禦外北壁際、）其

上奉レ出レ之、（是非定遍、歴レ佃也、）鑑眞和尚五十粒、弘法大師九粒、慈覺大師三粒、智證大師六粒也、而弘法大師一粒、慈覺三粒、其數已加、實可レ謂二神變一、若先代相加者、爭其皆不レ被レ注二置一哉、而敢無二其證據一、爰知二今日增給一歟、可レ悅可レ信、卽如レ本奉ヨ納レ之、（余祈二誓眞實一、寄二祈申之一、）次奉レ禮二弘法大師御本尊愛染王一、此外被レ納二件厨子一木像御佛等、皆奉レ禮レ之、依二日景傾一、不レ禮二其外物一、（件厨子內、後方構レ棚、被レ置二手箱數合一也、）次隨二目錄一、披二要須物等一、次余施ヨ入道風筆金光明經四卷一、（加二帙一實一也、）其上以二檀紙二枚一卷レ之、件檀紙聊注ヨ付施入之由一了、是先例也、故殿保元度、被レ納二道風香爐峯本一、入道關白仁安、又被レ納二手本一局一、各有二施入狀一也、檢二件兩度書樣一所レ書也、件經臨期召ヨ取之一、（宗賴朝臣持ヨ來之一、）

文治三年八月廿一日、初參二平等院一、開二經藏一之次、施ヨ入〔小〕野道風筆金光明經一部四卷一了、

攝政、（在二御判一、）

件經加納被レ入二如レ此之經等之手箱一、件手筥在二〔西〕中厨子一也、（札云御筆御筆、然而他筆經等多入レ之、）其後見二琵琶幷琴等一、要樞之物等少々見了、依二日景傾一、皆悉如レ本奉ヨ納每物一、余付レ封、次出二經藏一歸二宿所一、于レ時日沒以後也、經藏幷鎰筥（是經藏之鎰筥也、）等封、長吏及家司等付レ之、不レ付二長者封一、先例也、凡資物撿知之間事、不レ能二委錄一、余先公之末子、愚昧之暗質也、只以二積善之餘慶一、忝蹈二列祖之遺蹤一、今詣二此靈祠一、拜二被重寶等一、一者可レ悅、一ハ可レ恐、願二宿運之貴一、來世又有レ恐者歟、抑先例召二可レ然之人一、令レ候二其座一云々、今度無二其人一、仍不レ召也、又召二近習幷可レ然輩一、令二雜役一云々、仍雖レ召二季經、宗賴等一、依レ無二雜役之可一レ勤、卽令二退下一了、長吏法印、及內府等、手自役之故也、

歸二宿所一又羞レ膳、其後法印被レ來、暫以交レ語、亥終就レ寢、余在二北面一、內府在二東面一、

今日前駈交名、（今日無二後騎一、先例不レ見之故也、）

殿上人、

宮內卿季經朝臣、　大藏卿宗賴朝臣、
刑部卿宗雅朝臣、　侍從定家、
兵部大輔能季、　中務大輔忠行、
左京權大夫光綱、

地下君達、

前治部大輔季信、　前讚岐守重季、
皇太后宮亮有經、　宮內大輔盛房、

前少納言有家朝臣、　散位保季、
諸大夫、（家司職事、非職六位、）
伊豫守季長朝臣、　右馬權頭兼親、
前馬助國行、　散位仲資、
大宮太皇（大進カ）經光、　對馬守親光、
散位兼時、　和泉守長房、
刑部少輔長親、
勾當高階泰俊、（進士、）　同藤原業清、
已上廿四人、
内大臣殿御方、
前大夫進仲盛、　散位清忠、
散位經泰、　散位康宗、
散位光茂、　散位國基、
所雜色忠光、　雅樂助忠頼、
廿二日、（庚寅、）〔天〕晴、此日自宇治參天王寺、依太上法皇受灌頂於權僧正公顯給也、早旦小浴、可奉禮舍利之故也、（内府同之、）着直衣、烏帽、内府〔着〕狩衣直衣、先參本堂、小念誦之後、於釣殿修祓、（陰陽師在宣、陪膳宗頼朝臣、）是依春日社恠異、今明堅固物忌也、而事有限、不〔知〕可不參、仍今日於所々（神社、佛寺、）修種々祈、殊恐愼之餘、修此祓、内府同之、事了撤贖物、（各一前也、）次召在宣、有身堅事、（内府同之、）即乘船、近習之輩五六人候御船、内府雖有別船、〔所〕同船也、宗頼朝臣進破子、終日泛遊河上、覘聴之所觸莫不催感心、秉燭着窪津、（渡陪也、）豫儲車、余網代車也、余、内府（改狩衣直衣、着例直衣、）同車、殿上人已下騎馬、前駈如昨日、但人數多減、諸大夫十人許、殿上人兩三人也、於西鳥居外下車、即向宿所、（西門北腋、念佛所余宿所也、院御時、知足院殿御宿所云々、）是故以宗頼朝臣申參入之由〔於〕院、仰云、今夜不可參、明日可參入者、隨又只今已御幸灌頂堂、公卿已下降立庭上云云、仍余不能改裝束、今夜不參入、内府同不參、且是兼雅卿、定長朝臣等、示此旨也、仍余休息之間、兼雅定能兩卿來、（束帶、）余謁之、大納言談明日儀式、小時各歸了、次余竊參金堂、先於西門内洗手、（用龜井水、入桶、季經朝臣役之、内府同之、）次向西三度禮拜、（内府同禮之、上下皆可禮、而不禮失也、）次進金堂前庭、又三度禮之、（今度内府不然、）即昇自南階、入自正面間、居同間[illegible]、内府在其西、（隨身等撤弓箭入西門、依雜人亂入、隨身等留中門、令禁止雜人之亂入、）次有御燈明事、次有誦經事、導師一度勤仕之、（本寺僧也、）退下之間、於後戸邊給被物布施等、次奉出佛舍利、（三粒、白二、黄一也、）無停滯出給、爲悦不

レ少、余奉レ禮了、内府同レ之、共人之中、進入兩三人、各レ禮レ之、桔如レ本奉ニ納之一、布
施金五兩、三兩余分、二兩内府分、次歸ニ宿所一、一寢、御塔聖靈院共
獻ニ燈明一、又有ニ誦經事一、御共殘近邊召ニ宿所一、
今夜御灌頂儀不ニ見及一、以ニ兼雅卿一、次第可ニ切入一也、
此日、法皇母女院御國忌也、然而、猶被レ遂ニ行此事一、
了、
廿三日、辛卯、〔天〕晴、此日賜ニ布施於大阿闍梨一、幷被レ仰
レ賞、刻限巳時云々、余參ニ院御所一、雖レ可レ候ニ御共一、行
列之間、可レ無ニ便宜一、仍已終着ニ束帶一、不ニ帶劔一、但持レ笏、相ニ伴内
府一、經ニ西門、中門、金堂前等一、參ニ灌頂堂一、内府同不ニ帶劔一、但令レ持ニ
隨身一、西門内隨身不レ發ニ前聲一、但不レ撤ニ弓箭一、只如レ例也、昇ニ堂上一之時、賜ニ笏於僕從一、
内府即經ニ廻廊艮角北面一、小門一、參ニ法皇御所一了、小
時宮法印院御子、先被レ參、即被レ入ニ南廊簾中一了、此間、
權辨定長爲ニ院御使一來云、今日勸賞、大阿闍梨公
顯、前權僧正也、可レ任ニ大僧正法務等一之由、所ニ思食一也、昌雲辭中
擧云、云、又當時別當前僧正尤可レ蒙レ賞、而以ニ行昭一故公信朝
臣子、馬權頭實清之兄弟云々、老僧云々、可レ敍ニ法眼一、又當寺執行法橋兼覺、
同可レ敍ニ法眼一之由、所レ被ニ申請一也、兩人頗雖ニ過分一、
所ニ申請一難ニ默止一、爲レ之如何、余申云、大阿闍梨賞、不
レ能ニ左右一、近代人々昇進皆以過分、至ニ于御灌頂賞一

者、辨已希代、人以不レ可ニ閙然一歟、別當之賞、兩人頗
過分、左右可レ在ニ御定一、若猶可レ被ニ抽賞一者、以ニ行昭一
可レ爲ニ別當之賞一、以ニ兼覺一可レ被レ用ニ寺司賞一歟如何
者、定長歸參了、此間大阿闍梨前權僧正公顯、入レ自ニ
中門一、經ニ金堂前一、參ニ着灌頂堂座一、西面、隨讚衆四五口參
入、臨ニ〔大〕阿闍梨參入之時一、降ニ立庭中一、自余讚衆相ニ
從於阿闍梨一各以着座、不レ經ニ幾程一、法皇渡御、經ニ廻
廊西北一、入レ自ニ中門一、經ニ金堂前一、令レ立ニ北幔門下一給、
其行列、先殿上人爲レ先ニ下臈一、前行列ニ立金堂艮庭一、東上南面、次公卿同前行、爲レ先ニ下臈一列ニ立灌頂堂西幔外一、南上西面、〔次公卿上西面〕、
次法皇、次從僧等、其後宮僧正被レ參也、公卿列立之間、余降ニ立幔外一、持レ笏也、即
法皇令レ進ニ立幔門下一給、余已下跪レ地、次從僧一人敷ニ
座具於圓座上一、一人敷ニ草座於其西一、法皇於ニ幔門下一
取ニ三衣一、從僧傳獻、入レ自ニ北幔門一、令レ着ニ御座一給、即從僧
取ニ銀香爐一、入ニ透筥一付ニ銀枝一、獻ニ法皇一、々々取レ之三拜之後、小步
寄賜ニ僧正一、々々同步進、賜レ之復レ座、其座當ニ圓座也、次僧正起
座、先昇ニ堂上一、着ニ本座一、次法皇同昇ニ堂上一、着ニ御々
座、南面、次余已下着ニ公卿座一、南上對座、余着ニ奥座一、人々着座了、余
召ニ頭中將實教朝臣一、奏ニ賞事於法皇一、即奉ニ院宣一、仰ニ
公顯僧正幷〔別當僧正一了〕歸來、告ニ此由一、次余仰ニ右
大臣一、在ニ端座一、大臣問云、可レ仰ニ定長一歟、余云可レ然、即

召二定長一被レ仰レ之、定長〔直〕仰二綱所一云々、次賜二大阿闍梨布施一、余已下起座進二廣庇一、〈余獨立二長押上一、右大臣以下立二長押下一、〉院別當右中將實明朝臣持テ來被物一、内大臣進出取レ之傳レ余、々取レ之入二戸間一、〈其北間有二便宜一、然而依レ爲二法皇御座間一、入レ自二戸間一也、〉從二大阿闍梨前一、左廻退下、暫入二御座北間簾中一、〈件間一間、自レ本垂レ簾也、〉本座布施之間、頗狼藉之故也、皆悉置二布施一了、先撤二大阿闍梨布施一、〈讚衆下﨟等撤レ之、引二大阿闍梨布施一了之間、於二西門外一賜二御馬、并車等一、近武原助爲レ纜、〉次撤二讚衆布施一、此間余復二本座一、撤二布施一了、大阿闍梨先起座退下、次殿上人等降立、次公卿等降立、各以前行、次法皇起座給、余〔同〕降テ居二庭中一、〈初所、〉法皇經二本路一、出テ給中門一之後余漸出レ自二艮小戸一、參テ會御所一、昇レ自二南階一、即依レ召參二御前一、小時退下之路、内府來逢、余覽二龜井一、此次洗レ手、〈内府同レ之、〉次見二閼伽井一、次參二金堂一、又奉レ出二舍利一、〈今日又無レ滑、令レ出給、〉今日布施砂金三兩也、今日内府奉二燈明一、修二諷誦一、〈昨日可レ行レ之、而忘却之故也、〉次參二御塔一、入レ自二北戸一、出レ自二南戸一、經二廻廊巽戸一、參二聖靈院一、入レ自二西門一、先奉レ禮二太子一、〈御影堂預給二祿被物一重一、〉致二祈請一、〈天下政所レ反二淳素一之由也、〉次廻二西南一、參二繪堂一、令レ說レ之、頗經二時刻一、申終說了、〈給二布五段一、於二閑所一給レ之也、〉經二廻廊外一、出レ自二西門一、歸二宿所一、即招二定長一奏二群行之間事於法皇一、然間法皇出レ自二西門一、詣二念佛堂一給、卒爾之間、余不レ能レ正二衣服一、隱二閑所一了、秉燭以後、前駈隨身〈改二著裝束一、〉等來集、仍着二烏帽直衣一、〈内府同レ之、〉先參二念佛堂一、依レ召參二御前一、小時退下之間、以二兼雅卿一被レ悦テ仰參入之由一、申二畏承了之由一退下、於二鳥居外一乘レ車、至二于渡邊一乘レ船、待二月出一〔解〕レ纜、昨今物忌也、〈春日社異、〉然而事不二默止一、仍致二種々祈禱一、所二出仕一也、

今日參入公卿、

余、

右大臣、　内大臣、

大納言、〈實房、〉　前大納言、〈兼雅、〉

中納言、〈朝方、通親、〉　〈隆忠、經房、〉　〈賴實、兼光、〉　定能、

參議、〈親信、通資、〉　〈隆房、雅賢、〉　〈兼イ〉季能、　〈[illegible]イ〉親雅、

散三位、〈顯信、雅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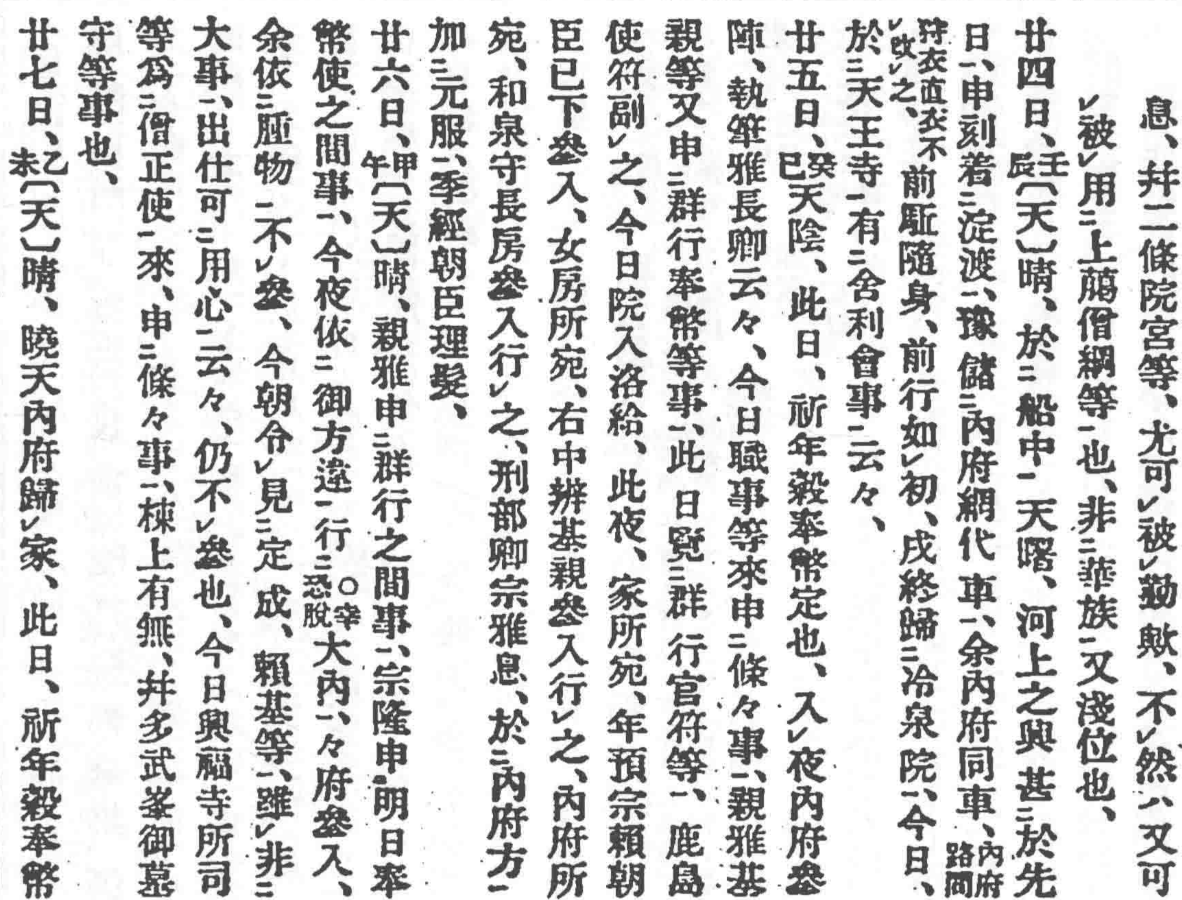
法皇御從僧、

律師聊慶

已講公雅、　覺親、

阿闍梨圓玄、

件從僧甚異樣也、今度遺恨在二此事一歟、法皇御子



息、幷二條院宮等、尤可レ被レ勘歟、不レ然ハ又可レ被レ用二上﨟僧綱等一也、非二華族一又淺位也、

廿四日、壬辰〔天〕晴、於二船中一天曙、河上之興甚二於先日一、申刻着二淀渡一、豫儲二內府網代車一、余內府同車、內府路間狩衣直衣不前駈隨身、前行如レ初、戌終歸二冷泉院一、今日、レ改レ之、於二天王寺一有二舍利會事一云々、

廿五日、癸巳天陰、此日、祈年穀奉幣定也、入レ夜內府參陣、執筆雅長卿云々、今日職事等來申二條々事一、親雅基親等又申二群行奉幣等事一、此日覧二群行官符等一、鹿島使府副レ之、今日院入洛給、此夜、家所宛、年預宗賴朝臣已下參入、女房所宛、右中辨基親參入行レ之、內府所宛、和泉守長房參入行レ之、刑部卿宗雅息、於二內府方一加二元服一、季經朝臣理髮、

廿六日、甲午〔天〕晴、親雅申二群行之間事一、宗隆申、明日奉幣使之間事一、今夜依二御方違一行二〇辛恐脫大內一、々府參入、余依二甌物一不レ參、今朝令レ見二定成、賴基等一、雖レ非二大事一、出仕可二用心一云々、仍不レ參也、今日興福寺所司等爲二僧正使一來、申二條々事一、棟上有無、幷多武峯御墓守等事也、

廿七日、乙未〔天〕晴、曉天內府歸レ家、此日、祈年穀奉幣

〔也〕、午刻、内府參陣、奏二宣命草一、大内記持來、見了返給、免二清書内覽一了、未刻參二神祇官一、卽發遣了云々、行事辨基親也、親雅來申二群行雜事一、今朝奏レ院了、勅定趣也、自二昨日一余神齋也、

廿八日、丙申〔天〕晴、今日女房見二最吉夢一、今日猶爲二後齋一、定經來申二條々事一、

廿九日、丁酉雨下、此日欲レ行二不堪定、幷和奏〔之〕等一、而晩頭、大夫史廣房來申云、左大辨親宗、依二五躰不具穢一、不レ能二參陣一之由相觸云々、仍仰下可二延引一之由上了、此次持二來官廳指圖一、違二延久例一事等、三箇條申レ之、

一幣袋所事、

延久造曹司也、而當時無二其屋一、仍准二小安殿例一、於二後房一可レ裝歟云々、

仰可レ然、

一入御門事、

延久西門也、而無二其門一、仍可レ入二御自二東門一歟云云、

仰可レ然、

一主上御休息所事、

延久朝所也、而當今御卽位之時、以二後房一爲二御所一、今度於二後房一可レ裝レ幣、仍任二延久例一、〔猶可レ用二朝所一歟〕、

仰可レ用二朝所一、

宗隆申二大神寳之間事一、基親申二牟分功國對捍之間事一、親雅申二群行雜事一、

〔卅日、戊戌天晴、別當僧正、被レ告二送南都大衆蜂起之由一、依二御墓守事一云々、晩頭參二内院八條院等一、亥刻歸來、入レ夜覺乘法眼、以二件人一爲レ使、僧正許示二遣仔細一了〕、

九月

一日、己亥〔天〕晴、定經來申二條々事一、宗隆申二大神寳之間事一、親雅申二群行之間事一、宗賴申二春日詣之間事一、此日沐浴解除、依レ有二所思一也、召二在宣一問下京都南之間當二太白正方一哉否事上、申下九條亭不レ當二正方一之由上、以二季長朝臣一爲レ使、仰下遣棟上之間事於通親卿上、因幡國知行之人也、自二今日一神事也、散齋、依二群行一無二御燈一、先例也、

二日、庚子雨降、朝間天晴、親雅來申云、伊勢國鈴鹿驛齋王御所、已闕如了、爲レ申二件事一所二上洛一也云々、

是群司對捍之故云々、件事能保朝臣有ニ申旨一、仍可レ仰ニ彼朝臣一之由仰了、此日、群行點地也、史已下向レ之、辨親雅可レ向之由仰レ之、而史已下已參ニ野宮一了之上、召ニ遣伊勢國司爲季一、爲レ仰ニ驛家事一也、又能保朝臣、欲レ仰ニ子細一、仍無ニ其隙一之間、撿ニ先例一之處、多以辨不レ向、近則永暦例如レ此云々、

三日、辛丑、大風大雨、及レ晩少休、未刻親雅來、向ニ能保朝臣亭一、仰ニ伊勢國關驛家齋王御所南郡司對捍之間事一〔云々〕、申下慥可ニ勤仕一之由上、可ニ召仰一之狀云々、伊勢守爲季參上、申ニ一切不レ叶之由一、條々子細、愁申下可ニ擀試一之由上、慥仰下明日可ニ下向一之由上了、定經來申ニ群行職人方成功、并行幸之間事一、又條々召仰了、此日可レ被レ行ニ寮官除目一、而上卿實家卿稱レ障、明後日可レ被レ行云々、親雅覧ニ點地勘文一、見〔了〕返給了、昨日入レ夜行レ之、不レ能ニ持參一云々、傳聞伊豫國興福寺柱等、引ニ着川尻一了云々、爲レ悦不レ少、

四日、壬寅、陰晴不レ定、召ニ宗頼一仰ニ春日詣一定之由一、明日定不レ可ニ延引一之由、同仰レ之、以ニ使者一示ニ春日詣之間事於經房卿一、返事云、人定不ニ甘心一歟、能可ニ相計一云々、所レ示皆理也、愚意所案如レ此、但猶可ニ果遂一之由、中心存レ之、是又有ニ所存一也、其旨重示遣了、一昨日、昨日、內大臣參內、

五日、癸卯、雨降、今日法皇自ニ日吉一還御、親經所勞之後、始出仕申ニ吉事一、（以ニ職事來時一傳申、官藏人方兩度申レ之、）定經、親雅等申ニ初齋宮群行事一、及レ晩定長來、爲レ申ニ春日詣事一、所ニ召寄一也、而國柱猶未レ到之由、今日未刻聞レ之、仍其事猶豫、以ニ母屋柱九本一、有ニ棟上一之條、不レ可レ有ニ其難一之由、別當僧正被ニ示送一、然而猶希代勝事、不レ可レ存ニ略儀一之上、群行事八日不レ可レ叶延引者、又棟上不レ可レ叶之由、通親卿申レ之、仍旁不レ定之間、不レ仰ニ付春日詣事一、申ニ群行驛家雜事闕如不便之由一、條々有ニ子細等一、定長殊以歎息者也、親雅、定長先レ是參院、依レ無ニ傳奏之人一歸來、即相ニ具定長一參院了、入レ夜兩人歸來云、群行可ニ延引一、近江驛家事驚聞食、殊可レ有ニ御沙汰一、近衛前攝政、并山宮（院御子也）等領、各雖レ不レ宛ニ所領等一、只存ニ別之忠勤一、可レ被レ勤ニ一事一之由、各可レ被レ仰也云々、山門領事、又一切不レ可レ被レ免云々、又定經申ニ任人事等一、仰ニ子細一了、此夜被レ行ニ寮官除目一也、今日欲レ行ニ春日詣定一、而依ニ群行事不定之間一延引了、自ニ今日一殊觸、神今食例幣等定例也、二位中將良、所勞之後不ニ

踏立、昨今加灸、（定成）灸後即時如例起揚云々、珍重珍重、
六日、（甲辰）〔天〕晴、今日令比叡九月會云々、法皇早旦渡御、〔不能〕奏事云々、以定經問群行日次於左右兩府、十四日、（歸忌〔日、不出日〕）、十八日、（道虚）、十九、廿、廿一日、（重復日等）、此等間可被用何日哉、歸忌、仁和例不快、重復日、又殊可憚之上、有寂應不吉之近例、十八日雖道虚、有准據之吉例等、（於群行無例、）可被計奏者、兩府共被申云、可被用十八日者、定經云、十八日辰〔日也〕、閤下御衰日如何者、理須被忌避也、然而於無他日者、強不可有憚歟、道虚之條、猶可被豫議、明旦召具兩大外記、陰陽寮等、可參之由仰之、群行依去夜院宣延引、早可仰兩府之由、下知親雅了、春日詣又延引之由、示遣僧正許了、依群行供奉、因幡國所課不可叶之由、通親卿申之、院宣云、群行ハ指用事也、棟上不可限期、仍可延引云々、然而日來猶用意之間、群行已延引、彌以指合歟、加之伊豫國柱等未到、只以形屋柱九本可上棟之由、僧正及寺僧等雖申之、長者下向可付其綱、專不可用略儀、待國柱之處、于今不到來、

四百

加之今月群行、十一月可有八幡賀茂朝覲等行幸、天下大事重疊、人煩民費不可勝計、就中群行大神事也、棟上大伽藍之事也、並與致沙汰之條、非無神慮之恐、仍旁以延引了、雖有其恐、又非無其故者也、就中內大臣任丞相之後、最前可勤祭上卿、而今年余參宮者、依可付父忌、家故實猶聊成疑慮者也、而延引者、明春二月五日、（神吉）、參宮六日、（宮祭）、黑木屋、幷祭六日、（棟上吉日）、可有金堂棟上、此儀又無先規、然而參宮、棟上上卿父子之間、三ヶ之大事、一時計會、尤可謂上計、省後煩之故也、事又珍重歟、仍此條若〔叶〕神慮歟、今度延引之次第、雖爲遺恨、安此子細、休其怨者也、明日以長者宣可下知、先內々所觸僧正也、追叅之、忌月有憚、明年二月之儀、不可叶歟、
七日、（乙巳）雨降、春日詣延引事、昨日告僧正許了、其上宗頼以長者宣可仰旨下知了、今日又雖有豫儀、猶以延引了、此日召陰陽師三人、（頭宣憲、大膳權大夫安倍季弘、圖書頭賀茂在宣、）問群行日次、陰陽之所撰十四日、十九、廿、廿一日等也、各有際、而余十八日可宜之由存之、仍昨日以定經問兩府、各申可然之由、猶依不審問本

道、各申云尤可也、隨則有道虛之例（宜子女王、天長七年九月六日群行、其後無不吉事）、又攝政寢日群行例、近代吉例、多以如此、殆可
求此例歟、仍一定可爲十八日之由仰下了、晚
頭、親雅來申條々事、群行驛家雜事、可然之所々、
止度々各別之支配、定別所課、被宛本所云々、雖
爲新儀、爲成大事也、
八日、丙午、天晴、親雅申近江國權門領驛家雜減（歟イ）定所課、
各被申本所之請文等、各猶有對捍歟、仰可承之
由了、親經申條々事、宗隆申宇佐使各辭退、而讃岐
守隆保勤件使節之由、昇殿事、能保推擧之、院有勅
許云々、八十餘人侍臣、不被催出一人、依此事
新昇殿出來、尤不便事也、然而權門之推擧、上有許
容、恐身之抑留、豈叶事之要哉、仍只以目而已、此
日定能卿來、自今日可服蒜云々、山階寺所司等
來、衆徒使也、粗仰仔細、但明日可令參、以宗賴
可仰子細之由仰了、
九日、丁未、雨降、山階寺所司來、數刻之後、宗賴朝臣來、
呼前仰條々事等了、御惡守員數、并所役事也、
定經來依召也、仰兩社行幸日次、并還御閑院日次
等可問之由仰了、又今年可被行公事等、問官外

記可注申之由、同仰了、又召資教朝臣、仰五節
事、申依服暇與奪親經之由（臨期可奉行歟、口事也云々）、又殿上人
公事勤否、并上日等可注申之由同仰之、是院宣也、
及晚親雅申群行驛家雜事闕如之間事、又申檢非違
使公友領狀云々、又裝束司基親朝臣參上、余問官底
御裝束之間事、大略所申似不存知、不足言歟、然
間廣房參上、（先取御氣色、仰早可參之由也、是依先日卿加勘發也、）即廣房先日所
進覽之指圖失誤多、仍條々仰可改直之仔細了、
又申行幸入御門、并齋王出入（先例出入、其所也、）皆門等事、余
仰云、行幸可用東門、齋王入北門、可出南門歟、
但退可仰一定者、基親、廣房等申云、延久行幸用
西門、今度無門、打門代幄、可備幸路者、余云、彼
時皇居內裏也、仍被用西門、有其謂、今度自里內
可幸、何必可被用無實之門哉、所申可謂守株
歟、東門已全有便宜、不可及異議歟、兩人伏理
無所申、各依平座參陣了、此夜有三方（余、內府、女房、）
節供、資泰朝臣兼行陪膳、余方右少辨親經、女房資泰
朝臣、內府方宗賴朝臣云々、
十日、戊申、雨降、親經申例幣諸國散狀、入夜定經（來申ヵ）依痔
所勞、明日例幣難奉行之由、仰可相扶之由了、

又宗隆之許、仰遣可早參旨了、又定經申云、大內記稱犬產穢之由云々、仍親經可用意宣命旨、可仰之由、仰定經之許了、其上又直以御教書仰遣親經許了、辭別可載實劍事之由同仰了、

十一日、己酉天晴、此日例幣也、早旦、宗隆返事到來、又稱病、近日職事尤奇怪、余存可參神祇官之由、而職事一人不參、不可叶、仍止出仕了、未刻、行事辨親經參入尤懈怠也、幣料滿足了、(不足分、伊賀國濟之雖被免濟物、臨時〔如已〕可如、依不儀、仰可條沙汰之由了、)只今所參陣也云々、相次宗隆參入、元自可參者、分明可申其旨也、次第甚不當、勘發其旨了、大略無披陳之方云々、又定經參上、是又次第不相應、但可相構之由、其夜仰遣、仍出仕歟、然者今日可申可出仕之由也、兩人出仕之職事、先以稱疾、仍於下官出仕者止了、然而試催侍從等、暫雖相待不見來、仍遂以不參、內府申刻參陣、即外記持來宣命草、內記不候、儒辨草之時、以外記內覽例也、(候內裏之時、以辨內覽也、)見了返給、(載辭別許也、)仰不可持來淸書之由也、入夜內府歸來云、宣命淸書遲々、又於神祇官忌部使相論之間、經數刻、日沒之程發遣云々、其後參內、只今歸來也、於陣開卜串云々、亥刻、甚親來申官廳御裝束之間事、親雅申群行驛家雜事闕乏事等、條々巨細也、

十二日、庚戌朝間天陰、巳刻以後天晴、宗隆申大神寶之間事、廣房持來官廳指圖、申群行御裝束之間事、親雅群行用途、幷驛家雜事、近江國權門領減省之宛文、所々猶不承引、院逆鱗給云々、神妙也、今曉、或人見吉夢、姬御前可入內之嘉瑞也、經房卿以有經見送賴朝書狀、秦經、賴經、範季等事猶訴申歟、

十三日、辛亥〔天〕晴、宗隆來申大神寶成功之間事、親經申五節事、注未役之人、奏聞之處、有御點四人、公卿(實家、隆房、)受領(常陸、因幡、)如此云々　通親卿營興福寺、勤長奉送使、其身以奉公爲事、而殊被點因幡、未得其心如何、但馬、丹波尤其仁也、依近臣有免歟、末代之沙汰、大少之事皆此法也、親經又申云、宮城使、防河使等除目日次、十四、十五、十七日等云々、仰云、寮官除目在近、連日之除書不穩便、下旬及來月上旬之間可宜歟、又申云、所存如此、而定經群行料、有可被任之者、仍可忩申沙汰之由、所仰下也、仍所問日次云々、余云、件任人事未聞及、可遣尋者、即以御教書遣問、返事云、兵部丞可任云々、先日

定經申云、兵部領狀了云々、而〔定〕申狀如此、若然者又重可觸示歟、次第不足言、凡近日之職事、每人不覺希有、當此時掌萬機、實愚質之不祥也、但必可任者、十五日可宜之由仰之、主計頭資元來申云、去十一日太白犯太微右執法、果尤重變也云々、

十四日、壬子〔天〕晴、此日有官奏、未刻着直衣參院、以定長入見參、（群行之間、有可申入事之由、內々示定長了、）卽以實致有召、參御前、供花御所也、神事之間、頗雖憚思、如此之公所、强不可憚之上、不能申子細、余奉問群行之間、主上御作法、先召舍人事、只如內辨云々、出音令呼給、實不違內辨作法、面承聖訓、恐悅難謝、又仰中臣之詞、有不審等、同雖尋申、不令逢群行給之間、被仰不分明之由、延久後三條院御記、天治故殿雖注預給、猶有疑事等、雖有一見之志、不能申出里亭、仍內裏歟院御所歟之間、被取出哉之由、乍恐申之、仰云、召出可進、內裏參上可一見云々、恐悅之思甚切、小時起御前、於公卿座邊、招定長仰付條々事了、此間公顯大僧正、慶賀之後始參入、參御所了、次余參內、秉燭之後、內府參入、先有施米定、其後兼光〔卿〕可參入、被行不堪定、其後余於直廬、改着布袴出居座、此間內府自陣方來、次奏者辨來直廬、次家司宗賴朝臣奏申、（基親朝臣奏候者、）余仰圓座可敷之由、卽敷圓座、擧常燈、（藏人五位等役之、）次宗賴來、仰可召辨之由、次右中辨基親朝臣捧文杖參上、奏儀如例、仍不具記、余見文儀、又如去年、事了、基親退下、於辨座下史口此間余改着直衣、參御所、相伴大將退出、（步行、）基親、親經、宗隆等相從、各申條々事等、

今日基親作法之中、有小失等、然而無殊大事歟、今日不堪定、內大臣、新中納言、左大辨基親朝臣等也、

十五日、癸丑〔天〕晴、及深更小雨、此日被改勘齋宮群行日時、（十八日、御出門午時、御禊申時、）外記內覽之、見了返給、又被行軒廊御卜、（神宮殿舍爲風顚倒事、）入夜被行宮城使、防河使除目、此次有加任等、親經亥刻許歸來、自院大略仰含了、子刻許有除目云々、（已上上卿、權大納言實家卿、參議右大辨親宗、）親經云、五節事、先日御點人々加催之處、實家領狀、隆房辭退、常陸同辭退、因幡通親卿申狀有謂、可催替阿波之由有仰云々、尤神妙〔也〕、自今夜、於九條堂始修懺法、保延以來、每年不闕之勤也、而治承天下亂逆以後、廢而不被行、故御前歎思食此事、仍今年萬事

雖指合、被相續行之、但二月十二月等同可行、仍縮三七ヶ日、爲一七ヶ日也、毎事略定也、女房、內府共行向、余依神事、不臨其筵、女房七ヶ日可經廻也、內府卽歸來、定長告送云、後三條院御記、明日可持參禁裏云々、巳刻可參內之由答了、

十六日、甲寅、〔天〕晴、依若宮祭奉幣、（此奉幣先例强不見、然而去年有所思奉之、爲例事〔也〕、）陪膳式部大輔光範朝臣、無神馬十烈、只幣帛許也、陰陽師天文博士廣基也、件廣基持來密奏、太白犯大微右執法星云々、申刻奉幣了、定長來云、御記所持參也云々、只今可參內、早可參會之由仰了、相續余改着直衣、相伴內府參內、定長持來蒔繪小手筥合、余於鬼間披之、合目錄、持參御前、引見群行之間事、當時事許書取了、如本調入、召定長返給、定長云、去夜院御所、竊盜乱入、此御記雖開蓋不取納物、不可說事也云々、仍更又披合見、定長返入之後、余付封、定長歸參了、件御記草子〔廿〕帖、書寫本也、目錄一局、被相副範兼筆也、余所不審之仰中臣之詞、御記假名不被付之間、不能散蒙、然而他不審等、多以決了、爲悅不少、其由奏聞、了、卽余退出、親雅申群行雜事、大略沙汰具了云々、

但近江驛家事、猶有對捍所々、重仰遣了云々、定經申云、中臣知雅、俄輕服出來、爲定觸穢、此外無中臣官人、并五位云々、爲定破有疑、可尋之由仰了、

十七日、乙卯、〔天〕晴、入夜陰、雨小降、裝束使辨基親、大夫史廣房等參上、申正廳御裝束之間事、條々付後三條院御記決事等定仰了云々、又行幸入御門、東門歟、（齋王同道如何、）南門歟、（無例、又有煩歟、）兩方之間如何、於齋王同道之條者、待賢門被用兩方御路之例、卽寬治、康治也、可憚者、宮城門盍憚哉、准彼者、東門有便如何、可被計申之由、以基親問左大臣、歸來云、猶可被憚歟、延久有其沙汰之儀、所覺悟也、仍被用南門、有何難哉、尤宜歟云々、仰南門之由了、定經來申中臣使事、爲定參門外委問之、如申狀者無穢歟、仍仰可勤仕之由了、但猶可問法家之由、召仰了、入夜長奉送使通親卿、（以侍左衛門尉信弘爲使、）并行事辨親雅等之許遣馬、通親卿以其息侍從通宗、令受取之云々、又給單衣云々、戌刻、親雅來申群行事、皆悉沙汰具了之由、仰尤神妙之由了、定經之許、刻限可忩之由、并有雨氣、猶可仰丹生貴布禰社司等之由、亥刻仰遣了、雨氣出來之故也、

十八日、丙辰、天晴、入夜月明、此日潔子内親王（高倉院皇女、當今之御姉妹也、御年九歲、）禊葛野河、卽參太神宮之日也、於官廳被行此儀、仍御裝束已下事、被追延久三年佳例也、上卿權大納言實家卿、辨左少辨親雅、長奉送使權中納言通親卿、奉行職事藏人右衞門權佐定經等也、早旦小浴、（不洗髮、）欲參内之時、有祓事、（内府同時有此事也、）酉刻着束帶、（有文帶、螺鈿（劔）、自里第有行幸之故也、御大内之時、蒔繪劔也、御卽位之時、用螺鈿者、別儀也、）相伴内府參内、官外記新三位光雅卿之外、一切無人、職事未參、尤懈怠也、參御前、内侍又遲參、每事泥々、暫定經參上、行幸事早々可催具之由仰之、又問、遣野宮之小舍人未歸參歟如何、定經更有不存之色、仍仰聞子細、此時始覺悟、忽差遣了云々、（于時乘燭以後也、）待彼歸參之者、殆及深更歟、可謂奇異歟、其後人人猶以遲參、然而命内府令着陣、余着殿上御倚子下、召定經仰召仰事、（其詞可有行幸太政官廳、召仰諸司云、御路出左衞門陣、經宮小路、大炊御門、東洞院、中御門等大路、可入御待賢門、并宮南門、兼又留守參議光長朝臣、權右中辨定長朝臣者、）定經向陣仰内府、抑依代々例不勘日時、是依勘群行日時、更不勘行幸日時也、依彼有此行幸也、天永勘之云々、頗失儀歟、又大治御記、依先例不分明、不仰路、留守等事、（雖有其人、不仰上卿云々、）之由、見御記、此條

中心不審之處、康治御記被仰之、仍就有道理用康治例也、他年々惣不記此事也、小時内府付定經奏宣命草、（延引之由載之、但非辭別、延久又如此、乍在陣座奏之、寬治（俊房）、康治（賴長）如此、大治（家忠）進弓場、故不離給之、）余猶在殿上見之返給、仰淸書之由、良久持來淸書、猶乍召陣奏之、是擬改之時、不可必進弓場也、定經之使、已申御馬者、余見了返給、仰云、使已申御馬事聞食、定經取之退下、（後日内府云、奏宣命草了之後、外記申、使已申御馬事、其後持來淸書、欲奏之間、申下卜串候之由、仍思事理、淸書之後、撤卜串之條、次第可違亂之故、假不奏淸書、問下卜串之後、所奏也云々、内府之所爲、可謂存禮儀者歟、寬治、天永、大臣於陣問之、如今日、承保、康治、齋宮上卿披之、今度外記、存寬治、天永例可然、）此間公卿次將等少々參入、余起座參御前、而御總角役人（賴實卿、經家朝臣、共兼日加催、有領狀云々、）未參、再三雖遣人、敢以不參、已及戌終、仍先示女房分御髮、（次因）且奉結下、此間賴實卿參入、卽御總角御裝束等了、（御袍如例、御大内之時、着御赤御裝束也、）内侍今一人又以遲參、此間内府自陣座歸參御前、語云、右大將密語云、幣物在正廳、行幸路用南門、可無便歟云々、此事所云一旦可然、如此之事、後日之難、在一身歟、仍以定經仰合作卿、其詞云、昨日以裝束司辨基親朝臣、入御門事、仰合左大臣、而被申可被用南門之由、仍下知其旨了、而今被傾申旨、尤可然、但被用東門者、

可同齊王之道、此條如何者、實房卿申云、一旦所存申計也、左大臣被申旨、不能左右、只可在御定、此間親經捻申正家記云、延久、承保共與齊宮不可同道之由、所見也云々、尤有興、傳家奉公之者、其要在于如此之事歟、仍旁不及改南門之儀、正廳與南門其程太遼、雖可經東廻廊外、可御朝所、強不可爲巨難歟、北門同可爲齊王路、西門又無實、南門之外、無幸路之故也、掌侍參入之後卽出御、于時亥二點歟、須被待遣野宮之使歸參也、然而乘燭之後遣之、仍欲待者、可及深更、仍且以出御、是先新儀之其一也、奉行未練懈怠之間、違例多端、尤不便々々、出御之間儀如例、次御反閇、陰陽頭宣憲朝臣給祿如例、次列陣次將渡、右渡左也、次公卿列立、大將立陣左右、如常、次寄御輿、恐花、神事行幸之時定例也、無鈴奏、但供奉〔行〕如例、大刀契共候之、御大內之時、不作太刀、只候契、代々例如此、次主上乘御、頭中將實教朝臣勤御劍役、件人輕服日數之內也、然而先例憚神事之役、不憚他役、禁八省之參、不禁內裏、無警蹕、止警蹕鈴奏等、是神事之故也、次乘輿出御自左衛門陣、不仰御綱、是又依神事也、余乘御之後、出自東面北門、乘車自閑路參會、入自郁芳門、幷官東門、參朝所、中央間廣庇東西柱下、追長押、舁燈、小安殿儀、大床子前舁之、而朝所之儀、不立庇布障子、只

懸御簾、仍簾中雖舁燈之間、舁廣庇了由、裝束司基親朝臣申、有其例、卷〔庇〕御簾、內侍二人、伊豫掾此中辨掌侍兼帶參之役、舊例也、候母屋中央間左右柱外、他女房四五人、候東北庇邊也、西間母屋儲大床子、中間儲平鋪御座、々東西北三方立大宋御屏風、南庇西間副端東西行敷兩面端疊、爲余座、除東三ヶ間母屋二間、東庇一間也、之外、以西三ヶ間、庇不懸簾、母屋懸簾、垂之、南庇第三間西面、余座西面也、同懸簾、上之、東庇東面同懸簾、垂之、前庭東南兩面引所司幔、中央有幔門、具在指圖、余待御輿之間、向正廳見御裝束、母屋高御座東間儲御座、其向後立屏風、其北母屋際疊、兩面疊一枚、爲余座、其東間也、第二間北邊也、母屋、御齋王、御座後立屏風、余座與齋王座、其間三尺許、共南面也、同間二間也、南方迫柱內立小机、安內外宮御幣、〔件〕小机坤艮安、坤方匣外宮幣、艮方安內宮幣、齋王御座後屏風外、南北二行敷疊二枚、爲齋王陪從女房座、其西副北壁、敷疊一枚、爲內侍座、南庇東面柱內、敷荒薦、立屏風一帖、南北妻、件間無戶、間イ以屏風爲隔、是延久例也、件屏風外、左右敷草圓座二枚、爲國司座、南庇東第二間〔北〕邊迫西柱、舁一燈、基親云、先例之由、廣房申之云、高御座北東方又舁一燈、東二三間鋪滿荒薦、東第一間不敷之、土塲也、登廊敷打板、其上敷筵

道、(筵上加兩面也、)及御座邊(不敷後房南庇也、)具(旨)在指圖、南門雖程遠、幣物顯見之條、頗非事之憚、仍仰基親、假隱立屏風一帖、入御之後、即可取之由仰了、即歸參朝所、小時有臨幸、入自南門、於北門外、不獻大麻、延久、承保獻之、失也、(於門內、大將立砌、人々東門以北下居歟、可尋之、)經東廻廊以東、入御幄門、兩大將立幄內、御輿昇居地上、(兼敷筵、寬仁以來、於壇下々御也、康治有議、寄壇上、是幣物在大極殿之上、與居同輿(歟カ)、仍被寄壇上也、而今正殿其壇太下、仍猶無便宜之上、延久又壇下也、)余猶徘徊後房前砌邊、昇居御輿之時、近參跪候、兩大將同跪候也、(他公卿列居幄外庭、)即左中將公時朝臣(昇座上候也、頭中將依服日數內、不參入也、)參上、(經余前、)開發戶取神璽、授內侍退去、余參御輿下、奉下之、無蹕、即立御平敷御座前、余候庇座邊緣、退御輿之後、兩大將即退下、公卿各着北廊小戶以東座、次余仰職事、令垂庇御簾、(五位六位藏人役之、他侍臣不見也、)即脫御々裝束、不撤御總角、被奉待齋王之間、暫以御休息、供腋御膳、(女房中納言典侍陪膳、)此間余以定經問事具否於當座上卿、歸來申幣物使等具了之由、其後經數刻、仰定經、置使者藻壁門之邊、令見之、又走向路頭可見之由仰之、及子終前陣少々參來、又松明多見之由告申、行事辨親雅近參云々、仍召賴實卿、着御帛裝束、(以白生絹調之、內藏寮進料物、於縫殿寮令裁縫之、直付朝所也、御袍以下、皆悉白生絹也、御大口其色赤、是見資房記之由、定經所申也、置御衣筥、御帶、件帶自院所被獻也、無文玉帶、可用巡方之由、見日記、然而院無巡方、玉帶仍被進丸鞆也、又相具白御草鞋、并生御襪等、生襪未見物也、)余仰定經、御笏或宮御櫛宮(頭櫛是也、)(合)儲候、六位藏人三人持候之、又仰下殿上人持脂燭可候之由、此間、行事左少辨親雅付藏人右衞門權佐定經、令奏齋王參入之由、(其詞云、齋王可入御何門哉者、此事未聞其也、參入之時只奏北門之由歟、又其門無不審、退出之時、外郭門、先例不定、仍奏事由者例也、而參入之時、申入御門之例未見及、辨失歟、難存之和說歟、)仰下北門無異議之由、即出御自南庇西面簾、(御裝束之先指笏候御琚也、)內侍(伊瑱)、一人扈從、五位藏人(親經付之、)劔璽留大床子、辨掌侍守護之、侍臣指脂燭前行、五位藏人定經取余下襲、藏人三人持候三物、即經後房南庇、(不敷筵道、依屋內、南殿御(之)後如此、)并昇廊打板等、(敷筵道、)入自正廳中戶、自御座北邊着御、(余奉扶持之、)次召御笏獻之、(定經取藏人所持之御笏筥、授余、々取御笏進之、主上、是寬治、天治等之例也、或欲着之時召之、(賜カ))次催中臣可持參麻之由、此間余仰圖司、令披北面東第一戶、(圖司入時代所風北邊、副東大盤北行開之、即復座、)其後中臣遲參、大略職事不召儲歟、每事如泥、可謂有若亡歟、數度催足之後、僅以參入、內侍進北戶下、(親經扶持之、)取大麻、經余座與齋王座之間、進主上御座前、一撫一吻之後返

給、經ニ本路一、於ニ初戸下一返給、中臣復座、次闈司進開レ戸、又復座、次主上正レ笏御拜、（兩段再拜、是被レ忝レ拜レ幣也、）次攝政仰ニ藏人辨親經一、召ニ齋王一、（天延藏人辨扶義、延久藏人辨師資、寛治藏人少將能俊、天治藏人少將公敎、天曆長和、康治六位召レ之、依時無ニ藏人少將一、仍任ニ天延、延久例一、召ニ藏人辨一也、）親經出ニ北門一、仰ニ寮頭一、良久無音、仍一兩度催レ之、親經申ニ齋王已參入之由一、仍仰ニ闈司一、令レ開ニ北面戸一、（取ニ入大麻一之戸也、）次齋王參入、經ニ登廊南第三間一、（件間敷ニ切長押一也、）暫昇ヲ立北面壇下一、（此間陪從女房二人、小女一人參入、先レ是行事辨申云、自ニ何方一可レ參哉、余仰云、北門定無ニ便宜一歟、任ニ永承以後例一、可レ參ニ自ニ北門一也、彼永承、天治等、用ニ昭訓門一、准レ彼也、）女房三人、（此中一人御乳母歟、同輿人也、）取ニ几帳三本一、又賴實卿候ニ御輿邊一、卽昇ヲ居王輿於壇上一、齋王下御、經ニ東一間西（溜カ）邊一、（屏風東邊也、）着ニ御座一給、女房三人、（各取ニ几帳一、指ニ隱東南西三方一、卽女房等、就ニ几帳一祗候也、）次闈司更進、（經ニ東壁際一、如ニ先々一、）閉レ戸復座、王輿持退畢、（候ニ東軒廊西第二間一歟、）次主上召ニ舍人一、（二音、余近候數ヲ申之一、）堂上職事告ニ召成之由一、大舍人稱唯、次少納言參入、就ニ第二版一跪候、（件版設ニ殿第二間一、臣レ之、延久設ニ第一間一歟、大極殿之時、第二間也、）次勅曰、中臣、忌部召セ、（堂上人告レ之、）少納言稱唯退出召レ之、次中臣、忌部、後取、惣三人着ニ進版位一、（中臣着ニ第一版一、忌部着ニ第二版一、後取立ニ其東一、）勅曰、忌部參來、（職事等仰ニ召之一、）此間闈司開ニ東扉代屏風東枚一、（大極殿之時有レ戸、北内闈司居、其前立ニ屏風一、而此戸無レ戸、仍以ニ屏風一代レ戸也、）次忌部稱唯、經ニ東軒廊南砌、幷庭南庇東面扉代屏風南頭一、（初欲レ入ニ北邊一、余命令レ經ニ南頭一也、）自ニ東一間一入ニ母屋一、

跪ニ机下一、指レ笏拍レ手、（三度、）先取ニ外宮幣一、（南方）捧ニ目上一、經ニ本路一退下、於ニ東壇一授ニ後取一、（件後取從ニ忌部一、留ニ立壇下一、）更歸參取ニ內宮幣一退下、兩人相共復ニ本列一、次勅曰、中臣參來、（職事告レ之、如レ初、）中臣稱唯參上、（北路同ニ忌部一、）小机東頭敬屈跪候、

勅曰、

能久申天奉禮、是幣事也、

　被レ加ニ例幣一之時、仰詞曰、常モ奉ル九月ノ神嘗ノ幣帛チ、汝中臣如レ常ク能ク申天奉れ、今度依レ爲ニ臨時幣一、省ニ如レ常等之文字一也、

中臣稱唯猶候、（猶退起、余仰ニ猶可レ候之由一也、）

又勅曰、

令奉進ル齋內親王ハ、此依ニ恒例一天、三箇年間は、齋瀞天、天照大明神乃、御杖代留定天奉進ル、內親王甘、中臣宜ク吉ク申旗奉進禮、

　十一日以前有ニ群行一之時、神嘗祭幣、（例幣也、）被レ付ニ群行勅使一、仍兩段仰レ之、（先幣事、齋王事、）次例幣以後有ニ群行一之時、依レ爲ニ臨時幣一、不レ仰ニ奉幣事一、仍無ニ兩段之儀一、卽是爲ニ貞元、天喜例一之由、見ニ延久三年後三條院御記一、天治又依ニ彼例一之由、見ニ故殿御記一、今度須レ依ニ彼兩度例一也、而寛治同雖レ爲ニ例

幣以後ハ、依ニ天暦御記說ニ、猶兩段被レ仰レ之、彼度延久御記、雖ニ其沙汰出來ニ、猶兩段被レ仰之由、見ニ爲房記ニ、是卽白川院、京極大殿、有ニ御沙汰ニ云々、此子細又具見ニ故殿天治御記ニ、就レ之案レ之、延久雖ニ吉例ニ、天治頗不快、於ニ天暦、寬治ニ者、共爲ニ最吉例ニ之上、案ニ事理ニ、雖ニ臨時幣ニ、爭不レ被レ仰ニ其由ニ哉、加レ之故殿御記之意道理、猶在ニ兩段ニ、仍今度所レ用ニ寬治例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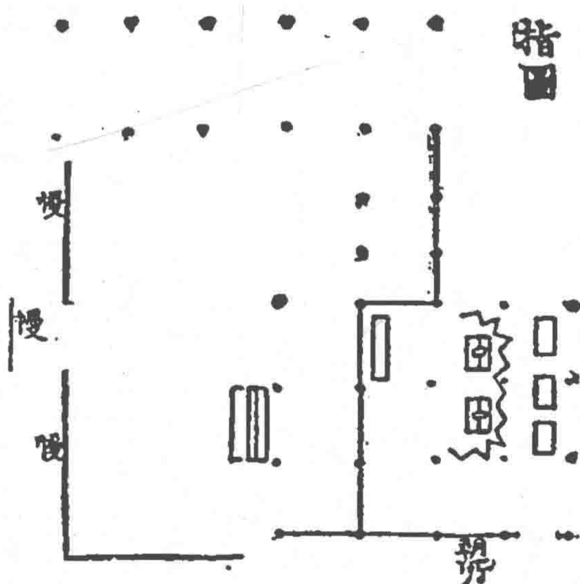
中臣又稱唯退下、復ニ本列ニ、卽ニ三人相引退出、先レ是上卿、（少納言參入之間也、）內大臣着ニ小戶內西腋座ニ、辨已下着ニ同東腋ニ歟、令ニ中臣退出ニ之後、召使に賜ニ宣命ニ了、復ニ本座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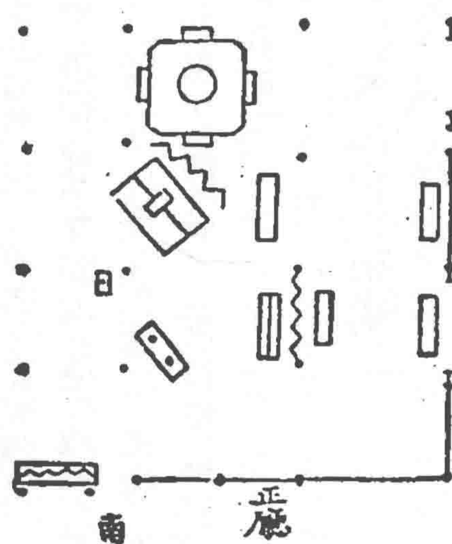
次余召ニ定經ニ、仰下額櫛可ニ持參ニ之由上、六位藏人持レ之、候ニ高御座西邊ニ、（本候ニ北邊ニ、而依ニ齋王御座近々ニ、余仰令レ候ニ西邊ニ也、）定經取レ之、受ニ內侍ニ、內侍取レ之置ニ主上御座前ニ、（疊上半帖外也、天治如レ此、故殿御記被レ註レ之、康治置ニ疊上ニ、今度可レ追ニ彼例ニ之處、當時便宜、疊上有レ餘、仍如レ此令レ置也、）頗左方也、余仰令レ開レ蓋、（齋在レ北、身在レ南、）又令レ披ニ內裂紙ニ、卽內侍欲ニ退起ニ之時、余仰云、參ニ齋王御座下ニ、可レ申下近可ニ參給ニ之由上者、卽內侍進ニ西几帳下ニ、申ニ此〔之〕由ニ、復座、（參退共經下余座與ニ齋王御座ニ之間上也、如レ獻ニ御床ニ之時上、）次齋王被レ欲ニ參進ニ之間、自ニ几帳之隙〔側〕ニ、望ニ見之ニ、未レ被レ上レ髮、余然而問ニ齋王之仕女ニ、答云、於ニ部屋ニ雖レ被レ上ニ御髮ニ、卽撤レ之、末額等髮上、讚岐申給了、今於ニ宮廊ニ可レ被レ上ニ御髮ニ之由、一切不レ承不レ存云々、次第不レ足レ言、仍以ニ定經ニ問ニ親雅ニ、々々申云、於ニ部屋ニ被レ撤ニ御髮上ニ之由、全以不ニ知給ニ、隨又申ニ子細於女房ニ了云々、仍忽欲レ上之處、無ニ其具ニ、仍召ニ出髮上讚岐ニ、召ニ其物具ニ、（末額等也、）於ニ本御座几帳中ニ、陪從女奉レ上レ之〔之〕後、參ニ進御座前ニ給、（疊上也、）女房指ニ几帳ニ如ニ前々ニ、主上取ニ額櫛ニ奉レ差ニ加齋王御額ニ給、（本櫛ヨリハ奥ニ奉ニ指加ニ給也、雖レ無ニ所見ニ、爲レ不レ令ニ落失ニ、余申行也、主上如レ形奉レ着給、余副レ手能ク奉レ差也、）余仰ニ從女ニ云、至ニ于勢多之離宮ニ、可レ被レ納ニ御櫛於筥ニ、路間勢多までは、不レ可レ被レ撤ニ御櫛ニ、又令下向ニ御輿ニ下上給之間、不レ可下令ニ傾而ニ給上者、次齋王復ニ本座ニ、此間齋王輿可レ歸ニ參東面ニ之由、余仰レ之、親經來申云、軒廊小戶太短狹也、仍御輿不レ能レ通也、爲レ之如何、余仰云、廻廊之東ヲ廻天、可ニ持參ニ者、卽持ヲ參南庇東面墻下ニ、齋王欲ニ起座ニ、此間余召ニ定經ニ賜ニ御笏ニ、卽主上還御、（登廊打橋如レ本、敷ニ筵道ニ、余揚レ笏候ニ御裾ニ、定經取ニ余裾ニ、五位藏人親經付ニ內侍ニ、藏人二人候ニ御共ニ、皆如ニ渡御ニ、）卽脫ニ御裝束ニ給、余仰ニ定經ニ、遣レ人令レ見ニ〔齋王〕遠去之程ニ、歸參申、齋王遙去不レ見之由、次主上如

レ元着ヲ御黄櫨御装束一、(頼實卿候レ之、)内侍二人進候ニ左右一、余
仰ニ定經一、令レ告ニ出御之由於人々一、先レ是内府參ニ御所一、
卽退下、兩大將進ニ幔外左右一、余仰ニ職事一、令レ卷ニ庇簾一、
(中間許、是名略也、)次持ヲ參御輿一、今度構ニ御輿ニ寄ヲ(簀)堂上ニ也、
左中將公時取ニ御劔一安ニ輦中一、次乘御、無ニ警蹕一、余奉ニ扶持一
如レ例、卽余自ニ後房前緣一着レ沓、暫停立、御輿進ニ南門
方一之間、余出レ自ニ東門、幷郁芳門ニ乘車、自ニ冷泉ニ東
行、入レ自ニ大炊殿南面門一、參ヲ會御所一、良久還宮、於ニ左
衞門陣代外一、神祇官獻ニ御麻一、余豫仰ニ定經ニ也、下御之
時無ニ警蹕一、其後無ニ鈴奏、名謁一、是代々例也、天延有ニ
名謁一、是失也、延(下イ)久御記被レ疑レ之也、卽入ニ御所ニ持ヲ退
御輿一、公卿退出、次余退出、于レ時報ニ曉鐘ニ及ニ鷄鳴一、
今日行幸供奉公卿、
內大臣、左大將、
大納言實房、右大將、　中納言頼實卿、別當、
參議隆房卿、　散三位光雅卿、
已上五人太乏少也、見任公卿無レ故稱レ病、或服
藥、實宗、定能是也、或湯治、經房是也、各自由之
賊、天鑒如何、此外或見病、或齋王前駈、敕使仍
無レ人耳、

齋王西河前駈、
大納言實家卿、上﨟兼行、天治例也云々、
中納言兼光、
參議、親信、　雅長、(實)
親信依ニ奉行職事尾籠一、不レ供ニ奉西河一、參ニ東河一、
仍雅賢、親信兩人、供ニ奉東河一、西河參議一人也、
希代勝事、只在ニ此事一、非ニ其器ニ奉ヲ行公事一、如レ此
之違亂出來、爲レ世尤爲レ耻、爲レ之如何、
殿上人四位、
侍從盛定朝臣、　右少將伊輔朝臣、
前少納言師廣朝臣、　丹後守長經朝臣、
此中於ニ伊輔ニ者、又同依ニ奉行職事ニ有若レ亡、先
可レ參ニ行幸一、其後可レ參ニ西河一之由、加レ催之間、
參ニ大炊殿一、余聞ヲ付之一、令ミ追參ニ野宮一、然而不ニ參
會一、參ニ祿所ニ云々、
東河敕使、
中納言兼光、依レ無ニ他人ニ兼行、延久、康治例也、
參議雅賢、親信(雅)不ニ供奉一、仍二人云々、
殿上、
季經朝臣、　實明朝臣、

地下四位、
以政朝臣、　親綱朝臣、
重季朝臣、　定家朝臣、
中臣、
神祇權少副大中臣爲定、
忌部、
後取、
使王、





長奉送使、
權中納言通親卿、　左少辨親雅、
右大史　宗久、　中務丞卜部基貞、
十九日、丁巳天晴、及レ晩權右中辨定長爲二院御使一來、余謁レ之、賴朝卿所二申上一之群盜〔之〕間事、可二計沙汰一云々、此事自レ院被二仰遣一之御返事也、子細不レ能二記錄一、此次定長云、今朝有二種々仰等一、御氣色殊能御座云々、爲レ悅不レ少、子細同不レ能レ記、
廿日、戊午親經來仰云、賴實卿辭二大理一狀如レ此、可二計申一者、申下可レ在二御定一之由上、又他事等條々申レ之、不

レ追レ記、定經參上、依二犬死穢一、不レ昇二堂上一、役夫工之間事、定經先日忘却、不三申二沙汰一〔令〕稱レ穢、仍仰二親經一了、御更衣事、實敎先日與奪、定經辭退、依レ穢也、余不レ可レ依レ穢、猶可二奉行一之由召仰了、親經又云、意見持二向左大臣、近衞前攝政等亭一、被レ申云、如レ此事依二所勞一、不レ能二計申一者、左大臣云、追可二注申一者、

廿一日、己未、親經、定經等來申二條々事一、今夜內府相二具女房一向二九條堂一、依二明日懺法結願一也、余女房日來宿レ堂、

廿二日、庚申、天晴、早旦參內、依二女房陪膳闕如一也、申刻退出、此日、懺法結願也、余依二神事一不レ向、入レ夜內府歸來、女房同レ之、傳聞山大衆蜂起云々、

廿三日、辛酉、天陰、未刻參レ院、以二爲頼一入二見參一、依レ召參二御前一、諸國吏對捍濟物事、幷衞府諸司三分等、可レ被レ減二員數一之由事等、具以奏聞、叡慮有二甘心之氣一、爲レ悅不レ少、退候二上達部座邊一、以二定長一奏二條々事一、朝覲行幸、猶可レ被レ行之子細、幷先例等同奏レ之、仰云、然者可レ被レ行者、又明春二月春日詣事、取二御氣色一、仰云承了、雖二何事一有下可二沙汰一事上者可レ承云々、申二畏承之由一、此外條々奏聞了、退出之次、參二八條院一、聊有二御不豫事一云々、女房謁云、來月十三日、小童與榮、汝必可レ參者、申二承之由一、次參內、次歸レ家、

廿四日、壬戌、時々雨下、親經申二條々事一、役夫工上卿、可レ催二源大納言一之由、有二院宣一、仍相催之處、辭退云々、仰二可レ奏之由一、又問二山口祭日次一之處、申二十月十五日、廿七日之由一云々、仰云、沙汰已懈怠了、十五日定難レ叶歟、廿七日可レ宜者、又意見事仰二入道關白一之處、如レ此事久斷二世務一、不レ辨二是非一、猶可レ被二豫議一〔如何〕歟、輙不レ能レ申二子細一云々、入レ夜兼光卿來、隔レ簾謁レ之、爲レ仰二合春日詣之間事一、所二相招一也、兼光云、參宮上卿、同時之條尤可、舞人猶可レ有二兩方一歟云云、所存如レ此也、今日資元持二叙奏一、

廿五日、癸亥、〔天〕晴、兼雅卿示送云、可レ有二朝覲行幸一之由、被二仰下一、定來月十七日也云々、入レ夜雅長卿來、余不レ謁、以レ人申云、山大衆蜂起訴申近江國司之間事、國司全不レ誤歟、群行不レ參二西河一前驅事、有レ奉二行職事證文一、憶被レ催二東河一之由、請文又申二其旨一了、早召出可レ經二御覽一也云々、

廿六日、甲子、〔天〕晴、早旦召二親經一、條々事令レ申レ院、定經稱レ病、仍行幸事、仰二親經一之間、未刻、定經參上、仍如レ本可二奉行一之由仰レ之、又宗隆參上、各申二條々事一、

入夜親經來、仰御返事等、此中有宇佐造宮事、大宮司公通給一國、被遂此事、尤可宜之由奏聞、而只募受領功、可營造之由、有院宣、此事愚意不甘心、造宮懈怠之濫觴也、

廿七日、乙丑（天晴）、隆房卿來、內府謁之、大理事勅許、爲賀其事也、未刻、定經來申寶劔使之中、神祇官兼衡歸來申旨等、副進卜形等、

神祇官、

卜　寶劔御在所事、

推之、令御坐木鄉內分歟、殊被求索搜者、卜曰、以後五十箇日之內、及來九月十二月、明年六月節中庚辛日、可出來給乎、

文治三年八月廿五日　神祇大祐卜部兼衡、

陰陽寮、

寶劔未歸王府給間、猶入海人雖索搜之、更不見、若納龍宮歟、將亦流給他州歟如何、

占今日癸巳時加午、（卜日時）大吉、臨卯爲用、將勾陣中、徵明天空、終從魁大裳、卦遇聯茄、

推之、不納龍宮、不移他州歟、求投海底、從在處五町內、被覓之者、必定可出來給歟、期今日以後卅五日內、及來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二月節中、直庚辛日也、

文治三年八月廿五日大藏少輔安倍泰茂、

勅使景弘申狀云、次第御祈等、各始行了云々、又於事者、有其遇之體所申也、尤爲悅、神靈不棄國者、寶劔蓋出來給哉、仰可奏聞之由了、

今日被宣下檢非違使別當、（參議左兵衛督隆房卿、）上卿隆忠卿、職事親經、此日召集職事等、（頭中將實教、藏人右衛門權佐定經、藏人右少辨親經、藏人大宮宗隆、）弁官外記、（大外記師尚、大夫史廣房也、賴業稱病不參、）陰陽師、（頭宣憲他行不參、）仍召博士在宣、許定年內、及明年正月公事等、近代貫首如無、頭辨兼光出仕之時、猶非人數、如件人、況能居哉、實教又不知漢字、勿論、五位職事等、各以懈怠爲先、不覺希有也、仍恒例臨時之公事、自忘却事、偏以闕如、爲身實難堪也、仍先、今冬明春等公事、皆悉可分配職事等之由仰之、各候障子上邊、相議分配、以目錄令覽之、（誤仰定經、召可被行之公事等目錄於官外記、而今日定經、爲奏雜事參院、遲參之間、且賜件例於他職事等、召實教朝臣於簾前給之也、）又問次第日次於在宣、周令注進一紙、臨深更各分散了、此日、長奉送使通親卿幷親雅等歸參、申齋王平安着寮之由、定經來告此旨、又親雅參來申同旨也、

廿八日、丙寅、雨下、午刻定經參上、下ヲ給昨日目錄ニ、(注ヲ加其目ニ了、)令レ奏レ院、他事等同奏レ之、入レ夜歸來云、天下事偏委附ヲ申之ニ、本意、只在ニ如レ此事ニ、御沙汰次第、殊以悅申、能々可レ申之由、再三有ニ勅定ニ云々、他條々在ニ目錄ニ、宗隆申ニ條々事ニ、宗賴來申ニ條々事ニ、多武峰別當玄理僧都、召ヲ具峯沙汰者ニ參上、仰ニ御墓守之間事ニ、三百六十人之中、雖ニ半分、三分二ニ、可レ點ニ四卿之內置ニ之由也、子細雖レ多、不レ能ニ具記ニ、且示ヲ合無動寺檢校法印ニ、可レ仰レ峯之由仰レ之、八幡行幸、休幕雜事、來月十五日可レ定之由、在宣所レ申也、仍仰ニ宗賴ニ了、又明年二月、可レ參ニ春日ニ之由內議(叶イ)了、而追案レ之爲ニ忌月ニ、仍仰ニ大外記賴業ニ、令レ勘ニ先例ニ、已〔不〕辨(叶イ)、仍正月可レ遂也、十一日參宮(ニイ)、十三日棟上〔也〕、此旨內々、先仰ニ宗賴ニ了也、(以下十一字一本爲注)

廿九日、丁卯、〔天〕晴、可レ下ヲ向維摩會ニ之由、催ニ親雅ニ之處稱レ病、仍仰下可レ催ニ親經ニ之由上、(定經奉行也、)申刻、權辨〔幷〕定長爲ニ院御使ニ來、余梳レ髮甓不レ調、取レ髮之後、召ニ簾前ニ謁レ之、定長仰云賴朝卿申旨如レ此、何樣可レ有ニ沙汰ニ哉、可ニ計奏ニ者、件申狀遣ニ御使於奧州ニ、可レ召ニ東大寺大佛滅金料砂金於秀衡法師ニ之由也、此事去四月賴朝卿申云、前山城守基兼、(元法皇近臣、北面下﨟、凶惡之人也、)在ニ秀衡許ニ、(先年平相國入道、誡ニ院近臣等ニ之內、基兼爲ニ其一ニ、被レ配ニ流奧州ニ了、其後屬ニ秀衡ニ于レ今經ニ廻彼國ニ也、)而雖レ有ニ上洛之志ニ、秀衡召禁之間、不レ遂ニ素意ニ之由、所ニ歎申ニ也、元爲下被ニ召仕ニ之者上、而〔依〕ニ平氏之亂逆ニ遭レ殃、尤可レ被ニ召上ニ也、兼又陸奧貢金、追レ年減少、大佛滅金巨多罷入歟、三萬兩計可レ令レ進之由、可レ被ニ召仰ニ也、件兩條賜ニ別御敎書ニ、欲レ仰ヲ遣秀衡之許ニ者、仍經房卿任ニ申請ニ、書ニ御敎書ニ(基兼事、砂金事、幷度々追討等之間、無ニ殊功ニ事等也、)遣ニ彼卿許ニ、以ニ件御敎書ニ、賴朝書ニ副書狀ニ、以ニ使者雜色澤方ニ、遣ニ秀衡許ニ、卽進ニ請文ニ、(賴朝返事也、)以ニ件請文ニ、相ヲ具件使者澤方處ニ、付ニ經房卿ニ也、昨日到來云々、賴朝申狀趣、秀衡不レ重ニ院宣ニ殊無ニ恐色ニ、又被ニ仰下ニ兩條共以無ニ承諾ニ、頗〔在〕ニ奇怪ニ歟、且又子細、可レ召ヲ問使男ニ、於レ今者遣ニ別御使ニ、可レ被レ召ニ貢金等ニ歟云云、秀衡申狀趣、於ニ基兼事ニ者、殊加ニ憐愍ニ、全無ニ召誡ニ、依レ不レ申下可ニ京上ニ之由上、忽不レ令ニ上洛ニ、更非ニ拘留之儀ニ云々、(不レ申下可ニ召進ニ之由上也、)貢金事三萬兩之召、太爲ニ過分ニ、先例廣定不レ過ニ千金ニ、就レ中近年商人多入ニ境內ニ、賣ヲ買砂金ニ、仍大略掘盡了、仍旁雖レ不レ可レ叶、隨ニ求得ニ可ニ進上ニ云々、(兩條大略如レ此、)次第大略如レ此、余申云、被

レ遣二御使一之一條、不レ可レ有二異儀一、賴朝御返事之趣、所
レ申尤有二其謂一、尤可レ被レ遣二御使一、先例多遣二公人一、公家爲二
實金沙汰一、遣二小舍人一、自レ院爲二御馬使一、御厩舍人等是也、可レ遣二彼跡一歟、將又可レ遣レ如二
廳官一歟、可二計申一之由、可レ被二仰遣一歟、不レ然者又只
無二左右一、定其仁如二計申一、可レ被レ遣二御使一之由、可レ被二
仰遣一歟、兩條之間、且可レ有二御計一、又廣元在レ京、如二
經房卿一、召寄內々可二仰合一歟者、定長此次語云、昨日
職事〔等〕、公事分配事、殊有二叡感一云々、良久談語歸
參了、余案レ之、禍亂之源、只在二如レ此之事一者歟、可
レ悲々々、

抑、群行年九月齋、異說太多、余撿二先例一、如二式文一者、
非二一月齋一、然而近例一月齋之由、見二故殿天治御記一、
仍公家及余至二今日一爲レ齋、爲二後代一記レ之、乖二式文一、
恐意雖二傾奇一、難レ背二近例一之故、恣隨レ之耳、

右文治三年秋此一帙墨付九十枚者先年松殿右幕下道
昭卿依爲予三男任懇望聽緒寫仍彼卿被染眞痕畢抑法
性寺〔忠〕通公之有職其二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
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目錄號玉葉爲後之龜鑑自爾以來
其雲抄無讓他家吾後者守此法度而秘握而可貯深奧者
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季夏虫拂之節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五十終

文治三年

十月

一日、戊辰晴、晩頭小雨、此日平座也、參入公卿、權中納言隆忠卿、兼光卿、參議親宗卿、通資卿、申刻、余著二直衣一參內、入レ夜退出、召二親經宗隆等於前一、仰二條々事一、親經宇佐遣（警）宮之間事、八十島祭事、兩條可二奏聞一之由仰レ之、神宮奏狀事、可レ被レ定二職事一人一、卽仰二親經一了、宗隆大神寶事、井御卽日給事等仰レ之、余候二內裏一之間、定經傳二內侍一、覽二見參祿法一、見了返給、

二日、己巳朝間小雨、早旦向二九條堂一、見二師景文書等一、撰二取要書等一、此間南都衆徒使參來、宗頼申レ之、先日所レ遣二多武峯一之宗頼失錯之御敎書被二召返一者、可レ賜之由、大衆所レ申也云々、余令レ見レ此、召二返長者宣一、至下于賜二大衆一之條上不レ可レ然、爲二衆徒一甚無二其要一者故也、使二所司書寫一下向云々、此次仰二付宿院訴一了、沖敎遣行事也、藏人辨親經來云、今日參レ院奏二兩條事一、宇佐造宮事所レ申可レ然、只以二造宮早出來一可レ爲レ先也、但又被レ問二人々一之條尤可レ然、早可レ被レ問也云々、可レ問二左大臣、右大臣、大納言實房、宗家、忠親等一之由仰了、件事先日經房卿申云、此造營忽不レ可レ叶、只賜二一州於大宮司公通一、可レ被二造營一云々、余以二此狀一奏聞、仰云、只今不レ可レ賜レ國、只募二受領功一可二造進一之由可レ仰者、而余重奏云、件公通先年進二二萬疋功一、可レ成二給對馬（嶋イ）一之由歎レ仰、其事默止已經二年序一了、其上暗成功之條、定有レ所レ申歟、緈擁怠之基也、御定者理之所レ致也、然而公通不レ可レ受二勅定一、仍只可レ賜二一州一可レ宜歟、此事雖レ非二先規一、以二造宮早成一可レ爲レ先之故也、抑極案二此儀一、人定致レ難歟、先大宮司兼二任受領一、希代例也、平相國始申二行此事一、已非二吉例一、加レ之、公通罪科未レ決、間浴二此恩一、定有二傍人之嘲一歟、仍以二此子細一所二奏聞一也、又八十島事、今明年之間、只隨二能保朝臣申狀一、可レ被レ計云々、定經來、閑院指圖之事條々仰了、入レ夜歸二冷泉一、

三日、庚午天晴、此日、當年不堪荒奏也、先有二不堪申（田イ）文一、晩頭、

大夫史廣房來、申今夕官奏幷官數狀、（左大辨親宗、右大辨基親等所參也云々、）此次仰可注進今度群行、官廳指圖、幷宣下事雜事注文之由、又行幸事期日漸近、成功進未、神寶不足事等、委可注申之由仰之、各申承了之由、秉燭、余（直衣、）內府（束帶、）相具參內、（隨身共褐冠、前駈束帶、依爲陣中不乘車如例、）親經申云、伊勢遷宮日時上卿、可仰誰人哉、延久左大臣宣下、（但不參陣、）寬治以後、役夫工、上卿令勘申之、今度如何、仰云、被定上卿者、彼上卿奉行可宜歟、又申云、造宮使（神祇大副大中臣公宣也、）今夜欲宣下如何、先例多大臣上卿、不必限一上之由、官所申也云々、內府可催不堪申文、其次早可宣下之由仰之、左大辨幷基親朝臣等〔末〕參、重遣人了、此間、余召親經問宇佐之間事、申云、人々申狀只今到來云々、左大臣、右大臣、右大將、堀川大納言等、申大宮司募受領功造進、可無其難之由、中御門大納言、猶可有猶豫、可有御卜歟云々、仰可奏之由了、小時親宗卿基親朝臣等參上、內府著陣了、良久歸參御前、其後余向直廬、改著布袴、（著下襲、表衣等無文、冠野劔等如常、衣指貫等不脫之、）頃之、聞基親參上之由、出居殿庭、小時基親來立北面庭、宗賴朝臣相逢歸參、申基親朝臣參候之由、余仰可敷圓座之由、

宗賴退出之後、職事四人（束帶、）敷圓座、（圍行、）舉掌燈如常、次宗賴朝臣又進來、余示氣色、宗賴退下、告召之由於奏者辨、次基親朝臣持奏狀、進跪南簀子東頭、深揖候氣色、蒙家（余カ）目、高唯、進來指寄文杖、（且押上下、膝行等如例、）余置笏（座上方右也、）取文置前、基親退復座、（一間許東行著圓座、）之後、余刷衣裳、解結緒、引延披禮紙、押文於右、（副文右二通、）披取黃勘文、（移端加目錄一枚、）至于奧移見之、（目錄綬加歟、）置所移持於前卷之、如本指加結緒、（不見當年不堪、）置禮紙左、次見副文二通、（各先下重ダル開發解文ヲ見テ、次上重ダル見不堪解文、是故實也、）置當年不堪左、卷禮紙結之、（片結無下結也、）三尺許指出天置之、（不取廻、只文上爲辨方也、）基親置杖之、（座右ニ、スチカヘテ置、可置座前歟、）參進取之、（加笏持之故實也、頭文首ヲ左ニナヒカシテ持也、不傳口傳歟、）復座、（大輪、如常、）廻結申之、余每度目之、基親每度稱唯、（當年不堪結中目錄、副文二通各結之、）小時退出、內府同之退出、卷結退下、次余歸入、改著直衣參御前、小時退出、內府同之、退出之後、宗隆來申大神宮之間事、今日早旦、東大寺大佛聖人（重源、）來、余謁之、東大寺之間申條々事、去夜付定長奏院了、能樣可口入云々、上人語云、去今兩年之間、柱百卅余本切頭杣山了、而津出之間、夫功之煩不可勝計、且爲奏此事所上洛也、當時大物少々所相

其也云々、上人申事等、

一人夫事、

算計國中庄々之在家、若五家別一人、若十家別一人、可被宛召、當時之沙汰田卒（皆カ）天被宛之間其數非幾、其役甚小、其故ハ在家之員數、不必依田數之多少、雖在家多田數少、雖田數多在家少、因茲或一身勤數返之役者も有り、或一年空ク遁此役之者も有り、此條且ハ永榮（癸カ）也、又無公益、仍所計申也云々、

一麻苧事、

柱一本別二筋付之、以一尺五寸為繩、七十把打綛一筋也、然則一本料百四十把也、引大物之間其綱不堪、第一之要物也、且宛諸國儲加精好、糺不法可召賜也云々、

一可被付成功事、

大佛殿造營之一大事、只在杣〔山〕出嚴石嶮岨之路、山谷相交、高下不平也、以人力不可叶、小小之人勢不可勵、柱一本、普通之沙汰にては、柱一本夫千余人、若二三千人歟、而重源以意巧搆ロクロヲ天引之間、一本別不過六七十人云云、然而九十余本之柱、其外如虹梁折（析カ）之大物千万、仍中内之夫功更不可及十分一、因之可被付成功之由、度々受領之功官之功只可隨在也云云、

一當時隨身材木事、

母屋柱三本、長六丈五尺、　口徑五尺二寸、

庇柱二本、長七丈五尺、　口徑四尺八寸、

虹梁二支、一支長五丈、一支長五丈、　口徑五尺、口徑四尺八寸、

棟木一支、長十三丈、　口徑方二尺二寸、

垂木八支、長五丈二尺、　短ハ四丈七八尺也、

一備前國荒野開發、偏宛大佛用途、而有致妨人、可被停止事、

此外雖子細多、不遑具錄、又語云、御身滅金料、惣不可及三千兩云々、為悅不少云々、

四日、辛未、天晴、巳刻定長為院御使來云、去比竊盗入御所、盜犯種々御物了、其中有御護劍、日來被尋沙汰之間、去夜搦取犯人了、大夫尉信盛捕之、仰付祈聖律師、三井寺、理範已講、仁和寺、等、令修聖天供、又被行御占之處、養元所占申等指掌、仍此驗尤可有恩賞、其間事何樣可有沙汰哉、可令計申〔者〕云、余申

云、如レ此之事、只任二叡慮一可レ被レ行也、但或加二叡感一、或及二纒頭一、是例也、至レ于レ授二官位一者、頗可レ謂二過分一歟、何況於二非分事一歟、人定傾奇歟、此上事可レ在二〔峯〕御定一者、此次仰ヲ付東大寺〔之〕聖人申條々一了、即定長歸參了、親經來、條々事、

五日、壬申、天晴、申刻著二直衣一、相ヲ伴内府一參内、即參院、内府同レ之、依レ召余參二御前一、暫候二御前一、小々事等執奏了退下、謁二兼雅卿一、評ヲ定行幸等之間事一、重日初度朝覲、寛治爲房記有二所見一、然而先例巳多、仍可レ被レ用也、而若有二傍人之難一歟、兼尤可二奏聞一之由仰二定長一了、晩頭向二九條一、依二故女院御月忌一也、夜深歸二冷泉亭一了、

六日、癸酉、天陰、圓長已講來、僧正許條々示送、子細不レ能レ記、又召二慶俊律師一、條々示ヲ遣法印許一、右中辨基親來申二行幸之間事一、藏人辨親經申下今日最勝會、依二諸國難ロ濟延引事上、仰二可レ奏之由一、又大乘會已前、必可レ被レ行之由仰レ之、十三日吉日也、又宇佐宮若宮殿可レ被二造替一哉否、幷消祓用物本宮申狀、與二格文一相違事、及群盜事等、被レ問二左右兩府一、各有下被二計〔申〕一旨等上、

若宮殿事、

左大臣申云、可レ被レ行二御占一、右府同レ之、

消祓事、

左大臣申云、件兩種物ノミノカハ フミノカハ、シ不レ載二格文一、神宮無二此儀一、但本宮例又難二進退一、且重可レ被レ尋歟、又以二代物一可レ被レ行歟、以二兼見之准法一可レ被二定下一歟云々、右大臣申云、可レ被レ問二神祇官一者、

群盜事、

左大臣右大臣共申云、仰二使廳幷武士等一、分二保保一、可二守護一、且又可レ被レ仰二賴朝卿一云々、但左大臣申云、捕二賓犯一之者、可レ有レ賞之由可レ被レ仰云云、

各可二奏聞一之由仰了、但若宮殿事、可レ行二御占消祓一事、重可レ持ヲ來文書一、群盜事、大理出仕之時、可レ被二仰合一之由仰了、

宗賴朝臣來申二條々事一、仰下朝覲行幸御前物事、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上了、

今朝兼雅卿示送云、依二昨日仰一、可レ用二天永二年定文一、兼又彼例爲房參議執ヲ筆之一、然而有二御參一者可レ用二納言一歟、又御裝束行事院司、彼例四位十一人、判官代五人、合十六人也、而當時四位別當八人也、其不足爲レ之如何、可レ加二五位別當一歟、將又必不レ可レ滿ヲ彼員數一

歟云々、余答云、天永定文尤可レ然、執筆納言無二異議一、院司與督猶納言勤レ之、況執政臣出仕之日哉、彼例與督大納言也、仍不レ叶二今度之儀一、御裝束行事院司事、只可レ隨二見吉一也、不レ可二必守株一歟、加レ之代々例、四位ハ多、五位ハ少、若以二五位一補レ闕ハ、共八人也、未レ見二同員之例一、但五位別當先例入二定文一哉否、且尋レ例、且取二御氣色一、可レ被二進止一者、

七日、甲戌陰晴不レ定、及レ晩時雨間灑、此日於二院殿上一、六條殿、被レ定二朝覲行幸雜事一、又被レ行二小除目、敍位僧事等一也、秉燭著二束帶一、時始歟、伴二內府一、束帶、參院、先レ是公卿五六人候二殿上一、余先居二尋常上達部座一、召二定長一問二事具否一、申二皆具畢之由一、卽入レ自二殿上之布障子一、使定長開奧放レ、著二奧座臺盤上程一、內府着二端座一、切臺盤下方、此間、經房定能、兼光等卿、加ヲ着二此座一、奧座、余、實家、定能、通親、親信等卿、端座、內府、兼雅、實宗、經房、兼光、親宗等卿、次余示二例文硯可レ被レ召之由於二兼雅卿一、件人依レ爲二院執事一、奉二行此事一之人也、件卿召二男共一、藏人參入、仰テ例文硯可二持參一之由上、院司上臈奉行之時、自召二藏人一仰レ之、余爲レ不レ混二常例一、令三兼雅卿令レ召〔之〕也、卽藏人持參、置二檻中納言兼光卿前一、談兼雅卿示テ彼卿可レ勤二此役一歟之由、余諾レ之、文持ヨ參切燈臺一、立二大盤下方一、兼光座右手也、取テ本所レ舉二大盤上一之常燈上、移ヨ居件切燈臺一、次依二兼雅卿氣色一、兼光卿進二例文一、自二端座一逆上二取上也、各不レ相ヨ見之一、內府與レ余、自二大盤上一取レ之也、並二座前一、縱、取レ笏氣ヨ色兼光卿一、兼光卿置レ笏搢レ笏取二綴紙一、例白紙也、有二二卷一、見合用二一卷一、頗自二座下一卷ヨ返之一、並二座前一、取レ笏、若取ヨ副笏一歟、不レ然歟、依不二見及一、候二氣色一、余目レ之、兼光置レ笏染レ筆、余披ヨ持例文一讀上云、定ム行幸雜事、兼光書レ之、余又讀云、一ッ御前ノ物、兼光又書レ之、此後余不レ讀レ之、此時兼雅卿以二今度行事宛文一、注二折紙一、密傳二兼光一、自レ座被レ下レ之、兼光〔持〕披ヨ置座前一書レ之、此間余不レ取レ笏、理須二始終讀揚一令レ書也、而依二略儀一不レ讀レ之、仍書二定文一之間、不レ取レ笏、書訖放二除奧紙一、續奧座下可レ放レ之、卷二定文一、今度比レ授二折紙一、更自レ奧細卷レ之、取ヨ副笏一氣ヨ色親信一、々々取レ之小披見、逆上取ヨ上之一、奧端相傳、任二座次一皆悉見上也、內府見了授レ余、余取レ之、自二大盤上一如レ初、委披見了置二座前一、例文右方也、取レ笏合眼、兼雅卿示下藏人筥可レ持參之由上、兼雅可レ傳ヨ仰之一、卽別當定長朝臣持二覽筥一、先進二座前長押下一、依二余目一昇二長押一進レ筥、余引ヨ寄筥一、入二定文一通一、不レ入二例文一、引ヨ覆筥一押遣云、可レ被レ奏者、定長取レ之參二御所一、此間或所イ返ヨ下例文一、近例如レ此云々、然而依二宇治左大臣記一、不レ返ヨ與之一、加二定文一直可レ下二院司一之故也、小時定長〔朝臣〕歸來、乍レ筥下レ之、余引ヨ寄筥一、加ヨ盛例文一押遣、如レ初、定長取レ之下二主典代一歟、此間兼雅示二氣色一、兼光有二不審之色一、仍余仰二可レ撤レ硯之由一、藏

人參入、先置掌燈（如本置盤上）、撤筆硯了、次余起座、爲
退出、向中門之間、定長朝臣傳仰云、盜御物犯人
已出來條、云僧云陰陽〔頭〕、猶切々申之、又實事之
嚴重、尤可被感仰也、仍僧事加階除目等可有之、
且又如何、余申云、兩度申所存了、此上只可在御
定、但僧陰陽師等賞賞者、撰取檢非違使、尤不可
漏此撰也、仍奏〔聞〕此由、其後移刻歸來、授任
人折紙、定長又云、殷富門院、朝覲行幸之時、可有入
御哉如何者、余兩方共無難歟、但理須有同居也、
法皇御女也、當今有猶子之禮、旁尤可有渡御歟
者、即余退出之次、親經、賴業、廣房許召遣了、歸冷
泉之後、今日上卿必可被勸之由示經房卿、此間
追親經之許了、舍人歸來云、親經依齒病、蟄籠居、敢
不能相扶之、仍仰定經奉行之、官外記參入、又
上卿著陣云々、即參内裏了、（余注折紙、給職事）、及晩天持
來除目敍位等、見了返給、如元加封也、今日兼光書
了、不見親宗、見親經如何、
八日、（乙亥）天晴、未刻、親經申神宮役夫工等上卿事、仰
可奏之由了、（源大納言有申旨等也）、及晩宗隆申大神宮之間事
〔了〕、入夜親經歸來、又宗賴朝臣參上、余書宣旨聽
衆（例紙一枚、手自書之、加封不引墨）、以人傳給之、宗賴於障子上
書之〔云々〕、（是又一紙也、但奥書年號月日、不加封也）、返上、余加先奏等、
（加折紙、插中）、召親經於簾前賜之、親經明曉可下向南
都也、

賜親經文、

綱所先奏一通、（大僧正已下、僧綱等多以載之、正員僧綱又以進書）、

十聽衆文一通、（撰定十人載之）、

年分度者文一通、（五人載之）、

簡定文二通、（去年所賜錄之竪者二人、今年可遂業之人簡定之、所上擧狀也）、

宣旨聽衆文一通、（今日宗賴所書也、氏〔賴〕家司書之、定例也）、

宣旨聽衆書様、

當年竪者、

盛恩、　圓兼、

宣旨聽衆、

範嚴、　範圓、

已上東寺、

增運、

東大寺、

文治三年十月八日

宗賴申御前物之間事、銀器先例請度大會御調度

御器ニ用レ之、仍相尋之處、主基用ニ銅器ニ云々、未曾有事也、悠記事未ニ尋得ニ、大略納ニ裝束使ニ歟云々、可レ尋ニ基親ニ之由仰了、

女房三位今日戌時男子平産、尤爲レ悦、

九日、（丙子）天晴、未刻、大膳權大夫季弘來申ニ天變事ニ、定經來申ニ條々事ニ、又頭中將實教申ニ臨時祭五節等用途事ニ、入レ夜基親内々覽ニ離宮院可レ被レ幸日時勘文ニ、見了返給、其後良久又持ニ來兩社行幸日時ニ、同見了返給、大夫史廣房申ニ行幸用途之間事ニ、内府參内、入レ夜歸來、

十日、（丁丑）陰晴不レ定、未刻許自ニ院女房ニ告送云、自ニ去夜ニ御頭小腫物御座、醫師奉レ付ニ大黄ニ云々、又定能卿告ニ示同趣ニ、仍假以營參、于レ時申斜也、以ニ定能卿ニ入ニ見參ニ、仰云、當時所レ付レ藥也、増減未ニ分明ニ云々、件卿語云、定成、頼基、貞業等奉レ見、各申下無ニ殊事ニ之由上、然而君御事、以ニ重痞治ニ可ニ奉仕ニ也、仍奉レ付ニ大黄ニ云々、而頗冷ル之由有レ仰、若是熱氣不ニ熾盛ニ歟云々、又定長來、余仰ニ付條々事等ニ、閑院修造莫大之功也、若可レ有ニ勸賞ニ哉如何、又群行用途合期進納、若知行國等之中、一兩國なとの、重任功ニ可レ被レ用歟、（件兩條經房所ニ計中）也、又新勝院事、（頼朝所レ示也、）同可レ取ニ御氣色ニ之由示了、日沒以後退出、參内、亥刻歸レ家、此日維摩會初日也、勅使右小辨親經昨朝下向了、講堂死金物並損亡事等、皆悉終レ功之由、宗頼朝臣令レ申、行事侍重永所ニ申上ニ也云々、咸悦不レ少、

十一日、（戊寅）天晴、巳刻、右中辨基親朝臣參上、申ニ行幸用途不足之間事ニ、及ニ四万疋ニ云々、仰云、不足分頗過分歟、慥勘定可レ申之由重仰了、定經申ニ最勝會事ニ、仰ニ十八日之由ニ了、宗隆申ニ大神寶之間事ニ、入レ夜宗頼來申ニ條々事ニ、朝覲行幸御前物銀器、先例請ニ渡大嘗御調度ニ、（康治壽永等例、）被レ調レ之、（云々）而尋ニ納殿ニ之處、一切無レ之云云、事已闕如、内々尋ニ女院御倉邊ニ之處、有ニ銀器一具ニ云々、宗頼相具所レ來也、余答云、此事極以有レ恐、爭可レ致ニ所望ニ哉、輙不レ能ニ留置ニ之由仰了、今朝以ニ書札ニ、奉レ尋ニ法皇御惱ニ之處、無爲之由、醫師等令レ申云々、

十二日、（己卯）天晴、今日巳刻大地震、雖レ不レ及ニ去年七月震ニ、其外ハ第一之大動也、天變頻至、其上有ニ此震ニ、恐而猶可レ恐、司天輩廣基泰茂等來臨、各以恐々、宗隆申ニ大神寶事ニ、余仰ニ付白山訴事ニ、（座主所レ申也、）入レ夜定長爲ニ御使ニ來、閑院修造、頼朝卿賞事、并知行國重任事等也、其不レ詳歟、仰云、毎事所存事、分明ニ申者也、定

有存旨、八令申歟、さかしく不可被仰左右之
勿論也云々、新勝院事一切無御覺悟云々、余此次、
大勁可恐思食、口口政事枉可有沙汰之由、可奏
聞旨仰開了、觀性法橋來、今日辨別當光長、仰遣
研學竪義事於寺家、(覺員、永尊、)
十三日、(庚辰)雨下、自院法勝寺學生堯延可給研學若
准業請之由有仰、仍可賜准業請之由令申了、
於准業〔請〕者、以他寺探題之學狀仰下之、然而
院宣有限、不能左右也、定經進上闕院指圖、
十四日、(辛巳)天晴、訴賢來、召前仰雜事、定能卿來、謁
之、定經來、卽令持指圖遣忠親卿許、問條々事、
宗隆申大神寶事、宗賴朝臣申御前物、明日八幡行幸
休幕雜事定之間事、今日忩々殊甚、
十五日、(壬午)天晴、定經宗隆等來申條々事、花山院大
納言被來、入夜定石淸水行幸休幕雜事、余及內府
著冠直衣、出上達部座、先例必不召公卿、仍不招
之、然而內府同宿也、不臨此座無謂、仍余仰可
候之由、仍卽著座也、宗賴朝臣執定文章〔草〕、以
天治爲例文、兩日幣等先例宛家領莊々、而當時家
領爲〔今〕他人沙汰、又攝州河州邊無可然之所領、
仍不裁(殺カ)〔莊〕家、只爾可宛楠葉也、今日院渡御伏
見、兩三日可有御經廻云々、
十六日、(癸未)天晴、入夜陰、此日、大神寶日時定也、秉燭
之後著直衣參內、(內府相伴、)先是上卿新大納言實家卿、參
議宰相中將通資卿等、著仗座、定日時使等、余著殿
上、宗隆持來日時定文等、(發遣幷大祓日時、共十一月三日也、各加禮紙、又近國〔四〕使之定文一通、不加懸紙、)余見了返給、次余向直廬、定殿上使、頭中將
實敎朝臣書定文、(此事猶奇異事也、雖一字不書之、只以筆宛紙上許也、未曾有事也、)其儀
如例、(先是職事等立切燈臺、如例、)實敎先覽例文、余讀之、書定文
(自懷中取出取筥之也、)持來覽之、(置柳筥、如例、)余見了卷加例文
返給之、實敎加置硯折敷上、取之退下、次余參御
前、此後實敎於殿上小板敷、定七道使、藏人基定書
之、(頭及藏人共居小板敷也、)書了實敎持來令見之、先例不必
覽歟、然而見之返給之、以所衆爲使也、事了余
及內府退出、今日定經、宗隆等、來申條々事、
十七日、(甲申)天晴、藏人辨親經自南都去夜歸洛、今日
參入、後奏之中、綱所奏懈怠、仍今日不進云々、又大
衆有種々訴訟、條々目錄注折紙、子細難盡筆端、
十八日、(乙酉)天晴、此日被勘伊勢遷宮、山口祭日時、上
卿源大納言定房卿、辨右中辨基親朝臣、入夜基親持

來日時請奏等、見了返給、今日申刻右大辨親宗、持來延暦寺戒狀、余欲相逢受取之處、遮以人進之、仰可下之由返給、須自受取之也、然而依先進便返給了、其後更所謁也、余著冠直衣、維摩會行事辨親經、持來維摩後奏、以人召前、親經挿文杖持來也、余見了留注記一卷、返給自余、親經不結申、退下之後親經申云、細殿舉相加下給如何、余思失給之、爲恥不少、又氏人見參、召外記可給之由仰之、先是親宗退出了、此夜修天地災變祭、（陰陽師大藏大輔安倍泰茂、）大有祭文、右少辨親經參會、卒爾仰之、使職事經泰（信光）、（三ヶ日潔齋云々、）余爲謹愼、著衣冠降庭訴請天道、

十九日、（丙辰、）天晴、此日兩社行奉幣、幷御讀經等定也、上卿右大將申刻參陣云々、酉刻許、行事右中辨基親朝臣持來日時定文等、見了返給、其後有寂勝會大乘會等日時僧名定、上卿新中納言兼光卿、辨親經持來日時定文等、見了返給、

今日召陰陽師等（宣憲、季弘、在宣、季）問春日（詣）社棟上等日次、元所定正月十三日也、而自明年三ヶ年大將軍可在南、長者縱雖違方忌、公家爭不令避給哉、被補造寺官之故也、加之永德例夏間依爲王相方、春日被行棟上了、仍今年猶擇日次可遂行之處、又爲公家御遊年方、仍被避此方忌等者、自今年四ヶ年之間、可被止興福寺之造營歟、此條尤不可然、仍猶長者違方禁之條、奉爲公家可有其忌哉否、問陰陽師等、各申旨（不同、）問大外記賴業、（先是參候、）申云、於先例者明日可勘申、案事理、公家縱雖被任造寺長官、於方忌者、讓長者令違無殊難歟、三四ヶ年之間、忌土木之營之條、天下之恨也云々、若爲此儀者、今冬明春之間可上之、而正月十三日爲公家御衰日可憚歟、十二月爲忌月、三四及六月無日次云々、今年十一月廿七日之外、更無棟上之日、而廿五六兩日共不（快）、廿三日出門、廿六日下向、廿七日早旦參社、其後行棟上如何之由問之、各申云、廿五日御參宮有何事哉、大入道公御春日詣寅日也、今被用戌日、盍被准據哉、廿七日又爲厭日、其忌惟同之故也云々、召兼光卿、問此間事、所申同賴業、（參陣以前來也、）良久談雜事參陣了、此日定長朝臣爲院御使來云、日來御伏見、昨日白地出京、今日又可歸入伏見也、暫可有御經廻、兼又朝覲行幸賞、經房卿申從二位、參議親信

愁超越二位宰相有先例、被許如何、可計申者、申云、經房二位被許何事之有哉、親信二位頗希代歟、尤可有御猶豫歟者、此次來月廿七日〔余〕春日詣事、可〔被〕取御氣色之由仰了、宗頼季長等朝臣參上、仰此事等、此日、恒例舍利講也、依非神事之隙、於此亭修之、

廿日、丁亥天晴、以藏人辨親經遣左大臣右大臣等家、仰合興福寺棟上事等、（相副陰陽師季弘注文、幷外記師尙勘文等也、）其趣、今年公家御遊年在南、自明年三ヶ年、大將軍可在南、興福寺事、長者雖可違方忌、已被任造寺官了、爭不被避禁忌方哉、加之承德當寺棟上事、夏依爲王相方、有沙汰、春中被遂棟上了、公家被避方忌之條、云道理云先蹤、子細如此、若因茲可憚土木者、三四ヶ年之間、停止興福寺造營、爲朝爲君爲寺爲氏、可謂殊勝之大事、仍重撿先例之處、承平供養東大寺講堂、（新佛也、）案置新佛、其忌同造作、仍足爲例、若可被用彼例哉、將又長者相代違方忌者、承別院宣、一向可爲長者之寂哉、就此等趣、加斟酌、可被計申者、（未發問、先所尋問也、其由同示之、又此次內々尋問云、若方忌無憚者、內々問日次之處、明年正月十三日、雖爲吉日、公家御衰日也、二月七日爲下吉日之上、長者忌月也、仍不可擧音樂、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最上吉日也、而兩社行幸同月之內、又春日詣亞盛之條、定有謗難歟、末代之事、人口有恐、爲之如何、）親經卽歸來云、先方忌事、左大臣被申云、承平例雖分明、猶於如此禁忌、古今事異、猶難被追用歟、爲長者御沙汰尤宜歟、自院殊可被仰下歟者、右大臣被申云、攝政者代天子攝行萬機、被任造寺官、卽攝政之寂也、今代君而違方忌之條、更不可乖物議、奉爲公家何謂被犯諱忌、已勿論也云々、（此狀尤得其理、大外記賴業同申此之由也、）次日次事、左府申云、忌月音樂尤可有憚、指合行幸之條、全不可有憚、來月被遂行、更無異議者、右府申云、無所據事、猶被用吉例之時、不顧天下之費者、近古以來例也、何況造寺之條、一天之大事也、爭恐謗人之口、忌造寺之營哉、明春之吉日、縦雖無指際、若曜宿支干劣於年歲之日時者、猶可爲先近日、不可被拘行幸同月之難、而如承者明春兩日、（正月十三日御衰日、二月爲長者忌月、）共有指憚、彌不及左右歟、論其實雖似指合、不可有人之費歟、殊從儉約、必可被忩遂也者、兩條兩府申狀已叶愚案、爲退謗家之謬難、起此問者也、又以季長朝臣示合忠親卿、其趣大畧同前、但若爲廿七日者、其前兩三日

皆以不レ宜、仍以二吉日一出門、廿六日雖レ爲二惡日一、日
下ヨ向南都一、廿七日朝參宮、其後行二棟上一如何、忠親答
云、方忌事一向爲二長者御沙汰一、何事之有哉、一日之內
被レ行二三事一、全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者、人々返答已一同、
仍可レ仰二南京一之由、仰二宗頼朝臣一了、又春日詣定日、
可レ問二陰陽師一之由仰レ之、即在宣朝臣參入問レ之申
云、廿三日廿七日共吉也云々、廿三日之由仰レ之、
廿一日、戊子天陰、雨下、入レ夜殊甚、早旦以二使者一、經衆、問二
參宮棟上等事於經房卿一、子細同二昨日記一、返答云、此條
條凡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早速可レ被二遂行一也、一月之內事
重疊、實傍人之口必以謗難等歟、然而更非二可レ被レ憚
大之事一、就レ中天下事不レ定、雖二片時一可レ被二忩遂一也
云々、此日有二內文一、伊勢遷宮判官主典等官符請印也、
上卿通親卿、入レ夜外記持ヨ來內覽一、見了返給、此日以二
使者信光一、遣二通親卿許一、來月廿七日可レ被レ行二棟上一、因
幡所課不レ可二懈怠一之由仰レ之、入レ夜基親定經等、申二
行幸之間條々事一、
廿二日、己丑天晴、入レ夜小雨、參宮事昨日示ヨ遣僧正許一、
今日未刻返札到來、寺家沙汰一切不レ可レ叶、都可二思
止一之由被レ答、仍余重示遣云、去十月延引、今度僅廿
餘日、猶有下可レ被二遂行一之儀上、今度三十餘日也、後十
月者法華維摩兩大會、寺家經營指合、今度無レ加レ此之
難一、何因不レ可レ叶哉、是非强申之儀一旦之不審也、辛
爾之間萬事難レ叶之條、下向之出立、萬ヨ陪寺家之營
一、然而偏依下崇二重御寺一之志上、破石所二出立一也、然而
寺家之被レ存之旨、殆可レ勝二長者之思一、仍不レ能二是非一、
可二延引一歟之由示送了、花山院大納言來、謁レ之、又基
親申云、行幸召物對捍之國々、院宣可レ被レ付二使廳一之
由、相催之處、多以領狀云々、定長傳ヨ仰院宣一云、春日
詣事寺家折節雖二指合一、如二聞食一者、每事不レ可二默止一、
條々任二申請一可レ致二其沙汰一之由、有二御氣色一者、申二
殊畏申旨一云々、但寺家申狀如レ此、重遣レ尋了、仍暫不
レ可レ相ヨ催公卿以下一之由、同示レ之了、以二消息一示二〔之處〕季長朝臣許一、仍以二
同人奉書一申二御返事一、入レ夜兼雅卿來、基親來申、諸國可レ付レ使之
由、有二院宣一、先遣二御敎書一、大略領狀云々、
廿三日、庚寅天晴、重所レ遣二僧正許一之返札到來、猶一切
不レ可レ叶云々、不レ能二左右一、早旦、範玄僧都來、依レ爲二
寺僧一余謁、レ隔簾、語二棟上之間事一、範玄大歎息、是則爲二
寺家之耻辱一也、可レ悲、滿寺定鬱歎而已、余仰ヨ聞衆
徒蜂起不當之子細一、範玄有二伏レ理之色一、件僧昔爲二大

衆張本、當時又於寺有勢之者也、仍且爲披露寺中、粗示開所存之大概了、
親經召具外記參上、依昨日仰也、仰暫可候之由、又傳仰條々院宣、先日內覽事等也、又宗隆來申大神寶來月三日難叶之由、定經申行幸神馬之間事、申終、余着直衣、出居上達部座、以人召親經、親經來居前簀子、余仰云、以東大寺大法師敎觀、可爲明年維摩會講師者、親經微唯退下、仰外記忠業了云々、其後余參八條院、依小兒眞榮事也、依密〔々〕儀、不引移馬、網代車也、前驅七八人許、其人右少將伊輔朝臣、侍從定家等也、于時秉燭之程也、先候上達部座、召宗賴朝臣、問事具否、申云、陪膳欲點成家朝臣之處、伊輔候御共、爲上臈、可令勤仕歟、隨又役人一人不足者、仰云、上臈勤仕陪膳、無左右事歟、（自本不從伊輔如何、）然間女房褰簾、余參簾中、以三棟廊爲其所、南面三ケ間垂母屋簾、立亙四尺屏風、中間副北屏敷繧繝疊二枚、其上敷東京錦茵、爲若君座、（座東頭南北行立四尺屏風、）其西間敷大文高麗疊二枚、同加東京錦茵一枚、爲余座、女房六人着打衣表、着裳唐衣祗候、其中二人居中間左右、爲取入前物也、此外小兒乳母（四條局、宗賴朝臣妻、惟方入道女也、）着物具居其座東方、小時陪膳右少將伊輔朝臣（東帶、）取打敷（眞濃蘇芳龜甲織物、）參上、女房取入之、陪膳取之敷小兒座前、次盛三本盤二枚、小兒居茵上、（女房抱之、件四條殿可抱之、而面嫌之間欲不離乳母、仍件女房相副、其名大夫、六人女房之內〔也〕、）余三箸含之、（每箸加含、鯛如例、）了、余退居其座、女房取贈物出來、（手本裹錦付銀打敷、以玉結飾之、）召伊輔令取之、余退出後聞、隨身給腰絹、（六丈上絹各一疋云々、）今日余須引移馬也、而存密儀之由、又非他人事、仍殊不及刷之由存之間、本所之儲已過禮、余參之體太異樣、其恐後日以宗賴朝臣且謝之且畏申之、始以內府欲令含、而下官必可參之由有女院仰、仍所參入也、歸家之後、定法成寺御八講僧名、左少辨親雅書定文、以去年定文爲例文、余冠直衣如例、
廿四日、（辛卯、）天晴、奈良僧正被來、示合棟上之間事、寺家之營、大略不可叶云々、仍及明年秋冬之條、第一之遺恨也、仍猶召遣陰陽師（在宣、）委問日次等、年內一切無其日、正月廿九乙丑不入三吉、又非八神上吉、俱次吉也、（玄武〔氏〕日云々、）有其例、（永久金堂棟上、井濮平法成寺棟上等、不入三吉、又八神次吉也、平等院經藏又卽乙丑也云々、）被用何難之有哉、但兩一兩日無參宮之日、廿八日八龍日、廿七日不入神吉、又重日也云々、

然而法成寺入道殿、初度長德二年復日御參詣、重復其忌惟同、又不入神吉日例、大入道殿初度寅日例也云云、仍廿九日癸亥參宮、廿七日乙丑棟上之由相定了、但明日猶召二他陰陽師等一、可レ問之由仰了、親經申二條々事一、又定長朝臣來、仰二明日明後日之間可レ來之由一了、

廿五日、壬辰天晴、職事皆悉來申二條々事一、終日無二寸分之隙一、不レ能二委記一、入レ夜參內、直衣、於二直廬一定二五節臨時祭等事一、頭中將實教執筆、其儀如レ例、先定二五節事一也、事了退出、

此日〔召〕二陰陽師等一、問二參宮棟上次第日次一、宣憲、季弘、在宣、季弘申旨同二去夜在宣申狀一、宣憲申二猶可レ憚之由一、然而季弘、在宣爲二當時名士一、仍可レ用二兩人申狀一歟、以二使者一仰二合經房卿一、申二無レ憚之由一、

廿六日、癸巳天晴、兼光卿來仰二合棟上日次之間事一、廿七日參宮事、重日不レ可レ被レ憚云々、廿九日棟上、法成寺金堂、并平等院經藏等例、尤可レ被二據用一云々、仰公家御衰日、一切不レ可レ被レ避之由所存也、若被レ避之條、方忌被レ讓二仰長者一之條、首尾相違了歟云々、此外談二雜事等一、小時 退出了、今日春日 社神主已下 神官等參

上、申二條々事一、一々被レ仰了、定經申二條々事一、宗隆申二大神寶日次事十一月廿二日、并宣命辭別之間事一、

廿七日、甲午天晴、此日、兩社行幸御祈奉幣也、上卿右大將、未刻奉行職事定經來云、奉幣以後延引之時、重有二奉幣使一、宣命被レ載二延引之由一也、而今度未レ被レ行二奉幣一以前延引了、仍今日之宣命可レ載二其旨一也云々、余云尤可レ然、但延引之由、只可レ載二八幡賀茂宣命一歟、自餘五社不レ可二必載一歟、可レ依二先例一者、小時大內記長守持二來宣命草一、申云、嘉應度奉幣以前延引、即七社皆載二此之由一云々、仰下可レ依二彼例一之由上了、又仰下淸書不レ可二持來一之由上了、同時右中辨基親持二來被レ勘賀茂行幸之日時、并改勘造離宮院之日時等一、各見了返給、賀茂行幸元廿二日也、而兩社程遠、猶可レ爲二十四日一之由其議出來、仍所二改勘一也、離宮院日時事、先日上卿實家卿被レ下二件日時於內記一云々、未曾有事歟、仍自レ官尋取之間、自然懈怠云々、仍所レ被二勘下一之日時空過了、更所レ及二晚頭一、定長朝臣來、依レ召也、條々可レ奏レ院之由仰了、入レ夜參內、定二兩社行幸舞人陪從一、尋二實敎朝臣一之處、定經卿明日之由、仍例文以下不二用意一云々、一昨日臨時祭定之時、余仰二定經一云、今日

日次旁不宜、仍明後日也、今日可定申、但伊勢幣廢(務)日也、如此事被行哉可相尋、若有憚者廿八日官奏次可被行、但奉幣已行幸御祈也、舞人定又同神事也、全不可有其憚歟、件條且相尋可言上者、其後定經無申事、余引見先例、一切無其憚、九月九日有伊勢幣、即奏平座見參、如此之例不可勝計、仍仰不可有憚了、而今存明日之由、不致沙汰云云、不足言也、所詮(除)奉行五位職事全不可入例、天仁若仁安之間、幷今度舞人陪從交名、可尋儲之由仰資敦朝臣、良久各尋取之由申之、仍向直廬定之、其儀如例、但無摺袴宛文、依爲行事所沙汰也、只舞人陪從定文許也、例文仁安定文也、天仁例文無之云々、余仰云、調樂兩三度必可被行歟、明日吉日也、可始調樂之由可下知者、資敦下知藏人棠長了也、事了歸參來御前、依女房陪從闕如、内府候之、其後余退出、此日、小童相具僧正下向南都、明後日可歸京、先日於京房、内府相具持向、然而重又以吉日所向南都也、今度宿初歸京之後又以後日可常住、是皆此僧正之時例也、其儀、内府及女房相具、日出以前向九條堂、爲令出立也、余依今日伊勢幣不能入堂、幷向僧也、其後僧正被向件堂、大將於堂南邊小童相共謁僧正、其後僧正相伴小童下向南都、後陣、小童乘前、僧正乘後云々、僧正前驅八人、侍僧二人、在車後、其外覺辨律師一人乘車在共云々、其後引下て小童共人四人、宮内輔季經朝臣、前和泉守行輔、伊豫守季長朝臣、右馬權頭兼親(云々)、各乘車從之、又衣櫃二合赤衣仕丁荷之、侍三人五位忠廣、左兵衛尉重經、所衆棠親、相副之、是皆僧正時之例也、此日觀音院灌頂、大阿闍梨仁和寺宮被參勤、是其姉妹殷富門院有御幸、被行結緣灌頂云々、爲人不甘心、頗天下有所云歟、莫言々々、

廿八日、乙未、天晴此日、兩社行幸調樂云々、又有不堪定幷和奏、未刻許、大夫史廣房參來申云、左大辨可參之由令申奏、幷基親朝臣申所勞之由、定長院中公事指合云々、親雅又所勞云々、親經被催奏申家司領狀了、兩方之間可隨仰云々、余仰云、基親無殊事者可參歟、猶申障者早可催親經、於奏申家司者全不可事闕者、又仰行幸之間事幷異損國申御使之間事、條々有申旨、不遑委記、晩頭親經申云、病者日來妻重惱、其(之)危急不能見放、仍今夜奏申不能參内者、仍忽催他家司等、資泰朝臣領狀云々、仍秉燭之後、相伴内府余直衣、内府束帶、參内、即内府著陣、先是兼光、親宗卿參候、先有大粮申文、官奏者九月公事也歟、大粮者十月公事也、仍理須先有官奏(者)、然而就時便宜、先有此申文、是定例也、次不堪定、兼光讀之、親宗書之、其事了、内府參御所、其後

余向ニ直廬一、改ヲ著表衣一、著ニ下重又指貫一、著ニ野劔一、出ヲ居上達部座一、其装束如レ例、雖レ無ニ母屋簾一、卷ニ庇簾一、不レ立ニ屏風一、余座前只置ニ硯筥一、不レ置ニ脇息一、座上下敷レ疊、又不レ敷ニ奥座一、次奏者辨史直廬方家彈正弼資泰朝臣相逢參上、申ニ基親朝臣奏候之由一、以政朝臣同依ニ奉幣儀一參入、然而依レ爲ニ上臈一、用ニ資泰一、於ニ以政一者、可レ參ニ明日奏儀一之由仰レ之、余仰ニ圓座可レ敷之由一、資泰退下之後、職事等先敷ニ圓座一、圓行、次立ニ切燈臺一、（信光）經奉加ニ圓座一、依レ無ニ人數一、一身役レ之、次擧レ燭、經奉、已上皆束帶也、次資泰朝臣更參進、余仰ニ可レ召之由一、資泰退召レ之、次奏者右中辨基親朝臣持ニ奏杖一跪ニ南緣東頭一、深揖合ニ眼余一、余目レ之、基親高唯起、揚起參上、屈行膝行如レ例、跪ニ長押上一、下同膝行、招ヲ寄杖一、余置レ笏上方右也、以ニ左右手一、扱ヲ取文一、置ニ前板敷一、縦基親逡巡退降一間許、東行右廻、外廻也、如レ例、歸ヲ著圓座一、深揖候、（乍レ持レ杖候也、）余刷ニ衣裳一、解ニ結緒一、引延披ニ禮紙一、引ヲ（屈）左右端一如レ例、引ヲ寄當年不堪一結一、於ニ禮紙之中程一天、不レ解ニ結緒一引ヲ扱黄勘文一、披ヲ見定文許一、（折）不レ見ニ勘文一（折）也、如レ本卷レ之、綜持（天卷）見レ之、綜持シ方チ置落天、卷レ之、端一枚許ニ成テ、左手上ニ引懸天卷レ之如レ例、挿ニ本結緒一、置ニ禮紙左一、不レ見ニ當年不堪一、是例也、次見ニ副文二通一、尾張越中等後不堪也、各先見ニ開發解文一、裏ニ卷重ヌル也、次見ニ不堪文一也、各毎レ見了置ニ當年不堪左一也、卷ニ禮紙一結レ之〔也〕、片結無ニ下緒一、二尺許指出天置レ之、基親置レ杖右方ニスチカヘ天、東西行ニ置レ之、鳥口方ハ、頭ル北方ニ寄テ置也、副ニ長押一可レ置也、如何々々、直膝行昇ニ長押一、及ニ天取レ文持ニ文中程一也、退降、東行右廻復レ座、不レ揖、結申如レ例、越中チハ、コシノミチノ中ノ國ト、結申也、余毎度目レ之、基親稱唯、加ニ禮紙一結レ之、片結、取ヲ加杖一、深揖退下、次余歸入、加レ元著ニ直衣一、此間基親於ニ辨座一下レ史如レ例云々、余參ニ御所一、卽相ヲ伴内府一退出、内府語云、於レ陣兼光親宗云、今年歲末公事大略被ニ遂行一了、於レ今者十二月式日公事之外、不レ可レ有ニ歲末之奔營一、第一之上計也、二三十年來未レ見ニ此事一云々、

今日候ニ八條院一之小兒去廿三日食ニ眞榮一人也、來、今日凡無ニ面嫌一、與蟲頻以賞翫、入レ夜歸參了、

今日參内以前、大理隆房卿來、申ニ使廳之間條々事一、余謁レ之、付ニ職事一可レ被レ申之由答了、是先内々所ニ來觸一云々、所レ示之事等尤可レ然、

廿九日、丙申、天晴、召ニ廐馬等一見レ之、長房相具參上、隨身等引レ之、各令レ騎、長房已下降候庭上、撰ヲ仰行幸移馬等一了、皆悉牽出了、其後召ニ可レ用ニ乘替一之馬上、密々令レ騎レ之、閑ニ中門已下一、不レ令ニ人見一レ之、兩三廻打廻之後下レ馬了、今日親經申、左右兩府意見之間、被レ申狀各無ニ指事一、仍余且可レ被ニ仰下一之文、五六ヶ條仰ニ親經一了、且奏ニ事之由一、且尋ニ先例一、可ニ申沙汰一之由仰レ之、入レ夜定經來仰ニ院宣一云、

除目行幸以前可被行歟、將又行幸以後歟、可計申者、又行幸以前過差之新制尤可被下也、早可下知、（此事余先日申請、仍所被仰歟、）又意見之間事、召人々於直廬、僉議可奏聞者、明日可來之由仰定經了、爲申御返事也、今夜申不可歸參之由也、

此夜内府方、密々有管絃之興、兼雅定能等卿已下八人五六人來、於内府内出居有此事、

定經又云、凌礫外記史申、陣吉上等之衛府、（右兵衛尉成經定俊等（云也））、先停止見任、其上召出其身、隨狀可處罪科者、解任事早可下勘文、早々可召出其身之由仰了、

卅日、丁酉、天晴、親經來申美作紀伊等國濟物免除之事等、院宣趣分明云々、定經來、余申去夜御返事、除目事只可在勅定、新制事無仰以前仰親經了、重早可召仰者、意見事只今參上可言上者、申刻著直衣參院、依御風氣無御對面之由被仰、以定長兩條有被仰下事、一者家通卿爲死一生、辭中納言左衛門督、以子息時通可申任少將之由令申如何、幼少者云々、然而家通無殊誤、頗携絲竹、久任公庭、聊有哀憐歟如何、可計奏者、二者兼雅卿、可還任大納言歟如何、可計奏者、余申云、家通息羽林事、父以所職擧申之時、不必依位次歟、但幼少之條可在勅定、兼雅卿事、自元天下之所浮也、抑大納言本員五人、當時六人也、被加七人之條、不可有憚者、還任尤宜歟者、又余申條々事、（一賴朝勲賞事、先日雖奏聞、無勅許、猶奏覽而已、有勅許尤神妙、一公通管國之間事、先爲造興字佐、可行管國之由被仰了、而賴朝卿有申旨如何、仰云、先此旨可仰公通者、一意見許定猶於院可有沙汰歟者、仰云、如此事不知子細、猶於直廬可沙汰者、一除目期事、仰追可仰者、條々以定長奏聞也、）參八條院、小兒出來謁見了、次參内、申御拜事、即退出、此夜有行幸調樂一音、陪從等相論、第一信綱城外、仍第二範宣可奉仕一無、第二仲俊望申之、第三有賴申云、重代堪能之者、超上﨟承一音、先例已有、賴高爲範基息、仲俊非重代也、又非堪能者、仲俊申云、先例多任次被仰也、此藝所傳近久者、陪從等申云、無一音被調樂、先（向イ）例也云々、余仰云、今夜許不可有一音、兼又可問妨方、近久等之由仰了、今夜調樂第二度也、

玉葉卷第五十一　終

玉葉　巻第五十二

自文治三年十一月
至同　年十二月

〔文治三年　丁未　卅九〕

十一月〔大〕

一日、戊戌〔天〕晴、此日御暦奏、上卿實宗卿云々、帥卿以有經、以院司賞、可叙從二位之由存之、沙汰之時、可然之由、可口入之由示送、答子細了、法皇不可超親信卿之由、有御氣色云々、此旨卽經房所示送也、其上余力不及歟、又通親卿以信光、觸送可任衛府督之由、家通卿已上﨟云々、有次者可奏聞之由答之、

此日召陰陽師等、問興福寺棟上日次之間事、先日在宣擇申廿九日之由、而宣憲季弘等、申丑日有憚、本文不快之上、近例又不吉、院七條殿御所丑日立之、其後無程有義仲亂逆、八條院御所同丑日立之、其後依故仁和寺宮事、有如追捕之事云々、同正月廿三日雖爲靑龍脇日、吉例太多、興福寺北圓堂、并最勝寺、金堂、內裏、一條院等例、此外猶以多云々、八專日之條、供養猶有例、仁和寺圓宮、況棟上哉、且又爲密日、強〔弘〕不可憚、加之參宮日廿七日、六甲之窮日、卽癸亥也、尤不快、不入神吉重日也、而廿三日有棟上者、廿一日〔廿二日〕共吉日也、仍旁可被用廿三日云々、濟憲在宣申云、丑日可忌之由雖有本文、先達一切不沙汰事也、仍法勝寺阿彌陀堂、被立之時、道言等猥申乙丑了、季弘申云、雖擇申、不被川延引了、不能勸申云々、其理可然歟、又平等院經藏、同乙丑被立了、惣當道之所習、全不憚丑日也、靑龍脇日雖有例、已禁忌四ヶ日之內也、又八專也、旁不可比廿九日云々、余問宣憲等云、家榮者末代之名士也、而所擇之雜書、奏聞白川院、天下之所用也、而載諸禁忌之內、全不載丑日、爰知彼此之說不憚之〔歟〕、於本文者、雖種々無盡之禁忌、不用來之事、強不及其沙汰歟、於靑龍脇日者、已重禁之內也、於例者有吉有凶、只當道之所忌避丑日之忌不及靑龍脇日也、如何、宣憲季弘等申云、載家榮雜事事、未必皆悉用之、卽賀家之先祖光榮勘文、天元比也、可忌丑日之由勘申了、爭受彼末流、申不可避之由哉、卽副遣件勘文、其於有禁忌者、可依例之吉

凶二、而丑日之例、康平六年七月廿七日乙丑之由、在宣勘申、而件廿七日丙寅也、已無二慥說一歟、此外更無レ例、不レ足二〔定〕用一云々、余問二在宣等一云、所二注申一兩度例、於二法勝寺阿彌陀堂一者、雖レ成二勘文一、已不レ被レ用、藏レ例之條勿論、平等院經藏之例、可二規摸一之處、如二季弘勘申一者、支干相違如何、又光榮勘文明白、何因二棄彼說一哉者、濟憲在宣等申云、先祖之中如レ此之勘文、萬事皆有レ之、然而其後及二子孫之時一、猶定二用捨一決二是非一、不レ用二舊勘一、草レ之事不レ可二勝計一、是則其內也、中古以來全無下可レ忌二丑日一之沙汰上、且家榮存二此儀一不レ載二雜書一也、於二平等院經藏例一者、廿六日之由注進了、而廿七日之由被レ仰、注二與宗親一之例、載二廿七日之由一也、而今日僻事之由也、若書失歟、罷出引二撿例文一可二言上一者、相論之趣雖二事繁一、一決已迷、仍尋二訪可レ然之人々一、可二左右一也、仍令レ退二出陰陽師等一了、入レ夜基親朝臣申二行幸之用途之間事一、諸國可レ付二使廳使一之由有二院宣一、但可レ待二今夜一、明旦猶懈怠者、明日慥可レ付レ使云々、其後召二基親於簾前一、問二宇佐之間事一、所レ申太多、不レ遑二具錄一、此日內府、爲下練二習催馬樂一幷習中唱歌上、密々以二人車一、懸二下簾一、向二宗家卿家一、件卿、月來病惱、猶未レ復二尋常一、仍內々所レ向也、習二唱歌等一了、及二子刻一歸來、件卿親昵之上、行而學者禮也、仍令レ向者也、今日習二殿上其駒之一說一了云々、

二日、己亥、〔天〕晴、去比依レ凌二礫馬部吉上等一所レ被レ解官一之左兵衞尉定俊、取二雅賴入道幷能保臣等消息一來、申下不レ打二吉上一之由上、仰下可レ觸二奉行職事一之由上了、晚頭定經來申二同旨一、仰云、先日定經申云、召二對兩人一問レ之處、定俊無二避申方一云々、隨又依二院宣一被二解官一了、其上不レ及二私進上一、早可レ奏二事由一者、親經來申云、意見事、行幸以前不レ及二其沙汰一、先過差之制、行幸以前可レ被レ仰歟、仍注二仰詞草案一、所二持參一也云云、披見之處無二殊難一、但准二五節相撲之例一、兩社行幸之間、舞人已下當色不レ可二改著一之由、尤可レ被レ載歟、但此事無二先例一、仍先可レ奏二事由一者、親經申云、先被レ仰二合左大臣一如何、余云、大可レ然、先仰合、一度可二奏聞一也者、基親申二行幸召物諸國散狀一、

三日、庚子、〔天〕晴、召二親經一、進二左大臣第問兩條事一、一者可レ被レ下二新制一之間事也、一者陰陽師論二申興福寺棟上日次一事也、卽歸來示二大臣返答一、

新制事、

　問云、意見之中、過差事、且可レ被二忩仰下一、但先行幸

以前、衛府所從可被減事、幷兩社行幸供奉之雜、所從不可著裝束事、尤可被恐仰下也、而於相撲、五節者載衛府、是依爲例事歟、於兩社行幸者、未見先符如何、
被申云、爲人尤要須也、但供奉之雜中、或著染裝束之人、若守制者、兩日可著歟、此條不可然、仍似無詮者、
此申狀如何、奏可被下事、所從當色之類也、非自身裝束歟、隨又不可改著之意爲制花麗也、改綾羅錦繡、著例裝束、何謂破制符哉、
此答頗勿論也、
棟上日事、
問云、造作之忌、丑日與靑龍脇日、其輕重如何、陰陽論申趣如此、（子細見去一日記、）可被計申者、
被申云、雖不知子細、丑日有論者、靑龍脇日禁忌之中頗輕之由所承置也、可被用廿三日歟者、
余仰親經云、行幸兩日裝束事、被申旨問答相違也、但親經所書之宣旨趣、不載所從字、仍大臣申狀非無謂、余案所仰者、供奉之雜從類當色事也、仍改宣旨之狀、且以此等子細可奏聞、不日可宣下之由仰了、
四日、辛丑、〔天〕晴、親經來云、新制事、余所申可然、早可下者、仰可宣下之由了、親經又仰云、前大納言兼雅、可還任大納言、今日可被行除目者、此事先日被仰合、申所存了、其後無音、仍一昨日余招定長、奏他事〔之〕次、內々示云、件還任事、大納言員數本體五人也、今已六人、永不可過此員者、兼雅之還任、縱雖爲要須、被待闕、何强有怨哉、件條者若不思食定、雖後日可被任者、行幸以前被任宜歟、且是以前官之身、奉行初度朝覲行幸之雜事、有禁忌之由、識者等傾〔奇〕云々、（大外記頼業殊傾奇云々、此事密々、似不可有憚歟、顯輔卿奉行康治之朝覲行幸、已吉例、然而今又此沙汰出來之上、又不如被避歟、加之、今還任已似無其次、仍〔此〕以此事爲便被還補、頗似有由緒歟、仍所驚申也、）此條論實雖不及重禁、遂可有恩許者、以此次被任宜歟、兩方可有御計之由、可奏歟者、若依此申狀、俄被行歟、朝方卿可任之由風聞、仍近日之事無定法、被仰兼雅卿、他人拜任者、彌可爲非據、仍加思慮奏此旨也、又仰云、家通所帶之官等、秋除目之次被任宜歟云々、余申云、兼雅卿事、先日申子細了、還任何事之有哉、中納言左衛門督等事、實秋除目被任之條、尤可然候者、卽催

上卿、可忩行之由仰了、入夜被行除目、親經歸來自院、持來任人注文任狀、可被任之由仰了、外記爲內覽持來、見了如本加封返給了、

五日、壬寅、雨下、入夜兼雅卿爲拜賀來、申次家司宗賴朝臣、余謁之、（布衣、）引馬、（隨身引之、）兼雅取綱末一拜、（依雨於中門拜之、）子細同去年實家卿來臨之儀、但彼卿者取馬綱不拜也、忠雅卿參松殿、又不取馬綱、而有此拜、可謂深禮也、中御門右府被參故殿、有此拜者也、定經來申行幸之間雜事、余日來仰付兩條事、可立片舞之公卿、并兩社司勸賞等事也、（片舞事、仰付之後及廿日、勸賞事、餘十ケ日了、）而一切不示左右、仍今日問之、申旨不足言、仍明旦早參烏羽、可申定之由仰之、頗有所謐之氣、仍仰云然者、兩條共職事可被計仰也、非下官之冣者、仍然申可參奏之由、可謂有若亡歟、此間事、子細雖多不遑記錄、今曉新制宣旨狀中、依有可改直之事、其旨仰親經了、卽書改持來之、奏聞之後、可下之由仰了、今日舞人馬御覽、余不參也、

六日、癸卯、〔天〕晴、定經傳院宣云、片舞中納言可立者、實家卿取拍子、定能、通親等可立歟、賞事、八幡別當、并權別當三人、（主荷命清成清等也、主清不可關賞之由、慶清雖訴申、猶可入其中之由、存院宣、）皆極位也、仍追可被仰之由、可被宣下、慶清申僧正事不可然者、入夜定能卿云、片舞事、先日定經申奏定之由、而今又違亂如何云々、此事余申所存、指申人五人也、仍隨仰可被除一人之由仰、而昨日申未奏聞之由、仍仰可奏之由之處、其實奏聞〔了〕歟、次第未得其心、今日、行幸供奉物裝束等、皆悉分賜了、內府二位中將等同前、余沙汰也、

今日、行幸召仰、宣命草奏、（已上代始多乖日行此事、）神寶御覽（寬治前日、天仁當日也、）等、今日可被行之由召仰了、而右大將稱頓病不參、仍催他上卿之處、諸司等皆退出了云々、仍今日不能行召仰等事、神寶御覽事、又依神寶未出來、又以不能御覽、近代事每事如此、尤不便々々、此日行幸巡檢也、辨基親來云、代始必上卿已下所向也、而右大將頓病云々、爲之如何、先例非代始之時、辨已下向、未聞參議已下勤巡見之例云々、余云、參議者勤納言之替之職也、況爲行事之參議哉、縱雖無例全以不可致亂、仍早參議已下可巡檢也者、基親稱善、卽基家卿以下向巡檢云々、

七日、甲辰、〔天〕晴、此日、今上最前石淸水行幸也、余及

內府二位中將皆以供奉、仍各修諷誦、又今明兩日、多武峯恠異初度物忌也、行樣々祈等、已刻著束帶、色日如例、蒔繪螺鈿釼、紫綏染平緒也、相伴內府紅下重、面黃、裏紅也、甲浮文織物也、同半臂、但裏濟欵冬也、〔鎖〕沈地螺鈿釼、絣地平緒、二位中將打下襲也、明日可著染裝束也、等、參內、依爲陣中不用車馬、入自南面門、直參御所方、頭中將實教朝臣之外、一有情未參、懈怠之甚、言而有餘、仰實教、且令取居神寶等、此間召經家朝臣、令奉仕御總角、其後著御々裝束、先例可然之公卿奉仕之、仍召源中納言經家朝臣、相共所奉仕也、此間定經參上、責仰遲參之由、無所于披陳、上卿右大將之許、可進人之由仰之、御裝束了、御覽神寶、其儀如例、御床面邊、余候北方、召實教朝臣、令開御鏡筥蓋、御覽了、殿上五位以下撤之、右少將知光一人也、其外六位役之、此間入御、其後右大將猶未參、先例上卿遲參之時、且參入之上﨟、有下奏宣命之例、而召仰未被行、隨又右大將、只今參入之由、使者令申、暫相待之間、已及未始、仍余著殿上、以他上卿欲令奉行之間、右大將參入、卽以定經仰召仰事、路召辨同仰了、左大辨親宗、左少辨親雅等也、次被奏宣命草、見了返給、此間定經申云、舞人馬一疋未將參、事已闕如了、仍余召乘替馬獻之、件乘替馬向七條朱雀了、仍前駈馬之中撰尋常馬獻之、次余參御前、卽出御、先

內侍出立御張前、定經向陣方、仍仰親經、令催出御輿、先出立御々帳西間、次御反閉、陰陽頭宣憲朝臣、給祿如恒、次主上立御帳前、坤柱與御帳之間、甚狹無其路、仍經西內侍前立給也、次右將渡左、次內府以下公卿列立、右大將、經階前立西、如例、次寄御輿、無鈴奏等神社行幸之例也、此間昇出大刀契、依遲々予催之、御輿昇居御輿寄之後、二位中將良經參上、開簦戸取璽筥置之、次主上乘御御輿、余奉扶持、卽余經簀子、於東中門廊外著靴、先是良經開簦戸、退下了、此間、兩大將前行騎馬、他公卿先是騎馬云々、次御輿持出、不仰御綱、是又例也、余立中門外、御輿過給之時不居、只敬屈也、是行幸例也、次御輿出門了、於同門左衞門陣代也、外騎馬、供奉腰輿後、殿上人前也、陣中隨身二行前行、爲先下﨟、馬副張口、殿上人陪從等、少々在余前、仍以隨身仰、可在余後之由、追入了、於陣口〔頭〕上﨟隨身騎馬、下﨟在馬副後、馬副猶引口也、其後調度懸也、余不具雜色、或兩三人召具也、然而今日不具之、是禮也、經大炊御門、東洞院、六條、大宮、七條、朱雀等路、余於七條坊城邊乘車、在後陣、〔陣〕隨身、乘々替〔鞍〕、馬副下﨟隨身等各騎馬、到鳥羽北門下、更乘馬、上﨟隨身乘晴馬、馬副下﨟隨身等步行如京中、上下各更乘晴馬之間、御輿暫扣之、余乘車之間、在車前之殿上人諸陣[illegible]等於北門內更在余後也、渡御棧敷前、先例可然之公卿祗候御棧敷前、天治幽歷御著衣冠祗候云々、今日朝方卿布衣烏帽候庭中、褰簾見物、甚奇恠々々、余令人追下手方、以

下﨟隨身二人、令付馬口、（馬副猶張綱也、立走舎人一兩人、京中長途間、密々令付馬口、是雖不審、近代之例也、今渡御棧敷之時、迄馬西〔南イ〕方了、）於鳥羽南門外尋車等、未出來、於桂川東頭先乘替馬出來、依車遲々、騎乘替馬參上之間、御輿留駄餉所、仍下馬參上、兩大將、源中納言、二位中將等祗候、頭中將又以候、御膳供了、々々即起御、此所將來車、仍余乘車候後陣、件駄餉之所、桂川西頭五六町之程也、戌終著御宿院、依入夜余不騎馬、於鳥居外於一段許下車、經中門幷東幔門入、自部屋巽角簾、此間御輿持去、下御已了、須被待余也、而早以下御、大將失禮也、太奇恠々々、女房密語云、御裝束頗有狼藉事、（御小便、）仍召通親卿、而早以退下、仍召經家朝臣、令改著御裝束給、（先供小膳、陪膳中納言典侍也、）此間召定經、催行〔了〕御禊事、而之間以資敎令申云、頭病更發不快相扶云々、仍召親經、仰御禊事、先掃部寮敷長筵、當御所中央敷之、仍余仰當東一二間可敷之由、（是定例也、近代諸司不存例歟、職事又不足言也、）次立案、寄懸御幣、又神祇官置神寶於案上、又敷宮主使等圓座、（件使座、可在宮主東北方〔西〕、而敷西方、仍余仰令改之、）次著御御裝束之後、召御手水、（陪膳同前、）次著御々拜座、（〔元〕御膳、御裝束、御手水〔等〕之時、御經蟠西御座、今御拜座件幔東也、小莚二枚〔之〕上敷高麗端半帖一枚也、）南面著御也、

余候輕幄南邊、次召頭中將召御笏、即持參之、（入自東妻、南面候也、）主上令取御笏給、（資敎持歸去了、）岱次供御贖物、次資敎朝臣持參御麻、（於部屋東頭、宮主付之、）一撫一吻了返給、資敎取之給宮主、々々著庭中座、（南面、）次上卿右大將、入自東幔門著座、（先是起東部座、徘徊御裝束幄邊云々、）次御禊、（此間令撫解繩人形給、余敎中也、）了宮主退出、次撤御贖物、（資敎役之、）次上卿進案下跪指笏、（資憤中、）取三所幣各一捧、（合三捧、）立同案下、次主上御拜、（兩段再拜、）訖余以咳聲告示之、上卿置幣取笏復座、帥中納言經房取挿頭花、經上卿座北挿冠、右廻退下、次上卿退下、次召資敎返給御笏、次起御拜座、令歸西御座給御解脫、次召定經、仰賞事於上卿、抑北部屋、先例無端部妻戸等、只簾許也、仍召幔引之、其內可立屛風之由、仰置親經退出了、（經北中門、幷高房東南門也、）內府藤中納言等、相伴於宿所、不解裝束勸酒饌、其後定能卿退出了、二位中將先以退出、依所勞不接此座也、是非公卿座事、只內々事也、且是先例粗存之故也、及深更親經來云、別當慶淸申云、宮寺僧官不被仰賞之事、古今未曾有、僧正事不被仰下、初度行幸被貽希代之例、不能左右云々者、余仰云、於僧正事者院宣切了、更

不及私進止、僧官賞之中無見任人之條、各爲極位之故也、但以其讓擧申者、盍無勅許哉、今夜縱雖不被仰、早經奏聞、雖明日被仰、只同事也、早可申他事者、重申云、他事一切無可申〔之〕事云々、余倩案之、代始行幸、當時不被〔行〕、仰僧官之賞之條、實非無其恐、若申他事者、今夜經奏聞、明日可仰下、若又其事不爲非據者、於社頭且仰下、追雖經奏聞、强不可乖叡慮歟、而全無申事云々、仍非力之所及、權別當成清、申可讓弟子之由云々、若被仰件事者、又院宣不分明之上、爲慶清頗不足言歟、仍不能仰其賞、神慮〔之〕恐、後日之難、共以難遁、仍以此等子細、仰合上卿、在山上、親經登山仰之、歸來云、此事仰合官外記之處、實代始行幸、不被仰見任賞之條、已以無其例、然而先〔日〕例、皆極位之人者申讓、而權官者多爲淺位、仍自身蒙賞也、未有如今度〔慶〕、皆悉爲法印之例、隨又別當不申他事、仍各追可申請之由被仰下、豈謂不被仰賞哉、然者何强及神慮之恐哉、被仰成清讓之條、爲別當不足言也、此上事不可及異議、官外記申旨如此、愚案又同云々者、余仰親經云、俗官皆浴加級之恩、僧官又被仰追可被仰之由、僧俗之中、一人無濫此賞之者、上古末必然、於無見任之條者、皆悉極法印之綱位之故也、慶清又濫望之外、不申他事、豈可謂公家之被抑可行之賞哉、所怨申無謂、早存此理、勿懷訴欝者、卽上卿歸參、被申御願平安遂了之由云々、依此沙汰、及曉天付寢、

宮寺賞、

別當、權別當三人、已上追可申請、

俗別當、同前、已下七人、各一階、

八日、乙巳、〔天〕陰不雨、此日還幸之次、於鳥羽南殿、有朝覲之禮、蓋天仁二年之舊慣也、辰一點著束帶、相伴兩息、參郗屋、余自鳥羽出立、先以下臈隨身、遣親經之許、每事日出以前、可沙汰具之由仰也、又使經家朝臣參御所、且可奉仕御總角之由仰也、末代之事頗不致沙汰之時、每事懈怠、仍尚事加巨細之下知、不顧客嘲、只存公平而已、片䊮之公卿等、遲參之間、時刻推移、各加催促了、御總角了供御膳、其後奉仕御裝束、通親卿、經家朝臣等候之、御手水等了、御輕幄前御座、南面、參、此間人々漸參集、內府以下著東廊座、先是前庭敷公卿座、座未迫南幔、已無其路、仍余仰親經令盈北路、親經稱嘉應例、公卿衝重可用南幔門之由諾歟、然而依代々例、并當時便〔宜〕、余仰可用東幔門之由也、余仰

親經召公卿、此間余居諸屋東弘一間也、即內大臣已下參著、入自東𥣺門、自座後著之、北上西面、次居衘重、人別二前、殿上五位〔六位〕役之、余像仰殿上五位可召諸之由、親經申云、無可役之五位〔六（因）〕爲之如何、余仰云、近衛次將之中有五位者、盡勤仕哉、早可尋召也者、其後兩三人出來云々、入自東𥣺門、經座末居之也、居了、上臈四五人居二前、已下只居一前、若不足歟、內藏頭經家朝臣勸盃、同經東𥣺門、居內府上勸之、瓶子六位藏人巡行了、次余召藏人辨親經、先例以頭仰之、而不候、仍仰親經也、仰陪從幷片舞公卿於內府、依當座上臈也、其詞云、權中納言源朝臣、左近中將藤原朝臣、同源朝臣、同藤原朝臣、〔左近中將藤原朝臣、同源朝臣、同藤原朝臣〕等、可立加舞、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可候拍子、參議藤原朝臣、可立加陪從者、元所被定、拍子實宗卿、笛實教朝臣也、而實家俄辭退、實教服從、仍定能卿被仰拍子、陪從今一人闕、先例無能人一人立加事、是召堪管絃之人也、而無其人、仍依天仁重資例、被仰基家卿也、其人非英華、其藝附絃歟、然而依闕如所被仰也、他人又無其人之故也、先雖〔被〕仰右大將、因辭不能重仰之上、所申又非無謂歟、親經就內府座上仰之、〔內府〕次第告示所役之輩、各起座出東𥣺門、〔小時陪從等入自南𥣺門、余仰云、公卿陪從、入𥣺門〕立𥣺際、他所作陪從等在𥣺外、是例也、今公卿陪從不入以前參入、如何、親經傳仰、各申云、近例如此云々、雖不當已參入、又強不及毀禮、仍不能追却、次定能基家等〔卿〕、進立所作陪從之前、定能立東、基家立西、各立𥣺門西方也、即發哥笛聲、是又違例也、如故殿御記者、自𥣺門外打拍子、可參入云々、次舞人公卿三人、舞人六人、元參入、自南𥣺門東方進舞、家房卿遲參、依爲恩例、不待一人之遲參、且始也、日次高見之故也、而遂以不參、如何々々、左第一通親、右第一良經、左第二通資、如此立也、舞了各經列外、自上臈退出了、此後陪從等留立、歌大鵠、其後陪從退下了、次公卿起座〔了〕、內府著廊座、見々參歟、不經幾程、親經持來見參、挿枝、余自簾中取之、〔一〕見了返給、內侍可傳進也、然而依便宜直取之、次給公卿已下祿、基親朝臣持來余祿、余仰可持返之由、仍持來給隨身、是例也、行事辨若藏人頭、取欽柄祿、先例也、而頭不候、仍強行事辨取之歟、次內府以下公卿列立、脅祿也、右大將立西、如例、次寄御輿、中央間前庭、撲數進、公卿起座之後敷之也、其上昇居之、予時已終也、次二位中將參上、卷御簾取璽御筥安輿中退候、次乘御、大將稱警蹕歟、不聞及、余奉扶持、次良經閉輿戶退下、余於裴角庭著靴、御輿出南𥣺門、公卿前行、各給祿於所從前行也、經𥣺東到中門、大將於此門仰御綱云々、御輿出鳥居之後、余漸進行、於鳥居外騎馬、七八町進行之後、乘車候後陣、前駈相具隨身下臈兩三步行相從、各相替可騎馬之由、召仰也、馬副又騎馬在其後、到馱餉所下車、去七八段、參上、此間供御菓子、即發進、余自此所騎晴馬、隨身晴馬、儲鳥羽南門、云々、仍各騎乘替也、余須騎乘替、然而其程不幾、其煩惟多、仍直騎晴馬、上差綱也、於鳥羽南門邊、隨身騎晴馬、々副下臈隨身等、下馬從

馬後、又張差縄、如例、去鳥羽南殿南面四足一許町、上臈随身下馬、下臈等在馬前、如陣中、進門邊、余下馬、垂裾、（靴猶著之、）進立御輿前、（此間雅樂發樂、神祇大麻、余參之、前進哉否不見及也、）氣色兼雅卿、（件卿已下列立中門外、東上南面、左右大將立門內溜外南北、）兼雅進立庭中、相揖之後、入自楊門北、進前庭、申事之由、歸出、（示樂屋、即發亂聲、）先令撤楊門、如初進立、向余相揖復列、次余先到中門下、（隨身爲先、下﨟前行、余垂裾也、）改著淺履、候中門北腋邊、（莚道西邊也、）次左右大將同前行、候中門內庭、（兩大將共候南方、各北面也、）次御輿昇居中門、（元日敷莚、其上昇居也、前陣方在東也、）次二位中將、自御輿西方參進、（弓給隨身、）開戸取璽、跪候御輿北東方、次下御、余指笏取御裾、良經前行莚道、入自御西對代南面妻戸、（中央、）余置御裾、褰御簾、（其經先就件簾下、與置於內侍退下、件內侍繰參候也、）余同候御休所、召通親經家等、令改著御裝束、（路間著古物、今著御新御衣、）又供御湯漬等、內府可勤三衣筥役之由、兼雅卿所仰也云々、主上御裝束了後、依兼雅卿示、內府經透渡殿參上、（先是余仰職事、拂南庭雜人、閉中門、隨身等非此限、）褰南庇東中隔御簾、法皇出御著御座、此間內府指笏取三衣筥、經御座前（母屋）也、置御座右邊、拔笏退下、候南階以東簀子邊、次余取帛袷、其儀、內府退下簀子之後、余起自御休所

南面簾、（主上入御之戸也、）經透渡殿、入自寢殿南庇西南妻戸、（向透渡殿戸也、）經西庇、到屏風下跪、（北面、）指笏取帛袷、（懸北屏風西第一枚也、同屏風下置鎮子四、不取件鎮子也、）右廻經西南庇、跪御座西邊、置帛袷於御座上、引展之、先西端疊下押入、南北狹クテ不足疊一寸許也、仍不能押入、中程まて及て引展天更起、經御座南、（庇一丈間也、御座又廣クテ其路甚狹、然而依有小隙、猶經此路、更立簀子、依無便宜也、）跪御座東頭、引展帛袷、又押入、東妻如初敷了、乍指笏經本路、跪屏風下、取鎮子、二枚左手、二枚右手、各了てくゝみに持之、（雖持左右手、頓叉手、不使人見也、）如初跪御座西頭、先置乾角、次置坤角、（已上向正東、入疊端二寸許也、）次經御座南跪東頭、先置巽角、次置艮角、（已上向正西、入疊端同前、）次顧向北拔笏、左廻經本路、出自初戸、到主上御休所西南戸下、褰御簾、即主上出御、經透渡殿到西面戸下、召御笏、頭中將實教朝臣持參之、（余豫近召儲之也、）主上取御笏、入自同戸、自南庇東進、（余候南簀子御座西間也、）自御座東頭昇敷物上、北面立御揖之後、二拜置御笏、立右左右、臥テ又右左右、（主上御舞踏、右左右定例也、）更取御笏一拜而立、〔又〕二拜了、一揖左廻歸御、（御作法神妙也、）余自簀子參進於初戸下、返給御笏、還御休所、次法皇入御、（內府取褰、入御之後、指笏取三衣筥、指入御在所簾中、經南簀子退下、）次

改ニ御裝束一、兼殿上五位等役レ之、撤ニ御拜敷物一、垂ニ母屋簾一、（庇自レ元上レ之也、）敷ニ菅圓座於南簀子一、幷透渡殿一、（件等儀更無ニ別沙汰一、而五位藏人三人、皆以未練、或敷ニ法皇御座於主上御座東間一、是院出御之時儀也、尤不レ可レ然、仍余仰レ之破却、或母屋西南簾不レ垂レ之、余仰ニ可レ下之由一、又欲レ下ニ庇簾一、余制ニ止之一、或置ニ圓座等一欲レ敷ニ末座一、凡如レ此之違亂、不レ可ニ勝計一、一々敎訓、已忘ニ亥々之禮一、欲レ招ニ輕經之嘲一、何爲哉、）次近將陣胡床余催レ之也、次主上重以渡御、其路如レ初、（且輕取ニ御裝一前行、依レ無ニ御劍一也、）須下於ニ初戶下一召中御笏上、而早速入御之間、實敎追參、著御之後進レ之、頗違例也、余又入レ自ニ同戶一、奉レ著ニ御座一之後、自ニ御座西間一、直降ニ簀子一可レ著レ座也、而自ニ簀子一參上、頗雖レ違ニ先規一、又是非ニ指失儀一歟、御座定之後、余候ニ法皇御氣色一、召ニ頭中將一、（候ニ透廊南邊一、余目レ之也、）卽實敎朝臣參ニ候綾殿坤簀子邊一、余目レ之、實敎退下之後頗經レ程、仍微音尋レ之、兼雅卿在ニ對代邊一傳ニ仰之一、良久之後、右大臣以下公卿著座、定能卿已下在ニ透渡殿座一、著座了、余又候ニ法皇氣色一、法皇頗奏レ催令レ目給、余正レ笏召ニ公衡朝臣實明朝臣二〔了〕、顧テ目レ之、兩人進立ニ欄下一、（公衡立ニ階間一、溜下一如何、）余又正レ笏仰云、樂行事者、仰了又告、顧テ目レ之、（先仰レ左、次仰レ右、公衡雖ニ下臈一、依レ爲ニ左近一仰レ左了、先例也、）各奉レ仰、經ニ我方胡床之後一、向ニ樂屋一了、次亂聲、次振桙、（先左則親（近カ）、次右忠節、次左右一度振レ之、）次左右奏レ舞、（左萬歲樂、賀殿龍王、右地久長保樂、納蘇利、）振桙之間、居ニ公卿衡重一、

次有ニ勸盃一、（頭中將、瓶子五位藏人定經、）次右大將起レ床、依レ爲ニ主上陪膳一也、參議散三位等、同爲ニ益供一起レ座、上ニ二棟廊南面西一間簾一、爲ニ役送之路一、暫而右大將取ニ打敷一、（撤ニ弓箭一、不レ撤レ綏、指レ笏也、）經ニ二棟廊南簀子幷綾殿西南簀子等一、跪ニ御座間長押下一、敷ニ打敷於御座前莚上一、（御座寄レ南之間、其所甚狹、殆懸盤二脚雖ニ相並一歟、然而相構居レ之也、）參議親信以下益送如レ例、依ニ人數不足一、上臈二人舁返役レ之、通資卿持ニ御酒盞一參入、依ニ余目一自ニ東簀子一持返了、次右大將拔レ笏指退下、（此後不レ復レ座、直廻ニ東方一、爲レ取ニ贈物一歟、）供ニ御膳一之間、舞人居（賀殿之間也、）供了舞、此間頭中將實敎來仰云、左舞人則近、右舞人忠節、樂人笙師利秋等、各可レ給ニ一階一者、余仰ニ右大臣一、（先則近賞事也、天仁賀殿之間被レ仰也、）卽大臣起レ座、於ニ坤欄邊一、以ニ陣官一召ニ則近一仰レ之、則近出ニ庭中一再拜、歸ニ入樂屋一了、（一々舞人、逐ニ一節而不レ舞、忠節時秋於ニ簀子一同仰レ之、太不レ甘心也、〔其程不ニ穩情一也、每度右大臣目也、〕）右大臣復レ座、次長保樂之間、余候ニ天氣一、（可ニ入御一歟之由、）有ニ可許一、仍召ニ二位中將一、令レ取ニ璽筥一、（指ニ入中間簾中一、退下、）余參上奏ニ御簾一、主上入御之後復座、女房密語云、御笏如何、答云、（內々可レ給ニ實敎朝臣一者、）次納蘇利、終頭五位殿上人置ニ御遊具一、（先定經取ニ笛筥一、令レ置ニ庇長押上一、使レ以ニ同人一取レ笛、給ニ隆忠卿一、次他五位等置ニ箏於兼雅前一、置ニ琵琶於實宗前一、和琴於實家前一、）余仰下殿上人可ニ罷寄一之由上、左少將親能朝臣一人參候、召ニ五位殿上人一、分ニ給笙篳篥於隆房

親能等、又令敷地下召人座、召人即着座、次糸竹合奏、先雙調々子了、內大臣出(穴貴用傍人笏歟、)次鳥破、(笛吹出之、)(自第二句打拍子、)次席田、次鳥急、次吹返平調、伊勢海、萬歲樂、更衣之間、右大臣已下三人取贈物、自東方進來、(右大臣御遊始之間、經御前廻東方、此路頗不審、但有例之由被稱之也、)余起座、相跪御座間箐子、挿笏受取御贈物、(御本歟、付銀枝也、)於透渡殿、召賓致朝臣贈之(相跪授之、挿笏也、)復座、右大將右衛門督等、次第取贈物、經御座同於透渡殿授職事、次引牽出物御馬六疋、(各置平文移鞍也、)三匝之後引出中門、雜人亂入於中門內受取之、尤違例也、次給院司祿、次賜例祿、(頭中將持來余祿、依自歸給隨身、)次自下﨟退下、余參御休所、招定長朝臣、申賞之間事、注一紙下給、余聊有申旨、歸來云、女房可敍、良經可敍正二位、兩事御忘却了者、申云、三ヶ事(家司賞相加者兩事也、其外中將雖爲院司、傍人口如何、)過分也、於中將加級者、不可然、追可有沙汰者、猶被仰可敍之由、然而猶申不可然之由、即召定經問外記云、御乳母可加級、而元非五位之人、直敍三品哉如何、外記云、先例必敍爵之後敍三位也、自六位令敍例不候云々、仍奏事之由、仰、可依外記申狀者、次仰定經令敷座、御休所南面妻戶前也、

余座南面、內府座東面、(已上厚圓座也、)執筆座北面、又舉燭、(切燈臺、在打敷、)次仰定經召內府及執筆等、(右大臣先是退出了云々、)各着座、隆房不撤弓箭也、取弓候氣色、余仰可召硯續紙之由、隆房召男共、定經參入、仰云、硯續紙、定經持參之、(續紙一卷、加置蓋、硯之樹笞也、)隆房置弓取之置前、卷返續紙候氣色、余目之、隆房摺墨、余仰開敍人令書、隆房自上﨟書之、如何々々、(敍人注文爲筵雜、仍不給執筆、余仰聞也、)男女之間、可爲先何哉、示合內府、々々云、可爲先男敍位、所謂可然、仍先書男敍位了、放其與書、女階各奏了、押硯於左、(內府起座、可押右也、)持來敍位、(可置柳筥、取手失也、)余見了置前、召職事定經奏法皇、返給、召藤中納言定能卿、給敍位、(卷加給之、)次執筆內府共起座、次余起座參御所、主上御寢殿北面也、御總角御裝束等了、(召通親卿也、)余招定長、畏申余給等恐悅之由、(此次今度賞、穩便之由、乍恐申之、)主上御裝束了、此間通親云、女房申云、被懸御服於御衣裄、納御辛櫃、可有還御歟云々、如何、余云、尋不可然、甚見苦事也、後日自院可被獻也、通親云、所存如此、仍所申事之由也、即出御寢殿、(先是徹庇御座、庇左右柱下舉燈、隨余示大納言了、)先內侍出立如例、次將渡東、次公卿列立、(右大將立東、)次少納言鈴奏、

先假開司奏、作申諸候之由、全不見、仍直有鈴奏也、次寄御輿、良經置璽、次乘御、余奉持、次良經閉戸退下、次舁出御輿、乘御之後西對代方退候、御輿出門了之後、乘車候後陣、到七條朱雀、直東折、自萬里小路北行、參入自大炊殿北門、小時臨幸內侍出居公卿列立、寄御輿、下御如例、但御粧之間、余參上奉懸之間良久、次鈴奏名謁了入御、次余退下、

此日自院有御送物、

直衣御裝束一具、

絹七十疋、　綿七百兩、

作大鼓納之云々、

九日、丙午、自內給引出物御馬、此中可撰取三疋云云、余見了給二疋、返上四疋了、人々供奉之間、每事神妙之由告送、爲悅不少、入夜親經來申條々新制之間事等也、事、明日可下向春日祭云々、

十日、丁未、定經來申行幸行事官賞之間事、仰可奏聞之由、召宗隆、十三日行幸、可奉行之由仰之了、〔又申大神宮之間祭之事、〕基親廣房申賀茂行幸用途之間事、此日立春日神馬、

十一日、戊申、〔天陰、定經來申行幸行事官之中、外記史等申狀、仰可奏聞之由了〕、此日春日祭也、入道中納言來云、前攝政被示云、忠良可擧中納言、可然之樣可申沙汰云々、可存此旨之由答了、〔基親參上、申御劔袋錦不候之由、此日春日祭也、入道中納言雅賴來云、前攝政被示云、忠良可擧中納言、可然之樣可申沙汰者、可存此旨之由答了、〕

內府依所勞、自川原立幣也、女房依月障有由祓不立幣也、先例不審、依不尋得、准他彼時例不立幣也、

十二日、己酉、立梅宮幣、陪膳光輔朝臣、使雅樂助忠賴、乘尻多闕如、仍侍所司二人、幷右衞門尉眞時等、假召仰令乘也、其外內舍人二人也、此日、花山大納言來申條々事、

十三日、庚戌、閑院遷幸也、余爲奏行幸賞幷他事等、先參六條殿、而院於前攝政第亂遊之間、今夜不可還御云々、仍空以退出、直參內、先是以定經、大略可奏聞之由仰付之、其上余參上也、參內尋定經、定經又雖參院、不經奏達退出、只今重參了云々、

然間閑院御裝束行事、院司經家朝臣參上、申ニ御裝束了之由一、仍卽行幸、其儀如レ例、兩大將稱レ病不參、余乘レ車自ニ閑路一參入、下御之後暫不下解ニ御裝束一給上、內侍所入御之時、令レ下ニ御𦾔庭上一給、先數ニ御祭一、卽歸昇給了、次余於ニ直廬一有ニ吉書一、上卿通親卿、官方基親朝臣、藏人方宗隆、次定經歸來仰ニ院宣一、任ニ其趣一仰ヨ下造宮賞ニ了、閑院修造賞、武藏國重任也、輙朝可レ敍ニ正二位之由、條有ニ沙汰一(然)而依レ申ニ不レ可レ有レ賞之由一、不レ(被)ニ仰下一也、此次賢宮賞行用途料被レ仰、相模國重任了、廣元閑院修造、可レ爲ニ兩國重任一之由雖レ令レ申、無ニ天許一也、次余退出、(修造之體雖ニ莫大一、頗有下多被ニ仰下一旨事等上、又鋪設不法殊太云々、)

抑行幸行事賞之間事、以ニ定經一被ニ仰下一旨猶不レ慥、仍以ニ書狀一明日可ニ尋申一、今夜事書ニ消息一、明旦以ニ隨身一可レ進レ院也、

十四日、辛亥、(天)陰不レ雨、此日、加茂行幸也、當今初度、早旦小浴、辰刻著ニ束帶一、色目如レ例、蒔繪螺鈿劍、紺地平緒、欲ニ參內一之處、僕從遲來之間、暫以懈怠、巳刻先有ニ祓事一、(陰陽師天文博士廣基、其後)相ニ伴二位中將一色目如レ常、紫裾地鉋、紺地平緒、參ニ閑院一、去夜所ニ遷御一也、內府此兩三日、有ニ目病(風瘡)一、猶以不レ快、仍今日不ニ供奉一、尤可レ謂ニ遺恨一、上卿右大將先以參入云々、其外奉行職事定經已下一有ニ惱不レ參、仰ニ藏人一召ヨ遣定經一、又仰ニ舞人行事業長一催ニ舞人等一、參ニ御所方一尋ニ女房一之處、只今始有ニ御湯殿事一、每事懈怠不レ能ニ左右一、暫而定經參入、責ヨ御遲參之由一、無ニ陳申方一、次余著ニ殿上一、右大將進ニ弓場一、被レ奏ニ宣命一、定經傳レ之、余見了返給、先レ是余候ニ御前一之間、藏人業清持ヨ來宣命一、若是內覽歟、執柄候ニ御前一之時、以ニ職事一內覽是例也、而以ニ內記一被レ付ニ藏人一云々、如何々々、卽仰ニ定經一令レ取ニ置神寶一、又召ニ經家朝臣一、經實卿不參、件兩人之外、無ニ御總角勤仕之人一、令レ奉ヨ仕御總角一、御出立遲々之間、人々少々參入云々、御裝束了、召ニ源中納言通親經房、相共奉レ之、先有ニ神寶御覽事一、主上著ニ御座一、晝御座敷ニ大床子座南面、余候ニ大床子南方一、母屋也、召ニ實敎朝臣一、開ニ鏡筥幷金銀幣等筥蓋一、三社皆同、備ニ叡覽一了、召ニ五位六位一令レ撤レ之、依レ無ニ人數一、仰ニ定經一同令レ役レ之、次入御、此後欲ニ出御一之處、于レ時午始、院未レ渡ヨ御々棧敷一云々、仍遣レ人了、申下未ニ渡御一之由上、仍暫被ニ相待一、已及ニ未刻一、然間實敎朝臣僕從之說、已渡御了云々、然而不レ知ニ定說一、余又差ニ下﨟隨身一遣レ見了、下人之中、又有下申ニ渡御之由一者上、余以ニ定經一問ニ人々一、各申云、若可レ有ニ御見物一者、爭至ニ于今一無ニ渡御一哉、漸有ニ出御一何事之有哉者、仍卽出ヨ御南殿一、其儀如レ例、余指レ笏候ニ御裾一、內侍候ニ前後一、頭中將實敎付ニ前(行)內侍一、右中將實明朝臣

付二御後內侍一、余据二定經一取レ之、於二御帳西間一、御反閇之間、使者歸來云、未二渡御一云々、若於二途中一經二數刻一者尤可レ無二便宜一、又反閇以後、更不二出御一遂レ期、仍以二定經一問二右大將一、申云、如二以前一諸卿議定、理又可レ然、仍主上立ヨ給御帳前一、次將渡、次公卿列立、右大將立二階西一、次闈司奏、次鈴奏、少納言重綱、次寄二御輿一、惣花、二位中將取二御璽一入ヨ御輿中一、次奉レ乘二主上於御輿一之後、自二東庇一南進、此間良經閉二妻戶一退下、於二東階下一著レ靴、隨身等令レ著也、御出〔御〕左衞門陣一之後、於二同門下一余騎レ馬、陣中路頭行列、共以如レ例、不レ具二雜色一也、於二路頭一御輿之逗留、一町二四五所也、仍遣二隨身從者一、令レ催二促前陣一、院不レ渡二御棧敷一云々、勿論不レ足レ言也、暫而所二遣見一之使者歸來云、只今已法皇渡二棧敷一云々、仍雖レ促二前陣一、可レ被レ渡二御前一之間、經二數刻於途中一、及二申斜一、古來未曾有事也、院御棧敷、一條南室町東也、余渡二御前一之間、付レ口之舍人等、遣二馬下手方一、以二隨身上﨟兩人一令レ付二馬口一、但正渡二御前一之時放レ口、過了如レ本令レ付也、八幡行幸之時、乍レ令〔付〕レ口渡了、猶頗無禮也、仍今度令レ放レ口也、但雖レ付レ口又是非二失儀一也、申終到二下御社一、御路經二西洞院、二條大宮、土御〔門〕、又西洞院、一條、出二京路河原一等也、於二堤外一上下々レ馬、余隨身同レ之、

余入二堤內一、於二㮶門下一々レ馬、是先例也、御輿經二御在所㮶南東等一、入下御自二中東南㮶門一上、舁ヨ居御輿於階隱前御輿寄上一、前陣方向レ南也、先レ是、公卿等列ヨ立御所東庭南頭一、西上北面、余入レ自二御在所北㮶門一、昇レ自二御所北緣一、經二同緣幷東面簀子一候二階隱北間一、此間二位中將、自二御輿北方一、當二左方一也、凡劔璽役次將、不レ論二左右一、昇レ自二後陣〔方〕一也、多分後陣當レ右、此社宮儀、後陣方當レ左、是御輿前陣方、依レ不レ向二北西一、令レ向二南方一之故也、昇二御輿寄一、先開二御輿戶一、次卷二御所階隱間簾一、須下先卷レ簾之後、開二御輿戶一、使中取二御璽一也、今作法違亂、更進、御隨身取二御璽筥一、授二右方內侍一、掾內侍二人、參ヨ候軒廊南北一也、退ヨ候御輿左方一、次余參進、主上下御、奉二扶持一也、令レ立ヨ給經二幄前一、次良經開二御輿戶一、又垂二御簾一退下、次御輿持退、余此間自二御所北邊一、參ヨ入簾中一、即二御平敷御座一、經二御前一頭間也、次供二脇御膳御菓子等一、不下令レ解二御裝束一給上也、公卿著二座一、此間仰二定經一令レ召二神寶御幣等一、其儀、先掃部寮令レ敷二薦於御所東庭一、南北行東西相並、當二北第一二間一敷レ之也、先日廣房將ヨ來指圖、當二中央一敷レ之、仍余如二今日一可レ敷之由仰レ之、次神祇官舁ヨ立案二脚於西薦上一、南北相並、次內藏寮舁ヨ立御幣四捧一、南二捧、北二捧、次神祇官、先盛二絹笠、御鏡筥、金銀御幣等辛櫃蓋一、置二黑漆机上一、舁ヨ立幣机一也、每机盛置也、次東薦上立二白木長床子一脚一、其上盛二神寶於櫃蓋一、横置レ之、四幷ヨ置之一、末レ置ヨ絲神寶等一之間、上卿進二南㮶門下一、付二頭中將實教朝臣一、

奏宣命清書、入宮、余候御所南第一間兩面端座、余座也、於件一間東面、取入簾中見了返給、此間供御手水、女房大納言典侍陪膳、先例或近習公卿爲陪膳、或又藏人頭勤之、男陪膳之時、五位藏人勤役送也、次著御御拜座、東面、輕幄北邊也、以藺帖二枚敷、同緣半帖一枚也、余候輕幄前邊、次賓教朝臣獻御笏、出入自御所東面北第一間北妻、御贖物役送路同前、寢殿出入也、次供贖物二前、陪膳頭中將實教朝臣、役送五位藏人定經、次宮主就北緣下、獻新御麻、賓致朝臣傳取供之、一撫一吻了返給、宮主取之着案下軾、東面、次上卿右大將入自南幔門、經前庭着座、當宮主座坤置軾、艮面着之、向御社方也、次引立御馬一疋、入自東幔門、將監引之、實以遲退、須加催促、次引立走馬三疋、舞人引之、但相論之間經程、余擧音高聲仰之、仍引之、行事職事泥々、臨期可行之由余仰之、三疋引立之時、第一舞第五舞、行事藏人等引之也、有四位舞之時、四位五位第一、并行事藏人等引之例也、而五位第一保宗辭退之間、有此論〔云々〕、尤尾籠也、相論之間頗采引之云々、次御禊了、宮主退出、御禊之間解々繩、撫人形給如例、余數申之、次引出神馬走馬等了、余行之、次撤御贖物、此間陪從於幔〔門〕外發歌笛、〔撤〕、次上卿起座、引出神馬等、即起座也、進案下跪指笏、依不指得懷中也、取合御幣上捧、各一脚、取南北案向艮而立、主上兩段再拜、余數申之、御拜了余以咳聲告之、次上卿置幣跪、拔笏其實取出自懷中、復座、次權中納言兼光取插頭花經前庭、自上卿西方進其前、插冠、拔笏右廻、經本路退下、〔件〕插頭花又以遲々、余再三催之也、次上卿起座、出自東幔門參社頭、此間撤御笏、又召定經仰社司賞事、先是給上卿插花之後、殿上人等給舞人已下插花云々、不見及、次撤神寶等、次余退下休幕、降自南緣、出同幔門、入自休幕北幔門、向休幕也、于時始秉燭、先例招公卿有三獻、近例不然云々、只招定能朝臣二位中將、〔相〕共密々有酒饌事、天治伊通卿一人參上之例也、依內々〔之〕事二位中將著上、先取盃也、依爲密儀垂公卿〔座〕簾也、次定能卿退出了、其後數刻余不解裝束、更著用有煩之故也、及亥剋終社頭事漸欲畢云々、道々隨身下﨟行弘也、頗知神樂道之故也、仍相伴二位中將參御所、先是着御々裝束、即上卿歸參、以定經申御願平安遂了之由、仰聞食之由、此間撤御在所東西艮三方幔、敷公卿座、一行北上東面、自御所南第一間程、砌外南サマニ敷之、次以實教朝臣召公卿、次右大將已下著座、自座後登之、主殿寮立明在馬場東頭、次舞人上御馬於南、先是竊皆上之、仍更追歸一々令上也、爲先上﨟、次馳北、是又爲先上﨟、其中如法馳之者僅兩三人、自余如形馳之、此中侍從兼保馬前乘燭、〔前〕左右口付舍人、其外兩三人在馬邊、其身平臥馬上、見者莫不咲也、次公卿起座、次如元引幔、又撤公卿座、次公卿列立東庭、西上北面、不給祿、於上

社可給也、此間内侍候輕幄左右、主上立其中央、給、次寄御輿、余候參上卷御簾、候其北簀子、良經參上安御劔、次乘御、次閉戸、此間余於御所北邊着沓、御輿經南幔外、出御西鳥居、人々於鳥居内騎馬、猥雜殊甚、雖加禁遏、更以無答、次余於鳥居外乘車候後陣、今夜法皇爲御方違御上社邊、幸路可過其前給、仍余自閑路大田中路云々、參會、於南一鳥居外下車、先以參入、經御在所北幔門、昇自同北邊、小時御輿入自西幔門、昇居北第三間御輿寄上、右大將立北方、公卿列立南方、東上北面、此御所板敷太下キナリ、公卿可居地也、隨又先例如此、而近代列立云々、尤不當也、余參上西簀子邊、次良經奏○南濱按卷之誠歟御輿寄御簾、御輿前離者向南、仍昇自後方也、取御劔璽筥授内侍、退候北方、次下御、余猶扶持之、立輕幄前給、次良經開發戸退下、次持退御輿、余參簾中、入自西面南第一問、依便宜也、公卿經南幔外着公卿幄、在御在所南方也、主上御平敷御座、件御座在輕幄前、凡此御所北面也、西面如側方也、第三間構輕幄、第二間敷平敷御座、第一間供御拜座、三重敷之也、次余仰定經、令昇御神寶等、先御所艮庭敷薦、東西行、南北相並也、次立案倚立御幣所、置神寶、々々進軾於下社也、下社〔八〕加河合社分、仍二社也、上八只一社也、次主上御手水、女房陪膳如初、了御御拜座、次獻御笏、次供御贖物、次供御麻、陪膳俊送〔必〕同前、次宮主

取御麻着座、次上卿經西庭着座、在宮主座巽方、上卿向北、次引立神馬一疋、走馬三疋等、今度無論、余猶仰含子細了也、次上卿取幣立、次御拜、次上卿置御幣、不復座直出自北幔門參上社頭、於下御社給挿頭花、仍於上社不給也、故不復座、其理可然、余召定經仰社司賞事、次撤御笏、又撤神寶如例、次余退下休幕、北鳥居外東脇也、余歩行也、即解脱休息、於此休幕不蒞賭也、及已終又遣隨身令尋之、歸來申云、御神樂韓神之間也云々、仍余著束帶伴良經參御在所、此間上卿以定經申云、賞布禰々宜有忠服假也、以代官申賞如何、余云、服假之人不蒙賞歟、代官條先例如何、又被申云、問例之處、天仁度、或被賞代官、或被仰下追可申請之由云々、余云、追可申請之由可被仰也、猶服假之人、以代官被行賞、無其謂者、其後暫而上卿歸參、經幔西於南幔門方付定經申御願平安遂之由、仰聞食之由、如例、次撤御所西艮坤幔、敷公卿座於西面南腋、北上西面、次以頭中將欲召着公卿之間、右大將已下進以着座、先例入夜之時、不必召着之、或又推參、是又例也、御馬於南次馳北、社方へ馳也、次公卿起座、次立幔撤座、次右大將付定經奏見參、經御所西緣持來、挿杖、余於北第一間簾中取

之、〔一〕見了返給、定經取之、〔取拔〕退下了、次給公卿祿、暫以遲々、余頻催之、次頭中將持來余祿、余示可持還之由、仍退下給、余隨身、次殿上人可給公卿祿、而史生已用祿物逐電、雖尋召不候、仍不給祿、公卿列立御所南腋、（東上北面、）右大將立北如例、次寄御輿、（主上立〔北第三間〕輕幄西〔頭〕給、內侍候左右也、）余卷御簾候簾中〔北方〕、次良經取御劔安御輿中、次乘御、余奉扶持、自簀子北行着沓、（此間良經開戶退下、）次御輿出御西幔門了、其後於鳥居外乘車、（余豫仰定經、人々馬〔皆悉〕令引出鳥居外了、仍無狼藉也、）候後陣〔自閑路〔參會〕、行幸以前參閑院、小時御輿入御、內侍參候、余候西間如例、次良經參上、取御劔如例、下御立御帳前給、次持退御輿、次鈴奏、次名謁、次還御本殿、（余拂劔取御璽〔如例〕、）次以定經仰行幸行事賞、次余退下、

社司賞、

神主重保、（追可申請、）

自余上下社司任社家注進交名、皆一階也、

行事賞、

從二位藤基家、（參議、）

正五位下藤公房、（上卿息、）

從五位上淸原仲隆、（外記賴業息、）

從五位下小槻公尙、（史廣房息、）

大江公朝、（檢非違使如元、）

行事辨基親、（追可申請、）

十五日、壬子、〔天〕晴、此日立大原野神馬、陪膳闕如、仍以宮內卿季經朝臣用之、又使闕如、仍假以家司勾當業家令勤仕、（先例此社使、行勤社雜事云々、然而假參〔〇假參一作本留〕之間、不及其沙汰、此旨豫仰乘尻御廐也、）女房月〔水〕障過了、仍奉幣、但聊依有憚事、自川〔原〕立之、行事家司國行相具陰陽師向川原、內府自拜之、雖疾〔病後〕和扶也、

十六日、癸丑、五節參入也、子刻相伴二位中將參內、（余淺黃堅文織物指貫、かれいろの厚衣出之、面唐物張背、中將出濃打衣、）候殿上、（右大將已下公卿兩三人在座、中將加其末、）上人向五節所了云々、其後良久經程、仍余參御前、數刻之後及丑刻、頭中將來觸事〔具之〕由、殿上人等指〔脂〕燭〔群〕參上、余不歸着殿上直進行、（出鬼間也、）以寶敎告在殿上之公卿、卽右大將已下相從之、經淸涼殿南廣庇、長橋南殿東簀子同北庇等、入自帳臺南面妻戶、（件戶懸簾登之、）着繧繝座、（中懸簾、仍召人令登之、）右大將居屛風外、依所狹、他人皆在障子外板也、次舞姬等參入、入自西妻戶、各居床上半帖東上北

面、人別敷二半帖一、件床〔取レ色〕立二燈臺四本一、舁レ燭茵、
童列二居北一、〔四方也、件舞姫後、人別其師列居也、〕次殿上人、江聲髮多々良、
萬歲樂、亂舞如レ例、此間舞姫立舞〔大哥〕可レ發レ音而
無レ音、余尋レ之、舞師等云、如レ形發了云々、殿上人亂
舞了、舞姫等退下了、殿上人廻二初戸方一、次公卿等出二
妻戸一列立、次余出二件妻戸一、經二本路一入二鬼間一參二御
所一、次出レ自二北門一退出、中將相伴也、
今日扈從公卿、
公卿、〔實家、　隆房、〕
受領、〔常陸、　阿波、〕
右大將、　隆忠、　賴實、　通親、
良經、〔出二濃打衣一、〕　家房〔出二濃打衣一、他人皆不二出衣一、〕
此日出仕以前、親經來申二弓場始之間事一、兼親申二女房
位記之間事一、親雅申二法成寺御八講之間事一、
十七日、〔甲寅〕此日御前試也、又公卿殿上人、參二殷富門
院一有二淵醉一云々、此事先日頭中將以二院宣一問、余申、
院號之後淵醉、先例殊不レ見歟、但如レ此事只可レ依二當
時御定一、不レ可レ有二定法一事歟、仍有二此事一、法皇頗有二
御輿一、仍所レ被レ行也、
十八日、〔乙卯〕晴、此日童御覽也、余昨日今日多武峰〔物忌
也〕、仍不二出仕一、內府〔蒲色浮文織物指貫、黃浮文綾物衵衣出也、〕二位中將〔中色浮文指
貫、紅打〔出〕衣也、〕〔等〕參內、入レ夜歸來云、欲レ舁レ燈之間、有二
御覽儀一、只新大納言一所也、公衡朝臣一人付二童女一云
云、參入公卿、內大臣、權中納言隆忠、源中納言通親、二
位中將良經、三位中將家房等也、此日、親經兩度來申二
御書所作文事一、定經申二條々事一、〔齋宮寮納米事、離宮院事、賀茂社祈申修理職材木事、〕
余仰二成元一、〔賴朝卿代官、〕訴二申出納久近弘言之間事一、亥刻、實
教朝臣申二新嘗祭上卿闕如之由一、兼光卿雖レ加二灸治一、
隨二重仰一可レ參云々、仰二不レ可レ憚之由一了、
十九日、〔丙辰〕〔雨降、子刻大雷鳴〕、此日、豐明宴會也、乘
燭之後、伴二雨息一參內、參二御前一、賴實卿遲參之間、暫
以不レ召二御裝束一、彼卿參入、其後有二御總角御裝束事一、
此間內府着陣、以二實教朝臣一仰二內辨一、頃レ之奏二外任
奏一、見了返給、此次以二權中納言源朝臣一可レ爲二大哥別
當代官一之由奏聞、仰二聞食之由一、次出二御南殿一、〔御裝、內侍前行、
余候二御裾一、他內侍幷女房八人相從如レ常、藏人可レ持二候式筥一而不
レ候、仍忽尋二召之一令レ候、置二御璽〔東〕式筥〔西〕等於東西机一了、北
後着二御々帳中一也、〕此間引レ陣、〔依二雨儀一在二東西廊一、〕次內辨就二兀子一、次內儀
出、〔實教引二導之一、余教訓、〕次內辨於二兀子南一謝座、參上着座、次開
レ門、次闈司着、次內辨召二舍人一、次少納言參上、〔依二雨儀一立二中門一、〕
次內辨仰、刀禰召々、少納言退下、次外辨公卿隆忠以下

參列、依雨儀立中門北、次內辨仰侍座、次外辨謝座謝酒了、昇殿着座、小忌、從光通資等着庇也、次陪膳采女參上、此間公卿向五節所、次供御膳御飯已下、暫抑之、次公卿歸着、次居臣下紛熟、居訖申上如例、余告御箸下之由、臣下々箸、次入御、內侍取御釼、次余歸南殿、於御帳後見次々次第如例、御酒勅使宣命使、、、、、召大歌別當并祿所親宗卿、三獻、舞姬進舞、二獻之間、殿上人於西庇亂舞、事了余退出、兩息爲見殿上人等亂舞留候、退出之後、雷電暴雨尤烈、仍殿上人御前召不可候之間、以使者欲令申之由、事了兩息歸來、

廿一日、□晴、此日御書所作文也、第二度、一昨日光綱仰〇野南溪按仰字恐在光綱之上歟已下儒士等參入、出題仙洞勝遊久、情字、廊者江維房豫申定文人等、秉燭之後余參內、依御寢無出御、以南殿乾角外丙屋暫爲使場、以東作合間爲御所、西面懸簾、余相伴女房等候御簾中、內府同密々在此中、次殿上人已下着座、南座、殿上人公卿朝臣已下、北座、儒士光範朝臣已下、次立切燈臺、次置文臺、用□數御書所定例也、次置圓座、次置詩、次講師着座、長守、次讀師進寄、敦綱朝臣、次第講之訖、朗詠公衡朝臣、土介月上時土德　是隆周等句、次連句未訖、余依風病更發退出、

四百五十

廿二日、己未（天晴）、此日、一代一度大神寶也、巳刻着直衣永保大殿御宿袍、見細川左大臣記、寬治、同御直衣、天仁、天治又同然、而余案事理、猶宿袍可宜歟、但又公卿勅使、神寶御覽之時、故殿着宿袍（衣）給、仍所着宿（衣）袍也、參內神寶未持參、使未參、仰奉行職事宗隆、各加催促、頃之上卿新大納言實家卿參入、先以行事辨基親奏聞日時、發遣大祓各一通、共有懸紙、先日被勘去三日之由（了）、而依每事不具、所延引也、今日時末二點云々、余候朝餉、見了即返給、小時被奏宣命草、以職事宗隆被奏之、大神宮一通、宇佐一通、諸社在一通、各黃帋、緋帋、并三通也、不載辭別、先日宗隆問辭別有無、余仰云、諸社宣命、可載天變地震等事、宇佐宣命、可加從遼遠念事、但先例大神寶宣命、被載如此事（故）、可仍先例者、今日依不審（取）問宗隆之處、任先日御定、宣下上卿了云々、而今無辭別、仍問宗隆、申云、隨仰下上卿了云々、余（仰）云、然者可問上卿、宗隆（卿）問之、歸來云、上卿被申不覺悟之由、勿論也、隨可下知之由、仰其趣文云々、余（仰）（卿）問云、直不仰內記、故如何、宗隆云、不然者、是又有若亡也、但日已及斜陽、忽改五十三通宣命者、更不可叶今日之事、隨又先例多無辭別、仍就宜被仰可載之由、但職事之無沙汰、上卿之不覺、皆而有餘也、余見了返給、仰消書之由、次以六位藏人被奏官符、使々官符內官之文云々、見了返給、仰可消書之由、此間主上御湯殿了、是又太懈怠也、每事如此、更無沙汰術之事歟、神寶備以持參、數十度遣使所責出也、即先可取置伊勢神寶之由、主上着御々直衣、御引直衣（也）、無御總角、實敎朝臣奉仕御裝束也、置伊勢神寶了、主上出御神寶御覽之御座、先是撤晝御座、其跡敷大床子以圓座爲御座、南面、余候南庇東方、每屋方也、以陪膳圓座爲余座、南面、以西庇南一二間、爲置神寶之所、南北行與端相並、置中路、敷莚、南端四五尺不及南格子、爲役人道、其上置神寶、內宮置奧、外宮置端、內外宮各大一備也、

殿上人五位六位役之、(出入南一間、四面也、)出御以前、置伊勢神寶許〔了〕也、出御之後、召頭中將實敎、先開金銀幣宮盞、近持參備叡覽、次開御劍箱盞如初、(外宮同前、)了殿上人五位六位撤之了、次置宇佐、香椎、大多羅志姬宮等神寶、(宇佐、香椎、各大一備、大多羅志小一備、宇佐御裝束四具、僧俗各一具、女躰二具也、奥置宇佐、端置香椎也、)次實敎開盞備叡覽如例、(但宇佐已下、只覽金銀幣許也、)次役人等連出之、次石淸水、(大二備、小一備、)叡覽如初、卽連出、次賀茂、(上下各大二備也、)御覽了連出之、次日前國懸、(各大一備、如賀茂、)御覽了連出之、次京邊五社、(松尾、平野、稻荷、大原野、園韓神等也、但此中園韓神不覽之、爲先例之由、見天治故殿御記也、又稻荷三社也、松尾、平野、大原野、各小一備、稻荷小三備、所備叡覽幷七具也、揃小一備者二盞也、揃大備三盞也、)一度取置覽了、卽連出了、次幾內三社、(大和春日、河內平岡、攝津住吉、是又各小一備也、此外國中社雖有其數、各覽爲宗之一社也、)一度御覽連出了、次七道各一社覽之、(是又各小一備也、但南海道不覽之、日前國懸先覽之故也、七道之中雖其社多、各御覽最初社之神寶一也、是先例也、)一度御覽了、皆連出了、次入御、御覽神寶之間、奏聞宣命淸書、(宗隆自鬼間方持來之、)余見少々了返給、此次申使王申御馬之由、仰聞食〔了〕之由、次撤莚等〔了〕、次仰藏人等、上南面御格子、垂西面御簾、南面簾中當階間、敷大床子爲御座、其東間敷陪膳圓座、爲余座、次主上出御件御座、(御直〔衣〕)也、余候東間、次頭中將實敎朝臣、參候南簀子、次率神馬

四疋、(伊勢內宮二疋、外宮一疋、宇佐一疋也、府者二人率之、御馬乘隨身不率也、)三通之後引出了、(不令騎之、)次入御、令脫御裝束給、經家朝臣奉候御總角、此間余向直廬、改着束帶、(蒔繪劍、如例、)卽歸參、主上着御々裝束之間也、御殿南廣庇、只雖敷御拜座、未立神寶案、仍仰宗隆令立、馬庭中立此案、余問之、宗隆云、御幣案也云々、此事勿論也、大神寶之時全無官幣、只神寶金銀幣許也、仍庭中使宮主座之外、全不可有他物、堂上立案一脚、可置御劍等也、仍仰此旨、令改直、又御拜座可敷西第三間、而敷二間、仍同令直也・次召殿上五位六位、令置神寶、(件案立南廣庇西第一間、中央南北妻立之、下敷小莚一枚、件案南端置御劍箱盞、敷盞、其上置御劍、御覽之時無相違、其北置御幣宮二合、東西相並、々狹少之間、其端各餘案外、北端置御錢筥一合也、)當御拜座間、寄西敷宮主座、其艮方敷使座、(各敷)也、其後數刻宇佐使不參、先是能保朝臣申云、存入夜可參之由云々、勿論不足言也、尋宗隆之時、憖卯刻可參之由、返々召仰了之由所申也、重可遣責之由仰宗隆、又仰能保朝臣了、(件使隆保、能保相親人也、仍仰之、)日已欲入之間使參入、卽主上着御々拜座、(先拂庭中雜人、余褰御簾、卽出御自御拜座間也、御座西面也、)余候御座後北方、次仰實敎朝臣、令進御笏、次供御贖物、(陪膳實敎朝臣、役送宗隆、(方イ))次宮主獻御麻、實敎朝臣於中門廊南妻、

傳取之持參、主上一撫一吻了返給、宮主取之着座、次使着座、御禊之間令撫人形給如先々、次宮主退出、次使退出、依無官幣、無取御幣立之儀也、此間撤御贖物、次御拜、嚮向坤方給、兩段再拜如常、次頭中將〔參上〕、賜御笏退下、次入御、余褰御簾、次召使幷行事藏人基定、令舁出神寳案、是定例也、取置中央之御幣官二合、依有其巻重置也、次仰藏人等、如本令敷晝御座、又卷西面御簾、次主上更出御晝御座、御束帶如本、西面、余候御座北間、召頭中將、參候西簀子敷、仰使可召之由、即隆保參上、候西簀子御座南間長押下、主上仰云、在位可久之由可祈申者、微也、仍余俯仰間也、使退下之間五位藏人宗隆取御衣、御半臂下襲、表御袴等也、出自鬼間障子、經南庇、出自西面妻戸、南第一間也、於同妻戸下給使、使、宗隆、共乍立給之、仍余仰居テ可給之由、即居給之、尤未練也、次使取祿自堂上欲退、仍余仰降庭可拜之由、降自西面階、乍西面、御所方向後、余雖教訓、猶向乾、毎事希異也、先左右左、又臥天左右左、其後退、一切無拜、奇恠希有、不可說々々々之事也、次入御、賀教朝臣申云、臨時祭御馬御覽、今日可候也、今間可候歟、仍主上又出御南面、未改御裝束之間也、次毛付將忠季、持毛付參候南簀子、西面、被置毛付於前、召男共、藏人參上、仰御馬可引之由、即左寮御馬五疋牽之、御馬乘頭身各一人引之、但今一人不足之間、先引四疋、御馬乘渡而可引歟之由、藏人申之、余問(仰カ)云、右乘尻餘五人、未被召渡、何事之有哉、爲藏人若無餘分ハ、宮雖召渡、引右御馬之時又如何、仍賀四疋了、更一人退下、可引今一疋御馬也、忠季同申、被召渡之條、不打任之由也、兩三匝引廻之後、忠季仰云、乘り、頻引音、仰之、即各乘也、兩三匝打廻之後、又仰云、下り、如初、次牽出御馬了、寂末一人更引出一疋、即乘之打廻之後引出了、今度無引音、仰之儀、次右寮御馬五疋引之、忠季召男共、仰之如初、漸及昏黒、仍余一匝之後、仰可令乘之由、忠季即仰之、各騎之一兩廻之後下了、忠季仰之〔如〕初、次牽出御馬之間、忠季又退下、次余退下直廬、改着直衣直退出了、

抑大神寳ハ、伊勢有奉幣、有神馬、又宇佐勅使發遣、理須有兩方御拜也、而代々例無伊勢御拜、只宇佐御拜許也、天治故殿御記如此、其後代々記、全無件御拜、只江次第載件御拜、但頗非無事疑、其故、先於石灰壇奉拜太神宮、事了發遣之後、又於南殿有同御拜之由仰之、件條頗不審也、依此等〔之〕疑問、觸門被答云、數代之例雖被乖歟、任故殿記可有沙汰歟、大神寳爲宗宇佐事、因茲不服魚味給歟云々、隨又保元有沙汰、猶依無代々例、無御拜之由、見後經記旨、親經申也、彼時故殿

定有御〔沙汰〕歟、仍今日又無件御拜、猶恐心所傾思也、於內裏親經云、院宣云、天變御祈事尤可有沙汰、猶可召付成功云々、又除目事早可有沙汰、奉行職事只可被計仰云々、

又定經云、出納久近事、依廣元訴訟、早可有被止出納之職之由、可被仰下旨、有院宣云々、此事先日依廣元申狀、余奏聞事也、極以雖不便、近代之事、力不及次第歟、今日大神寶之日、件事奉行出納也、明日可被仰下之由下知了、

〔今日殿上使、
石淸水、　刑部卿宗雅朝臣、
賀茂、　右少將顯家朝臣〕、

亥刻、賀茂使右少將顯家朝臣馳來云、下御社神寶先被奉二備、今有一備、加之、辛櫃銘被書國懸、仍旁不能奉納之由、禰宜季平所申也云々、余答云、石淸水、賀茂、日前國懸、各一、皆二備也、行幸神寶、下社二備、上一備也、若惜彼例所申歟、大神寶之時、上下各一備、是爲流例、更無異端、兼又辛櫃銘相違事、全不爲苦、賀茂與國懸、神寶色目一塵無相違、早可奉納之由仰了、顯家卿歸參奉納了云々、卽召奉行出納久近〔職事宗隆在八條以南、仍不召〕、卽來、召問神寶違亂事、申云、日前國懸神寶紛失之由承之、今如承者持參賀茂歟、然者賀茂神寶失了歟、馳向使々許可尋問云〔云〕、丑刻歸來〔申〕云、日前國懸神寶相加、河內國神寶等沙汰出付南海道使了、書札之間國懸一書て押賀茂了云々、仍無相違云々、尤神妙々々、

廿三日、庚申〔天〕晴、此日、吉田祭也、依御懺經遲々、晚頭立神馬、陪膳以政朝臣、神馬使雅樂助忠賴、行事職事良淸、社頭行事家司家實、職事爲說、女房同奉幣、陪膳季長朝臣、幣取忠賴、〔先有女房奉幣〔之〕故〔例〕也〕、內府同立之、陪膳以政朝臣、行事良淸、〔兼行〕取幣〔而〕立、忠賴神馬使發遣了之故也、

宗隆來申云、七道使所衆等、稱不賜國司遣宣、于今不進發、雖受取宣命、神寶猶宿納神祇官、今朝賣取、國司廳宣等雖下給、稱可給院廳御下文、猶不發遣、爲之如何、余仰云、憖付寄法使可追立、去夜不進發之條尤違例也、兼日不召給廳宣之條、可謂懈怠、廳御下文之條無先例、專不可然事也者、又申云、諸國不進人夫、近江丹波、檢非違使左右衞門府等、相幷八十餘人、其外百餘人、宗隆

所尋集也、又鵞羽、殿上人進僅九十餘枚、其不足又宗隆可尋進(也)、云々、仰可奏聞之由了、又每事有勤神妙之由同仰之、親經來申條々事、除目事院宣被仰可計之由、仍親經可奉行之由仰之、而倩案之猶依院宣可仰之、定經爲上﨟、可有其鬪之故也、如此事更無定法、只隨便宜也、然而近代事、太無由之故也、仍暫不可問日次之由仰遣了、承了之由有返報、實教朝臣來申明日舞人一人不足事、院宣可催定家云々、第一勤厚之者、每度譴責尤不便歟、

廿四日、辛酉晴、此日、賀茂臨時祭也、巳刻著直衣參內、一府生未參、藏人業長(舞人行事)、云、舞人陪從只今賜裝束了、自身一切不參、皆進所從云々、近代例也、尤奇怪々々、實教朝臣可告下官參內之由、又使舞人等許可遣人、每事可催具之由仰了、御浴殿未(催カ)給云々、尋女房之處、盆殿爲武士被陵轢、不參入云々、無御浴者不可有御拜、如此之事藏人之官也、于今無沙汰、不能左右、召藏人仰含了、雖不及執柄之沙汰、近日之事每事如此、何爲何爲、午刻向直廬解脫休息、于時實教朝臣參上云々、公卿猶未參、未刻、內府二位中將相具參入、來直廬、此間人々少々參入、仍余著束帶、件兩息參御所、御總角下、欲召御裝束之間也、(經家朝臣奉仕御總角、源中納言相共奉仕御裝束、)實教朝臣參上、余問內記召儲哉否、答云、不存宣命可奏之由云々、勿論也、仍仰可尋儲之由、小時實教持來宣命、見了返給、多御禊以後所奏也、頭中將依申不存旨、仰可用意之由之處、忽仰上卿令奏、頗早速也、末練之職事於事如此、但御禊以前奏宣命、爲定例也、余著殿上、(御椅子下方也、)此間上卿內府、召使欲給宣命、懈怠之條爲奇、仍余問之、內府云、使雖召全不參云々、然間藏人業消出來云、使凡申不可參之由云々、事不被信受、爲賜宣命有召之由、慥可仰聞之由仰之、卽使參上、內府召小板敷、取出宣命披見給之、使隆信朝臣取之退下、此間、實教朝臣告御裝束了之由、余起座參御前、卽以出御々拜座、(出自晝間給、余護御座、令著西面給、)次頭中將獻御笏、(入筥持參、上令取御笏給、頭中將取筥退下、)次供御贖物、(陪膳實教朝臣、役供五位藏人定經、)(先例自御殿西間供之、今日自晝間供之、)次宮主取御麻、就中門廊南妻獻之、實教朝臣取之(於西緣南妻取之、)持參、主上令持實教撫之給、了返給實教、實教返給宮主、々々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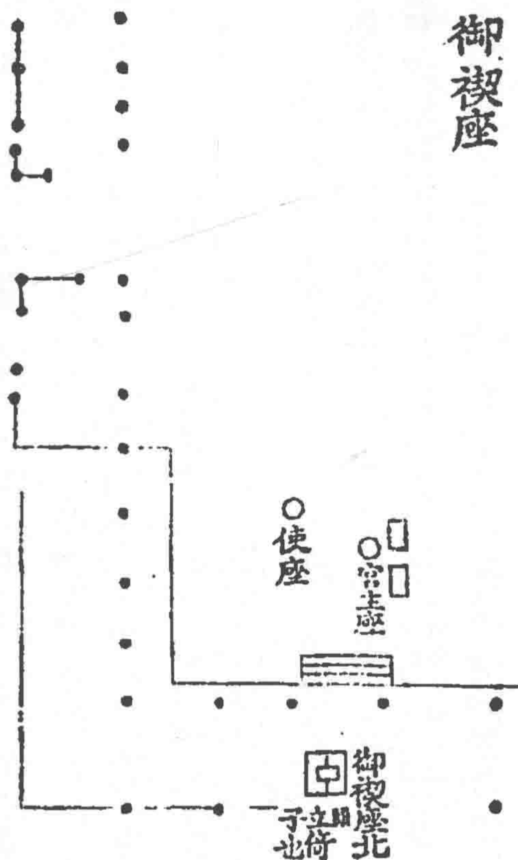
着座、(西面、)次余催使可著座之由、即使隆信朝臣入自東中門、參上着座、(西面、付魚袋、持笏如例、)次舞人三人牽御馬、(第一少將信清、第四兵衛佐親兼、行事藏人業長、)入自西幔門引立、(幣案西、西面北上、)西次御禊、(此間主上撫之、人形等如常、)訖宮主退出、次牽出御馬、(如本引出幔外、)次撤御贖物、次使起座就案下跪指笏、(依不指待使中也、)取御幣而立、(取北案中幣南案北端等、)次主上御拜、(頗向乾給、兩段再拜如恒、雖可向正北給、御幣當御後、仍向乾給也、)次使置幣拔笏退下、次實教朝臣持參御笏宮盞、給御笏退下、次主上入御、(余候御簾、)余同參御所、仰頭中將撤御拜座庭中案等、令敷庭座、此間主上改着麴塵御袍給、(御禊之時黃櫨、庭座之時靑色、定例也、)敷庭座立御倚子了、主上出御、(今度出自西間給、余褰御簾、)着御々倚子、(自西方着給有御承足、)余奉扶持着御了、經御前簀子、候鬼間妻戸內、次內府已下公卿入自中門、着殿下座、(頭中將告出御之由、)前後座共自後着也、次實教朝臣參進年中行事障子下、余目實教、降自中門廊南妻、經後座後末幷前座、(經庭座前也、)出西幔門、召之歸入、經庭座後出中門了、次使已下舞人陪從等、參着庭中座、(人長着陪從座末、前方座東面、)次一獻內藏頭經家朝臣、(所雜色取瓶子、)陪從座五位藏人定任、(瓶子、)使座上無所、仍更仰掃部寮、敷小疊一枚、(自中門故之、)之後勤一獻也、次二獻內大臣、(一獻勸盃之人、出中門之間揖起座、經座之間出中門、指笏取盃、儲具瓶子取、幷陪從座勸盃人等、進使座上後方、揖着座上、又揖與陪從勸盃、同時入酒勸之如常、傾取盃之後、取笏又揖、乍居着沓、起座後揖、經座上自垣下座之後着座、西面、(沓在後))瓶子取陪從定家、陪從座勸盃右少將雅行朝臣、(瓶子、)次三獻、權大納言兼雅卿、(作法同內府、但不着垣下座、不可及四五獻之故也、又着使座上之時着片沓也、是一說也、)瓶子兵部太輔能季、陪從〔座〕勸盃少將成家、(瓶子、)次藏人立挿頭花臺、幷置螺盃銅盞、〔有〕三獻之時須二獻置也、而依懈怠、余揚聲逝之、適雖持參、及三獻以後也、次置重盃圓座、(舞人前二所、經舞座下、陪從座上、陪從座一所、經陪從座下、)次勸〔盃〕重盃、舞人座右少將成定朝臣、左少將隆保朝臣、(經舞人陪從座間也、)陪從座五位藏人親經、(經座下、)各勸了退歸、親經直進跪挿頭花臺下、次內府揖起座右廻、進寄親經南方、跪指笏取使挿頭花、左廻進使座前挿之、(依不放遊爪結只給乎、)拔笏右廻、直出中門着殿上、次兼雅卿起座經座末前等進親經前、指笏取挿頭花、左廻進舞人前挿之、拔笏右廻出中門了、已下作法大略同前、二位中將良經、自本著殿下座、守次第取挿頭花退下之後、基家卿進寄取之、遲參之間不着殿下座、仍良經不知基家參入之由也、舞人挿花了、(參入公卿十二人、三位中將家房之外、皆取之、)殿上人寄陪從挿頭、懈怠殊甚殆移刻、仍余揚音催之、(于時秉燭、)皆悉給了親經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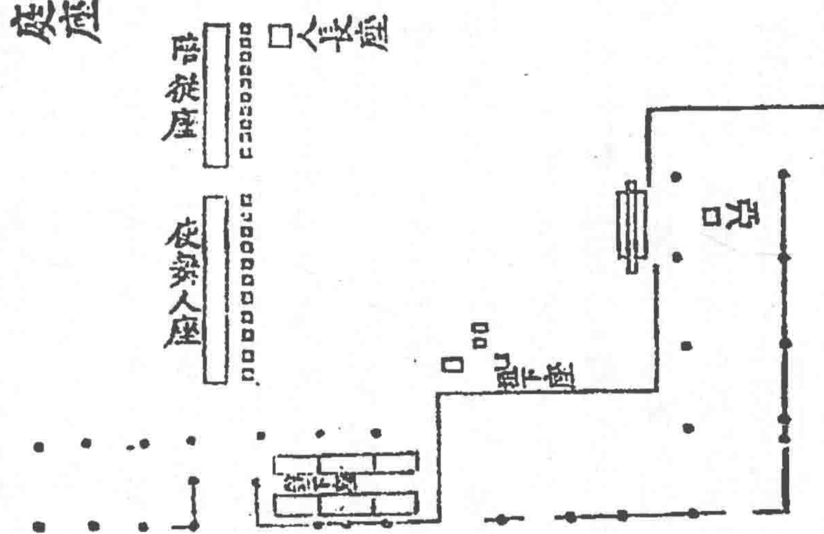
下、次途出鬼間妻戸、經御前簀子、渡西一間御簾、搴入未上之、經本路歸入鬼間方、此間、使已下退下了、（使已下退下之後、可入御也、然而依入夜、頗宜所令入御也、）余仰賓敘朝臣、撤庭座、令敷圓座、又令擧掌燈、奉行藏人不存之間、每事如泥、然而適擧之、（御座當間東西、柱北頭長押上也、以上有打數、又前庭立明、）余參御所、申可有出御哉否之由、仰云、不可出御者、但御座簾中也、余卽出自鬼間、經簀子、着御床東間簀子圓座、次以頭中將（候年中行事障子下、余目也、）召公卿、內大臣、花山大納言、大宮中納言、右衛門督源中納言等着座、二位中將良經、別當隆房、右宰相中將通資等、着長橋代座、近代着此座爲無面目、爲花族之人、多以不着之、〔始之〕返々奇恠、仍殊有所存、所令着良經也、次賓敘朝臣參進、余云、先殿上人可着壁下座、其後可參也者、賓敘退下、次殿上人着座、次余召賓敘、（以咳聲也、）賓敘參候年中行事障子北方、余目之〔也〕、賓敘渡前庭、出西幔門、召使已下、（今度可着沓、而猶徒跣如何々々、）次使陪從等、入幔門進參御殿、（立明等、本主西方、委其所、仍余仰可立東方之由、）一哥了出、二哥之間、舞人進舞、（上臈立西二行如恒、）作輪舞了、（發阿（○南接可作陵河）舞也、）袒肩又進舞、東西立交如恒了歸入、不奇大錯也、次公卿自下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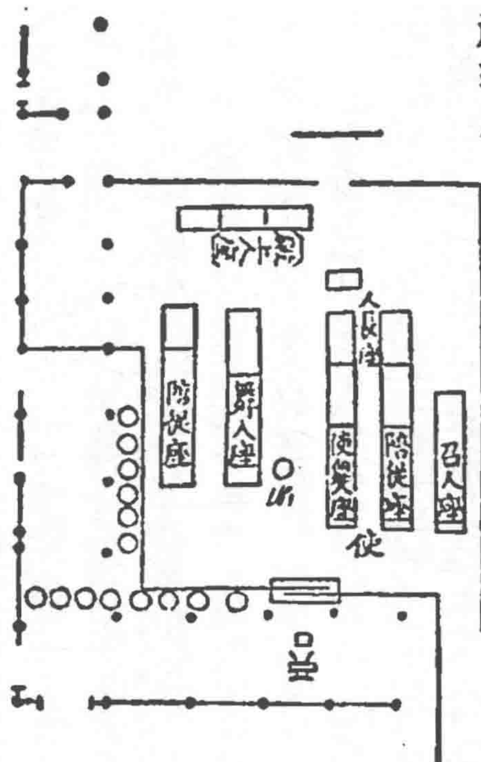
座、余自鬼間參御所、卽伴兩息、向直廬、（內侍所巽方列屋也、）解脫、內府改着直衣、參御所了、此間、余隨身左番長賴武與瀧口、於北陣方有鬪諍事云々、頭中將來、申問大番之輩之處、如申狀者隨身無過怠、瀧口所行一々不當、然而私不能加刑、早可奏聞事由、於隨身者早召具可參院、任法可被行罪科之由可奏旨仰了、丑刻使歸參了、余着束帶伴兩息、（同束帶也、）參御所等、御寢之間無出御、仍余着圓座、內府良經共著簀子座、無人數之時、參議散三位等召着簀子座、先例也、親宗、隆房、光雅等、著長橋代座、次賓敘參進、余目之〔也〕、賓敘渡前庭出南幔可召之、而只在弓場殿邊、尤不可然、此間、殿上人着南幔下座、（西上北面、）次使已下分着東西座、（使西舞分着、）次陪從分着其後座、次勸盃兩行、（季經朝臣、成定朝臣等也、）自本南階前燃庭火、（主殿官人役之、）次人長兼平進立庭火南、（先是着西座末也、）此間使以下暫起座、出南幔門外了、北朔立庭火西方、此間遐（召カ）掃部寮、置軾於庭火右、次人長進立軾南、召所作輩、先召笛、（立西、）卽陪從信方入自南幔門進着軾、指笏拔出笛、先音取、次吹庭火了、人長作立本所、（聊步出也、）仰可候座之由、信方候本方、

次人長又進出二軾南一、召二〔近久二〕渡二東方一、次仲俊參上奏レ之、依二末方一、次和琴、本、次人長又進、次笛篳篥合レ音、次式信哥、可レ候二本方一而候二末方一如何、次有頼哥二夜火一、人長隨二本末一立、替二東西一皆着了、人長又着レ座、次神宴、本信方在レ西、末近久在レ東、取二橘榊韓神之間、先有二勸盃一、人長進舞了、召二公卿已下一、先通親卿、次使一舞、次行事、次陪從等也、行事已上於二舞人座末一跪、即歸レ座、通親卿不レ及二舞人座末一、於二砌內一如レ形跪也、陪從等亂舞、頗不レ似二去年一、然而又勝二近年〔八二〕歟、次前帳、說枕也、次千歲、次早哥、次朝倉、本方有頼、末方式信、此事頗不レ得レ止、初先參上式信、而着二末方一、仍有頼着二本方一之間相分、依二其座方一亂二次第一也、次揚二拍子一之後、人長立舞、即直退出了、次給レ祿、殿上四位已下取レ之、六位給二陪從祿一、此間、公卿自二下﨟一起レ座、又使已下起了、余起レ座參二御所方一、即住二休所一、改二着直衣一退出、于レ時寅刻天未レ曙、今日納言依レ無二人數一、二位中將召二着納言座一、親宗已下在二長橋座一、

御禊座







廿五日、壬戌、〔天〕晴、〔法印彼來〕、入夜頭中將實教朝臣來云、去夜瀧口鬪諍事、相具御隨身賴武参院奏聞子細了、仰云、如聞食者、殊驚思食、尤可被誡沙汰事也、罪科輕重只可有計御沙汰者、實教〔定俊〕復奏云、至于此事者、敢被待上仰候歟、被計仰下尤宜候歟者、猶仰云、只非被仰事、如此申つれハ、何にも有御沙汰、全不可及是非事也、只可申其旨云々、余仰云、瀧口所行罪科不輕、然而任恐意非可計申、只可在御定、但左右不事切之條、頗不便事也、瀧口之中尋張本、可被除目奏歟、是內々示所存也、奏聞之後可被下知、又隨身於院無御沙汰返給了、其實雖科依不可默止、可加勘責也、於瀧口等事者、前々狼藉、此次能々可被加炳誡也、禁中濫吹只在此事、殊可有禁遏也者、此日、源中納言入道來、余謁之、良久談雜事、入夜退歸了、

〔亥刻或人來、天下安全之謀、粗以仰聞了、〕

廿六日、癸亥、雨降、早旦定長來、依相招也、除目意見之聞事、條々奏聞了、此次定長云、東北院領野勢庄、勸學院領伊勢石內庄等下文、先日奏聞了、各任被仰下無左右成進、尤神妙、但家輔事申旨可然、須返給下文〔也〕、然而如此令進之上返給、又還無本意歟、仍給了於彼、不當者殊被加勘責了云々、野勢庄事可修造本寺之由、殊可被仰含云々、又定長云、中納言事、先日令申御之趣、具以奏聞了、仰云、實可然事也、凡爲厄年之間、如此事、殊不可知食之由所思食也云々、大略無分明之仰云々、

午刻、實教朝臣來云、張本之瀧、各不指申、爲之如何云々、〔余云、〕下臈事行信殊張本也、一勞三勞又現奇恠云々、仍信殊可被除目奏、一勞三勞上臈事行等

四百五十八

可被下陣、又隨身賴武同追却了、其實雖〔無〕過怠、與公人番論、一方有沙汰者、定處下官之偏頗歟、仍所追却也、此間同可奏聞者、實教參院了、入夜示送云、如下官申、可有沙汰之由、被仰下了、又新藏人盛親除籍、可被補八條院判官代源賴基云々、又非藏人親満叙爵、早可仰下、可被補藤基康云々、能保朝臣所擧申也云々、

今日召定經、仰除目奉行事、先問日次、四日六日云云、仰可奏聞之由、入夜歸來云、只相計可下知云々、四日定可仰下〔之〕旨仰了、

廿七日、（甲子）〔天〕晴、此日立日吉神馬、陪膳資　泰朝臣、陰陽師大舍人頭業俊朝臣、行事泰家、神馬使信賢、（藏人五位非職也、）今日、小童出家、（生年十一歲、）於法印粟田口房有此事、仍午刻內府、（直衣、牛車、隨身上﨟冠、騎〔移〕馬、前駈衣冠六人、）中將、（直衣網代車、前駈二人、）相共向彼房、家隆朝臣、能季、忠行等爲扈從、申刻歸來、語云、唄師辨雅法印、剃手覺玄律師、阿闍梨良宴、（陸季卿子、）快成、（成賴息、）等役雜具云々、先小童着裝束、（余調進之、〔候〕、黃青裏、打裏、狩襖、濃紫指貫、已上二重織物也、蘇芳白袙三領、青單衣、紅下袴等也、件衣以濃爲上也、）出座、先拜氏神、次拜公家、（已上二拜、）次拜父母、（各三拜、）了歸入、着法衣歸出、（件法衣鈍色裝束也、）法印先剃始之、後覺玄剃之了、師主法印被授袈裟云々、事訖大將中將共退出了、法名良尋、（法印示送云、良禪、良尋如何、余〔云〕良尋可然、良禪ハ南京法師之名匠也、仍有憚歟云々、）余今日始儲出家之息、機緣可悅歟、

此日、高倉院第二皇子、（與當今同母兄也、御年九歲、）於殷富門院大炊御門富小路御所、有御著袴事、法皇雖臨幸、密々儀也、此儀偏爲女院御沙汰云々、余爲結腰可豫參之由、先日定長朝臣內々示送、昨日所來催也、仍戌刻着直衣、（濃色指貫也、）庇車、隨身上﨟冠、〔騎移馬〕前駈衣冠八人、右少將伊輔朝臣、侍從定家等連車、二位中將同可連車、而依爲束帶、（人々裝束束帶云々、余可爲直衣之由被仰下也、他人無召仰、仍中將着束帶、乘毛車之故不遮連庇車、列引下て所參也、前駈束帶二人、殿上人一人〔也〕、）不連車、追所參入也、余參上着公卿座、以定長入見參、仰云、今日事爲女院御沙汰、然而內々所罷渡也、見參無便宜、後日可申云々、小時定長告出御之由、余起座參上、入自寢殿東面妻戶、二宮豫御座上、（庇中央間、敷繧繝端疊二枚、北上敷東京錦茵一枚、爲御座、無地鋪、依略儀也、南庇御座東西二行、敷高麗端疊、但屏不敷、疊上母屋簾、不立屏風、垂庇簾、出几帳帷、無打出、中央間立几帳二本、爲取入御前物也、南面立燈臺擧燭、）女房一人候東庇、余進候御座邊、（階中間塔疊西頭邊也、）件女房參入、先奉令脫御袙、御小袖上着御下御袴、（依爲吉方向南方給、）余引廻御腰、（ヲ）左方片匙奉結也、（御腰太狹也、）雖有說

說一以レ之爲レ善、次着ヲ御々直衣一、(重濃蘇芳衵三領、青單澁打御衣、)其上
如ニ尋常一欲レ令レ着ニ御指貫一、余申云、非ニ別御定一者、
不下着ニ指貫一給上、君臣着袴之禮、未レ聞下着ニ指貫一之例上、
仍撤ヲ去之一、卽着ヲ御々直衣一、是又自レ本引ヲ出御ハヲ
ヘ一、專不レ可レ然、仍可レ入ニハヲヘ一之由、敎ヲ訓女房一、此
事等專非ニ腰結之所ロ知、然而着御之間事、示ヲ合下官一、
可ニ沙汰一之由有レ仰旨、豫定長所レ示也、仍有ニ此和說
等一也、元女房一人奉仕、依レ無ニ便宜一、余召ヲ加今一人一
也、皆着御了、如レ本南面ニ御座、卽余出レ自ニ初妻戸一、
歸ヲ到公卿座一、招ニ定長一示ニ御指貫撤却之間事一、此間女
房勤レ簾、定長參入歸、告下有ニ御贈物一之由於二位中
將上、々々々々卽參ヲ進余出入之妻戸下一、而更參ヲ進南面
簾(下)一、(後聞云、女房仰下可レ參ニ南面一之由上云々、此事不レ可レ然、自ニ余退出之妻戸一、可レ被ニ指出一也、每事不レ有ニ沙汰一限、實不レ便
也、)於ニ簾下一指レ笏取ニ贈物一、(琵琶一面入ニ錦袋一也、)歸ヲ來於透渡殿
東間一、授ニ余共殿上人(右少將)伊輔朝臣一、伊輔取レ之出
レ自ニ中門廊妻戸一、賜ニ前駈一云々、卽余(中將受ヲ取贈物一之間、居ニ本公卿座一也、)
出ニ中門廊妻戸一退出、不レ見ニ此後事一、可レ供ニ御前物一
云々、陪膳實宗卿可ニ勤仕一之由、昨日定長所レ語也、
(然而不レ見ニ其儀一、追可レ尋ヲ記之一)
今日贈物之儀太懈怠、余欲ニ退出一之間、女房可ニ持來一
也、而良久經レ程之條、專不レ可レ然々々々、又待ニ贈物一
非レ可ニ祗候一、仍御裝束著御了、所ニ退下一也、理須奉
レ結ニ御袴腰一了、卽可ニ退下一、然而着ヲ御々裝束一之間
事、女房太未練、仍爲ニ敎訓一暫祗候、其間何不レ賜ニ贈
物一哉、凡今日儀一々不ニ甘心一、着袴之人已若宮也、陪
膳又公卿也、而出ニ几帳帷一、女房祗候、太無レ謂、公卿
爲ニ陪膳一、主人頗成人之時、女房傳供未レ聞ニ其例一、理又
不レ可レ然歟、依レ爲ニ女院御沙汰一、出ニ几帳一歟、愚案猶
不レ可レ然、御沙汰雖ニ女院之寂一、其人已若宮也、其所ニ
裝束一猶可レ付ニ男方一歟、又御前物打敷高坏云々、其
禮縱雖レ略、其(饌)何卑哉、先例御臺六本也、未レ聞ニ
此例一、又無ニ公卿之饌、并御遊等之條一如何、攝政已奉
レ結ニ御腰一、何無ニ公卿盃酌之儀一哉、每事首尾相違、此
間儀、偏右大臣議定云々、自レ本如レ此(之)事、深不ニ存
知一之人也、可レ謂不レ足レ言歟而已、
廿八日、乙丑、天晴、入レ夜向ニ九條堂一、自ニ今日一所レ始ヲ行
懺法一也、(故女院御料也、)內府二位中將乘ニ余車後一、前駈兩三
人、殿上人宗雅一人、女房等各召ニ人車一、侍男共在ニ
車後一、又季經朝臣已下、生君達大夫兩三人許、乘
レ車在レ共、卽始ニ懺法一、自ニ今日一至ニ晦日一可ニ經廻一

也、

廿九日、丙寅〔天〕晴、懺法三時如レ例、常祗候男共結番令レ勤二花宮役一也、〔定經來申二條々事一、雅親來申二御堂御八講之間事二〕親經來申二新制之間事一、別當隆房卿申二群盗之間事一、余無二假隙一、不レ謁レ之、逢二親經一可レ被レ示聞一之由示レ之、大外記賴業來申二敍位拗文之間事一、又頭辯兼忠來、余示云、至二于宇佐使參着之日一、禁中事也、定被レ存歟、於二攝籙一者、非二神事一皆從二佛事一、然而可レ忌二重服之人一之由、見二故殿御記一、其旨可レ被レ存者、兼忠云、禁中神事所レ存也、殿中事同可レ存二此旨一者、〔即退出云々、〕

此日、山禪師受戒登壇也、今曉、法印相具登山、執蓋役人殿上人五位家職事光茂、侍衛府二人、余催二送之一、事了入レ夜下京云々、後聞受戒之間無二違亂一、衆徒感二禪師一云々、悅思不レ少、

此日候二八條院一小童來、

卅日、丁卯〔天〕晴、朝雨○南按二字誤歟二時行了、申刻歸二冷泉一、伴二兩息女一、昨日余女房留レ堂、結願以後可二歸來一也、大將女房〔以二密儀一同歸來、如二一昨日一〕親經參會、依二昨日仰一也、昨日隆房卿所二示付一之條々令レ申、每事要須尤神妙、又新制之間事議定、

此日、法成寺御八講初日也、行事家司左少辨親雅、職事國行〔等〕也、秉燭著二束帶一、不レ具二敍笏一、伴二兩息一、各別車也、參二法成寺一、先レ是雅長卿參候、余經二門內屏一、當時無實、其跡引レ幔也、南入二廻廊戸一、當時無實、仍其跡引レ幔也、入二件悞門一也、昇レ自二南面階一、先着二饗座一、內府已下不レ入二廻廊戸一、自二西方一同昇レ階着レ座、豫居レ饗、次召二行事親雅〔卿〕一、問二事具否一、申云、僧少少參入、但講師覺辨未レ參云々、重仰二可レ遣レ人之由一、又此座依二傳盃無一便宜一、內府參候之故也、不レ可レ有二盃酌一之由仰也、即余已下相引着二佛前座一、余着二長者座一如レ例、先レ是僧等在レ座、公卿着レ座之後各起レ座了、爲レ引レ列也、余重召二親雅一自二座前一參進也、或自二簀子一參歟、問二講師參否一、申二已參之由一、即衆僧自二北方一引レ列參上、昇レ自二正面東階一着レ座、經二簀子一南行、入レ自二南間一着レ座〔也〕次講讀師着二禮盤一、次惣禮、三度也、次登二高座一、次唄、次散花、堂童子左右各二人也、行道了對揚如レ常、次勸請說法如レ恒、但勸請以前拟經、其後勸請、次第頗違亂歟、次論義二帖、問者辨曉僧都、今日參上僧第一〔也〕二重如レ常、次打磬、次咒願、辨曉、三禮着二禮盤一、次所司進二就行香机下一、次余已下進二行香机下一、內府密々云、不レ隔レ人之時、先々相憚歟、去年依二此儀一不二令レ立給一〔如何〕、余不二覺悟一〔歟〕、更起二經簀子一入二休息所一了、忘却之條不可說也、內府已下公卿四人殿上人八人立行香、次第如レ常了、各復レ座〔之後〕

余歸着座、次召親雅仰夕座可始之由、僧等不起座、仍仰可有列之由、僧起座即歸著、(今度不降庭、只自後戸方歸着也、)次講讀師着禮盤、禮佛之後(今度無惣禮之儀也、)登高座、次第法用如朝座、次論義、問者貞覺律師、二帖如常、了打磬、衆僧退下、余已下退出歸宅、

今日參入公卿、

余、内大臣、二位中將、藤宰相雅長、三位中將家房、

行香不足、參入殿上人、

季經朝臣、顯家朝臣、宗雅朝臣、親雅、

親雅依神今食奉行、自明日可爲神事、仍催家賓之處、稱觸穢不參、仍仰親經、公卿其人頗無便宜、仍至于來四日、可相轉神事之由仰之、而親經申云、分配神事入月爲齋、而相轉頗有恐歟如何、所申可然、仍親經可奉行御八講事〔之〕由、所申請也、

今日僧參十八口、甚爲少、其由仰奏覺了、

十二月〔小〕

一日、(戊辰、)〔天〕晴、此日、法成寺南京竪義也、秉燭之後着衣冠、(毛車、前駈束帶、)伴二位中將良經、(同衣冠、毛車、)參御堂、(初後之外無著座也、)直着佛前座、召奉行家司親經、(藏人右少辨兼職事、依先例不解也、右少辨親雅神事之代也、)問事具否、申具了之由、仰可始之由、次槌鐘、次衆僧起座、自後戸方更着座、(無庭列、初後之外如此、是略儀也、)朝夕兩座其儀如常、夕座訖、講師退下之後、預等出來、撤散花行香机等、立黑漆机一脚於佛前庇、(南北妻、)

次探題山階寺權別當法印覺憲、(仕丁、中綱、從僧、前駈等、秉燭前行、中綱追前如常、)自北方庭參進、昇正面東階、入自同間北行、直着第一之座西邊、(持短册之者、在其前、先置案上、退下也、)次問者五人(一問圓長已講也、)着第四座、(西上北面、)次注記興福寺隆曉着第五座西頭、其前立切燈臺擧燭、次竪者(東大寺憲經、)入自東庇南面戸、(撥開件戸也、竪者參入之外、猶閉件戸也、)自庇北進就案東頭、三度禮佛之後、作立取短册、次第能見定之後讀擧之、(預法師持脂燭、不能讀探題、歟不見及、)訖着南高座、次表白歟、慥不聞、此間預法師取短册、先覽探題、隨命分賜問者了、次一問興福寺圓長已講出兩條疑問、(淨土一年、安養界ハ報佛之土歟、凡夫俱出之土歟、又因明一年等也、)竪者答之、(凡夫具出之土也、非報佛之土也、)問者引音難之、三(度、)〔其後〕探題仰注記令讀擧之、次探題又取帖難之、二(度、但不引音、)此間、問答甚有興、五重了、判得略、(ハ得タリ、ハ未判、)次第二問論義、余此間依所勞更發、退出了、須在休所竪義訖退出也、然而依所

勞直退出也、此後至五問、各二帖疑之也、定及曉天歟、今日親經、申宇佐宮臨時造宮事、先日被仰遣大宮司公通許之請文、帥卿同申之、大略可造進云々、但不日之功難叶云々、仰云、依今年々限、造宮之山秡之年、猶可有臨時之遷宮哉否、被問諸道、於今者隨彼左右、可有成敗、且又先日賴朝卿有申旨、〈公通可有罪科之趣也、〉仍子細被仰遣彼卿許了、隨件返事可有是非事也、但以公通請文、早可奏此子細者、定經申日前國懸社訴、申粟栖庄下司濫行事、〈件庄右大臣知行也、爲問注召件下司之間、數月不被召進、社司在京殊訴申也、〉指期日可被召之、過件期日者、直可被處罪科之由、可被仰下歟、早可奏此旨者、此外各申條々事、不能具錄、

二日、己巳〔天〕晴、此日、法成寺御八講五卷日也、申刻先參院、〈束帶、毛車、〉依召參御前、數刻預勅語、又奏聞巨細、恐尺龍顏、天氣殊快然、退下之後、以定長朝臣奏條〔々〕事、一々勅報分明、爲悅不少、召親經〈除參會、〉仰新制之間事等、〈七ヶ條也、〉即親經先參法成寺了、依奉行也、余暫祗候重承勅定等、亥刻直〔參〕御堂、〈於車中撤劒笏、〉〔先〕着南庇座、〈隙居綱、初後五卷日等居之也、〉內府中將等、自冷泉亭相伴同以着座、先是藤中納言定能參候、〈余參上之間、防居南庭、〉依內府在座、無勸盃、余召奉行家司親經問事具否、申具了之由、即余已下着堂中座、相次別當隆房卿着座、殿上人着座末、次衆僧起座、更自後戸方參上着座、法用論義如常、次召親經仰夕座可始之由、即僧侶起座、自庭引列參上着座、〈初日朝座結願、夕座幷五卷夕座等、行庭列也、〉散花行道之後、散花師立禮盤前出讃、即出自正面間、經簀子南行、余起座從僧後、〈余出自座上間也、〉自余公卿各降立座後簀子、任次第鴈行也、先散花師衆僧、次新持等衙府三人、次余已下公卿、次殿上人、〈去年依宇治左府記、衆僧前令列新持等、後日見故殿御記、衆僧在先例、今日從此說、〉余於南庇中戸取袈裟、〈宮內卿季經朝臣傳授之、〉內府於同戸下又取袈裟、〈四位家司以政朝臣傳授之、〉他公卿等於同戸下取之、〈諸大夫等傳授之、二位中將、五位家司泰親傳之、〉以南北第一間西庇東簀子等爲路、三匝了復座、〈次自座下復座、〉次各不傳授人取余已下公卿袈裟、經座前置佛前、殿上人已下自置之、〈各行香机東頭也、〉次法用論義如例、事訖余已下退出、

三日、庚午〔天〕晴、此日、天台竪義日也、余依勞事不參、內府二位大納言等參入、大納言申刻許被來、余謁之、秉燭被參御堂了、其後內府參上事始云々、雨

人共竪義一問之間退出云々、（内府衣冠毛車、亞相束帶、）此日以定經、申除目任人事於院、歸來仰條々事等、

四日、辛未、天晴、此日、京官除目一夜儀也、執筆參議左大辨親宗卿消書、上卿權中納言定能、參議雅長卿、奉行職事藏人右衛門權佐定經、（頭中將不執文書、頭辨爲長依神今食事、不可參内、仍以五位職事爲奉行也、）早旦着直衣參内、及午刻定經參内、遲參不可說也、余於直廬見除目申文、（關白之時、於里亭見申文、其例已多、攝政之時、必於直廬見之、未檢里亭之例也、）其儀如例、大束不加禮紙也、〔給申三通也、〕今日無家司覽申文之儀、是不必爲、每度事之故也、今日定經之外、他職事一切不參、尤奇恠不可思議事也、申文内覽之後、於公卿休所撰申文、殿上家司右中辨基親朝臣加候其座、次余退出、申刻權右中辨定長朝臣爲院御使來、以宸筆被注下任人、雜任等余注一紙付同朝臣、（依先日仰也、）此間定經撰申文了、持來目錄、余見了返給、卽定長定經相具參院了、乘燭之後着束帶、（紋、紛、）入車、相伴内府參法成寺、雅長光雅等卿豫參候、降立南庭、余過前之間兩人居地、（余兼示如例、）先着南庇座、（居地又如恒、）召奉行家司親經問事具否、申具了之由、卽余着佛前座、内府已下同之、次花山院大納言加着座、次衆僧起座、更自後戸方參上着座、法用論義了、召親經仰夕座可始之由、次槌鐘、次衆僧起座、自北庭引列登上、昇自正面階、經簀子南行、次第着座、次講讀師着禮盤、衆僧相共惣禮三度、次各登高座、次唄、次散花、（堂童子四人如例、）次頭法師分經、爲揚題名也、（今日依本願御追忌、奉供養新寫御經、是定例也、）次表白、說經、勸請、論義、次第皆存例、次呪願三禮進就禮盤、次御寺所司進就行香机下、次余已下經座前列居其南、（内府不立行香、與余不隔人之故也、仍兼雅立隔南庇經座邊、行香了還着也、）分輪了、經同机東北行、列北第三間南柱下、（南上東面、列東庇也、）火蛇取相從、次自同庇南行、次第行香、（呪願三禮立禮盤下、他僧綱等逆立母屋柱頭、余已下經机與禮盤之間也、）經僧座與公卿座之間南行、自南第一間降簀子、更北行、如初列居机下、返置輪了、次第復座、（兼雅已下經簀子、予經座上也、）次内府復座、次例時、（此間兼雅卿退出了、）次引布施、（四位家司已下諸大夫等取之、）諸講師布施、行香以前於北座賜了、（被物一重、布施一裹也、）退出畢了、皆悉賜布施了、衆僧退下、次余進佛奉禮之後、（是非作法、依有所思所爲也、）退出、（於車中相待、）相伴内府參内、先是定經歸參、余卽向直廬、謁定經、返給雜任注文、此定可行云々、又有被仰事等、余歸入皆折紙了、此間内府赴陣了、先是奉行職事經泰、奉仕直廬裝束、其儀南庇三ヶ

間、（中間一丈二尺也、仍立小柱為二間、加之者四間也、）四面懸簾、北東垂之、副立四尺屏風、西面卷之、（但西妻戸開之、余座後也、）西第一間迫西、（去妻戸三尺許也、）敷厚圓座一枚、為余座、（其前頃奥方置硯筥、其上置置筥、盛中文、其北置闕官筥、）當余座、去三四尺許、敷菅圓座一枚、為執筆座、第二間北頭敷高麗疊一枚、為大臣座、（無對座、）頗絶席二行、對座敷同疊四枚、（奥端各二枚也、）座下舁燭、（有打敷、去東屏風五許尺、為令通若奥座之人路也、）大臣座東頭立切燈臺、（疊打敷如例、）舁燭、依所狹撤座上燈也、東（北）小渡殿三ケ間、（不懸簾、先例也、）高麗端疊四枚、紫端疊二枚、西上對座敷之、為公卿休所、上下舁燭、（有打敷、元直廬南殿乾廊也、而件屋可為母屋、皇后御所尋似無便宜、仍今度修造之時、賜別宿圖、殊加修補、又立副藏人所屋、占此所為宿廬也、此屋、高倉院御時、為入道関白之休廬、寄始絹悼忌之上、地震之後傾危殊甚、不能容身、仍去年不用之、今已加修造、所移住也、）次余更着束帯、（蒔繪劔、）出客亭、（經西簀子、入自南面第一間也、）着厚圓座、（東面、）次召定經、仰召仰事、暫而歸來、以局人召諸卿、（其詞人々此方ヘ、）即定經向陣召之、次内大臣已下出左衛門陣、經西洞院押小路等、入自南面北門、直着座、（先不着休所、是〔定〕例也、）内府着奥、已下相分着座、執筆着端座、次辨官置筥文、（左中辨基親朝臣、左少辨親雅、右少辨親經、件辨着無文之裝束云々、）各入自第一間置之、次余問左大辨在座哉否於内府、正笏目親宗、々々微唯揖經廣庇、入自西第二間、着圓座、（跪圓座東、膝行着之、西面、）

揖正笏候、余目之、親宗小揖（是唯置笏、左圓座下也、）移第二筥文書於次筥、留置正權闕官帳二卷、（移入他文書之後、披見闕官帳、留置之定例也、而今夜親宗未移入他文之前、先披見兩卷、移文書之後又見之、頗似無所據、）以左手取一筥、以右手引下硯筥、以一筥置其跡、又見闕官帳、押筥挿笏、取闕官筥、（正權二卷于筥ノ左右押寄テ、以左右手大指テ抑文下テ持之、）膝行置筥於板敷、引廻指寄余前、（未見作法也、頗以見苦歟、）余置笏引寄筥、親宗小退拔笏候、（大略圓座牛居也、）余兩卷共見之、（先見正官、以大卷知之、共見端兩三枚也、）返入筥、小押出之、取笏、親宗指笏進寄、引廻筥持之、退復座置笏、拔笏與硯筥、如本引替、引直次々筥、取笏候、余目之、親宗小揖置笏、取出大間置硯上、（座右奥座方也、）撤礎紙入硯筥、移置大間、（北長僅一尺許也、凡移置之間〔作法尋〕不傳、不口傳、資以見苦、加之經程者也、又座邊東西妻頗斜置之者例也、而南北妻座前移置之、仍硯上無所如何、）取笏候、余目之、即摺墨染筆、（置筆臺、）取三省奏移置闕官筥、（但猶不見也、）先取式部省卷讀申、（只式部省〔丁省〕ト讀ハ例也、而式部官サト讀之、又珍事也、）任之、讀大間懸勾於勞張、入第三筥如例、次任民部省史生了、取笏申院宮御申文可取遣之由、余目之、次親宗召基親、兩三聲雖召之無音、仍召男共、藏人參入、仰親雅可召之由、（先問辨官見參之後、申基親不候之由、其時可召他辨也、而不問基親之在無、直召他辨、似無用心、如何、）次左少辨親雅參上、

候長押下、親宗仰院宮御申文事、次任兵部史生了、此間余撰出可袖書之申文等賜之、親宗押宮欲参進、是例也、然而余存略儀、直押遣之、仍親宗及而取之、并置硯宮右、此事未知之作法也、此間、親雅持参院宮御申文、親宗申公卿給等、置座下方、取院宮御文、横置座前、押宮依所狹、第三宮欲落廣庇、余指示云、以第二宮西方へ押上天、以残二宮押附、仍有御位有通路、頗有悦氣歟、挿笏取御申文、進寄、余取申文置笏如恒、置前、揖、親宗復座、且書袖書、其間作法、又以奇恠希有也、皆解如冊並置硯上、未曾有事歟、余見院宮御申文、其儀先取一通、以爪披封、入硯宮蓋引禮紙、置座前頗奥方、硯宮下方也、披見申文、不引表紙故實也、巻之置硯南頭、與未見申文不混合也、是も樅置也、次又如此皆悉置了立次第非並置、只取置也、之後、先取禮紙、一々細巻之、一々巻加他禮紙等、於其上天一巻に巻重て、入闕官宮了、披申文一通、巻籠他申文、置座前、不引廻之、親宗更押宮参進、取申文復座、竪置座前、袖書了召親雅、又以無音、仍召藏人、問辨官候否、申親經候之由、仰可召之由、次親經参進執筆、給文仰可勘申之由、親經取文退下、次任院宮當年給、此間余給任人注文、密々皆遣也、親宗及而取之、披置申文傍一々任之、次擇出可任之申文等又給之、

親宗取之、次第分置之、成文及三通之時、取申文裹紙成紙捻、置第三宮、是又未曾有例也、除目之習、雖異説多、至于成文置闕官宮之條は、大臣大辨一同之作法也、加之今夜件第三宮、依所狹指出西方置之、仍自第一宮上及而置之、旁無便宜者也、小時持参下勘文等、取之次第任之、不任申文等入第三宮、雜任等大略任了之後、取文章生略名任之、是又太懈怠也、任院宮之後、宜前任課試文章生者故實也、不傳口傳之人、萬事如此歟、・任民部丞之時、召轉任勘文、親經、五位以上公卿等官皆任了、今夜任人多無申文、仍召奉行職事、令書進申文等、有舉三分之諸司奏等、近代雖爲流例、猶不甘心、仍問外記之處、二寮之外猶不當之由申之、仍有勅許之躍、召名簿書申文、注臨時内給之尻付也、皆具了巻大間、日先入置硯上、次取笏候氣色、余仰可有叙位之由、召定經、召續紙、書叙位、位披書叙人例也、而位下書之、古來未見此例、爲奇、次取成文封之、其儀又希異殊勝也、作置本束、更自懐中取出紙捻別始束、自本束之巾兩三通、若四五通許、次第披取之、指入今紙捻、皆悉指加之、本紙捻入硯

筥下方一封レ之引レ退如レ常、次置二替筥一、加三入大間成文叙位成殘等二、押レ筥、挿レ笏進寄押三寄筥一、余引三寄筥一、親宗復レ座、不レ引三直筥一欲二退下一、余指示、仍引三直筥一退下、余見二大間一（如レ形）叙位等一、取二成殘申文一、加三置大束一、取レ笏目二清書一上卿定能卿經二廣庇一、來二余座南端一、余押三遣大間筥一、定能挿レ笏（取貫筥中）、取レ筥、退三下於休所一、披二大間一、次余歸入、中間有二顯官擧一、人々退出之間、所二殘候一不レ幾、內大臣、藤中納言、源中納言、新相公許也、傳二內府一下二申文一、（內府同見レ之歟）撰上了、（不レ擧レ擧、秋除目之例〔也〕）、內府持來、取レ之加二大束一了、今夜被レ加三任外記一人一、自レ今以後、以二外記六人一可レ爲二員數一之由、仰二清書一上卿以二定經一仰レ之也、又仰二檢非違使幷五位藏人等一、（左衞門權佐平棟範）、任二三省史生一之間、置二火櫃銜重等一、依二內府在一レ座、無二勸盃一、（余陪膳殿上家司基親朝臣、內府陪膳四位家司以政朝臣）、

今日參入公卿、

內大臣、　花山院大納言、　大宮中納言、

右衞門督、　藤中納言、（清書）、　源中納言、

藤相公、（清書）、　左大辨、（執筆）、

天曙之後儀訖、余着二小膳一、翌日辰刻退出、內府早出、明旦爲レ向二九條一也、

五日、（壬申）〔天〕晴、此日、九條儀法結願、幷故女院御忌日也、女房日來在二九條堂一、內府相二具女房一、今朝所レ向也、余依二神事一不二參向一也、召二定經一仰下二名日可レ問之由一、未刻、外記持二來大間一、（不レ如二成文一取落了云々、返々奇怪、仍加二勘責一）、入レ夜持二來成文一、召二定經一仰下二名日次可レ問之由一、申云、明日以後至二八日一皆吉也云々、明日可レ宜之由仰レ之、九條儀法了、女房大將歸來、

六日、（癸酉）〔天〕晴、以二定經一申二下名任人事於院一、歸來云、大略閉食了、雜任可レ計申一云々、又下名來八日可レ宜者、（依二今日上卿不參一也）、明日可レ入二給熊野精進屋一、仍可二物忌一也、此日、院御佛名也、內府參入、深更歸來云、右大臣已下公卿濟々、人々參入之後、經二二時許一被レ始行一、是於二御所壺一、召二巫女等一、有二里神樂事一、又有二陽劔之遊一云々、此事知二物情一之人、皆不レ聞二名字一事也、今日始聞二此事一、而於二法皇之宮一有二此事一、可レ謂二物恠一歟、可レ悲々々、今日欲レ被レ行二弓場始一、而依二院御佛名一指合延引、明後日可レ被レ行云々、仍二射手等不足一、猶定難レ叶歟、

七日、（甲戌）〔天〕晴、此日、法皇令レ入二熊野御精進屋一給、夜幸二鳥羽御精進屋一給、此日棟範申二吉書一、余於二客

亭見之、作法如常、弓場始可奉行之由仰之、親經奉行事等、皆悉可受取之由仰之、昨日定經所申也、

八日、乙亥、〔天〕晴、此日、下名也、以定經條々奏院、可任之者注折紙、加封進上之、又昨日所被仰合之衞府督之間事、皆副愚札、付定經、依秘事也、秉燭歸來、任御定、更注折紙下給定經、（於前書之、）郎定經參陣了、除目内覽可免之由仰之、上卿源中納言云云、故基輔息少男、（行輔、）申任兵衞佐了、過分之朝恩也、但此事不可爲非據之由存之由、生年十四歲頗雖早速、重家任武衞、經家十二歲任金吾、云職云年、其例不外求、祖父賴輔入道無三品之運、早以逝世、親父基輔、不任諸衞佐、空以歸泉、彼兩人於家奉公超等倫、當此時舉任少男、施父祖之面目、勵傍輩之忠節者也、抑宗國任少將、郎申任其闕之條、頗憚人口、仍明春可被任武衞之由申法皇、勅報之趣、本懐已足、今度拜任不可有其難、置（實所イ）闕相待明春者、自障難出來歟云々、仍今夜任了、今日欲被行弓場始、而依射手闕如、又延引、來十三日可被行、但荷前定日也、仍問例之處、荷前定日被行他事例太多、弓場始之條、重可問之、

九日、丙子、〔天〕晴、此日、内侍所御神樂也、内府二位中將等、爲聽聞參入、下官依風病不參、先頭中將實教來云、今夜可仰師歌歟、公國朝臣雖爲末拍子已重代也、仍欲仰末歌、如何者、余云、庭火師哥者、希代之勝事也、非每年恒例事、今度非別御定者、輙難定仰、如此之珍事、聊事ニ役しめてこそ可有けれ、聊尒ニ有沙汰之條、爲道返無念者歟、遂以不仰之云々、後聞實家卿爲之〔介〕哥、公國内々語實教朝臣云々、秉燭之後、藏人業清爲御使云、典侍不祗候御神樂庭、否如何、（每月供神物、掌侍勤陪膳、於御神樂之時者、必典侍者上臈女房所勤仕也云々、但〔賢〕所歸洛之時、三ケ夜不親參之神宴、彼時一ケ夜掌侍勤仕之云々、）申云、掌侍四人盡被催出哉、又祗候近隣之上臈女房等在之、早可召遣歟、不限日事也、於無例又各不參者、延引有何事哉、但案事理、此條强不可及巨難歟、博士女官等之中、古老之者定存例歟、重可被尋問者、後聞大納言局參入云々、本拍子基宗朝臣、末拍子公國朝臣、各初參云々、先例重代之撰定役也、而近來人別學此藝、每年致懇望、又隨申有許容、仍大略每度新所作人也、末代之事偏忌古昔之風、雖非大

事、時俗相變、只有如此事者歟、先者中門南廊敷假板敷、懸簾爲女房見物之所、兩人稱於件所見之云々、今日以棟範條々事（多群盗事也、）奏院、入夜歸來、仰院宣趣、任御定可宣下之由仰之、

十日、丁巳〔天〕晴、〔以〕定經條々事申院、晩頭余參內、其後定經歸來、仰勅報之趣、追儺之次、加任并叙位之間事等也、今夜、樋中納言忠良、左衞門督隆忠等拜賀也、余於內裏謁之、（非直盧、御所也、）候兩人共欲來余亭、聞候禁中之由、先相觸之、爲同事、更不可被來、里亭之旨答之、忠良前駈六人、殿上人三人、云々、避中將未遂勅授、仍不帶劒、隆忠前駈四人、無殿上人云々、此夜有御體御卜奏、右衞門督賴實爲上卿、余候御前之間、女房持來入板宮、留文返給宮如例、

十一日、戊寅〔天〕晴、此晩、法皇御進發了、此日、神今食月次祭等也、（月次祭上卿□□、神今食上卿實家卿、辨左少辨親經、倚イ其要今朝催了、然而夫不可有歟、仍猶所勤仕）也、棟範來、申弓場始之間事等、射手猶闕如〔云々〕、又云、御裝束直衣之由、親經注渡、或有御束帶例如何、余云、幼主御束帶何等例哉、可爲御直衣之由、余所仰下也、仍親經所注渡歟、更不可及異議者、

十二日、己卯棟範猶申射手闕如之由、又申他條々事等、余仰云、宇佐使參着以前、御肴物干物可用精進也、兼可加下知者、（先例有所見、仍仰之、）

十三日、庚辰〔天〕晴、此日、當今初度弓場始也、此禮絕而十餘年、衆人有蒙霧之氣、奉行職事棟範、（左衞門權佐、）所掌定經（藏人右衞門權佐、）等也、巳刻棟範來、申射堂御裝束之間事、依先日余命、所進差圖也、余依寬治堀川院例（見時範記井江記等、）仰開子細、棟範服腋參內了、酉刻着束帶（蒔給劍、）相伴兩息（各蒔給劍、又相具弓矢、余不具弓矢也、）參內、定能卿先以來、同所相伴也、于時寄仕射堂御裝束之間也、戌終、諸卿射手出居等參集之由、棟範令申、仍幼主着御々直衣、（御引直衣、無御襪角、紅打御衣、同張御袴、着御々草鞋、）此間、內府已下着仗座、次主上渡御射堂、其儀出御自額間、（於長押上頭中將實敎朝臣獻御草鞋、）頭中將獻御草鞋了、更入自御座間、取御座御劍前行、御路豫敷莚道、（御殿西、賢子南、廣庭、中門、北廊、等也、）經御殿西南、并中門廊等、立御北門屛風外、殿上人等指脂燭祗候、余候御共、（棟範取御劍、）出房、公時朝臣着座之後、自御倚子東方着御（先實敎朝臣、置御劍於四置物机、今日不持候）

式部宮也、御座南面、是堀川院例也、公時稱疑歟、不聞及、余候屏風内艮角菅圓座、(南面、件座或乾角、大内之儀乾坤共有例、然而天仁東面里内執柄座在艮、仍今日追彼例也、)次出居公時朝臣召將監、(陣座在左、仍召左將監歟、)仰的可懸之由、(依幼主御時、直懸臣下的、)卽懸之、次余咳燕、卽公時朝臣出暢門并中門南小戸、向仗座召諸卿、此間他次將等入中門北小戸、(無名門代也、)着出居座、(成經朝臣、顯家朝臣、公衡朝臣、成定朝臣、忠季朝臣等也、東上北面、)次公時復座、次内大臣已下公卿等、入自中門南小戸、經暢門并中門内平檻等着座、(自出前着之北上西面、着中門以南座之人、同經平檻、更自暢南折着之也、)内大臣右大將實房、權中納言實宗、右衞門督賴實、(射手、)藤中納言定能、(射手、)權中納言泰通、(射手、)二位中將良經等也、親宗隆房等卿、依無座直出無名門了、(公時皆持弓矢、其持様如例、内府中將異他人、)次矢取内豎十人、渡堋前着座、(堋南池也、仍北座雖在北、進出堋前、更着北座也、)次召實敎朝臣於屏風下、余仰能射人々、(右衞門督藤原朝臣、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公時朝臣等也、)實敎入無名門代、就上卿座上頭、仰之、内府取弓奉仰、各告其人、(實敎歸入了、)次能射人三人、一々射之、(賴實定能兩卿、於座裝之、近例無此事、北山殿此儀、今兩卿依此儀、可恐歟、)先右衞門督射了、次藤中納言射之、各復座、次公時朝臣起出居座、出無名門裝了、參上射之、(三人皆不中的、)次上卿内府召所掌、(見遣無名門方也、)小時所掌藏人右衞門權佐定經取備硯於弓、入自無名門、就上卿座前、此間余召頭中將、(如初召屏風下也、)仰度數射手募物等、(度數以三度爲限、射手其人人、募以拘様定御調也、)實敎如初入無名門、就内府座上仰之、(所掌同聞之歟、)卽歸入了、内府仰所掌歟、所掌皆備、(委作法不見及、)次弓場始事、追可皆入之、

十四日、(辛巳、)入夜棟範參上、申明春奉幣之間事、辨未定、依親雅穢氣也、幣物不具、大略難被遂行歟云々、

十五日、(壬午、)親經參上、棟範參會、奉幣奉行事仰之、今日内府有卒爾之詩會、親經候其座云々、今日宇佐使參着日也、仍余潔齋精進也、公家同之、余修被遙拜宇佐宮、依有所思也、

十六日、(癸未、)宗賴、長房等申條々事、又棟範申條々事、今日大神宮御祭也、余修被遙拜、臨時之儀也、有所思也、

十八日、(乙酉、)此日、公家荷前擬侍從等定也、上卿右大臣、又私荷前也、使以政朝臣、仲盛於南庭有拜、發遣如例、此日早旦、奉告文使於多武峯、(使文章博士光輔朝臣、借廐馬、是例也、)卽件朝臣草進告文、卯刻小浴、同刻光輔持參告文草、(以奏行職事、因行傍賢之、)見了返給、仰可加入之事等、(天變事、政可上反淡案求、)

興福寺棟上如レ思可レ遂事、小時、宗頼朝臣參入、次光輔覽二改直之趣一、返給、使下有頼消二書之上、其後發遣如レ例、前庭後座也、
十九日、丙戌、恒例舍利講也、論義有レ興、及二深更一事了、
廿日、丁亥、公家御佛名也、相二伴内府一參内、先於二直廬一定二御導師一、頭中將實敎朝臣執筆、以二去年定文一爲二例文一、次第必如二他事定一、先レ是奉行職事棟範覽二日時一、披見之處載レ時、戌時云々、此事如何、凡依レ爲二式日之公事一、不レ勘二日時一、延引之時、或勘レ之、或不レ勘レ之、今度余依二寛治例一、令レ勘レ之也、縱雖レ勘レ日、不レ可レ勘レ時、依レ有二定時一、亥刻、不レ勘レ之、先例也、而載二戌時一之由未曾有、陰陽頭季不覺之人也、職事又不二見咎一、不レ足レ言歟、以二此旨一仰二棟範一、無二申方一、大略不レ知二案内一歟、次余參二御所一、人々參入之後、亥始余着二殿上一、以二實敎一奏二事之由一、仰二同人一令レ槌レ鐘、次仰二御導師一、藏人仰レ之、次出居參上、次余已下參二着御前座一、次僧參上、次第存レ例、初夜導師作法之間、余依二所勞一起レ座、候二御所簾中一休息、事了退出、
廿二日、己丑、此日、圓宗寺法花會、上卿實宗卿、辨基親朝臣、今日參二内幷八條院一、今日行輔拜賀、依二申請一遣レ牛、以二顯身一爲レ使、自二今日一余始二歳末修法一、阿闍梨覺成法印也、不動、伴僧四口、有二讙加持一、又公家歳末御修法同始レ之、座主全玄也、於二本房一修レ之、又今日最勝寺灌頂也、上卿源中納言、辨親雅、
廿三日、庚寅、奈良僧正以二所司一爲レ使、參宮之間條々事被二示送一、一々返答了、宗頼朝臣申レ之、又申二他事等一、棟範申二條々事一、
廿四日、辛卯、〔天〕晴、此日、七社奉幣也、伊勢、八幡、賀茂、松尾、大原野、住吉、日吉、是當二御占方角一云々、上卿内大臣、昨日蒙レ催、其後潔齋、巳刻參レ陣、當日定使雖レ不レ可レ然、歳末忩忙之上、上卿又遂亂、仍隨レ宜行レ之、申刻發遣、大内記内二覽宣命草一、今度奉幣、依二冬當一被レ行二御占一、當二方角一之神社、所レ被レ奉二遣〔幣〕一也、而只載二占趣一、不レ註二變異之由一、仍偏似レ被レ處二恠異一、不レ可レ然、因レ之司天所レ奏、其儀不レ輕之由、可レ加二載一旨仰レ之、消書内覽兔レ之、奉幣發遣之後、内府歸二參内裏一、入レ夜歸來、此夜定二春日詣雜事一、上達部來集、内大臣、藤中納言定能、藤宰相雅長等也、次余出居二上達部座一、微二脇息一、只置二硯筥一也、次召人宗頼朝臣參來、余仰云、陰陽師參哉、申二參入之由一、仰下可三勘二申日時一之由上、宗頼退下、插二日時於杖一參上、余見了召レ前、二通、卷二籠一禮紙一、一通參社日時、一通神寶始日時也、宗頼取二空杖一退下、次持二參硯一、加二署例文一、候二余座當間簀

子ハ、撤レ硯盤ニ例文於折敷ニ覽レ之、余取レ之置レ前、宗賴歸ヨ居簀子ニ、(無レ座也、)此間、諸大夫三人擧ニ挙燈ハ、(切燈臺、打敷、燭等也、)余見ニ例文ニ了、置レ前、宗賴取レ笏候ニ氣色ハ、余目レ之、宗賴揩レ墨染レ筆、卷ヨ返續紙ハ、取レ笏又候ニ氣色ハ、余目レ之、宗賴置レ笏更染レ筆、余披ヨ持例文ハ、讀レ之令レ書レ之、端一兩行許讀レ之、(假令、神馬十列東遊、なとまて讀レ之、)其後宗賴以ニ直代ニ書レ之、書了又撤レ硯、盤ニ定文ニ(插レ笏如レ恒、)持來、余乍ニ折敷ニ留レ之、披ヨ見定文ニ了、卷ヨ籠日時勘紙中ニ給ニ內府ハ、內府見了授ニ定能卿ハ、家能卿與ニ雅長ニ各見了返上、內府取レ之與レ余、々日時二通ヲハ、如レ本卷ヨ籠一勘紙ハ、定文之中卷ヨ加例文ハ、并置ニ折敷上ハ、頗指出置レ之、宗賴參進、插レ笏取レ之加ヨ盤硯ハ、持レ之退下、次諸大夫撤ニ切燈臺等ハ、此後覽與ニ人々ニ言談、此間、大宮權大夫光雅卿來、召着ニ座末ハ、今日松尾使也、自ニ彼社ニ來云々、小時余歸入、今夜始ニ神寶ハ行事所以ニ西隣人屋ハ、(平門家(爲)其所(ニ)云々、)行事家司着ヨ行其所ニ云々、陰陽師召ニ在宣泰茂兩人ニ也、今日、宗隆所勞之後始出仕、申ニ條々事ハ、其中申下大神寶攝津國使乘ヨ置神寶ニ歸洛事上ハ、早速可ニ追下ニ之由仰レ之、

廿五日、(壬辰)棟範申ニ條々事等ハ、明後日欲レ奉レ始ニ南圓堂

御佛ハ、而衣木聊非ニ如法之儀ハ、仍以ニ御寺杣木殘ハ、致ニ祭斧ニ可ニ採用ニ之由、殊依レ有ニ存旨ニ延引了、(正月十三日可レ始レ之也、)其旨仰ニ行事長房ニ了、

廿六日、(癸巳)早旦佛嚴聖人來、又法印被レ來、定經申ニ春日詣殿上人散狀ハ、當時卅餘人領狀云々、仰下可ニ奏聞ニ之由上、

廿七日、(甲午)基親朝臣、廣房等參上、申ニ御齋會幷元日節會御裝束用途等之間事ハ、此日於レ家勘ニ興福寺上棟日時ハ、先例於レ陣所レ被レ勘也、而今度南當ニ大將軍方ニ之上、爲ニ公家御遊年方ハ、兩方御方違不レ可レ叶、仍偏爲ニ長者進止ハ、可レ致ニ沙汰ニ之由、自レ院被ニ仰下ハ、是以勘レ之、陰陽師三人、(頭宣憲、助濟憲、大允泰茂、)內府相共出ニ客亭ハ、仰ニ宗賴ニ令ニ勘ヨ申日時ハ、(插レ杖、)見レ〔文〕了、定ニ雜事ニ書了、勘ヨ加日時ニ返給〔了〕、

廿八日、(乙未)

廿九日、(丙申)

右安元二年(丙申)冬此一冊墨付七拾七枚者以三緣院道

致公興痕松殿右丞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五十二終

玉葉　卷第五十三

自文治四年正月
至同年三月

文治四年

正月

一日、(丁酉)晴、及晚細雨間灑、但不及事妨、寅刻自方違所歸來、即改着束帶、有四方拜事、(昨日沐浴後無不淨事、依今曉更不浴、)凝殿南階前儲其座、四隅舉燈如例、先向北跪唱屬星名七遍、(本名星、當年星、貪太童子、)次再拜、次咒星〔云々〕、次又再拜、次拜天(向乾)・次拜地(向坤)、次拜四方、(東南西北、)次拜大將軍、(今年南、)次拜王相、(東、)次天一、(當時天上之間也、仍向乾、)次太白、(東王相太白、每事無相違、但爲冬節者、王相向北、)次父母陵、(共向西方、)次諸社、(伊、石、賀、春、原、日、梅、田、祇、北、已上各向其方、)次惣社、(向南、)已上自天至太白再拜、自陵至惣社兩段再拜、次還昇解脱、一凝、節會小朝拜等盡可被行之由、〔宣卿被行之由〕當年仰實教朝臣、令告遐諸卿、巳刻、宗賴朝臣來申今日拜禮參入公卿殿上人等散狀、同刻先有手水事、余着冠直衣、出資筵座上、(菅圓座引寄奥方)居之、(南面、)次元三行事職事爲說取脇息置余前、次陪膳家司大藏卿宗賴朝臣(本領狀學、兵朝臣遲參、仍點宗賴執行、家司勤此役、是又先例也、)取打敷參上、次第如常、撤手洗之後陪膳起座、〔其後〕行事取脇息退下、〔有之〕是例也、次宗賴朝臣參南簀子申云、大外記賴業持參敍位勘文者、仰可召之由、宗賴退下之後頗經程、大外記賴業與人持勘文〔之〕筥、經藏人所緣幷車寄廊東緣等、(是須降自藏人所東緣、經庭昇自車寄廊東緣、今作法若宛後儀歟、)入自車寄廊南妻戸、(東面戸也、)自同間出西簀子、北面跪候、深揖候氣色、余目之、賴業稱唯又揖、(是上官作法也、)經同簀子幷透廊凝殿南簀子等、昇自余座東間、(懸膝昇也、是又宛後作法歟、)膝行指寄筥於余前、余引寄筥、賴業拔笏退降、候南階東間簀子、余披禮紙於筥中、(不加封、仍無開封之儀、)披見勘文、(至奥、)如本加禮紙、置筥右方、頗押出筥、賴業參進、挿笏(依不採得閣中、)取筥、經本路退下、候藏人所、(爲立拜禮退出也、)不次余歸入、此間、殿上人等漸以來在、公卿未來、仍仰宗賴、告送可來之〔由〕公卿等許、未刻着束帶、(飾劔、紺地平緒、魚袋、如

例先是內府二位中將各着裝束了、及未斜公卿等(イ)出來、經房、泰通、雅長、光雅等也、即有拜禮事、先內府已下降立中門外、西上北面如例、內府立御內、殿上人上官等同降立云々、其立様不及見、次付家司宗賴朝臣申事由、余在簾中、打出間也、宗賴遣(局イ)南簀子中之、即退下、降自中門內方、示氣色、直出中門了、次內府已下列立南庭、內府當南階東間(同イ)柱而立、權中納言經房、泰通、二位中將實經、參議雅長、散三位賢信、光雅等也、定能、隆房等觸遲參、次頭中將實教朝臣已下、殿上人十餘人列立其後、不論位次、實首之第一也、其末六位藏人定經列之、次家司伊豫守季長朝臣、大外記賴業、師尚、大夫史廣房、甲斐守長兼、六位上官等、列立其後、近代家司不列立、尤不當、仍余殊仰含令列也、就中爲五位外記史位階等下﨟之輩、所無面目、(故)不列其下、而長兼不痛之列立、且是父入道納言諷諫云々、尤足感歎者歟、次內府已下再拜了、內府揖經列前、到中門下、進退共不失、用略儀、且是爲恐內裏事也、先是上官并殿上人下﨟等、直出中門了、次公卿各經列前出中門、列立其北腋、內府、二位中將、留中門下也、余降南階之時爲來會也、次余出自寢殿西面妻戶、女房出簾、經南簀子降自南階、拜禮以前、隨身等渡南庭、候西竹臺邊、此時進候南階邊也、左近少將伊輔朝臣持來沓、余着之、降自寢殿南階、此間內府、二位中將等列居東梅樹邊、抑他共殿上人(不)前駈等可進來、而不來、在門內北腋邊、頗不當也、但下人狼藉之間、不能參入歟、出中門、乘車、據過公卿列立前、此間定能參會、仍爲第一、經房泰通等直出了云々、於門外乘車、內府姿立簾、西位前駈、季長朝臣獻裾也、相引內府已下參內、(已下略

之)、入自左衛門陣、昇小板敷、于時殿上無人、出上戶、經鬼間、直參御所、召實教朝臣、問人々參否、申云一人未參云々、右府已下早可遣人之由仰之、相次公卿漸參集、而御服所未獻御裝束云々、勿論不足言也、召內藏頭經家朝臣辱之、皆悉率調出了、申下可忩進之由上能出了、重遣人只今可資出之由仰之、此間、右大臣已下公卿多參入云々、其後數刻不持參、仍內々尋女房云、若有御裝束哉、答(イ)答云、無之、僅一具所在、甚見苦之上、御下襲鼠喰了云云、勿論也、元正雖非可着御舊衣、遂不持參如何、仍爲用意問之、而所答如此、不能左右、及酉刻御服到來、通親卿奉仕御裝束、余就殿上、御倚子下方如例、先是右大臣內大臣已下公卿濟々左坐、余示人々云、御裝束了、自下﨟可被起座者、皆悉起了、余降自小板敷、若簀、出無名門代着靴、右府靴遲持來之間、暫不被列立、着靴之後、被來余立所、示可被加列之由、即立內府脫歟、○上字〔、〕被來余前、非未得其心、次余立加右府上、中門內邊也、公卿列西上北面也、次頭中將實教朝臣氣色余參上了、改御裝束、上南庇簾、立殿上倚子、掌燈也、藏人等役之、出御自母屋西間、實教褰御簾、奉出之、自御倚子西方着御之後、實教經御座之後、出自西一間、可經簀子歟、但定問先達歟、可尋之、歸出、直降中門廊南妻也、元自

也、仰聞食之由、余揖之、次余氣色右大臣、進立前庭、余於中門(内)平橋西頭欲揖前、右大臣進立余西上、驚奇無極、練步進立於御前之間、右大臣留立件所云々、可謂未曾有、未曾有、右大臣已下列其西、依庭短、以東爲上、此内裏例也、次頭中將已下列、其後、六位又立殿上人後、次余已下拜舞了、余揖右廻揖退、無程揖上了、向後於御所數刻練步、依無便宜早揖止也、出中門昇自小板敷、於上戸邊見之、諸卿漸歸出中門之間、余參御前、先是主上入御了也、余於鬼間可仰内辨於右大臣之由、仰資敎朝臣、其後經數刻、資敎朝臣持來外任奏、余於鬼間見之返給、資敎申云、諸司奏可付内侍所云々、仰聞食之由了、余向南殿、爲見節會儀也、而堂上堂下暗然無極、職事一人不見、驚奇無極、以藏人尋求職事等、再三之後、棟範參入、責仰解怠之子細、無所于披陳、始以致沙汰之間、每事泥々、後聞、頭中將不與奪之間、五位職事三人、皆在陣方、各相讓、不致沙汰云々、良久之後、僅以立明、堂上猶暗然、頻嚴催之後擧之、又仰職事此間定經宗家等參來、令催儲内侍、辨掌侍課上盤何候也、返下外任奏之後、不經幾程、内辨可着兀子、而已及半時、不知何事、此間令引陣、余仰職事令催也、内辨遲々、依不審、以宗隆密々令見、歸來云、猶在陣後云々、小時内辨着兀子、即内侍出自母屋簾北

端、經奧座之後幷東庇、降自南庇東面戸、居東檻下、須臾歸入、五位藏人定經引導也、次内辨謝座如例、直向乾揖、再拜又揖、右廻歸入、抑、拜之時以手搢上衣前、跪尤見苦事也、又練樣不優美歟、昇東階着第一兀子、次開門、次闈司着、次召舍人、其音聲之體似故雅通卿音引、次少納言重綱就版位、内辨宣、大夫君達召之、少納言唯出、次内大臣已下列立標下、末兩三人未揖訖、内辨仰侍座、次外辨謝座再拜、次造酒正持來空盞、其間作法如例、無失、次諸卿着堂上座、此間余退出、仍不見其後儀、余參殷富門院、謁女房、退出歸宅、今日小朝拜以前、密々見廻南殿御裝束之處、西面兀子與端各立一脚、此事甚不得心、大臣二人參入之時、端可立二脚也、奧者親王座也、仍改立二脚可然、又東庇大略全分闕之、仍余召裝束司辨基親朝臣仰云、南座西面兀子可立今一脚、又東庇臺盤床子等之餘、雖不幾、全不可爲事妨、僅留内侍進路者可足歟、自本間數縮御殿、彌如此敷座者、不可有着座人數歟、雖不可知事、依見及所仰也者、基親召殿房、相共改直歟、余仰留參御所方之間、不見及其後、又向南殿臨見之處、西面兀子與端立二脚、端猶一脚也、事甚奇恠、仍召基親令移立端座、又臺盤床子等迫

束長押、更無內侍之通路、仍仰職事、（此同甚親在外、辨之間也、）竊仰掃部寮、聊令引上臺盤等、令通內侍路、近代裝束司等不存故實、太奇恠也、今日余出仕行列如例、先居飼舍人各八人、次一員、次前駈十三人、（四位二人、五位九人、六位二人、）次隨身四人、（左番長頼武、還登、）次余車、（毛車、車副六人、布衣、平禮、）次下臈隨身等、次內府、（行列同前、前駈六人、）次二位中將、（前駈二人、不具一員、）次殿上人三人、（伊輔、能季、忠行等也、）次定能卿已下公卿四人車相從、禮須二位中將列座次也、而定能卿已下敢不進之間、余共來也、定能已下雖引後猶相伴也、今日家藏人所掾、（對馬〔吹却〕）勤之、

今日參入公卿、

右大臣、　內大臣、

大納言、（實房、實家、）　中納言、（實宗、定能、通親、朝實、隆忠、泰通、）

參議、（兼家、雅長、隆房、通資、）　散位、（二位中將良經、治部卿顯信、藤三位雅隆、大宮權大夫光雅等也、）

歸家之後、齒堅如例、（子細在七年記、）又就節供、（實泰朝臣奉仕、）陪膳以政朝臣、女房節供（季長朝臣奉仕、依新制打敷不用織物、陪膳基親朝臣、）內府手水節供等、陪膳以政朝臣、（節供又實朝臣奉仕之、）

二日、戊戌、晴、午刻手水、陪膳季長朝臣、其儀如例、其後公卿少々來、余謁實宗通親等謝遣之、內府手水陪膳同人、今日內府參兩女院并內等、入夜歸來、此日、上官列參內府方、重見參云々、今日饗、長門國領狀、臨期闕如、尤不當也、

三日、己亥、天陰、早旦手水、陪膳以政朝臣、內府同之、午刻、能保朝臣來、召簾前（二棟也、）謁之、小時退出、相續泰通光雅等卿來、依有取亂事等不謁、泰通退出之後、光雅入內府方見參、仍內府謁之云々、內府語云、昨日於內裏謁賴實卿、元日內辨事、實家卿得右大臣讓行之、有不審等云々、

一國栖仰外記可催也、直以陣官催之事、

一不乞請內辨笏、又不押笏紙事、

一座中雜事一切不仰參議、細々事皆仰內豎、直催行事、

夜、定經、棟範等申吉書、余依假塞、以人傳覽返給了、

四日、庚子、晴、此日、阿彌陀堂修正也、依着冠直衣、（庇車、隨身上臈冠如例、）秉燭之程、先參八條院、依御定、此次小兒有藏〔餅〕事、其事了參御堂、內府二位中將等、自冷泉亭相具、（門外扣車所入相伴也、）自無量壽院南門、直着佛前座、（兩息同着、）欲始行之所、見參僧僅六七八也、仍令相催、又輪燈甚乏少、堂中已暗然、相尋之處、出納不渡

土器、忽難尋出云々、猶早可加燈之由下知之、小時持油器等擧之、然而猶非如本法、僧徒進太本十二口、今度十口許云々、仍且仰可始之由、（召宗頼仰之、）次神分導師、（出自北、退南了、）次初夜導師、（行道兩度、僧徒被引之、）次居僧湯漬（諸司官人役之、）次余已下湯漬居之、（余陪膳季長朝臣、内府以政朝臣、二位中將五位上﨟役時、）次大導師已講有辨法用、（三十二相唄散花、行道、梵音、錫杖等也、導師散花如例、）錫杖之間、賜大導師大褂、（以政朝臣取之、）次余已下退出、此夜、宗頼朝臣申政所吉書、（侍奏、）又申春日詣之由條々事等、

五日、（辛丑、）晴、此日依日次不宜、（沒日、）無敍位議、（依人之所存也、）明日雖爲余衰日、依例可被行之、〔敍位之儀、式日依無沒日例、依有御衰日例取行事、〕棟範來申條條事等、實教申節會事等、

六日、（壬寅、）此日、敍位議也、雖爲公卿御衰日、昨日又沒日也、檢先例、沒日無例、御衰日有例、仍所行也、巳刻着直衣參內、奉行職事定經可早參之由仰之處、未斜參內、尤懈怠也、其後余向直廬、於上達部座、（裝束如例、未設敍位裝束也、）有申文內覽事、先藏人左衞門權佐棟範覽、（中文六通、）依申文員少、余披禮紙見之、（三通、）如元卷結返給、棟範結申退出、次定經覽之、（中文廿通許、）余披取三通見了、如本指之返給、定經取猶解緒結申之一通、退出、次政所方申文、家司宗頼朝臣覽之、（指杖、）不結申、是例也、次於公卿休所撰申文、及晚宗隆參入、所持申文只二通也、仍不能內覽云云、只以人傳覽之、（加年始吉也一通、他人者三日申吉書了、宗隆今日申之、）見了返給、乘燭撰申文了、其後以目錄、（細目錄、）相加別委介持定經、經院參、先是御下向了云々、（自熊野今日有）良久（御入洛也、）（亥二點歟、）歸來云、每事只可計沙汰云々、又持來御書付件狀有可令申旨等、仍書御返事、以隨身令進了、竪雖相待、漸及子刻、此間公卿多以參入云々、仍子終出鋪筵、（先是奉行家職事經泰奉仕敍位裝束、懸簾立屏風、敷疊、置中文本勞等、皆如例、具見去年記、）（此直廬裝束、又見去年記、此直廬裝束、又見去〔七イ〕年秋除日記、）召定經〔卿〕仰召仰事、小時歸來召諸卿、次內大臣已下經西洞院押小路等、入自南面門來直廬、即以着座、（不着休所直參也、）次辨官（右中辨基親朝臣、藏人左衞門權佐棟範、右少辨親經、）置宮文、次余召親宗、（參議左大辨也、先問在陣否、於內府、）親宗參着圓座、候氣色、余目之、覽本勞如例、見之返給正笏候、余目之、次召定經名、定經參上、仰續紙可進之由、即持參之、（二通盛柳筥、）親宗取紙置前、取笏候氣色、余目之、親見宗合取勝（今一局置第三筥歟、）卷返之、移座前、卷返之、（此事有二說也、）一者自端內

サマ巻、自奥外サマ弓返也、二者向座下方、総置之後弓返也、而今作法離兩說、頗不付見、（○脩按一者以下註歟）不候氣色、摺墨染筆、取式部省奏叙之、次親宗取笏申民部省奏不候之由、仍召定經問外記、此間、親宗正笏空祗候、頗經程、仍取在東之申文、稱差給之、仰云、且以之可叙也、若雖不進省奏、不可默止、爲可叙之者故也、（不叙載省奏之者、叙他人之例也、雖無省奏、以自解叙給、共存之、）又若追進省奏者、其時可懸勾、全不可及違亂、數刻不可待、早可叙者、親宗披申文叙之、次召院宮御申文、（先申事由、）初召親經而未參之間、基親爲余陪膳、來居衝重、此次使仰件基親也、然間親經雖參上、不仰之、次以余命先叙藏人、次叙氏爵等、此間定經歸來、申無省奏之由、次基親持來院宮御申文、親宗取之可持來也、而欲叙氏爵、披申文之間也、仍先叙之、即先可覧院宮御申文也、而猶不覧、欲叙他者、仍余先可覧院宮御申文歟者、仍親宗懸揷笏持來之、余取之置前、披封入硯宮蓋之後、放禮紙置前、（不引裹紙、）取禮紙次第卷重、入十年勞宮了、取文一通之中卷籠、殘申文等指置座前、親宗進來取之復座、次第叙之、（卯院宮御申文之後、小退取笏候、可被返給也、而不蒙命直復座、依無可叙之者、空在座甚異也、若直有可叙之者之時、依攝政命、且復座叙之歟、是猶非正作法、況無可叙之者之時、不蒙命復座、可謂異様也、）此間、余撰可叙之者申文等、相加叙位勘文折紙等指遣之、執筆取之（不取笏歟、進寄及而取之、）置前、次第叙之、從下叙了、欲叙從上、余仰云、入内一加階勘文如何、親宗懸而召之、即定經持參一加階勘文、（入内無其人、）即叙之、次叙加階、披折紙見合勘文叙之、皆叙了書年號月日放紙餘、叙位入十年勞宮、（勞帳入次宮、）加盛叙位勘文、揷笏持來之、余取叙位并申文等、返給空宮、親宗取之復座、余取勘文等置硯宮、申文披見、叙位了置前、此間親宗引置宮等、起座着公卿末、次余尋入眼上卿之處、新中納言兼光未參云々、仍就當時祗候、召新大納言實家、給叙位了歸入、內府同之、今夜侍宿執筆作法、不審事甚多、然而悉以忘却、仍不記之、院宮御申文隨叙放裹紙、是若一說歟、然而所傳習於叙位者不引裹紙、以之爲異除目、又大藏丞不書所司之列、隨書二省之位如何、又緘紙卷返様不普通歟、又覧院宮御申文、指無可叙者、了不蒙命復座如何、

七日、（癸卯）晴、此日、白馬節會也、加叙事爲奏聞、可早

參之由、召仰定經之處、申刻參入、雖加勘發無益、末代之人以如泥爲先、萬事只有催促之煩、更無合期之事、愁以定經奏聞、此次定經內覽通親卿消息狀云、下﨟亂階有愁鬱、所職可被許正二位云々、是訴良經之加階歟、余以定經奏之、通親卿申狀不足言、雖不能是非、末世之人積習此例者、天下之亂不可絕、爲向後可被仰知子細歟、返返奇恠候、彼卿敍〔從〕二位事、偏愚臣之脣吻也、人而不知恩、何異禽獸哉、無如此之誡者、濫望濫訴常黷天聽歟、爲身不足論、爲世所申也者、戌刻歸來云、御所中間之間、每事不能奏達、僅以奏聞通親卿事、仰云、殊聞食驚、大略物狂條々所加勘發也、返々奇恠思食之、加敍之間事、今朝余以消息令申之狀、尤神妙、早其定可仰下者、仍余雖一紙賜定經了、先是申刻內府着陣、郎以頭中將實敎朝臣、仰內辨陣事等、了奏外任奏、此次申馬頭代宣事、宗國、公經、仰下了、（然間右近成定參上、依公經幼稚、改成定了、）其後待定經之間、經數刻、隨躊參、仰加敍、返上下名之後、內侍持下名、進東階下、（出自御簾北妻、檢非違使引導之、余又敎訓之、）內辨參進賜下名、着宜陽殿代兀子、賜二省丞了、歸入中間方、此

〔間〕余仰職事、令催可引陣之由、郎左右次將陣胡床、（依無出御、直居胡床也、）次內辨着兀子、內侍召之、（下名內侍召、內侍各別也、是例也、）次辨謝座參上着座、仰開門、幷闈司着座之後奏敍位宣命、役座之後、賜位記、（有上階、仍三合、）如例、其後召舍人、外辨參列、（右大將爲貫首、）謝酒之後着座、次第存例無違例、右大將執白馬奏之後、退出了、今日良經立敍列拜舞了、不昇堂上直退出、參院、八條院、殷富門院等、申慶節會儀了、余相伴內府退出之後、中將來申慶於余幷女房、（申次宗雅朝臣、）前驅六人無一員、（先例節會日立加敍、直有所〔々〕拜賀之時、不召具一員例也、）今日加敍、參議基家書之云々、今日所役、敍位宣命使中納言泰通卿、御酒勅使宰相中將通親、例宣命使參議隆房、祿所通資、加敍、正四位下能保、從四位上忠季、基親、（行幸賞、）定長、正五位下伊經、（寄時國賞、）家實、（殷富門院御給）

八日、甲辰、御齋會始、申刻內府參官廳、戌刻余着直衣（無出衣、牛蔀車、國身上﨟冠如例、）參院、（六條殿、）豫內大臣（自官廳參入云々、）已下公卿濟々參候、小時出御、余寄御車前簾、郎乘車供奉御後、自二條東折先以參入、（御車過大炊御門之間參會也、）入御之後、又以候、御簾下御之後着座如例、咒師一手之間、相具內府、參法成寺、（先召定長、聞此旨了、）女房相具、二位中將先以參入、咒師六手了、余女房等皆退出、今日女房車

三兩、
九日、乙巳、余又參御堂、咒師二手、〔二位大納言來、余謁之、其後參御堂、咒師二手畢退出、〕
或人云、去年九十月之比、義顯在奧州、秀衡隱而匿之、即十月廿九日秀衡死去之刻、爲兄弟和融、（兄他腹之嫡男也、弟當腹太郎云々、）以他腹嫡男令娶當時之妻云々、各不可有異心之由、令書祭文了、又義顯同令書祭文、以義顯爲主君、兩人可給仕之由有遺言、仍三人一味、廻可襲賴朝之籌策云々、今日余參御堂、候佛前之間、信心忽發起、祈請天下太平家門安全事、定有感應歟、可悅々々、
十日、丙午、余依明日方違、不參御堂、令參內府、
十一日、丁未、天晴、午刻赴攝州、宿始本所、（宗賴朝臣領安、非庄內、依方大之家室、爲本所、彼朝臣所經營也、每事丁寧也、）車輿隨便用之、至七條朱雀遂、其人等乘車、其以前皆騎馬也、相幷十人許也、此外侍兩三人、（下川イ）不具隨身、兩息又不伴、有煩之故也、午正、出京、日沒到着、此日中將參御堂、
十二日、戊申、天晴、日出首途、午正歸宅、今日大將參御堂、
十三日、己酉、大陰、時々雨雪、此日、春日詣祈三社奉幣也、告文作者式部大輔光範朝臣、使三人、（春日光重朝臣、大原野秋高、吉田公時、已上氏家司職事等也、光重家司、殘兩人職事也、）告文清書民部大夫貞親也、依光範遲參、午刻有拜、（着束帶、降南庭、陰陽師在宣朝臣、陪膳以政朝臣、勾當之間三位列立南庭、）拜了返給幣、之次給告文也、幣出之後歸升、告文有辭別、御寺上棟無爲可遂之由也、此日依神事不參御堂、內府中將等參入、
十四日、庚戌、天晴、御齋會竟也、兼雅卿上卿云々、戌刻參院之間、御幸早戒了云々、仍直參法勝寺、雖待候還御、依風病更發、參御堂、內府、御幸最勝寺之後、參御堂也、事了受牛王、（內府二位中將同前、大導師印之、也、內府取牛王入懷中、仰女房返給大導師了、）次各歸宅、今日依院宣無術事、
十五日、辛亥、晴、三方節供、（余陪膳、女房圖行、內府、陪膳秀長朝臣、）此日酉刻參院、以定能卿入見參、依召參御前、小時退出、明曉法皇御參日吉社〔祠〕云々、
十六日、壬子、自今曉法皇參籠日吉社祠（祠イ）、
十九日、乙卯、晴、此日立二幣使、多武峰家司業資朝臣、椎岡職事對馬守親光也、（共藤氏也、）式部大輔光範朝臣持來告文、度々有改直事等、仰貞親令清書、宗賴朝臣參上覽清書、余着束帶、於庭中（其儀如恒拜儀、）拜之、（先春日、依有所思也、次拜多武峰、次拜椎岡也、）次作花座召使々、

賜告文、(或昇堂上之時給之、)各進發了、

廿一日、丁巳此日、除目始也、奉行職事棟範也、執筆左大辨親宗卿、右大將已下公卿八人參上、子細依忩々不記之、今夜有勸盃、頭中將實教朝臣、朝覽中文如例、

廿二日、戊午此日、除目中日也、依上臈不參、余在簾中、仍其座南面也、執筆同人、先參置大間於座下、更置座上、未曾有之失也、只大間ヲハ座右ニ置事ト知リタリケル、不可說々々々事也、今夜有勸盃、(實教朝臣、)取入盃於簾中、召上首(經房卿、)給盃、不居余衝重、是例也、執筆不示合余、任意任兼國如何、

廿三日、己未此日除目入眼也、執筆同人、余在簾中、今日有顯官擧、昨日依參議不參、無此事、入眼日顯官擧、其例太多、召經房卿於簾下、給申文、獻擧冊之後、又賜信仲季宗等申文、(兩人爭藏人巡也、)仰可定申之由、又少納言重綱申敍留可被許否事、同仰可定申之由、各任議奏旨任了、(重綱敍留、藏人巡任季宗了、)各任公卿議奏可任之由院宣切了、於重綱者有勅許、然而可被問人々之由余申行、問之、申可被許容之由也、

廿四日、庚申辰刻除目了、淸書實家卿也、兼光遲參之間給實家、而兼光參會、實家讓退出云々、余及晚退出、此夜被行下名也、(右加任平、)

廿五日、辛酉此日始家裝束、行事職事經泰、先懸簾一間、又敷始疊也、先行家司仰光綱了、本仰親經、然而改定光綱了、少納言賴房本病未尋常、可及御前闕如者、可及大事、仍爲用意止親經也、

廿六日、壬戌晴、此日自院賜御牛二頭御馬廿疋、御使定長朝臣、召南簀子謁之、先令引御馬於南庭、(隨身引之、)見了召定長申畏賜領之由、又賜女房衣一頭、(修理大夫定保朝臣、爲白河院御使給御馬於知足院殿之時、以女房御衣給之、今追彼例也、)定長取之、降自中門內方、一拜退出、秉燭之後見神寶、(以寢殿東庇爲其所、撤殿上人座、副北屏風、敷內圓座、爲余座、)先余出座、次內府、二位中將、等同着座、(南庇西寄敷圓座二枚、爲兩息座、共東面也、)次家司職事等運置神寶、(行事相尙先敷小莚、其上午置辛櫃、持來寶等也、)皆置了、余披幣宮盇見了、次第運出了余歸入、次舞人陪從參集之後又出座、此度余座雖敷寢殿東面妻戶內、先是尋常公卿座引綱、(南白打交、綱云々、)懸舞人陪從裝束、(問南面妻戶、北東南三方懸之、以北爲上、)宗賴朝臣候中門廊行事、先左近將監近武參上、職事

衣冠也、取裝束於切棡之所賜之、（乍居給之也、）上已下皆悉參上賜之、舞人皆參上了、陪從好方已下同參上給之、事了歸入、明曉舞人等不可遲參之由、殊召仰之、

廿七日、（癸亥）天晴、此日、余氏長者之後、始參詣春日御社、

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勘日時定雜時、（宗賴朝臣執筆、）又始神寶、同廿二日於家勘山階寺棟上日時、（先例於陣勘之、今度有議於家勘之、子細見件日時、）即渡行事所、今年正月十三日立三社奉幣使、同十九日立二藥告文使、（是棟上事也、殊有所思發遣也、）去廿五日始家裝束、昨日覽神寶、賜舞人陪從裝束、同日家司右京權大夫光綱、主計助中原師茂等、下向南都、行佐保殿并社頭裝束事定文、右少辨親經入社頭裝束行事、仍先仰件人、隨又領狀、而重廻思慮、辨官員少、若有故障者、御前可闕如、加之、少納言賴房（內府御前也、）猶本病不快云々、仍旁爲用意改定光綱了、先例多奉行家司所前行也、今度宗賴朝臣可勤後騎、仍差遣他人也、昨日又自院給御馬廿疋御牛二頭、（定長朝臣爲御使、）

未明沐浴、卯刻着衣冠、（淺黃堅文織物指貫、出紅打衣、（但不入綿、）帶海浦野劍、件劔自故殿所賜也、先例必用小狐、當時在前攝政家、仍勿論又持劔、）內府二位中將等同着衣冠、（內府出紅梅浮文織物出（不入綿）、浮文織物濃色指貫、帶野劔持笏、中將出樺櫻浮文織物衣、浮文織物牛色指貫、劔笏同前、）辰刻、公卿已下漸參集、（通親卿最前來、實家兼房等卿相續來、其後他卿相等來、舞人等大略參集云々、）先院渡御々棧敷、哉否令見之、已一刻渡御了云々、

卽余出自寢殿西面妻戶、經南簀子、居奧高麗疊、（南面、先是內府已下公卿十人許在座、內大臣、權大納言、新大納言、藤中納言、源中納言、帥二位宰相、二位中將、別當、大宮權大夫等也、右大將參會社頭、兼光、通資、光長等自路頭供奉也、）

寢殿南東庇敷弘筵、西第三間（階西間也、）副奧屏風、敷高麗端疊一枚、爲余座、其東間副端長押、敷同疊一枚、爲大臣座、其以東二行對座敷同疊、爲上達部座、（東庇）敷紫端疊二枚、爲殿上人座、（但不着也、）凡件座不敷地鋪茵等也、先例或敷之、然而天承不敷之、又思事理、公卿已下着衣冠、尋不可敷地鋪者也、

次余召人、宗賴朝臣參上、問舞人參否、申皆參之由、仰早可渡西之由、又且可敷圓座之由仰之、（宗賴云、舞人渡西之後、可敷之歟、余云、事可懈怠、且可敷也、是又先規而已、）宗賴退下、舞人等漸進中門邊之間、兼親已下諸大夫等、敷菅圓座於南簀子、（余料敷階西間、內府料敷階東間、仍依其座可短、頗引出階間令敷之、以東次第敷連之、）次舞人九人渡南庭於西、（賴武又遲參、先人到西竹臺邊之間、次人出中門也、）近衞舍人之中、當世容儀之者、所謂近武、武安、兼平、兼次而已、各

副ニ青摺之袖一、遐翔ニ白沙之上一進退、其體甚觀殺ㇾ眼者
歟、此間余已下降ニ居簀子圓座一、次御幣已下渡ㇾ東覧以
遐々、粗加ニ催促一、南庭行列、
先前掃二人、仕丁勤ㇾ之、相並、冠、老懸、退紅襖、袴、裲、帶垂、帚、市比脛巾、持ㇾ帚、
次幣持二人、相並、
次神寶長櫃四合、左右各二合相並、
次祓物外居、左、和琴、右、相並、
已上仕丁十四人、退紅襖、袴、褌、襷、挟ㇾ帚、烏帽、蘗杏、上ㇾ帚、
(括イ)、但舁持不ㇾ着ニ襷襷一、今日和琴以ㇾ紙裹ㇾ之、不可說失禮、行
事不覺也、於ニ中門下一撤ニ裹紙一、件和琴盧沖、緒青
句、隨ㇾ時定ニ其色一、春青句、夏紫句、秋樾句、冬花
田句、以ニ紅薄様一裹ㇾ柱挿ㇾ緒、
次神馬一疋、中央、馭二人、褐衣冠、市比脛巾、布袴、
件神馬、(或)四疋、或一疋、先例不ㇾ同、西或寛仁、永
保、天永、已上初度、皆一疋也、仍今度逐ニ彼例一、長元七
年、承暦四年、寛治二年、嘉保二年、天永三年、永
久四年、已上、神馬四疋、嘉保二年之外非ニ初度一、
次出納二人、相並、布衣、但今日依ニ遲參一、不ㇾ渡ニ南庭一、是又
行事懈怠也、可ㇾ謂ニ違例一、
次下家司二人、知家事左、案主右、共衣冠相並、步行、但今日案主遲參、

知家事盛康一人渡ニ南庭一、又違例也、
次舞人馬居飼十人、
次同舍人十人、相並、二藍狩襖袴、夾ㇾ尻、黄尾長烏丸裏、形木、遠山吹衣、雖ㇾ有ニ新制一、於ニ院御廐舍人一者非ニ制限一、仍用ニ絹裏單衣并絹下袴并ニ平禮、蘗杏、
次舞人十人、一行騎馬、爲ㇾ先ニ上臈一、今度稱武四□□□
各出ㇾ門了、此間、宗賴朝臣申云、御前右中辨基親朝臣
未ㇾ參者、直可ㇾ遣ㇾ人之由仰了、暫雖ニ相持一、猶以遲參、
依ㇾ恐ニ懈怠一、不ㇾ相ニ待出御一、先上達部列ニ立中門外一、
四上南面、内府下ㇾ自ニ中門内方一、進立ニ梅樹邊一、二位中將取
ㇾ沓來ニ南階下一、隨身等列ニ居南階西脇一、余倚ニ東檻一、降ニ
階一級一着ㇾ沓、依ㇾ取ニ指貫一、賜ニ笏於隨身一、此間、陪從
於ニ中門南脇一發ニ物音一、余出ニ東中門一、向ニ檻大納言一
垂ニ指貫一、小揖過、此時若可ㇾ取ㇾ笏歟、忘却不ㇾ取、但可ㇾ勘ニ先例一歟、於ニ門外一乘ㇾ車、
四位家司業長朝臣立ㇾ榻、内府褰ㇾ簾、内府已下依ㇾ次乘ㇾ車從ニ後歷一、其路經ニ
爲里小路、二條、高倉、一條、油小路、中御門、東洞院、
七條、爲里小路、八條、河原、富小路等一、到ニ九條口一、爲
ㇾ渡ニ院御棧敷一横道歟町、京中殆及ニ七十丁一、仍日景已
高、殆及ニ午斜一、於ニ九條口一懸ニ引替牛一、人々僕從皆騎
馬、舞人隨身以下用ニ乘替一如ㇾ常、
路頭行列、

先先揩二人、(相並、)次幣持二人、(相並、)次神寶長櫃四合、(相並、)次御外居、和琴、(相並、)次神馬一疋、(中央、)次出納二人、(相並、騎馬、)次下家司二人、(相並、騎馬、)次舞人馬居飼十人、(左右各五人相並、)次同舎人十人、(左右各五人相並、)良家子舞人之時、舎人居飼副馬不前行、

次舞人十人、(一行騎馬、爲先下臈、皆揩平文移、近衞舍人率之、)

當例攝政關白參詣之時、良家子衞府勤之、近代依無其人、以近衞舍人用之、

次移馬居飼十四人、(左右各七人相並、)次同舍人十四人、(萌木裏形木上下、採色尾長鳥丸濃款冬衣、依新制不用絹裏單衣絹下袴等、水干袴共同色布裏也、不敵、薄沓、)次一員已下隨身十四人、(騎馬相並、爲先下臈、左右近府監已下褐衣、市比歷巾、狩胡籙、黑袴、府生以下左蘇芳狩袴、右朽葉狩袴、將監將曹白襖袴、抑攝政者內舍人二人、近衞二人相加、而予有所思、不賜內舍人隨身、仍今日不召具、件四人非臨時之時、中間蒙攝政詔之人、只宇治殿許也、彼殿多年不賜內舍人隨身、及暮年宇治行幸之時賜之、予遂彼例也、)

行列次第理須如此、而今日殿上人等、多自路頭打出、適以前陣、隨身等主人乘車之後、更難進彼前、仍除一員之外、府生以下十人在殿上之後、御前之前、尤可謂違例、但應保、仁安、元曆、皆以如此云々、

次召使四人、(左右、騎馬、爲先下臈、)次官掌二人、(在左、騎馬、爲先下臈、)次前駈、先六位、(衣冠、)次諸大夫、(布袴、)次地下公達、(衣冠、)次殿上人、(衣冠、)爲先下臈、前駈諸將佐隨身布衣帶劒、或負狩胡籙、

今日殿上人之中、着束帶之輩相交云々、甚違例也、抑雖家司職事、爲內院殿上人之輩、皆着衣冠、雖非家司職事、於諸大夫者、非內院殿上人之輩、皆着布袴、蓋先例也、(抑院者謂上西門院也、不謂諸女院、)次外記史、(外記在左、史在右、布袴中啓、)次少納言、(在右、布袴、細平緒、中啓、)辨、(在左、布袴中啓、)

今日少納言頼綱、大外記頼業、稱老屈、着束帶、雖似違例、非無先規、

次余車、(中諸院宮御車、下簾有繪、車副六人、冠、老懸、蘇芳袍衣、青單、半臂下襲、朽葉末濃袴、濃袙、一重布袴、市比歷巾、藍沓、半蔀持揆近侯、非裝束、紺褐衣白襖袴、自余同車副、近例於牛童者不着半臂下重云々、尤不可然、仍今日着用之、)次家司大藏卿宗頼朝臣、(衣冠、騎鹿毛馬、雜色八人、)

後騎有無、先例不定、承保以後初度春日詣無之、雖須依先例、寬治(宇治殿初度、)備中守隆光朝臣(宗頼朝臣先祖也、)候後騎、予自攝政初多用彼例、其儀相似之故也、仍今日又追其例也、其外於非初度者後騎亦度々也、所謂承曆、嘉承、天永等也、所詮依其人在無歟、今宗頼朝臣尤當後騎之仁而已、

次檢非違使二人、(左五位尉知親、布袴、右六位尉季國、布衣冠、)

次雜色廿人許、管笠深沓如例、

次陪從十二人、發哥笛聲、

次琴持二人、(近衞官人一人仕之、袍、中臂、下襲、青末濃袴、琴持、同番長奉仕之、仍着褐衣、自余裝束同陪從、)

〔次〕良家子舞人之時、五位諸大夫以下十二人、率ヨ仕陪從一、

次內府移馬居飼十四人、相並、次同舍人十四人、相並、着布朽葉上下、紫香葉裏、形木蒲木袍、守ニ制符一同ニ余舍人一、次近衛馬寮一員以下隨身十四人、府生以下八人著ニ蘇芳狩袴一、抑件隨身在ニ前駈之後一、同ニ余儀一、前駈員少、隨身何不ニ前行一哉、然而、且依ニ近例一、且守ニ予儀一、尚在ニ前駈之後、御前之馬寮一員、允、屬、府生、長上等也、次召使前云々、二人、左右相並、次官掌二人、左右相並、次前駈十八人、五位八人、六位二人、永久四年例如レ此、次左近衛少將宗國、左馬助成賓、相並、次外記、大外記師尚、史、右大史成定、相並、次少納言賴房、左少辨親雅、相並、已上布袴、次內府車、檳榔毛、車副四人、布衣、平禮、牛童同著ニ布衣一、持レ揩近候、前木上下、濃欵冬衣、守レ制同前、

次檢非違使左府信定、布衣冠、次雜色十人許、菅笠深沓如レ例、

次諸卿車、

權大納言兼房、前駈六人、〔此內三人余儲ニ送之一〕

新大納言實家、前駈六人、

藤中納言定能、

源中納言通親、

帥中納言經房、

坊門中納言泰通、

新藤中納言兼光、

二位宰相基家、

已上無ニ前駈一、

二位中將良經、前駈四人、

別當　隆房、

源宰相中將通資、

大宮權大夫光雅、

右大辨光長、

已上內府已下十四人、

此外右大將實房參ニ會社頭一、向ニ黒木屋一之時扈從、代々拗ニ春日詣記一、公卿員數未ニ曾有一如レ此例一、以ニ不肖之身一、越ニ先賢之跡一、可レ恐可レ謹努々、未斜到ニ宇治一、乘レ船渡河、內府以下依ニ遲々一不ニ相待一、余於ニ西岸一乘レ車之間、內府、權大納言、二位中將等於ニ東岸一下レ怨、余恐ニ日景之傾一、促レ怨不レ緩、仍人々多遲參、到ニ八幡一伏拜、下レ車取レ笏一拜、宇治殿仰云、騎馬之時可レ下レ馬、乘車之時必不レ可レ然、只放レ牛可ニ引過一云々、然而中古以來皆以下レ車、仍從ニ近例一耳、到ニ法花寺烏居下一、洗ニ車輪一可レ整ニ行列一、而依レ及ニ夜漏一無ニ此儀一、是又先例也、亥刻着ニ佐保殿一、於ニ南面木柴垣外一下レ車、殿上人等或先陣早向ニ宿所一、或遲參追陪ニ數丁一、仍以ニ御前辨基親朝臣一令レ取レ沓、雖レ不レ知ニ先例一、隨ニ當時便一、余先着ニ前

庭座、取笏向北再拜、則見來拜淡海公昭居、先例件拜或三拜云々、然而追近例用再拜、件座弘筵之上敷高麗端疊一枚、脱沓着此座也、拜了更着沓昇堂上、先着客亭座、見康和二年記、須臾起座入休所解脱飡食、其後浴湯、湯殿守賜祿、疋絹、下家司取之、此間宗頼朝臣參上、件朝臣自九條口給來、車在公卿後云々、不堪長途之騎馬之故也、余仰可給長装束之由、卽給之、公卿舞人以下早可沙汰具之由、頻雖加催促、人々遲參之間頗經程、此間藤中納言定能、大宮權大夫光雅等來、卽余着装束出賓筵、被整諸卿者、彌可及深更、加之、此座公卿、先例不過兩三輩者也、次勸一獻、四位家司以政朝臣持參盃、巡行如恒、次賜舞人陪從挿頭、諸大夫取之於東廊給之、當時參上舞人纔四五輩也、其殘於社頭可給之由、仰宗頼朝臣了、

件座棟分戸以西三ヶ間、母屋廂敷滿弘筵、南西廂卷之、東北廂垂之、副件簾立亘四尺屏風、副母屋東屏風、敷予座南北妻、横敷也、其西二行敷高麗端疊、爲上達部座、對座、南廂敷紫端疊、爲殿上人座、各備饗饌、主人料折敷高坏六本、大臣四本、納言以下三本、殿上人懸盤、東上北面、舊記云、西廂敷殿上人座、南上東面、其家子舞人之時、殿上人座在南廂云々、而今見此屋座體、西廂無此、若是元曆追儺(追儺イ)失歟、可尋之、參社頭、御前辨

史雖參、少納言外記遲參、雖然不能相待、予降南階、宗頼朝臣獻沓、於(柴)垣下乘車、路頭行列如例、經御寺西北東等參社頭、於一鳥居外被殿許鳥居也、下車、宗頼獻沓、爰少納言外記猶以遲參、暫雖相待、依可經時刻、早以下車也、廣房宿禰稱行御前無例之由不前行、余入自輕門、經祓殿艇前、自庇前着座、余座踏(輕)疊、其內敷之、其西一行敷上達部座、東上北面、殿上人同經後、此間、內府參入、々自座末經後着座、凡他公卿皆自座後着座也、次供手水、陪膳以政朝臣、五位三人、役送自座前供之、有手洗棉等、折敷置紙一枚、爲手巾、手水之儀如元三、此間內府起座、於解後有手水事、依四位家司不足、五位上臈兼親勸仕、陪膳家司也、卽復座、次可居祓物、而遲々、頻加催促、此間昇立神寶長櫃、四合、南北妻立之、西二十所立連也、次其西引立神馬一疋、向北、次引立舞人馬十疋於其西、次五位大夫六人取白妙幣、列位八足北神寶長櫃南、東上北面、

紀伊守爲季、　上野守頼高、
宮內少輔成經、　散位良清、
散位爲親、　散位親輔
頼範雖參上不執幣、尤不當也、是行事之如泥歟、

此後居祓物、尤懈怠也、余陪膳以政朝臣、(余料二本也、)此間陰陽師闕沓頭在宣着座、次修禊、余解縄撫人形如例、(内府云、他公卿作法不見及、)祓了、以政取大麻持來、令一吻一撫了返給、内府已下次第引諸卿了、更歸來余前撤祓物(役五位來取之、)退下、次諸大夫撤他公卿祓物了、先是陰陽師起座了、次神寶已下前行、(此間、若宮奉川事帯各參其所、)余起座(自座前迂之)、經着到殿南、入自南門、(先御幣、次神寶、次神馬、次十列、次余随身前駈相具、)御幣列立直會殿東砌、北上、神寶昇立同屋、神馬引立舞殿南、余仰令引立舞殿東方、是先例也、次余昇自幣殿南面東第二間、直北進立余座北頭揖着座、(西面各在座北邊、)次公卿等自座後着座、(東上北面、)此後事不及記録、

廿八日、(甲子、)天晴、及乗燭雨降風烈、卯刻神宴了、(子細具記日記、)退下着到殿、日已出東嶺、仍更不能就寝、社頭事遅々之間、今日事定及懈怠歟、仍仰奉行之職、再三加催促、巳刻、公卿少々來、午刻、大略參集、舞人等遅參云々、仍頻加催(促)、未刻右大將實房來、入自南幔門、昇南階着座、(若可昇自西階歟、)即舞人皆參云々、依内府遅來、再三雖遣使者、猶以遅々、寂末所遣之使者歸來云、已令出途中給、定有御參會歟云云、即重遣使云、於春日林遂相待可連車者、即余出賓筵、先是余及二位中將着束帯、(余裝束色目如例、蒔絵螺鈿劔、紺地平緒、即去夜所用同物也、中將裝束冬下襲、紅打衵、白浮文表袴、蒔絵螺鈿劔、紺地平緒等也、随身裝束共如出京日、余染分褰巾、中將蘇芳也、)次余示人々令先令立座、自下臈起座、右大將已下皆悉降自西階、權大納言獨用南階、是又不可然、不被知案内歟、公卿列立西幔外、(東上南面、)次余起座、降自南階、(二位中將持來沓、)出幔門西行、向右大將相揖、(引裾也、)經公卿列前(家禮人々跪地、)過畢、随身懸下襲裾於弓、於鳥居外乘車、二位中將(褰簾、)[此後事不記之、]

廿九日、(乙丑、)天晴、朝間雖天陰無雨雪、此日、興福寺金堂南圓堂等棟上也、(去治承四年十二月化灰燼之後、八ヶ年于茲、雖被付功國、更以無其沙汰、余交收長者以後、申三奏事由、去々年始所被付伊豫國因幡國也、伊豫六ヶ間、因幡三ヶ間也、去々年講堂造了之間、忘他營、去年十月欲遂此事之處、因幡吏防納言通親卿、被追下宮修行及奏遂使之間、申上棟雖叶之由、仍可延引旨、依行院宣不遂也、十一月廿七日又欲遂之處、依寺家中不可叶之由、又以延引、去十三日公家御衰日、可有憚之由人々令申、二月以後一切無日次、依今日雖非上吉、同召陰陽等、依無殊憚所擇用也、件子細見先日記録、)卯刻着束帯、(有文帯、打下襲、蒔絵螺鈿劔、色目如此、)此間、權大納言兼房卿、大宮權大夫光雅卿等來、佐保殿前駈随身已下僕從等遅參、然而御前等參入之後、不待調他人(依當時不可遂之故也、)出行、降自佐保殿南階(殿上人等迎来、兼房、良經、光雅等卿先以降立、仍余頗朝臣歟、)於南柴垣外乘車、然間車副所來只一人、仍待具今一人參御寺、(經房卿逢途中迎、)

（車、内府參會于西御門大路、他公卿次第來會、于路次、右大將先以參御寺、）路頭行列如昨日、但無舞人隨身、裝束又以如昨日一昨日兩日、（内府同之、）自佐保殿前大路東行、到興福寺西御門即稅駕、僧綱迎謁之後下車、（路夫人多、狼藉殊甚、仍強不待諸卿下車、少々下車之後下自車也、）宗賴朝臣獻沓、（殿上人等先陣不見車邊也、）於門外解劔撤笏、（寺中不可帶劔笏之故也、）（是又先例也、）又懸裾於帶上手也、（地濕不能引裾之故、内府已下皆同、）御前等前行入自門東行、先是別當僧正已下僧綱已講五師得業等列立路南頭、（西上北面、）余向僧正等揖、（不持笏、只叉手也、）僧正以下答揖、即過其列前猶東行、自假屋西邊南折入假屋、自乾幔門經西北昇北妻、（宗賴取沓、）入自北第二間着座、（南面、設座之、同第一間休所內也、）先是右大將降立假屋東庭南邊、余着座之後、依次着座也、次內府昇自假屋西面入當門着西座、（東面、件座無對座、）次右大將（東座、）已下、次第相分着東西座、（着東座之人、或經座中、右大將同經座中、件假屋其緣太狹少之故歟、然而猶可經東緣歟、）殿上人等不着座、次余召行事左少辨親雅、（爲官左大辨光長卿依所勞假不下向、仍去年辛酉仰親雅、依爲氏辨上臈也、假行事也、）親雅進候東緣、余先問事具否、申具之由、次問勅使參否、申參人之由、余仰圓座可敷之由、（敷座了、即可召之由仰之、）次藏人五位一人（圓行歟、）取圓座一枚、敷北第三間、（余座次間也、若可敷其南間歟、）東邊、次勅使左中將公時朝臣（無劔笏、）經東緣參進、先候長押下

依余目進着圓座示氣色、余又目之、即公時朝臣起座退下、（永承々曆共無祿、雖無其理、兩度例分明、仍不賜之、）次召親雅問刻限到否、親雅退下、歸參申云、吉時漸到候者、仍示人人令起座、自下﨟起座列立南幔外、（北上東面也、）次余降自假屋東面、（宗賴獻沓、）經前庭（幔門、）南行、出自巽幔門、經公卿列前、對右大將小揖、（內府居南幔門邊相從余也、）南行、西廻廻廊跡開其路、南中門方大衆雜人群集、仍令拂却御寺西南等、（懸裾加笏、依其路有煩也、先於幔門懸之也、內府右大將已下同之、）至于中門跡、（假引幔爲門代、）垂裾令懸隨身弓、入自東方幔門、經東縫東庭、於縫下揖、脫沓即着座、（此座須如此也、余妄念忽起、經庭中着座、仍北綱在後、非無便宜之故、召行事親雅、移寄其綱、引退座前了、不可超其綱之故也、內府同從余經庭中也、抑今日自假屋移着此座之間、聊有迴眼之物、若是寂之境界歟、靜心觀誰歟、念佛神無許云々、失錯猶彼餘勢歟、可恐、可奇、）次內府右大將（此已下經庭東也、）已下次第着座了、（西面北上、）之後、座猶殘人未着、仍余氏殿上人可着座之由仰之、人々傳仰之、殿上人等着之不限人數、只隨座程也、此間、（余着座之後、他公卿未着之程也、）別當僧正已下僧綱已講等進自西方着座、（東面北上、）皆悉着了之後、行事左少辨親雅經庭中、取綱與余、（倚麻柱下打杭結之、付親雅即解下之、承曆記云、武忠解之云々、今余座其太近、仍旁可令使令親雅解也、）余已下取之、次左近將監式親打鼓、即余已下僧俗皆立座引綱（此間工等搗杵引之、立了打堅柱根三度、我例皆退引立柱、以

吉日正立纏上也、而中古以來依事有煩、衆皆悉立柱云々、而余折中仰下云、猶所載勘文也、四本頗可引退纏、今日付綱之時、正可引立纏止也、仍雖從此命、只聊依引退、立柱之間頗無所成儀、似無念、可謂遺恨、異永承例、可存記者也、立柱了緇素居座、次殘三本皆立了、（此時僧俗不立也、）先是右大將云、起之由不見日記云々、余云、引綱之時、爭乍（如イ）居引哉、其力太可弱、猶可立也、仍人々從之皆立了、余已下起座、（今度經座末也、）此座自上臈可起之由存之、仍余先起也、經座後向（此間家禮人々居向（群イ）路居、）直欲向南圓堂、而彼堂不儲弘筵、欲渡金堂筵云々、仍其間佇立假屋邊、（今度不懸裾令持隨身也、）敷筵了緇素着座、（余已下於南座、僧綱着北座、次第戴此由、仍所若也、而後日追案之、金堂左爲僧座、南圓堂右爲俗座、不可相符歟、委不沙汰、守次第着之、失儀歟、）次行事辨經座中、取綱與余、（今度次官以政解下其綱也、）所司又取其綱授僧正、（金堂同如此也、）親雅云、於南圓堂者不打鼓之由、寺家所申也云々、理不可然、無儀例者可打之由仰之、然而程遠不聞、然間已立柱、仍余已下起座引綱也、如初立了、如本居殘柱等、皆立了之後、余已下起座、經座後末等、還着假屋座、（以次着從之、）此間親雅問棟上吉時、歸來申到之由、仰可上之由、次諸大夫持來盤一帖、敷端座上、（仰棟上之間敷之也、是爲大臣座也、）此間上南堂棟、頃之上了之由、親雅來申之、即內大臣已下移着端座、（各經東緣也、一行着之、）次余召親雅、仰別當已下可着座之由、即親雅退下召之、次別當僧正已下來着西座、（先敷淨座、如例、）次已講着西庇座、（附度例不着歟、可尋之、）次二位中將（即位座、）良經起座、於南緣邊取織物褂、給別當僧正、次殿上人四位已下、給權別當已下祿、（已講同預祿、殿上五位取之、）次各持祿起座、（僧正同持祿於西庇、已講受取之歟、）其後暫而（相待僧正被歸一乘院之程、已此間於國司盤給工已下祿、南圓堂方又同給之、）余示人々令起座、次余起座向別當房、（今度不懸裾令持隨身也、）內府右大將已下相從也、入自南四足、經前庭、昇寢殿南階東邊、直入着座、（西面、依僧正直入也、二位中將取沓、）次內府同昇自南階、（左少將伊輔朝臣取沓、經緣、）南西廣庇、入自西面北一間、經座奥着座、（南面、無對座、）次右大將、（南座、）權大納言、（北座、）新大納言、（南座、）各昇南階着座、次中納言定能卿已下、昇自東廊西面階、南北相分着座、次殿上人等着座、（在東廊、）次余召宗輔朝臣、傳示別當僧正可被（叅）着之由、此間一獻、（已講持盃、〈居折敷、如例、〉得業取瓶子、）余擬右大將、了擬內府、巡行如例、次二獻、其儀同前、次居汁、居了可申上、而叅議不候座、仍直下箸、此間別當僧正出自東廊西面北一間簾、經廣庇着南庇座、次三獻、余擬別當僧正、僧正起座、就余座南頭、余與盃、僧正取之歸座飲之、更（又イ）入酒擬內府、依其座程遠、已講取盃傳內

府、內府擬右大將、已下巡流如例、次居菓子、次居署預粥、余已下不待居了食之、次引龍蹄一疋、(隨身二人引之、)一兩匝之後、引廻於東廊南邊、別當僧正從僧受取之、次僧正起座歸入了、次余目人々令起座、各經本路退下、新大納言已上至內府、降自寢殿西妻廣庇南(面)階、右大將已下經前庭、加立公卿列上、(件列東縣南衛、西上南(北イ)面也、)內府留立南階西邊也、次余起座直降自南階、(內府居西邊、相從余也、二位中將獻沓、)南行經公卿列前、(其程庭從取直、仍令垂裾、揖上首了、卽隨身取之、)對右大將相揖、而過公卿列東方、別當僧正被降立、余於平橋邊目之、而猶被送之、仍余於四足門下立歸謝遣之、僧正被留平橋下也、(次)出件門西行、僧綱等於南邊列立、余過其前、於西御門外乘車、歸佐保殿、于時已終也、內府直向禪定院、改裝束可來之由仰之、定經(時イ)、經房等卿從余來佐保殿、次給御前祿、於東廊給之、四位已下諸大夫取之、余於佐保殿羞食、改裝束、(衣冠、綾淺黃指貫、白府綾出褂也、)此間經房卿徒然伺候、雖早示可歸之由、日來不參佐保殿、稱有恐猶祗候、定能卿改着衣冠、小時權大納言被來、(衣冠、)余出座召入、季長朝臣登上、(宗頼白地參、改裝束退下之間也、)仰可引馬之由、卽衛府

一人隨身一人引之、(隨身二人可引之、)一匝之後引退了、次內府來(衣冠出紅打衣、(不入給、))着座、次余歸入、此間宗頼參入、余居南庇東第二間簾中召入、宗頼參上、余仰院御隨身等可召之由、卽近武已下六人參候東廊邊、此間內府已下起座、移居南庇殿上人座、先召近武、(宗頼候東面緣、行之、)參上跪庭、余抑出紅打衣於簾下、內府進寄取之給近武、(近武進寄階間砌邊取之、)次召厚助、如初參候、少將伊輔朝臣自西方持來紅梅織物褂與內府、內府取之進出給之、(如初、)厚助肩祿一拜退出、次武安、權大納言起座於西緣、取白綾褂、進南緣給之、(如初、武安拜之同厚助、)次召兼平、定能卿起座取之、(白綾褂也、)進南緣給之、(如權大納言(也、))兼平取之退下、(不拜之、)次召武友、二位中將口織物褂取(兵部大輔能(範イ)季取投二位中將、)給之、次召兼仲、同中將取表紋冬綾褂給之、(一人不足、仍中將兩度給之也、經房卿雖在座不取之也、)隨身六人之中、兼平兼仲着舞人之裝束如何、殘四人水干袴着冠幷毛沓也、又厚助、武安之外不拜之、先是右大將、新大納言等宿所、各遣馬一疋、(右大將職事小舍人、宗頼行、國新大納言職事、恐時也、)各有長給之報、次余降自佐保殿南階、(獻沓、)於柴垣外乘車、(大納言降立、經房卿降居、內府、定能卿、二位中將等扈從、)行列如例、御前改着衣冠可前驅、而各早(以)上洛云々、于

レ時申一點也、戌刻着二宇治一、（於二八幡一伏拜、下レ車拜レ之如レ先、）下乘レ船之後暫不レ出レ船、待二內府、二位中將等一、無レ程各來着、三人同船着二東岸一、更乘レ車從レ船、亥〔刻〕終到二九條一、賜二隨身腰指一、又共檢非違使二人各給二馬一疋一、各自レ院被レ催遣二之故也、蓋先例也、（御厩案主引レ之、於二中門邊一給レ之云々、）次內府共檢非違使同引レ馬召レ前給レ之、仍隨身下﨟引レ之云々、浴湯之後一寢、

卅日、（丙寅、）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雨、午刻相二伴內府一、歸二冷泉亭一、密々儀也、入レ夜參レ院、以二盛隆一申ヨ入春日詣之間御沙汰、每事丁寧已超ヨ過先例一、殊恐畏申之由ヒ了、仰云、行法之間不レ能二御對面一者、即退出了、權大納言以二番札一示、今度殊被レ勵二懇志一之悅ヒ、又於二九條一以二褂一領一、給二智詮阿闍梨一、示二雨祈有二法驗一之故也、又以二牛一頭一欲レ遣二覺成法印之許一、行二御修法一之故也、而今日不二將來一、仍明日遣レ之、以二侍兵衛尉重經一爲レ使也、恐悅之由有二返報一、

二月

一日、（丁卯、）此日大原野祭也、依二乘尻等懈怠一、及レ晩發遣、院臈文章博士光輔朝臣、陰陽師經殿頭宣平、行事職事光茂、神馬使所雜色忠光、內府同發ヨ遣之一、（陪膳已下同前、）女房依二月障一自二川原一立也、（先日只仰二由緖一、不レ立レ帶、而今日忘却立レ帶了、只追錄可レ檢二先例一、）今日釋奠也、（上卿源光雅、參議雅長、親宗、通親、等參、序者文章生親輔、講師爲長、）午刻許自二內裏女房一送レ書云、日來玉體聊有二御恙一、而昨今御增、就レ中御咳逆反吐、殊只以煩御云々、欲二馳參一之處風氣不レ快、仍且召ヨ遣職事棟範一之間、即以參入、御樂事傳レ女房語一、其趣同二女札一、余仰云、先早召二陰陽師一、於二藏人所一可レ被レ行二御占一、隨二其趣一、問二日次一可レ被レ行二御祭等並二一間仁王講等一、又參レ院可レ奏二此由一者、棟範歸來傳二院宣一、又持ヨ來御占形一、其趣非レ重歟、但御祭等明日可レ行之由仰レ之、依二今日御衰日一也又入レ夜檢非違使清重（院近臣、）爲二御使一來、余依二所勞不一レ快、依レ爲二御使一召二簾前一謁レ之仰云、內裏御不豫聞食驚、御祈已下事殊可二申沙汰一也者、又御有樣委可レ令レ申者、申二子細一了、如レ此下﨟雖レ爲二御使一、不レ可二必謁一、然而白川鳥羽院御時、以二北面下﨟一爲二御使一、被レ遣二知足院殿法性寺殿等御許一每度被レ召二御前一、思二彼例一所レ謁也、及二深更一余疾彌重、終夜惱亂、

二日、（戊辰、）雨降、所惱猶無レ減、是非レ他去冬今春不レ治、相積之所レ致也、進二番札於內裏女房許一、（國自爲レ使、）報云、

昨今同前云々、今日內府參內、入夜歸來、語御惱體、當時他事殊非不御、只咳病殊重御云々、

棟範來申條々事、御祈等今夜始了、御祭五、(泰山府君、鬼氣、招魂、土公、呪咀云々、)又仁王講等也、此日、天文博士業俊、大藏大輔泰茂等、持來密奏、各留案返給奏料了、

三日、己巳、陰晴不定、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也、余依所勞不參、又祈年祭前齋也、雖無病可有憚歟、於陀羅尼者當致齋之時、不進之也、內府、二位中將等進陀羅尼了、午刻內府參院了、棟範來云只今院宣云、右兵衛數成(故房千丹州三品敗、實教朝臣猶子也、)可被聽昇殿、今日可申拜賀、只今云々、可被仰下、追可申殿下者、(條陸奏行也、)早可仰下之由仰了、依天變被始數壇御祈、而又有如此之非據、只被略御祈、頗執思食、政道之可叶天意者歟、莫言々々、

四日、庚午、陰晴不定、此日、祈年祭也、上卿兼房卿云々、昨日致齋如常、棟範來申公家御樂之間事、雖有秘御療治、未有御驗、欲始御修法、無用途云々、可奏聞之由仰之、即歸來云、院宣云、可仰能保朝臣者、資元持來天文密奏、留案返給奏料了、此夕使泰茂修熒惑星祭、仰右少辨親經令草進祭文、(即賜擬紙、令書、余書入名、)仰可遣祈年穀奉幣可忩申沙汰、御樂事可被載辭別之由了、

五日、辛未、晴、故院御月忌如例、余不臨其所、此日立春日祭神馬、陪膳以政朝臣、奉行經泰、(雖除服、依爲輕服日數內、有憚役送、以使良清令被行役送也、)使家職事散位良清、(藤氏也、於神馬使者必不用氏人、然而世役輩之中無領狀人、仍就職事也、)陰陽師圖書頭在宣朝臣也、余風病未快、然而依存謹愼、拄以奉拜、又女房同奉幣、以政非女房家司、仍以宮內卿季經朝臣爲陪膳、內府同發遣奉幣、役人同前、但國行勤役送、御樂事以書問女房、返札云、自昨日有御增、御溫氣相加、殊六借御云々、棟範來示仰趣、即以同人奏院、仰云、聞食驚不少、御祈事可仰能保朝臣者、棟範即仰之、能保申今夜不可叶之由、仍御修法八日可始之由仰之、明日明後日依日次不宜也、此夕以職事圖書、遣舞人半臂下襲於使、實保朝臣祗候、此夜群盜入少將信清家云々、

六日、壬申、晴、問御樂事於女房、只同前云々、今曉或人有夢想事、公家御樂爲余沙汰、修御祭者可有御減云々、仍遂御修法之沙汰、自今夜五ヶ夜、可修如法泰山府君御祭之由、仰棟範、又示女房之

許二召ヲ仰業俊一了、又兼光卿來、可レ草ヲ進都狀一之由同仰レ之、此日春日祭、使右少將實保朝臣、辨右少辨親經、

此日被レ行二軒廊御占一、神宮怪異、大隅國正八幡宮自殺者也、御讀經沙汰等也、上卿泰通也、宗隆來、季御讀經日次事仰レ來廿七日可レ宜之由、此日、公家御祈被レ行、四角鬼氣御祭云々、藏人所沙汰、入レ夜藏人忠國持ヲ來御都狀草一、余見了、以二同藏人一遣二陰陽師許一、頃之持ヲ來淸書一、黃紙手也、余正二衣冠一、以レ朱奉レ書ヲ入御諱字一、極雖二其恐多一、蓋幼主御時之例也、御都狀三ヶ所、枚二（〇二イナシ）十二枚、各一所也、即以二藏人一遣二川合瀨一了、其後余降レ庭、北向兩段再拜、奉レ祈二玉體安全一、幷又奉レ拜二春日大明神一、依二御祭一也、

七日、癸酉、晴、早旦天文博士業俊朝臣申云、去夜天晴雲歛、祭庭安閑、御祭嚴重、藏人可二撿知一也、祭物每事丁寧云々、定經來、造宮使幷離宮院修造事等奏二所存一、歸來云、造宮使神祇少副爲定、是當時所帶者之中、官位第一也、又先年奉行無爲者云々、一身兩度奉行、其例巳多、其又離宮院之中未レ被レ付二成功一之所々合四ヶ院也、而爲季修ヲ造二ヶ院一、可レ任二少副一、有二本功一、爲定又造二一ヶ院一、可レ浴二一階恩一、有二本功一、親廣造二四ヶ院一、可レ任二副官一、無二本功一、三人申旨如レ此、爲季、爲定等雖レ有二本功一、造二二ヶ院一、任二副官一、叙二一階一之條、共以成功不足也、只造二四ヶ院一可レ爲二一人功一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歟之由奏聞之處、仰云、爲季爲二院中奉公之者一、雖二功程不足一、只可レ被二仰下一、爲定又以同前云々、御定旨已似レ忘二神事一如何、然而早可二宣下一之由仰了、今日內府參內、此夕私修二火災祭一、陰陽師泰茂朝臣、自二今日一三ヶ日、神祇大副卜部兼友參ヲ籠本宮一、祈ヲ申御不豫事一、

八日、甲戌、晴、二位大納言送二書札一云、所レ遣二出羽國一之法師昌尊申狀如レ此、即被レ送二件狀一、雖レ委細不レ能二具錄一、只義顯在二奧州一、即件昌尊出自二出羽國一之間、與二彼軍兵一合戰、希有逃レ命來ヲ着鎌倉一、以二此子細一觸二賴朝一之處、早申二國司一可レ經二院奏一之由也、子細〔猶〕有レ疑、仍召二件脚力一、大納言副二使者一送レ之、問二子細一、申狀同二昌尊書狀一、爲二奏聞一召二定長一、依二所勞一不レ來、又觸二經房卿一、同稱レ病、然間及二深更一、仍明日付二職隆一可レ奏也、自二今朝一內府病惱、頭之落居、召二智詮一加二護身一、自二今日一於二御殿一被レ行二大般若御讀經一三ヶ日、此日、二位中將着レ陣、正二位後也、前驅六人隨身白狩袴、垂レ之、共殿上人、刑部卿宗雅朝臣、申刻參レ陣即歸來、

今日又權中納言忠良卿可着陣云々、此日依御樂被行了、不見御祓、

九日、乙亥、晴、召盛隆朝臣、委昨日權大納言所示送之義顯之間事、入夜歸來、仰云、此事爭無御信用哉、但御返事只自其直可被仰也云々、余申云、此事已大事也、爭私申返事哉、猶於院有議定、可被遣別御使歟、被成宣旨院宣等宜歟者、

十日、丙子、晴、此日、先母遠忌也、仍佛經布施取等送光明院如例、又自今日至來十九日、十ヶ日修懺法、（恒例自二十九日被始、是被毀御料也、而今年始自二十日終于十九日、是夜關白於此忌日宛結願於父忌日也、（○有闕字歟）仍及十ヶ日也、仍女房相供、内府病後未能出仕、二位中将又明日可參内、仍留逗、兩人於冷泉第、）向九條始初夜時了、余（同）讀懺法、又讀妙經唱念佛、是爲父母也、今夜宿御堂、今日宣下造宮使、（定、爲上卿資房卿、仰親經朝臣、）公家泰山府君御祭、今夜滿五ヶ夜、初後余正衣冠取笏降庭來拜府君、依守謙愼也、爲來祈我君也、（五ヶ日毎日御都狀書御諱、毎日蔵人持來也、）

十一日、丁丑、晴、及晚雨下、懺法後夜日中兩時行了、未刻許歸冷泉亭、須十ヶ日之間經廻此堂也、然而依主上御不豫、不逗留城南、所忩歸亭也、酉刻着直衣參内、（自去朔日依風病不出仕、今日始所出仕也、）奉拜龍顏之處、御惱已平愈、爲悅不少、卽參院、（于時秉燭以後也、）以盛隆入見參、被仰出義顯之間事、申子細了、卽有召、仍參御前、申主上御風氣無爲之由、幷義顯能與州之間事、奉勅定歸出殿上、與兼雅經房等卿粗議定此間事、卽召盛隆可向左大臣、右大臣、右大將、堀川大納言等亭之由仰之、（是可問人々之由、有勅定之故也、）

一可被成宣旨事、（元將宣旨、非叙位之由、可被叙之、此條經房所申出也、）

一可被成院宣事、（隨御下文也、）

已上官史生之兼院廳官之輩、爲御使持兩通、可向關東云々、

一如此有沙汰之由、且可被仰關東事、

件等趣如何、又此外有可被行事哉之由、各所被尋問也、盛隆復奏可問之由仰了、卽參御所、依中間今夜不能奏聞云々、仍余退出了、

此日、園幷韓神祭、參議基家、左少辨親雅等行事云々、

此日可爲神齋、而忘却、不可說、々々々

十二日、戊寅、晴、及晚小雨、泰茂來申云、昨日一昨日等所示之變等、依昨日雨銷了云々、爲悅不少、未刻、内女房告云、主上又發給、自日來六借御座云々、

仍作慈倒衣裳參、依御物忌不能參御前、候二間方招女房問御惱辭、日來雖有御更發之時、故無御發、今日終日有御發云々、余召棟範、女房昏之時、余參內之前、所遣召也、卽付使參入、以今日辰時御增日也、可行御占、又護身吉凶等可占申之由同仰之、小時持參御占形、披見之處、占又不重、護身所宜也云々、小時退出了、自明後日可始御修法千手寺也、實嚴之由仰棟範了、及深更、自院被問仰內參御惱事、此日有位記請印事、上卿別當實家云々、

十三日、己卯、晴、午刻、盛隆朝臣爲御使來云、追討宣旨事、人々一同計申、依彼趣可被仰下歟、但能保朝臣去夜有申旨、刑部丞成經上洛、賴朝卿申送云、義顯在奥州事已實也、但賴朝爲亡母造營五重塔婆、今年依重厄禁斷殺生了、仍雖承追討使、雖可遂私宿意、於今年者一切不可及此沙汰、若彼餘黨於來殺者非此限、其條又忽非可恐寄事、隨又安平也云々、仍自公家直仰秀平法師子息於秀平者十月二十九日逝去了、可被召進彼義顯也、且是彼子息等與義顯〔等〕同意之由風聞、爲顯其眞僞也、但此條賴朝故不能奏達、只內々能保可相計云々者、已上賴朝詞、能保申旨如此、然者宣旨之狀可被載此趣歟者、余申云、所申尤可然、不可及異議、可被載此由也、抑、御使之條女房无沙汰、官史生之輩院廳官之者可差遣云々、縱雖向奥州、其仁不可變易歟、若又能保朝臣有申旨哉、重可奏者、盛隆歸參了、申刻許召棟範、仰宣旨事、先可注進仰詞之由仰之、此次申奉幣之間事、元被催右大臣、而爲當日定者、可參之由被申云々、而新中納言忠良可奉行之由所望云々、仍職事內々此旨觸右府歟、然之間忠良俄辭退云々、仍重告右大臣之由棟範所申也、家習初度神態所勸、祈年祭、若吉田祭也、而奉幣奉行之條、雖不及難、不似家例、然而彼遂事專不能口入、而今忽辭退、若有敎訓人歟、晚頭能保朝臣來、召簾前謁談、所語同盛隆申狀、賴朝不申院、不示此趣、推其意趣、今度宣旨爲表起自叙襟之由歟云々、此外雖多申旨、不具記、入夜棟範持來宣旨草、理致分明、仍仰非由、明日可奏聞之由仰之、又可被副院廳御下文云々、其間事幷可引載出羽國司解狀哉否事、同可仰合經房卿之由仰之、

十四日、庚辰、晴、巳刻、棟範來、召簾前謁之、棟範云、追

討宣旨持參院、早可下之由有仰、又云、經房卿申云、宣旨使院使一人可宣之由雖存、被遣奥州者、兩人可宣之由所存也云々、余云、早向左大臣亭、可下宣旨、又院使別被遣之事只可在院、申沙汰非職事之冣者、又國解事被仰國司、未賚進、事可懈怠之上、强非要歟、仍只以口宣所下也、其狀如此、

文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宣旨、

源義顯者、文治元年比、忽圖逆節、猥乖憲條、然間神明戮力、賊徒敗奔、仍仰五畿七道諸國、可索捕其身之由、宣下先了、爰如風聞者、彼義顯偸赴奥州、帶先日之毀符、稱當時之勅命、相語邊民、欲企野戰云々、件符者綷不出從　叙襟、自由之結構、武威之所推也、因茲可毀破之由、重下鳳詔畢、何備龜鏡哉、奸心之至、責而有餘、宜令前鎭守府將軍秀衡子息等、追討彼義顯幷同意輩、若背綸言、不存勳功者、須與同罪遣官軍令征伐、

藏人左衞門權佐平棟範奉、

及晚參內、女房云、今日如形發給云々、如例有雜遊等、玉體更無不豫之氣、爲悅不少、自今夜令寶嚴僧正修千手法、近邊取壇所、所令居住也、入夜向九條、逢懺法時之後、歸冷泉亭、家僕云盛隆朝臣爲院御使參、申公家御祈之間事、然而聞御出之由歸參了云々、今夜依及深更、明旦可來〔之〕由、仰遣盛隆之許〔了〕、於內裏棟範云、向左大臣亭下宣旨了、官使史生之中撰器量、不日可被追下之由、同仰左大臣了云々、此旨所召仰也、棟範又申云、奉幣上卿右大將領狀云々、

十五日、辛巳天晴、入夜雨下、二位大納言被來、謁談良久被歸了、棟範來申條々事等、持來明日奉幣宣命辭別、見了返給、又八幡別當成淸擧狀二通同持來、仰可奏之由了、擧相別當并修理別當等也、家隆申諸寺辨上卿等事、頭辨兼忠朝臣來門外、依神事也、申云、重服人奉行圓宗寺冣勝會、無憚之由、大外記賴業所勘申先例也、又式日今月十九日、可被行歟如何云々、仰云早可奉行、又式日可被行也者、早旦盛隆來仰云、欲行公家御修法之處、無可然之僧、可計申者、申云、院中被召仕之外、可然之人不覺悟、兼行修之何事之有哉、就中於如物供者、不可有其妨歟如何者、盛

隆云、兼家法印不レ勤二院御祈一、可レ召二件人一之由有二御氣色一、如何云々、余云尤其仁也、早可レ被レ仰者、

十六日、壬午陰、此日、祈年穀奉幣也、當日被レ行定雖二不當一、有二近例一、又子細見二先日記一、上卿右大將、辨右大辨棊親朝臣、奉行職事棟範也、午刻、棊親持二來日時定文一、相二綴内記持一來宣命草一、（乘レ車出二門外一之間持來、於二車中一見レ之返給、）卽參内、（直衣、）依二御物忌一候二二間方一、謁二女房一、問二御惱安否一、昨日四ヶ度令レ發給、今日兩度云々、不レ發給二之時、只如レ例、御膳又無二違例一、令レ發給之時ハ、有二小濕氣一、又御眼精乖レ例云々、事體雖レ不レ及二大事一、令レ經二日數一給之條、爲レ歎不レ少、未刻、棟範持ヲ來宣命淸書一、於二二間一見レ之返給、申云使王申二御馬一、仰二闕食之由一、卽上卿參二神祇官一了、（出レ自二左衞門陣一、經二二條堀川一、乘レ車云々、）暨余退出、於二内裏一宗隆云、季御讀經廿一日廿四日之由勘申云々、仰二廿四日之由一了、入レ夜定經來申二賀茂神部大布施枇之間事一、

今日宣命辭別事、

　伊勢已下諸社宣命辭別、被レ申二天變幷御不豫事等一、石〔淸〕水一社被レ加下申大隅正八幡宮自殺者事上、

十七日、癸未雨降、午刻、盛隆朝臣來傳二院宣一云、賴朝卿

申狀如レ此、卽被レ下二消息二通一（一通宇佐遣宮〔使〕、被レ仰二大宮司公通卿〔可〕レ宜事、一通義顯可二召進一之由、可レ被レ仰二秀衡法師于息一、並改名不レ可レ然、反二本名一之由事、）各任二申請一可レ被レ行歟者、申云、宇佐事賴朝申狀尤神妙候、抑臨時遷宮可レ被レ略哉否、先日被レ下ヲ勘諸道一、未進勘文召取後勘奏、被レ行二群議一之後、可レ有二沙汰一歟、義顯之間事、改名之條不レ可レ及二衆議一、早可レ被レ摺ヲ改宣旨一歟、仰可レ使二秀衡法師子息等追ヲ討義顯一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之條、若乘二賴朝意趣一哉否、聊可レ有二思慮一、其故〔ハ〕如二今申狀一者、件泰衡（季衡也、）與二義顯一同意、已爲二謀叛者一之由言上、而無二左右一追討使之由、被レ載二宣旨一如何、若可レ有二議定一哉、但巳被レ下之宣旨被二召返一之條、又於レ理不レ可レ然、尤可レ有二豫議一歟如何、卽盛隆歸來云、以二謀叛者一被レ載二追討〔使〕一之條、寔不レ可レ然、如二賴朝卿申狀一、先載二臨御下文一、可レ被二下遣一也者、余又申云、此事猶可レ被レ仰ヲ合能保朝臣一也、巳被レ下宣旨、被二召返一之條、事涉二禁忌一、又在京之武士〔等〕定令レ申歟、可レ被レ改二宣旨狀一哉、猶只可レ被レ下二御下文許一歟、此條能可レ有二計御沙汰一也者、召二棟範一仰下件宣旨暫不レ可レ成二官符一之由上了、傳聞、兼光卿一男長親出家入道云々、有情之人歟、可レ感可レ憐、密々召二陰陽師

等問山階寺釜鳴事、占申云、口舌火事云々、但非重云々、自寺家不申上、內々僧正被示也、仍殊不仰家司、內々所問也、

十八日、(甲辰)晴、早旦着直衣參院、近習人々未參、以隆信朝臣申入、女房(丹三品等)出逢、義顯之間事非女房之可奏事、仍暫相待盛隆參入、小時參入、余奏〔云〕、猶被召返宣旨事可有思慮、只可被直宣下之趣也、宣旨院宣兩方被下、尤可宜歟、可被直之趣、今日尤可有議定、兼雅、經房、兼光卿等、尤可預議者、卽奏聞、歸來云、所申可然、其趣人々可議申者、(兼雅痢依着淨衣候御所邊、不出公卿座、只經房、兼光等卿祗候、粗議定了、又奏聞了、)奉行職事未參、仍重遣召、及午刻棟範參上、仰宣旨之趣了、余歸家、與中將同車參內、暫而向九條、爲今夜聽聞、

廿五三昧幷逢明遠忌也、入夜內府相伴女房來、所勞此兩三日復例、仍所來也、戌刻、法印率弟子等被來、終夜聽聞、曉更法印被歸了、此夜宿此堂、

十九日、(乙酉)晴、此日、圓宗寺最勝會始也、權中納言實宗卿先定申僧名、(依式日不被勘日時、近代遲延例也、)頭左中辨兼忠朝臣書定文、(重服人也、有例云々、)卽向寺家行事、今日、故殿御忌日也、導師慶智僧都早旦懺法結願、忌日以後例舍利講論義如例、內府幷尊忠法印等同在簾中聽聞、戌刻、女房相共歸冷泉亭、余內府同車、路間念誦法華經比丘偈自我偈等、內府聞之、歸冷泉下車、內府爲寄女房車、走向北車寄方、卽女房下車來此方、內府相具來、數刻在前、談雜事、取出意見、相共評定要事等、亥刻、大原上人(本成房湛斅)來、仍余謁之、此間內府猶在女房前、及子刻歸我方云々、及深更上人歸了、余又就寢了、小時、內府方女房(帥)、周章走來、告大臣殿絕入之由、余劇速而行向見之、身冷氣絕、一塵〔ノ〕無憑、余誦尊勝陀羅尼在傍、事已一定雖不能扶救、志之所之所々修諷經、寶物廐馬等獻諸社、又如祭祓如雲霞修之、又奉始佛敎體、卽大原〔野〕上人來、依在近邊所招也、(此間女房皆退障子外、爲招入上人也、)然而依事急已不能秘計、只唱神咒在傍、先是雖召遣智詮阿闍利、依在九條遲來、如此間天漸曙了、終焉之體非罪業人歟、面貌端正仰而臥之、是善人々相云々、佛嚴來云、生天上歟云々、

廿日、(丙戌)晴、及卯刻智詮來雖加持、更有何益哉、閉眼之後經二時所來也、〔大〕凡爲邪氣絕入之

人、依二佛法之感驗一蘇生、其例雖レ多、今之有樣非二絕
入之儀一、如法之閉眼也、於レ今者百千萬總計不レ所レ及、
余及女房此後神心迷亂、萬事不レ覺、此間爲レ訪公卿已
下濟々來云々、又山法印來、此後事敢以不二覺悟一、及二
辰刻一聊𣶞氣合レ通云々、仍重以雖二加持一、即其氣止了、
上人等云、是非二實意氣一、多有レ如二此(人)一事等一、敢非レ可レ憑云々、猶數刻加ヨ持之一、遍身皆冷
了、仍巳刻披ヨ露事一定之由一、人々降立、余此間以二
伊豫守季長朝臣一爲レ使、申二院可レ觸レ穢之由一也、
此事定能、經房、山法印等敢訓云々、余更前後不覺也、歸來云、於レ今者雖レ遁レ喪無
レ益、淨クテ可レ候云々、然而猶觸レ穢了、重奏下一身雖
レ淨不レ可レ及二出仕一、更以無益之由上了、今度被レ仰二可
レ然之由一、尤神妙、又以二盛隆朝臣一、爲二御使一被二訪仰一、
只申二畏承了之由一、今夜出家事、戒師佛嚴上人也、幷廿二日入棺、
同夜可三盜出二嵯峨邊堂一經光法師所領也、太有二便宜一所也、無二方忌一、事等、僅以
沙ヨ汰旨一了、家司光綱、職事經泰等、可レ奉ヨ行喪事一之
由仰レ之、余女房等今夜向二九條亭一、內府女房猶留二此
亭一、來廿二日同可レ向二九條一也、以二九條堂一可レ爲二喪
家一也、陰陽師仰二頭宣忠朝臣一、令レ着ヲ進門生一人一、余
掌ヨ行喪事一之條、身居二重寄一旁可レ無レ便之由、人々示
レ之、仍只爲二後家沙汰一、示ヨ合兼雅卿一、可レ致二沙汰一之

由、仰二光綱一了、未刻、直二御座一供二燈一云々、見二事一
定一之後、余更前後不レ覺經二數月一、後五月上中旬之比、
且聞二人々一、且倒思出、記二今日以後事等一也、二月廿日
以後到二五月九日一、斷二記錄筆一了、經二數月一之後僅以
記レ之、定有二謬事等一歟、
仰、內大臣正二位兼行左近衞大將藤原良通八、僕之家
督也、余十九女房十六、年始自レ出二胎內一以來、其性寬柔和、
志在二至孝一、一事一言不レ違二父母之命一、逐年逐日無レ忘二
晨昏之禮一、何況奉公之節、當時倖少、生年十七而始勤二
白馬節會內辨一、無二遺失一揚二名譽一、自今○南渓按、留之誤歟、以降非
レ有二見病一、一度不レ遁二其催一、年中臨時之公事無レ不二經
歷一、昔京極太閤少而有二奉公之聞一、然而難レ及二此相府
之忠勤一歟、爲二攝籙之家嫡一之者、未ヨ必有二如レ此之
例一、天○南按、夫歟、謂二之社稷之臣一、又自二幼年一志レ學、和漢之
典籍無レ不二涉獵一、見任卿相之中、其才無レ及レ半之人一
歟、文章是得二天骨一、詩句多任二人口一、加之、從二宗家卿一
傳二歌曲道之奧旨一、不レ殘二纖芥一、又就二樂人宗賢一、屢
[々]習二龍笛骨法寬慆一、漸欲レ達二宮商之道一、近日又學二
和語一、所レ詠之歌、縱雖レ不レ過二兩三一、風情入二幽玄一、政
理者是天性之所レ得也、深思二政道之古風一、絕歎二禮

之廢絶一、和漢之間所二抄寫一之書、卷軸有レ數、殆及二數合一、年齡僅廿二、雖レ云二儒士一、勤學難レ及者歟、國家之棟梁、末代之重臣也、頗不レ相三應亂世一哉、粗思二列祖之蹤一、心操、才漢、政理、藝能、忠勤、至孝、兼二此六之者一、曾少二比類一、愚父出仕、偏被レ扶二相府一、今遭二此喪一、誠是家之盡也、運之拙也、惜而猶可レ惜、悲而猶可レ悲、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非三筆端之可二レ記、於レ今者永絶二一生之希望一、偏期二九品之託生一、僅自二幼齡之昔一、深叅レ信二神明三寶一、永忌二姧邪一、只存二忠貞一、付レ冥付レ顯、仰二擁護一、濫加レ彼、而今有二此恨一、朝野之士庶見二此事一之者、距專二貞潔至誠之思一哉、可レ任二貧焚驕逸之志一者歟、咋抽二白非之禮一、今赴二黄泉之道一、生所何方、其奈二何行方士之術一、冥士可レ恐、只欲レ祈二圓頓之教一、別離之悲、戀慕之思、更非レ可二堪忍一、父之哭レ子、古今多レ例、我家寬德通房、康和二一條殿、皆是雖レ爲二希代之悲歎一、比二今之哀憐一、曾不レ足レ爲レ類、有二何罪過一、天與二此災一哉、倩案二由緒一、充滿之令レ然也、遠祖貞信公兩息居二左右丞相一、實雖レ爲二異代之例一、猶老年之後也、父猶在二壯齡一、子兼二台階警衛之任一、寬治永久之外、更無レ例、後已爲二珍事一、遂又非レ無二遺恨一、今愚身之爲レ體、無二一德一、無二片善一、無二才漢一、無二智慮一、只以謂積善之餘慶、憖居二攝籙之重寄一、至二于子息之居一、高位相并而趨二朝闕一者、過分之榮望、餘レ身之重載也、天譴鬼瞰有レ謂有レ理、但其譴可レ在レ父、其殃何及レ子哉、是則短壽之運、宿業早剋之故也、愚父苟悟二短命之相一、祈レ佛祈レ神、不レ倦不レ息、而遂失二其驗一、是非二冥慮之應一、只恨二信力之不一レ及也、抑、身雖二不肖一、志在二社稷一、雖二一事之無一レ爲、猶乖二魔緣之本意一、惡而與二此罰一、神明已不レ垂レ應、爰知天下之治政時運未レ至歟、非三啻喪二於孝子一、剩悲レ隔二於聖化一者也、但萬端之由緒、論而無レ益、一時之悲泣、言而有レ餘、仰レ天伏レ地、屠レ肝摧レ魂、何世謝二此恨一、何時休二此歎一、只以レ命可レ報者歟、後聞亥刻佛嚴聖人來、出家受戒、經圓闍梨剃レ之云々、法名增道云々、

廿一日、丁亥、晴、被レ下二義經追討之宣旨一云々、去十八日於レ院被レ定二仰其趣一、同十九日棟範持二來九條堂一、令レ見レ之、余粗有下令レ改二直一事上、今日重持來、即宣二下左大臣一云々、神心未レ安堵一、宗賴光綱等參入、申二内府葬禮之間事一、

廿二日、戊子、晴、此夜、内府渡二嵯峨邊小堂一、只同二平生之出行一、網代車、車副二人、共人各騎馬、侍等步行、先レ是申刻

有入棺事、佛嚴上人書野草衣梵字云々、入夜余移居南家、內府女房替居堂廊、

廿三日、己丑、最勝會終停音樂云々、

廿六日、壬辰、有政云々、上卿兼光卿、追討官符請印云云、此日、被成同廳御下文云々、此日、入道大納言資賢入滅、（年七十六、）

廿八日、甲午、雨降、入夜止、此日、內府葬送也、堂輿葬場、其間可謂咫尺、仍每事有便宜云々、用火葬之儀、內府平生之時常曰、火葬有功德、土葬不甘心云云、余又存此旨、仍用火儀也、不用新用輿也、是近代之意巧、第一之上計云々、子細可尋記、此夜先於此堂修初日分佛事、歸來後又修之、後聞今日被勘鴨川合社遷宮、賀茂片岡社假殿遷宮等日時、上卿泰通卿云々、

範僧名、（權律師覺玄、法橋性憲、已講公雅、阿闍梨伊覺、行家、昌圓、）

自今日始修護摩二壇、（一壇阿彌陀、於冷泉修之、晴還、一壇光明眞言、於嵯峨修之、經圓、）

廿九日、乙未、昨日可修佛事、人々遲歸之間、及今日修之、每日初七日等佛寺（本歟）○南按也、後聞、葬禮事了慈德寺法印以下拾其骨、納二瓶、其一ハ渡淨妙寺、右馬權頭兼親懸之、經圓行家兩闍梨、經泰等相具也、後日兼親語云、路間兩度有異香、狩衣隔被其香薰、疑彼骨香歟云々、是有先蹤事也、善人ハ其骨芳云々、

卅日、丙申、例講如例云々、

三月

一日、丁酉、雖觸穢、御燈齋如例、是先例也、但今日許也、公家御燈雖在三日、私齋今日一日也、但御燈祓及三三日之時、到後日爲齋也、例講之次給布裝束各一具、相具小袖各一領、亡者小袖也、今日前攝政近衞堂供養云々、導師法印眞圓、

二日、戊戌、法皇自今日令參籠今熊野給云々、

三日、己亥、公家御燈云々、二七日佛事、（阿彌陀三尊也、）今日平等院一切經會也、付寺家行之、家司長兼爲開封下向、無舞樂、仍不遣樂行事職事、

四日、庚子、後聞有政云々、上卿實宗卿、造宮使官符〔御〕印云々、（內印同行之云々、）此日、余及女房着內府服、其服色也、是康和例也、先於別棟屋着冠無文、直衣等、其後降庭上着麻帶、（是例也、）女房只着服衣、不着帶也、先宗賴、基親等朝臣參上、各令勘申日時、（用喪事之陰陽師、是又例也、）勘文〔留〕御所了、此夕依爲吉日、女房相共向堂、即歸來、又爲方違向雲林院、法印同車、曉鐘之後歸

來、余今日依爲吉日始修誦經、家司宗賴加着（署）、

五日、（辛丑）彌勤講於此亭行之、

六日、（壬寅）因幡堂燒失之後修造之、今日供養導師祐範律師云々、

七日、（癸卯）今日女房修誦經、家司基親朝臣加着（署）、

九日、（乙巳）今日、二位中將夢中、故內府呈六韻之詩、示可和之由云々、而一句僅覺之、其句云、

春月羽林悲自秋、

其文體似平生之作骨、其心又相叶實哀、而有餘事也、尤彼詩昔所好也、而作秋字、彌添悲歎、可謂希代希代、

十日、（丙午）後聞今日有政云々、上卿兼光卿云々、三七日佛事、（不空羂索）導師伊覺、今日余始修佛事、導師覺玄律師也、

迎攝阿彌陀三尊一鋪、　大文字經一部、導師被物一重、布施一裹、題名僧布施一裹也、是寂略儀故始修之、

十三日、（己酉）今日爲方違向普成佛院、曉鐘之後歸來、

十五日、（辛亥）辛亥、阿彌陀講於此亭修之、

十六日、（壬子）二位中將始修諷誦、（自署）此日、賴輔入道妻、於嵯峨始修佛事云々、射禮也、奏通、隆房等卿着行云々、今日被勘稻荷遷宮日時、次被定延曆寺千僧御讀經、（今月廿日）已上公卿實家卿、又每門戶可安置供養四天王像幷仁王經等之由、被下宣旨、（依夢告也）、

十七日、（癸丑）國忌也、　四七日佛事、（彌勒）導師邑圓、

十八日、（甲寅）入夜大風、昨日依國忌射遺延引、今日行之、通資卿可着行之、

十九日、（乙卯）女房三位殿於嵯峨始供養、阿彌陀經一卷、自今日始一晝夜念佛、依夢告法印被始之、舍利講於此亭修之、有論義、物忌如昨、但於僧不禁之、晚頭重永來云、所置南都之下人馳來申云、去夜爲大風南圓堂黑木屋顚倒者、相次僧正告示同事、光長、宗賴等、申云、尋先例可有御沙汰、又余不方違之間、方忌在南、又土用也、旁有其忌、可被訪陰陽者、余案之、前年余家之門爲風顚倒之時、故陰陽頭在憲朝臣申云、如此卒爾非常之大事、土用方忌更無其沙汰、卽時修復、先達許之、但莫訪陰陽、若預問者可犯禁忌之由、難申之故也、喩彼如近邊有炎上之時、雖當禁方、爲免餘炎破却其方舍屋、火消修復也、更無其憚、暴風之破損又如此

者、今思此舊事、何必訪例避忌、仍卽時下向、如本可取建南圓堂之由、(黑木屋不及沙汰、)仰行事重永了、人々中心傾奇、頻以歸陶云々、此條甚恐也、縦雖不聞先蹤會釋、隨時立法、非常之斷任人主、何强守株、過土用方忌、更勘日時、再企上棟、於儀有妨、人口如何、今之所行、冥衆定感之、神祇定許之、抑卒爾大事無力於經營、仍仰宿院佐保殿近邊庄々等、令支雜事、又僧正許送札、可被合力之由示之、參宮之後不經幾程、喪成人之長嫡、相次有此微討也、有神明不說歟、況乎謗人之唇、暗以可察、下官有何罪過、招如此之不祥哉、成人勵貞潔、曾不狎慢鬼神、所憑只在冥衆之靈應、何與神罰、以之思之、皆是雖爲理運之殃、當時傷之悲歎之、賸千萬廻、一想一恐、中丹無聊者也、但以內心無過、彌猶仰大明神之加護而已、

廿日、(丙辰)入夜結願念佛、延曆寺千僧御讀經供料闕如了、延引云々、今日行事重永下向南都了、召圖書頭在宣朝臣、南圓堂顚倒事令下、十八日(戌時)、病事太重云々、又顚倒修復之間事、以余所行之趣仰在宣、甚有不說之色、余責以父會釋、猶以確執、是非破父之儀、

依遠近可有差別云々者、卽時沙汰、遠近可同、所申無謂、重仰此旨、殊無所陳、若伏理歟、此日有舍利講、無論義、

廿一日、(丁巳)國忌也、僧正南圓堂沙汰、寂神妙之由被悅示、

廿二日、(戊午)被行臨時除目、上卿通親卿、參議親宗書之、頭(及ィ)中將實教奉行之、祭除目也、實教爲御使來、兩三度往還、今度除目一向可在御定、未能雜事成敗之由奏之、今日、石淸水臨時祭定延引、依余着服觸穢幷內府薨逝等也、先被問人々、左府、右大將等申云、依大治例(故殿遭于喪御服禪也、)於朝餉書之、覽殷富門院(大治覽新院、)可下云々、右大臣申云、內大臣薨逝天下之歎也、何況覽女院、又爲希代之例、猶可被延引云々、余申不可有延引之狀、然而猶依右大臣申狀、可延引有院宣也、是尤理也、

廿三日、(己未)女房三位局修佛事、二尺五寸普賢木像、導師性憲、(布施十口、此中有鈍色裝束、)題名僧三、(有被物、)次有女房結緣經供養事、導師公雅、願文通業草之、伊經淸書、自今日女房各轉讀之、一非之間可滿千卷也、

廿四日、(庚申)當五七日、(地藏像、陀經、)今日依代々例、不修別

佛事一、今日物忌堅固、

廿五日、辛酉、內府女房始供二養阿彌陀經一卷一、法性寺座主始修二諷誦一、此日、經房卿調二送非時六具垸飯一也、美麗云々、分二給御前僧一了、今日故內府侍等、於二惡所一書二寫供二養一日經一、導師智詮云々、

廿六日、壬戌、圓阿修二佛事一、三尺阿彌陀佛一體、導師伊覺、布施十、非時千合加二進之一、次內府女房修二臨時佛事一、導師昌圓、布施十五、畫像阿彌陀三尊、二幅、

廿七日、癸亥、此日、余女房修二臨時佛事一、導師覺玄、布施十五、佛一尺六寸地藏菩薩像、塗二白泥一奉二几帳一也、經七部、有二自筆神力品一卷一、次有二男方一品經供養事一、導師性憲、一鋪半普賢像、經皆金泥也、

願文盛經草レ之、伊經淸書、公卿以下結緣也、

廿八日、甲子、此夜於二普成佛院一遂二遊斗正方一、年五イ

廿九日、乙丑、權大納言兼雅卿着政云々、改二補太神宮判官主典一之符云々、辨不參云々、散位藤資定候二院北面一、殿二夙夜冠者一、被レ勘二罪名一、左大臣仰二大外記師尙一云々、以二三上盛數一近江國住人、稱レ任二左兵衛尉一、僞書入二聞書一、是爲レ貪二其任料一云々、此事度々自レ院被レ仰下、可レ被レ勘二罪名一之由、余計奏也、

卅日、丙寅、今日有二一日經書寫供養事一、自二前夜一召二書手僧卅口一、法性寺座主被二召進一、自二今曉一先修二懺法一、有二六根段禮拜一、其後所二書始一也、余女房等同書レ之、破二亡者手跡一爲二料紙一、導師伊覺、次有二百種供養事一、以二亡者鏡一奉レ顯二阿彌陀像一、以二護宮一用二其幀一、以二極樂依老經卅七卷一同供二養之一、所レ引二往生要集一之經等也、其外加二寶篋印陀羅尼經一、此事未レ有二其例一、然而余深奉レ信二極樂一、仍以二今案一所レ奉二書寫供養一也、人々進二百種捧物等一、導師昌圓說法珍重、仍給二纏頭一、鈍色衣一領、傳聞、今日行下召二返流人一官符事上、上卿實家卿、前權大僧都頁弘依二平氏緣座者一、元曆二年配二流阿波國一、

玉葉卷第五十三終

玉葉　卷第五十四

自文治四年四月
至同　年十二月

文治四年夏秋冬戊申

四月(小)

一日、丁卯、棟範來申二條々事一、此中檢非違使右大志職景與二左少志章親一、座次相論事、明法博〔士〕顯基勘二申子細一、其理在二職景一、仍余申下可レ奏二其旨一之由上了、此外條々在二目錄一、此日、平座如レ例云々、上卿通親、參通卿、參議親宗、通資等卿參入云々、今日、六七日也、不動明王、導師性憲、

二日、戊辰、此日、法性寺座主爲二內府一、被レ供二養佛經一、一尺六寸阿彌陀三尊、木像、以二內府反古裏一、被レ書二妙經一部一、此中、四要品自筆云々、導師布施十五、每物美麗、題名僧各三、導師公雅、次余有二臨時佛事一、導師澄憲法印、

佛、一尺七寸尺迦三尊、中尊座中、奉レ籠二(龍イ)亡者遺髮一、佛像美麗奉レ造レ之、

經、

白色紙經一部、是內府平生之時、所二抄寫一之反古有レ數、其上塗二雲母一隱レ字、其上書レ經、以二金泥末一仰二畫匠一(〇三字異本無)書レ之、

自筆金泥阿彌陀經一卷、同料紙也、但標染也、以二金泥一書レ之、

素紙摺寫經六部、

布施、導師卅一、題名僧各五、日別給二純色裝束一也、

願文、在茂草レ之、定長朝臣清書、余加二自署一、此條、兼問二人々一、各申二無レ憚之由一、是久定故殿中陰佛事有二御署一、攝政若可レ憚二追善願文之署一ハ、不レ可レ依二父子一、又覺德宇治殿通房追善願文有二自之御署一、以二兩度之例一准レ之、不レ可レ憚之由、人々所レ示也、又非時千合分二給之一、

四日、庚午、今日、女房左衛門佐於二墓所一修二佛事一、導師性憲云々、又長房於二此堂一修二佛事一、導師覺玄、此曉、女房見二最吉夢一、祈二請春日大明神一事、事已上有二納受一之由也、日來、示二付僧正一、祈二念世間事一、自二來七日一、可レ被レ參二御社一、且可レ轉二讀不空絹〔索〕經一之由、示二付之一、日來所レ被二祈請一也、而有二此夢一、可レ謂二嚴重一、此日依二廣瀨龍田祭一、爲二神事一、着服之間、强雖レ不レ齋、依レ有レ憚不レ向レ堂、

五日、辛未、甚雨、今日、女房三位局於二嵯峨墓所一修二小

佛事、（阿字、井自尊眞言等云々、）導師公雅、
兼親同於二墓所一修二佛事一、導師昌圓、
又女房輔局同修レ之、（以二六道僧一爲二導師一云々、）此日、通親卿仰二賴業一云、今月諸社祭、依二內裏五體不具穢一延引、各後支干可レ行レ之云々、（權範下二宣旨一也、）自二去二日一有二穢氣一也、
昨今物忌也、今日、權辨定長來二門外一、傳二院宣一云、造東大寺事、遮可レ被二支度配二諸國一哉如何者、申云、役夫工之間、不レ可レ然歟、雖レ有二造寺之例一、此大事、忽不レ可レ成、而又可レ爲二役夫工之妨一之故也、加レ之、忽上人所二忩申一者、所二引置一之大柱、可レ被レ引二出海濱一事也、件條者、仰二便宜國々大名一、隨二堪否一、定二本數一可レ被レ宛、其外、又爲二院御沙汰一、不レ論二貴賤一、可レ被二勸進一歟者、此日、被レ行二流人事一、（上卿泰通卿、式部大夫資定依二謀事一坐レ事也、）
六日、（壬申）今日、雖レ當二松尾平野等祭一、依二延引一無二神事一、自二今日一、法皇御二參今熊野一、內裏穢有二混合之疑一、而御參籠如何、傳聞、今日、貴布禰社邊、雪降隱レ地云云、實否可レ尋二問之一、
此日經泰密々修二佛事一、導師公雅云々、又季長朝臣同修レ之、（依レ未二神拜一、以二兼親一爲レ名、）導師行家、（眞言供養也、三尺不動立像也、）
七日、（癸酉）天晴、此日法事也、七僧十二（不イ）僧、代々吉例也、導師山階寺權別當法印覺兼也、願文、敦經草レ之、左大辨二（辨親定淸ヲ書之一、）文杖一、寄ヲ立行香机一、金泥經一部、大文字經六十部、等身阿彌陀三尊、（兼雲也、）可レ爲二嵯峨堂本尊一也、佛師院尙行レ祿、被物一重、今日事、女房營レ之、須レ爲二余沙汰一也、然而、今日當二社祭一、余爲二神事一、今日之外、又無二日次一、仍爲二女房沙汰一、而依二內裏穢一、今日諸社祭延引、仍余沙汰不レ可レ憚、然而每事女房沙ヲ汰之一、定致二沙汰一了、更改易、似レ有二事憚一、仍不レ注レ之、公卿定能卿、泰通卿、雅長卿等所レ來也、可レ來之人々、多所勞云々、有二大堂供養僧供等一、
布施目錄在レ別、已上者裝束、調二法服一給二導師一、但導師高座、具方豫置レ之、（居レ臺也、）事了、引二布施一了、預法師取レ之給二從僧一、是皆先例也、次入レ夜、二位中將修二佛事一、導師昌圓、件願文中將自筆也、自書之淸書、共以優美之由、人々感歎、此事、雖レ不二必可一レ然、中將被レ催二戀慕之思一、懇切不レ能二制止一、述二思緖一歟、實可レ謂レ有レ與二（○南按當作興歟）其仁一者也、
八日、（甲戌）此日正日也、此日、於二延曆寺一被レ行二千僧御讀經一、右中辨基親朝臣登山行レ之、今日先被レ改ヲ勘日時一、辨不レ候之間、直上卿給二大夫史房一云々、希代例

也、又有僧事、法橋二人、〈公家御験者實慶僧正、有其験、御悩平愈、仍被行其賞也、〉今日又有免物六十三人云々、依別當所勞、藏人左衛門權佐棟範召、檢非違使左衛門尉明基仰之、嘉保之間有此例云々此日、諸佛也、依内裏穢中、依先例被行之、今日、正日之儀、曼陀羅供也、導師法務大僧正公顯也、讃衆十口、〈加諸僧六口定、是又代々例也、〉兩界曼陀羅、〈梵字、金泥〉經一部、素紙經十部、願文業實朝臣草之、光雅卿淸書之、是内府後室沙汰也、父大納言營之云々、參入公卿、經房、光雅等也、先是、有一卷經供養事、

佛、〈普賢繪像一舗、件佛、女房先年自圖之、今爲亡息所迷供養也、〉

經、〈其料紙、内府侍(詩カ)消息、數多相積、以件料紙裏寫之、香染之風流停止之、〉

第一卷、〈余自筆、〉　第二卷、〈僧正營之、〉

第三卷、〈二位大納言營之、〉　第四卷、〈二位中將自筆、〉

第五卷、〈慈德寺法印營之、〉　第六卷、〈法性寺座主自筆、〉

第七卷、〈後室私營之、〉　第八卷、〈母儀自筆、〉

具經等、祖母姨母、或三位殿、花山院、大納言等營之、願文、〈長守草之、伊經淸書、〉導師澄憲法印、說法了、經房卿取被物給之、次余自簾中指出銀作劔、〈入袋〉經房取之、置導師前也、今日、本布施之上、有人々捧物、色目在別、正日以後、有七々分佛事、〈每日、分以前、早旦行之、〉此次、有例時結願、導師公雅、讃唄二摘、今日結願了、六道僧御讀經同之、但猶歲内可讀滿千部之由仰之、又御前僧之中三口、〈覺玄、公雅、行家、〉留候、一葬之間、可讀例時懺法、又每日奉供養新寫經一品、〈依日次宜、自昨日始之〉自中陰卅九日、每事無爲馳過了、日月如流水、日來、佛事營之、今夜以後、更增哀憐、更非可堪忍、愁生及今日、實是不異禽獸者也、

九日、〈乙亥〉自今日從消永日、悲淚無乾、今日、師僧廣房等參入、又親經參上、申條々〔之〕事、

此日、被行軒廊御卜、伊勢事也、今曉、余見吉夢、三五日之中、法皇御心可歸聖化、天下政可及淳素、又大明神祈請事、每事可成就之由也、僧正參籠之間、有此夢、可感可悅、不能左右云、三日五日之中條々、今三月五月之內也、

十二日、〈戊寅〉此日、右少辨親經來、申役夫工之間條々事等、

十三日、〈己卯〉平旦、院御所〈六條北、西洞院西、〉忽有燒亡、院御參籠今熊野之間也、內裏穢人々成疑、而今有此事、神事可恐歟、巳刻、檢非違使明基以下來、列立中門外、〈各布衣、負胡籙、持弓、〉職事信光着衣冠謁之、降立謁之、

撿非違使明基申燒亡子細、信光來申云、又棟範同參上、(不列撿非違使也、)申云、幼主御時、無內裏奏歟如何、仰不可有之由也、今日、稻荷祭延引、必可在松尾祭之後、先例如此云々、但依先例、不被下宣旨、今日、宗頼朝臣申條々事、其中、吉田祭依服暇、可付所司之由、仰本社事、但用途可給之由申、然而、撿先例、應德二度不給用途、仍不可給之由仰之、多武峯有怪異事、之、可占之由仰之、今旦、以能季進今熊野、申燒亡事了、今日、月忌始也、(其儀、如每七日、導師兌玄、)

十六日、壬午、列見也、上卿通親卿、依院御所炎上、幷內府事、猶且被止宴穩兩座了云々、

十七日、癸未、被行警固事、上卿泰通卿云々、自今日、神事頗密例也、棟範來申條々事、撿非違使座次論事、如余申、大志可爲上臈之、可仰下之旨召仰了、親經申役夫工之間事、

十八日、甲申、平野祭也、宣命上卿泰通卿、參議親宗行祭事、又有軒廊御卜、伊勢事云々、賀茂社司持參葵葉、衣冠、職事取之、任例懸翠簾、着服之間、有憚哉否不撿得、先例非重喪非輿宴、不可憚之由、人々示之、仍懸之、猶可尋先例、

十九日、乙酉、此日、賀茂祭也、山城介滑原季光、左馬助源仲國、內藏助淸科重宗、近衞使左近中將源通宗等供奉、今年、依新制、近衞使車簾、幷廷尉下部等、不用金銀錦繡之風流云々、上皇有御見物、此日、又梅宮祭也、通資行之、余隨身兼次、候院之間、直承仰勤近衞使引馬籠云々、主人着服之間、隨身勤此役、未曾有之例歟、然而、別御定歟、力不及云々、

廿日、丙戌、自今日解齋、此日有解陣事、上卿兼光卿、典藥頭和氣定成今日卒去、當世之名醫也、可足惜、祖父成貞遭一條殿御事以降、和氏頗衰微、等無其人、貞輔(定成父、)兼輔(定成兄、)等、雖爲良醫、不過之士也、定成開逝逢境、獨歩當道、而今忽然而終命、是諸道陵夷之甚也、(生年六十六、)

廿二日、戊子、政、上卿泰通卿、少納言信隆初任之後申行云々、

此日、吉田祭也、上卿經房卿、辨定長云々、余障之間、付諸司行之、今日、臨時祭定、實教朝臣(○一本此下有於胡簶事也五字)於御前書定文、持來覽之、見了返給、是大治故殿御籠居之時例也、兼日、棟範所申沙汰者、密々二位中將始讀論語於大外記頼業眞人、件人爲內府

〔之〕師匠一、戀二其遜位一、所レ庶三幾此事一也、余又敢不レ忌
レ之、只可レ悅レ逢二名士一而已、
廿三日、（己丑）宗頼朝臣申二條々事一、宗隆又來申二條々事一、
廿八日、（甲午）天晴、此日、石淸水臨時祭也、去月延引、子
細在二彼日記一、
棟範注申云、
御禊出御、（棟範候二御簾一、五位任レ之有レ例也、又御劔、）
陪膳經家朝臣、　役、（棟範、）
庭座、（棟範召二公卿一、召使已下又同、）
一獻、（經家朝臣、定經、）　二獻、（右大將、）
三獻、（藤中納言成定朝臣、）　重杯、（、、、雅行等朝臣、宗隆、）
賦二挿花一、（宗隆、）
參入公卿、右大將、藤中納言、源中納言、坊門中納言、
新藤中納言、藤三位、治部卿、大宮權大夫、
舞之時召二公卿一、（棟範、）舞了入御、渡二北陣一、使中將成經朝
臣、御禊以前右大將奏二宣命一、有二辭別一、式日延引非、疱
瘡事等也、
今日、臨時祭、法皇於二鳥羽一御見物云々、
廿九日、（乙未）入レ夜、八條院御所邊、有二火事一、仍獻二使者一、
然而、即消了、長經朝臣倉云々、

五月

一日、（丙申）天晴、五位藏人兩人（定經、宗隆、）來、申二條々事一、兼光
卿來申二熊野詣暇事一、仰二宇佐仗議以後參詣可レ宜之
由一、
二日、（丁酉）天晴、時々雨下、實敎朝臣爲二內女房使一來、申二
少納言內侍訴事一、澄憲法印來、余呼レ前（隔レ簾、）謁レ之、藏
人左衞門權佐棟範來、申二最勝講僧名之間事一、又申二宇
佐仗議、明日可レ被レ行之由一、上卿右大臣云々、入レ夜、
棟範以二消息一、申下明日定公卿散狀上、仰下重可レ催レ使之
由上、此夜、私家行二四角鬼氣祭一、陰陽師四人（業俊、在定、廣元、宣平、）等
也、
三日、（戊戌）晴、此日、被レ行二仗議一、宇佐宮臨時遷宮、可レ被二
遂行一哉否事也、右大臣已下公卿八人云々、宗隆來申二
條々事一、伊都岐島神寳早可二奉納一事、成二給宣旨一、可
レ差二副衞仕一之由申了、仰二可レ然之由一、去大神寳之時、
神主有二觸旨一、不二受取一云々、乘更下向、有レ煩無レ謂、
仍只衞仕許也、是且又院宣而已、
四日、（己亥）天陰、少將公繼敘二四品一之後、申二拜賀一、余不
レ謁、依レ爲二除服以前一也、賴業來、今日、葺二菖蒲一、如

例、但堂不訪之、依喪家所也、是例也、能保朝臣招寄信光、聊有示事云々、

五日、庚子、雨降、物忌也、依夢告、請法性寺座主、今夕可被宿也、此日、余及女房不供節供、着服之身有憚之故也、但先例重服憚之、輕服不憚云々、然而如此事、偏依歎之淺深、有忌之差別、隨所着之服、非常輕服、其色頗濃、又悲歎之腸、超百千之重喪、仍止之、信光申昨日能保所示之事、

六日、辛丑、天陰、物忌也、勸性法橋來、法印相共讀法文、事、以信光仰能保返事、法印、今夕被歸了、衆徒事、重成長者宣遣之、僧綱僉議、太奇怪之故也、

七日、壬寅、宗賴朝臣來、申條々事、又定經同申條々事、範慶維摩講事、聞食了之由有仰、東大寺增暹死去之替、興福寺也、覺此三會講師可仰下之由同召仰、又申神泉功事、親經來申役夫工之間事、條々巨細也、余又有申旨、

九日、甲辰、物忌也、此日、今比叡小五月有競馬、恒例也、余隨身兩人入乘尻之、友俊勝、賴久行、作カ　次厚澄持云云、

十一日、丙午、傳聞、前攝政、并其母堂無作カ煩拖瘵云々、

此日、定長朝臣召具大外記賴業參上、以人仰維摩講師、書其名於一紙、是例也、或又、只以詞仰興福寺範慶、東大寺增暹、代之由加仰也、之、以氏辨、仰外記、爲先例式、又以氏家司仰之、其後、召定長於前、仰雜事、大衆事、僧正有被示旨、而或遣長者宣了、

十二日、丁未、自今日、院有恒例供花、於白川押小路殿有此事、

十三日、戊申、南堂、此夜於普成佛院門、違遊年方、違南正方、也、

十四日、己酉、雨下、出河原除服、女房同之、先余出河原、川原八葉車、但布衣前駈四人、陪膳資泰朝臣、若來帶、陰陽師相共先向川原、解除切麻帶流河如例、又余服直衣指貫、鈍色、去春所着之床裝束也、事訖歸家、其後、女房又出川原、前駈同前、但服身之中、上﨟一人在車後、陪膳、陰陽師同人也、女房ニハ鈍色衣一重、其外鼠色服單衣一領、相加給之也、同去春所着之練衣也、先是、姫君、二位中將等、於家中便宜所除服、刑部卿宗雅爲陪膳、陰陽師同人也、去夜、大藏大輔安陪泰茂卒去云々、稽古者也、道之陵夷可歎可惜、爲大衆使興福寺所司二人後範、圓淑、來、申惡職治罰大衆止發向之由、又義嚴若狹房、爲大衆被拂御寺事、能保朝臣觸申之間事、衆徒申條々子細、兩條共仰子細了、

十五日、庚戌、天晴、召定經、嚴房等、宇遐宮間條々事等、今日被勘下日時也、上﨟右大將、辨定長、又自關東召

進知家所從、（此事、去年被催京中夜行之時、件知家下人以闘其事功、檢非違使擬取之、而知家追使奪取、以外狼藉也、使廳聞中、仍仰遣關東所召進也、）爲仰遣大理卿、召遣檢非違使明基了、稱病、仍召遣道意經康了、入夜親經來、今日被行軒廊御卜了云々、腦瘡御卜也、今日、物忌也、

十六日、辛亥、天晴、宗隆來、申昨日御卜事、依物忌、皆寫宿紙見之、官寮共申理運之上、謫祇祟之由、各差申其方角、又公家可愼給、御祭卅五日之內、六七月節中丙丁日云々、余仰云、奉幣事、早可申沙汰、上卿可申上臈辨、定長當仁歟、來廿一日可宜之由仰了、（廿一日、廿四日、擇申之、）又方角神社六社、其外加之由、六社十二社可宜之由仰了、各可奏事由云、實教朝臣來云、吉八九日、陪膳闕如、雅行、長經等朝臣云々、依院宣被尋問、無披陳之方云々、早奏事由、可有其沙汰之由仰了、又此次、殿上人不仕事、可申沙汰之由、同仰了、子刻、中將兼良爲拜賀來云々、雖物忌、依乙日開門、中將於中門、付家司和泉守長房申事由、再拜卽退出了云々、余就寢之後也、其諸大夫依不足、催遣職事良清也、又內裏申次事仰宗隆、去春任中將、其後、內府事出來了、仍拜賀延引歟、

自今夜、姬御前新使座主全玄修普賢延命供、晚頭、經康參上、知家所奪取之犯人、自二位卿許、所被召進也、可給使廳者、早可被請取云々、

十七日、壬子、天晴、午刻許、大夫史廣房來、申宇佐宮之間事、余奉室、件堂爲毀家所、仍歸南宅聞之、一昨日、所被勘之日時來、又濟祓之間事、可撰文之由、一昨日召仰、付其趣所遣大宮司公通許之御教書案所持來也、加一見返給、少將定經來申條條事、寂勝講々師闕如、重可被催之雖召仰了、又堂童子多辭退、合點下給了、又宇佐宮之間條々事、可奏聞之由仰之、濟祓事、紛失神寶事、遷宮神寶事、公通改成功、可爲所課之由事、（依關東有申旨也、）又定經云、先日所奏聞之記錄所寄人懈怠事、院宣云、此事實不便事也、殊可尋沙汰、於不可用雖者、可被放歟、且可計奏者、申云、如散狀者、業賢、宗業、殊不仕也、可被放歟、然者、被召怠狀宜歟、如何、隨御定者、又仰云、來廿日、寄人等、皆悉召集記錄所、可仰條々、注一紙賜之、（不參評定事、遲進勘文事、勘文過々事、勘文不載理事、勘錄之間不引本書文事、）

已上五ヶ條也、

又關東搦進犯人之間事、可奏聞之由仰之、此日、檢非違使經康來、示大理返報云、自關東所召進之犯人、（知家郎從、）早召行、可加勘勾、被召進之條、尤神妙、即經康可請取之由仰了、

十八日、（癸丑）天晴、向堂、其間、定長朝臣來、南家云々、是申奉幣之間事云々、又宗隆來申條々事、是又多神事也、仍余歸宅之後聞之、余無言轉經、一時之間、不聞定長申狀、只推量天奏事由、可從諸國之由仰了、入夜、定經來、余仰條々事、宇佐宮事、并最勝講事也、能保朝臣訴申南都衆徒張本事、僧正請文到來、可奏聞之由、付定長了、（光長付之也、）

十九日、（甲寅）朝間天陰、午後雲晴、恒例舍利講、於此亭行之、其後向堂、又勤一時轉經了、入夜二位大納言來、於堂謁之、醍醐宗嚴阿闍梨來、申本寺訴之間事、八條院御祈願所之間、有諠譁（事）云々、尤不便不便、

廿日、（乙卯）雨下、定經來申宇佐宮、并最勝講之間事、院宣云、宇佐事、如注申可計沙汰者、余仰云、北辰殿、并香爐宮事、可被問兩府者、最勝講事、講師聽衆催滿了云々、余仰云、最勝講定明日由、先日仰了、而相當奉幣可有憚、明後日又後齋也、然而、問例之處太多、仍明後日可有定、可存旨者、宗頼朝臣申云、明日始有御出仕者、於御直廬可有吉書哉、如何者、仰云、雖先例不覺悟、思事理尤可有、早可觸官藏人方者、（官基親、藏人方定經也、）又宗頼朝臣傳八條女院仰云、醍醐座主證憲與法海阿闍梨、有相論事、彼寺末寺兩所、（大智院、遍智院、）共爲女院御祈願所事及諠譁、若有聞及事者、可存知云々者、（雖子細多不追記、）又基親朝臣來、申役夫工之間事、兼雅卿依倫中國事亂事云云、實是小人也、可彈指々々々、及晩、宗隆申明日奉幣之間事、大略沙汰具了、又申大仁王會事、此日、內府月忌也、余依神事不向堂、女房行向、

廿一日、（丙辰）陰晴不定、登間暴雨下、此日、始修御祈、十二社奉幣也、（伊勢、松尾、稻荷、春日、日吉、祇園、（已上六社、御卜外、依要須加之、）石淸水、賀茂、平野、大原野、貴布禰、北野、（已上六社、合御卜也、））上卿右大將實房卿、辨權右中辨定長朝臣、奉行職事宗隆等也、依率爾被仰、當日有定之由、早旦、大內記長守持來宣命草、見了返給、仰淸書內覽免之由、又日時定文等、免內覽之由、昨日仰宗隆畢、是雖不當、遼遠之間、依可懈怠也、此日、依日次宜殆出仕、（先日、問在宣朝臣、殊無勘文也、）戌刻、着直衣也、（吉服、）

參院、（前駈七八人許、衣冠也、網代車、殿上人兩三人也、）以定能卿入見參、依召參御前、頃之、退出參內、參御前、女房等見參、有不耐悲哀之色、余又不禁落淚、依無便、以袖抑之、小時退宿廬、官藏人方申吉書、（官右中辨基親朝臣、藏人方左衛門佐定經、）明日早旦可有最勝講定之由、仰定經、元儀今日欲行件定、余依無日次、（日來不出仕、仍不能定申、先例、攝籙有故不出仕之時、迫明日有如此之事、其例已存、）而依伊勢幣、當日延引、明日後齋、依不審問例之處太多、仍明日可有定之由、豫仰定經也、（件人奉行也、）頭中將實教朝臣可仰執筆云々、余今日宿仕、且依吉日、且又明日又參入、有事煩、仍便所宿候也、出仕之間、觸類催悲歎、更非所耐、愁生抱朝庭、實不異禽獸、可悲々々、今日、余神事也、然而、故殿伊勢幣當日參給白川院、仍今日參院也、（押小路殿、雖爲金剛勝院御所淨地、爲各別之所、先々來賓人不憚者也、）

廿二日、丁巳天晴、巳刻、實教朝臣參入、卽於直廬定最勝講僧名、其儀如例也、以去年定文爲例文也、定經不參不當也、卽參御前、小時退出、歸九條亭、午刻、能保朝臣來、余召簾前談雜事、其中有衆徒事等、依善敦事召張本事不可然之趣仰之、能保伏理、只以令歸住善敦可爲最、於召張本之條者、不可然云々、返々爲悅、余偏依思御寺御社事等、不顧嗷事、仰含子細者也、（此事、日來再三雖仰聞、敢不承引、申院度々被仰下、實無治術之事也、而今日仰含子細、聞又承諾、爲悅不少、）又南都衆徒使來、申同事、所詮衆徒、只可隨長者御命、更不可存異案云云、大略悔前非歟、凡近日、衆徒沙汰、難治第一也、仰子細了、申刻、醍醐寺僧綱、有職、所司等、數十人來、依神事在門外、以職事衆時申訴訟次第、大智院、遍智院等事也、與壽海相論事也、條々仰子細了、同時定經爲院御使、持來件間文書、仰云、可下記錄所者、返下同人了、（件文書之中、有本寺解狀、無壽海申文、召兩方解狀、可下之由仰了、又寺家解狀之中雖有綸命、不可用之由載之、改直件狀、可被下記錄所歟之由、同仰了、但兩方可奏由仰之、）又申他事等、宗隆來申神宮解狀、（怪異等事、）并大仁王會之間事、又昨日奉幣、無違亂事等上、

廿三日、戊午雨降、向堂聽聞、（公雅講師六品、）仁和寺宮以祐賢法橋被示僧事之間事、有不審事等、今日、余讀妙經、書卒都波、又念佛供花、及申刻歸宅、基親朝臣申條々事、役夫工之間事也、又宗隆申大仁王會之間事、入夜、廣房來、余仰條々事等、大仁王會延否之間事仰之、六月晦日、盍被行哉、用途非幾云々、仍其旨可觸宗隆之由仰〔事〕了、八條院以宗賴朝臣被

㆑仰㆓大智院遍智院等事㆒、卽所㆑副證文等、披見之處、寶
女院仰至極之道理也、勝賢所行、可㆑謂㆓不當㆒歟、
昨日、大衆之間事示㆓僧正㆒、返事今日到來、
廿四日、（己巳）終日甚雨、此日、寂勝講初日也、白晝出仕、
憚思之上、聊有㆓所勞㆒不㆓參內㆒、右大臣已下參入云々、
未刻許、定長朝臣申㆓去廿一日奉幣之間事、幷東大寺
之間事㆒、先以㆑人申㆔仰㆓子細㆒之後、召㆓簾前㆒仰㆓雜事㆒、又
棟範來申㆓條々事㆒、入㆑夜、右少辨親經持㆓大仁王會日
時定文、幷賑給定文等㆒、（仁王會六月晦日、上卿右大臣、）見了返給、戌刻、
參㆓八條院㆒、（烏帽、直衣、心喪服也、）謁㆓女房㆒退出、明日以後、連々不
㆑能㆓參入㆒、仍今日參入也、（籠居之後、始參也、）
廿五日、（庚申）天晴、物忌也、宗隆來㆓門外㆒、申㆓條々事㆒、此
日、法印被㆑來、
廿六日、（辛酉）雨下、二位中將參㆓寂勝講㆒、除㆓輕服㆒之後、
今日、始所㆓出仕㆒也、公事之日、內府相共必參仕、今
闕㆓其人㆒、悲涙難㆑禁者歟、入㆑夜歸來、賴實公已下公
卿六人、自㆑內參院、入㆓見參㆒、退出云々、今日、棟範來㆓
門外㆒、申㆓條々事㆒、
廿七日、（壬戌）雨下、僧正送㆑使、被㆑示㆓南圓堂御佛御衣木
之間事㆒、山階寺三綱等爲㆓大衆使㆒來、申㆓善敎之間事㆒、

廿八日、（癸亥）天晴、此月、寂勝講結願也、辰刻、着㆓直衣㆒
參內、入㆑自㆓油小路西門㆒、（左衛門陣方、依㆑晴也、）參㆓御前㆒、縉紳末㆑參、仍下㆓直
廬㆒休息、（南直廬、其路無㆓便宜㆒、仍假用㆓本直廬㆒也、）未刻、定經持㆓來僧事注文㆒、
（每事奇恠也、）此間、人々漸參集、仍參㆓御所方㆒、未斜、事始、藤
中納言爲㆓上卿㆒、仰㆑鐘云々、朝座終頭隆忠參入、夕座
事、此人奉行云々、夕座了行香、隆忠已下公卿八人、
其後賜㆑祿、隆忠取㆓證義者㆒、事了後、有㆓僧事㆒、上卿通
親卿云々、公事之日、內府必爲㆓上卿㆒、見㆓今日之儀㆒、其
禮不㆑變、其人已欠、觸㆑事之傷、經㆓世々㆒不㆑可㆑忘、朝
座講師貞敏、問者顯尊、夕座講師覺親、問者公圓、此
日、棟範、定〔寶〕經等、於㆓內裏㆒申㆓條々事㆒、晩頭退出、
猶用㆓右（左カ）衛門陣㆒、依㆑憚㆓稠人㆒也、中將相伴、
廿九日、（甲子）天晴、頭辨兼忠來、申㆓尊勝寺、寂勝寺辨事㆒、
本基親奉行也、依㆓神事㆒改定、仰下可㆑仰㆓親經㆒之由上
〔了〕、今日、向㆑堂、女房（三位局、）修㆓小善㆒、以㆓亡者之遺髮㆒、
縫㆓阿彌陀之種字㆒、公雅敬白、法性寺座主持㆓來大率都
波一本㆒、明日可㆑立㆓內府之墓所㆒云々、仰㆓二位中將㆒、
令㆑書㆓其銘㆒、件率都波之中、日來所㆑奉㆓供養㆒之阿彌
陀五佛、幷種字眞言等、奉㆑籠㆑之云々、法印相具、明日
可㆑向㆓嵯峨㆒云々、今日、一昨日所㆑來之衆徒使、所司

等來、仰返事了、能保思返子細也、

六月

一日、乙丑晴、未刻、右中辨基親來申役夫工間條々事、持來庄々御點、大略不依證文、任意有免否、尤不便、仍重可驚奏之由仰了、造宮司非法、能々可尋沙汰之由仰了、〔一倍之外、責取雜事用使九人外、相副數十(三)人、不等也、〕相次宗隆來、申大仁王會之間事、撿挍權大納言辭退、奏事由、可催新大納言之由仰了、明日、可奏咒願云々、此間、神祇官人卜部兼基參上、申云、神祇官西院有穢物、小兒、已卅日穢也、御燈御卜、月次神今食、皆以不可叶、今日爲御卜參官之間、官人等觸穢之故也、此事宗隆所傳申也、仍且奏由、且可尋例之由、便仰宗隆了、申刻、棟範參上、申齋宮寮納米之間事、國司與本寮相論事也、予仰云、雜掌與寮司、於官底可遂對決、兼又沙汰之間、寮納米不可闕如之由、奏事由、可仰國司者、余又仰云、先日、所進記錄所勘狀三通之中、主殿寮訴事、奏事由、任勘狀可宣下、新三昧堂事、可進具事等、吉祥院領事勘狀之趣、似不盡理、仰寄人等、可辨申子細者、棟範又申下宇佐累代神寶之間事、可仰遣源二位卿許事上、仰云、奏事由、可仰帥卿者、此事自去年秋有此沙汰、而奉行職事等面々遲怠、希異事也、相次定經來、申條々事、源二位卿所召進之犯人〔前右衛門尉知家郎從〕申詞、幷檢非違使職景申狀等、大理注進之、此事、去年冬比、夜行番闕者、檢非違使職景所召籠犯人、知家遣郎徒奪取了、依使廳之訴、仰遣關東之處、二位卿驚恐所召進也、

二日、丙寅雨降、時々日景見、定長朝臣來、申東大寺鎮守八幡宮御燈間事、大外記師尚勘文、〔知榮、廣房未勘申、〕待具兩人勘文、可被問人々之由仰之、御燈有無、幷其體文簿不詳云々、大略、可被用如在之儀事歟、又申東大寺柱引之間事、余又仰條々事、今度、僧事殊驚耳目、率爾有沙汰之間、每度如此、自今以後、兼日可尋聞食子細之事歟、此旨、當時奏聞甚有恐、有如此之次之時、可洩披露之由、仰含了、右少辨親經內覽仁王會請奏、見了返給、此次、記錄所之間、仰條々事、外記內覽內文、仁王會官符也、見了返給、上卿經房卿云々、今日卽有政云々、晚頭、宗隆來、申云、神今食事、奏聞之處、任先例可計沙汰之由、

有院宣者、予此次、御霊會之時、行幸大内之間事、可奉行之由仰之、入夜進外記勘申、月次神今食七月被行之例、仰云、延引之由、早可宣下者、今日、自八條院、以宗頼朝臣被仰蓊海訴事、（院、遍知）予存旨具申了、是依存忠也、

三日、（丁卯）晴、及晚天陰、入夜微雨降、静嚴僧都來、呼前談法文、此間、定經來云、二位卿所召進、前右衞門尉知家郎從事、經奏聞之處、重可問之由被仰云云、如大理申狀者、此上不可及復問、不決者、不可承申之故也、於獄取條顯然、科斷之條、只可奉聖斷者、予仰云、以此趣重可奏聞者、此次仰云、月次神今食延引了、宗隆宣下了、（本官付宗隆中問、個仰宗隆也、）然而此後事、爲本分配、早可申沙汰者、申奉了之由、

四日、（戊辰）晴、棟範來申條々事、記錄所勘狀之中、主殿寮訴事、任勘狀可宣下之由、有院宣、仰早可宣下之由、新三昧堂事、持來法家勘文、披見之處、無指詮、如勘狀、定親頗得理歟、而春覺賜院廳御下文云々、可在御定之旨、可奏聞之由仰之、菅家領事、返下記錄所了云々、又宇佐宮北辰殿御體、香爐宮等事、可問兩府之旨仰之、（先日、定經來之、而稱怱々未問、不足言事）也、又申齋宮寮條々事、（射殺狐事、幷致納米事等也、）子細甚多、不遑具記、依今朝之召、定經來、知家郎從事、重可問之由、有院宣、若是可進官人連署問注記之由思食歟、濫觴雖爲小事、沙汰已及大事、而以折紙言上、頗輕々之故也、但度々及復問之條、還似無一定歟、殊無可被問之事者、強不可及問注歟、兩條可隨御定之由、可奏聞之旨仰之、今朝、明基來、件犯人之間事、大理有申旨、又仰子細了、官人等中、恐鎌倉之威、有吐婚飾之詞之輩等云々、可憚指々々、宗隆申云、（以消息問兼時、）自今朝煩瘧病、奉行事等、可被仰他人者、仰云、瘧病者、以兩度知之、見明後日之體、可申一定者、入夜、定經注進院宣之趣、此上、無御不審、不可及問注、別當可計行云々、又關東被感仰之旨、有御教書、

五日、（己巳）陰晴不定、午刻、法印被來、只今向宇治、暫可經廻云々、大理以明基申云、知家郎從事、院宣云、罪科事、使廳可計行者、若可被檢罪名歟、答云、者已卑賤也、隨院宣無其旨、可被計行歟者、此日、彌勒講於堂行之、入夜、別當隆房卿來、余依風疾不謁、以人（職事國行）傳示條々事、前右衞門尉知家

郎從事、今旦、以明基雖令申、事爲大事之故、猶所參啓也、罪名之條如何、又罪科之趣、可相存云云、余云、於罪名者、不可被勘歟、其故、造意已在知家、是卽郎從也、加之、卑賤者也、只可被計行歟、不可及禁獄流罪歟、大理云、令候獄政所如何、余云、尤可然、但可被奏聞也、又云、京中郡盜事條、雖被宣下、全不施行、爲之如何、余云、注子細、早可被奏聞也、（雖子細多、不具記、）此日、頭中將來、示召籠殿上人兩人、（推行朝臣、長經朝臣、依陪膳圖書所被召籠也、）被免除之由、此夜、本命泰山府君祭、使前漏刻博士憲成修之、（癸茂逝去替也、）

六日、（庚午）陰晴不定、朝間雨降、今日、二位中將參內、及晩歸來、此日、定經來、申大仁王會呪願草奏聞事、（仰明日可奏之由、又申云、今日、有小僧事三人云々、）又棟範申齋宮寮米條々事等、又持來宣旨目錄等、又右少辨親經來、申記錄所寄人、被加勘發之間事、先日、不參之證等也、又大外記頼業、入夜、大夫史隆職來、此日、奉宣參上、問方違之間事、今年之內、猶可違南正方云々、（避年方也、）

七日、（辛未）陰晴不定、基親朝臣來、申役夫工之間事、庄庄免否、御點散々、尤不便、更不依證文、只任法有

免否、必有後亂歟、先日關東所申之條々、今日仰遣返事、知家郞從事在此中、一昨日給光長、而今日遣使者云々、今旦、範玄雅緣兩法印來、余不謁、以人仰大衆之間事、（依時）仰之、

此日、大仁王會、撿挍權中納言實宗卿奏呪願草、文章博士業實朝臣草、（十五行終若、定例也、）權大納言實家卿稱故不參、仍被點中納言撿挍云々、

八日、（壬申）甚雨、申刻以後晴、申刻、棟範來申條々事、大理申使廳間事也、仰子細了、宗賴朝臣又申條々事、兵衞尉時貞申搦取强盜之間事、

九日、（癸酉）陰晴不定、時々雨降、右中辨基親朝臣來、申役夫工之間事、條々巨細不能具記、及晩向堂、入夜歸來、

十日、（甲戌）天氣如昨、棟範來申條々事、輕服之間、宇佐奉行可有憚之由、親範入道、兼光卿等所申也、何樣可存哉者、余仰云、不知先例、先遂示其旨者、可交替文書於定經歟、又申云、齋宮事、奉行同可憚歟、余云不可似神社事歟、但猶可問人々、又申云、爲避御靈會路、行幸於他所之時、賢所同渡御哉否、問例之處、舊例雖有行幸、賢所留御、近例每

度所渡御也云々、可依近例之由仰之、棟範申云、高倉院御時、賢所翌日還御無例之由、有其沙汰、如何云々、余云、全不知其故、如何云々、

十一日、乙亥天晴、棟範來、申行幸事、并馬長散狀等、字縣歸路之次、法印被來、又觀性法橋〔來〕、如法經間事條々有談議、此日、依神今食延引、有大祓事、

十二日、丙子晴、棟範來、申明後日行幸、公卿散狀、并內侍所渡御間事、大夫史廣房來、仰記錄所勘狀不致理事、

十三日、丁丑天晴、基親來、申役夫工間事、（仁和寺宮申所領役可被申免之由也、爲定申濟例之間也、）棟範又申〔云〕、行幸間事、昨院奏勅報等也、賢所渡御事、只可在下官之計、件事前日棟範申云、高倉院御時、內侍所翌日還御之條、不可然之由、有其沙汰、仍爲避御靈會之路、白地臨幸他所之時、或經中一日有還御云々、今度、何樣可候哉、予仰云、內侍所被憚翌日還御之條、全不知、定有由緒歟、早可問先達、又可問外記者、後日、棟範又申云、問兼光卿之處、申云、高倉院御時、雖有此沙汰、詳不覺悟、但神輙不可奉動之故歟云々、又賴業勘申云、寬治嘉保之比、憚御靈會、雖被避皇居、內侍所猶留御、保延之比、又同、而高倉院御時、更有議、被問人々之處、賢所同可被避御靈會、翌日之還御、更不可憚之旨、被計申歟、仍每度、內侍所々隨幸路給也、賢所翌日還御、被憚之條、不知子細者、各尋問之處、申旨如此、何樣可候哉、予仰云、中古例、賢所雖不渡御、先朝御時有議、被避御靈會、是則宸儀臨幸者、爲避狼藉也、賢所獨爭令殘留給哉、仍相共被避皇居、敬神之至也、今更難被發其議者歟、至于翌日還御被相憚之條者、自本如被仰、一切不知由緒、加之、長承之比、朝從臨幸、夕同還御、依被例、去年又如此、況翌日還御哉、迎々動座之憚者、無指故時之事也、被避御靈會、是被奉重賢所之儀也、旁不可及異議之由、所恐案也、但事是公事也、私難進止、以是等子細、早經院奏者、棟範昨奏此由之處、只可在下官之寂之由、有勅定者也、仍予今夕、從幸路明夕同可還御之由仰下了、棟範又申云、五位職人、近衛次將、必可供奉內侍所、而於次將雖固辭、責出了、五位職人定經、宗隆、共稱病、（定經痢病、宗隆瘧病、）昨自院雖被譴責、敢不引身、棟範爲輕服日數之

中ハ間ニ例於外記ニ之處、服假之人、供奉之例、所見不レ詳、輕服之人奉ヲ行神事ニ例、粗有レ之、但五位故障之時、六位供奉、其例不レ可ニ勝計ハ、天永以來、數度所ニ勘申ニ也者、(即副ニ進申狀ハ、)予仰云、神社行幸觸穢服假之人供奉、其例多存、又神事奉行、何不レ准哉、但正供ヲ奉神事ニ之例已不レ詳、至ニ于六位供奉ニ者、拾而勘ニ其例ニハ、寂足ニ據用ニ者、今夜、六位供奉云々、二位中將爲ニ供奉ハ酉刻參內、深更歸來云、右大將依ニ不參ハ、中將仰ニ御綱ニ云々、此外無ニ殊事ニ歟、予依ニ所勞ニ所レ不レ參也、

十四日、(戊寅)晴、此夕、自ニ大內ニ還ヲ幸閑院ハ、二位中將依ニ所勞ニ不ニ參入ハ、今日、棟範注ヲ申昨日行幸供奉人等ハ、日來、光長令レ申事等、今日仰ニ子細ニ了、(兼時奉、)依ニ所勞ニ不レ見ニ文書ハ、所レ仰ニ大概ニ也、祇薗御靈會如レ例云々、

十五日、(己卯)天晴、此日、祇薗臨時祭也、仍立ニ神馬十列ハ、但依ニ風病不快ハ、自ニ川原ニ立也、(行事職事兼時、陰陽師廣元、)棟範來、申ニ行幸之間事ハ、人々散狀ニ也、

十六日、(庚辰)雨下、此日、法皇渡ヲ御花山院大納言五條亭ハ、即可レ爲ニ御所ニ云々、營々莫大歟、女房裝束牛馬鴫等多儲レ之云々、

十七日、(辛巳)雨下、基親朝臣申ニ役夫工之間事ハ、院宣條々不レ遑ニ具錄ハ、

十八日、(壬午)朝甚雨降、臨間暫休、此日、奉レ始ニ南圓堂不空羂索觀音、幷四天王、六祖師等像ハ、於ニ寂勝金剛院ニ始レ之、辰刻、行事家司和泉守長房、陰陽師陶書頭賀茂朝臣在宣(雖ニ輕服日數內ハ、除服以後也、神事猶有レ例、仍不レ憚也、)等參上、勘ヲ申日時ハ、以レ人傳覽、留レ文返ヲ給宣ハ、(今月今日壬午、時辰、)即長房先參ヲ向寂勝金剛院ハ、爲レ催ヲ具雜事ニ也、大略、相具畢之由申レ之、仍余着ニ直衣冠ハ、(吉服、二位中將同着ニ冠直衣ニ同車、余車加ニ修理ニ之間、用ニ中將車ニ也、)詣ニ彼院ハ、前驅衣冠七八人許、隨身布衣、不レ引ニ移馬ハ、暫休ヲ息堂東廊邊ハ、佛師康慶未レ參、當時、御衣木材木等、削作之間也、日來不レ致ニ沙汰ハ、當時周章、甚以懈怠也、及ニ午刻ハ、東寺長者權僧正法務俊證參上、(香染法服相ヲ具、綱所等ハ、)暫候ニ西廊邊ハ、先レ是、佛師參上、御衣木等、皆悉削了、率置ニ佛前ハ、其儀、豫正面間也、(東庇也、)幷其南間、敷差筵數枚ハ、其上置ニ御衣木ハ、(木標在レ東、余仰ニ可レ在レ南之由ハ、而佛師仰ヲ申云、本ニ身立ニ之時、可レ爲ニ北面ハ、在ニ其忌ハ、仍以レ東可レ爲レ上云々、余從ニ此言ハ、)中尊二支置ニ中央ハ、四天各二支置ニ南北ハ、其北頭立ニ花机ハ、備ニ香花ハ、(只立ニ花一口ハ、燒香許也、)左方立ニ脇机ハ、置ニ灑水塗香等ハ、右方立ニ磬臺ハ、中央敷ニ半帖ハ、(南面也、)東庇副ニ北簾ハ、敷ニ高麗端帖一枚ハ、爲ニ余座ハ、西庇寄レ北、敷ニ疊一枚ハ、二位中將依ニ余命ニ居レ之、衣木皆悉從

了、余出座召長房、問時於在宣朝臣、（余欲出之時、奉仕身堅、卽先以聽參出）寺也、歸來、申云、吉時午刻已至候者、（所載勘文辰刻也、是早旦之由、豫召仰、）（仍戴之、而每事遲引之間、自然移刻及此時也、）仰僧正幷佛師等可召之由、（先是、各賜淨衣、僧正淨衣賜事藤原業淸賜之云々、余所召仰也、）次權僧正俊證着淨衣、經南東簀子、直着半帖、（從僧相從、置香爐筥、三衣筥、草坐等、綱所惣在座、綵緣已下四人、進自庭封砌邊、）次佛師各着淨衣、參候東簀子、（大佛師康慶一人、若法服平（單イ）袈裟、依僧正命、還候僧正座右邊、）次僧正授八齋戒於大佛師、次加持御衣木、（六祖師御衣木南庇頗寄、四置加之、同時爲令加持也、但與佛不可同居、仍於渡廊可始之、）畢、僧正猶滿神咒、候半帖、次大佛師染筆、（豫置硯筆於折敷、小佛師等候之、）奉圖中尊四天等了、次取斧奉始之、（大佛師奉始中尊、小佛師等相從刻也、奉始中尊了、更始四天、同大佛師已下所奉刻也、）其後、僧正退下、佛師同退下、余仰可奉昇立中尊之由、而康慶申云、倩案思給之處、於小像者、奉倚立堂事也、如此大御衣木、於事有差、又必非可奉倚立事、可隨御定云々、余案之、承久春日御塔御佛被造之時、被寄立高欄、思彼例、雖仰之、木大而有事煩、隨又佛師申非必然之事由加之、彼永久例、頗有不可追用事等、（于細故不記、）仍不奉昇立、余進御衣木者、奉念之、（中將同之、）其後歸九條、此間、長房留候於南廊、奉始六祖師云々、今日、余門內乘手輿、寄堂後戸也、近日、風病相侵、神心不快、然而今日爲取上吉日、仍忘身命遂此事、神心無爲、又此兩三日、雨脚無間、而今日、余在堂之間、及歸宅之時、不雨、云彼云是、感應先顯、爲悅不少者也、佛等暫奉安堂中、以南廊可爲佛所、東南兩面、可差庇之由、仰長房了、自今夕、余居物忌、滅邪氣、

十九日、癸未天晴、每月舍利講如例、恭親朝臣來、申役夫工諸國濟例之間事、奏事由、且可問人々之由仰之、（三日祭之中、供給事也、）又棟範來、申神宮上卿之間事、法皇御所、今日、有御遊酒宴等云々、入道相國、幷右大臣等、候此座、（右大臣、今日始歷召云々、）右府同亂舞云々、天下之希異在斯歟、

廿日、甲申天晴、依月忌向堂、及夜漏歸來、此日、奉送春日本地御正體（四所若宮、幷五躰、）於僧正許、爲遂供養也、有所思、如法淸淨所奉造營也、

廿一日、乙酉天晴、入夜雨降、恭親來申役夫工之間事、又條々仰了、棟範又申仁王會之間事、依爲本奉行、可仰宗隆之由仰了、宗能卿來、談世上事等、觀性法橋來、今旦、實教朝臣來、申所乘瀧口等初參盃事、又申、神宮上卿、可仰右大臣之旨、有勅定之由、申

レ之、即仰下可レ仰二被大臣一之由上了、
廿二日、丙戌陰晴不レ定、棟範來申二仁王會事一、宗隆申二奉
行之由一云々、又太神宮禰宜位記、可レ付二月次祭使一
事、仰下遣二宗隆許一之處、申三不レ知之由二云々、此事去年
公事分配之時、可レ爲二宗隆奉行一之由被レ仰了、而忘却
不二申沙汰一云々、仍重被レ仰之時、又不レ知之由、可レ謂
レ不レ足レ言、基親朝臣書二進平等院庄々役夫工免除證
文一、又申二他事等一、神社佛寺、院宮諸司等領於レ今者、雖
レ帶二免除證文一、一切不レ可レ被レ免之由、御定切了云々、
各可二下知一由仰了、及レ晩、宗隆來、所勞之後始出仕、申二條々
事一、余又仰了、神宮禰宜同仰了、
廿三日、丁亥天晴、宗隆來、申二條々事一、自二僧正許一、被レ奉二
送春日本地供養一之間、信心殊發起之由、被二示送一、爲
レ悅不レ少、向レ堂、入レ夜歸來、
廿四日、戊子陰晴不レ定、宗隆來申二條々事一、宗賴又申二條
條事一、
廿五日、己丑陰晴不レ定、法皇自二今日一、令レ參二籠日吉社一
給云々、
廿六日、庚寅覲性法橋來、昨日自レ山下レ京云々、
廿七日、辛卯宗隆來申二神宮上卿、幷役夫工上卿等事一、右

大臣辭二神宮上卿一、堀川大納言辭二遷宮上卿一、各實敎朝
臣奉行也、而宗隆出仕之間、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與奪云
云、還御之時、可レ奏二聞之由一仰レ之、未刻、向レ堂、定經
來申二條々事一、日來依レ病籠居、今日始所二出仕一也、
廿九日、癸巳右少辨親經來、申下仁王會之間、諸國一切
無二所濟一之由上、猶奏二事由一可レ催、又可レ尋二成功一之由
仰レ之、覺乘來、語二南都事一、今日、自二南都一所司等來、
催綱使也、拂二善敎之張本一事也、即仰下遣二能保許一了、
返事之體勿論云々、
卅日、甲午天晴、此日、一代一度大仁王會也、撿挍權大納
言實家卿、權中納言實宗卿、參議基家卿、親宗卿、行事
辨權右中辨定長朝臣、但院御共候二日吉一、右少辨親經等也、奉行職
事宗隆、御殿佛具、兼不レ致二沙汰一之間、及二夜漏一、辨貿
來談二雜事一、今日、向レ堂、女房修二小佛事一、內府所持之
笏、非二異代之物一、手自彫刻率都波、安二五輪塔子一、慈圓法印書レ之、又同手圖寫
大日如來尊像、又以二拍子二枚一、獻曲習練之間、常所レ用也、同書率都
波、手自書陀羅尼眞言等、以二公雅已講一爲二導師一、尊
忠法印、幷二位中將等來、同聽聞、說法優美也、佛事
了、入レ夜歸宅、六月祓如レ例、余、女房、姬君等居二同
所一、輕服南面也、陪膳光輔朝臣、就二簾前一進二贖物一、女房取レ之

居前、陰陽師大舍人頭業俊朝臣、被了撫大麻、其後進管貝之輪三具、各其事了返給了、今夜、於普成佛院邊、違遊年方、正方也、卅五日、一度也、傳聞、法皇可被造六條殿云々、衆徒之使來、明日可下向南都云々、仰能保之所示也、先日、仰遣關東返事、今日到來、余世間事欲遁之間事也、一切不可然云々、

七月

一日、乙未、天晴、權右中辨定長朝臣爲院御使來、東大寺鎭守八幡別宮御體之間事也、持來大外記賴業、大夫史廣房等勘文、并寺家注文等、被問人々條々、

一御體有無事、

官外記勘文、御體無所見、寺家注文、有御體、一宮、阿彌陀三尺像、二宮、菩薩一尺餘像、三宮、唐女形、寸法一同二宮云々、

左大臣、右大臣、右大將、堀川中納言等、被申不可有御體之由、已一同也、

一可被授神位哉否事、

賴業勘文、申可被授之由、

左大臣已下、申不可然之由、但左大臣申云、社司一階、并可被獻封戶云々、

一御座事、

寺家注申、委細又被尋遣宇佐宮例了云々、人々且任注文、且任宇佐例、可被計行之、

一御座已下何所可調進哉事、

此條、左大臣被申出、未不被問人々云々、余申云、御體事、無不審者、可及議之處、菩薩已不載其像、加之、八幡外寶殿、敦實親王造立之像、燒失保延之後、依人々議奏、不被造立、今又同前歟、被行如在之儀、何事之有哉、但委見勘文等、追可申子細、神位事、已天平勝寶被奉授一品了、其上可被奉何位哉、此條不可及沙汰歟、社司加級、并封戶事、任左大臣申狀、尤可有沙汰、御座事、如人々申狀、可有沙汰、同調進所事、寺家已造營社、同可相具鋪設歟〔者〕、定長又仰云、可被修造六條殿、可造進西對者、申云、承候了、更不可煩申、但合期之勤不可叶、聊可被延引歟、抑、今度御作事、專不可然之由、條々申子細了、雖恐違叡慮、偏存忠之故也、親經、宗隆等、申昨日仁王會之間事、宗賴申條々事、別當隆房來、示群盜之間事、入夜、定長朝臣爲御使又來云、御所伊與國所課事、

改對屋、可宛南面築垣一町（門二字之内、棟門一字、築垣〔之〕下門一字、）之由有仰、又京御所不候、尤不便、賜大炊御門殿可居住云々、兩條申恐畏思給之由、就中、大炊殿事、太無便之由申了、御作事、可有猶豫之由事、爲稠人之間、不申奉、追可付便宜云々、

二日、丙申天晴、此日、故鳥羽法皇御國忌也、仍去夜、八條院御幸鳥羽、今旦、法皇同幸云々、棟範持來免物勘文、（廿三人）云々、是今日恒例事也、又基親朝臣來申條々事、

三日、丁酉天晴、今日御幸法勝寺云々、未刻、大夫史廣房持宇佐大宮司公通請文、（先日造營之間事、仰遣返事也、）又副別奏狀、仰可付職事之由了、又申六位上官不出仕之間事、仰付職事可申上之由仰了、

四日、戊戌天晴、入夜、基親來、申條々事、役夫工之間事也、又定經問申條々事、宇佐宮造營之間事、大宮司申狀二通、子細注別紙賜了、

五日、己亥天晴、彌勒講於堂修之、宗頼朝臣來云、八幡別當成淸、御綱神人訴之間事、條々有申旨云々、余云、凡恐力所及、去年窮沙汰淵源了、而能保朝臣拘而不承引、院宣又不詳、其上全非微力之所及、早直可觸仰關東者、此日有御幸于法勝寺云々、又季經朝臣來、語院中亂舞濫吹等事、宗隆來門外、申云、昨今共有犬死穢、仍太神宮禰宜等位記事、不能奉行者、仰可奉行定經之由了、入夜、宗隆云、定經返文書了、爲之如何、仍直仰遣定經許、（加勸發詞了、）有可奉行之報、

六日、庚子天晴、女房向堂、棟範來申條々事、御體御卜、來十一日可被行之由、外記所申〔也〕、神今食、月次祭等、十二日可被行、（陰陽師勘申十一二兩日也、）其故、御體御卜、多在神今食之前之故也、神今食不延引、御體御卜許被延引之時ハ、神今食以後被行御卜奏例也、於其延引之時者、猶被爲先御卜奏云々、御卜奏、并月次神今食等日時、明日、明後日之間、可被〔定〕、於御卜者、明日可行、三ヶ日以後、有奏定例也、仍十一日可有御奏也、定經來、恐申禰宜位記奉行之間事、全不辭申、宗隆觸遣之使者、於門外申小犬斃之由、仍存虛穢之由、返文書了云々、所申無理、又申他事等、宗隆又申條々事、此有東野庄事、左金吾被辭事也、

七日、辛丑及晩暴雨、入夜止、乞巧奠如例、又有兩方

節供、陪膳資森朝臣、兼両方家司故也、役供皆束帶、余不就之、今日又有御〔幸〕於法勝寺、右大將已下公卿濟々云々、

八日、壬寅天陰、微雨下、基親朝臣申役夫工之間事、親經持來月次神今食、御體御卜等日時、昨日被勘、爲内覽也、依稽遲、上卿退下之後所持來也、余許此儀也、又申、仁王會用途、諸國不進濟、口飼闕如、幷神今食神服、供神物等、年來不供、尤不便之由、兩條早可奏聞之由仰之、仰于親了、棟範又申條條事、左大辨親定持來大宰府解、宇佐宮申、年限已至廿一年、任例假殿日時、可被勘下之由也、余依疾不謁、以人傳進之、卽賜棟範、而思出服假之由、召返之、至恐之甚也、仰遣定經明日可參由了、又宗賴朝臣申條々事、今曉、內府室家密向嵯峨、今夜、依方違可宿雲林院邊、明日可歸云々、於嵯峨墓所修小善云々、

九日、癸卯雨降、萬民之悅也、今年惣爲第一之豐年云云、申刻、定經來申太神宮禰宜等位記之間事、先年祭主注進、其後無沙汰經數年了、去年有沙汰欲遣之處、依宗隆忘却無沙汰、仍今年其沙汰出來、而禰宜交名注進之後、經年序了、定有死亡服假等之輩歟、仍早々可尋遣能隆朝臣許之由、先日去月事也、仰定隆、而未尋遣之由、今月定經令申、驚奇不少、仍可尋申宗隆之由仰了、但於今者、明後日可被付月次祭使之位記也、更不及問祭主、只暗可被下遣歟、將延引可被付九月例幣歟、且又有准據例哉否之由、可問官外記之旨仰了、近代職事、每事如此、實是爲上難堪事歟、昨日、左大辨持來之符、副付定經了、棟範又申條々事、其中有大智遍智兩院事、先日以蒔海陳狀、被問本寺、々々陳狀所進〔也〕、早可奏之由仰之、又持來殺生禁斷宣旨案、見了返給、寺邊一里可斷之由、見度々官符、而不見、仍問之、申云、不可必然歟云々、余云、非勅定者、難改先規歟、早可奏聞、凡寺邊之條、末代頗可有議、大略大地無其驗、皆是佛閣也、仍難差寺邊一里歟、然而、代々官符所載也、可奏事由者、

十日、甲辰天晴、未刻雨降、自今朝有犬死穢、仍職事撤神事簡立穢簡了、定經來申云、神宮禰宜等位記事、宗隆不問祭主之間、神官等之存沒難知、又以故者、奏狀難被宣下之由、官外記所申也、如何云

云、余仰云、於今者、其力不及、早以此等子細、經奏聞、可被付九月例幣使者、基親朝臣參上、申云、今日雖參院、每事不能奏聞云々、又親經來云、神今食神服神饌等事、雖奏聞、只有聞食驚之仰、無可加苛責之勅、然者、事已爲闕云々、召雜掌可仰子細之由仰了、又宗隆來申云、季御讀經、祈年穀等之間事、廿四日可被始季御讀經、廿二日、若八月一日之間、可被行奉幣之由仰了、（件日々不載宣憲之勘文、仍可問之由仰了、所擇申日件日等、仍仰此由也、）光長卿 氏院之間、申條々事、昨日仰遣請文也、

十一日、乙巳、雨下、入夜甚雨、此日、御體御卜奏也、內覽事免了、宗隆來云、八幡神人訴申宗長（松井藏人、）罪科事奏院、仰云、先可被行罪科之由、思食如何、神社訴、先例雖必不被尋究理非、先任申請被斷罪歟、且可計申者、申云、御定可然、此訴已及三ヶ年、今年、若抑留放生會者、神慮尤可有恐、就中、於此訴者、宗長殺神人之條、更不諍申、只搦強盜之間、事出不慮、仍不誤之由所申也、然者、被行罪科之條、全不可爲非據、早令無科斷之條、世之所奇也、早以此等子細、可被仰能保朝臣歟者、資元來申云、去月廿四日、白虹見、貫心大星、是希代之變異云々、余仰云、於大事變者、不待三ヶ日、以詞先奏、當道之故實也、而及廿日不奏如何、資元無披陳之方、

十二日、丙午、雨降、右中辨基親朝臣來云、昨日被勘宇佐宮假殿事始、并棟上等日時了云々、依穢中、不進日時勘文、只以詞所申也、又宗隆來云、八幡神人訴申 宗長罪科事、以先日余申狀奏聞、仰云、可仰能保朝臣者、卽以御教書（持來其案、）仰遣之處、請文如斯、（殺拘宗長之過也、）今日參院、欲奏聞之處、聊依御風氣、不能申達之由、定長朝臣所申也云々、余仰云、明日、猶可奏聞、此事若無沙汰、今年放生會、遂例決定歟、此旨可奏之由、仰含了、終夜甚雨、

十三日、丁未、天晴、棟範來申條々事、別當仰申、檢非違使經房擇強盜之間事、仰可奏之由了、又持來殺生禁斷宣旨、加載寺邊二里事也、法皇御不豫、猶不快御云々、仍以使者（兵部權大輔能季、）奉問安否、河水盈溢、然而凌洪水所令進也、御惱自若云々、近日頓病不嫌老少尊卑云々、兼雅、定能等卿以下、御共祗候之輩十餘、同時病惱、各退出云々、公卿御賀、踐祚以後、

未レ被レ行、而今日又日次不レ宜、仍無二沙汰一云々、
十四日、戊申天晴、向レ堂、晩頭歸來、拜覲如レ例、着二冠直
衣一、心喪服也、於二中門廊一拜レ之、不レ取レ笏、忩殊也、持二衣冠、職事兩人
取二出之一、置二長櫃蓋一、各取二出一合一也、三具、故殿、故女院、先妣等也、皆拜レ之、
各奉二送之一、宗隆來申二條々事一、宗長罪科欲二奏聞一之
處、依二洪水一、昨日不二參入一、以二能保請文一、遣二定長許一
之處、件朝臣依二頓病一退出、涎隆又日來病惱籠居、無
レ人二于傳奏一、但明日遊御之後、重可二參奏一云々、法成
寺自恣事、宗賴朝臣瘧病、仍仰二長房一了、
十五日、己酉天晴、向レ堂、及レ晩歸來、終日念誦、例講於
レ堂行レ之、
十六日、庚戌午上、天晴、申刻以後天陰、微雨灑、親經來、
申二季御讀經間事一、定經申二宇佐宮之間事一、先日被レ問
人々各申狀等持來也、又役夫工上卿事、實家卿申云、
身無二故障一、但今暫不レ可レ申二左右一云々、仍重可二仰
遣一之由仰レ之、今明物忌也、人々申狀留置、明日可
レ見レ之、
廿二日、丙辰天晴、此日、被レ勘二宇佐宮若宮遷假殿之日
時一、上卿兼光卿、又被レ行二軒廊御卜一、上卿同人、天下病患事也、又有二季
御讀經定一、春日未レ被レ行也、上卿忠親卿、依二參議不參一、行事辨
親經書二定文一云々、件親經、至二于明日一犬死穢、仍今
日定欲二延引一之處、上卿參入、仍二觸穢人參內之例一、親
經書レ之、穢限不レ幾之故也、余仰二合上卿一、可レ被レ行之
由、仰二行事職事宗隆一了、仍行レ之云々、入レ夜、親經
持二來御讀經定文一、又申二僧綱不參之由一、又定經申二宇
佐宮條々事一、仰二子細一了、又棟範申二御祈之間事一、狗患御卜同持來、
御祈之間子細等仰了、
廿七日、辛酉、此日、御論義也、

一番、貞嚴、　覺口、
二番、千嚴、　仁快、
三番、榮雲、　最惠、
四番、遍昌、　玄圓、
五番、圓賢、　公尹、

八月

三日、丙寅此日、於レ堂始二如法讀誦之行一、慈德寺法印已
下、僧〔正〕五口、又女房等同候レ之、又經泰列二僧末一、兼
親爲二行事一、同雖レ可レ候二此內一、聊有二所勞一、臨レ期不
レ入、依レ爲二强行一也、

四日、丁卯、此日、北野祭幷釋奠也、余早旦、相伴女房姫君等、余乘中將綱代車在後、前駈二人、女房姫君用余綱代車在前、々駈八人、地下召使、藏人五位等相交、皆布衣也、出車三兩在余後、殿上人車也、渡大炊御門亭、件家元左大臣領也、而法皇召之、其替賜中御門東洞院、故成親卿家、仍當時爲法皇御所、其後、多被造加舍屋云々、而余依內府事、不能歸渡冷泉、適住九條小屋、法皇痛此事、所借彼御所也、誠是過分之恩也、去月中旬之比、以定長朝臣、被仰此由、須即移住也、而連々爲惡日、今日之外、更無宜日、強雖不可撰吉曜、今度有所思、避禁忌等者也、依無日次、懈怠之由、豫奏法皇了、又去々年渡冷泉之時、女房同車也、又引移馬、今日且爲改其儀、且爲省威儀、所用麁儀也、寅刻出九條、五條高倉邊天始昭、上下消松明、白晝出行、太見苦、今日可立北野神馬十列、九條亭不能行其儀、仍不待夜漏、催曉更之御車、依爲院御所、於門外下車、女房車寄寢殿南面、職事長俊爲御所行事、豫祗候、一昨日、三ヶ日以法成寺倍僧三口、修仁王會講、又昨日仰觀性法橋、就密教、聊以所請修小鎭也、是皆依或人之密語、件家、頗有寃縁之恐云々、但無指證歟、殊所行也、縱雖無怖畏、久其主不居之所、兼修內外之祈者是例也、於或人之密談者、努力々々、不口外、法皇依莫大之恩給此家、而付咎加難、太有恐之故也、入門見屋家體、太狹少、寢殿母屋一丈二尺、庇九尺、甚凡卑也、法皇被作加數屋之間、於事得便宜、又舖設皆在之、居住之間、更無煩者也、申刻、立神馬、先以小浴、使左近將監平時綱陪膳云々、乘尻與廐舍人、聊有諠譁事、仍仰廐司、殊令禁固、舍人無重科、仍不賜檢非違使〔也〕、

六日、己巳、此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年來泰茂修之、而去夏卒去、其代圖書頭在宣朝臣勤仕之、今日、依日次不宜、次日始修之、

十四日、丁丑、女房、自今日始如法經前方便、仍早旦向九條、余竊相具、入夜歸來、

十五日、戊寅、此日、法皇令始如法經前方便給、於白川押小路御所有此事、此日、放生會也、立神馬十列如例、使親發、藏人五位也、陪膳、、、、陰陽師、、、、

十六日、己卯、此夜、駒牽也、上卿定能卿、參議親宗卿、深更引分、使少將成家朝臣、持來馬一疋、職事着衣冠相逢、給祿褂如例、

廿日、癸未、自今曉、院如法經御加行、六時懺法被始行云々、入夜、參〔內〕白川殿、仍於道場東庇簾中

聴聞、先日可聴聞之由、依有仰也、自今日、余始
如法經前方便、
廿三日、丙戌此夜、又參院、聴聞如法經懺法、如先日、
丹三品以少將親能朝臣有示旨等、小時退出、
卅日、癸巳此日、如法五種行、三七日已滿、備十種供養
之日也、導師澄憲法印也、寫經雖不用草筆石墨、自
余行、皆如法清淨也、仍堂中、非上人之輩不得
入、豫觸導師、[已]令加行也、法性寺座主來、被
聴聞、又寫經交筆、件人、日來不退如法經精進、仍
令書也、如法經之習、雖無施物、此經已有供養、
仍導師一重一裹、請僧又一裹也、但不加行之人、不
能入堂中、仍無布施之儀、賜各僮僕、此外、
余并女房已下祗候之男女、非疎遠之輩、十許輩、各
調十種供養持物、(每物二種、隨師供養也、)於十種者、給導師、令
[十]種分給題名僧等也、堂南緣立棚二脚、取件供
具、[又]堂中佛左右、立又棚二脚、傳供之、參入之
輩、撰精進人令立、(季經朝臣已下、十八許歟、)傳供之次第、法用如
例、說法優美、仍自簾中押出單重、導師肩之退
下、如法五種行目六、
受持、(自本備也(之イ)、)
轉言、百六十一部、
暗誦、(或一品一句、或一偈(中偈)、隨人々堪否、)
解脫、(或想、或只聲、)
書寫一部、(開經、阿彌陀經、般若心經、)
此夜、又余參院、又聴聞懺法、法皇仰云、今夜、雖不
當巡勤調雖如何、依令參也、奏甚承之由、即被
始中夜時、(初夜、余參以前、被行了云々、)法務座主參入、事了、余付
親能朝臣、今夜次第、殊恐畏申[之]由奏之、有種々
仰等、即參內宿仕、今日、當七日、仍不能歸家、所
參內也、女房等猶留九條、今四ケ日可延修云々、
仍堂場猶如法清淨也、但於僧徒者、日數已滿了、仍
雖不修五種行、日來、每日懺法猶着淨衣可讀之
由仰定了、

九月

一日、甲午余今年有所思、不出河原、遣職事一人
修[之]由祓、入夜、自內裏退出大炊御門亭、
三日、丙申公家御燈御祓如例、兼忠朝臣申沙汰云々、
五日、戊戌彌勒講、於九條堂行之、自今日神齋殊
密、是例事也、

十日、癸卯、今日、余闕ヲ進寫經具、幷御裝束等一、以二定長一爲レ使有二御感一、此事雖レ不レ可二必然一、如法經之間、於レ事有二甘言等一、且爲レ謝二其恐一、且依レ思二結緣一也、（今日、依二堅固物忌一、不レ出仕、臨レ晩、内記持二來宣命草一、依二物忌一不レ見レ之、）

十一日、甲辰、此日例幣也、上卿右大將、辨親雅、依二幣物不一レ具、及レ晩發ヲ遣之一、此日、院如法經筆立云々、法性寺座主俄被レ召ヲ入審手一、依二早筆一也云々、親性法橋又同前、

十二日、乙巳、晴、院如法經十種供養云々、右大將以下、公卿濟々、余依二神事一不レ參、粗檢レ例未レ檢ヲ得之一、仍不レ參也、

十三日、丙午、今日、院相ヲ具如法經一、參ヲ給横川如法堂一、入レ夜還御云々、

十四日、丁未、晴、巳刻參内、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參二御前一、於二二間一謁二女房一、此間、棟範來申二條々事一、其中、有二賴朝卿請文一、先日遣二奥州一官使、持ヲ參奏衡請文一、幷兩府申狀之返狀一也、左右只可レ在二勅定一云々、此狀、經房卿所レ遣也、且奏聞了、然而、可レ付二奉行人一之由、有二御定一、仍所レ付也云々、今日、早可二奏聞一之由仰了、未刻、余先向二九條堂一、其後向二南家一、明曉、下ヲ向天王寺一之間事、沙汰闕了、法皇八條院、同明曉御下向云々、又法印奉レ具二御經一、同可レ被二下向一、路之間、可二同船一之由被レ示、於二御經一者、如法丑刻可レ下レ京、仍於二船津一可レ待之由被レ示、仍每事夜中所二催具一也、

十五日、戊申、自レ夜雨小降、但不レ及二事妨一、此日爲二如法經十種供養結緣一、下ヲ向天王寺一、此事不レ可二必然一、身爲二攝政一、萬機之緊務、於二一日一不レ可レ空、然而檢二先例一、攝政遠所物詣、當寺他寺、其例已多、加レ之、此如法經事、始レ自二殖紙扇一、終至二寫經一、無レ不二口入一、加レ之、願主聖人撰二願意趣一、余深知レ之、余及此法印、以二兩人一爲二此願之擅越一、人不レ知レ之、只任二冥衆之知見一、仍強忌二世間機嫌一、所レ催二結緣之志一也、仍先日、粗奏二法皇一、已有二天許一、其後、世人多以傾レ之難レ之、仍重又奏レ之、猶可二下向一之由有レ仰、不レ顧二人々謗難一、只仰二佛之知見一者也、寅刻、出二九條一、于レ時侍從〔僮〕兩三人也、皆悉欲レ待二調一者、更不レ可レ叶之故也、余着二烏帽直衣一、乘二中將網代車一、（余網代車被レ遣二渡部一、須レ用二人車一也、而可レ然之車無レ之、仍不レ能レ借レ人也、）前驅、殿上人、諸大夫、相幷十八許、隨身兩三人、不レ引二移馬一、於二鳥羽邊一天始曙、鳥羽南樓邊、幷草津邊、依二河水淺一不レ能レ付レ船、仍於二魚市一乘レ船、院〔已下〕御

船〔皆〕在レ之、尋二御經船一之處、未〔剋〕到來云々、然而、於二此所一不レ可レ待、仍乘レ船指二渡向島方一、爲レ避二院御路一也、暫相待之處、先女院御下向、其後經二一時一、院御〔乘〕船、其後經二二時一、御經船到來、於二草津一奉レ乘レ船云々、法印被二相具一、即余出二船御經一、〔已〕奉レ之移二乘他船一之間、法印暫不レ被レ來、於二天河邊一、法印被レ來二此船一、同船浮二河上一、〔逢〕思去年八月、哀心難レ忍、〔依二御灌頂一下向之時、內府所二同船一也、〕云レ船云レ路一塵無レ改、只所レ欠者內府一人也已、觸レ物之悲〔歎〕雖レ經レ刧雖レ隔レ生、爭休爭堪哉〔申終〕、觀性法橋相二具樂人一參來、御經迎、行日、靜淸加陀聞、聽レ之者、莫レ不二淚拭渡〔之〕晚頭、付二渡部一、〔謂二之大渡一也、〕即乘レ車、法印下レ船、於二此邊堂一、御經相具、追可レ着二天王寺邊堂一、〔于レ時、阿彌陀堂也、〕云々、即着二西門外北念佛所一、〔去年宿所也、〕即以二季長朝臣一、申二參入之由於院一、小時、以二成經一〔書イ〕爲二御使一、今夜、〔定イ〕寂無二便宜一歟、明日可二見參一者、申二畏承之由一、此夜、兼光卿來、凡上下結緣之衆、不レ知二何千萬一、寺邊之人家盈レ數、雖レ然、猶人多家少、空宿二道路一之者多　云々　〔也〕、人々善心、以レ之可レ知、可レ貴々々、〔但是假名虛假之善心、多者是人まねのくまのまうて歟云々、且又經王之功用、上人之信力、自然已動二搖國土一者也、可レ仰レ之、〕

此夜、於二西門一、余竊唱二念佛一、〔今日〕依レ當二十五日一也、日次不レ宜之故、不レ參レ堂也、

十六日、己酉、晴、此日、於二四天王寺一、有二如法經十種供養事一、法皇勵二隨喜之叡念一、勤二萬念之禰一、八條女院、依二結緣御志一、關二十種供養一、洛中之緇素貴賤、殆殘人少々云云、余又閣二萬機之政務一、結二一乘之善緣一者也、昨日、天陰雨降、午後、〔雖二雨脚止一、昏漠猶掩、風氣有レ疑、而自レ夜天快晴、終日雨脚不レ降、誠是、上宮太子四大天王、同心合力、退冤守善之所レ祉也、余拂曉參會、當先於二要門內一、覽二來由井水一、如レ例、〕

此後事不二注記一、

十月

一日、癸亥、晴、此日平座如レ例云々、及レ晚大外記賴業來、賜二維摩會參氏人交名一、慥可レ催之由仰レ之、今日平座、通親經房兩卿參行レ之、參議不參、以二上卿兩人例一行レ之云々、入レ夜參內、即歸二住大炊殿一、女房同行向也、

二日、甲子、時雨間灑、入レ夜、定長來、依レ召也、光長棟範相轉之間事、可レ取二御氣色一之由仰レ之、此次談二雜事一、

三日、乙丑、陰晴不レ定、法成寺執行泰覺來、仰二御堂修理之間事一、

四日、（丙寅）陰晴不定、小雨、静賢來、又雅頼入道來、余謁之、及晩、定長朝臣來、仰院宣云、光長棟範等相轉事聞食了、何事之有哉、早可有恩許也云々、又云、任大臣、忽不可被行、秋除目、御熊野詣（來十六日御精進、同廿日御進）發、以前可被行也云々、此次、密語云、朝方卿任大納言之間事、幷前攝政大臣所望之間事等、下官案如何之由、有御尋云々、定長共申不甘心之由云云、尤有恐事歟、基親朝臣申役夫工之間事、定長入夜示送云、除目奉行雖候、職事只可計仰云々、（可奏仰付也、）事由、申可仰頭辨之由了、

五日、（丁卯）晴、早旦、兼忠朝臣來、依作日召也、又陰陽頭宣憲朝臣、同依召參來、問除目日次了、十二四兩日共吉云々、兩日之間、可用何哉之由、以兼忠奏院、即歸來云、十二日除目、十四日下名可宜云々、又外記廳可被修造之由、當時有其沙汰、仍冬節有御方違行幸、其所、押小路殿可宜之由、宣憲令申、同以兼忠取御氣色、但件外記廳（可イ）造作、冬至以前、（冬至以後、不可憚也、）乾方難及出木歟、成功者召付哉否、問本奉行職事定經、且所奏也、仰云、若可有六、白川御所早可有臨幸也云々、巳刻、大外記頼業來、同依召也、以兼忠仰除目事、頼業授論語於二位中將、定經來問、仰外記廳修理事、又仰行幸可奉行之由、申承了之由、外記廳成功未付云々、仍行幸無所據歟、但若又有他要事哉否事、可被問陰陽師也、仍明日、宣憲、在宣等、可參之由、可仰旨仰定經了、大夫史廣房參上、仰官奏事、（來十日院奏、十六位和奏、）內々可尋左大臣參之由仰之、

六日、（戊辰）晴、入夜、院宣到來、（定長奉書、光長許也、）遣維摩會他寺探題事、有人愁云々、能様可有計沙汰歟云々、此事有子細等、仍以使者（國行）遣定長許、申子細了、定經來申、成功者忽難叶之由、普所申也、行幸事如何、明旦召具宣憲在宣等、可參之由仰之、

七日、（己巳）晴、早旦、定經召具宣憲參向、（問イ）公家御方違、（來イ）大略不可候云々、去夜今朝之間、國行兩度參院、謁定長、乍恐所申子細也、猶然而一切不聞食入、及逆鱗云々、勿論々々、仍如本覺憲可勤仕之由、下知了、凡古來未聞事也、可悲々々、

十二月

九日、（庚午）朝間天陰、其後雲晴、去夕初雪降、今朝僅積

レ地、今年冬天甚和暖、昨日始有二寒氣一、此日、臨時伊勢奉幣也、上卿權大納言實家卿、辨權右中辨親經、是外宮御戸鎰、澁固不レ被レ開事、所レ被二謝申一也、去年大神寶依二此事一奉ヨ納東寶殿二云々、仍及二歲末一被二謝申一了、而今年九月例幣之時、猶不レ奉レ開二御戸一之由、重所ニ申上一也、而上卿、辨官、外記等、皆以懈怠之間、經二一ヶ月一始奏二官外記一例、延久永曆之外、此事無二所見一云々、延久發ヨ遣公卿勅使一、頁基賴永曆臨時有二奉幣一、但今度、本宮申上云、被レ下二銅細工一可レ奉二修造一云々、而大神寶伊勢例幣、公卿勅使之外、無レ開二御殿戸例一、不レ拔二御戸一者、又不レ能レ修ヨ理鎰一之由、祭主能隆朝臣所レ申也、頃者、九月例幣之次、被レ下二彼細工一也、而本宮不レ申二此旨一、官外記又不レ勘二其例一、仍所二默止一也、今依レ藏二本宮申狀一、此沙汰出來、先不レ開二御戸一及二兩年一、殊有二其恐一、仍所レ被二(忩)謝申一也、今度、勅使下向之次、雖レ不レ開二御戸一、奉レ修ヨ造鎰之破損一之條、有レ憚哉否事、委召二問禰宜已下一可レ經二言上一、兼又可レ注ヨ申其例一、若有レ例者、何去年大神寶、今年例幣等之時、不二申上一哉之由、可二尋問一旨被二仰下一了、若不レ能二修造一之由言上者、明春爲レ發ヨ遣公卿勅使一也、未刻、着二直衣一參內、先レ是、上卿參入、奉行職事行事辨等未レ參、尤懈怠也、各遣レ召了、小時、新五位藏人家實參入、每事可二催行一之由仰レ之、

此後事○本字下（脫不敵）被レ記、

廿二日、癸未晴、此日、御佛名也、十九日院御渡、廿一日御幸、仍今日所レ被レ行也、廿日、日次不レ宜、又有二不堪荒奏、幷荷前擬侍從定等一、又行二私荷前一、右大臣參陣、先申二不堪申文一、右中辨親雅候奏、余布袴、天仁例、私荷前使、四位光重朝臣、五位親高、行事國行、余着二心喪直衣一拜レ之、持レ笏、依二大殿知足院殿御例一、着二直衣一也、先於二直廬一有二佛名定一、頭中將仰レ之、依二式日延引一、次二日時一、

廿五日、此日、不堪定施米、幷和奏等也、親雅候奏、

玉葉卷第五十四終

玉葉　卷第五十五

自文治五年正月
至同年九月

文治五年

正月

一日、壬辰、陰晴不レ定、未明拜二天地四方一如レ例、午刻手水、陪膳伊豫守季長朝臣、余吉服直衣、引二寄圓座一、於二奥座上南面一着レ之也、申刻、大外記賴業持二來叙位勘文一、宗賴朝臣申レ之、余出二客亭一、吉直衣、見レ之、今年不レ出二仕一、雖レ須二傳覽一、今日非二稠人一、仍猶爲二正禮一所レ出二逢一也、先レ是二位中將參院、前驅六人、共殿上人三人、及レ晩齒堅如レ例、此日、中御門大納言來、於二例上達部座一竊謁レ之、入レ夜兩方節供如レ常、二位中將還來云、院拜禮公卿降立之後、右大臣棟始之間參入云々、右大臣棟㨂太閤過レ法云々、參議已下列レ後云々、小朝拜、上首同右府云々、節會内辨右大臣、外辨上首右大將兼雅云々、着二外辨一之後、敕剋不レ被レ下二式筥一、内辨就二宜陽殿兀子一之後被レ下レ之云々、未聞事也、又云、召二參議一之詞、左大辨ハ用二訓詞一、實教朝臣をハ聲ニ右近中將藤原朝臣〔ト〕被レ召云々、實教四位也可レ召レ名、尤大失也、又不レ用二訓詞一、旁以不審、又云、親宗勸二御酒勅使一之間、進二階間東頭一、萬人解レ頤云々、又云、外辨別當階間云々、上首之失也、當二左仗胡床一而立、是故實也、不レ知二口傳一之人、觸レ事如レ此、院拜禮申次定能卿云々、

二日、癸巳、天陰、終日雨降、巳刻手水、陪膳光重朝臣、其次有二齒堅事一、今日人々不レ來、甚雨之故歟、

三日、甲午、晴、巳刻手水、陪膳以政朝臣、齒堅如レ例、今日權大納言已下公卿多來、隔レ簾謁二大納言一、上官列參、二位中將參二内、院、八條院等一、棟範宗隆等申二吉書一、宗賴申二政所吉書一、此日奉レ獻二琵琶内宮、笙外宮、兩太神宮一、去年遣二祭主許一、今日可二進納一之由仰レ之、仍自二昨日一潔齋、今日修レ祓、雖二三ヶ日内一、不レ可レ有レ憚之由所レ存也、陰陽師在宣朝臣也、余着二衣冠一、祓之後遙拜、信心發起尤懇深者歟、

四日、乙未陰晴不定、頭中將公時申吉書、又申出納事、院宣之趣不能左右歟、如此事只職事可計申也、上不可知食歟、入夜參內、直衣、網代車、隨身布衣、宿衣、密々出仕也、次參院參御前、其後退候公卿座邊、以定長申條々事、今日不參阿彌陀堂修正、令參中將也、余參八條院之後退出、

五日、丙申終日甚雨、此日、敘位議也、明日公家御衰日、仍今日雖為余衰日、行之例也、巳刻着直衣參內、即內覽申文、定長、家實、他職事遲參、宗賴依遲參、家實依為院司、觸仰其旨了、撰申文了、定長依召參院了、〔敘位議之間〕余在殿中、執筆左大辨親宗卿、公卿忠親卿已下十餘人參候、有和泉功過定、與奪忠親卿、見合參議雅長卿、讀帳事大理隆房、執筆源宰相兼忠、文書之中有難云々、仍今夜返下文書、除目可被定之由仰之、然而稱非國司過猶定、親宗卿引成文裏帋、不似先例、入眼上卿泰通卿、

六日、丁酉晴、今日始念誦、棟範申御齋會用途、借名之間事、家實入夜來申明日節會事、

七日、戊戌陰、小雪、此日、白馬節會也、有加敘事、未刻、定長朝臣為院御使來、任御定可仰下之由召仰了、余不參內、內辨左大將、外辨上右大將云々、棟範申御齋會講師闕如事、

八日、己亥雨下、諸寺修正始也、法成寺修正停止咒師散樂、依內府一昔內也、此日召頭中將公時朝臣、幷陰陽師等、問公家節會御方違之間事、即可奏聞之由仰之、

九日、庚子風雪烈、此日、女敘位也、晚頭着直衣參內、先參御前、奉行職事遲參之故也、秉燭向直廬、職事等來、奉行定經也、頭中將頭辨各來申雜事、訖退出、直廬如除目、余於直廬改着束帶出居、去年秋除目、今年敘位等不出座、今日非稠人之上、女敘位儀中之例不許、先是於休所職事等撰申文了、家司權辨親經候其座、他家司等稱障不參、假儀之故也、而親經為申遲昇座參入、所令定也、撰申文了、余出居也、次以定經召執筆、左大辨參上、執筆作法有不審事等、不遑具錄、先可候公卿座、隨目進圓座也、直參着圓座為失也、空勘文一切不見、如何々々、又空勘文一切不突點如何、奉行職事每事如泥、余參內之後、更尋披申文、少々書直了、院宮御申文使頭中將也、入眼上卿實宗卿也、其事了、改裝束退出、

十日、辛丑晴、及晚公時朝臣來仰云、院宣云、御方違行幸不可有云々、子細等不具記、

十一日、（壬寅）晴、頭辨定長來傳院仰云、御齋會次不可有僧事、可存其旨者、又條々有申事等、召前余又仰條々事、棟範來申貞敏所望事、院仰不分明云云、爲方違向鳥羽、

十二日、（癸卯）晴、入夜始修佛眼護摩、姫君祈也、法印來修也、

十三日、（甲辰）晴、兵衛尉時定參上、申云、搦取手光七郎了、有九郎還京都之消息等云々、即持來之、實不可思議事也、

十四日、（乙巳）雨降、御齋會竟也、定長朝臣來申條々事、此日無僧事、

十五日、（丙午）晴、棟範來申御齋會之間事、大夫史廣房持來官小草子、又申宇佐大宮司公通申、造宮之間事、

十六日、（丁未）陰、微雨下、此日、春除目初日也、巳刻着直衣參內、（先內覽申文、執筆左大辨、亥刻纔始、子終事了、）改着直衣退出、於直廬先有申文內覽事、兩貫首五位藏人二人、（家實不參、）家司遲參、仍不覽之、撰申文之間參會、（右衛門權佐長房、）今日、院中有晝咒師、依御所中間、明日可參之由有御定、仍今日不可參院之由、定長朝臣所申也、秉燭以前撰申文了、人々參入之後、先召仰、（定經、上卿按察朝方卿也、）次余着布袴在簾中、召家實召諸卿、即朝方已下來着座、次辨官四人置宮文、（定長、親雅、親經、棟範、）次召左大辨、即着座、次第如例、任內豎二人之後、召院宮御申文、親雅、持參覽之、此次賜院宮公卿未給名替國辨當年內給等、親宗不披覽、即取之復座、其後見院宮御申文了、返給之、又押宮參上、取之復座、任四所了、先任當年內給、其後書袖書、召棟範下勘之、其後院宮公卿當年給任了、卷大間封之、又封成柄、加入成殘申文返上、執筆作法、事々不足言、不足記錄、置火櫃衡重如例、但余陪膳親雅朝臣持來欲居之、余命令退歸、依在簾中也、是又例也、次欲居諸卿、而朝方命追歸、若依不居余前歟、可謂尾籠、勸盃公時朝臣、定長任人之間事注目錄、明（日）可持參院云々、

十七日、（戊申）晴、此日、除目中日也、執筆同人、今日定長朝臣申定任人之事、來直廬（示子細、）酉刻着直衣參內、事了改裝衣、又退出、晩頭着直衣參內、定長爲申定明日任人參院、相待歸參之間、亥刻

事始、執筆左大辨、中御門大納言爲上首、稱所勞、不可仰宮文之由被示、依不當、猶可被仰之由仰之、仍被仰宮文云々、仰宗隆召諸卿也、(余在簾中、)公卿來着座、冠宮文之後、召執筆如恒、即給大間宮、其後儀如例作法無跡方、尤不便也、追出來公卿給等給之、院宮臨時被申外國申文同給之、召辨令下勘之、執筆之所存、兼國以前不可任他者云々、不足言也、持參勘文之間、且可任他者之由仰之、仍慇任之歟、事了封大間成文進之、辨官撤宮文等如去夜、此日有顯官擧、兼忠書定文、宗家爲與奪、

十八日、己酉、雪降、入眼也、(執筆同人、)晩頭參內、向九條、巳刻定長來、余任去夜仰、一定任人注出別紙、以定長奏聞了、晩頭着直衣參內、今夜有可向九條之要、仍人々殊可早參之由、預召仰之、仍公卿上官等、秉燭即參內、而定長遲歸來之間暫遲々、亥一點歸參之後、召諸卿、家實、公卿着座、辨官置宮文、召執筆給大間宮、皆如例、今夜不賜大束申文、爲早速終事、可任之申文等兼撰出、兩度相分テ給之、而執筆猶迷惑、徒經時刻、又任人多無申文之間、臨期令書之、仍遲々歟、外記史正闕各一人也、而今夜叙爵其替各又可被任一人、此事先例不審、仍尋外記之處、先例太多、近代諸官大略如此云云、仍今夜叙爵之者、替除目任之也、仍轉任勘文相違出來、執筆以辨問外記令行轉任、是又余教訓也、今日忠親實家已下參入、但受領擧以前早出了、受領之擧、賴實泰通兼光許也、事了進大間成文、執筆退下、余召淸書上卿給宮、(兼光奉仕、)即改着直衣、向九條、于時丑終也、

十九日、庚戌、晴、例講如恒、入夜定長朝臣來、仰下名加任之事等、此堂供僧公豪今日入滅云々、(在宇治、)仍此堂所作、付最勝金剛院供僧令續也、未補之間也、

廿日、辛亥、晴、內府月忌也、余猶在堂也、奈良僧正被申大衆張本事、此日下名也、院自今日御參熊野日吉社云々、

廿六日、丁巳、昨今日堅固物忌也、是平等院怪異也、

廿八日、己未、自今日一日蝕御祈被始、修一字金輪法、仁昭法印修之、御持僧等依辭退也、此日、八幡御幸云々、女房參詣吉田加茂祇園等、

二月

一日、(辛酉)晴、此日日蝕也、虧初巳刻、加時午刻、復末未刻也、朝間天晴、未刻以後天陰、日來霖雨、今日蝕時天晴、正見之後更又陰、是近代之作法也、此日々蝕殊有二余慎一云々、

二日、(壬戌)陰、業俊、廣元、資元、晴光等、持二來日蝕奏一、廣元資元兩人稱二二月之蝕一、業俊晴光兩人謂二正月蝕一、各仰下可レ進二勘文一之由上了、

三日、(癸亥)晴、祭主能隆、太神宮司盛家等參上、藏人大輔家實、幷大夫史廣房等參會、神宮修理、幷齋宮寮米之間事、條々有二沙汰一、大略沙汰切了、召二盛家請文一、明日可二奏聞一之由仰レ之、又召二頭辨定長朝臣一、仰下大内修造國々、所レ詮可レ仰二關東一事上、入レ夜兼良朝臣爲二拜賀一來、家司長房申二次之一、

四日、(甲子)此日、祈年祭也、神齋如レ例、

七日、(丁卯)昨今物忌也、大原野祭、陪膳季長朝臣、陰陽師晴光、又行事爲說等參籠、物忌使十列等不二籠候一、列二門外一、神馬籠候、行事取レ幣、奉幣如レ例、

十一日、(辛未)晴、早旦向二大炊御門一、發二遣春日幣一、其後參内、入レ夜歸レ家、陪膳以政朝臣、使爲說、陰陽師廣基、

舞〔人〕裝束以二勾當業家一遣二使少將宗國朝臣一給、

十二日、(壬申)春日祭也、神事如レ例、使少將宗國朝臣、辨右少辨定經、

十三日、(癸酉)入レ夜宿二法性寺邊人宅一、自二九條亭一冣勝金剛院堂東方、仍難レ供二養木像佛一、今夜以二件家一爲二本所一、令レ宿始者也、

十四日、(甲戌)晴、此日、故内府周闋法事也、於二冣勝金剛院一行レ之、件堂地震以後破壞殊甚、仍加二修造一所レ行也、余自二夜前一渡居、女房今朝來臨、(内府女房同車)出車三兩、地下君達諸大夫等、着二布衣一前驅、〔法事了、自二今夜一女房相共宿レ堂、〕巳刻率レ居二御佛一、佛師給レ祿、(大佛師馬一疋、小佛師廿人、各布一段)未刻、緇素參入、申刻事始、先奉行家司光綱申二事之由一、仰レ鐘之後告二公卿一、次公卿着レ座、次衆僧引レ列參上、(庭敷二筵道一、永隆例也)次第如レ例、說法了行香、其後賜二布施一、女房有レ加二布施一、

參入公卿、

大納言、(宗家、兼雅、)中納言、(定能、經房、兼光、)參議、(雅長、隆房、親宗、隆宗、)

二位中將、(良經、)三位、(顯信、光雅、)

七僧

講師　法印澄憲、　讀師法印雅縁

咒願　權大僧都慶智、　三禮　權少僧都源賓
唄　權律師覺玄、　散花　法橋性憲
堂達　已講公雅、
今日事子細可下召二奉行人一記錄上、
願文、作者在茂、清書左大辨、堂童子六人、
十六日、丙子此日、密々參二嵯峨釋迦堂一、供二養妙經一
部一、又見二寶物一、即向二嵯峨堂一、先レ是女房行向、爲二內
府一修二一善一、其事了歸二九條一、
十九日、己卯此日、懺法結願、其後恒例舍利講、又故殿御
忌日、其後臨時佛事、以二證憲法印一爲二導師一、文殊像一
鋪、法華經一部、自筆壽量品一卷、
廿日、庚辰雨降、但法會之間雨止、衆僧列用二晴儀一也、此
日故內府正日也、〔爲二內府女房沙汰一、兩界〕曼陀羅供、
導師法務大僧正公顯、讃衆廿口、有二六弟子〔僧等〕一、衆
僧列同二晴儀〔〕一申刻事始、戌刻事了、引二布施一、事了始二
月忌一、永代可レ行也、於二九條堂一修也、
參入公卿、
　權大納言、兼雅、權中納言、定能、兼光、二位中將、良經、三位、光雅、
願文、作者長守、清書伊經、
廿二日、壬午此夕、內府女房始宿二嵯峨一、出車二兩、常祗
候男共乘レ車在レ共、密儀也、此日、祈年穀奉幣定也、
廿三日、癸未家實申二條々一、內記持二來宣命草一、見了返給、
廿四日、甲申今日、小堂修二月也、二位中將行向行レ之、
女房又密々行向、余依二神事一不レ向、今日、祈年穀奉幣
也、上卿宗家卿、
廿五日、乙酉此日爲二方違一向二攝州別業一〔也〕、巳刻〔出
レ京〕、酉刻到着、
〔廿六日、丙戌卯刻歸洛、午刻到二九條亭一〕
廿八日、戊子晴、二位中將相伴參內、聊有二御不豫事一、
廿九日、己丑雨下、自二內裏女房一告云、頗六借御云々、即
差二進定長一了、
卅日、庚寅此日、故內府女房於二嵯峨堂一出家入道、山法
印慈圓爲二戒師一、依二略儀一無二唄師一、先例多之故也、自二
此夜一始二小逆修一、證憲法印爲二開白導師一、女房密々行
向云々、今日彼岸初日也、又支干上吉也、仍遂二此素
懷一、又始修二佛事一云々、此間事、偏余沙汰也、父大將一
切不レ知云々、如何々々、

三月

一日、辛卯不レ出二御燈一、於二河原一修二由祓一如レ例、此日參

内、御不豫平愈云々、
三日、（癸巳）平等院一切経会也、宮内少輔盛経為開封、家
司家職事保行信光等為楽行事、今年有舞、此日帰
大炊亭、自今日、於此亭修不動護摩、法印被渡住
也、公家御楽之後、未令浴御、仍今日無御祓云々、
七日、（丁酉）此日、嵯峨逆修結願也、大僧正公顕為導師、
云々、以内府仮名手跡神力品訓経、置供養之、
此外禅尼自筆書薬王品云々、極楽曼陀羅并法華経等
如例云々、
八日、（辛丑）定長朝臣自天王寺帰洛、去夜上洛云々、関
東申頼経配流事、可令沙汰之故云々、
十一日、（辛丑）此日被行流人、前刑部卿頼経流伊豆国、
云々、先例不必然、憚日次之由外記所申也、
十四日、（甲辰）今日戌刻大地震、亥刻、天文博士広基持参
密奏、此変尤可恐慎云々、
十六日、（丙午）陰、晩頭小雨、不及湿衣、此日、石清水臨
時祭也、寅刻、頭中将公時朝臣来云々、舞人範清、侍従
兼保所領状也、兵衛佐親宗同雖領状、当時服薙云
云、余抑云、服薬人依別御定勤仕、雖有先例、於
有他人領状者、勿論早可被召兼保者、午剋着
束帯、（即身堅并被着御衣之）相伴二位中将参内、（余前駈八人、中将前駈四人、余左府生忠武賜舞人行騰、仍上臈随身三人也、不召候、）昇自小板敷、欲着殿上
之間、御倚子下無畳、仍直出上戸、参御所、於鬼
間問事具否於頭中将、申云、使已参入陪従皆候、而
舞人一人未参、公卿両三人候云々、舞人重可譴責
之由仰之、即参御前、召経家朝臣、有御総角事、
（先是御浴殿了、）此間舞人四五人参入之由、公時申之、仍着御
御装束了、（同経家朝臣承仕之、須先着例御下襲、然而為省煩、且是着御襖御下重、庭座之由、御乾許為改着御也、先例粗存之故也、）出御廣庇、（自御座間出給、余褰御簾、自座後着御、件御座南面也、天仁記云、西面云々、然而長和同里之時、被南面也、又故殿御記、被注南面之由、是又里内也、康公時朝臣問之、両説共有例、但南面説有理歟、左右相共可供敷者、）
余褰扶持刷御下重裾、御座東方退候、（廣庇山、）次頭弁定長
朝臣献御笏、次供御贖物、（陪膳定長朝臣、役供宗隆、）次宮主持
参大麻、定長取之参進、一吻之後返給、即宮主賜之
着庭中座、次使同着座、（其座共南面、使列西面、余仰令南面、共頗向坤也、）次牽立
御馬、（三疋、東上南面、）次宮主御祓了退下、次撤御贖物、次引
出御馬、此間陪従於西幔外発歌笛声、次使進寄
案下、取合御幣二串、（晩指笏取之如恒、）立、（坤向、）次有御拝、
（両段再拝如常、）次使置幣振笏退下、次定長参上賜御笏、退
下、次入御、（余褰御簾、）次敷庭座居衝重、此間頭中将覧
宣命、余見了返給、（余在鬼間、）此間余出不審、問両貫

首云、地下諸大夫有勤仕舞例哉、定長云、不覺、公時云、近例已流例也、隆親隆信勤之、面所見也、況舞人之中、無可被仰一舞之人歟云々、余云、檢舊例、永久四年石淸水臨時祭盛家爲第一、重通資衡爲第二三座、而一舞盛家不着座、不立舞云云、件座不被仰二舞人、准彼例者、衆親不可立舞歟、但若依此例者社頭又如何、惣以不着座不立舞者、舞人一人闕怠歟、仍此例有疑、至于仰一舞〔者〕條者、往代每度事也、中古以來爲遊延事、殊有其人之時事歟、故實是有大臣子息時事也、先例雖不必然、古傳如此、然者今度無其人、近例只任位次、惣無此沙汰歟、然者可就近例歟、將可依永久例歟、公時云、只任近例可候歟、人不存異議歟云々、仍不仰不可立舞之由、又恐意有所存、若今度有此沙汰、不立舞者、將來諸大夫舞人永不可勤仕、若又相交勤仕之時、必喧譁事出來歟、只偏不論是非、就近例、任位階之儀、又一之上計也、仍强不致沙汰、定有謗難之人歟、改御裝束了、（立御倚子、如例、）又改着御靑色御袍、又出御自御倚子西着御之、余經御前簀子、候鬼間妻戶內、次公時參上、余示氣色、公時退下召人々歟、次權大納言宗家卿已下着殿下座、次公時朝臣參候年中行事障子下、候氣色退下、徒跣渡庭中召使已下、更歸出中門了、次使舞人陪從等着座、次一獻、（內藏頭經家朝臣、陪從座定經、）次二獻、（中御門大納言着垣下座、陪從座顯宗朝臣、）次立插頭花臺、（銚盃瓶盃不見如何、）次三獻、（權中納言實宗卿、陪從座座保朝臣、）次陪從發哥笛、次置重盃圓座、左中將公衡朝臣、左少將忠季朝臣、勸重盃、五位藏人家實勸陪從、卽歸路之次、就指頭花臺下、次宗家卿已下指使已下插頭花、（公卿不足之間、殿上人三人歟、舞人指頭花、）次入御、余參上褰御簾、又改御裝束、卽出御、余渡御前簀子、就着座之處、無厚圓座、又圓座不足、仍仰定長、以藏人令敷之後着座、次定長參上、候年中行事障子下、余示氣色、退下告公卿、次實宗已下着座、（宗家早出了云々、）親信已下着長橋代座、（二位中將不着之、余强示之也、）次殿上人着壁下座、次定長參上年中行事障子下、余目之、定長着沓渡先庭、召使已下、次先使陪從等參入、出哥之後、良久舞人進舞作輪歸入了、次袒褐、又參上舞求子、了歸入、次入御、余褰御簾、卽余自北陣方退出、不見舞人渡北陣之儀、聊所勞更發之間、所忩罷出也、

參入公卿、
大納言、宗家、中納言、實宗、參議、親信、雅長、通資、
二位中將、良經、
使、修理大夫定輔朝臣、
歸家之後、召陰陽師等令占春日社恠異、昨日十五日、
未剋、無吹又無恙柳倒懸幣殿云々、占形云、病事
口舌云々、宗賴今日相具小童、參詣春日御社、仍仰
親雅令占之、自昨日被始唯識會、家司光重下向、賜御服尻、依申請也、
例事也、余神事、又精進、今日依神事、不念誦、
今日事了可服魚類、神事猶同、而依唯識會不服魚也、
十七日、丁未、季弘自天王寺歸洛、爲召問彗星事所
召寄也、持參天文奏、載彗氣之由、余問云、彗星な
れは彗星とこそ奏すれ、又異氣なれは妖氣とも客氣
ともこそ奏すれ、乍置彗字、改星字載氣字、古未
見、此奏如何、申云、本無星仍載氣之由也云々、又
問云、元曆本無星、然而獻彗星奏、今依無星、非
彗星之由申之如何、申云、然者返預可獻妖氣
奏、仰旨尤有謂云々、申狀無所據歟、尤不審々々、
定長朝臣參上、以件人問季弘也、
十八日、戊申、晴、今日巳刻地震、頻有此聲、尤可怖畏歟、

十九日、己酉、晴、此日列見也、又有公卿勅使召仰、酉刻
許、着直衣參內、戌刻許、權大納言實家卿參上候殿
上、余以奉行職事家實仰云、於鬼間召仰之、來廿五日可
被發伊勢幣、爲勅使可被參、來廿九日可令
參着者、卽實家卿參內侍所、是先例也、次余退出、
此日、季弘業俊等朝臣持來地震密奏、此次問彗星
之間事、季弘申虫尤旗之由、業俊申彗星之由、兄弟
所申又以相違、尤不審、子細不能記盡也、
廿日、庚戌、(春日)物忌也、於法成寺修仁王講、春日恠
異物忌也、入夜家實來門外、明曉參天王寺令奏
條々事也、宸筆宣命事密消息付之、今日有記錄所
評定云々、
廿一日、辛亥、雨下、物忌也、今日、造東大寺長官定長朝
臣下向彼寺、爲開勅符倉也、大盛物有賴辨史等相
具云々、彼倉濕損殊甚、可被忩撿知之由、寺家所
言上也、
廿二日、壬子、晴、公卿勅使行事辨棟範申幣物不足事、宗
隆定經等申條々事、
廿三日、癸丑、晴、此日、公卿勅使定也、上卿權大納言兼房
卿、辨左少辨棟範、申刻、余着直衣參內、棟範持來

日時一、逢二陣中一、余參二内一於鬼間一見レ之返給了、職事家實仰二宣命趣一云々、秉燭、權中納言兼光卿參上、余於二直廬一召前仰二宸筆宣命事一、子細具仰了、
巳刻、家實歸二-來自二天王寺一、有二御返事一、宸筆宣命事聞食了、此定可レ被レ仰云々、又家實仰二條々事一、
宸筆宣命趣事、
一外宮御鎖澁堅事、
一天變事、
一公家御愼事、
一院御愼事、
一可下拂二餘孽一致中大平上事、
一去文治二年祈二天下靜謐一、其後國土豐稔、已是靈應也、自今以後彌王法可レ反二淳素一、寶祚可二延長一事、
件六ヶ條外、兼光申云、御元服事、嘉應度前年冬公卿勅使被レ發レ之歟、余云、頗雖二兼日一何事之有哉、可二加載一之由仰レ之、此旨追可レ申レ院也、
廿五日、乙卯、公卿勅使進發也、
廿六日、丙辰、雨下、此夜官奏也、吉書、右中辨親雅朝臣候奏、右大辨基親參入、余着二束帶一、
廿七日、丁巳、今日爲二方違一向二水田庄南邊一、

四月

一日、辛酉、平座、上卿兼光卿、參議親宗卿云々、
三日、癸亥、入レ夜歸二大炊亭一、昨日沐浴二九條一也、今日戌刻、自二天王寺一定能卿傳二院宣一、余女子入内事聞食了、縦雖二他人申令一申、如レ此令二申上一、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況無二他人申事一、早可レ致二沙汰一、又有二宸筆勅報一、其趣惟同、歡喜之思、千廻萬廻也、
今夜、公卿勅使入洛、日次依レ不レ宜不二參内一、來九日可二參内一云々、
四日、甲子、去夜公卿勅使入洛、送二書於家實許一曰、外宮御戶無爲被レ開了云々、此事實希代事也、世間有レ恐者歟、今日此由申レ院了、又入内事畏申了、入レ夜歸二-來自二天王寺一、賴朝卿申、朝方卿同二意行家一之間事、所レ被二仰下一也、
五日、乙丑、定長朝臣來、祭除目任人等注立了、
六日、丙寅、卯刻、定長朝臣來、賴朝卿重申二朝方卿一事、件消息去夜半自二帥卿之許一所レ遣也、只今參二天王寺一、先所二内覽一也云々、且又今旦可レ來之由所レ仰也、余申二存旨一了、

七日、丁卯、依上卿不參、擬階奏延引、
八日、戊辰、灌佛也、雨下、法印被來、中將密々和三〔四ヵ〕合
云々、公卿勅使參宮以後歸參以前、先例非神事也、
九日、己巳、依山科祭神事也、定長朝臣歸參、朝方卿事
可被解所職、又可被停國云々、此事偏帯亞相
之口滿之令然也、可恐也、今日、大外記賴業持來御
元服雜例一卷、留之、

閏四月

八日、丁酉、此日有臨時除目、晩頭五位藏人家實自天王
寺歸參、余召簾前、問子細、家實仰條々事、
一奥州追討事
仰云、追討事自本可然之由、思食之上、如此令申
尤神妙歟、〔イナシ〕思食早可成賜宣旨、來六月塔供養之由
聞食、若過彼間可遣歟、將今明可遣歟、可隨令
申、且又官使出立之間、自經日數歟、仍且爲用意
所仰遣也、抑、伊勢遷宮、幷造東大寺者、我朝第一
之大事也、而赴征伐之間、諸國定不靜歟、然者可
成彼兩事之妨、件條殊召仰不可致造宮造寺之害、
爲公爲私以之可用追討之祈禱也者、以此趣
經房卿可書遣御敎書於賴朝卿許者、
余仰、早行向彼卿亭、可仰此子細者也、

五月

三日、壬戌、雨降、辰刻出門、巳刻於草津乘船、酉刻
着窪津、秉燭參寺門、先着宿所、以兵部大輔能季
申參入之由、明日可參御所、只今御行法之間也
云々、仍今夜不參入、依日次不宜、明曉可奉禮舍
利、今日、余烏帽子直衣、於窪津乘車、隨身上﨟乘
移馬在車前、殿上人諸大夫相幷千餘人着布衣前
驅、余宿所先々所也、四門北腋念佛堂也、右大將、藤中納言定長
〔等〕來宿所、
四日、癸亥、八專、天陰、此日、太上法皇於四天王寺供養
千部法華千口持經者等、自去二月廿二日御參籠
當寺、手自轉讀千部經、令修每日三時護摩給、凡
其外御行業不可勝計、今日相當結願、殊所被修
此大善也、余雖不可必參入、非啻隨喜御願、又結
緣之志尤深之故也、始百ヶ日御參籠、萬人不甘心、而
一日無退轉如思食被遂御願、今日有此作善、
道俗遐所奉歸伏渴仰也、寅一點、先小浴、着烏帽

直衣、密々参金堂、先於西内以亀井水(入桶、)洗手、西面三度禮拜之後、入自中門参金堂、先三度禮拜了、着正南畳、(千僧等少々已所着座也、)次申上顕經御燈明等、(於後戸方給、布施如例、)次奉出舍利、(三粒無為出給、尤為悦、種々念誦之後、共人之中召精進之輩、少々来迎之後、退出了、)奉以唐物三段為布施、其後暫小念誦、信心殊發、可悦々々、即欲参聖靈院之處、天已欲暗、仍不参、巳刻、着束帯、(不帶劍、但持笏、前駈十人、殿上人兩三人、各束帯、随身褐冠並胡籙如例、不具、駈、)各参院御座、(灌頂堂、今日遊出也、)西門中門金堂北等、参也、經撤笏着公卿座、(奥右大將已下四五人許在座、)右大將(今日法會奉行人也、)召別當左中辨定長朝臣(藏人頭、兼行院司也、)問僧参否、申皆参之由、即被奏事由、仰可始之由、便被仰鐘敵、(此事等皆觸余也、)小時定長朝臣來召余已下、(先是、法皇出御々座、左方僧第三不用戒臈、依年臈令着給云々、草座三衣宮等役、實任法印勤之、)次余已下着佛前正面以北廣庇座、(南上東面、)左大將追参加之、次左右亂聲振桙(天王寺舞人等也、)如例、次右方樂行事實明朝臣率師子已下、經金堂前寶塔東等、出南中門、(雜人先滿前庭、仰随身并檢非違使等、令掃退也、右大將定長等行之、御随身等布衣者引倍従、)参聖靈院、右僧等起堂上座從之、次左方樂行事成經朝臣率師子已下、進寶塔艮邊、次左方僧等起座参金堂、法皇同令列参給、(實任法印獻御沓、如次第、名親能朝臣云々、今不然如何、)仍余已下列居前庭、(法皇令進金堂前庭給之後、余退起隠閑所、數刻踞居庭上、太無便之故也、)次太子御

輿入自南中門、奉昇立寶塔東庭、次舍利御輿自金堂渡御道場、自正面西階奉昇上、(三綱役之、)奉安堂中、次奉安太子御輿、(舍利南、太子北、)此間、余於閑所(公卿座、簾内小庭也、)率諸禮之、次於庭上衆僧讃歎誦加陀三段、(有證此拜、)此間備百種供具并布施物等於佛前、(堂取居之也、)次讃歎頌文了、衆僧復座、(法皇御此中、)即余復座、次公卿等復座、次講讀師(惣講師大僧正公顯、讀師法印覺智、)着禮盤、次衆僧惣禮、(惣禮師唱之、)三度、了登高座、此間撤地鋪、(細布也、為舞臺兼以敷之、)敷惣禮座、(長筵也、近年法勝寺千僧敷弘莚、甚無謂、今右大將復古令敷、長莚尤可、)次余已下起座下堂、取笏着惣禮座、(先例上官列之、今度不然、仍右方公卿一列、左方殿上人一列也、經座後着之也、余練歩如常、先立座後揖シテ突膝テ居テ、又揖シテ居定ル也、公卿南上、殿上人北上、皆東面也、)次公卿侍臣皆悉着了、余已下置笏於右、更起テ東手三拜、(依為右方、先可突右膝、敬御所方之儀也、而余依脚病不快、先突左膝也、)訖取笏居揖、作座着沓、揖右廻(上方へ練廻也、)退下、於公卿座末程練止、則以復座、諸卿同復座、次撤惣禮座、如本敷地鋪、次供花、(先發樂、)菩薩已下自樂屋捧之持参、三綱於堂上傳供之、次師子菩薩鳥蝶等次第出舞、次堂童子着座、(左右各三人、其座在堂上、其人就侍臣、此中四位二人、)次唄師二人着佛前座、(隔敷畳一枚也、)即發音發樂、次堂童子分花筥、次散花師二人進立佛前發音、(發樂、)此間樂人等左右分進、到正面南北、(左方副南行、右方副北行、為先師

(于左右樂行事各相副也、)堂上衆僧降自正面、次第相從、法皇同令列給、仍公卿又降立、余同降立之間、法皇依左方令加南列給、公卿例立之所太遠、仍各歸昇了、行道之間、公卿等在公卿座、暫之行道之導師已下復座、次公卿還着御前座、次堂童子收花筥退下、次講師啓白、此間公家御誦經使內藏頭經家朝臣參上、(院司修理大夫定輔朝臣申次之、先問吞於余、依余命進法皇御座邊申事之由、)召着圓座、(持)笏、給祿如例、(定輔取祿、)經家進出砌外、拜舞了退下、此間威儀師取誦經文授導師、次度者使左近中將公衡朝臣(帶劍取笏、)參上、(院司內藏頭經家朝臣申事由、如始、)次公衡朝臣就惣講師高座右邊仰之、退下着圓座、(件圓座等共藏人敷之、)經家取祿、公衡進出庭中拜舞退出、次余召頭辨定長朝臣、(座中傳召、)非常赦可被行之由奏事由、(逆御座邊申之、)仰聞食之由、即以同人仰左大將、(依座第一人也、而太神宮訴之輩非赦限、其外皆免云々、)實房卿起座、於公卿座末召內記、(以頭弁召之、)仰之、(文章生內記以兼也、)次召右衛門權佐長房仰之、復座、其後別當隆房卿起座降立庭上、仰子細於長房歟、次講師說法訖、下座禮拜廿反、此間余又召定長奏賞事、即仰右大將、(奉行院司、)大衆進寄寺家別當僧正座頭仰之、復座、爲院司方仰之、仍不被仰官也、(件賞以官寺學頭寬然可被叙法橋、又爲永代例以學頭一人每年可被叙)

云々、次引布施、(余不取之、講師一重一裹、自他只一裹、法皇御意不可取之、抑、寺司僧正相並若可加一重歟如何、)次從僧撤布施香爐筥等之間、狼藉殊甚、次行香威儀師分輪、余已下八人立之、藏人取火蛐、法皇令列給、令受香給也、了還居机下、返置机了復座、次僧徒轉讀經一部、此間左右奏舞安摩二舞了、蘇合進舞間、余依所勞更發、退出下宿所、一寢、曉頭定長朝臣爲御使來、被仰參入之悅、秉燭參聖靈院、奉拜御影、修諷誦了、參御所、七ヶ日御講結願座、範玄法印說法之間也、以定長申入、依召參簾前、(佛後間敷)半疊一枚、說法了退下於西門、暫念佛之後退出、亥刻到淀津、即着臟、丑刻許解纜、京上僧名并役人等可注入也、

五日、(甲午)亥刻、着大渡、於船中着冠直衣、乘輿到鳥羽、乘移網代車、前驅之中兩三人前陣、於鳥羽邊改着衣冠、即入洛、申刻、參入內、今日依可被行詔書并流人被召返事等也、而上卿兼光卿及秉燭、不歸洛、仍余退仰明日可行之由了、

六日、(乙未)曉頭參內、於鬼間書詔書御書、(載四日是法會日被仰赦仰之故也、)上卿兼光卿、此後行流人被召返官符事云々、是高野西徒三人、并松井藏人宗長等也、(依八幡訴去年被配流者也、)

十四日、癸酉、嵯峨如法經、今日始寫經云々、此日、中納言中將拜賀也、前駈廿人、此中四位二人、六位二人、五位十七人、殿上人三人、自院給御牛、近武相具來、給祿、季經朝臣取之、隨身府生番長壺胡籙巾、本隨身垂袴也、八條院殷富門院共有送物云々、
十八日、丁丑、午刻甚雨、未斜以後雨止、此日、嵯峨如法經十種供養也、余女房相具密々行向、隆憲啓白也、入夜〔歸〕來、
廿一日、庚辰、晴、此日、最勝講初日也、未刻參內、自今日宿候直廬、余着殿上行事、又立行香、但不候夕座、左大將實房已下公卿八人參入、朝座講師澄義者覺兼、夕座辨曉、秉燭以後事了、藏人役掌燈、今日仰御願趣、頭辨定長朝臣仰之、今日、小童（參八條院也、）依所勞、參詣熊野、余見之、
廿二日、辛巳、最勝講第二日也、着直衣候簾中、
廿三日、壬午、最勝講第三日也、着束帶參御所、然而大納言已上不參、仍候簾中、
廿四日、癸未、最勝講第四日也、今日候簾中、然而束帶也、
廿五日、甲申、最勝講結願也、余着束帶行朝夕座事、但不立行香、上﨟不參之故也、新大納言爲上首也、證義者大僧正公顯、初中後許參入也、
廿六日、乙酉、晴、此日、季御讀經初日也、巳刻、祭主能隆朝臣申云、去廿三日午時內宮子良一人於女良館令日死去之由所申也、爰錄解遲々之間且所申也云々、召廣房內々問例、申不分明之由、神宮不穢云云、棟範申遣內裏之間事、今日依上﨟不參、余不着座、但着束帶、事始啓白以後參院、申僧事之間條々事、退出了、上西門院六借御座云々、院可遣訪之由風聞、仍作恐獻諫言、今日季御讀經、納言一人候、仍令御前參議候南殿、然間兼光卿參入候南殿、
廿八日、丁亥、晴、今明日物忌也、業俊來云、昨曉有變太白犯東井第一星云々、此日被行僧事、又季御讀經御論義也、二番公雅已講、今日可任律師、仍暫抑僧事、御論義以後被行僧事、此夜仰下山階寺別當權別當等辨別當、以長者宣告別當、又召大夫史仰之、又職事仰上卿、令成官符云々、
廿九日、戊子、季御讀經結願也、着直衣參院、先參內、依公卿遲參事遲始、仍余不待事始參院也、以定長申入退出、依女院御不豫六借御座、御其御方、仍

不レ謂之由有レ仰、今日、能保朝臣告送云、九郎爲ニ泰衡一被ニ誅滅一了云々、天下之悦何事如レ之哉、實佛神之助也、抑又頼朝卿之運也、非ニ言語之所一レ及〔也〕、

六月

一日、己丑、自ニ今日ニ神今食齋如レ例、但散齋也、子良死去事進ニ次第解一、申ニ穢之由一、不レ載ニ子細一、依ニ不審一重遣レ尋了、待ニ使歸來一之間、猶可レ爲ニ神事一也、

二日、庚寅、晴、此日、爲ニ御方違一、行ニ幸鳥羽南殿一、即被レ用ニ御本所一也、内侍所依レ爲ニ京外一不ニ渡御一、又須レ有ニ吉事一也、然而依ニ先例一無ニ其事一、加レ之造ニ作仗座一之間可レ及ニ犯土一、々用中有レ憚、仍無レ之、余乘レ車參ニ會鳥羽一也、法皇密々渡御、

三日、辛卯、晴、曉天還御、其後退出、

五日、癸巳、今日、右少辨定經辭ニ兩職一云々、

六日、甲午、參内、入レ夜歸來、此日被レ仰ニ五位藏人左京權大夫光綱一也、依ニ余申一也、奉ニ行故内府事一、依レ思ニ其事一所ニ推擧一也、又被ニ(〇南按仰脱歟)穀倉院別當季弘朝臣一、此事不當、尤可レ被レ仰ニ隆職宿禰一也、

九日、丁酉、晴、中納言中將着ニ直衣一始出仕、前駈四人、衣冠、網代車、車副二人、共殿上人三人、帶レ劒持レ笏、隨身布衣帶レ劒、參ニ内殷富門院八條院等一、法皇參ニ籠今熊野一給也、今日不レ出ニ衣一、極熱之間先例不レ然之故也、

十日、戊戌、晴、召ニ暦道宿曜道等博士行衡等一、問ニ來十六日月蝕現否事一、職事宗隆奉行也、

十一日、己亥、今日依ニ神宮穢一神今食延引、仍被レ行ニ大祓一、依ニ延引一、公私無ニ神齋之儀一、

十三日、辛丑、此夜爲レ避ニ御靈會一、行ニ幸大炊御門亭一、日來余所ニ居住一也、仍女房等去夜向ニ九條一、余獨候ニ西廊一、戌刻參内、即行幸、余宿候、中納言中將參入勤ニ劒璽役一、内侍所渡御、仍御經廻之間、無ニ警固儀一、

十四日、壬寅、今日雖レ可レ有ニ還御一、依ニ御物忌一延引、來十六日可レ有云々、御靈會、法皇於ニ新造棧敷一雖レ可レ有ニ御見物一、依ニ上西門院危急一忽停止、右大將兼雅日來造ニ營御棧敷一、雖ニ土用中一居ニ土居一造レ之、人以不ニ甘心一、置ニ御物幷女房裝束等一、依レ無ニ御幸一併進納了云々、

十五日、癸卯、祇園臨時祭也、使行輔、余着ニ束帶一候ニ御傍一、陪膳公時朝臣、奉行光綱、各籠ニ候御物忌一、垂ニ母屋御簾一、卷ニ庇御簾一、御座東面、事了余退ニ下宿廬一、宣命上卿經房卿於ニ陣座一奏下云々、此仗座用ニ常殿上一、有ニ便

之故也、
十六日、（甲辰）此日還御閑院亭、其儀如例、但有召仰、以常殿上廊為陣座、依為土用中、車宿廊難新造之故也、以北廊為殿上也、内侍所同還御、亥終許還幸之後、余歸家、此夜女房等歸住、但三ヶ日不撤行幸御裝束也、
此日、入内事沙汰始、依吉日也、大藏卿宗頼朝臣、伊豫守季長朝臣等候、又召圖書頭賀茂在宣、問次第日次等、是内々事也、入内正月十一日丙寅、陰陽不持日、最上吉日也、即叶待賢門院入内日支干、可謂珍重歟、又内々可沙汰申事等注篇目於折紙、給宗頼了、行幸還御之後有此事也、

七月

十日、（戊辰）天晴、此日有大臣召事、
左大臣藤原實定、（元右大臣、）右大臣同實房、（元一大納言左大將、）内大臣兼雅、（元二大納言右大將、）權大納言同實宗、（元一中納言、）同良經（元第四中納言越二親實）忠眞等、權中納言同親信、（元第一參議、）平親宗（元第三參議辨越二雅長、）藤隆房（元第四參議別當、）參議藤能保（元從三位兵右衛督、）同公時、（元藏人頭左中將、）同定長、（元藏人頭左中辨、）

已上載宣命、依保元三年例載之、實行伊通兩大任大臣例也、
内辨實宗卿、大納言各稱障不參、至任大臣内辨之先例、多中納言勤之、況昇進之人其例多、○此間有脱誤歟、被候實宗也、外辨上卿定能卿、人々致早參、兩大將遲參之間、宣制及秉燭云々、其後被行除目、公卿定能卿（望餘事、辨大將還宣旨等同之、）兩大臣待大將還宣旨、相具隨身拜賀、又向饗所、左少將今夜即參院拜賀、其後向亭、（實定六條亭云々、）左大將他所拜賀明日云々、凡帶大將之大納言任大臣日、去大將隨身、被著布衣□之後、被下大將還宣旨之後拜賀云々、已流例也、同日被行除目之間、件宣旨又在、今日仍被宣下、如元具隨身退出云々、是希代之例也、仁安忠雅公任大臣之日如此、□座代之例殆被行此儀、故人質之云々、又兼雅任大臣之間□此例歟、末代之事失舊規、□□可憐々々、除目委不載之、珍事千萬々々、
饗所儀、後日問定能卿忠季朝臣等記之、左大臣饗所、（左大臣六條亭三間四面寢殿無透廊、每事不足言、太見苦歟、）左少辨棟範行事之、五獻如例、穏座勸盃、左衛門督定能中納言、（皆カ）穢事、（公綱々周云々、）内大臣饗所、（花山院家々定、窺實□□□）左少將兼宗行之、每事混□□□

口、五獻如レ例、穏座勸盃右衛門督、穏事家經、笙手、穏座召人、

拍子、定能卿、付哥、公綱、笛、實教卿、笙、隆房卿、篳篥、親能、箏、兼雅、琵琶、言輔、已上兩大同前、和琴、左大將兼雅、右大將公行、

曲

左大將、宮、　席田、　鳥朝衆、更衣、萬歳樂、

右大將、宮、　美作、　伊勢海、　萬歳樂、

八月

一日、戊子、晴、右衛門權佐長房補二年預一之後申二吉書一、余依二所勞一不レ出二客亭一、以レ人傳二覧之一、加賀國御封解文、及レ晩左大辨基親朝臣來申二拜賀一、申二余及女房一、即申二吉書一、以レ人傳レ之、今日讀二法然房之聖人一、談二法文語及往生業一、

二日、己丑、晴、女房相共密々向二九條一、依二大納言灸治一也、召二知康法師一令レ指二驗灸所三十ヶ所一、賜二牛一頭一、左衛門尉佐弘引レ之、其後招二故女院古者女房二人一、宰相殿、左内侍、土間二入内之間萬事定、御服以下衣色、入レ夜歸二大炊亭一、於二九條堂一宗頼申二御方違行幸之間事一、

三日、庚寅、晴、東大寺聖人重源來、余謁レ之、語、御柱百五十餘本採了、十餘本已付二御寺一了、上御沙汰不レ終者、三ヶ年之內可二造畢一云々、而如二當時一者、周防國中之莊園人夫不二合期一、又一向有二對捍所等一、雖二申上一無二御沙汰一、又彼國被レ付二造寺以後一、新立莊及二五六ヶ所一了、如レ此者始終不レ可レ叶、諸國麻苧幷人夫一切不レ叶、然間空領二一州一無レ成之由、必蒙二謗難一歟、仍只奉レ行御佛事一、欲レ辭二造寺事一云々、余再三加二制止一了、此日、宗隆申二御修法之間事一、宗頼朝臣又申二數ヶ條事一、又季長自二南都一歸來、語下小童下二向南都一之間事上、僧正殊入レ心頻以饗應云々、尤爲二本意一者歟、

四日、辛卯、晴、此日、北野祭也、余欲レ立二神馬十列等一、而聊有下觸二丙穢一之疑上、仍下二知之處一、申二不淨之由一、仍不レ獻之、於二河原一修二由祓一、宗頼朝臣宗隆等申二條々事一、入レ夜宗頼朝臣自二內裏一來云、主上自二今朝一聊有二御不豫事一云々、仍作レ欲レ令レ歸二參宗頼一、尋二申子細一、又今日復日也、明旦可レ行二御占一、又明日無二殊障一之日也、可レ始二神事御祈等一之由仰レ之、小時歸來云、御有様無二殊事一、小御温氣御、又御咳氣歟云々、明旦可レ奏レ院之由仰レ之、依二多武峯恠異一令レ占レ之、惟所幷長者可レ慎二口舌一云々、明日明後日物忌也、

五日、壬辰、晴、多武峯物忌也、早旦、宗隆來、殊事不レ御云

云、以宗頼申院了、又今日依院召、陰陽師等於殿人所行御占、御膳誤之由占申云々、今日始行御所等、(仰國、勿)土公鬼氣御祭、(各五ヶ夜)泰山府君御祭、又二間仁王講、(七ヶ日)七瀬御祓等也、親雅長房等來申條々事、來廿一日余爲奉禮南圓堂幷御佛可下向南都之事可行之由仰長房了、

六日、(癸巳)晴、物忌如昨、自今夜始四季秋分護摩、(於不動、法性寺座主被承仕、)主上御不豫令減給了云々、御温氣快散云云、尤爲悦々々、今日以宗頼朝臣奏院云、(付定能卿申之、然而例未承可傳奏之仰、直不申、付女房令申云々、)上西門院御事、暴哀過禮、人感其御志深、凡太上天皇者同正帝、絕傍輩、然而依養母之儀、御着服、又有天養之例、(二條大宮崩御例、鳥羽院依養母御着服、)不能左右、其上御遺詔之條無例之由、天下傾之、其上閉門戶、下格子、已經旬日云々、淮天子不事親之儀者不可過三日、數日被閉門之條、事涉禁忌、加之、諸奏事等、職事成恐不奏聞、適雖參入、無傳奏之人、自門外空歸、大略奏事不通了、旁爲天下大事、於今者上格子、被開門戶、尤宜歟、和讒雖有恐、存忠所具上也者、

七日、(甲午)陰雨下、入夜向九條堂、(先是洗頭、)自明旦可始恒例念佛之故也、放生會辨親雅卿申故障、仍可催他辨之由仰家實了、(家實依服、猶在家、)親雅有產穢之事、(而)宮寺申可忌卅日之由、余仰不可然之由、公家之法、依無忌卅日之例之故也、而宗頼朝臣勸進先例、或雖卅日內參勤、(但不着座、)或又依卅日內被停止云々、依神事有恐、可催他人之由所下知也、但依產穢改定之由、暫不可被仰、猶乖道理之故也、此事奏聞之後有穢可被定仰、輙難是非事歟、雖爲聖代之例、猶以不甘心、如此之事、私記只注內議歟、重委可有沙汰事也、此日、大納言侍始之間事、條々仰親雅了、長房注(聞イ)申南都御出雜事、又召職事兼資、仰御出可奉行之由、

八日、(乙未)雨下、辰刻、法然聖人來授戒、其後始念佛、家實放生會辨申、棟範丙穢之由、仰可催兩少辨之由了、南圓堂四天御衣木採進之由、從申之、仰可付木津之由了、今日定能卿以消息傳仰院宣、先日所令申之可被開御門事也、仰云、所申可然、始日被閉門、以後依何事可被開了不思食之間、自然所過御也、依重令申可被開云々、

申早可被開之由了、入夜家實申云、兩少辨固辭云、仰重可催由了、

九日、丙申、晴、念佛如昨日、召宗賴朝臣、賜定經宗隆等請文、仰可參問之由、歸來云、如此事一切不可聞食之由有仰者、(未申其事、只聞食參入之由、爲余辭事、不可申之由有仰云々、)余仰云、猶參上可奏子細、辭事欲闕如、非御定者不可叶者、卽歸參了、又仰可問人々之由了、(賜宮寺申狀、外記勘例等、又仰匡綠寬治例等、)自院宗賴歸來申云、可催定經之由有仰、仍仰遣之處、申所勞之由云々、

十日、丁酉、頭中將成經朝臣來云、內大臣申云、明日欲着陣、而辨官一切不候、自上可被催出歟云々、親雅朝臣可參之由仰了、宗賴入夜又來云、院宣(云)定經辭申、可催宗隆者、卽遣御教書了、自其向所々、人々申狀、一向任宮寺申旨、幷匡綠等例可被停卅日、止親雅可被遣他人云々、但公家自今以後可被准產穢卅日之條不可然、只今度件(許カ)任先例可有沙汰云々、

十一日、戊戌、此日、右內兩府着陣云々、右大辨定長候申文云々、此夜、大納言方侍始也、余依念佛不向其家、先日家司已下仰親雅朝臣了、今日來仰任先日仰旨、可成令旨之由、又名簿直可覽大納言、又家司已下拜賀於彼御所、可申兩方之由仰了、

家司三人、(伊豫守季長朝臣、右衞門權佐長房、)左中辨親雅朝臣、

職事二人、(散位源國行、同高階仲資、)

侍十六人、(余時例也、交名在別、)所司宮內丞高行、

下家司三人、(知家事親賴年預也、案主季俊久經、)

今日事、親雅朝臣奉行也、卽書下令旨云々、

十二日、己亥、兩少辨猶辭退、仍仰子細之間、兩人又領狀云々、

十三日、庚子、以宗賴申兩人領狀之由、定經可宜之由有仰、仍仰其旨了、

十四日、辛丑、晴、子刻念佛了、向大納言許、炙治之後無殊事云々、其後歸大炊御門亭、光綱來申云、造宮使爲定服假之替事、人々被申旨不一同、內大臣申云、今月可被遂棟上者、被補有能(爲定替子)可宜歟云々、右大臣堀川大納言等申云、可被行御卜者、左大臣在德大寺、上卿通親卿在久我、仍此兩人未能尋問云々、余仰云、明日可向德大寺、又通親卿可忩參上之由可仰遣、又明旦來大炊亭可申子細者、放生會上卿別當隆房卿、辨左少辨定經等下向

云々、
十五日、(壬寅)物忌也、宗頼申云、春日行二幸事仰二寺家一之處、申二承了一之由、云々、來十月廿一日也、入レ夜光綱來申云、人々申狀申レ院之處、有能可レ補之由有レ仰云々、又外宮造宮使事可レ計之由有レ仰云々、
十六日、(癸卯)法印被レ來、光綱來、有能事今日可レ宣下一云云、又外宮造宮使事可レ仰二合上卿一之由仰了、卽參內仰レ之、歸來云、定輔就二上﨟一可レ被レ仰云々、仰下可レ奏聞一之由仰了、
十七日、(甲辰)此日、始二護摩一壇、(不動、法印、)毗沙門、(觀性、)
十八日、(乙巳)召二右大辨定長一條々事奏レ院、其中有二追討御祈事一、
廿日、(丁未)雨降、入レ夜大風、早旦洗レ頭、可レ參二御寺一、依二精進一也、申刻、向二八條堂一、內府月忌也、其事了向二南家一宿レ之、入レ夜宗頼來云、追討御祈事付二定長一奏聞之處、仰云、惣爲二天下一尤可レ有二御祈一、早可レ令レ計二沙汰一者、大路無二御甘心一歟、但依レ不二分明一、猶明日可レ伺之由仰了、祈年穀奉幣來廿八日可レ宜之由仰了、
廿一日、(戊申)陰雨時々下、依二去夜大風一、京中人屋多以損亡、東北院半作堂顚倒云々、又法成寺破損殊太云々、

召二家司彈正大弼資泰朝臣一、仰下法成寺修理事可二奉行一之由上、(宗頼朝臣仰レ之、)且遣二行事侍等一、實二撿損壞事一、
廿二日、(己酉)晴、此日下二向南都一、爲レ奉レ禮二南圓堂佛一、(不空羂索觀音像、)兼又爲レ撿二知造寺一也、先例上棟以後不レ經二幾程一長者必有二下向一、而去年正月雖レ上二南堂棟一、依二家大事出來一、抛二萬事一了、人命有レ期愁生、去春以後更致二造寺沙汰一、法華會以前(於二南圓堂一行二此會一例也、)可レ遂二畢南圓堂一之由結構、佛又同前、去夏間依レ病空過了、去月上西門院崩、法皇之悲哀過レ法、又以延息、仍自然遲引及二今日一也、下向儀追二承德例一、丑刻出京、宇治渡了、於二一坂邊一日始出、巳刻着二木津一、彼船乏少經二時刻一、(一昨日大風雨之間、河水泛溢、)未刻着二佐保殿一、依二承德例一也、(大殿不レ拜、直昇、南階、)解脫休息、申刻參二御寺一、入レ自二西門一經二假屋北東一、幷中門跡等一、先向二金堂一、此間、堂中鹿一出現、(自レ東走西方一了、)事之希異更以不レ記レ書、余迷惑合掌小禮、緇素拭二隨喜之淚一者也、凡下二向南京一而詣二御社一之人以レ逢レ鹿爲二第一之吉瑞一、又其身可レ有レ慶之時、必有二此瑞應一、是皆山岳原野之間也、麋鹿之爲レ體、深疎二人衆一、而當堂之西方自二昨日一騷動掃除之人夫見物之衆徒所一、而無レ有二其隙一、而忽不レ憚二稠人一、況又顯二現金堂

中哉、向長者至告瑞、感涙數行、一恐、一悅、身雖不肖、志存誰信、是以有靈感者歟、此堂半作、未及張瓦、余佇立堂砌階、次向東金堂、別當權別當同以相伴、（金堂前參會也、）余昇壇上、（脫沓昇壇上、下也、）招上別當覺憲一人、問佛之間事、（此佛、先年堂衆等盜取山田寺金銅佛、奉安置也、彼時雖有沙汰、遂以止住、今奉拜見之處、誠太相應、感機緣令然歟、）次向食堂、奉安十一面觀音像、禮、次撿知經藏僧房等之跡、即詣講堂、昇自南階、着正面圓座、（先一疊之後着之、）假引上床一脚、其上敷大文高麗疊一枚也、公卿二人在正面已西壇上、殿上人已下在前庭、正權別當着正面以東之床、（不敷、如何、）次登講師、（講師得業者也、先可點僧綱、奉行家司並房進上棧之證、請得業王々、忽不能改定也、自身參進之由、尤可請僧綱也、）贈嚫物百段、（手作布十段也、）諷誦教化之後、槌鍾如例、（燈明五々燈也、）其後給祿、（大褂一領、親雅朝臣取之、布施委氏取之、）加布施之時可爲被物歟、給大褂之時不加布施也、此事又違先例者也、但如此事無定法、何事之有哉、此間小雨灑、余中心祈念、即雨止、次經鐘樓南假屋東南面金堂、同昇自東階奉見佛、未押薄、白木佛事光見苦、寺家之沙汰緩々歟、次向南圓堂、三重組上張瓦、皆正面檜皮、大略於作事者成寄歟、會以前必可造畢歟、庭中雖儲座、余不着之、依凡卑

也、又右階無角不能昇謁、只立階際、大略撿知之後着假屋、昇自東面、（入同方腋門也、）着横座、次召親雅朝臣、仰別當已下可着座之由、即別當法印覺憲、權別當法印範玄、權少僧都覺辨、權律師圓長等着東座、（西面、）先是兩卿着西座末、（東面、）頭與僧綱等言談、別當云、南大門寸法相違、幷堂々佛等被仰京都佛師、不可然之由等也、小時向一乘院、先昇自南階、入殿中、（南階以來儲座也、）即僧正被出逢、欲拂階、而日數已改、佛面不可分明歟、仍卽向佛所、（一乘院長角、立件屋也、）並、而敷疊一枚、余居此座、其西方敷二帖疊座、僧正并兩別當着之、公卿二人在佛東邊、（無座、）殿上人等在庭中、余奉禮之、不審事等尋仰佛師、又召出季經卿、令奉謁、件卿頗得造佛之意之故也、其後參詣東大寺、（經御寺北大路、）入自西門、步行及三町、脚氣難忍、然而以信力忘身命、壇上構假床敷疊、余着之、于時始秉松明、大佛上造掩假屋、仍御面相不分明、仍仰上人等令指脂燭、佛面分明如畫、相毫神妙異于舊日之風聞、（日來其面相大劣之由、人以称之、今奉見之處、更以神妙者也、）小時退下、先三度奉禮之後退歸也、卽歸佐保殿、講堂并不空羂索御前、又大佛前、於此三ケ所各有所作等、歸佐

保瀫之後別當法印來、佩臨之、相猶僧正相具恐息小童被來、數刻言談之後被歸了、今日僧正鈍色裝束也、依余示也、

今日出行儀、

余冠直衣、（京出入寺皆同、）

庇車、（依遠所不下簾、故實也、）懸車副六人、布衣不剋縫、

隨身上臈四人、（一人不參、依惱也、仍三人見參、）騎移馬、（布衣、冠、狩胡籙也、）

下臈六人、布衣在車後、（檢非違使使也、）

檢非違使尉明基、（明法博士、在車後、）

前驅殿上人四人（刑部卿宗雅朝臣、右中將伊輔朝臣、前兵部大輔能季、右衛門權佐長房、）

諸大夫十二人、

公卿二人、（宮内卿季經卿、源宰相兼忠、）

侍五人、

下家司二人、

衣櫃一雙如例、

自余雜事如例、

廿三日、（庚戌、）晴、卯刻、着冠直衣、重向佛所、（一乘院、）相毫猶有不進、仍所參向也、重見出其體、仰佛師康慶、大略承伏歟、即歸京、（于時日出以後也、）未刻着宇治、巡撿經時刻、申刻歸京、日沒後秉燭以前到着九條、此夜宿、

廿四日、（辛亥、）天晴、職事等來申條々事等、入夜參院、上西門院移以後今日始參也、以右大辨定長入見參、法皇御母三品私家云々、仍數刻以後來示御返事、此陰以後可見參也、當時無寸暇云々、即參内、未御寢以前也、小時歸大炊亭、

廿五日、（壬子、）天晴、此日、奉書金泥如法心經一卷、可奉籠佛身之經内也、用竹膠也、但寫經之法、强不如如法經書寫之儀也、

廿八日、（乙卯、）天晴、此日、南都小童歸京、爲加少灸治也、此日、秋季祈年穀奉幣也、上卿内大臣兼雅、當日先有定、辭別被載追討事、其外社々等依異各載之、

卅日、（丁巳、）自此日女房始湯治、五木湯也、

九月

九日、平座也、

十六日、（癸酉、）此日有臨時除目、以宗賴朝（臣）奏任人之間事、藏人辨宗隆任延尉佐、（直任左、）

十八日、（乙亥、）晴、此日、大納言拜賀也、晚頭人々來、堀川大納言忠親、左衛門督定能、帥中納言經房、（已上直衣、）別當

隆房、藤中納言兼光已上（束帶）、等也、
廿日、（丁丑）白地向九條、依内府月忌也、
廿一日、（戊寅）大納言勅授事下宣旨云々、
廿二日、（己卯）歸大炊亭、忠親卿來示合南圓堂佛奉渡
之間事、
廿四日、（辛巳）詔書遲奏之由、兼不聞之間不參内、而内
記持來、不參内、於里第書御畫、依不審忽問例
之間、粗撿出先例、書可字了返給、
廿五日、（壬午）參八條院、賜佛舍利八粒、（佛牙舍利也、爲奉籠南圓堂佛身也、）
廿七日、（甲申）陰不雨、丑終出京、下向南都、依明日可
奉渡南圓堂御佛也、毛車直衣、隨身上﨟冠、下﨟
布衣、前駈衣冠、大納言衣冠毛車、午刻着佐保殿、申
刻參南圓堂、見廻作事、又參佛所奉禮御佛、密
密手自取筆奉開眼、入夜歸佐保殿、
廿八日、晴、風靜、此日參春日御社、幷奉渡新造御
佛於南圓堂、寅刻着束帶、（螺鈿劍、有文帶、）大納言（蒔繪劍、）先參御
社、經御寺西北東等、幷一鳥居北邊春日林等列二
鳥居下下車、先着祓戸座、公卿同着之、御幣神寶
神馬等列立、（神寶八只金銀幣也、白妙幣三人取之、大社四神、一人取之、若宮一神、率川一神、各一人取之、）祓
了、經着到殿南入南門、經幣殿着庭中座、大納言
同着之、宗頼來授金銀幣、藤氏五位（大納言前駈、）授大納言
幣、余幷大納言相共兩段再拜了、余幣神主受取之、大
納言幣又他社司來受取之、神主入中門申祝、此間
引廻神馬八匹、（引廻中門前庭也、八疋引立壇上中門西方、）訖神主歸出於中
門外、揖上申還祝不聞、受取神馬、引入中門内了、
次給社司祿、先是昇入祿辛櫃於西廊邊、藤氏諸大
夫等取之、次第給社司、々々等於廊西頭賜之、次
第歸入中門也、皆給之、此間、余一心祈請天下幷
家門事、又祈申入内事、聊有所願成就之瑞、次余起
座、（揖如恒、）經本路、於初所帶劍、出中門、於鳥居外乘
車、經本路、於興福寺西御門下車、爰已奉昇佛
於一乘院門外、仍忽余不着假屋、直進佛邊、公卿同
之、余立四足門、已次其以西列立東上南面、僧徒
列南方、次樂人進出、即引寶車、兩家下戸引之、付
綱二筋、布綱下﨟等付之、後綱氏殿上人諸大夫付
之、余已下列行佛後、見者莫不落隨喜涙、經公
卿假屋東、到南圓堂前幔門暫留之、氏公卿等懸裾
入幔門付綱、即引入幔門、余隨後立佛北方、僧
徒本自御堂南北列立、（次佛所、然在幔門南、然而雜人狼藉、依無其宜、如此列座歟、）此間頂
梵音錫杖、次引寄壇下、爰余進寄解寶蓋綱、右方、別

當法印覺憲又進寄解之、左方、其後造寺長官親雅行事
家司長房等撤之、賜造寺判官幷造佛行事下家司、
持出假門了、次余已下着假屋、此間奉安佛、經
數刻入申剋、申奉安了之由、仍余已下着堂前
座、(堂上、余着正面座、隔立小床敷高麗疊、其上敷菅圓座一枚、公卿座列其北、皆向堂方坐之、)次開眼導師
東寺一長者法務權僧正俊證入東慢門、昇自南階
着座、即登禮盤、開眼了着下座、(南方、又因禮盤一脚、居件禮盤、如何、先例歟、)
先是着長床座、(北方、)次權中納言兼光卿取開眼導師
祿、(褂、忠季朝臣取布施、)次宗頼親雅取別當權別當等祿也、(綾被物)
次導師已下退下、次佛前庭敷惣禮座、(三重、)次余已下着
其座三度禮佛了、歸着假屋、給佛師祿、(引馬、又給褂、)次
召行事重永給褂一領、此事雖不可必然、依有
殊功爲令勇將來、殊所賜也、見者驚目、又於同
所給工祿、是又初雖有誤、其後更以有功、仍所
優賞也、次歸佐保殿、改裝束、晩頭發東大寺、即歸
京、子剋着宇治一宿、(眞俊房法印所傳領也、)
今日奉籠佛像之中於佛舍利經卷已下目六注
左、爲顯來葉也、
草創以來火災雖及度々、佛像未化灰、今治承之
回祿、始遭此災、爰當微臣之時、再奉彫刻尊像、
倩憶機緣之不淺、誠催信心之甚深、仍御身之中奉
籠金色蓮花一莖、其中奉納五輪塔之中奉籠金
之種字、銀之羂索、幷佛舍利三粒、五輪種字等、又塔
婆四隅奉立金字經典一卷、所謂寶篋印陀羅尼
經、法花經、觀音品、不空羂索經、般若(心)經、(復金剛般若經、)
等也、云佛云經、如法造之、淸淨寫之、蓋思誠之
至也、先年所祈佛眼之少種誓願目錄同籠之、其外
仰一身有三種之望、雖似身祈、猶是爲世也、冥
衆定知見歟、然則廣略二種之願冥定感早垂、順次
九品之往生精祈不空歟、于時文治五年九月廿一
日、攝政兼實謹記、

玉葉卷第五十五　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75
SS号=14664075